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五三册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五三册）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62·7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64）

晏子春秋序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爲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見七略史記正義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及隋唐志宋時析爲十四卷玉海四作二疑誤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僞書也其書與周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問晏子轉附朝舞管子作桓公問管子昭公問莫三人而迷韓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韓詩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患社鼠韓非說苑俱作桓公問管仲問下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家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傳聞異辭若是僞書必采錄諸家何得有異唐宋已來傳注家多引晏子問上云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藝文類聚作出則賣寒熱入則矯謁奴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比周雜下繁組馳之文選注作擊驛而馳韓非作煩且諫下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後漢書注作持楯而再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惰倦意林作居陋巷諫上天之降殃固於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彊爲善此富字誤爲當又誤讀其句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僞書必采錄傳注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驂載駟君子所居箋訓居爲極諫上則作誡以箴駕八非制則當以誡愼之義爲長諫上景公游於公阜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四面望睹彗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是爲一時之事左傳則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彗星降在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有施之事追溯災祥及之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在昭二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誤在魯昭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越石父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負累作僕實非纓羈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縲紲中又非也他若引詩武王豈不仕仕作事引左傳蘊利生孽蘊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足證發經義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墨荀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風俗通諸書文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質玉海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帙頗多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見于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疑其文出于齊之春秋卽墨子明鬼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尚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之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儒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倞注孟子有趙岐注唯晏子古無注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尚嫌之世俗所傳本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字附著內篇各章或刪去詆毀仲尼及問棗諸章譌謬甚矣惟萬歷乙酉沈啓南校梓本尚爲完善自初學記文選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末章所缺又適据太平御覽補足旣得諸本

是正文字。惡或疑其臆見。又爲音義於後。明有依據。定爲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雖不能復舊觀。以爲勝俗本遠矣。嗟乎。劉向之言。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爲之。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尚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晏桓子之喪。盡禮。亦與墨異。孔叢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依托。又劉向所謂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惡得以此病晏子。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十月晦日書。

晏子春秋卷一　　陽湖孫氏校本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椾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胷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內篇諫上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并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强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蹵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湎而不聽少閒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

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酲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䘏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妾俱足粱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筴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䘏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驅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橑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御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飦肉辟拂嗛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橑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晏子朝杜扃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朝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扃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必夫故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顧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

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己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惰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曰比死者勉爲樂乎吾安能爲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鄉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耻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此蓄怨與民爲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爲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

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傳為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疥且瘧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眾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眾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余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游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

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

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悳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悳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爲君長百姓歸之以爲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悳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竝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衆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游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游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銚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爲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卒公出背而泣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出游于寒塗睹死胔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游睹饑者與之食睹疾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斂不費民先君將游百姓皆說曰君當幸游吾鄉乎今君游于寒塗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周役民氓飢寒凍餒死胔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爲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爲上而忘下厚籍斂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斂死胔發粟于民據四十里之民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游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閒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朞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爲祈祥錄錄彊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盍去冤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瞢者至公曰今夕吾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

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閒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晳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晏子春秋卷一

內篇諫下第二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勑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勑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說曰勑其功則使壹妄勑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狢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飢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女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廓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爲老而見犇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莅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禽獸傷人民不爲草木傷禽獸不爲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强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鼈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食之具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

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君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莅之有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寛惠慈衆不身傳誅令舍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令兵摶治當臘冰月之閒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爲閒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師殺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溼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邪景公爲長庲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拂殺也太上之靡斃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爲賜而誡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庲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庲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頃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谿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谿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迹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庲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谿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將危社稷而爲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游矣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朝韋冏解役而歸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

諸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鍾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為鍾是重斂于民民必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為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

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凊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温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為善者其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使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說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肶之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襍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羡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橧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為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於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為橧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為穴者以避溼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溼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為讎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污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讎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

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壹心于邪。君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款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爲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蘗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倪而不駔。可以導衆其動作倪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駔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綈以成幃幕。大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陛。忿然而作色不說曰。孰爲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于身謂于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爲璿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頃宮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免于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爲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笑。非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車蠹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醯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於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請於己也。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

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
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說曰古之及
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
君其宮室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
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
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
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游兼傲生死非人君之
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
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
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
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
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
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
許乎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絰布衣
縢履元冠茈武踊而不哭躃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
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
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
爲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
屏潔沐浴飲食閒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
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
不能治病已斂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
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
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嬰聞
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
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
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
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
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斂死不失愛送死
不失哀行傷則溺己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
聖王節之也卽畢斂不留生事棺椁衣衾不以害生
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
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
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
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斂謂之僇尸臭而
不收謂之陳胔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
於僇胔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
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
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
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
也其晏子之謂歟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
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
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
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
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
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
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
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
之忠爲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
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爲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
懽忻於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

維據盡力以愛君。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貑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弒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迺飾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

晏子春秋卷二

晏子春秋卷三

陽湖孫氏校本

內篇問上第三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賃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愎諫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朞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晏子辭不爲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門外生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兌朞而民散身滅於崔氏崔氏之朞逐羣公及慶氏亡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斄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於斄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斄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秏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秏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讎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興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重幣以說于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在爲己爲

人者重自爲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矣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霣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何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章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令荊楚惛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饑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爲義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雉犇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彊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爲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于民其與士交

也用財無筐篋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景公問于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于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珪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偪山林節飲食無多畋漁以無偪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偪山林羨飲食多畋漁以偪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鄰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後衰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為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為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謨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

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景公問晏子曰莅國治民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為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為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晏子曰為君身尊民安為臣事治身榮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為君何行則危為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為君厚藉斂而託之為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為臣比周以求進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人臣行此三者則廢故明君不以邪觀民守則而不虧立法儀而不犯苟有所求於民而不以身害之是故刑政安於下民心固於上故察士不比周而進不為苟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為出若言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麤苴學者詘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為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疏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於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為者饑修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此足以觀存亡矣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己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莅眾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偽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窮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從欲以勞民不修怒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尚司其民安樂而尚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于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

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爲法下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揜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求君偪邇而陰爲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悋乎財薄乎施覩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養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己不難非之人無之己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斂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藉斂殫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賚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雪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僞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晏子對曰嬰聞之以邪莅國以暴和民者危修道以要利得求而返邪者弱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利滅暴不以順紂干崇侯之暴而禮梅伯之醢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彊其短任人之工不彊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賤無

親焉大臣無禮焉尙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辯以爲忠流湎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于罪誅而慢于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難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惠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聞公令如寇讎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柰何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大無多責焉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貧其家無親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於藉斂節于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冤報者過留獄者請焉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論則尙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爲也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

景公問于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晏子春秋卷二

晏子春秋卷四

陽湖孫氏校本

內篇問下第四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藉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癃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後歸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于魯郊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于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舉以爲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遬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爲久是以遬亡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授祿不爲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爲私邑賢質之士不爲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竝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竝學終善者爲師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於民地博不兼小兵彊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于晉是以亡也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敝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巡遁而對

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末朝恐辭令不審譏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彊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彊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竝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彊退人之君不以衆彊兼人之地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爲衆屏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彊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爲罷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爲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僇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鍖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偪邇皆同于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爲一心曾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偪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敝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不好鍾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彊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樹以辟饑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

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蹴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蹵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于田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少凍餒。國都之市。屨賤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燠休之。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僇民無時。文王慈惠殷衆。收卹無主。是故天下歸之。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無獲民。將焉避。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弊。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童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維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焉。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事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爲苟戚。不同則疏而不悱。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于君不悖于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於上則虐民。行於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禮貌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于友則好誹。故用于上則民憂。行于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僨于刑。故用於上則誅。行于下則弒。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

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為名不倍民以為行上也潔于治己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以私不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隋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勤于饑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處作窮于富利之門畢志于畎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以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俞身徒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為高行孰為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于樂民又問曰意孰為下行孰為賤對曰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盎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劌行精而不以明污齊尚而不以遺罷富貴不傲物貧窮不易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家傲世樂業枯槁為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為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今以不事上為道以不顧家為行以枯槁為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為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為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戴焉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和於兄弟信於朋友不

詔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莅修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惽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迺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爲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强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灋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敝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强道不滅身不廢矣

晏子春秋卷四

晏子春秋卷五　　陽湖孫氏校本

內篇襍上第五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爲？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己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爲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畊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晏子爲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喟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弒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爲死？且吾聞之，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肎，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弒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于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

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迺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收之處不足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

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為民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說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為殆有為也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即下六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

景公游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為者也公曰吾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鷇鷇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睹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矣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吏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

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刖跪直辭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此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鐏公曰酌寡人之鐏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鐏更之鐏觶具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厥陽冰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陽冰厚五寸

者寒温節節則刑以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迺不伐魯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通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驩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

景公游於紀得金壺乃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鱢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有此言注之壺不亡何待乎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好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閒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遫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晝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煣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隱煣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

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爲至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爲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爲僕也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戹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閒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

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游寡人請見之晏子對曰臣聞之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祿仕者不能正其君高糾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特祿之臣也何足以補君乎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揚美入不相削行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特食餽之長也是以辭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晏子春秋卷五

晏子春秋卷六

內篇襍下第六

陽湖孫氏校本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迺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爲善易矣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踊焉公曰然有梟昔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鴞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鴞當陛布翌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于塗拜馬前騫辭曰爲禳君鴞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閒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汝薄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景公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蹵然曰古之臣乎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瞢與二日鬭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瞢與二日鬭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瞢二日與公鬭不勝公曰寡

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鬭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屨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溫之發席傅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邪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宜使楚矣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邪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並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

家羣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獘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宇也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柏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仡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欒氏高氏欲逐田氏鮑氏田氏鮑氏先知而遂攻之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遂攻虎門二家召晏子晏子無所從也從者曰何爲不助田鮑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何爲不助欒高曰庸愈於彼乎門開公召而入欒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君不能飭法而羣臣專制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貨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廉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欒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慎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爲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于劇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晏子勿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迺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稾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獘矣又好盤游翫好以飭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獘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爲不敢受也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爲人臣者先君後身安國而度家宗君而處身曷爲獨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

子對曰君商漁鹽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為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宅人是為宰藏也智者不為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邪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卯苔菜而已左右以告公公為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為地五百里為世國長自太公至於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摶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為不肖子為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于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迺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為夫子築室於閨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邪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邪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說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里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卵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辭之是毀國之故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德厚受祿所以明上也德薄辭祿可以潔下也嬰老薄無能而厚受祿是掩上之明汙下之行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智惛而家富是彰汙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閒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晏子春秋卷六

外篇第七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梁邱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子朝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于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嗛酒嘗膳再拜告饜而出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景公置酒於泰山之陽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嘆泣數行而下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爲乎晏子獨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晏子對曰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爲可悲至老尚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是故笑之公慙而更辭曰我非爲去國而死哀也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也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於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撝奪誅僇如仇讎自是觀之茀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可悲乎于是公懼迺歸窴池沼廢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

景公瞢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寡人聞之有彗星者必有亡國夜者寡人瞢見彗星吾欲召占瞢者使占之晏子對曰君居處無節衣服無度不聽正諫興事無已賦斂無厭使民如將不勝萬民懟怨茀星又將見瞢奚獨彗星乎

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蒯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遄臺梁邱據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鬷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言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成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公疾愈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而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顧臣願有請于君由

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偏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

景公登饗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橚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橚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纊紘珫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為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景公坐于路寢曰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其田氏乎田無宇為垾矣公曰然則柰何晏子對曰為善者君上之所勸也豈可禁哉夫田氏國門擊柝之家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於今三世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蚌蜃不加于海民財為之歸今歲凶饑蒿種芼斂不半道路有死人齊舊四量而豆豆四而區區四而釜釜十而鍾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則所以糴百姓之死命者澤矣今公家驕汰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田氏雖無德而施于民公厚斂而田氏厚施焉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國之歸焉不亦宜乎

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為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為寡人弔之因問其偏柎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之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柎寄于路寢得為地下之臣擁札摻筆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脣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蹷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為子今為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為臣乎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死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輅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君營處為游觀既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成适之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者以百數為開凶門以迎盆成适适脫衰絰冠條纓墨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

非迺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

景公築長庲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慚焉為之罷長庲之役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之長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為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為耳目而好繆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對曰臣何敢槁也夫能自周於君者才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何密近不為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也此難得其知也公曰然則先聖柰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諺言有之曰社鼠不可熏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難去焉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晏子對曰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夫智與惠君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為政君強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能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卽世政不在公室公曰然則柰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迺今知禮之尚也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為其民是故尚之

晏子聘於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

君子之行請私而無爲罪晏子楚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遵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嗟乎今日吾譏晏子訾猶倮而高橛者也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爲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爲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尙勇力欲辟勝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埜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於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於民而厚於養藉斂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君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幷重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宗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迺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僻景公迺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閒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於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說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爲臣退而窮處東畊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惛亂而家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公一歸七年之祿而家無藏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燕魯貢職小國昔朝晏子沒而後衰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辭焉儐者諫曰高糾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維聖人而已如嬰者仄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四維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爲夫子賞邑通之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爲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嬰請辭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元豹之茈其貲千金使梁邱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嬰修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爲教固辭而不受

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是奚衣之惡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蓋顧人而後衣食者不以貪味爲非蓋顧人而後行者不以邪僻爲累嬰不肖嬰之族又不如嬰也待嬰以祀其先人者五百家嬰又得布衣鹿裘而朝于嬰不有飾乎再拜而辭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外篇第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緩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衆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導衆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不問其道仲尼迺行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邱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說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日

故制禮不羨於便事非不知能揚干戚鐘鼓竽瑟以勸衆也以爲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非賢不肖襍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說之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謗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于魂孔子拔樹削迹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景公出田寒故以爲渾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閒矣曷爲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況乎處君之中乎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林也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朞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閒

景公問晏子曰有臣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有兄弟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公忿然作色曰吾今有恃乎晏子對曰有臣而強無甚如湯有兄弟而強無甚如桀湯有弒其君桀有亡其兄豈以人爲足恃哉可以無亡也

景公遊于牛山少樂公曰請晏子一願晏子對曰不嬰何願公曰晏子一願對曰臣願有君而見畏有妻而見歸有子而可遺公曰善乎晏子之願載一願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明有妻而材家不貧有良鄰有

君而明日順嬰之行有妻而材則使嬰不忘家不貧則不慍朋友所識有良鄰則日見君子嬰之願也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可輔有妻而可去有子而可怒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

景公爲大鐘將懸之晏子仲尼柏常騫三人朝俱曰鐘將毀衝之果毀公召三子者而問之晏子對曰鐘大不祀先君而以燕非禮是以曰鐘將毀仲尼曰鐘大而懸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上薄是以曰鐘將毀柏常騫曰今庚申雷日也音莫勝于雷是以曰鐘將毀也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於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髮班白衣緇布之衣而無裏裘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爲何者也晏子曰嬰之家也無宇曰位爲中卿田七十萬何以老爲妻對曰嬰聞之去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淫亂之行不顧于倫逆古之道乎

有工女託於晏子之家焉者曰婢妾東郭之野人也願得入身比數于下陳焉晏子曰乃今日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古之爲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不通故士無邪行女無淫事今僕託國主民而女欲犇僕僕必色見而行無廉也遂不見

景公蓋姣有羽人視景公僭者公謂左右曰問之何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瀘不宜殺也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而捐其布破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詳問子何爲對曰嬰聞之詳問者亦詳對之也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間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蟁睫再乳再飛而蟁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閭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皆摽長兵而立于衢閭柰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以爲有則仁人不存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爲也所以見於前信於後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

景公游於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馹驅之而因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邀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

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去

晏子歿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晏子沒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公曰善吾不食諂人以言也以魚五十乘賜弦章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黨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之今諸臣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晏子春秋卷七

晏子春秋音義卷上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孫星衍撰

內篇諫上第一

護左都水光祿大夫臣向　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成帝卽位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蘇林注三輔多溉灌渠悉主之故言都水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中大夫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

中書　漢書楚元王傳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顏師古注言中者以別於外唐六典劉向揚雄典校皆在禁中謂之中書猶今言內庫書也

長社尉臣參　列子別錄亦有參名

校讎　爾雅釋詁讎匹也匹合也

太史書　史記集解引如淳曰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

復重　復讀複

定著　著从竹隸書竹通艸

八篇　藝文志儒家晏子八篇蓋內篇六諫上諫下問上問下襍上襍下外篇二一俗本始删幷爲一也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　夭芳先牛形相近又備章長聲相近又讀異或云當爲乂章疑卽問下其章久乎章字也當爲長久

略椾　列子別錄作棧殷敬順音翦謂蟲斷滅也略七作剗又一作椾皆同翦字星衍謂殷說非也椾卽箋異文說文箋表識書也玉篇㯺子田切古文牋字

殺青　殷敬順列子音義謂汗簡刮去青皮也

萊者今東萊地也　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正有此語明人或題爲晏子序或題表者妄也

留　當爲習若㽞隸加凡此皆唐宋人寫書之誤

縣而至　縣當爲縣俗加心漢書高紀縣隔千里縣而至言遠而切至

苴布　詩傳苴麻子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苴草蒯也

苴音同鉏

晏子蓋短　晏子長不滿六尺故云短明本注云疑缺非也

復列以爲一篇　謂外篇第七也俗本或以此附內篇變亂向篇第明人之妄如是

復以爲一篇　謂外篇第八也俗本以爲第七

凡八篇　史記正義引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者是時卽以外篇第七八合爲一耳隋唐志七卷卽以篇爲卷也玉海引崇文總目十二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頗多於前志文獻通考亦十二卷蓋宋時分析其篇上下各爲卷二一或四字之誤卽七略之七篇也若因卷頗多於前志疑後人采嬰行事爲書則宋人不精核此書之故矣晁公武從柳宗元之言改入墨家亦其妄也

御觀　蔡邕獨斷御者進也詩箋御侍也

謹第錄　第卽弟字俗从竹說文弟韋束之次弟也

昧死　獨斷漢承秦法上書皆言昧死

上　殷敬順列子音義上時掌反此唐人之音以別于上下實不足律古人也荀子別錄作上言明矣

懷保本改此文如八篇作四篇上改上聞及增斯
書也之類太謬不足駁之
行義　一本作仁義
勇力之士　太平御覽作尚勇力之士下文同
逼　說文無逼偪字
誅暴　暴當爲㬥隸省
仁義之理　韓非解老篇理者成物之文也說文㢇
微畫也文錯畫也理蓋㢇假音
替　爾雅釋言替廢也
推移　墨子明鬼篇作推哆韓非說疑篇云桀有侯
侈古今人表作雅移侯推雅聲俱相近哆侈移皆
以多爲聲
大戲　墨子明鬼篇桀有勇力之人推哆大戲主別
御覽引作生捕兕虎指畫殺人又云湯乎同呼禽推移大戲
呂氏春秋簡選篇湯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
犧高誘注桀多力能推大犧因爲號而禽克之不
知是臣名謬也
費仲　名仲譌蜚廉父說紂誅西伯昌見韓非子外
儲說
惡來　蜚廉子
崇尚勇力　太平御覽作專行威力凡語助小異及改省者不著
以衰　戲來里力罪理滅衰爲韻虎下爲韻周秦之
語多相協以輕重開合緩急讀之
行本　太平御覽作行流古泳字似本
而循　太平御覽作修
未聞　太平御覽作未嘗聞

甓然　莊子大宗師孔子甓然陸德明音義子六反
崔云變色貌
其長　讀令長之長
故日　本多作曰非
彊　本多作强通下文或作强皆寫者亂之
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國風相鼠之詩
湎　說文沈于酒也周書曰罔敢湎于酒玉篇亡充
切
抑手　說文𢑏按也俗作抑
嚮　當爲曏說文不久也玉篇許兩切向乃曰之誤
在下耳
觴三行遂罷酒　春秋左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
也
修禮　一本作理非
醒　詩傳病酒曰醒說文一曰醉而覺也玉篇作醉
未覺
誅　鄭氏注周禮誅責讓也
服之　詩傳服思之也
怨乎內　一本怨作怒非
孜章　韓非外儲說有孜商章商聲相近一人也事
桓公
霖雨十日　爾雅釋天淫謂之霖左傳凡雨自三日
巳往爲霖
柏遽　姓柏名遽
任器　任用之器可以負載
陌　當爲伯管子度書只作仟陌玉篇南北曰阡東

西曰陌
懷寶鄉有數十　言富家也
飢　一本作饑說文飢餓也穀不孰爲饑
穛　當爲穛
儆撖　卽儆蹩假音字說文蹩人不能行玉篇蹩躠
旋行貌撖又徹俗字
卹　說文卹憂也一本作恤
饜　當爲厭玉篇饜飽也於豔切
奉數之筴　左傳策名委質服虔注古者始仕必先
書名於策奉數之筴謂持策以待書事也筴當爲
策隸書多以束爲夾
兼于塗　言兼程以進塗當爲涂
逮　爾雅釋言逮及也
趣　詩傳趣趨也
康內　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
倍棄　倍讀如負
于途　一本作塗涂途古字塗俗字
命稟　言給之稟也下云柏則此或臣名
絕本之家　言弁無布縷
薪橑　御雨之具
令柏　卽柏橑
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　畢後謂後葬也旣予之金
將責其緩葬之罪
撤　當爲徹
釬　說文鬻鬻也或作釬玉篇釬記言切
辟拂　詩傳弗去也拂與弗同言屏去之

嗛齊　說文嗛口有所銜也嚌嘗也齊與嚌同言減
去口味揚子法言問神篇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
不齊之口喊亦嗛俗字
用金三千　一本脫用字非言富民出金也
思虞　虞同娛
辟拂三千　言屏去之
謝于下陳　爾雅釋宮堂途謂之陳言所退歌舞思
虞之人謝于堂下而去
杜扃　杜姓扃名
望羊　猶仿佯也史記孔子世家眼如望羊集解王
肅曰望羊望羊視也
梁丘據　姓梁丘名據字子猶
宗祝　官名
拘虞　文選注作虞公善歌以新聲感景公晏子退
朝而拘之
無與　與讀如豫
夫樂何必夫故哉　今本作何夫必攻哉据下文君
奚輕變夫故哉訂正言故以別于新音也
有歌　疑有脫文文選注引此書桀作東歌南音當
在此
北里　歌名
幽厲　周二王
顧夫淫以鄙　里鄙爲韻謂二王所作之音
職計　官名爾雅釋詁職主也
莫之從　沈啓南本注云一作職計算之弁下士師
亦同

和集　滅集爲韻

惡之　樂惡爲韻

繁　當爲緐

社稷　滅稷爲韻

說頌也　說今本作悅非本書多作說据以訂正頌即容本字說頌猶言容悅也或言誦說

比死者　言將及死

而愈黥民耳矣　說文黥墨在面也言不爲樂僅愈罪人猶二世云監門之養墨者守門蓋古有是語一本作黔

灋　一本作法古今字

並荷　荷讀如苛經典多以荷爲苛

退之　得失爲韻進退爲韻

韓子休　姓韓名子休

夫子休國焉而往　言棄國而去

翟王子羨　翟王之子名羨

重駕　駕十六馬

嬖人嬰子　景公妾

衞士東野　衞國之士姓東野荀子哀公篇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又曰東野畢之馬失未知即其人否

狹　當爲陜說文陜隘也玉篇陜或作狹

載驂載駟君子所誡　小雅采菽之詩誡作屆箋極也按當从此說文誡敕也

夫駕八固非制也　書正義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

詩曰　大雅瞻仰之詩

景公有男子五人　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公子鉏公子陽生時荼尚未生

百乘　馬四百匹

將以而所傳爲子　言以所傳之善者爲世子也

離樹別黨　已樹太子而離間之又別立黨

渞于　括地志渞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二十里

納女于景公　左傳鬻姒之子荼嬖服虔注鬻姒景公妾渞于人所納蓋本此惠棟云未詳所出史記齊世家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立爲晏孺子

生孺子荼　公羊傳作舍音相近左傳云安孺子史記作晏

夫陽生生而長　今本脫一生字以意增陽生悼公也

而有患乎　言陽生雖爲君荼亦得享聲色而無患也

田氏　陳乞陳常也田陳聲相近經典通用乞弒荼常弒簡公者陽生則鮑牧所弒以爲田氏者乞使之

簡公　名壬悼公子

景公疥　說文疥搔也顏之推家訓以爲痎字

且瘧　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杜預注痁瘧疾

會譴　姓會名譴

病病矣　說文病疾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病困也

史固　周禮史以書敘昭穆蓋小史也名固

祝佗　祝官名佗

若以爲有益　上疑脫晏子曰三字
遠拂　詩傳佛輔也拂與佛同
嘿　當爲默
瘖　說文瘖不能言也玉篇於深切
聊攝　杜預注左傳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有攝城
姑尤　杜預注左傳姑尤齊西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
刑無罪　一本刑作則非
解余　一本作予
病悛　說文悛止也玉篇且泉切
邑狐　一本作孤地未詳吾友洪亮吉曰狐駘近是
輿穀　左傳昭十一年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杜預釋例濟北穀城中有管仲井
州款　地名未詳
其宗廟之養鮮也　言非宗廟常禮故以爲惡左傳鳥獸之肉不登于俎
景公遊于麥丘　韓詩外傳作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新序雜事篇作桓公田至麥丘
八十五矣　韓詩外傳新序五作三
長于胡　詩胡考之寧傳胡壽也謚法解彌年壽考曰胡保民耆艾曰胡
國家　胡家爲韻
之年　嗣年爲韻
楚巫微　楚之巫名微
導裔款　導引之姓裔名款

神明之主　今本作明神主之據下文訂正
大齎　爾雅釋言齎益也
明神　太平御覽作神明
五帝　五方之帝
牛山　水經注淄水自山東北流逕牛山西又逕臨淄縣故城南元和郡縣志牛山在臨淄縣南二十五里
請齋　太平御覽下有具字
不知　知讀如智
以易　見輕易也
逾時　一本作皆古今字
飢　今本作饑據藝文類聚訂正
廣水　藝文類聚作澤
少賦斂　言少少賦民以爲祭山之費
以祠　初學記太平御覽作祀
固　初學記作故
爲髮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毛髮非
天久　初學記太平御覽作苟
之無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何
羴　說苑作鱻是俗从魚
暴露　說文㬥晞也从日出廾米玉篇步卜切又蒲報切
其幸而雨　初學記太平御覽作其當雨
種時　時讀如蒔說文更別種說苑作樹
其維有德　說苑辨物篇用此文
淄上　淄當爲甾地里志泰山萊蕪甾水所出東至

博昌入泲幽州藪括地志淄州縣東北七十里原
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
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也
贊惠　一本作德
不怨　存安爲韻德疾怨爲韻怨急讀得之
豎刁　內豎名刁也左傳云寺人貂刁當爲刀見玉
篇
胡宮　史記正義引顏師古云身死乎壽宮胡之言
胡壽蓋一宮二名
蟲出而不收　管子小稱篇堂巫易牙豎刁公子開
方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乃援素幭以裹首
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
門之扇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六十日尸蟲出
于戶
不能惡焉　不能更惡於此也
詩曰　大雅蕩之詩
遊熱　太平御覽下有不亦難乎
革　倉頡篇革戒也說文諽更也革省文
牛山　文選注作牛首山括地志齊桓公墓在臨淄
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堈
滂滂　列子作滴滴殷敬順云或作滂滂並皆步郎
反流蕩貌
艾孔　姓艾名孔列子作史孔
笑　當爲芺漢書作芺可証也或曰說文有笑字但
闕其義
刷　列子作雪文選注作收爾雅釋詁刷清讀潸也說
文㕞拭也刷刮也
靈公　名環莊公父史記齊世家二十七年晉使中
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淄晏嬰止靈公
靈公勿從曰君亦無勇矣亦好勇之証
守之矣　文選注只作莊公有之
獨竊笑也　列子力命篇韓詩外傳用此文
公阜　初學記作公皐地名未詳
人之死　一本作歿非
伏焉　列子天瑞篇引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
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丁公　名伋太公子說文作玎謚法解述義不克曰
丁
桓襄文武　襄公名諸兒文公名赤武公名壽皆齊
君
銚耨　說文銚田器耨薅器也玉篇銚弋昭切耨當
爲槈
御　初學記作乘
六馬　景公駕八則據御六皆僭也
日暮　當爲莫
伯常騫　字伯常名騫
詔　當爲紹說文無詔字見二世刻石
茀　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
出背而泣　初學記作出位屏而泣白帖亦作泣今
本泣作立非
一日而三責我　謂諫古而無死據與我和及禳彗
星左傳□景公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事在魯

昭二十年齊有彗星事在魯昭二十六年與景公
自云一日三責者不合然春秋經不書齊彗星或
左氏於二十六年舉齊侯與晏子論陳氏之事并
溯晏子彗星之對亦以彗星爲陳氏之祥也是此
書足證左傳之不及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誤以
彗星在魯昭二十六年
今誰　一本作孰
責寡人哉　新序襍事篇用此文
睹死胔　太平御覽作瘠下同說文髊或从肉漢書
注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師古曰才賜切胔
瘠聲之緩急
猒　太平御覽作嘿俗
睹疾　太平御覽作病
籍斂　荀子君道篇籍斂忘費墨子非樂篇厚措斂
乎萬民
餒　當爲餧
所以衰　一本作哀非
于民　太平御覽作賑民
之民　一本作氓
公被　意林文選注藝文類聚作披
公曰　意林作謂晏子曰
而天不寒　意林作天下何不寒文選注作天下不
寒
出裘　意林作公乃去裘太平御覽作脫裘
與飢寒　藝文類聚作以與飢寒者
熒惑天罰也　史記索隱引春秋文燿鉤赤帝赤熛
怒之神爲熒惑位南方禮失則罰出
虛齊野也　太平御覽作齊之分野
固于富彊爲善不用　太平御覽節其文作當强爲
善非
錄錄　漢書蕭曹贊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
鹿鹿言在凡鹿之中也
不亡　上皆韻語
老人　田民人爲韻
瞢　說文瞢目不明也古借爲夢字
辟　讀如闢
質皙　毛傳皙白皙說文人色白也
而長頞以髯　藝文類聚作湯長頭而髯鬚太平御
覽作湯長頭而寡髮一作長頭而髯髯當爲鬚
兌　讀如銳
揚聲　太平御覽作高聲
蓬　太平御覽作蓬頭
太甲武丁祖乙　太甲湯孫武丁小乙子祖乙河亶
甲子
續蓄　未詳
鼓毀將殪　將讀將帥說文殪死也
不果伐宋　太平御覽引古文瑣語曰齊景公伐宋
至曲陵夢見有短丈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者
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小上其言甚怒好倪
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上小下赤色而
髯其言好倪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
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署梁　地名未詳

返　藝文類聚作反

堂㳺　說文㳺旌旗之旒也

下而急帶曰　急束其帶也藝文類聚作下車急曰

一作逆勞曰帶與勞字相似或當爲逆勞

遽　藝文類聚作遽至

無有　藝文類聚作得無有太平御覽作得無

不亦急也　藝文類聚作無恙也

泰士子牛　泰士官子牛名孟子皐陶爲士韓詩外

傳作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牛與幾聲亦相

近

泰祝子㳺　泰祝官子㳺名韓詩外傳作祝人泰宰

在

行人子羽　行人官子羽名

辟　讀如闢

倉庫　太平御覽作廩

申田　申田疑人名韓詩外傳作爲國家有餘不足

邪則巫賢在

寡人之有五子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吾子

四支　韓詩外傳作肢

與君言異　太平御覽作言與君異

可得令四支無心　藝文類聚作則可令四支一日

無心

罷畋而歸　藝文類聚作罷田卽日歸韓詩外傳用

此文

駭之　驚爲令去也

自今以後　太平御覽作自尒以來

虣　太平御覽作未有

暴　詩傳疾也說文㬥疾有所趣也玉篇步到切

死　說苑作圉人殺之藝文類聚一作病死

操　太平御覽作持

軀　太平御覽作體

體　太平御覽作慢

遂　太平御覽下有止字

後致　太平御覽作屬

晏子數之曰　沈啓南本下有注云或作景公有馬

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

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

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云云是說苑文

罪一也　藝文類聚作一當死也下作二當死也三

當死也

害　太平御覽作愛

必怨　藝文類聚下有叛字

必輕　藝文類聚下有伐字

汝　太平御覽下有一字

釋　藝文類聚作舍一作赦太平御覽作赦

勿傷吾仁也　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諫下第二

圉　據此及左傳圉伯嬴于轑陽之文知囹圄非秦

獄名說文圉囹圄所以拘罪人

㔜　說文敕戒也㔜勞也經典多用㔜爲敕呂氏春

秋田事旣飭高誘注飭讀作㔜㔜督田事是此㔜

當讀飭也

壹妾能書足以治之矣　言一妾男子能書記者即成讞矣

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　言焚其讞也

狢　當爲貉

其折骨決皮　言爭雞豚而相傷也

無當　文選三都賦序玉巵無當劉淵林注當底也

去聲

雕　一本作彫正字

操寸之煙　言操火

傷之　藝文類聚作傷槐

聞令　太平御覽作命同

辭　藝文類聚一作過太平御覽作過

使吏拘之且加罪焉　藝文類聚作君令收而拘之將加罪焉一作加刑

其女子　今本脫女字據太平御覽增

託　太平御覽作說

負廓　即負郭俗加

見犇　見淫奔也

恚　說文怒也

所欲　獨欲爲韻

眛墨　眛讀如冒言貪墨

苟可　一本作有

日早　一本作蚤

以佚　太平御覽作從

不辜　太平御覽作稱

羡　詩傳羨餘也

刑殺　藝文類聚作刑煞今本脫刑字非

享　藝文類聚作饗

衆　太平御覽作民

三辟著于國　白帖作刑辟如危國藝文類聚亦作刑辟

公曰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下有善字

出犯槐之囚　列女傳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二云事與此同

見曰公　藝文類聚作君是

曲沃　藝文類聚作曲城

其中　藝文類聚作其中有

降　藝文類聚作攻

圖　今本作圖據藝文類聚訂正

人君　藝文類聚作君人

不身傳誅　傳讀爲專藝文類聚作身不妄誅

令捨之　藝文類聚作令吏舍之

摶治　疑摶埴埴治聲相近

臘　當爲臘左傳虞不臘矣說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

師殺　猶言軍興

公延坐　藝文類聚作公延晏子坐今本延作迺非

太上　尊辭

靡散　藝文類聚作獘是洗獘爲韻

磋　當爲瑳

康　一本注云康舍也太平御覽注云音來舍也玉

篇同當爲蘥省文
穫　太平御覽作種
殫　太平御覽作草或單字亡言盡零落也
零落　穫落爲韻
拂殺　太平御覽作拂煞今本作弗非殺讀如蔡說
文糉槃散之也
靡㢡　殺㢡爲韻
張躬而舞　太平御覽作張掖而儛
誠　太平御覽作識
路寢　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
章華之臺　左傳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注
臺在今華容城內
乾溪　當从左傳爲谿昭二十年傳楚子次于乾谿
杜預注在譙國城父縣南
令勿委壞　已成勿毁
斬板　禮記檀弓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鄭氏注
板蓋廣二尺長六寸斬板謂斷莫縮也
洽　太平御覽作成
盤游于田　太平御覽作盤于遊田
乾谿　太平御覽作谿今本从水俗据此知前溪亦
谿誤也
叛之　田安叛爲韻
革　太平御覽作思
朝拿囹　未詳或人名
滅葭　說文摵批也批捽也滅與摵同
搴　摕省文說文摕拔取也

而坐之　藝文類聚作子獨席
吾　太平御覽作臣
尸坐堂上不席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獄戶不席
戶蓋尸之誤說苑作唯喪與獄坐於地蓋約此文
也尸坐堂上言尸在堂則坐者不席與
曰諾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善
寡人亦席矣　說苑談叢篇用此文
穴　室穴爲韻
曷爲不祥也　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爲臺　意林作作臺下爲鐘同
今復爲鐘是重斂于民　白帖作又約民爲鐘
不祥　意林作斂民作鐘又必哀斂哀以樂不祥
公乃止　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泰呂　呂氏春秋侈樂篇齊之衰也作爲大呂高誘
注大呂陰律十二也
綦　禮記內則屨著綦鄭氏注綦屨繫也
鉏　藝文類聚文選注作組
絢　藝文類聚作句通禮記玉藻童子不屨絢鄭氏
注絢屨頭飾也說文絢纑繩絇也讀若鳩
古　藝文類聚作古者
製　藝文類聚作制
髮　藝文類聚作㲀
凊　今本作淸非說文凊寒也玉篇七性切
今君　藝文類聚作今冰玉
境　當爲竟
使不得入　今本使作吏非以意改之

撤　當爲徹
聖王　藝文類聚二王字皆作人
衣不務于隅眦之削　眦玉篇同䀿埤貼切淮南本
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隅角也差邪也古者
質皆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削殺也此作眦蓋言
連
冠無觚羸之理　淮南本經訓作羸高誘注觚羸之
理謂若馬目籠相闌干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
已也羸讀指端羸文之羸（羸俱當爲贏）　星衍謂觚方文
羸圓文也
鉄衣攣領　說文鉄縫也攣係也
檜　當爲𣞤說文北地高樓無屋者太平御覽作層
明俗从木
窗穴　初學記太平御覽下有王天下者四字疑今
本脫之
而不惡　如上有王天下者四字則此當作好而不
惡
益敬　一本作益益非
潔　當爲絜
明堂　高誘注淮南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
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
居其房告朔朝歷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
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
靈臺其外圓似璧謂之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之
宮
濕　淮南作㵽

木事不鏤　淮南本經訓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
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
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用此文而增金器不鏤
謬也明堂之上尚質安有金器以此知晏子書之
是
示民知　劉昭注續漢志文選注白帖太平御覽皆
作知今本作之非意林作足以示民也
節　及入節爲韻
榭　當爲謝見荀子古彝器銘以宣射爲宣榭
汙　說文小池爲汙
不平也　體不平安
曲潢　說文潢積水池
滅軓　滅軓謂滅一車也以下云高三仞知之詩濟
盈不濡軌毛傳由輈以上爲軌是改軓爲軌字與
牡韻不協据此知直作軓爲是軓蓋一車之通稱
與
黼黻　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素繡　說文素白致繒也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
綵　一本作彩綵與彩皆當爲采
管文仲　文疑敬字之壞也
龍蛇比　言在水鄉與龍蛇爲伍史記吳世家太伯
文身集解應劭曰常在水中文其身以象龍子故
不見傷害
壹心　一本作一心非
襦襲　通俗文重衣曰襲
營　說文䁝惑也營與䁝聲相近

蘗　一本作孽非說文櫱伐木餘也或作糱

公爲　太平御覽作公日爲

中倪　淮南本經訓其行倪而順情高誘注倪簡易也倪讀射倪取不覺之倪廣雅倪可也玉篇一曰輕也他活切中倪猶言中適輕脫也倪卽脫字之俗

不駔　爾雅釋言奘駔也郭璞注今江東呼大爲駔駔猶麤也陸德明釋文在魯反又子朗反不駔言不奘盛也

倪順　輕順

朝居嚴　詩傳嚴威嚴也

嚴居朝　說苑作朝居嚴

之瘠　說苑作唶

升鼓　一本作斗蓋斗字之誤鼓亦量名說苑作菽粟（白帖引作升斗）

縪　說苑作緯是縪形近緯故譌

拒　說苑作距

而不受者哉　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謂于民　謂字疑誤

傾宮靈臺　劉淵林注吳都賦汲郡地中古文冊書桀作傾宮飾瑤臺紂作瑤室立玉門文與此互異淮南本經訓帝有桀紂爲琁室瑤臺

身及焉　及于難也

亨　一本作享亨卽享字享乃亯字古今文異俗分二音非

愀　此愁字異文

詩二云　大雅文王之詩

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　詩仕作事貽作詒毛傳仕事二字通也貽俗字當爲詒

服牛　服駕之牛

爲其利之大也　言可賣而食之利大于駕車

欄　當爲闌玉篇欄木欄也力寒切

襦袴　說文襦短衣也一曰㬻衣玉篇人朱切袴當爲絝說文脛衣也玉篇袴口護切亦作袴

藏　當爲臧

逄於何　姓逄名於何古人有逄蒙

牖　當爲墉詩傳墉牆也集韻或作牖玉篇猶無牖字

合骨　請與其父合葬也

嘻　譆省文

則有以　句

擁格　說文格木長皃

梱心　同稇說文絭束也爾雅二云檄樸心心蓋木名或曰格卽骼假音則心卽人心

見　太平御覽作白

古之　太平御覽作自古

不侵　太平御覽作奪

詩二云　王風大車之詩

縢屨　玉篇縢緘也約也達曾切

茈武　說文茈艸也禮記玉藻縞冠二元武鄭氏注武冠卷也

躃　當爲躄

術客　客有術者
病死　太平御覽作能生死者聞嬰子疾
客之道　太平御覽作通道亦通也
君請　太平御覽作使君
將有　意林作將作
公曰諾　意林作公信之
死者之不可以生邪　意林作晏子令棺入殮死者
　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
害性　生行性爲韻
其職　國職爲韻
臭　殨省文説文殨腐气也
陳胔　尸胔爲韻
若月　意林作若日月
噎噎　詩噎噎其陰毛傳如常陰噎噎然意林作蘙
　文選注作曖皆俗字
君子之非　言以權詛君非正也
之是　噎廢是爲韻
忠且　太平御覽作臣
以鍾　一本作忠
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今本注云下闕太平御覽有
　晏子對曰不可公遂止或在此下
公孫接　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捷頃公孫子車也
田開疆　姓田名開疆陳氏之族
古冶子　姓古名冶
不中　一本作忠
少餽　餽卽饋假音字三人餽以二桃故云少

一搏猏　呂氏春秋知化篇譬之[illegible]若濯虎而刺猏高
　誘注獸三歲曰猏古今韻會猏集韻或作豣猏則
　豣正字也
搏乳虎　後漢書注作持楯而再搏乳虎持楯卽搏
　猏形近之誤
吾仗　今本作伏非据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改
卻　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御
黿銜　今本作御非据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改
砥柱　括地志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
　三十里黄河之中
潛行　爾雅釋水潛行爲泳郭璞注水底行也引此
文
順　藝文類聚作從
挈領　後漢書注作契領是爾雅釋詁契絕也詩傳
　領頸也藝文類聚作刎頸
生之　藝文類聚作不逮
同桃而節　同爭一桃而節
冶專其桃而宜　宜言不宜
葬之以士禮焉　水經注淄水東經臨淄縣故城南
　又東北逕蕩陰里西水東有冢一基三墳東西八
　十步是列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之墳也晏子
　惡其勇而無禮投桃以斃之死葬陽里卽此也
夫勇多則弒其君力多則弒其長　說苑作臣勇多
　則弒其君子力多則弒其長
飾　說苑作飭是
終日問禮　說苑脩文篇用此文

問上第三
賃　同任
盡忠不豫交　遇事盡忠不先結交于君
任　左傳作恃
明主　左傳作盟主
朝歌　賈逵注國語朝歌晉邑杜預注朝歌今屬汲
郡非地同名
太行孟門　左傳襄二十三年史記齊世家莊公四
年事杜預注孟門晉隘道太行在河內郡北
玆於兌　未詳
替　左傳作亂
逐羣公子　今本脫子字据左傳增
及慶氏亡　此下有脫文事亦見後左傳及慶氏亡
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
六十云云
意使令　任意使人
景公伐斄　斄即萊也服虔注左傳齊東鄙邑杜預
注萊國今東萊黃縣
不秏　今本作耗非
道在爲人而失在爲己　爲人則得爲己則失也
以干霸王之諸侯　此句疑脫誤意林作吾欲霸諸
侯若何孔叢作可以霸諸侯乎
數　孔叢作亟
不肯聽　孔叢作未肯然
故臣聞仲尼　孔叢下有聖人然猶四字
居處惰倦　意林作居陋巷形近之譌孔叢作勸惰
正　孔叢作修
季次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
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家語
作公晳克孔叢作季羔
不厚　孔叢作勤
顏回騫雍侍　孔叢作顏閔冉雍侍閔損字子騫
賈墜　賈卽隕假音字墜當爲隊說文隕從高下也
隊從高隊也孔叢作加於
未有能士敢以聞者　孔叢作未能以聞者
官未具也　孔叢作備也意林作今君未有能侍故
未具也
則何謂　說苑作何爲一本作可非
惰　說苑作墮
隰朋　諡成子莊公曾孫戴仲之子史記齊世家集
解徐廣曰或作崩也潛夫論志氏姓齊之隰氏姜
姓
暱　爾雅釋詁近也
讖　當爲瀸說文瀸𣿰也玉篇瀸魚列切與讖同艸
書水言相似
弦甯　弦商甯武也說苑只作弦章章商聲相近韓
非作弦商甯武甯武其卽甯戚與
王子成甫　韓非作公子成父是說苑作父
東郭牙　姓東郭名牙韓非外儲說桓公問置吏於
管仲曰辯察於辭清絜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弦
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
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

甯武請以爲大田二軍旣成陳使士視死如歸吾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犯顔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以爲諫臣

管　說苑作筦通

公曰善　說苑君道篇孔叢詰墨篇用此文

翌州　冀州也翌冀聲之緩急

憯　說文不憭也

之力　國德州憂服室德力各爲韻

佐佑　當爲左右詩箋左右助也

之業　烈業爲韻

國有什伍　謂管子作內政以寄軍令也

不阿　賢民貪罷私愚阿各爲韻阿讀如汙

詔德　食祿色力粟德爲韻

敍　當爲朩

之業　常享烈業各爲韻

假　化假爲韻

竭　疾竭爲韻

妥妥　當爲綏爾雅釋詁綏安也玉篇妥湯果湯回二切又云綏尚書爲古文綏說文有綏無妥

奄然　闇然

鄒滕　說文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杜預注左傳滕國在沛國公邱縣

犨犨　言捷也

猶稱公侯　鄒子爵滕公爵此云公侯未詳言二國且事魯也

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　未詳疑親殷當爲親晉上亦當爲晉者周之樹國也是時魯君屢如晉

以變小　疑徧小

以遠望魯　言自遠望之

齊其有魯與莒乎　魯後并于楚莒滅于楚而地入齊

田無宇　陳桓子也須無之子

幾　爾雅釋詁近也

景公問于晏子　韓非說苑作桓公問管仲

束木而塗之　韓非束作樹塗當爲涂說文汙涂也

鼠因往託焉　韓非作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

熏　韓非韓詩外傳說苑作燻非

恐燒其木　韓非作恐焚木

恐敗其塗　一本作途是韓非作恐塗阤韓詩外傳作恐壞牆塗即牆也

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　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奴或收字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比周與此皆不同所見本異韓非外傳作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比惡於君

不誅之則亂　韓非作吏不誅則亂法

誅之則爲人主所案　案安也言人主安之韓非作誅之則君不安亂案爲韻

據腹而有之　韓非作據而有之說苑作案按腹而有之韓詩外傳作君又覆而育之按爾雅釋詁腹厚也育長也腹與覆有與育皆聲相近據腹言據

君之腹心也
人有酤酒者 韓非作宋人有酤酒者一曰宋之酤
酒者有莊氏者
潔清 潔當爲絜清瀞省文說文瀞無垢穢也玉篇
疾性切
置表甚長 韓非作縣幟甚高
公狗之猛 韓詩外傳說苑作公之狗猛
挈 說文挈縣持也韓詩外傳作持
噬 韓非韓詩外傳作嚙
齕 說文齕齧也韓詩外傳作齧
左右 韓詩外傳下有者字是
壅 當爲邕
國安得無患乎 沈本注云或作用事者爲猛狗則
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患也韓非外儲說
韓詩外傳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以無偪山林 一本脫以字非
祈福 祿福爲韻
不責 伐責爲韻
爲名 論語必也正名
於國 離絶殫側國各爲韻殫讀如金日磾鞞鞲皆
以單爲聲
相親 御豫成行親各爲韻
不逆 繫縻悖逆爲韻
民有如利 如字疑誤
建謀不及義 一本作建謀者及義
吾君亦不務乎是 言君亦不以此爲事

其游 觀其交游也
榮君 行聲身君各爲韻
不取 舉取爲韻
不順 言不順君所爲民賢順爲韻
防下隱利 利之所在防過而隱蔽之
而求多從君 求其多從君欲
不陳過而求親 不陳君之過而求親媚進君親爲
韻
守則 爾雅釋詁則常也法也
法儀 墨子有法儀篇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
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 言未嘗行仁義
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 欲北面而事晏子以其義
也
縵密不能蔍苴學者詘 粗知學問不能致密者詘
于人下玉篇蔍郎谷切非此字也當爲麤字省文
玉篇麤青五切
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 孟子所謂既不
能令又不受命也卑無高位
交游朋友從 句
餧 一本作餒非
滅 詘卑危從窮利得餧義滅各爲韻
行己不順 一本下有不敢以二字非
倂 一本作辟
詔德 罰國德爲韻
尚親 權民親爲韻
辟 義辟爲韻

身害　利邪害爲韻
事逆　邪實逆爲韻
之理　義遺理爲韻
有難而死　說苑作使
不能與君陷於難　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不華　不喧譁也
說人　身人爲韻
乎故　子故爲韻
愘　當爲吝
之義　施及厚義爲韻
而順　人信順爲韻
有罪　事時神姓聽行賫罪各爲韻
天明象而贊　當二云贊地今本脫一地字因下有地字故
不僞　平天姓政德虐物靡僞各爲韻
于崇侯之暴　韓非說疑篇紂有崇侯虎
禮梅伯之醢　韓非難言篇梅伯醢呂氏春秋行論篇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過理篇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
能贍　當爲詹若澹呂氏春秋不流則不詹高誘注詹足也詹讀如澹然無爲之澹荀子三制篇物不能澹楊倞注澹讀爲贍給饜贍爲韻
隕失　說文抎有所失也隕與抎聲相近
忘國　大禮專親人姓紀國各爲韻
任大　讆爲任大臣
求嬖　貴嬖爲韻
無外親謁　不令外人親近干謁也
辟梁丘據無使受報　辟去之說文報當罪人也从夲从𠬝𠬝服罪也
能論　能曉喻也古喻从言
擇君而事之　德義使事爲韻意林取此文
審擇左右左右善　今本脫左右二字据說苑增
則善無由入矣　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音義卷上

晏子春秋音義卷下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問下第四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　管子戒篇作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　管子作我游猶軸轉斛尹知章注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孟子作轉附朝儛趙岐注轉附朝儛皆山名也星衍謂當從管子趙岐以爲山名蓋因下琅邪推知之齊實無此山也猶軸轉斛蓋欲如軸轤轉載斛石是時齊海運故景公欲浮舟而南觀孟子從流下從流上益信

遵　一本作尊

至　孟子作放

琅琊　琅一本作瑯非琊當從孟子作邪趙岐注齊東境上邑也

則　孟子作比

天子之　孟子作適爾雅釋詁適之往也

謂之游　管子作春出厚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

秋省實　孟子作斂

謂之豫　管子作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

吾君　孟子作王

我曷　孟子作吾何

貧苦不補　苦當爲者孟子作飢者弗食

謂之亡　管子作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孟子作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聖王無流連之遊　管子作先王有游夕之樂孟子遊亦作樂

癃老　一本無老字說文癃罷病也

辟　讀如僻

濟功　爾雅釋言濟成也

康莊　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之風　讀如諷

畏之　怠懷畏爲韻

九合諸侯　爾雅釋詁會合也管子幼官篇有九會諸侯之令

仲父　下父爲韻

之後　優後爲韻

何也　藝文類聚白帖作何如

無不雩途　今本作不無據藝文類聚改白帖作塗說文汙涂也雩途即汙涂謂涂塈

無不灑除　白帖作洒洗渫也途除爲韻

邀　說文速籀文从敕

詩云　小雅車舝之詩

之者其人也　未詳之或言往

爲長　讀如令長

中聽　聽獄得中也

貨竭　一本作謁

是以亡也　說苑□□篇用此文

施貺　詩傳貺賜也當爲況

巡遁　說文巡視行皃遁遷也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師古曰遁與循同刊謬正俗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遁者蓋取循聲以爲逡字

平　賤進平爲韻

斧鑕　當爲質玉篇鑕鐵鑕砧章溢切古今韻會鑕通作質

逡循　爾雅釋言逡退也漢書萬章傳逡循甚懼

𨄞然　玉篇𨄞丑甚切此當爲欿然之假音

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　韓非作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注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

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　韓非作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

犒魯國化而爲一心　韓非作舉魯國盡化爲一此作犒未詳

距本朝之勢　言近臣能距一朝之有勢者

以危　治衰危爲韻

詩曰　大雅棫樸之詩

趣　詩作趣

之誠　情誠爲韻

是以不迷也　韓非內儲說用此文

夫/一本作大夫然作夫亦是秦二世刻石夫下積二畫以爲大夫

敝　一本作弊

既靜矣晏以　疑有脫誤

動流　一本作流動

不可復已　言雨落不上天

署　㢑鼓暑爲韻

君之強過人之量　言強力過人強量爲韻

有一過不能已焉　不容人過也

暑　樹暑爲韻

子孫　神身孫爲韻

殆哉吾過　明己之臣亦且不能隱過故殆也

晏子聘于晉　左傳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

田氏　左傳作陳氏

公積　左傳作聚

老少　左傳作三老

國都之市　左傳作國之諸市非

昔者　自昔者至慝惠左傳所無

狐　左傳作狐是𨒅夫論狐氏晉姬姓也

焉避　惠毋水避爲韻

慆憂　說文慆說也說憂卽樂憂杜預注藏非一說詩日月其慆傳慆過也言樂過當憂

之有　行長望㷉後尤絲隸依憂有爲韻

讒鼎　韓非說林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

昧旦　說文昧爽旦明也一曰闇也杜預注昧旦早起非凡左傳注見有行本不錄入惟証其誤者

其竜　此不成字序云章爲長疑卽爲此則作長久也左傳作能

死　死祀爲韻
之治　一本作德
詩有之曰　大雅桑柔之篇
進退維谷　詩傳谷窮也谷與鞠音相近故云窮
論身義行　義疑當爲議
華世　一本脫華字非
君危　議誹憂危爲韻
爲行　名行爲韻
阿以　一本作久非
隋　同惰
唐園　古塘字作唐
考菲履　爾雅釋草菲芴郭璞注即土瓜也考之言
成
不愧行　愧當爲傀說文偉也
其身游　楊倞注荀子引無身字
愧行　楊倞作傀云嵬當與傀義同
道廢　義廢爲韻
爲本　尊本爲韻
緣　緣飾
溪盎　溪當爲谿言谿刻也盎即詇假音說文詇早
知也谿盎而不苛言不矜明察
不狡　狡滑僞爲莊敬也王侍御念孫曰玉篇絞切
也狡與絞通謂從容中禮而不急切與
不銓　銓疑㲋字假音說文㲋讀若畏偄王侍御曰
說文跧卑也廣雅伏也銓與跧音同
刻廉而不劌　楊倞注荀子廉棱也說文云劌利傷
也
木石之樸也　說文樸木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樸
本也言未彫治
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　當作事親孝
事君忠無悔往行無悔往辭
不諂過　杜預注左傳諂藏也
創　說文刅傷也或作創韻會舉要懲也
榮矣　君人創榮各爲韻
詩曰　大雅烝民之詩
懈　詩作解
要幸　要與徼通
俱順　藝文類聚作從
三心　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風俗通孔叢俱作
百心
事一君　風俗通二語作傳曰太平御覽引子思子
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識　太平御覽孔叢俱作記
事百君者也　孔叢作以一心事百君君子也風俗
通過譽篇孔叢詰墨俱用此文
柏　家語作伯
見晏子曰　家語作伯常騫問於孔子曰
賤史　家語作吏非
直行　家語作宜行
危行　家語作宜行
自亦無廢者何若　家語作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
隱爲之有道乎

對曰　一本無對字
執二濾裾則不取也　家語作浩倨者則不親王肅
　注浩裾簡略不恭之貌濾或當爲浩
直易無諱則速傷也　家語作徑易者則數傷
新始好利則無傲也　家語作就利者則無不傲此
　文未詳
從輕不爲退　家語作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
陳物而勿專　家語作陳道而勿怫
見象　家語作像王肅注像法也
身不廢矣　家語二恕篇用此文

襍上第五

來爲　已說來爲韻
及其身　義禮賢身各爲韻
嘳　一本作喟說文喟太息也或作嘳字林嘳息憐
　也
袒免　免即絻省文
既弒　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作殺
焰　當爲坎說文陷也玉篇焰亦與坎同苦感切
受其不祥　後漢書注作明神視之
所殺七人　韓詩外傳作十餘人新序作十人
次　後漢書注作而後
崔子　後漢書注新序作崔子
而弒　後漢書注新序作殺
俛而歃血　後漢書注作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
　盟明神視之遂仰而歃血
子變子言　後漢書注作子與我
子不變子言　後漢書注作子不與我
失其志　後漢書注作意
回　後漢書注韓詩外傳作留
非義　韓詩外傳作仁
子獨不爲夫詩乎　今本作天詩乎形相近字之誤
　也據呂氏春秋訂正
詩云　大雅旱麓之詩
莫莫葛虆　詩及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作藟是俗作
　虆
施　呂氏春秋作延
愷悌　詩作豈弟呂氏春秋作凱弟愷弟正字豈通
　字凱悌俗字
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韓詩外傳作嬰其可回
　矣新序嬰可謂不回矣
直兵推之　高誘注淮南子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
　見殺晏子曰句戟何不句直矛何不摧不撓不義
嬰不革矣　新序作嬰不之回也
遂舍　後漢書注作釋
而爲小仁　言其舍己
授　呂氏春秋作受
綏　韓詩外傳作纓非
而乘　太平御覽作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
撫　新序作附當爲拊　呂氏春秋作無良誤
野　太平御覽作山一作山野
廚　太平御覽作庖廚新序作虎豹在山林其命在
　庖廚文義不逮此矣

繫　太平御覽作繫
詩云　鄭風羔裘之詩
彼己之子　詩作其
舍命不渝　韓詩外傳作偷詩箋舍猶處也據此當
爲捐舍鄭說非詩傳渝變也據韓詩亦可讀爲偷
生之偷
晏子之謂也　呂氏春秋知命篇新序義勇篇韓詩
外傳俱用此文
東阿　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預注齊
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卽此元和郡縣志東阿
縣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柯地按此已名東阿則
漢縣承古名又本草經已有阿膠阿柯通也
三年　意林作治阿三年
召而免之　一本脫而字非意林作召而問之
召而賞之　藝文類聚此下有辭而不受四字疑此
脫
蹊　說文徑或从足作蹊玉篇退雞切徑也
不避　意林不畏強貴此下疑有貴强二字後人以
與下貴强重出故脫之
體不過禮　意林作不能過禮
今臣謹更之　意林作臣請改轍更治三年必有譽
也
當賞者宜誅　藝文類聚作昔者嬰之所治者當賞
而今所以治者當誅
相知情　嫌其知情實
墾辟　玉篇墾苦很切耕也治也辟當爲闢

桊收　桊與絭通說文紬絭束也絭纕臂繩也玉篇
絭袪綣切
墨子　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
子後
饑　一本作飢非
重其賃　說文賃庸也言重其庸直
趨　讀如促
則依物而偶於政　物事也言據事而不違于政事
謂爲臺
東門防　說文防隄也
蹄　此蹢字省文
溜　說文霤屋水流也溜同霤
鄉者　鄉卽嚮省
則無齊矣　言國皆漂沒
古常　爾雅釋詁古故也法常也
壽宮　齊桓公死于此宮見前
長　藝文類聚作耆義同長讀令長
飢　藝文類聚作饑
共　說苑作供
鰥寡有室　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鷇　爾雅釋鳥生哺鷇郭璞注鳥子須母食之魯語
鳥翼鷇卵文子上德篇鷇卵不探方言爵子及雞
雛皆謂之鷇
不待時　說苑作請
逡巡　爾雅釋言逡退也說文巡視行皃
聖王　藝文類聚作人

當聖王　一本作人
是　藝文類聚作道
此聖王之道也　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可立而以聞　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闈　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
刖跪　跪足也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二螯說文跪
字作跀刖足者使守門是也
擊　太平御覽一作繫
裔款　說苑作敖諛
公慙而反不果出　今本作公慙而出反不果據太
平御覽訂正
見戮　言戮辱
隱君　太平御覽作墮君是一作隱惡
受諫　善諫爲韻
無征　說苑作正
時朝無事也　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夜移于晏子　太平御覽有家字
款　說苑太平御覽作報
元端　太平御覽作朝衣說文褍衣正幅端與褍通
夫布　太平御覽一作鋪
司馬穰苴　史記列傳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穰苴
介胄　介與甲通
將軍　說苑作夫子謬
左操瑟　說苑左作右下作左
而出　太平御覽作至

徽此二子者　說苑太平御覽作徽彼
僅得不亡　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暖　說苑作熱
奉餽　說苑作尉養餽與饋通
茵席　說文茵車重席說苑茵席作田澤者言獵獸
取裘亦通
別　說苑作辨
其宜　稷理宜爲韻
不見晏子　說苑臣術篇用此文
大夫　一本作匹夫非
音也　一本作者也
詩云　小雅賓之初筵詩
屢　此屢省文當爲婁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詩無此二句
賓之罪也　說苑賓作賓主非
嬰已　說苑作以
養　說苑作善是
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說苑反質篇用此文
欲伐　後漢書注作攻
往觀焉　文選注作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
觴　韓詩外傳作錫新序作賜
酣　一本作醉
范昭曰　文選注作起曰
棄鐏　韓詩外傳作願君之倅樽以爲壽新序作願
請君之樽酌後漢書注作序酌文選注作願得君
之樽爲壽按說文尊酒器也或作尊玉篇或作樽

傳又云鑮同樽是樽鑮傳皆尊字之俗
公曰酌寡人之鑮　文選注作公令左右酌樽以獻
後漢書注作公曰諾
范昭已飲　一本作飲之非
晏子曰　文選注後漢書注作已飲
徹　後漢書注作撤俗字文選注作徹去之
舞　文選注作儛俗字
調　韓詩外傳文選注作顧
調　韓詩外傳文選注作奏
冥　韓詩外傳文選注作盲冥盲音義俱相近
不知　新序作識
以報　文選注作一謂字非
伐也　韓詩外傳文選注作弁
試　後漢書注作慚
識　韓詩外傳文選注後漢書注作知
其禮　韓詩外傳文選注作樂
而太師知之　文選注下云於是輟伐齊謀
仲尼　文選注作孔子
可謂折衝矣　文選注作善不出樽俎之閒而折衝
千里之外後漢書注作起於樽俎之閒而折衝千
里之外按衝者衝車折挫之也
而太師其與焉　韓詩外傳新序襍事篇用此文
傳許　傳讀附墨子有蟻傅篇
東門無澤　姓東門字無澤
年穀　說文季穀孰也
對曰　今本脫曰字據太平御覽增

以告晏子　太平御覽作公問晏子
和則年穀孰　太平御覽作寒温節則政平政平則
上下和上下和則年穀孰
不成君之意　太平御覽作臣恐疲兵而無成
怨　太平御覽作愁
迺　太平御覽作遂
山陰數百社　蓋泰山之陰也史記集解賈逵曰二
十五家爲一社
子叔昭伯　左傳昭十六年有子服昭伯杜預注惠
伯之子子服同也疑卽此人
通　一本作公按下文亦作公患
景公遊於紀　今本脫景字據太平御覽增括地志
劇菑州縣也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
故紀國
得金壺　今本脫壺字一本作緘字非據太平御覽
壺部引此文訂正
丹書　一本作月書據太平御覽改
鶩　說文無此字字林駘也玉篇乃乎切最下馬也
鰈　說文鰈鮏臭也玉篇先刀切
紀有書何以亡也　謂其言可傳不當亡國
懸之閭　古人門席皆有銘
注之壺　一本作緘一本作其皆非閣壺爲韻
吾少之時　一本作吾之少時
愚者　太平御覽作人
噎　說文飯窒也
雖速　太平御覽作悔

亦無及已　說苑複言篇以晏子爲越石父也

晏子使　韓詩外傳作聘

檻　檻疑當爲檻字之誤也

遬　初學記作速說文速疾也籀文作遬

仲尼送之　初學記仲尼送之反命門弟子曰

不計之義　初學記作不法之禮

維晏子爲能行之　韓詩外傳用此文

曾子將行　說苑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禮記亦有晏子曾子之言而楊倞注荀子謂晏子先於曾子曾子之父猶爲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爲之與其言謬甚

軒　說苑作財非軒與言爲韻

不若以言　意林作贈人以財不以言太平御覽作不若贈人以言

請以言　荀子作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

煣　今本作揉據楊倞荀子注所引訂正說文煣屈申木也玉篇而九切以火屈木曲考工記揉輻必齊鄭氏注揉謂以火槁之荀子勸學篇作輮按揉俗字輮借字

圓　楊倞注作員

槁暴　考工記轂雖做不藃鄭氏注謂藃藃暴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陸德明音義暴步角反劉步木反一音蒲報反楊倞注槁枯暴乾

不復贏矣　楊倞注贏荀子勸學篇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按贏挺聲相近

故君子愼隱煣　荀子大略篇君子之隱栝不可不謹也愼之隱與隱通謂隱栝荀子性惡篇枸木必將待隱栝烝矯然後直

和氏之璧　藝文類聚引琴操(蔡邕作)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璞(初學記有此字)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石以爲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云云按晏子已稱和氏之璧則非懷王時事平王之前有靈王亦非懷王子蔡邕錯誤不可反以疑此書

井里之困也　意林作井里璞耳荀子大略篇和之璧井里之厥也楊倞注井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謝侍郎案說文槷門梱也梱門槷也意林不解乃改爲璞星衍案宋人刻石稱門限爲石閫根厥與困蓋言石塊耳

存國之寶　意林作則成寶

蘭本　蘭與槀本二草名也神農本草經蘭草一名水香槀本一名鬼卿一名地新陶宏景云今東閒有煎澤草名蘭香名醫云槀本可作沐藥面脂荀子大略篇作蘭茝槀本故定以爲二草而勸學篇作蘭槐之根是爲芷(音是茝誤)則本又疑根也

湛之苦酒　高誘注呂氏春秋湛漬也湛讀瀋釜之瀋荀子大略篇作漸於蜜醴勸學篇作其漸之滫

不佩　荀子勸學篇作服佩與服聲義皆相近

縻醢　說苑作鹿醢疑當爲漉酒之漉當是蔺本或
　湛以醢乃發其香
而買匹馬矣　說苑作旣成則易以匹馬
所湛　一本作蕩非
必求　一本脫必字
擇鄰　今本作居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訂正說苑
　作處荀子勸學篇作鄉
辟　讀如避
汨常　說苑作反常說文漏濁也玉篇漏亦汨字汨
　古沒切汨沒按汨字從曰與汨羅字異
不可不慎也　意林作可不慎乎荀子大略篇說苑
　談叢篇用此文
中牟　史記集解駰案地理志云河南中牟縣獻侯
　自耿徙此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
　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
　不及此春秋傳曰衞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衞
　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
　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漯水之北索隱
　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按五鹿在魏
　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鄴卽相州湯陰縣西五十八
　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
反　太平御覽作衣
負芻　史記正義作薪
塗　新序太平御覽作途是塗俗字
父　新序作甫
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　言庸身爲僕也呂
　氏春秋新序作齊人累新序作纍之史記承其誤則云
　越石父在縲紲中按此云負芻息於塗側又云見
　使將歸又云我猶且爲臣請鬻于世則非罪人也
何爲爲僕　今本下爲字作之據文選注改
是以爲僕也　太平御覽作不免飢凍爲人臣僕一
　作凍餓爲人臣僕
以贈之　使償其傭直也呂氏春秋新序文選注太
　平御覽俱作贖
怒　文選注作立
暴也　詩傳暴疾也
申　新序作信
臣我　文選注作臣僕
嚮　新序作向是
出見之　一本作出請見
之意　呂氏春秋作志
不識其辭　呂氏春秋作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
　識辭新序同
尊醮　說文醮冠娶禮祭玉篇子肖切
此全功之道也　呂氏春秋觀世篇新序節士篇用
　此文
晏子薦以爲大夫　史記列傳用此文
泯子午　姓泯字子午
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未詳
北郭騷　姓北郭名騷
結罘罔　今本罘作果據呂氏春秋訂正說文罳兔
　罟也徐鉉曰隸書作罘

搯蒲葦　搯當爲㨖說文㨖束也玉篇始有搯字口
衮切織也抒也纂組也呂氏春秋作搯案㨖正字
搯借字搯俗字
織屨　呂氏春秋作織屨屨注一作葩屨
踵門　說文踵一曰往來皃
願乞所以養母者　藝文類聚作託以養母
犇　藝文類聚作奔
養其　藝文類聚作及
身伉　高誘注呂氏春秋伉當玉篇去浪切說苑藝
文類聚作更
奉笥而從　今本脫笥字據呂氏春秋增
造于君庭　藝文類聚作遂造君廷
不若死　呂氏春秋藝文類聚作先死
請以頭託　說苑作請絕頸
奉以託退而自刎　今本作奉以退据呂氏春秋作
奉以託藝文類聚作乃自殺刎當爲㓟荀子彊國
篇是猶欲壽而㓟頸楊倞注㓟當爲刎非也呂氏
春秋離俗篇退而自殁說文㓟終也或作殁
復者　呂氏春秋作觀矣
馹　說文馹傳也呂氏春秋作驛高誘注驛傳車也
說苑作馳
亦愈不知士甚矣　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報德篇
用此文說苑作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
明之哀哉文視此多劣
高糾　說苑作繚糾繚聲相近
正其君　說苑作不能成政

嘗干嬰之行　說苑作干嬰之過補嬰之闕
特祿　說苑作進
何足以補君乎　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之長也是以辭　一本脫下二字
晏桓子　名弱
麤衰　左傳作縗說文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
食粥　左傳作鬻
唯卿爲大夫　鄭氏注此平仲之謙辭也言己非大
夫故爲父服士服耳左傳襄公十七年文同又見
家語
以聞　家語作問
襍下弟六
男　一本作男子是
而賣　䔧隸書作賣賣䔧隸亦如此二字義通未詳孰
是
馬肉於內也　說苑作求買馬肉也
國莫之服　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轂擊　說文轂輻所湊也
曰轂擊　太平御覽作犯轂
而棄　說苑作棄而
不能　說苑作不肎
莫若教也　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晐　文選注作田太平御覽作遊
梧丘　爾雅釋丘當途梧丘
坐睡　說文睡坐寐也
有五丈夫　文選注作見一丈夫

韋廬 說苑作倚盧文選注作徙倚
旼 文選注作出旼太平御覽作田
罟而駭獸 文選注作來驚獸非
故殺之斷其頭 太平御覽作故并斷其頭
而葬 太平御覽作埋
公令人掘而求之 文選注令作命太平御覽作掘
其葬處求之下有果如其言非
同穴 文選注作孔廣雅釋言竅孔也孔卽穴
嘻 譆省文
瞢 一本作夢非此書多以瞢爲夢
君憫白骨 文選注作公今厚葬之乃恩及白骨
知 說苑作智
君子之爲善易矣 說苑君子作人君辨物篇用此
文
不踊 說苑作通下同言不到也踊當是踊之誤
柏常騫 字柏常名騫
梟 詩大雅瞻卬爲梟爲鴟傳鴟鴞惡聲之鳥爾雅
釋鳥有梟鴟郭璞注土梟說文梟不孝鳥也日至
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按此卽說文所云鴟舊
舊留也舊或作鵂莊子木水篇鴟鵂夜撮蚤察豪
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卽此物一名雖說文鴟
雖也一名鵅爾雅鵅鵋䳢舍人注謂鵂鶹此南陽
名鉤鵅又作格其鳥晝伏夜行爲怪也衆經音義賈誼
賦謂之服高誘注淮南謂之鼓造皆卽此物耳此
書下一作鷄者梟字假音亦與鵂聲相近梟與鷄
實二鳥也爾雅鴟鴞鸋鴂注鴟鴞一名鸋鴂與所
注鵅鵋䳢不同
襆 一本作禱非
鷄 鷄與梟鵂皆聲相近故借鸋鴂字爲之一書前
後各異傳寫之失也
翌 說苑作翼此假音字
福兆 說苑作名
仰 一本作抑非
薄斂 說苑作薄賦斂
且無 說苑脫無字非
令君知之·說苑辨物篇用此文
柏寢之臺 封禪書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
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而此云新成
又召大匠責之則是景公時始有此臺少君固妄
言也括地志柏寢臺在青州千乘縣東北二十一
里
師開 樂師名開
室夕 王侍御念孫曰夕與邪語之轉也呂氏春秋
明理篇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高
誘注言其室邪不正徒正其坐也夕又有西義周
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鄭氏注不正東鄉不正
西鄉故下云國之西方以尊周也
公曰 太平御覽作公說之曰
具書 今本具作其據風俗通改太平御覽作晏子
說其夢占夢者告謂反其書非
毋反書公 風俗通下有無所病二字
將已 太平御覽作將愈也

之力　風俗通太平御覽作功

教臣　風俗通下有對字

且　風俗通作將

以占　風俗通作臣非

則不信矣　意林作使占夢者占之占者至門晏子
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闕日陽也不勝疾將退
也三日而愈公賞占夢者占夢者辭曰晏子之力
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

使臣　風俗通下有身字

公兩賜之　風俗通作公召吏而使兩賜之

不蔽人之能　風俗通祀典篇用此文

疽　說文久癰也

瘍　說文瘍頭創也非此義又痒瘍也蓋瘍言癢玉
篇癢同痒言按摩疽癢也

熱何如　意林作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

如未孰李　意林作色如日大如未孰李誤

墮　墮與橢聲相近玉篇橢狹長也隋或謂下陷

屨辨　爾雅釋器革中絕謂之辨孫炎注辨半分也
郭璞注中斷皮也屝屨以皮爲之中裂似瘡與

㓯　㓯與䩚通

𪉖　說苑作𪉖非玉篇𪉖初又切

𪊪　一本俱作𪉖𪊪俗字當爲𪉖一書互異寫者之
失

不敏　說苑作佞佞與敏聲相近知古人稱不佞者
謙不敏也或以爲不敢諂佞者未然矣

以諸侯之禮　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以晏子短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晏子短小使楚
意林作楚王以晏子短小

楚人爲　意林作楚人作

延　太平御覽作迎

使狗國者　意林作往詣狗國

使楚　意林作使入楚初學記作奉使楚

此門　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狗門

更道從大門入・意林作不可從狗門入也遂大門
入

齊無人邪　太平御覽作今齊無人邪使子爲使今
本無下四字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

成陰　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帷據下
云成雨則此當爲陰

踵　說文𧾷重跟也踵追也經典多通用踵

何爲　意林作容太平御覽作謂

不肖者使不肖主　太平御覽作使賢者使于賢國
不肖者使於不肖之國一亦作主今本主作王非
說苑亦作主

故直使楚矣　太平御覽作楚王耳一作也說苑奉
使篇用此文

將至楚　說苑楚作荆太平御覽作聘楚

淮　說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淮俱作江

則爲枳　列子湯問篇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
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
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化爲枳焉說苑作江南有
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江北此不爲橘乃爲枳

說文枳木似橘
嬉　一本作熙說文嬉說樂也
寡人反取病焉　意林作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
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
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江南江北則爲枳
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
知也楚王自取弊耳藝文類聚二十五八十八太
平御覽七百七十九用此文不同皆以意改之故
不備錄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並　說苑作幷
當去剖　說苑上有橘字
不然　說苑脫不字
臣非不知也　韓詩外傳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田桓子　說苑田作陳
浮　高誘注淮南浮猶罰也
麋鹿之裘　玉藻麋裘青犴褎卿大夫之服
棧軫之車　考工記棧車欲弇鄭氏注士乘棧車說
文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玉篇仕板切考工記車
軫四尺鄭氏注軫輿後橫木
而駑駑馬以朝　太平御覽作晏子衣緇布之衣而
麋裏棧軫之車而牝馬以朝與今本大異不知何
故麋裘本卿大夫之服駑字又篆文所無疑後人
竟改麋裏牝馬爲之
君命浮子　禮記投壺若是者浮鄭氏注晏子春秋
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丘據
浮或作匏或作符按此書乃浮無字與鄭氏所引
不同疑尚有重出之章爲後人删去
之爵　今本作其爵據說苑改
是則　說苑作則是
以顯　今本作尊據說苑改以下二云非敢爲顯受知
之
古之賢臣　今本作君據說苑改
國族　今本作困族據說苑改
君之外隸臣之所職　今本外作內據說苑改
播士　今本士作之據說苑改
意者　說苑作主者誤
閒士　說苑作簡士
爲我浮無字也　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若美山然　藝文類聚作華
盡日力不知厭　藝文類聚作君子若華山然松柏
既多矣望之盡日不知厭
仡仡　說文仡勇壯也周書曰仡仡勇夫
部婁　說文附婁小土山也春秋傳曰附婁無松柏
部與附聲相近
未登善　句
見歲若月　言惜歲易過如月也
欒氏高氏　欒施字子旗高彊字子良
田氏鮑氏　田無宇謚桓子鮑國謚文子
虎門　杜預注左傳公門
廉者　今本作禁者非
怨利生孽　左傳怨作蘊杜預注蘊畜也孽妖害也
蘊與怨聲相近然據此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

則當竟作怨利直是怨惡之怨左氏取此書改其
文顯然可見
劇　左傳作莒輿劇不同括地志故劇城在青州壽
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密州莒縣故莒子國
慶氏亡　問上第二章末云及慶氏亡語意未了疑
接此章後人割裂之
邶殿　杜預春秋釋例缺
夫生厚　左傳作夫民生厚是
慢　左傳作嫚
所謂幅也　沈啓南本有注云或作晏子對曰先人
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離治求
富禍也慶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富也諺
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
平陰　左傳襄十八年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杜
預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
槀邑　地里志有槀縣屬山陽郡疑槀當爲槀郡國
志高平侯國故槀章帝更名
翫　說文翫習厭也
飭　與飾通
度　讀如剫
宗君　宗尊也左傳伯宗史記作伯尊
商漁鹽　商同商說文行賈也
若是其貧也　藝文類聚作如此貧乎
致千金與市租　說苑作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
子
十總　總即稯假音字說文布之八十縷爲稯玉篇
子公切說苑作升
五百　太平御覽作三百
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五卯苔菜　周禮醢人茆菹鄭氏注卯水草杜子春
讀茆爲卯元謂茆鳧葵也苔即落省字周禮箈菹
鄭衆注箈水中魚衣鄭氏注箈箭萌說文菭水衣
箈竹萌也
臺　齊語以衞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韋昭
注衞之四邑臺或即駘哀六年公子陽生入齊使
胡姬以安孺子居賴又遷之于駘杜預注齊邑按
在今青州臨朐縣界
無鹽　郡國志無鹽屬東平國本宿國任姓
營丘　今青州臨淄是也
趣齊搏以求升土　趣當爲趨言皆至齊爭地也
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封邑　言恐子不肖仍致
削祿
欲更　藝文類聚作欲使更
晏子之宅　韓非作請徙子宅豫章之圃
容焉　藝文類聚作居此宅焉疑後人依左傳改亂
之
嗣之　藝文類聚作代
愀然改容　韓非作造然變色愀造聲相近
詩曰　小雅巧言之詩
其是之謂乎　韓非外難篇用此文
迺許之　沈啓南本下有注云或作晏子使魯比其
反景公爲毀其鄰以益其宅晏子反聞之待於郊

使人復于公曰臣之貧頑而好大室也乃通於君
故君大其居臣之罪大矣公曰夫子之鄉惡而居
小故爲夫子爲之欲夫子居之以慊寡人也晏子
對曰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鄰舍今得意
於君者慊其居則毋卜已段氏之先人卜與臣鄰
吉臣可以廢段氏之卜乎夫大居而逆鄰歸之心
臣不願也請辭按今本皆與左傳文同劃去此文
疑後人妄以左傳改此書也毋卜其居而卜其鄰
舍居與舍爲韻舍從余得聲猶是三代之文勝于
左氏疑左氏取此鎔鍊之
朝夕見　藝文類聚見作相見
隱而顯近而結　隱居而顯其名親近而結于君
待承令　藝文類聚作待命
倍　倍與負聲相近或與背通
軺車　說文軺車輪前橫木也此當爲路車借字言
大車
遂讓不受　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脫粟之食　初學記後漢書注食作飯說文粟嘉穀
實也蓋米之有稃者爲粟脫粟免粟言出于稃而
未舂也
炙三弋　詩傳弋射說文作隿繳射飛鳥也言炙食
三禽
耳矣　前文作而已與此音相近
故難及也　說苑建本篇用此文
恤　爾雅釋詁憂也
賞之以三歸　韓非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
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論語八佾篇子
曰管氏有三歸包咸注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
曰歸或據說苑云三歸之臺以爲臺名非也說苑
蓋言築臺以居三歸耳此云賞之以三歸韓非云
使子有三歸之家則非臺明矣
楹語也　太平御覽作書記曰也
纏　飾服任纏爲韻任字急讀
外篇第七　俗本以此附內篇
釋衣冠　韓詩外傳釋作解太平御覽作去冠破裳
左右　新序作侍者
仁人亦樂是夫　太平御覽作仁者亦樂此
趣　新序作速
朝服　韓詩外傳作朝服而至今本脫服字非
請去禮　韓詩外傳無此句文理不貫
畏禮也　今本作畏禮義也據韓詩外傳新序無義
字
久同　邦恭凶同爲韻
淫蠱　韓詩外傳新序蠱作湎
嚵　說文嚵口有所銜也
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韓詩外傳新序刺奢篇用此
文
景公置酒於泰山之上　沈啓南本有此章俗本皆
刪去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皆有之太平御覽
上作陽
歎　今本作嘆俗據藝文類聚改
搏其髀　說文髀股也

佛　說文佛鬱也玉篇意不舒怡今本作治非也扶勿切
怯　說文𢗟多畏也杜林說𢗟从心玉篇怯懼也畏
也去劫切
實　說文實塞也
景公飲酒樂　俗本以此章移景公疥遂痁之後非
爽鳩氏　杜預注爽鳩氏少皡氏之司寇也
季萴　杜預注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
逢伯陵　杜預注逢伯陵姜姓
蒲姑氏　杜預注蒲姑氏殷周之閒代逢公者
古若　一本作君非
畋　左傳作田
梁丘據　左傳作子猶稱其字
燀　說文燀炊也
詩曰　商頌烈祖之詩
且平　詩左傳作既平
奏鬷　詩作鬷假傳鬷總假大也左傳作鬷報禮記
中庸篇作奏假鄭氏注言奏大樂于宗廟之中此
作奏鬷未詳也
周流　左傳作周流杜預注周密也陸德明音義傳
本皆作流然此五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本
有作疏者案注訓周爲密則與疏相對宜爲疏耳
故詩曰　豳風狼跋之詩
專一　左傳作壹
諂　杜預注左傳疑也
詩云　大雅文王之詩
詩曰　杜預注左傳逸詩也

泳　一本作流按泳卽流隷字
景公疥遂痁　事在昭十二年
陳言　一本同左傳作信
諸侯主　今本皆作諸主據左傳增
掠　說文新附有此字云唐韻或作䥫按漢書武記
作略
淫蠛　左傳作從
成媢　一本同左傳成作求
澤之萑蒲　說文𧁺禁苑也引春秋傳曰澤之目𥳑
布常無藝　爾雅釋詁法常也常亦爲法藝當爲埶
卽臬假音字臬爲射準旳言布法無準也
公疾愈　左傳無此句俗本移此在景公飲酒樂章
之前今據沈啓南本
菽・當爲尗
鳫　說文鳫䳘也鳫卽今鴨故爾雅釋鳥云舒鳫䳘
舒之言大也䳘與鴨同類而大鳫鴨聲相近本草
經有鳫肪亦謂鴨也名醫疑是鴻鳫乃別出鶩肪
按此與㲋並畜必非鴻鴈明白說文自有鴻雁字
从隹
偏有所聚　今本偏作衡據說苑改
囷府　詩傳圓者爲囷倉頡篇府文書財帛藏也
由偏之也　今本作遍據說苑改
一殣何足恤哉　說苑至公篇用此文
箐室　說文無此字玉篇箐棺車上覆也士見切蓋
卽綪字異文藝文類聚作青堂是
欑　說文欑長木皃孫愐音山巧切玉篇息六切

闢　一本作避

旄　說文𤩹垂玉也冕飾旄聲同耳

纊紘珫耳　說文纊絮也紘冠卷也珫卽充俗字玉篇珫耳也齒融切藝文類聚作黈纊塞耳

泰帶　一本作大帶

景公坐於路寢　俗本删此章

埤　玉篇水隄也胡肝切

芼　說文艸覆蔓

糴　說文市穀也

詩曰　小雅車舝之詩

盆成适　孔叢作盈成匡形相近未知孰誤

順弟　孔叢作弟弟

又嘗爲孔子門人　孔叢作其父尚爲孔子門人

祔柩未葬　言未附葬于其父

偏柎　左傳昭二十五年褊柎所以藉幹者說文褊部方木也引春秋傳曰褊部薦幹此作柎與部聲相近

擁札摻筆　說文札牒也摻卽操字異文

蹙然　說文蹙跳也跳躍也

腰　當爲要俗加肉

輗　說文引車一木作之也

守溜　說文霤屋水流也溜通

烏栖　說文西鳥在巢上西或从木妻此作栖後人俗字

絛纓　絛當爲絛說文扁緒也玉篇纓飾也

滿朝　隅朝爲韻

慢慢　爾雅釋訓憂也

景公好弋　韓詩外傳作齊景公出獵昭華之池

燭鄒　說苑作燭雛韓詩外傳作顏斲聚藝文類聚作顏涿聚此脫顏字一本作祝鄒呂氏春秋尊師篇顏涿聚之大盜嘗學於孔子

公怒詔吏殺之　藝文類聚作公召欲殺之

其罪而　太平御覽而作乃

汝　藝文類聚作爾

是罪一也　藝文類聚作一罪也下作二罪三罪

公曰勿殺　太平御覽作公曰勿殺而謝之

寡人聞命矣　韓詩外傳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槁也　槁所未詳

周　杜預注左傳密也

而務與君至義者也　言取富于外閒而不營利于密近僞以義結于君

助　一本作劫

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　文選注作讒佞之人隱在君側

熏去　文選注引有云去此乃治矣去下今本疑脫四字

見不足以知之者　言見所不足而能知之

惠也　惠與慧通

希　說文作稀此省文

優　當爲㥍說文玉篇無優字類篇優謨官切健也又蔓晏切惰也

遵　當爲遵循卽逡巡

粗　一本作麤

譬猶傫而高橛者也　一本作猶傫而譬高橛者史繹所引

司馬子期　姓司馬字子期

埜　說文埜古文野此省字

上計　漢書武紀受計于甘泉顏師古注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也

饑　一本作飢下同

弁重　說苑作弁會是

權宗　說苑作權家

寡人無復與焉　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動地　高誘注淮南子動震也

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閒　淮南作句星在房心之閒高誘注句星客星也房駟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駟字此作四通

惶　淮南作歎說文惶恐也

陳子陽　淮南作田子陽高誘注田子陽齊臣也

可謂忠上而惠下者也　淮南道應訓用此文

昜　此傷字假音

備載　同犕載音犕駕也

高糾　今本作糺卽糾字壞也說苑作繚音之轉

不舉四維將不正　說苑作有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本四作曰非說文維車蓋維也

仄陋　俗本作反陋

狐之白裘　墨子親士篇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

玭　未詳玭爲染草疑毛之有紫色者

反　一本作返

君子也　句上脫晏子二字孔叢詰墨篇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此作莊公壯與孔叢云怯者不合莊公好勇疑作怯之誤

晏子果君子也　已上二章黃之寀本淩澄初本皆刪去今據沈啓南本補入餘篇次弟亦多錯亂皆訂正

外篇弟八

爾稽　墨子作尼谿尼爾稽谿聲皆相近

浩裾　墨子作浩居史記作倨傲

緩於民　今本緩作綴非鹽鐵論作繁於樂而舒於民因舒知爲緩字墨子作而淫人

建事　墨子作怠事是言恃命而怠于事也建或逮譌逮亦爲怠假音與

久喪道哀　墨子作宗喪循哀孔叢引墨子作崇喪遂哀

子民　墨子作慈民子當讀爲慈

異于服勉于容　墨子作機服勉容

道　墨子作導

盛聲樂以侈世　墨子作盛容修飾以蠱世

繁登降之禮　墨子下有以示儀二字

觀衆　墨子作勸衆

博學不可以儀世　墨子作儒學不可使議世

絫壽不能殫其教　墨子作糸壽不能盡其學

究　墨子作行

營世君 說文營惑也高誘注淮南營惑也二通
以淫愚其民 墨子作以淫遇民
其道也不可以示世 今本脫其道字世字據墨子
增
導民 墨子作導衆孔叢作家非
移 墨子作利
導衆存民 墨子作導國先衆
留其封 今本脫封字據墨子增
仲尼迺行 墨子非儒篇此作孔乃恚怒於景公與
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
所欲爲歸於魯云云疑本晏子春秋後人以其詆
譏孔子乃刪去其文改爲仲尼迺行四字墨子非
儒篇又載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
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
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
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
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
怨孔丘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
滅而白公僇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
於君必利人教行不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
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而
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
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
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非仁義之本
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
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

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貺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
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亦晏子春秋本
文後人刪去者疑在此章之前據墨子知之
鞫語 姓鞫名語疑卽皋魚皋魚聲相近
埋 當爲薶俗从土
不羨於便事 言便事而已不求餘也
路世之政道事之教 言市名于道路一本道作單
非
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 孔叢引墨子作先生素不
見晏子乎
影 當爲景
望儒 今本儒作傳據孔叢改
爾 邇同
然仲尼見之 孔叢詰墨用此文
渾 此溫字假音
其過之識 言其識過人
之林 一本作材
設以相齊 孔叢設作欲
有齊 孔叢作適齊疑有當爲適
故困於陳蔡之閒 孔叢詰墨用此文
可以無亡也 强湯兄亡爲韻此章及下六章俗本
刪去
對曰不 不讀如否
可遺 畏歸遺爲韻
可怒 輔去怒爲韻
三人朝俱曰 初學記作三人俱來朝皆曰

衝之　衝讀如撞初學記作撞
其氣下回而上薄　初學記作氣不卽上薄非
婢妾　太平御覽作婢子
東郭　今本作在廓據太平御覽引作東郭廓俗字
無廉　太平御覽作無情
羽人　周禮羽人下士二人屬地官司徒
乘龍舟　藝文類聚作乘龍文選注作乘舟今訂定
作乘龍舟
捐　藝文類聚作投
破黃布　今本破作彼據文選注藝文類聚訂正
詳問　文選注作佯問通俗文陽作詳虛辭也
亦詳對之也　已上七章據沈啓南本吳懷保本增
入
咳　與閡通
漻漻　說文淸深也讀若牢據繫傳
細　藝文類聚作小
蟁　今本作蟲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
蟁　文選注作蚊俗字
蟁不爲驚　藝文類聚作飛乳去來而蚊不覺
命曰焦冥　列子湯問篇江浦之閒生麽蟲其名曰
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傷也棲宿去來蚊弗
覺也
睢休相　姓睢名休相
摽　當爲標
游於菑　太平御覽作臨菑說苑作萋鄒國志平昌
有萋鄉韓非作遊少海

死　太平御覽作卒
公乘侈輿服繁駔驅之　說苑作乘輿素服驛而驅
之文選注作公擊驛而馳按韓非作趨駕煩且之
乘則繁駔馬名煩繁且駔聲相近說文駔壯馬也
一曰馬蹲駔也文選注作擊驛形相近字之誤耳
而因爲遲　說苑文選注太平御覽俱作自以爲遲
遬　文選注作駛太平御覽作速
行哭而往　說苑下有至字太平御覽往作至
伏尸　說苑作屍
百姓將誰告夫　文選注作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
非外儲說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加於晏子　太平御覽下有屍上二字今本疑脫
涕沾襟　太平御覽作涕爾雅釋器衣皆謂之襟
公邑　卽公阜也自邑巳字相似
哀盡　太平御覽作盡哀
質　射質也
公曰章　今本注云下缺據太平御覽增
食黃則黃食蒼則蒼　藝文類聚作食黃卽身黃食
蒼卽身蒼
晏子之遺行也　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音義卷下

晏子春秋以陽湖孫刻全板吴刻爲最善孫氏據明沈啓南吴懷保兩本又合韓詩外傳説苑新序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推求審正吴氏一仍元刻舊文無所改竄近時所傳爲元刻本者卽此孫吴兩刻各有短長盧抱經據明吴勉學李從先本互相推勘羣書拾補所録是也後又參合各書復校孫刻凡拾補所詳者用朱旁點正文不復箸録其所箸録者校之拾補亦閒有出入今據吴盧諸本參校孫刻又以凌澄初本梁處素孫頤谷二校本佐之又以王懷祖讀書襍志洪筠軒讀書叢録俞蔭甫諸子平議輔之其文字之異同有見孫氏音義者略之而校讎之餘閒有一得亦并坿之局栞是書悤悤校勘疏陋之譏自知不免光緒二年春定海黄以周識

晏子春秋校勘上

定海黃以周記

晏子篇弟　劉向敘錄云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漢藝文志云晏子八篇史記正義云七略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明吳勉學本七篇二百三章沈啓南本多十二章與敘錄之數合孫淵如據沈本校定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後孫氏又得元刻本以贈吳山尊山尊屬顧千里校栞之卷一篇凡八卷敘錄前有都凡每篇前記篇章題目外篇每章又有定著之故盧紹弓王懷祖竝以爲復劉向之舊云

劉向敘錄　元刻本敘錄前有都凡云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內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內篇問上第三凡三十章內篇問下第四凡三十章內篇襍上第五凡三十章內篇襍下第六凡三十章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章右晏子凡內外八篇總二百十五章蓋劉氏舊題也

長社尉臣參　俞蔭甫云管子有臣富參四十一篇此參疑即富參

晏子蓋短　盧校本云疑有缺文李從先本無此四字

內篇諫上第一　元刻本每篇前記篇章後標題首行云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其下別行云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景公飲酒酲願諸大夫無爲禮晏子諫第二景公飲酒酲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第四景公飲酒不卹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景公敕五子之傅而失言晏子諫第十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遜晏子諫第十三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諫第十四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景公遊寒塗不卹死胔晏子諫第十九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景公將伐宋夢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二景公從畋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三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其下各章又先標題如上

不顧于行義　音義行義一本作仁義非元刻本前有標題亦作行義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七引作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尚勇力之士無忌于國下文同王氏襍志從之亦非盧紹弓後校本云不顧于行義作一句是盧氏不從御覽當已

推侈　音義作推移

威戮無罪　御覽無此句
不顧義理　凌澄初本作理義
殿夏以衰　音義戲來里力罪理滅衰爲韻虎下爲
韻按此虎下韻力理韻滅衰韻孫氏所言古韻多
誤後不詳辨
禽獸矣力爲政　矣字誤當依元刻作以下二云羣臣
以力爲政文與此同
公湎而不聽　音義湎說文沈于酒也俞蔭甫諸子
平議二云湎疑偭字之誤離騷注二云偭背也公背之
而不聽
公欲飲酒七日七夜　梁處素二云欲疑今字俞二云欲
蓋卽飲字之誤衍者
弦章諫　盧紹弓羣書拾補二云呂氏春秋勿躬篇說
苑君道篇皆以弦章在桓公時韓非外儲說左下
作弦甯當卽弦章唯新序襍事四在桓公時乃弦
寧後問上作弦甯實一字據此則弦章正事景公
者
公曰十有七日矣　王懷祖讀書襍志二云曰字下當
據上補霖雨二字
懷寶鄉有數十　音義言富家也王二云當作壞室與
飢氓對文下文二云室不能禦者予之金是其證懷
壞字相似俗書實作宝與室亦相似洪筠軒讀書
叢錄同
期年　此字元刻本竝作朞此本期朞錯出
命稟巡　音義言給之稟也下二云柏則此或臣名俞
二云稟官名卽周官廩人稟廩古通

命柏巡　俞二云柏亦官名與上文命稟一律古柏與
伯通管子輕重丁篇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此
所謂伯卽左右伯也周書曰王左右常伯
辟拂嗛齊　辟拂疊韻字亦作蹩躠張衡南都賦說
舞二云蹩躠蹁躚辟拂蹩躠皆狀歌舞之皃下二云辟
拂三千謝于下陳與人侍三士侍四出之關外相
對爲文是辟拂亦侍御之倖臣也上二云馬不食府
粟狗不食飦肉言滅物畜之飼此二云辟拂嗛齊酒
徒減賜辟拂與酒徒對文言減倖臣之祿嗛歉古
多通用說文歉食不滿也齊與劑通音義是
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
罪　音義畢後謂後葬也王二云寡用財乏當作寡
用乏財死字衍三日而畢句此言巡氓者限三日
而畢事如有後期者則以不用令之罪罪之也下
文二云三日吏告畢上是其證按孫王二說皆未是
巡卽上命稟巡命柏巡之巡求氓寡與用財乏對
文死句絕言有隱匿其數少與金者死後三日之
期者如不用令之罪也下文三日吏告畢上言無
後期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二云言其
求氓衆用財多
辟拂三千　謂歌舞者三千人皆謝去之上二云請退
歌舞謂此
人侍三士侍四　盧二云當是予以三日四日之限按
盧說未是當依元刻本作人侍三士侍四人侍士
侍記所謂嬖御人嬖御士也三四人數出之關外
謂逐去之上二云請退左右謂此

君夜發不可以　盧二云以下舊脫朝
夫樂何必夫故哉　元刻本作夫樂何夫必攻哉夌
本作夫樂何失必攻哉
職計莫之從　元刻本同校語二云一本作職計算之
下士師同羣書治要作職計筴之士師筴之
今君賞讒諛之民　民治要作臣
其立惡以禁暴也　惡烏路切立惡與上立愛對文
治要作去惡讀烏各切兪二云改立惡爲去惡則上
句立愛之文不可通
執法之吏　音義法作灋
竝荷百姓　洪二云荷卽苛字禮檀弓無苛政釋文本
亦作荷昭十三年左傳苛慝不作釋文苛本或作
荷
姦驅尤佚　王二云尤過也佚與溢同左傳曰道殣相
望而女富溢尤
隱情奄惡　盧二云奄掩同
蔽詔其上　王二云詔當作諂謂蔽惑其上爾雅詔疑
也疑卽惑
公曰不說遂不觀　曰字誤元刻本作因
歲凶年飢　飢當依元刻作饑
君子所誠　誠當依毛詩作屆詩渒嘒駟屆韻作誠
不叶王二云晏子之意謂古之諸侯所駕不過四馬
故引詩載驂載駟二云以諫也若二云載驂載駟君
子所誡則三二馬四馬亦當誡矣音義非
今君不思成城之求　思元刻作免盧二云免疑是克
誤兪二云免疑當作勉

置大立少　治要作置子
夫陽生生而長國人戴之　音義今本脫一生字以
意增王二云當依治要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
以爲義失則憂　元刻脫爲字
召會譴　盧二云卽左傳之裔款外篇所載與傳同
使史固與祝佗　左傳作祝固史嚚外篇同兪二云佗
疑佞字之誤祝史互錯嚚佞音近
數其常多先君桓公　王二云當作其數
若以爲有益　音義疑脫晏子曰三字盧校本旁注
晏子免冠曰五字二云下文有加冠二字則此當有
晏子免冠之文
善解余惑　余元刻本作予
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　治要曰上有封人
字鄙臣作鄙人
楚巫微導裔款　王二云微蓋楚巫之名御覽作徵導
本作道道者由也由裔款以見景公
公明神之主　音義作神明
公卽位有七年矣　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作十有
七年矣
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　書般庚無俾易種于茲新
邑孔疏二云易卽今俗語二云相染易兪二云易讀如惡
之易也之易是也或二云易古敡字非
故曰送楚巫于東　盧二云曰字衍東濱海不與外諸
侯鄰
民且有饑色　饑當依元刻作飢
吾使人卜二云　說苑辨物篇藝文類聚災異部御覽

咎徵部六竝作卜之
高山廣水　類聚御覽作廣澤
以祠靈山　祠說苑御覽作招本亦作祀
祠之無益　類聚御覽竝作何益王云上文已言祠
此無益矣故復作問詞以終之
泉將下百川竭　御覽作水泉將下百川將竭說苑
亦有水字
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　初學記天部及御覽引此
竝無居字說苑同出野暴露四字連讀
其維有德　說苑作其惟有德也
景公將觀于淄上　治要及御覽人事部六十九皆
無將字
而傳于子孫　御覽于作之
而聲欲保之　治要無聲字
而謀因豎刁　治要因下有于字刁古作刀
而誅虐于下　治要作虐誅
不能待于君使矣　治要無于字
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　文選劇秦美新注引作將
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韓詩外傳十作柰何去此
堂堂之國而死乎
上帝以人之死爲善　死元刻作歿治要同
梁邱據御六馬　御當依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作
乘
今據也甘君亦甘　當依治要及御覽人事部六十
九作今據也君甘亦甘
若設文而受諫　俞云設疑說字之誤說讀爲悅下
文云惡文而疏聖賢人惡文與說文相對成義
公出背而泣　當依治要作公出屏而立王云立即
泣字古者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景公出屏而見羣
臣因思晏子而泣也初學記作出位屏而泣位字
衍
睹饑者　饑當作飢
厚籍斂而忘民　元刻上作籍斂此作藉斂孫刻本
籍斂藉斂亦多錯出盧校本竝改作藉斂
據四十里之民不服政　元刻本民作氓與上同
其年公三月不出游　王云其讀爲朞上屬爲句
坐堂側陛　治要及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二竝引
作坐于堂側階意林及文選景福殿賦郡內登望
詩兩注又引作坐于堂側王云經傳皆無言側陛
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　出裘意林作去裘飢元刻
本作饑與飢寒治要與上有以字鈔本北堂書鈔
作以拯飢寒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
二時序部十九竝作以與飢寒者文選雪賦注作
以與飢人俞云乃令出裘當依意林作去裘發粟
與飢寒本作發粟與飢人因去裘誤作出裘遂改
飢人爲飢寒文選注引作以與飢人可據以訂正
固于富彊　彊字誤元刻本作殭音義不誤
湯質晳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　論衡死僞篇無質
字顏作頤兌作銳
伐無罪之國　元刻伐上有公字
夫子何爲遽　國家無有故乎　韓詩外傳十作夫子
何遽乎得無有急乎類聚人部八產業部下御覽

人事部十七九十七並作得無
爲安野而不安國　御覽作安於野不安于國
吾爲夫婦獄訟　外傳御覽並無吾字
則秦士子牛存矣　子牛外傳作子幾
則行人子羽存矣　子羽外傳作子牛
則申田存焉　俞云音義申田疑人名此不然也申
田官名申當爲司史記留侯世家良爲韓申徒徐
廣曰申徒卽司徒耳申司古通管子小匡篇盡地
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是齊有司田之
證按俞說申田卽司田是也但齊之司田自有申
田之名管子立政篇詳敘虞師之事司空之事申
田之事鄉師之事工師之事云相高下視肥墝觀
地利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申田之事也
今本管子申又誤由王氏襍志以爲衍文失之
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　外傳無聘字
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
有八日不亦久乎　外傳作人心有四肢而得代
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蓺文類
聚作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御覽作乃若心之
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令四支一日無心可乎
王云則可與下文不亦久乎相應今本作可得得
字涉上得佚而衍又脫去則字耳
自今已後　音義作以後治要及御覽作自今以來
馬暴死　御覽獸部上作馬暴病死
晏子止而問于公曰　治要及御覽人事部九十七
引止下並有之字曰下有古時字御覽古時作古
者
公瞿然　瞿治要作懼御覽作矍
遂不支解　御覽遂下有止字
曰從寡人始　俞云晏子問支解人從何軀始而公
遽曰從寡人始語殊不倫據韓詩外傳作景公離
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蓋晏子本作公瞿然曰從之
從卽縱也寡人始三字必有奪誤
臣爲君數之　治要御覽並作請數之三字
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　御覽使下有自字致作屬
晏子數之曰　原本子誤乎今正元本有一〇乃出
異文云或作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
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
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云
云凡五十五字又作〇隔之乃接爾罪有三句
又殺公之所最善馬　御覽作所愛馬
汝殺公馬使積怨于百姓　御覽汝下有一字使下
有公字俞云積怨當作怨積
內篇諫下第二　元刻本首行記篇章云晏子春秋
內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其下別行標題云景
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景公欲殺
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景公逐得斬竹者囚
之晏子諫第三景公以摶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
晏子諫第四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景
公爲長庲欲美之晏子諫第六景公爲鄒之長塗
晏子諫第七景公春夏游獵興役晏子諫第八景
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景公獵逢蛇虎以

爲不祥晏子諫第十景公爲臺成又欲爲鍾晏子
諫第十一景公爲泰呂成將以燕饗晏子諫第十
二景公爲履而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三景公欲
以聖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景公自矜
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景公爲巨冠長衣
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景公朝居嚴下不言晏子
諫第十七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說晏子諫第十
八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歎晏子諫第十九景公
路寢臺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第二十景
公嬖妾死守之三日而不斂晏子諫第二十一景
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景公欲以人
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三景公養勇士三人無
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景公登射思勇力士
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十五
藉重而獄多　盧〻云藉卽藉斂
比而焚之　音義言焚其藂盧〻云比戶可誅故〻云比
而焚之非焚其藂也焚焚如之刑盧說是
皆雕文　元刻雕作彫正字
操寸之煙　王伯申〻云煙不能燒薪煙當爲熛說文
熛火飛也
勞其力而疲之　元刻本脫之字
傷之者死　列女傳御覽四百五十六作傷槐
且加罪焉　且御覽作將
其女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　元刻本作其子往無
女字子者男女之通稱女字似可不增往辭晏子
之家託曰當依御覽作往晏子之家說曰

明日早朝　元刻作蚤
刑殺不辜　列女傳作不正御覽作不稱王〻云當作
不稱下文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卽承此言之
此三者守國之大殃　御覽下有也字
以羨餒食之具　當依列女傳作以美飲食之具盧
梁校本竝同
刑殺不稱　元刻脫刑字
令趣罷守槐之令　趣御覽作吏
公以車逐　初學記逐下有之字
公日自莅之　原本日誤曰今正
丁公伐曲沃　藝文類聚人部作曲城王〻云曲城一
作曲成漢志東萊郡有曲成縣在今萊州府掖縣
東北史記齊世家〻云太公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
爭營丘然則齊萊接壤故丁公有伐曲城之事
以衆圍財　音義圍作圖
搏治　音義疑搏埴盧校本作摶冶王〻云搏治謂搏
土爲瓴廣雅〻云治瓴也
是師殺之半也　元刻本作殺師凌本同
凍餒之者　盧〻云之字疑衍王〻云當依藝文類聚歲
時部下初學記人部中作役之凍餒者
公延坐　元刻作迺坐
喟然歎而流涕　類聚初學記作喟然流涕
皆有蓋廬以避燥溼　俞〻云蓋乃盍字之誤盍讀爲
闔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溼寒暑語意
同
今君爲壹臺　御覽作一

穗乎　御覽四百九十六作種兮王二云當作穗兮
秋風至兮殫零落　御覽作秋風兮草零落
風雨之拂殺也　拂元刻作弗凌本同弗古拂字御
覽作拂殺之下作靡獘之無太上之二字
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
王二云當依治要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
者不得其樂
作頃宮　元刻頃作傾凌本同
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　治要作五年未息
也又爲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
斬板　鄭注檀弓二云謂斷莫縮也莫當依宋本作其
謂斷其束板之繩音義引誤
不敢盤于游田　各本竝作盤游于田音義同
臣將遊矣　遊當依元刻作逝盧校本同
未幾朝韋冏解役而歸　俞二云韋冏人名朝者召也
見劉向九歎注上文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故未
幾召韋冏解役而歸也若從孫氏以朝韋冏二字
爲人名則彼自解役矣
尸坐堂上不席　王二云尸爲死人不得言坐堂上御
覽百卉部七引作尸在堂是也
飾以銀　孫頤谷二云當依文選弔魏武帝文注作以
組
僅能舉足　御覽六百九十七作不能舉之
夏輕而清　元刻作清盧校本同
今君之履　藝文類聚寶部下御覽人事部二十四
服章部十四作今金玉之履王二云今本作今君之

屨而無金玉二字則與重寒之義了不相涉矣
公苦請釋之　公苦句公以爲此屨者爲苦也下文
苦身爲善苦身爲非承此而言
使不得入　元刻使作吏譌
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　御覽居處部一引無居其
二字
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　王二云若當爲善懷其德
歸其義善其節儉相對爲文
衣不務于隅朓之削冠無觚羸之理　盧校本從淮
南子作隅差觚羸王二云朓當爲眺字或作眥淮南
齊俗篇衣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眥之制是也隅朓
者隅差也隅角也差邪也幅之削者必有隅差之
形淮南所二云衣無隅差之削也
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　盧二云攣領卽卷領亦
曰句領淮南子氾論古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
矣荀子哀公問篇楊倞注引尚書大傳古之人衣
上有冒而句領者注二云句領繞領也
下之潤溼不能及也　續漢書祭祀志中注引作下
之溫溼
木事不鏤　續漢書注引作木工與淮南本經訓合
示民知節也　知元刻本作之
則亦與民而讎矣　王二云而當作爲亦字承上文與
民爲讎言
其深滅軌　音義改作滅軓
帶球玉而冠且　盧校作冠貝俞二云且當作組說文
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纓

則葉又生也　音義作槳
不可以導衆民　盧云民字衍
巖居朝則曷害於治國哉　王云當依說苑正諫篇
作朝居巖則曷害元刻本作則害曷
下無言則吾謂之瘖　元刻本無吾字說苑正諫篇
亦無下竝同
非害國家而如何也　說苑正諫篇作非害治國家
如何也盧云如而同舊本衍一而字乃舊旁注誤
入正文說苑無
升𣂏之微　元刻作升鼓夌本同音義亦作鼓
以成幃幕　元刻作緣幕音義同盧校本作帷
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元刻作夫下者盧校作
夫治天下者據說苑正諫篇補
君欲節於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　王云兩
而字與則同義
足以便生　元刻足下衍乎字
謂于民　爾雅釋詁謂勤也王云當爲調調者和也
爲瓊室玉門　孫頤谷云當依文選甘泉賦注作作
爲[一]至玉門下句作爲頃宮靈臺對文
作爲頃宮　頃元刻本作傾
登寢而望國　御覽四百九十二作登路寢元刻標
題作登路寢臺與前章標題同則二章俱作登路
寢之臺可知今本誤脫爾當補
夫婦哭　御覽作夫婦共哭盧校本云當作夫婦哭
拾補云牛死則失其利故哭下云非骨肉之親明
是哭字

酒醴酸　御覽酸下有酢字
府粟鬱而不勝食　御覽作菽粟鬱積不勝食也
而不以分餒民　御覽作而不以分餒人也下有欲
代之延不亦難乎無夫藏財以下語盧云世作代
民作人猶唐時本也餒乃餧本字
兆在路寢之臺牖下　牖字誤元刻作牖音義亦作
牖下同
願請命合骨　盧云命衍
左手擁格　盧云格杙也王云格即輅字謂柩車轅
上横木所以屬引者也見士喪禮注疏外篇盆成
适請合葬其母曰擁轅執輅此作格者借字耳
右手梱心　盧云梱當爲捆叩椓也
有逢于何者　于當作於元刻本不誤
當如之何　王云當依治要作當牖下
古之及今　北堂書鈔九十二御覽五百五十五竝
作自古及今治要亦同
不侵生民之居　御覽作不奪生人
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　北堂書鈔引無諸
字
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　北堂書鈔作於路寢之臺
牖下
茈武　盧云茈同紫洪云玉藻縞冠素紕鄭注紕既
祥之冠也茈當作玼與紕字通用
導害者遠　王云導害當作道善道善與從邪相反
下文讒諛萌通言從邪者遍也賢良廢滅言道善
者遠也

行傷則溺己　傷元刻作蕩誤
哀失則害性　元刻脫哀字
卽畢斂　王二云上當有死字
脩哀以害性　王二云脩當爲循墨子非儒篇宗喪循
哀不可使慈民
晏子復曰　元刻脫曰字
不如月之曀曀　意林作不如日月之瞉瞉孫頤谷
二云當依陸士衡擬古詩注作曖曖又見座右銘注
未能我具也　具元刻作共
是以知其忠也　治要上有吾字與下句同
謂之嫉　元刻誤衍不字
事君之道　元刻君誤父治要作爲臣道君以道君
以三字屬下讀下爲子之道作爲子道父爲妻之
道無之道二字
而維據盡力以事君　盧校本二云疑闕王二云治要下
有何愛者之少邪四封之貨皆君之有也而維據
也以其私財忠於君何忠者之寡邪據之防塞羣
臣壅蔽君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寡人不知據
之至於是也遂罷爲壟之役廢厚葬之令令有司
據法而責羣臣陳過而諫故官無廢法臣無隱忠
而百姓大說共九十九字
晏子過而趨　爾雅釋水疏引作晨趨
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　爾雅疏引作接一搏特猏
再搏乳虎今本上脫特下衍而
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　後漢書馬融傳注引作杖
兵而禦三軍今作仗俗舊作伏譌

以入砥柱之流　爾雅疏作之中流當據補
順流九里　爾雅疏作七里
若冶視之　爾雅疏作冶之視之無若字
則大黿之首　爾雅疏首下有也字當據補
挈領而死　挈當依馬融傳注作契下同洪二云挈通
作契爾雅釋詁契絕也郭注今江東呼刻斷物爲
契斷挈領而死謂斷頸而死也
冶專其桃而宜　元刻無其字同桃專桃對文其字
衍俞二云古冶子之意蓋謂二子之勇相等二子同
食一桃則得其節矣冶專食一桃則得其宜矣此
處置二桃卽以定己與二子之分量故用雖然二
字作轉音義非
內篇問上第三　元刻首行記篇章二云晏子春秋內
篇問上第三凡三十章其下別行標題二云莊公問
威當世服天下時邪晏子對以行也第一莊公問
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第二景公問
伐魯晏子對以不若脩政以待其亂第三景公伐
斄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景公
問聖王之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諷第五景公
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
六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
不能第七景公問莒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莒
先第八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
九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
求第十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以問
道者更正第十一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

子對以度義因民第十二景公問善爲國家者何
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三景公問君臣身尊
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四景公問天下之所
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十五景公問君子所行
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景公問賢君治國若
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十七景公問明王之教
民若何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景公問忠臣之
事君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於難第十九景公
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對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
第二十一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如何晏子對以
不與世陷乎邪第二十二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
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第二十三景公問古之莅
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能第二十四景
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
寇讎第二十五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對以信
順儉節第二十六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
之以語考之以事第二十七景公問臣之報君何
以晏子對報以德第二十八景公問臨國莅民所
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第二十九景公問爲政
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十

能禁暴國之邪逆　治要無逆字邪句絶下句同

聽賃賢者　賃字誤當作任治要作中聽任賢者王云中聽者聽中正之言也後第十八曰中聽以禁邪問下篇曰中聽則民安此明證中聽任賢者與下文逆諫傲賢者對文按諸云中聽皆謂平聽中聽與愎諫對文書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愎諫傲賢者之言　之言二字衍治要作逆諫傲賢者

不能威當世　盧校作不能服天下下云威當世而服天下者别爲句

其晏子可謂廉矣　盧云其衍文

堂下生蓼藿　王云當爲藜藿藋卽今所謂灰藋

茲於兌　王云兌讀爲隧茲於兌者且于之隧也莊公還自伐晉遂襲莒入且于之隧也且于茲於聲相近隧兌聲相近但上有脫文耳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鄭注曰春秋傳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釋文奪徒外反注兌同故知茲於兌卽左傳且于之隧檀弓之奪鄭注之兌也

逐羣公子　原書脫子字元刻本同音義有子字今據補盧校本亦有子字

君上享其名　名元刻作民

不劫人以甲兵　元刻作兵甲下云劫人以兵甲元刻是

百姓不與　盧云疑輿字

道在爲人而失爲己　元刻本同音義失下有在字道在爲人而失在爲己與下道在爲人而得在反己文同

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爲役　在字乃上而失在爲己之脫文誤入此處小國不爲與謂不爲之附也小國爲與諸侯爲役對文

而行在反己矣　行蓋得之剝文上云而失在爲己
與此相反爲己則失反己則得也
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　治要分此以下别爲一章
在問下篇王氏從之非也問上問下前計都凡皆
三十章分此入問下則下多一章矣下篇標題章
次具在何處可以羼入
則何謂官不具　何元刻誤可
則弦章暱侍　弦章景公臣見諫上篇及外末篇此
當依元刻作弦甯音義亦作弦甯盧云甯與寧同
新序作弦寧音義誤以弦爲弦章甯爲甯武當以
盧說爲正
翌州　當作冀州蓋冀譌翼翼作翌翌冀字譌非聲
近
功不遺罷　罷元刻作能
佞不吐愚　俞云吐當作咄咄者詘之叚字
鰥寡無饑色　饑當依元刻作飢
害民之財　財元刻作則
朽蠹　朽元刻誤杇
以臣觀之也　凌本作之觀與下同
彼鄒滕雉犇而出其地猶稱公侯　雉不能遠飛雉
犇而出其地喻其出交近鄰猶稱公侯者在國稱
公在外稱列侯小國亦然也謂鄒滕雖弱小而能
近事强大至今猶不失爲通侯以明魯近齊而親
殷以褊小國而不服于近鄰卒以滅亡也音義雉
犇言捷末是云滕公爵更誤滕侯爵後亦稱子俞
云雉犇而出其地極言其地之小謂一雉犇竄即

出其邦域之外
大之事小　王云當作小之事大
以遠望魯　俞云魯當作晉晏子之意謂魯與齊爲
鄰而不知事齊所親者宋所望者晉宋既弱小不
足爲援晉相去又遠緩急不足恃故曰滅國之道
夫社東木而塗之　韓子外儲說右作樹木
不誅之則亂　當依元刻作則爲亂下句亦云則爲
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　腹讀爲覆韓詩
外傳七作君又并覆而育之又韓子作則君不安
據而有之不當作所說苑作則爲人主所察據腹
而有之察乃案字之譌王云案據連讀方言據定
也案據謂安定之也史記白起傳趙軍長平以案
據上黨民正與此同爾雅曰腹厚也左傳注曰有
相親有也腹而有之謂恩厚而親有之卽案據之
意
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元刻本校語云或作
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與說苑
合韓子作則術不行矣
景公問于晏子　元刻無于字
圭璋犧牲　治要作圭璧王云古者祈禱皆用圭璧
無用璋者
其行何如　當依元刻作如何凌本同標題亦作如
何
勞力歲事　王氏從治要作勞力事民洪云歲當是
蕆字之譌左氏文十七年傳以蕆陳事廣雅釋詁
蕆敕也

爲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下不以相惡爲名　王氏從治要作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四句對文今本爲行爲字誤移政字之上句讀不明爲名二字如贅疣焉

廢罪順於民　俞云當作廢置

生有遺教　治要作生有厚利死有遺教

公不圖晏子曰　王云此六字衍標題云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然則問道者更正云云即是對景公語而其上無公不圖晏子曰字矣

上下無所靡　元刻靡作靡

以此謀者必得矣　元刻謀作謨

民有如利　王云如當作加前第四章曰上有羨獲下有加利語意相似

故逃人而謨　謨凌本作謀

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　元刻作義謀之法者無以字顧千里云當作義謀之法也義句民句

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　元刻作未聞存者也無不字王云及當爲反信當爲倍倍亦反也治要作反義而謀背民而動後人不知及信二字爲反倍之誤故於未聞存者也句內加不字

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與事傷民　元刻作建謀者及義顧云當作建謀反義

其危如何　元刻危作巳刹文

時問雖日危　元刻作時問之君當據補

則民與若矣　盧校本若作君

則不爲行以揚聲　俞云古爲僞字通用

不掩欲以榮君　王伯申云榮讀爲營營惑也

富則視其所不取　史記魏世家李克曰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文與此同富當作貧治要作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較今本多一句

爲臣比周以求進諭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　進元刻作寸誤求進求多求親對文此言臣有三求則廢上言君有三託則危亦對文求進句絕諭職業屬下求多爲義求多亦句絕音義襍志所讀皆誤

言無陰陽　陰陽猶云面背言無面從背違

麓苴學者詘　盧云麓苴猶麤粗王云當作麓苴不學者外上篇曰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語意同

行己不順　元刻下有不敢二字衍治要作身行不順

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治要無下者字行去聲

下無諂德　元刻作諂

不事驕行而尚司　盧云司疑同字墨子有尚同篇

不務于上　王伯申云不當作必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

故下之勸從其教也　之字衍治要引無

不窮之以勞　謂稱事

不害之以實　謂中聽實當依治要作罰

晏子對曰　對元刻作毀
討能定祿　治要作受祿
積豐義之養　盧云義當作美
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
治要作藉斂和乎民百姓樂其政今本上脫民下
衍及李本及作極亦非
風雨不降虐　虐原書誤雪今正
天明象而贊　治要作而致贊今本脫致字
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　王云兩
不字衍按標題云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
晏子對以文王不字非衍末云故君民而不危用
國而不弱也正對問辭惡乎失之失當作法標題
云晏子對以文王明是法字
地不同生　生治要作宜俞云生讀爲性
好辯以爲忠　治要作好辯以爲智刻民以爲忠
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國所常行者也　治要作此古
之離其民隕其國者之常行也王云作者之常行
是
吾欲和民親下　民字誤元刻作和臣標題同
無親讒人　親元刻作信
百宮節適　宮字誤各本皆作官
審擇左右左右善　元刻左右字不重
內篇問下第四　元刻首行記篇章云晏子春秋內
篇問下第四凡三十章其下別行標題云景公問
何脩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對以省耕實第一景公
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第二景公
問欲逮桓公之後晏子對以任非其人第三景公
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以其行水也第四景公問
爲臣之道晏子對以九節第五景公問賢不肖可
學乎晏子對以彊勉爲上第六景公問富民安衆
晏子對以節欲中聽第七景公問國如何則謂安
晏子對以內安政外歸義第八景公問諸侯孰危
晏子對以莒其先亡第九晏子使吳吳王問可處
可去晏子對以視國治亂第十吳王問保威彊不
失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第十一晏子使魯魯
君問何事回曲之君晏子對以庇族第十二魯昭
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以化爲一心第十三
魯昭公問安國衆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聽節
儉第十四晏子使晉晉平公問先君得衆若何晏
子對以如美淵澤第十五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
下晏子對以小善第十六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
子對以齊德衰民歸田氏第十七叔向問齊德衰
子若何晏子對以進不失忠退不失行第十八叔
向問正士邪人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使下順逆第
十九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以大賢
無擇第二十叔向問處亂世其行正曲晏子對以
民爲本第二十一叔向問意孰爲高行孰爲厚晏
子欲以愛民樂民第二十二叔向問嗇吝愛於行
何如晏子對以嗇者君子之道第二十三叔向問
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以尊賢退不肖第二十
四叔向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以狂惑也
第二十五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

忠孝第二十六叔向問人何以則可保身晏子對
以不要幸第二十七曾子問不諫上不顧民可成
行義者晏子對以何以成也第二十八梁丘據問
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以一心可以事百君第
二十九柏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以養世
君子第三十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　元刻遵作尊治要
引作吾欲循海而南無觀于轉附朝舞六字續漢
書郡國志注亦二云齊景公曰吾循海而南
夏諺曰　治要作夏語
師行而糧食　糧元刻作量洪二云量食者量限其食
也今本作糧後人據孟子改
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　南字誤治要作高
從下而不反　治要從下下亦有歷時字
命吏計公掌之粟　王伯申二云掌當作稟稟古廩字
下二云發廩出粟是其證
管仲君之賊者也　治要無者字王二云左傳管敬仲
桓之賊也亦無者
廉政而長久其行　王二云政與正同
水平濟濟其濁無不雩途　元刻無不字誤倒埶文
類聚八引作水平濟其濁無不塗乎作平濟不重
文選運命論注作濟其濁無不㴱塗㴱式甚反洪
二云學記水無當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故曰無不
㴱塗
廢善而不有其善　廢治要作薦
稱事授祿　盧校授作受

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　盧二云止字衍今詩作景行
行止而古來所引皆作行之王伯厚詩攷引史記
孔子世家作行之禮記表記釋文二云行止詩作行
之此書本作行之後人以今詩止字注其旁遂誤
入正文耳王二云此文本作景行行之鄉者其人也
鄉謂鄉道而行表記引此詩而申言之曰鄉道而
行中道而廢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卽此所謂
鄉者其人也故下文二云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鄉
道不已斯謂之終善矣淮南說山篇曰故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也語卽本晏子
貨竭于晉　元刻作貨竭音義亦作竭
晏子逡遁而對　元刻作逡遁
以趨於末朝　盧校作本朝按末朝謙詞猶下文二云
下吏似非誤
不以威强退人之君　俞二云退疑迫字之誤若吳人
藩衛侯之舍是以威强迫人之君也故晏子以爲
諷
鏤然不滿　俞二云鏤當爲歉說文歉食不滿引申之
凡不滿者皆得言歉
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　韓子內儲說作
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盧二云迷字衍當
从韓非子刪
犒魯國化而爲一心　犒文選勸進表注引作橋韓
子內儲說作譽俞二云犒當作橋說文橋舉手也引
申之有舉義史記扁鵲倉公傳索隱二云橋舉也橋
舉文異而義同

國之所以治也　王云治上脫不字俞云治蓋殆字
之誤
夫儼然辱臨敝邑　音義夫一本作大夫孫頤谷云
當作夫子
謹聽節儉　俞云儉乃斂字之誤上云慢聽厚斂則
民散此云謹聽節斂衆民之術也兩文相應
旣靜矣晏以　顧云當作旣事請以燕俞云靜當作
請晏當作宴矣衍字以當在宴字之上其原文云
晉平公饗之文室旣請以宴旣一字句按靜竫古
通說文竫亭安也竫古停字旣竫矣謂饗事畢晏
以當作以宴下章叔向從之宴相與語禮主君饗
賓親進醴其禮嚴肅饗畢又宴賓辭讓請用臣禮
上介爲賓賓爲苟敬于是語于是道古
昔吾先君得衆若何　問齊桓公也吾下當有子字
下章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文同盧校作昔君
先君
請問莊公與今孰賢　王云今下脫君字
臣不敢不知也　盧云下不字衍
豆區釜鍾　元刻作鍾下同
國都之市　王云當作國之都市都市卽諸市左傳
是
無私與　王云上當有民字
箕伯　元刻作萁
孤續　元刻作狐
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　當
作處勢臨衆而不阿私行國足養而不忘故
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　顧云當作其事君也盡
禮道忠不爲苟祿王云正當作匃匃求也下文持
諛巧以正祿亦當爲匃俗書匃字作丐與正相似
而譌
其交友也論身義行　顧云當作論義道行
則疏而不悱　悱當從下文作誹
不阿以私　以元刻作久王云當作所
治唐園考菲屨　唐園者蓺麻枲之園也管子輕重
甲篇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請以
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韜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
呂覽尊師篇治唐圃織葩屨葩菲聲近葩枲屬今
本作葩字譌菲又通扉曲禮鄭注云屨無絇之菲
也方言扉屨麤屨也俞云詩毛傳考擊也擊猶叩
考屨與梱屨同
自勤於饑寒　饑當依元刻作飢
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　有字誤
和調而不緣溪盎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
王云廣雅緣循也莊子列御寇篇緣循偃佚郭象
曰緣循仗物而行也言雖與俗和調而不循俗以
行文選洞簫賦注狡急也字通作絞左傳注絞切
也謂從容中禮而不急切說文銓卑也廣雅銓伏
也作銓者借字耳謂和柔而不卑屈也孫氏以緣
爲緣飾狡爲狡滑讀銓爲耎皆非
世可以正則正　元刻作世世可正以則誤
有明上可以爲下　王云當作不可以爲下
强暴不忠　元刻作暴强

隱道危行　王云危讀曰詭與直行反

執二濂裾　盧云二字本作一當從之按盧說是也濂裾當依家語作浩裾裾與倨通執一浩裾謂剛愎自用外下篇云浩裾自順

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　王云當作從輕不爲進從重不爲退輕易也重難也謂不見易而進不見難而退也家語三恕篇作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注云赴憂患從勞苦輕者宜爲後重者宜爲先

晏子春秋校勘上

晏子春秋校勘下

定海黃以周記

內篇襍上第五　元刻首行記篇章云晏子春秋內
篇襍上第五凡三十章其下別行標題云莊公不
悅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第一莊公不用晏子
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難第二崔慶劫齊將軍大
夫盟晏子不與第三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
以國政第四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
第五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第六景公欲
墮東門之隄晏子謂不可變古第七景公憐飢者
晏子稱治國之本以長其意第八景公探雀鷇鷇
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第九景公睹乞兒於塗
晏子諷公使養第十景公慙刖跪之辱不朝晏子
稱直請賞之第十一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
敢與第十二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以社稷臣
第十三晏子飲景公止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第十
四晏子飲景公酒呼具火晏子稱詩以辭第十五
晉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侍而折其謀第十
六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冰晏子請罷伐
魯第十七景公使晏子予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第
十八景公游紀得金壺中書晏子因以諷之第十
九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第
二十晏子使魯有事已仲尼以為知禮第二十一
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二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第二十三晏子
之晉睹齊纍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與歸第二十四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為大夫第
二十五泯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第二十
六晏子乞北郭騷米以養母騷殺身以明道晏子
之賢第二十七景公欲見高糾晏子辭以祿仕之
臣第二十八高糾治晏子家不得其俗乃逐之第
二十九晏子居喪遜荅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按
晏子乞北郭騷米當作北郭騷乞晏子米

戟拘其頸　拘當依後漢馮衍傳注作鉤下云曲刃
鉤之御覽四百八十三百七十六並作戟鉤

受其不祥　後漢馮衍傳注作盟神視之

崔子為無道　後漢書注作崔氏無道

子變子言　後漢書注作晏子與我

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　後漢書注作子不與我則
戟既在脰

趨出授綏而乘　授當作受盧校作援云授綏呂氏
春秋知分篇同意林所載呂氏作援字當從之

嬰命有繫矣　御覽兩引並作嬰命有所縣矣

為東阿宰　御覽二百六十六又四百二十四引並
無東字標題云晏子再治阿亦無東字

決獄不避貴強惡之　盧校作決獄不避貴強而貴
強惡之當依補

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　乎御覽作於下二
句亦同

是三邪譽乎外　盧校作是以

蠶桑豢收之處不足　盧校作豢牧云豢養牧放之
地不足故下云牧馬于魯

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　荀子王霸篇
注引作重其績遠其涂佻其日佻緩也
則依物而偶於政　俞二云依因也偶讀爲寓古字通
用寓猶寄也謂因物而寄于政
景公登東門防　東門防亦稱防門
古者不爲殆有爲也　不爲當作不下涉下有爲而
誤
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卽下六尺耳　盧二云溜乃淄字
之誤淄水在齊按溜當作濟廣門卽廣里左氏襄
十六年傳曰會于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
防門而守之廣里司馬彪郡國志二云濟北盧縣有
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水經注京相璠二云平陰城
南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二二里防門北有光里
亦名廣里杜注左傳二云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門
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本誤防門在濟水之北廣門
又在防門之北濟水至入廣門爲防下六尺耳
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　說苑貴德篇同藝文
類聚火部引作公喟然令吏養之王二云令吏養之
是記者之詞後人加歎曰二字非
不待時而入見景公　治要作不時而入見無景公
字說苑貴德篇作不待請王二云本作不時而入見
時卽待也外下篇晏子不時而入見卽其證
是無歸矣　元刻矣作夫說苑同
使吏養之　元刻無之字
昔者君正晝　晝原本誤晝
公愳而反不果出　元刻作而出反誤

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　治要作以子大夫無天字
得率百姓　元刻脫率字
行歌而出　元刻出作去誤一作至亦非
微此二子者　元刻此作彼說苑御覽竝同
旣醉以酒旣飽以德　王二云此二句後人所加晏子
前後所引皆不出本詩之外忽闌入旣醉之詩則
大不倫矣
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　二句連讀言不得以
託國晏子而過我
以其家貨養寡人　貨養說苑作貧善
請君之棄罇　罇當作尊後漢馬融傳注作願請君
之棄酌餘詳音義
公曰酌寡人之罇　元刻無公曰至徹罇二十字誤
脫一行
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　文選陸機演連珠注作爲
我奏成周之樂無能乎字調作奏
冥臣不習　文選注作盲臣不習也
臣故不爲也　初學記十五作臣不敢爲之
臣欲犯其禮　韓詩外傳八及文選張協襍詩注陸
機演連珠注竝引作犯其樂當據改
仲尼聞之曰　元刻脫之曰二字
夫不出於尊俎之閒而知千里之外至大師其與焉
梁處素二云末二句疑後人妄增王二云當無可謂折
衝矣五字後漢馬融傳注御覽器物部竝引作起
于尊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文選張協襍詩注
冊魏公九錫文注爲袁紹檄豫州文注爲石仲容

與孫晧書注演連珠注楊荊州誄注竝引作不出
尊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皆無可
謂折衝矣五字
魯之年穀何如對曰　元刻脫曰字
陰水厥陽冰厚五寸　孫頤谷云當依文選海賦注
作陰冰凝陽御覽亦作冰凝盧說同王云盧讀陰
冰凝陽爲句非也陰冰凝句陽冰厚五寸句海賦
陽冰不治本此陰冰者不見日之冰也陽冰者見
日之冰也按王讀是也而義又未盡陰冰者陰寒
之冰凍於地下者也陽冰者陽烜之冰結于水上
者也月令曰水始冰地始凍夏小正曰正月寒日
滌凍塗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
而澤上多也管子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
日而陰凍釋皆其證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謂寒溫
得其時故下曰寒溫節冬有堅冰爲下年穀熟之
兆今俗尚有此占
此諸侯之通患也　元刻作公夌本同
景公遊于紀　元刻脫景字
得金壺　夌本作金緘盧云後壺與閒韻不當作緘
乃發視之　元刻作發其視之御覽器物部六獸部
亦竝引作發而視之
善哉知苦言　苦字誤元刻作若盧校同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　御覽百卉部四作失
國走齊景公問焉
君何年之小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　說苑襍
言篇引此無奚道至于此乎六字藝文類聚草部

下及御覽竝作子之年甚少奚道至于此乎
好則內無拂而外無輔　好字誤元刻作是則治要
作是以
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　說苑作惡
於根本而美於枝葉類聚御覽作孤其根本密其
枝葉治要作孤其根荄密其枝葉春氣至僨以揭
也程易疇云蓬之根孤而枝葉甚繁既枯則近根
處易折折則浮置于地大風舉之乃戾于天故言
飛蓬也說苑言拔蓋考之不審矣王云此文本作
孤其根荄密其枝葉密與孤正相對說苑美與惡
亦相對今本晏子作孤其根而美枝葉美與孤不
相對兩用晏子說苑之文斯兩失之矣按古人文
字多以相錯見義此文當以孤其根而美枝葉爲
正根言孤以見枝葉之密枝葉言美以見根之惡
諸書所引欲取文字正對以意改爾根且拔矣當
依治要作僨且揭說文僨僵仆也揭高舉也蓬至
秋既仆於地大風舉之欲且高戾于天程說是也
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　說苑作不肖人自賢也
愚者自多也俞云此文本作愚者自多傳寫奪自
字淺人妄補悔字耳
溺者不問墜　治要作隧荀子大略篇作遂王云墜
本作隊隊與隧同廣雅隊道也大雅桑柔篇傳隧
道也不問隊不問路義一荀子迷者不問路溺者
不問遂楊倞注曰遂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是
其證
壹而遽掘井　說苑作渴而穿井

嬰聞兩檻之閒　檻字誤元刻作檻
夫子反此乎　初學記文部作夫子反此禮乎禮乎
二字句今本脫當據補
君行其一臣行其二　此君臣行趨之通例鄭注禮
經屢言之初學記無兩其字
君之來遬　初學記作君之所來速
以及位也　及初學記作反
不計之義　王〻云初學記引作不法之禮上有反命
門弟子曰六字今脫去外上篇晏子出仲尼送之
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〻云〻文義
正與此同
去其二肩　去古弆字藏也弆本後作古人藏去字
祗用去漢陳遵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爲
榮注去藏也晏子藏其二肩故下曰藏餘不分
贈人以軒　說苑雜言篇家語六本篇文選贈蔡子
篤詩注並作以財
吾請以言之以軒乎　盧校作以言乎以軒乎
良匠揉之　揉音義作楺據荀子注文此仍未改正
下隱揉同
不復嬴矣　荀子大略篇作嬴
湛之縻醢　說苑家語作鹿醢文選注及御覽香部
作麋醢縻乃麋字之誤
居必擇鄰　鄰元刻作居
求士所以避患也　說苑避患作修道
我越石父者也　御覽四百七十五引無者字
何爲爲僕　元刻作何爲之僕

不免凍餓之切吾身　文選謝德論注作吾身不免
凍餓之地
遂解左驂以贈之　贈當作贖標題〻云解左驂贖之
與呂氏春秋新序及文選注御覽所引亦並作
贖
對之曰　盧校本去之字
嬰誠革之　王〻云誠讀爲請
睹晏子恐愼而不能言　愼當作懼李本作愳古懼
字
結罘罔　元刻罘作果誤
織屨　盧校作屨
北郭子召其友　元刻作北子脫郭字
養其親者身伉其難　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御覽人
事部百一十作養及親者身更其難呂氏春秋士
節篇說苑復恩篇亦同
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　俞〻云方乃與字之誤與本
作与隸書方相似
高糾　元刻作糺下章同
特祿之臣也　元刻祿下有仕字當據補上文〻云爲
祿仕者不能正其君此〻云特祿仕之臣也正應上
文標題亦〻云晏子辭以祿仕之臣則有仕字甚明
內篇襍下第六　元刻首行記篇章〻云晏子春秋內
篇襍下第六凡三十章其下別行標題〻云靈公禁
婦人爲丈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內勿服第一　齊人
好轂擊晏子紿以不祥而禁之第二景公瞢五丈
夫稱無辜晏子知其冤第三柏常騫禳鳥死將爲

景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第四景公成柏寢而師開
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景公病水瞢與日
鬭晏子教占瞢者以對第六景公病瘍晏子撫而
對之遖知羣臣之野第七景公使吳吳王命儐者
稱天子晏子詳惑第八晏子使楚楚爲小門晏子
稱使狗國者入狗門第九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
爲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楚王饗晏子進橘置削
晏子不剖而食第十一晏子布衣棧車而朝陳桓
子侍景公飲酒請浮之第十二田無宇請求四方
之學士晏子謂君子難得第十三田無宇勝欒氏
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子尾疑晏
子不受慶氏之邑晏子謂足欲則亡第十五景公
祿晏子平陰與槀邑晏子願行三言以辭第十六
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辭
第十七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
受第十八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無宇致封
邑晏子辭第十九田桓子疑景公何以辭邑晏子
答以君子之事也第二十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
辭以近市得取求諷公省刑第二十一景公毀晏
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第二十二景
公欲爲晏子築室於宮內晏子稱是以遠之而辭
第二十三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內愛女晏子
再拜以辭第二十四景公以晏子乘弊車駑馬使
梁丘據遺之三返不受第二十五景公睹晏子之
食菲薄而嗟其貧晏子稱有參士之食第二十六
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晏子勉據以常爲常行第

二十七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
第二十八晏子病將死妻問所欲言云毋變爾俗
第二十九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
第三十（第八第二十兩景公並宜作晏子）

靈公好婦人　說苑政理篇作景公

而男子飾　說苑下有者字

而賣馬肉于內也　御覽資產部八作而鬻馬肉于市也說苑作求買馬肉盧云賣當作賣與鬻同內作市非王云作市是賣馬肉于市喻禁之于外按旣謂之賣似非禁矣縣牛首于門乃喻縣禁于外也賣馬肉于內喻服之于內當從盧說

踰月而國莫之服　御覽引作不逾月而國人莫之服說苑作不旋月今本脫不字人字

下車而棄去之　御覽車部一作棄而去之說苑政理篇同

韋廬　文選上建平王書注引作倚徙音義誤倒

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　文選注引作悉斷其頭而葬之御覽人事部五作故并斷其頭而葬之皆無殺之二字王云旣云斷其頭無庸更言殺之

而不踊焉　說苑辨物篇作通音義踊當通字之誤王云作踊者是公羊傳蕭同姪子踊于棓而闚客何注曰踊上也此言不踊謂臺成而公不登洪說同

有梟昔者鳴　王云古謂夜曰昔或曰昔者後第六云夕者

臣請禳而去　說苑下有之字

鴞聲乎　鴞宜作梟下鴞當陛禳君鴞竝宜改從一
律
若此其明　說苑下有也字
拜馬前禱辭曰爲禳君鴞而殺之　元刻作辭禱曰
說苑作辭曰禱爲君禳梟拜馬前辭句晏子辭其
拜也今作禱辭誤
嘻亦善　說苑下有矣字
彼薄斂　元刻作薄賦
且無令君知之　說苑作且令君知之俞云當從說
苑此與外篇所載太卜事相類彼必使太卜自言
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卽令君知之之意所謂恐
君之惶也後人不達臆加無字則晏子與禱比周
以欺其君矣有是理乎
新成柏寢之臺　臺字誤元刻作室下文云室夕云
室何爲夕云立室可證
景公病水　景原書誤晏今正
夕者瞢與二日鬭　風俗通義怪神篇作夕者吾夢
出於閨　風俗通義作立于閨
公瞢二日與公鬭　風俗通義作公夢與二日門
請反具書　具元刻作其
故病將已　風俗通義作公病御覽疾病部引同
占瞢者以占之言對　元刻作占瞢以臣之言對風
俗通義及御覽竝同
如屨辦　洪云易剝牀以辨釋文辨音辦具之辦足
上也辨與䩞同說文䩞屨空也足上卽屨空也如
今所謂鞵幫矣按今俗呼屨之破者曰鞵辦音同

辦
臨淄三百閭　御覽三百七十八又四百六十八竝
引作齊之臨淄
何爲無人　御覽作何謂齊無人
賢王不肖王　音義作主此猶仍舊譌
故直楚使矣　直御覽作宜
晏子將至楚　元刻脫至字說苑奉使篇作將使荆
意林及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藝文類聚人部九
果部上竝作晏子使楚
楚聞之　楚下脫王字
非所與熙也　凌本作嬉音義亦作嬉
當去剖　元刻當上有橘字與說苑同
羣臣其爵　音義作之爵
祿莫重于子　說苑作莫厚
君之賜爵位　說苑作君賜之
以尊　音義作以顯
寵以百萬　說苑作寵之
古之賢臣　元刻作賢君下云過之據人君說元刻
是
國族　元刻作困族
君之外隸　元刻亦作內隸誤
四鄉之學士　標題作四方
望之相相然　王云相當爲栺說文栺高皃从木旨
聲
俛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　嬰元刻作要要古腰
字屬上爲句

欲逐田氏鮑氏　逐原書誤遂今正
廉者政之本也　元刻廉作禁誤
怨利生孽　王云左傳作蘊本字此作怨借字
維義可以爲長存　王云當作爲可以長存
邶殿　元刻作邶殿
夫生厚而用利　盧云夫民生厚各本脫民字
所謂幅也　元刻校語云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離治闕求富禍也慶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富也語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盧校據此入正文而以今本正文入注
與棗邑　洪云齊地不得至山陽郡棗疑棠字之誤左傳晏弱圍棠杜注棠萊邑也北海卽墨縣有棠鄉史記晏嬰列傳萊之夷維人也其地相近
安國而度家　王云大雅緜傳曰度居也
日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　王云鈔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出晏子都昌辭而不受注引晏子云景公封晏子以都昌晏子辭不受御覽飲食部七同則此文原有以都昌二字明矣其割地將二字後人以意加之
未嘗聞之　元刻之又誤者
以善爲師也　元刻善作若
脫粟之食　王云脫粟上當有食字
五卵　元刻作五卵凌本同
趣齊搏以求升土　搏元刻作摶
必不受以恨君　王云恨乃佷之借字佷者違也

請更諸爽塏者　左傳昭三年正義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圃今無此文蓋後人據左傳竄改晏子原文故也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　元刻校語云或作晏子使魯比其反景公爲毀其鄰以益其宅云云其文與音義所載沈本注語同盧校據此補入正文而以今本正文作注云比其反二字衍貪頑作貧頑誤按標題云景公毀晏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據此則前文以或本爲正末數語仍當以今本補之乃與標題語合
家人欲朝夕見　元刻作朝昝昝夕聲義俱近
築室于闈內　標題作宮內是
何乘不任之甚也　治要引作不佼御覽車部引說苑又作不姣
炙三弋五卵苔菜耳矣　元刻作五卵凌本同盧云弋見夏小正傳弋也者禽也卵卽雞子洪云五卵謂鹽也內則卵鹽鄭注大鹽也苔一作苔孫頤谷云張淏雲谷雜記引此作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以爲飲茶之始太平御覽茗事中亦載此文則知苔字誤
士之一乞也　洪云二乞字皆當作气說文氣作气餼作氣此復借气爲餼故下云有參士之食俞云乞當作旣說文旣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旣今論語作氣此省作乞士之一旣猶云士之一食
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　盧校作爲不肖子據前文改

子曰　盧云當有晏字
發書之言曰　白帖十引作發書書之言曰說苑反
質篇同
外篇第七　元刻首行記篇章云晏子春秋外篇重
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其下別行標題云景公
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景公置酒泰山四
望而泣晏子諫第二景公瞢見彗星使人占之晏
子諫第三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
四景公謂梁丘據與己和晏子諫第五景公使祝
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景公有疾梁丘據裔款請
誅祝史晏子諫第七景公見道殣自慙無德晏子
諫第八景公欲誅斷所愛槐者晏子諫第九景公
坐路寢曰誰將有此晏子諫第十景公臺成盆成
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第十一景公築長庲
臺晏子舞而諫第十二景公使燭鄒主鳥而亡之
公怒將加誅晏子諫第十三景公問治國之患晏
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第十四景公問後世孰
將踐有齊國晏子對以田氏第十五晏子使吳吳
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亂國俱滅第十六
吳王問齊君僈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以豈能以
道食人第十七司馬子期問有不干君不卹民取
名者乎晏子對以不仁也第十八高子問子事靈
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以一心第十九晏子
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十太卜紿
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第二十一
有獻書譖晏子退耕而國不治復召晏子第二十
二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逐之第二
十三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
二十四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
受第二十五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
稱有飾第二十六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
果君子也第二十七

釋衣冠自鼓缶　治要及北堂書鈔衣冠部二御覽
人事部百九服章部十二並作去冠被裳自鼓盆
甕

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　御覽作問左右曰仁者
亦樂此乎

晏子朝而至　朝下脫服字音義有

恐君子之不欲也　治要無子字諫上篇嬰恐君之
不欲也亦無子字

異禮也　元刻作異禮義也治要同王云孫刪義字
非此義乃禮儀之義古書禮儀字本作義

人之所貴於禽獸者　元刻所下有以字

召衣冠以迎晏子　治要作召晏子無衣冠以迎四
字俞云當作召晏子衣冠以迎

用三獻焉　治要獻下有禮字

徹酒去樂　徹原書誤撤今正

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元刻每章之末有著定之語
云此章與景公酒酣願無為禮晏子諫大旨同但
辭有詳略爾故著于此篇

泰山之陽　陽元刻作上音義同

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　者字衍御覽人事部三

十二引無者字乎作邪

吾細人也　吾當依御覽作臣

諛臣三人　藝文類聚人部三及御覽引皆無人字

毋知有死　俞云當作如毋有死如與而通諫上篇

若使古而無死

茀又將出天之變　續漢書天文志注御覽咎徵部

二茀作孛無天之變三字庸何悲乎悲竝作懼

而彗星亡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登牛山而悲

登公阜睹彗星而感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居處無節　居原書誤君今正

奚獨彗星乎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

彗星使禳之晏子諫辭旨同而此特言譽見爲異

爾故著于此篇

非君所願也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謂梁丘據

與己和景公使祝史禳彗星皆出于景公遊公阜

一日而有三過言但析爲章而辭少異皆著于此

篇

奏鬷無言　凌本作鬷嘏

民卒流亡　元刻作流下同

公說乃止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

星章旨同故著于此篇

陳言不愧　元刻作陳信凌本同

則虛以成媚　元刻作求媚凌本同

其國以禍之　俞云之衍文其國以禍四字句與上

文國受其福對文

澤之萑蒲　萑當作萑元刻作雚說文雚雚爵似鴹

雁而大萑老兎似鴟鵂而小萑萑之已秀者也萑

从隹从丷萑从艸萑聲

彊易其賄　彊原書誤彊今正

使有司寬政　原書司寬誤倒今正

公疾愈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病久欲誅祝史

以謝事旨悉同但述辭有首末之異故著于此篇

偏有所聚　偏元刻作衛

由偏之也　偏元刻作徧

一讙何足恤哉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遊寒塗

不卹死胔辭如相反而其旨實同故箸于此篇

雍門之橚　洪云左氏襄十八年傳伐雍門之萩山

海經中山經陽華之山多苦辛其狀如橚郭注橚

即楸字楸萩古字通用

此見斷之　盧校作比見當據改

冕前有旒　大戴子張問入官篇云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也竝可爲冕無後旒之證

大帶重半鈞　鈞原書誤鈞今正元刻作泰帶重半

鈞

無使夫子復言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欲殺犯

槐者景公逐得斬竹事悉同但辭少異爾故箸於

此篇

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　左傳作美哉室其誰有此

乎元刻標題作誰將有此正文與此本同

公曰然則柰何　原書脫曰字今據元刻補

國澤是將焉歸　王云澤古舍字

不亦宜乎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登路寢而歎

晏公問後世有齊者叔向問齊國若何辭旨略同
而少異故著于此篇
盆成适也　禮記檀弓正義引作盆成造
子彊　洪二云玉篇彊孤也彊卽彊字之俗莊子大宗
師篇而色若彊子釋文彊弱子也彊彊字形相近
偏柎何所在　元刻作偏祔盧校作偏柎二云下偏之
所在亦當作偏柎
子胥忠于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　王二云此有脫
文秦策二云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
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文義正與此同下文今爲
人臣子二云二云正承上四句言之下足以爲臣乎臣
下亦當有子字
因道盆成适之辭　盆原書誤忿今正
女子髮并者　盧二云髮疑鬘字
然後舉聲焉　元刻下注二云此章與逢於何請合葬
正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罷長庲之役　元刻下注二云此章與景公爲長庲欲
美之晏公冬起大臺之役辭旨同而少異故著于
此篇
以吾君重鳥以輕士　韓詩外傳九說苑正諫篇俱
作而輕士
數燭鄒罪巳畢　凌本無巳字
寡人聞命矣　元刻下注二云此章與景公欲誅野人
景公欲誅圉人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臣何敢橋也　盧二云橋亦橋之譌俞二云荀子臣道篇
曰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橋君又曰事暴君者

有補削無橋拂
何小寡人甚也　治要小作少
以成其大不誠　元刻此下重衍于中者等十五字
此雖得其知也　盧二云其疑具
雖治不留　元刻下有曰不足二二字治要作患曰不
足雖治不留
助寡人止之　元刻作扐寡人音義同治要亦作助
隱君之威以自守也　俞二云古隱依同聲隱當讀爲
依
是雖去焉　孫頤谷據文選恩倖傳論注作去此乃
治矣元刻下注二云此章與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
如景公問治國何患二章大旨同而辭少異故著
于此篇
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　王二云不字衍下文臣奚足
以知之
能無衰乎　元刻能作而而古能字
其無字之後無幾　俞二云無幾當作爲幾問上篇二云
田無字之後爲幾
民不懈貨不移　左傳作民不遷農不移
君令而不違　元刻違下衍厲字
是故尚之　元刻下注二云此章與景公坐路寢問誰
將有此景公問晉莒孰先亡因問後世孰有齊國
晉叔向問齊君若何二章答旨同而辭異故著于
此篇
不與暴君偕亡　元刻下注二云此章與吳王問可處
可去事旨既同但辭有詳略之異故著于此篇

曾猶保而高撅者也　俞云曾乃會字之誤撅乃撅
字之誤高讀爲咎猶皐陶之皐作咎也墨子公孟
篇是猶果謂撅者不恭也此卽保而咎撅之義保
爲保體撅者揭衣也禮記內則篇不涉不撅鄭注
撅揭衣也撅誠不恭保則更甚故曰曾猶保而咎
撅者也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問天下之所以
存亡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二章或事異而辭同
或旨同而辭異故著于此篇
嬰未得聞之也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叔向問徒處
之義章旨同而有詳略之異故著于此篇
非一也　治要作非一心也
縮斂　元刻作縮
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　元刻庸上有嬰字下注
云此章與梁丘據問事三君不同心孔子之齊不
見晏子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景公許　說苑政理篇下有之字
民無飢　說苑下有者字
今臣後之東阿也　說苑作後之治東阿也
再拜便僻　僻字譌當作辟
寡人無復與焉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晏子再治阿
而見信景公任以國政章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
于此篇
地可動乎　論衡變虛篇引可上有固字
在四心之閒　淮南道應訓及論衡並作房心音義
作四星誤洪云史記天官書兌一名鉤星出房心
閒地動房爲天駟四與駟通卽房星也又房四星
而稱爲四亦猶心三星而詩稱爲三也義亦得通
恐子死之也　盧云死之疑倒
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柏常騫
禳梟死將爲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章旨同而辭異
故著于此篇
謂之易　元刻脫之字
晏子歿而後衰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惡故人
晏子退章旨同敘事少異故著于此篇
不舉四維　元刻四誤曰
吾是以辭之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欲見高糾
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遂不受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致千金而晏子
固不受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章旨悉同而辭
少異故著于此篇
狐之白裘　當作狐白之裘
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爲教　謂狐白
裘乃人君之上服非臣下所得服也記曰君衣狐
白裘疏家謂大夫得衣狐白與此違不足信
固辭而不受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使梁丘據
遺之車馬三返不受章旨同而事少異故著于此
篇
晏子相景公　原書誤景公相今正
再拜而辭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陳無宇請浮晏子
景公睹晏子之食而嗟其貧章旨同而辭少異故
著于此篇
莊公壯　孔叢詰墨篇引作莊公怯盧云左傳齊侯

旣伐晉而懼則怯字亦非誤

救民之姓而不夸　姓與生古通

晏子果君子也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仲尼之齊不見晏子魯君問何事同曲之君章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外篇第八　元刻首行記篇章云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章其下別行標題云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爲不可第一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二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第三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四景公出田顧問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第五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強足恃乎晏子對以不足恃第七景公游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景公爲大鍾晏子與仲尼柏常騫知將毁第九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亂第十工女欲入身于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爲法不宜殺第十二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詳對第十三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莊公圖莒國人擾紿以晏子在迺止第十五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第十六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告吾過第十七晏子殁左右諛敓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八

浩裾自順　墨子非儒篇作浩居洪云浩裾卽傲倨叚借字

好樂緩于民　元刻作樂緩墨子作好樂而淫人

不可守職　墨子不可下有使字

久喪道哀費日　王云道當作遁遁與循同墨子非儒篇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文義正同問上篇曰不淫于樂不遁哀卽循哀也循之言遂循哀謂哀不止

而傳者無其外　盧校傳作儒按盧校是下章始吾望儒而貴之今吾望儒而疑之元刻兩儒字亦作傳無其外無讀爲嫵說文嫵媚也嫵其外卽下所謂異于服勉于容

其道也不可以示世　元刻脱其道字世字

而留其封　元刻脱封字

仲尼迺行　元刻下注云此并下五章皆毁詆孔子殊不合經術故著于此篇

鞠語　元刻作鞫

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　元刻作單事凌本同洪云管子戒篇握路家五十室周書皇門解自露厥家路與露同羸也路世猶言衰世也王伯申云單事單讀爲癉癉病也字或作瘅大雅板篇毛傳瘅病也路與單義相近方言露敗也路露古字通言以之爲政則世必敗以之爲教則事必病也俞云道乃退字之誤說文退數也周書曰我興受其退

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　王云嬰上當有非字上篇云嬰之心非三心也

誹謗爲類　元刻作誹謷

始吾望儒而貴之　元刻作望傳下同

失言于夫子譏之　王云譏之上當更有夫子二字
況乎處君之中乎　王云當作處君子之中
故困于陳蔡之閒　元刻下注云以上五章皆毀詆
孔子而此章復稱爲聖相譏相齊以困孔子似非
平仲之所宜故著于此篇
可以無士也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問臣并兄
弟之强而晏子對以湯桀無以承訓故著于此篇
愈云此與字似不當有寫者依他章增之而不知
其非
善乎晏子之顧也　元刻下注云此章裁晏子之顧
如此無以垂訓故著于此篇
鐘將毀也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爲泰呂成將
燕饗晏子諫章旨同而尤近怪故著于此篇
出於室爲何者也　王云當作何爲者也襍上篇使
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下篇王曰縛者曷爲者也
文義並同言出於室者何等人也韓詩外傳正作
何爲者也
何以老爲妻　王云當作何以老妻爲韓詩外傳作
何用是人爲
逆古之道乎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景公以晏子妻
老欲納愛女旨同而事異陳無字雖至凡品亦未
應以是譖晏子設非晏子者將納其說見棄妻乎
無以承訓故著于此篇
乃今日而後　御覽四百二十六引此無日字
僕必色見而行無廉也　御覽無色見而二字廉作
清

遂不見　元刻下注云此章與犯槐之令者求入晏
子家事同而辭略且無因而至故著于此篇
將使抱背　元刻下注云此章不與無以承訓故著
于此篇
乘龍舟　元刻無舟字
而捐其布　文選新刻漏銘注作而極
破黃布　元刻作彼黃布愈云言彼所捐之布乃黃
布也彼字是
吾詳問子何爲　文選注作吾佯問子無何爲二字
亦詳對之也　元刻下注云此并下一章語類俳而
義無所取故著于此篇
足游浮雲　御覽羽族部十四鵬下引此作鵬足游
浮雲王云下六句皆指鵬而言今本脫去鵬字則
不知爲何物矣
頸尾咳于天地乎　御覽引此乎字在漻漻下
皆操長兵而立于閭　元刻操作摽與下同又下文
閭下有衢字此蓋脫
此非一日之所爲也　元刻脫非字
而安萬民之心　元刻下注云此章特以晏子而紿
國人故著于此篇
伏尸而哭　文選褚淵碑注齊安陸昭王碑注並引
作至則伏尸而哭
社稷危矣　原書社作杜今正
百姓將誰告夫　元刻下注云此并下二章皆晏子
歿後景公追懷之言故著于此篇
晏子死　原書晏誤景今正

公邑　盧校作公阜
晏子沒十有七年　盧校沒下有後字
公曰章　音義今本注云下缺元刻作公曰章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君嗜臣食尺蠖食黃身黃食蒼身蒼君其食諂人言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章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受文至此止治要引晏子云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矣未嘗聞吾不善今射出質唱善者如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智不足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然而有一焉臣聞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其身黃食蒼其身蒼君其猶有食諂人之言乎公曰善文至此止孫刻以御覽四百二十六補俞云此以說苑君道篇所載為備說苑云晏子沒十有七年矣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途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孫序音義校勘

孫序又合襍上下二篇為一則為七卷見七略　按音義敘錄八篇下云外篇二俗本始删幷為一此序下云為七卷以從七略其書合外篇上下為一卷則此云合襍上下二篇為一襍當作外孫氏作序時誤記外篇為襍篇故篇內所引多誤又如襍下鑠組驪之當作外下又問下越石父反裘負薪當作襍上

音義內篇諫上第一大夫臣向下向字子政成帝即位政成誤倒縣而至下縣而至言遠而切至誤作縣至言遠而而抑手下說文𢪏按也𢪏誤𡛥納女于景公下左傳鬻奴之子左誤在史固下引周禮史以書敘昭穆脫昭字一日而三責我下左傳景景公上景字蓋齊字之誤諫下第二質皙下皙俱誤晳刑殺下藝文類聚誤聚聚令勿委懷令勿誤倒斬板下引鄭注斷莫縮也莫當依宋本作其誤從毛本滅葭下滅與搣同搣誤滅尸坐堂上上誤土問上第三道在為人下為己則失失誤夫問下第四景公出游景誤晏詩云下車轝轝誤轝危行誤作老行執一纓裾下誤連書襍上第五崔子下誤寫而弑下注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福誤禍嬰不革矣革誤童東阿下齊威王威誤盛鐵一本作飢上鐵誤飢闡下引爾雅宮中之門之誤小欲

伐下後漢書注作攻攻誤政仲尼送之下命門弟子門誤問襍下弟六國莫之服莫誤美韋廬下倚徙誤倒畋誤斆毋反書毋誤母教臣誤數臣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誤脫下不字外篇弟七由偏之也據說苑改說茆誤倒寡人聞命矣下引說茆誤脫苑字筲吾見鉤星在四星之閒星當作心可謂忠上而惠下者也者字當刪外篇弟八東郭誤廓若此之類顯然誤繆今俱改正其所舉正文與原書多違異而義可兩通者蓋刻書在前作音義在後音義所引正文多勝前書孫氏後又改定之也若此之類悉從原刻不敢據前書以改音義亦不敢據音義以改前書

晏子春秋校勘下

墨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畢氏靈巖山館校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墨子敘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即宋本又三卷一本即親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弨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偏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修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閒攷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

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聾
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
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沅亦不能定
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
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
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
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荅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衞
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
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
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
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𢿟百姓之爲殺字
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亡之訓關叔之即管叔實
足以証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
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
陽單閼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宋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曰宋人爲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隋唐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潛溪曰二卷親十三經說十二篇荀堂策檻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闕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蓋楊据篇名總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文錄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同下）衆人自易而難彼（親士篇）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脩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于辛（于舊作子）（說苑作干辛原有推哆韓非子曰桀有侯哆）紂染崇侯也（所染篇）

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舊說能）兼愛（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三領）足以朽肉（節葬篇作蔽形）三寸之棺（原作棺三寸）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原作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臭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己爲政有三公政之（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三公不得恣己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爲政有天（舊有下字）政之（天志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腕（原作取下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身者利（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言雖受傷而身得免即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義）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娶（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吾）當仕汝弟子學朞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墨子曰汝聞魯人（原作語）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肎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爲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案史記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

在七十子後史鄒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漢書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猶後孔子而先于孟子者歟韓愈讀與楊墨韓愈與闢而墨教近理故與楊同一墨儒同經孟子辯謂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符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孔墨皆尊史傳以墨附孟苑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荀卿書雖不辭其譏論儒議墨子薄葬反覆數百言大旨畧以儕叛之以奉親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為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目實出孔鮒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歟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墨子十五卷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又三卷樂臺注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注唐志不載書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為六十一篇亡九篇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為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尚衢本作上同為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詖行與楊朱同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氏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為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詘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錢曾讀書敏求記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即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苟聊且命筆而止題為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臺注

墨子篇目考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親士第一

（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從一從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不然謂之士此與脩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正讀如征）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尚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聶合攝同聶）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太上無敗（李善文選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言不肯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言自責于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而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舊脫此字據上文增疚究同猶云內省不疚）雖雜庸民終無怨心（言遺佚不怨）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言佞人病國與偪臣同）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禮記云言容詻詻鄭君注云教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詻魚格切）分議者延延而支苟（二字疑誤）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當為瘖說文云瘖不能言也喑宋齊謂兒泣不止曰喑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喑於金於甘二切啼極無聲也則作喑亦是）遠臣則唫（與噤音義同史記蒯通曰吟而不言索隱云唫音戶蔭反又音琴）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歸讀如齊人歸女樂之歸）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言磨之利）錯者必先靡（挫靡為韻靡字磨聲）是以甘井近竭招木（招與喬音相近）近伐（竭伐為韻）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灼暴為韻）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謂事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非一源也據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裒引此與舊同藝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抄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書脩身云原濁者流不清只作原此類俗寫闌之非舊文也）千鎰之裘（鎰从金俗寫本書貴義云符女以千盆只作益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為名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惡讀如烏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合猶江河同源淵得為）蓋非兼王之道也（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說文云潦雨大兒然此義與明瞭同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也）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說文云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猶

嶢。嶢王高之貌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說文云涸渴也讀若狐貉之貉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墝埆當爲磽确磬石也見說文俗寫以土何休公羊學日墝埆不生五穀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 脩治之字从彡从肉者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句見毀，句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玉篇云慝他得切惡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無入于耳。批扞之聲，說文云扞技也玉篇云忓古安切又胡旦切擾也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當讀如根荄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說文云詆訶也訐面相斥罪也玉篇云詆都禮切訐居謁切攻人之陰私也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疑作飾莊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字當爲羛說文云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字當爲墮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不能上也雄雄猶勇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舊从耒非玉篇云秏可到切減也敗也詳云秏數下土又云耗正作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當爲非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气有欲者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尋習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一本無此字而已則呂氏春秋無此字爲五色矣。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爲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愼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俱作治國亦然又節文舜染於許由、伯陽，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姓李字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冊也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羊辛又愼大云桀爲無道干辛任威陵轢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苑云桀用干莘班固古今人表云干辛崇侯與之

爲惡則行表又作干莘同說苑推哆本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古今人表作雖侈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呂氏春秋厲作云號榮二攻士榮夷終一本作公史記云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幽王染於傅公夷蔡一本作祭公穀呂氏春秋作虢公鼓祭公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此戮字假音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作郤疑當爲郤晉有郤氏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呂氏春秋作沈尹蒸又贊賢有沈尹莖楚莊王欲以爲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又新序云楚莊師孫叔敖沈申巫高誘曰沈縣大夫新序作沈尹竺申尹莖巫竺皆字之誤案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呂氏春秋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儀名案彼有之字者如庚公差孟子云之斯專諸史記云殺諸音之讓息越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呂氏春秋長作張胜作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呂氏春秋作黃籍秦非高誘注云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籍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爲中行氏之臣史記索隱云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孫子吳夫差染於王孫雄舊作維誤太宰嚭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嚭晉伯宗之孫楚州黎之子知伯搖一本作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呂氏春秋作椻高誘注云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義長其二臣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呂氏春秋佃作田是禮作禋誤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呂氏春秋作皆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擾俗字之誤經典通用此必稱此六君也凡

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性當爲生一本作在誤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理猶治則段干木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子子夏段干木禽子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于禽滑釐此釋禽子則墨子門人小子之文矣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刀者貂省文舊作刁非玉篇云刁丁幺切亦然俗作刁詩曰必擇所堪堪當爲湛字假音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爲法度之義儀義如渾天儀之儀說文云議辭也儀與議音相近又說文云儀度也亦通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圜以規直以繩正以縣此縣挂正字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史記索隱云倉頡篇云中得也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說文云仿相似也放與仿同猶逾己猶勝于己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說文云辯治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奚何如同天下

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當云牛羊）豢犬豬（說文云犓以芻莖養牛也豢以穀圈養豕也玉篇云犓則俱切今作芻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絜爲酒醴粢盛（潔字正作絜說文云粢稷也粢稻餅也然則粢盛之字作齍）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舊脫此字以意增）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僇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當爲竟本書耕柱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菽正爲尗）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舊脫此字一本有）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國稷爲韻）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城傾爲韻）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當殃爲韻）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仰養爲韻）民無食則不可事（食事爲韻）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節也（立節爲韻）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主御爲韻）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

謂之餽（漢書食貨志云：負擔饋饟。師古曰：餽亦饋字，言頻饋餉。）五穀不收謂之饑（太平御覽引作飢，謨此飢饑字。）五穀不孰謂之大侵（八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爾雅云：穀不孰為饑，蔬不孰為饉，果不孰為荒，與此異。）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大侵（二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雍即饔字。說文云：饔，孰食也。）而不盛，徹驂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在中曰服，在邊曰騑。）塗不芸（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涂道之脩遠，只作涂。芸，蕓省文。）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此墜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也。井讀如阱。）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言重于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說文云：秊，穀孰也。故曰時秊。）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句）。為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王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賢。）此其離凶餓甚矣（離讀如罹。）然而民不凍餓者，

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寶爪守為韻。）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椁（舊作槨，俗寫。）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當臺謝，荀子王霸云：臺謝甚高。楊倞曰：謝榭同。陸德明左氏音義云：榭本亦作謝。知古無榭字。）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離讀如罹。）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墨蓋夏教，故義略同。）

辭過第六（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未知為宮室（舊脫此字。）

據太平御覽增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三句太平御覽節故聖王太平御覽引作人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太平御覽引作御曰高足以辟潤濕辟避字假音邊太平御覽引作中非足以圉風寒劉逵注左思賦引作御太平御覽引作禦玉篇云圉禁也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太平御覽引作牆高二字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謹僅字假音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此下舊接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云云今移役舊云以其常役上脫三字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舊三十九字在作誨婦人治之下盧學士校云當在此今移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太平御覽引作以便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辟僻字假音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已上六句太平御覽節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藝文類聚引作衣皮毛非帶茭說文云茭乾芻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凊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已上舊有役脩其城郭云云四十八字今移前絲麻梱布絹梱字當爲綑說文云絭束也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中讀去聲足以爲輕且煖文選注引作煗夏則絺綌輕且已上七字舊脫據北堂書抄增凊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北堂書抄引云以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不贍高誘曰贍足也贍讀如澹然無爲之澹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澹足也古無从貝字此俗寫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煗夏則輕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當爲佩古無此字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古只作埶說文云埶種也从坴丮持而種之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太平御覽引此炙作炮鼈作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美食方丈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據文選注兩引改美食方丈太平御覽作前則方丈目不能徧視手

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飾若饐食之筭是也饐說文云飯傷溼也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當爲餧說文云餧饑也雖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增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太平御覽引作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衺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太平御覽引云而國亂矣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閒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上俱作主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舊作子一本如此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爲堯舜及湯及武王也

程繁太平御覽引作程子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說文云䅂除苗閒穢也䒵或字此省文秋斂冬藏古只作臧息於聆當爲瓴缶太平御覽引作吟諸是也缶是缶字之變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太平御覽作脫同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茅茨舊作第期今據太平御覽改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舊作循今以意改九招已上六字舊脫今據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詳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

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雖用樂而少此亦無違于聖人無下疑有脫字

墨子卷之一

墨子卷之二　　靈巖山館原本

[illegible]

尚賢上第八（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行也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佐當爲左）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萌氓字之假音）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舊作異一本如此）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言所從入之門）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殿讀如奔而殿）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辟讀如辟舉之辟）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未詳其地服與蒲音之緩急或即蒲澤今蒲州府）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未詳其地）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爲宰舍又云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事未詳或以詩兔罝有公侯腹心之語而爲說恐此詩卽賦閎夭泰顛事古者書傳未湮沒必有据）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下疑脫一字）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

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一本作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盧云當云尚賢之爲政本）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一本作爲）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一本有家字）也蚤朝晏退（蚤字同早）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若猶順）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序爵（舊作予贊盧以意改）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惟毋得賢人而使之（毋讀如貫習之貫）般爵以貴之（般讀如頒賜之頒）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舊爲甯經典通用此）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古無借字又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舊作食一本如此）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

若茍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茍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古字以已通本作以非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佼姣字假音說文云姣好也玉篇云姣音狡妖媚也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爲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距年下篇作豎年猶云遠年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歷山史記集解云鄭元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南出焉二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濟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櫪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嬀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陶河瀕此古濱字見說文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何必定陶方得爲舜陶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爲強也漁雷澤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濩澤地理志河東郡有濩澤應劭曰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史記集解云鄭元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堯得之服澤之陽服澤疑蒲澤舉以爲天子與接天

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漢書作摯
玉篇嫢嫁二同色瑧切有嫢國說文云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倂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侁氏
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
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高誘曰侁讀曰莘有莘在
今河南陳留縣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縣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
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或云在陝西郃陽非親爲庖人湯得之舉以爲
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索
庸史記索隱引作傭築乎傅巖孔安國書傳云傅巖在虞號之界史記索隱云在河
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縣
東二十五里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
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
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
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
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
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
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
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
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
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
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
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
也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
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
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賊之又率天下之民

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
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
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得其
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
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
郊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乃熱照無有
及也言其罪續用弗成亦止見有所不及耳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
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
昔者禹稷皐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
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孔書作鰥寡有辭于苗
曰羣后之肆孔書作逮在下明明不常孔書不作棐傳云輔常此當作
逮鰥寡不蓋孔書作侮德威維威孔書作畏德明維明乃名
三后孔書名作命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孔書哲作
折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
成功維假一本作殷孔書亦作殷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
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
事天則天鄉其德鄉讀如向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
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
不究一本作宄非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
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
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
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
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埴訓黏土堅牢之意以脩久也故
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

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屢卽屢字省文史記或作屢漢書讀作婁皆訓數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尙賢政之本也當云不可不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尙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尙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尙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尙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尙賢爲政毋同慣下同其國家百姓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一本作夫以爲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尙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尙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尙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財同材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尙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尙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舊脫此字一本有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聾者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疑卽恆山之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僕佚也女御見詩云言告師氏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

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書正義云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洲當為州）圜土之上（史記殷本紀云說為胥靡築於傅巖孔傳云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故此云圜土）也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而能同）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孔書作吁）來有國有士（孔書作邦國）告女訟刑（孔書女作爾訟作祥）在今而安百姓（孔書而作爾是）女何擇言人（孔書無女字作何擇非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孔書兩不字作非）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距字假音）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晞疑當从目）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辟同避）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柰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

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躄瘖聾暴爲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一本作放）心解體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臭殠省文）而不相分資也隱慝良道（慝卽匿字異文隱匿之字亦寫从心知經與慝惡字卽匿也）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此下有脫文）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紂拘文王于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羆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以費仲而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墨子卷之二

墨子卷之三　　靈巖山館原本

[illegible]

尚同上第十一（楊倞注荀子尚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舊作非是也字倒今以意改）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㱙餘財不以相分（舊本㱙俱作列非說文云㱙腐也或从歺）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政舊爲正）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說文云畫界也）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而與如同）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一本作必）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菑巛字之假音菑不耕田也見說文）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者（溱同臻太平御覽作臻史記三王世家云西溱月氏正義云溱音臻）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說文云紀絲別也）罔罟之有綱（說文云綱維紘繩也）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朽舊作列見上）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請當爲情下同）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己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己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已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

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舊作子本如此）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尙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戾沴字之假音）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尙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本書多作絜俗从水）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幾讀如關市譏）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舊脫此字據後文增）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

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苗舊作量據下改）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文選注引此云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有闕脫文）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當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靈練否弗折制音同）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孔書殺作虐）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相年當爲拒年）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輕當爲卿盧云下篇作奉以輕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錯讀如舉措）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政以爲便譬（讀如僻）宗於父兄故舊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尙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

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而讀與能同舊脫審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尚同今據增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爲通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舊脫故字今據增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舊作下一本如此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一本作載見辟王同詩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舊云此爲政之本也

尚同下第十三中興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者卽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辟同避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二字舊倒據下文改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

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為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柰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為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為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若苟百姓為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鬬而薄（舊作蕩一本如此）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為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為善將賞（舊作毀一本如此）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為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為暴將罰之若人惟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為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舊作偏一本如此下同）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舊脫四字一本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舊脫之字一本天下作國之）為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為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

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舊脫此字一本有）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一本無此字是）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一本作則）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一本無此字非而同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天下既（一本作計非）已治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用之爲說也尚同（一本作上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爾雅云窕閒也猶云無閒）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孔書無此文）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二字一本作先是）譽令聞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舊脫此字一本有）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舊脫此字一本有）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據上文當有之人二字）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雖（舊作唯以意改）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察（當云不可不察）尚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當云治之要也）

墨子卷之三

墨子卷之四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戴畢沅撰

兼愛上第十四

㤅好之字作㤅从夊者行皃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自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一本云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一本云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盧云下有愛字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二字舊倒非下同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簒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簒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簒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

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一本作傲此傲字假音）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簒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簒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簒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太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牂羊之裘韋以帶劍（舊作鐱據太平御覽改）練帛之冠（太平御覽引此練作大）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太平御覽引此一作三）脅（舊作脇據太平御覽改）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黧非古字當爲黎呂氏春秋行論云禹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只作黎玉篇云黧亦作黎）是其故是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鼓擊之字从攴鐘鼓之字从支）而進之（舊此下有曰字衍文）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太平御覽引云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國之寶盡在此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餘人）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此濟字舊爲泲即出山西垣曲縣王屋山之沇水也从齊者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漁竇疑即龍門）以泄渠孫皇之水（未詳其水）北爲防原泒注（疑即鴈門泒水也）后之邸（未詳）嘑池之竇（即虖沱河出今山西繁峙縣古無沱字即池異文故此亦以池爲沱也）洒爲

底柱說文云灑汎也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括地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案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東鑿爲龍門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山在今河津韓城二縣界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貉非攻中作貊是貉左傳云狄之廣莫于晉爲都廣卽少廣莫卽貊也東方漏之陸防陸防疑卽大陸在今山東鉅鹿縣孟諸之澤澤在今山東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接商邱縣界水經云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明孟諸都音相近灉爲九澮此巛字之假音爾雅云水注溝曰澮說文以澮爲水名案九巛卽九河也以楗東土之水說文云楗門閑則此蓋言限也玉篇渠偃切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文選注云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今案江南吳吳江宜興武進無錫浙江烏程長興七縣皆瀕此湖也以利荊楚于越四字舊作楚荊越與據文選注改南夷之民江淮汝在荊五湖在越也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說文云嗇愛濇也从來从亩來者亩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穡與嗇通天屑臨文王慈漢書武帝紀云屑然如有聞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連同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矜或作憐皆假音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或爲隊穆天子傳云鈃山之隊玉篇云隊以醉切掘地通路也或作隧案隊隧字皆說文隧字之省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一本作中實欲天下之富舊云士富士字衍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一本作傲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舊云人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卽必曰舊脫此字據上文增別也然卽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一本作火救水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卽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由猶同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卽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

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卽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卽必曰兼也然卽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曏字省文說文云曏不久也鄭君注儀禮云曏曩也）仁人之是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乎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故以聰耳明目相爲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舊此下有爲字一本無）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爲正卽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舊作專一本如此）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卽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舊爲薶說文云薶瘞也玉篇云埋與薶同本書或作薶）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

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一本有於字）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一本有士字是）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胄（說文云嬰頸飾也）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荊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卽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卽取兼卽此言行拂（舊作兼費一本如此）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子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爲吾身此泰（一本作大）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郤也（郤舊作隙據文選注引作郤云古隙字郤卽郤也說文云隙壁際孔也郤節郤也節郤言節之會亦際縫之意皆通）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舊作）

（萬如此一本）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舊脫此字以意增）萬民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當爲餧）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二字舊脫据上文增）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舊作獨一本如此）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一本作太）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太平御覽引有以字）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劉逵注左思賦引作于）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孔書云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孔書作命）非惟小子敢行稱亂（孔書無此八字）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孔書無此四字）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孔書作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羣當衆）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今湯誥文）惟予小子履（孔書作肆台小子）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孔書作上天神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詳此文是湯禱旱文孔書亦無此十字）未知得罪于上下（孔書作未知獲戾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皆與孔書微異）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云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

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既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吾惡先從事。卽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卽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卽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一本作偶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愛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荆靈王好小要舊作腰非。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一本作握。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玉篇云顫動也言其驚長。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據前後文舊爲而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且當爲粗。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卽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當爲弟此俗寫。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卷之四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說文云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拕其衣裘拕讀如褫朝三褫之褫陸德明易音義云褫鄭本作拕徒可反褫卽拕異文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舊脫此字據後文增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據後文云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一本作之非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一本作可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而一本無此字是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猶言何樂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舊上二字倒一本如此之義可爲一本作謂是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說文云幄木帳也幄當从木往舊作往一本如此而靡獘腑冷不反者腑卽腐字異文冷爛音相近書爲爛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往舊作列住以意改碎折靡獘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者不可勝數也粮俗玉篇云粮同糧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

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此墟字正文俗从土）數於千不勝而入（舊作人以意改）廣衍數於萬（王逸注楚辭曰衍廣大也）不勝而辟（此闢字之假音入辟爲韻）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舊作也言一本如此）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祝謂祝由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注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尚上同）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今山東莒州）其爲國甚小閒於大國之閒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閒者以是攻戰也

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閒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記趙世家云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爲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閒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舊作故以意改）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案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年十月楚二師陳於柏舉卽此事也）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淮南子地形訓作澠阨高誘曰澠阨今宏農澠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秦攻冥阨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江夏鄳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卽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戰於柏舉（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龜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所出也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卽此地也）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陽江史記正義云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五湖見前）而葆之會稽（今浙江山陰會稽山）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此氓字之假音）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史記

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云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 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讎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舊作吾一本如此）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戮勠字假音）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事俱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蓋同盍）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愚之人（舊二字倒以意移）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舊作義一本如此）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知讀智）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富之（舊作愚以意改）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一本作墜）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湮塞之字當爲堙）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勁字从刀）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鬭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先列北橈乎哉（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馳橈之言曲行謂逗撓）罪死無殺以譂其衆（說文玉篇無此字古字言心相近卽憚字）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舊作神據

後文改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同忿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强，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偏當爲徧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一本作足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說文云紡網絲也績緝也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紝機縷也絍或字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糧食不繼，傺食飲之時，王逸注楚辭云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據後文當云子以攻罰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太平御覽引此云三苗欲滅時地震坼泉湧五穀變化，民乃大振。同震高陽舜高陽第六世孫故云乃命元宮，禹親把文選注引作抱天之瑞令，說文云瑞以玉爲信也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說文云卿章也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文選注引作夏桀時天有酷命，酷當是誥字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盧云鶴字未詳若作鸛與鶴同天舊脫此字據文選注增乃命湯於鑣宮，藝文類聚引作驪文選注作鑣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文選注藝文類聚引作戡之。此戡字之假音說文云戡殺也爾雅云堪勝也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疑作降火，言命祝融降火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此作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呂氏春秋云湯嘗約于郼薄皆作薄地里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

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梁國穀孰爲南亳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孰縣西南三十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之又案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薦章天命通於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文選注引作商王紂時太平御覽作紂之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句十日雨土于薄太平御覽引作亳假音字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鳥太平御覽引作雀銜珪初學記引作書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太平御覽云命日周文王伐殷事類賦云命伐殷也秦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舊脫此字據文選注藝文類聚增予既沈漬藝文類聚引作濆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藝文類聚文選注引作戡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太平御覽引作錫武王黃鳥之旗北堂書鈔引隨巢子云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子云武王時巢天給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當爲賚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史記楚世家云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始討字當爲封此睢山之間此即江漢沮漳之沮越王繄虧盧云即無餘也繄舊作緊非以意改出自有遽未詳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

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一本作來下同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爲馬然傳子言傳舍之人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共供同以此效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舊作臣以意改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不舊脫此字以意增察

者此也。

墨子卷之五

(seal)

墨子卷之六　　靈巖山館原本

賜進士出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鎮洋畢沅校注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言利可倍）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裘何以爲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凊者芊䱉不加者去之（芊䱉二字凡四見疑一餅字之誤餅少也言少有不加于溫凊者去之卽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以爲以圉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勝（舊作有以意改）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䱉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不加用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于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毋同貫）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僾橐攻城野戰死者（僾卽援字異文）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令當爲今）聖人爲政特無此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疑有脫字）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二十（盧云二字疑當爲世）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鞼匏（鞼說文云韋繡也匏舊爲鞄說文云柔革工也讀若朴）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舊民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據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食進事加費而無益於民者禁卽用此義）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

股肱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芬字同芬不致遠國珍恠一本作恠太平御覽引同異物說文云恠大也亦通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謂暘谷昧谷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飯於土塯舊作溜太平御覽引此云飯土塯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飯土匭啜土鉶徐廣曰匭一作溜說文無塯字玉篇云力又切瓦飯器也啜於土形太平御覽引作鉶鄭君注周禮云鉶羹器也後漢書注引此云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飲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己也文選注亦以爲此文案出韓非子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說文云頫低頭也或从人免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玉篇紺古闇切案緅非古字當爲緅考工記云五入爲緅鄭君注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說文云纔帛雀頭色與鄭注纔義合說文無緅字是知當爲纔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上舊作止以意改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說文云堀兔窟也此竄字假音流不發洩則止流疑當爲氣據下文有云氣無發洩於上死

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辟同避言堀穴但可以避冬日風寒而已逮舊作建以意改夏下潤溼上熏烝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爲宮室而利然則爲宮室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說文云葬藏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竹約也與借爲約之意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辟同譬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柰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一本作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若三務者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舊脫此字一本有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

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舊脫此字据上文增）既若此矣今逮
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盧云今逮至昔者連下爲文亦見下篇）天下
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
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
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則字据下當爲卽）行卽相反
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卽
相非行卽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
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
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
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
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
也（舊脫此字据前後文增）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此下舊有仁者將求
興天下誰賈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下文複出今刪）仁者將興之天下
誰賈（一本作霸）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
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前作
治）亂乎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
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
終身勿爲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
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
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
之爲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
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毋同慣）以爲事乎國
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椁（舊作槨以意改）必重
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正

夫賤人死者（正匹征）殆竭家室乎（舊云存乎）諸侯死者虛
車府然後金玉珠璣北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
壙又必多爲屋幕鼎鼓几梴壺濫（梴同筵呂氏春秋節喪有壺鑑
盧高誘曰以冰水寘于其中爲鑑取其冷者也）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
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古只爲侚）衆者數百寡者數
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
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言聲無次第）翁縗絰（翁義未詳說文
云縗服長大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禮麻在首在要皆曰絰說文云絰喪首戴也云）垂涕
處倚廬寢苫枕凷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飢薄衣而
爲寒使面目陷陽（當爲陬陬之誤陬言面瘦棱也盧云玉篇有陬字先外切
云瘦病也則當爲臞）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
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
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
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辟同闢草卽艸字假音）
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一本作晚）入耕
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
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紝絍二字
皆通）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
從事者也財以成者（以同已）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
久禁之（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喪則禁後生之財）以此求富此譬猶
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舊二字倒
据後文改）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
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毌（舊作無當是毌譌爲毋又譌爲無以意改）以厚
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

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同期)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仞忍字假音)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以同己)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為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為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舊有行字衍文)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為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四字未詳)並為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未詳)而毋負己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礪當為厲)以攻伐并兼為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舊作者據後文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舊作者據上文改)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為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反(舊作乃以意改)其所哉故古聖王(後漢注引作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曰(初學記引作桐餘書亦多作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死者為人惡之故云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舊作也以二字據後文改)道也子墨子曰不然

昔者堯北教乎八狄北堂書鈔引作北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蛩初學記引作鞏一本亦作鞏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邛呂氏春秋安死云堯葬于穀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衣衾三領穀木之棺穀字从木葛以緘之既氾而後哭滿埳無封氾當為氾窆字之假音也古無此字當為坎北堂書鈔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坎玉篇云埳苦感切亦與坎同後漢書注引作窆封窆聲相近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俱作犬戎道死葬南己之市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巴之中太平御覽亦作紀呂氏春秋安死云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按南己實當作南巴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以為紀邑非九疑古巴地史記正義云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是己衣衾三領穀木之棺後漢書注引穀作穀非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太平御覽引作教于越者以意改之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史記集解引衾作衾非桐棺三寸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之葬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葛以緘之太平御覽引緘作繃注云補庚切則此緘字俗改絞之不合通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為壟則當云為其上壟前漢書注作隴若參耕之畝則舊作取據前漢書注改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太平御覽引作以為葬埋之法也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闠同鞼操同繰假音字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涂捶當為埵說文云堅土也涂當為涂說文玉篇無涂字言築涂使堅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鄉嚮省文吾本言曰意亦使法舊脫此字一本有其言用其謀句計厚葬久喪誠舊作請一本如此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眾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猶言何說操而不擇哉擇同釋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輆沐之國者輆舊作輆不成字據太平廣記引作輆音苦愛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輒木新論作軫沐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盧云解魯問作鮮與列子同杜預注左傳曰人不以壽死曰鮮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盧云列子作炎殷敬順釋文讀去聲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列子朽作死同太平廣記引作剮然後埋其骨乃

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渠，舊作棗。據列子及太平廣記改。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燻卽熏字俗寫。）謂之登遐。（太平廣記引作熏其煙上謂之登煙霞。）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爲非也。）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言期會。）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說文：佴，佽也。佽訓便利。）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誠（舊作請，以意改。）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

墨子卷之七　　　　靈巖山館原本

[illegible]

天志上第二十六（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書中多或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廣雅云所尻也玉篇云處所）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舊作其一本如此下同）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猶云日暮途遠兩日字舊作曰以意改）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門當爲㵎）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一本此下有我字）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舊作義以意改）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次恣字省文下同一本作恣俗改）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舊云明知之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舊脫二字據後文增）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舊有者字）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

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方爲旁或當爲溥字之壞）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據上當有神字）下賤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賤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舊作色非以意改）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舊脫此字一本有）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非猶背）行反此猶倖（一本作價）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舊作其一本如此）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當脫貴且知者四字）然後得爲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偏明知之（偏當爲碻言確然可知）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

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馴與訓同言訓釋天道之明）知之曰明哲維天（舊作大以意改）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尊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慎已然則天之（當有意字）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强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止（舊作上以意改）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强聽治也下之强從事也上强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强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撓與交同音）諸侯之寃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辟譬同）

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已以同）今若處大國則（舊脫此字據下句增）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祟也若己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舊脫此字一本有）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與舉同）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說文云撽旁擊也但未詳擊遂之意）若豪之末（豪本作豪毫字正文經典或从毛非）非天之所謂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

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播布）以臨司民之善否（司讀如伺俗从人）爲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舊作焉一本如此）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與舉同）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爲（據上文當有也字）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天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二字舊脫據下文增）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强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據下文亦然）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後漢書注引槃作盤）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據下云既可謂知也）（此句未詳）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强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僔務（此句非命上作無僇匪扉非命中作毋僇其務據孔書泰誓云罔懲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僇皆懲字之譌僔則其字之譌務音同侮雖孔書僞作作者取墨書時猶見舊本故足據也孫云當作無僇其務言不務力其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天下（二字疑衍卽下天亦二字重文）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孔書泰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察天

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舊本作志倫改）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夫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據下文當有矣字）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愼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愼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愼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己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爲政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之正天下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犓豢其牛羊犬彘絜爲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當有祠字）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

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犓豢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其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

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一本有此三字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抎失社稷說文云抎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抎子辱矣玉篇云抎于粉切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句疑有說誤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又作之說文無志字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

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圜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當為志）以為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未詳）：「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為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牷，民之格者，則勁拔之（勁舊作剄），（从力非勁拔即剄拔音同剄）不格者則係（一本作繫）操而歸，丈夫以為僕圉（圉舊作圍以意改）胥靡，婦人以為舂酋（周禮云其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又說文云酋繹酒也禮有大酋掌酒官也未詳婦人為酋之義酋與酉聲形相近說文云抒臼也亦舂藁義與）。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為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綛處（未詳說文玉篇無綛字），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為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為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為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抯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絫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舊作大以意改）之為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抯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絫者，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舊脫此字據上文增）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幷，此為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為踰人之牆垣，（據上當脫抯字）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絫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責（舊作費下同以意改）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責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能少當為少而據上文如此能而音同故也）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為文義，此豈有異責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當為志）以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

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語字據上文當爲語。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七

墨子卷之八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戴畢沅撰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
侯力正（正征同）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
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
强於聽治賤人之不强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
亂（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
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
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
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
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
也（借本書尚賢中作藉此俗改）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
曰鬼神者固無有旦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人（舊脫
此字以意增）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
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
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
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
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
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
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
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
以爲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
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
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
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
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
墨子言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
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史記索隱
引作不以罪）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
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
其（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三年（韋昭注國語引三作二太平御覽引作後三年）周
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句）田車數百乘（田與佃通說文云佃
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案今左氏作衷佃同文案韋昭注國語文選注史記索隱引俱無此
字顏師古注漢書有）從數千人滿野（太平御覽引作車徒滿野飾文）日中杜
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
射入車上（文選注引作射之）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太平御覽
引作韣一引作伏弓衣義同）而死（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鄗韋昭注曰杜國伯爵陶
唐氏之後周春秋曰云云與此略同又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又國語范宣
子曰昔匄之祖在周爲唐杜氏韋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
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
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臣
爲父者以譏其子（說文云警戒也此異文）曰戒之愼之凡殺
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舊作謀據後文改）若此之憯
遬也（說文云遬籒文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
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鄭穆公（郭璞注山海經）

（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作繆）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太平廣記引作人面鳥身）素服三絕，（說文云絕斷刀絲也）面狀正方。（太平廣記引作而狀方正）鄭穆公見之，乃恐懼犇，神曰：「無懼！（舊脫此四字據太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曰字一本作神曰二字）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爽為何太平廣記引云公問神爽案爽同名也）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燕簡公（案史記簡公平公子周敬王六年公元年也）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祖道）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祐觀辜，固嘗從事於厲，（盧云厲公厲泰厲之屬也）袾子杖（宋歐陽士秀以厲為神祠以管子請桓公立五厲祀堯之五吏為證後世統謂之廟）揖出，（袾祝字異文袾子即祝史也玉篇云袾之俞切呪詛也又音注）與言曰：（言神馮于祝子而言也）「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全謂純色與牷同）春秋冬夏選失時？（選同算）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繈絡也以繒布為之絡負小兒師古云即今之小兒繃也居文反）鮑何與識焉？（盧云此云在荷繈之中則非春秋時宋文公也）官臣觀辜特為之。」袾子舉揖而稾之，（稾同敲）殪之壇上。當是時，（舊脫此字一本有）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舊脫此字一本有）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齊莊君（事類賦引作公）之臣（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事類賦增）有所謂王里國、（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王國卑下同疑此非）中里徼者，（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徼下同）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由與猶同故兩作）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盟齊之神社，（事類賦無神字）二子許諾。（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子相從）於是泏洫，（說文云泏水皃讀若窋洫未詳疑血字言以水渫血）摽羊而漉其血，（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己上八字作以羊血灑社則漉當為灑字之誤摽字書無此字盧云玉篇有摽字云磊摽也烏可烏寡力可三切）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四字事類賦作已盡二字）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作祭）羊起而觸之，（事類賦引作讀中里徼）折其腳，祧神之（疑當云跳神之社）而稾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為有神驗事類賦引云齊人以為有神疑以意改）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當為盟）先不以其請者，（請當為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

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請當爲情下同）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菆位（菆叢字假音說文云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春秋國語曰茅蕝表坐韋昭曰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腯肥倅毛（倅粹字假音作倅異文也）以爲犧牲珪璧琮（舊作璜本如此）璜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效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辭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羣言別羣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文選注引作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舊爲猶）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著以取羊（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著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以羊爲祥）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愼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此下舊有亦何書三字衍文）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隹古唯字舊誤作佳）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舊作佳亦誤）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

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書序云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間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大戰于甘其地在今陝西鄠縣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勦序同剿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此孔書甘誓文微有不同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者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如與而音義同故字書而卽須也需从而亦聲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舊作現非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閒當爲澗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恃舊脫此字一本有富貴衆强勇力强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此句未詳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至同致湯以車九兩鳥陳鴈行湯乘大贊疑犅字犯遂下衆人之蟜遂疑有誤字王乎禽當爲手禽或云乎同呼推哆大戲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而禽克之案移卽推移此書所染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雅移後此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哆移後戲犧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故昔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推哆大戲舊脫力字人字據太平御覽增主別太平御覽引作生捕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强勇力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太平御覽引作訽天侮鬼太平御覽引有神字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未詳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讀如仲惡來衆畔百走武

王逐(太平御覽引作遂)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繫之赤環(太平御覽作轅是言繫之朱輪)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諸侯僇故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寡費字假音太平御覽引作費)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强勇力强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此卽禨祥字)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死(一本作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今絜爲酒醴粢盛以敬愼祭祀若使鬼神誠(舊作請一本如此下依改)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誠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直音近故特亦作犆)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誠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誠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一本無此字)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道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當云若鬼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一本無此字)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拆壤坦(舊作垣以意改)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既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惡許猶言

何許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
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慼恨
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
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
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
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
竽笙文選注引作吹笙竽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
乎卽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卽攻小
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
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
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
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
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
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
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
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
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
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
調明不轉朴朴疑䀘正字玉篇云䀘補目切目骨將必使當年因其
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一眉
本作明案明眉通字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山卽名也詩猗嗟名兮爾雅云目上爲名亦卽眉
也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
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
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

曰爲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旣已具
矣據上文當有王公二字大人鏽然奏而獨聽之鏽字說文玉篇俱無
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
子舊脫三字一本有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
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
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昔者齊康公案史記康公名貸宣公子當周定王時興樂萬萬人不
可衣短褐不可食穅糟穅字从禾俗寫誤从米曰食飲不美
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
足觀也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平御覽引作身體從容不足觀也是以食
必粱肉衣必文繡此掌一本作常不從事乎衣食之財
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
毋爲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
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
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
衣裘因其蹄蚤蹄卽蹏省文蚤卽爪假音以爲絝屨絝卽袴正文說文云
絝脛衣也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
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
異者也賴其力者生舊作主下同以意改不賴其力者不生
君子不強聽治卽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卽財用
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卽姑嘗數
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
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
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

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
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
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綑舊作細盧云當爲綑與捆同非命下正作捆縿鄭君注禮記云縿也縿讀如綃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
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
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
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
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
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
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
足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能舊脫此字以意增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
是故布縿不興曰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
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
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孔書云敢有恆
舞于宮是孔書作時謂巫風文見伊訓其刑君子出絲二衛此緯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
乎舞佯佯舞當爲舞舞與謨音同孔書作聖謨洋洋元遺山續古今考亦引作洋洋黃孔書作嘉是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孔書無此八字降之百舊作日非祥此祥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音祥玉篇云祥徐羊切女鬼也其家必壞喪孔書云墜厥宗已上文亦見伊訓察九有之所以
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汲郡古文云帝啟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士亹曰夏有五觀韋昭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啟乃淫溢康樂野于疑作于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句未詳莧疑筦字之誤形聲相近江聲注尚書云莧當爲莧莧喜說也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
于大當爲天天用弗式翼式爲韻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儛九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據此則指啟盤于游田書序太康尸位及楚詞夏康娛云云疑太康夏康即此云淫溢康樂淫之訓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爲啟子不可奪也江聲又云啟乃字當爲啟子啟子五觀也亦是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
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誠舊作請一本如此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
爲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卷之八

墨子卷之九　靈巖山館原本

[illegible]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襍於民閒者眾。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駔，阻字假音。說文云：駔，从馬且聲。釗逵注左思賦引說文子助反。）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駰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索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舊脫此字，據下文增。）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蓋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出國家，布施百姓者，（舊脫此字，據下文增。）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此盡字之譌。）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五當為三，即上先王之憲之刑之誓是。）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誶也。說百姓之誶者，（爾雅云：誶，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郭音碎。言以此告百姓。）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幹當為幹，此管字假音。）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當為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乇聲。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亦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里之謬，是以不狂為狂也。）絕長繼短，

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言財多則分也移或多字）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岐岐山周周原）絕長繼短地方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柰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征諸侯鄉者言曰（鄉同嚮）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中篇作勸沮是）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為君則不義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舊作者據下文改）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舊脫此字據上文增）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若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涂猶衛）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孔書作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龔喪厥師（孔書作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龔用喪爽音同）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肎事上帝鬼神（孔書作乃夷居）乃曰（弗事上帝祇）禍厥先神禔不祀（孔書作遺厥先宗廟弗祀禔同祇）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孔書作乃曰吾有民有命周懲其侮）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孔書無此文）此言武王所以非紂（據上文當有之字）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下篇作中）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義上篇作儀義儀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柰何發而爲刑據上篇有政字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或以命爲有五字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未詳生當爲王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卽識字三代之聖善人與讀如歟意亡亡無同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下篇作與同何以知之言有命之說不識出之昔者聖善人乎意亡此言出之暴不肖人乎彼固亡知之妄言初之列士桀大夫愼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順訓同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盧云此已上十七字衍文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爲虛厲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言不糾其繆不愼其心志之辟辟僻同外之敺騁田獵畢弋說文云古文驅从支內沈於酒樂不曰二字舊脫據下文增我舊作而一本如此罷不肖我爲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一本作親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舊作心以意改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當是壞厥二字師下篇

（作用厥師。）與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肎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勠其務。（言毋勠力其爭也。上二篇俱當从此。孔書作罔懲其侮。義異。或云僞泰誓不足据。不如此文。）天亦不棄縱而不葆。（文與上文篇小異。）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當爲曰。）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當爲夫。）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舊脫此字。一本如此。）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據前篇當爲情。）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一本無此字。）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敺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中篇湛作沈。）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

竊昔三代僞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人書脫此字一本有術之術同述此皆疑衆遲樸言狙樸實之人先聖王之患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而同能葆同保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當作惡或作憎用爽厥師彼用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爲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未詳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文略見孔書泰誓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尙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一本作頰舌而利其脣呡也呡脣字省文說文云吻口邊也又有脣字云或从𠙴从昏此省曰耳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一本無此字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舊脫此字據上文增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說文云統絲曼延也葛緒紵字假音綑說文云紮束也此俗寫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句此蕢字假音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當爲便字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抎失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孔叢詰墨篇多引此詞此述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

（也。故親士諸篇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聽說之詞，并不敢以誣翟也。例與同而事異，後人以此病翟，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句。其與期同，言父在為母期也。）妻（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後子三年，（後子，謂子適也。左傳曰：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周禮如此。）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與期同。）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盧云：似當云「而卑子同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句。弗與設同。）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為實在，則贛愚甚矣。（說文云：贛，愚也。愚戇。）如其亡也必求焉，（也。玉篇：戇，陟絳切。顏師古注漢書云：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切。）偽亦大矣！取妻身迎，祗褍為僕，（說文云：祗，敬也。褍，衣正幅。則褍亦正意，與端同。）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言為妻子法則。）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舊作傳，據下文改。）者（當云儒者曰。）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同期。）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盧云：當為服。）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絫，有曰所以重親也。為欲厚所至私，（舊作秘，以意改。）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說文云：幸，吉而免凶也。从屰从夭。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羣

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說文云：謾，欺也。玉篇云：莫般、馬諫二反。陸德明周禮音義云：徐莖仙反。）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同傲倨。說文云：居，蹲也。）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舊作傲，以意改。）貪於飲酒，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鼸鼠藏，（爾雅有鼸鼠。陸德明音義云：孫炎云：鼸者，頰裏也。郭云：以頰內藏食也。字林云：卽鼸鼠也。說文云：鼸，鼸也。玉篇云：鼸，胡簟切，田鼠也。鼸舊作鼸，誤。）而羝羊視，（爾雅云：羊牡羒。注：羝。廣雅云：二歲曰羝。說文云：羝，牡羊也。陸德明音義云：字林云：羒羊也。然則羝、羒皆牡羊。）賁彘起。（易大畜云：豶豕之牙。崔憬曰：說文：豶，劇豕。今俗呼劇豬是也。案說文作豶豕，崔以意改之。獖與豬義同。劇者，豬假音。玉篇云：獖，扶云切，豬也。）君子笑之，怒曰：散人！（漢書冗食注：文穎曰：冗，散也。說文云：冗，㪔也，从宀儿，在屋下無田事。玉篇云：如勇切。則此云散人，猶冗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廣雅：翠，肥也。此古字。）以為，（疑有脫字。）恃人之野（言禾麥在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羿，羿省文。）（說文云：羿，古諸侯也。一曰：射師。）伃作甲，（伃卽杼，少康子。盧云：世本作與。）奚仲作車，巧垂作舟。（北堂書抄引作倕，太平御覽作倕，事類賦引作工倕，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物，疑在此。）然則今之鮑函車匠，（考工記有函鮑，鄭君注云：鮑，讀為鮑魚之鮑，書或為鞄。蒼頡篇有鞄鞄。陸德明音義云：劉音僕。說文云：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公曰：柔皮）

之工鮑氏鞄即鮑也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舊作人以意改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舊作弛據下文改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為羣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君舊作吾據上文改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出說苑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撞而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辟闢同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不忠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己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為深說文云噎咽也讀若快噎飯窒也會與喑同不言之意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

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徧舊作偏以意改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某字舊作孔子諱今改下故此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某語寡人者眾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孔叢詰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孔叢引殺作弒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為亂趣讀促非仁義之也脫字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某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乎貺寡人者眾矣貺書為況此俗寫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孔某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盧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浩居作浩裾沅案史記作倨傲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

孔叢史記宗作崇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盧云晏子作異于服勉于容不可使導眾孔某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眾儒學不可使議世晏子儒作博議作儀勞思不可以補民三字舊脫盧據晏子增絫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說文云營惑也家語云營惑諸侯高誘注淮南子曰營惑也營同營營與瞷音相近盛為聲樂以淫遇民當為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孔叢作家非今君封之以利齊俗史記云君欲用之以移齊俗作移是非所以導國先眾公曰二字舊脫據孔叢增善於是厚其二字舊脫盧據晏子增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乃恚舊作志盧改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卽范蠡也韓非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按史記貨殖傳云范蠡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有頃閒齊將伐魯言何其閒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某之誅也言孔子之責也孔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舊作於據孔叢改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句決植列子云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呂氏春秋慎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此云決植卽其事也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季氏爭關而出孔子決門植以縱之孔某窮於蔡陳之閒孔叢閒作厄藜羹不糂藝文類聚引作藜烝不糂北堂書鈔作不糝太平御覽作糂一作糝荀子云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楊倞云糂與糝同蘇覽反說文云糂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古文糂从參則糂糝古今字十日子路為享豚孔叢太平御覽引享作烹俗寫耳享卽烹耳孔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藝文類聚引作不問肉所從來卽食之號人衣褫字之誤孔叢作剝以酤酒孔叢酤作沽同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文選注引反作異孔某曰來吾與女當為語女曩與女為苟生苟且今與女為苟義舊云曩與女為苟義脫五字據文選注增夫飢約則不辭志此字衍妄取以活身贏飽偽行以自飾汙邪詐偽孰大於此孔某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叟就然舊作然就孫以意改孟子云舜見瞽叟其容有蹙韓非子忠孝云記曰舜見瞽叟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荀子亦同作造案就蹙造三音皆相近此時天下圾乎圾舊作扱以意改孟子韓非子作岌岌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為亦舍舊作舍亦盧云如此家室而託寓也孔某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子貢季路輔孔悝亂衛舊脫此字據孔叢云以亂衛增陽虎亂乎齊孔叢作魯佛肸以中牟叛黍雕刑殘孔叢作漆雕開形殘詰曰非行己之致莫大焉莫上舊脫一字夫為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卷之九

墨子卷之十　　靈巖山館原本

[illegible]

經上第四十　此翟自著故號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云按宋潛溪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上卷七篇則自親士至三辯也此經似反不在其數然本書固自稱經亦最古豈後人移其篇第與唐宋傳注亦無引此故爛錯多不可句讀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　說文云故使爲之也或與固同事之固然言已得成也　止

以久也　以同己　體分於兼也　孟子云有聖人之一體　必不已也

言事必行　知材也　言知材　平同高也　言平上　慮求也　謂慮有求　同

長以缶　缶即正字盧云古文正亦作此缶玩按唐大周石刻投心缶覺如此　相盡也

知接也　知以接物　中同長也　中孔四量如一　恕明也　推己及人故曰明

厚有所大也　仁體愛也　日中　句　缶南也　義利也　易曰利者義之和

直參也　說文云直正見也論語子曰立則見其參于前　禮敬也　圜

一中同長也　一中言孔也之四面同長　量　行爲也　方柱隅四讙

也　讙疑雜字　實榮也　實至則名榮　倍爲二也　倍之是爲二　忠以爲

利而強低也　言以利人爲志而能自下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

也　序言文序說文云端物初生之題也　孝利親也　有閒中也　閒隙是二者之

中　信言合於意也　閒不及旁也　言閒　佴自作也　說文

云佴佽也此云自作未詳也　纑閒虛也　盧云纑猶壚之壚　謂　字書無此字　作

嗛也　盈莫不有也　廉作非也　廉察之廉作與狙聲近言狙何　堅白

不相外也　令不爲所作也　言使人爲之不自作　攖相得也　玉篇

云攖結也　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　任俠說文云甹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爲

甹甹與任同　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　勇志之所以敢

也　敢决　次無閒而不攖攖也　力刑之所以奮也　刑同形　言奮

身是強力　法所若而然也　若順也言有成法可從　生刑　刑同形　與知處也

言人寐形體與知識惟　佴所然也　然當爲耳之言或爲尔字據音讀文云尔必然也

臥知無知也　臥而夢似知而不可爲知也　說所以明也　解說　夢臥

而以爲然也　言夢中所知以爲實然　佊不可　句　兩不可也　平

句　知無欲惡也　辯爭彼也　辯勝　讀如勝負　當　讀如當意　也　利

所得而喜也　謂夢所見　爲窮知而縣於欲也　言知之所到而欲爲

謂夢見同　害所得而惡也　謂夢所見　已成　句　亡　句　治求得也

言事既治所求得　使　句　謂故　句　說文云故使爲之也　譽明美也　名　句

達類私　句　誹明惡也　謂　句　移舉加　名　舉擬實也　知

句　聞　舊作聞據經說上改　說親　句　名　句　實合爲　句　言出舉也

聞　句　傳親　句　且　舊衍一且字以意刪　言然也　見　句　體盡　句　君

臣萌　萌疑同名或同氓　通約也　合　句　缶宜　句　必　句　功利民也

欲缶權利且惡缶權害　賞上報下之功也　爲　句　存

亡易蕩治化　句　罪犯禁也　同　句　重體合類　句　罰上

報下之罪也　異　句　二體不合不類　句　同異而俱於

之一也　同異交得放有無　句　久彌異時也　言其不易時故

日久　守彌異所也　言不移其所故曰守　聞耳之聰也　窮或有前

不容尺也　循　句　猶云從　所聞而得其意心之　舊作也據下文改

察也　盡莫不然也　言口之利也　始當時也　執　句　所

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　化徵易也　諾不一利用　句

損　句　偏去也　言損是去其半　服執說　音利玩案音利二字舊作說未詳其義　巧

轉　句　則求其故大益　句　儇積秖　句經說上作駒　法同則觀

其同　句　庫　盧云庫疑庫同見下文　與　易也　法異則觀其宜　句

動或從也　止因以別道　讀此書旁行　缶無非　說文云非

違也从飛下翄取其相背言此篇當旁行讀之即正讀亦無背于文義也此篇舊或每句兩截分寫

如新考定本，故云旁行可讀。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句 說在同，所存，句 與者於存與孰存，
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句 五行毋常勝，說
在宜物盡，句 同名，句 二與鬭，句 愛食與招，句 白與
視，句 麗與夫與履，句 一偏棄之謂而固（言固）是也，
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句 說在見與俱，句 一與二，
句 廣與循，句 無欲惡之為益損也，說在宜，句 不能
而不害，說在害，句 損而不害，說在餘，句 異類不比，
（說文無此字，玉篇云：吡，吡嗞，必切。）說在量，句 知而不以五路，說
在久，句 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句 必熱，說在頓假，句
必誖，說在不然，句 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物
之所以然，句 與所以知之，句 與所以使人知之，句
不必同，說在病無，句 不必待有，說在所謂，句 疑說
在逢，句 循遇過擢慮不疑，說在有無合與一，句 或
復否，說在拒，且然，句 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
歐，句 物一體也，說在俱一，句 惟是均之絕不，說在
所均，句 宇或徙，（舊作從，以意改。）說在長宇久，句 堯之義也，
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句 臨鑑而
立，句 景到，（卽今影倒字，正文。）多而若少，（若，猶順。）說在寡區，句
狗犬也，而殺狗非，句 殺犬也可，說在重，句 鑑位，（當云
鑑立，古位立字通。）量一小而易，一大而缶，說在中之，句 外
內使殷美，說在使，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在荆之大，
其沈淺也，說在具，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以檻為

摶，於以為無知也，說在意，句 在諸其所然未者然，
說在於是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件，（件卽午字異文，玉
篇云：件，古吳切，偶敵也，非此義。）景不從，說在改為，句 一少於二而
多於五，說在建住，景二，說在重，非半弗斱，（玉篇云：斱，知略
切，破也。盧云：非此義，此當與斫同。沅案：斱卽斱字異文耳。）則不動，說在端，句
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有之而不
可去，說在嘗然，句 景迎日，說在摶，缶而不可擔，說
在摶，句 景之小大，說在地缶遠近，句 宇進無近，說
在敷天而必缶，說在得行，句 循以久，說在先後，句
貞而不橈，說在勝，一，句 怯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
相召也，說在方，句 契與枝板，說在薄，句 狂舉不可
以知異，說在有不可，句 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
在兼，句 倚者不可正，說在剃，循此，句 循此與彼此
同，說在異，句 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句 唱和同患，說
在功，句 買無賈，說在仮，（反字異文，下仿此。）其賈，句 聞所不
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句 賈宜則讎，（售字古只作讎，
後漢書高帝紀云：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也。）說在盡，句 以言
為盡誖，誖說其在言，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謂
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仮，或過名也，說在實，無窮不
害兼，說在盈否知，句 知之否之足用也，誖，說在無
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句 謂辯無
勝必不當，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
子者，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仁義之為外內也，內
說在仵，（此亦未詳其義。）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

學之益也說在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絫說文云絫增也从厽从糸絫十黍之重也讀書注孟康曰絫音累師古曰絫孟康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累灌之累誹之可否句不以衆寡說在可非句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諱說在弗非句知狗而自謂不知犬句過也說在重物句箕不甚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句是與是同說在不州疑云不洞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此釋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此釋經上體分于兼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此釋經上知材也慮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此釋經上慮求也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此釋經上知接也恕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此釋經上恕明也仁愛己者非爲用己也不若愛馬著若明此釋經上仁體愛也言書愛仁于愛物義志以天下爲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此釋經上義利也言意以爲美而爲之又忘其勞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僈焉等異論也僈慢字異文此釋經上禮敬也行所爲不善名行也所爲善名巧也若爲盜此釋經上行爲也言所爲之事無善名是躬行也有善名是巧于盜名也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己不若金聲玉服此釋經上實榮也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此釋經上忠以爲利而强低也孝以親爲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

此釋經上孝利親也言不以爲德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此釋經上信言合于意也佴與人遇人衆㥍此釋經上佴自作也字書無㥍字誚爲是爲是之台一本作治彼也弗爲也此釋經上誚作廉也廉己惟爲之知其恥也一本作知其思耳是此釋經上廉作非也所令非身弗行此釋經上令不爲所作也任爲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此釋經上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言任俠輕財勇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害之此釋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言勇懼力重之謂下句與重奮也此釋經上力刑之所以奮也生楹之生楹當爲形商不可必也此釋經上生刑與知處也商不可必言不可知量臥句夢句平句惔然句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此釋經上臥知無知也夢臥而以爲然也平知無欲惡也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此釋經上治求得也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此釋經上譽明美也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此釋經上誹明惡也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此釋經上舉擬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畫俿也俿虎字異文言也謂言猶石致也石當爲實此釋經上言出舉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此釋經上且言然也君以若名者也此釋經上君臣名通約也名經上作萌誤功不待時若衣裘此釋經上功利民也功不待時若衣裘句疑衍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此釋經上賞上報下之功也罪犯禁也侗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是君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此釋經上同異而俱之于一也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窮句或不容尺有窮句莫不容尺句

無窮也。(此釋經上窮或有前不容尺也)盡但止動。(此釋經上盡莫不然也)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此釋經上始當時也)化若鼃為鶉。(此釋經上化徵易也)損偏也者兼之體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此釋經上損偏去也)儇昫(經作䀠)民也。(此釋經上儇䀠秪)庫區穴若斯貌常。(此釋經上庫易也)動偏祭從者戶樞免瑟。(此釋經上動或從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此釋經上止以久也其義未詳)必謂臺執者也。(臺疑握字說文云臺古文握握執言執持必然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此釋經上必不已也)同捷(一本作楗)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是往相若也。(此釋經上平同高也同長以正相盡也中同長也)厚惟無所大。(此釋經上厚有所大也言惟其大無所加是所稱大也)圜規寫支也。(此釋經上圜一中同長也)方矩見久也。(此釋經上方柱隅四讙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此釋經上倍為二也)端是無同也。(此釋經上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有閒(此與下閒書作閒俱以意改)謂夾之者也。(此釋經上有閒中也)閒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內(疑穴字)及及非齊之及也。(此釋經上閒不及旁也)纑虛也者兩木之閒謂其無木者也。(此釋經上纑閒虛也)盈無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此釋經上盈莫不有也)得二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此釋經上堅白不相外也)攖尺與尺俱不盡端無端但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攖相盡體攖不相盡。(此釋經上攖相得也)仳(疑似字)兩有(一本作且)端而后可。(此釋經上仳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次無厚而後可。(此釋經上次無閒而不攖攖也)法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為法。(此釋經上法所若而然也)佴然也者民若法也。(此釋經上佴所然也)

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不必或不當不若當犬。(此釋經上說所以明也彼不可兩不可也辯爭彼也辯勝當也)為(句)欲䨱其指(䨱即難異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䨱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未可知也(騷瘙字假音讀如山海經云食之已騷)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廧外之利害未可知也(廧牆字俗寫)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為窮知而縣於欲之理(縣懸字異文讀如懸挂之類)䨱脯而非恕也(恕疑字異文字書無此字)䨱指而非愚也所為與不所與為相疑也非謀也(此釋經上為窮知而縣于欲也大指言所知一事必待為之而信其利害否則懸于欲不以疑而自止)已(句)為衣(句)成也治病(句)亡也(此釋經上已成亡)使令謂(句)謂也不必成濕(句)故也(盧云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溼楊倞注荀子引作濕此濕字與方言義同他合反)必待所為之成也(此釋經上使謂故)名物(句)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句)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句)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此釋經上名達類私)若信字(疑字)灑謂狗犬命也狗犬(句)舉也叱狗(句)加也(此釋經上謂移舉加)知傳受之(句)聞也方不瘴(句)說也身觀焉(句)親也(此釋經上知聞說親言所為知者有三傳之傳受是耳所聞也非方土所阻是人所說也)(身自親之則親見也前後文句倣此傾讀之)所以謂(句)名也所謂(句)實也名實耦(句)合也志行(句)為也(此釋經上名實合為)聞或告之(句)傳也身觀焉(句)親也(此釋經上聞傳親)見時者(句)體

也二者盡也此釋經上見體盡古兵立反中志工句正也臧之爲句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仗者兩而勿偏此釋經上合正宜必欲正權利且惡正權害爲早臺句存也病句亡也買鬻句易也霄與消同盡句蕩也順長句治也鼃買句化也此釋經上爲存亡易蕩治化同二名一實句重同也不外於兼句體同也俱處於室句合同也有以同句類同也此釋經上同重體合類異二必異句二也不連屬句不體也不同所句不合也不有同句不類也此釋經上異二不體不合不類舊脫不體不字同異交得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此釋經上同異交得放有無比度多少也免蚓還園去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劍尤早死生也處室子子母長少也兩絕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行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爲姓故也賈宜貴賤也已上未詳諾超城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此釋經上諾不一利用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此釋經上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彼舉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員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句與生鳥句與物盡句與大小也已上釋經下止類以行人云云至說在之大小此然是必然則俱爲麋同名俱鬭不俱二三與鬭也已上釋經下五行毋常勝云云至二與鬭包句肝句肺句子句愛也橘茅句食與招也已上釋經下愛食與招白馬多白句視馬不多視句白與視也已上釋經下白與視爲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爲非以人是不爲非若爲夫勇不爲夫爲屨以買衣爲屨夫與屨也已上釋經下麗與夫與屨屨同屨二與一亡句不與一在句偏去未有文句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句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句謂是句則是固美也謂也則是非美句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已上釋經下一偏棄之云云至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脩堅白句舉不重句不與箴疑當云不舉箴非力之任也爲握者之觭字未詳倍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句爵句親行賈句四者孰貴句麋與霍孰高麋與霍孰霍蚓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吉之使智也已上釋經下廣與脩云云至說在所謂疑逢舊作蓬下同以意改爲務則士爲牛廬者夏寒逢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若石羽楯也鬭者之敝也以飲酒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已爲然也與愚也俱俱一句若牛馬四足句惟是當牛馬數句牛數馬句則牛馬二句數牛馬

句則牛馬一句若數指句指五而五一長已上釋經下說
在俱一宇徙而有處宇句宇南北在且有在莫宇徙
久已上釋經下宇或徙說在長宇久或無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善
治句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句則堯不能治
也已上釋堯之義也云云至說在所異二景光至句景亡若在句盡
古息景二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
射句下者之人也高句高者之人也下句足敝下
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
端與於光故景庫舊作庫以意改內也景日之光反燭
人句則景在日與人之閒句景木柂猶言木斜景短大
句木正句景長小句大小於木則景大於木非獨
小也已上以表言文尚可詳遠近臨正鑒句景寡句貌能白
黑句遠近柂正句異於光鑒句景當俱就去尒當
俱尒疑亦字俱用北鑒者之臭於鑒無所不鑒景之臭
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句俱然鑒分句鑒中
之內句鑒者近中句則所鑒大句景亦大句遠中
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句緣正而長其
直也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
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鑒鑒者
近則所鑒大景亦大亦遠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
景過正已上以鑑言故招負衡木加舊作如以意改重焉而不
撓句極勝重也極疑權也右校交繩句無加焉而撓極
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句必捶權重相若也
此錘字假音陸德明考工記音義云直偽反劉直危反相衡則本短標長標猶

抄末也兩加焉重相若句則標必下句標得權也挈
有力也引無力也不正舊作心以意改所挈之止於施也
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挈長句重者下句短
輕者上句上者愈得下句下者愈亡句繩直權
重相若句則正舊作心以意改矣收上者愈喪下者愈得
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已上以權衡言兩輪高兩輪為輲雜記
云載以輲車鄭注云輲讀為輇或作輇說文云輇蕃車下庳也又鄭注既夕記云許叔重說有輻曰
輪無輻曰輇車梯也重其前弦其前弦直也載弦其前載
弦其軲玉篇云軲古胡切廣雅云軲車也曹憲音枯又音姑案軲轂音相近疑轂字異文
而縣重於其前是梯舊作埭據上文改下同挈且挈則行凡
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則下直扡或害之也沵
公羊傳桓十年有云沵血陸德明音義云古流字梯者不得沵舊作沵據上改直
也今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䠙也玉篇云䠙蒲唐切䠙躅欲
行貌正字通以為䠙字之俗若夫繩之引軲也是猶自舟中引
橫也倚倍拒堅䠞唐宋字書無此字正字通云俗字舊注音寘走貌倚焉
則不正誰并并字異文石絫石耳已上以車制言夾寑寑字省文者
法也方石去地尺句關石於其下句縣絲於其上
句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石句挈也絲絕
句引也未變而名易句收也買刀闤泉刀糴相為賈
句刀輕則糴不貴句刀重則糴不易句王刀無變
句糴有變句歲變糴句則歲變刀句若鬻子賈盡
也者盡去其以不讎也其所以不讎去句則讎正
賈也宜不宜正欲不欲若敗邦鬻室句嫁子無子
句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

今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爲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謂非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句）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也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爲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通問者曰子智䶂乎（䶂當爲䶂?，卽䶂?省文）應之曰䶂何謂也彼曰䶂施則智之若不問䶂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大常（據下文當爲堂）中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句）一主所存以問存者（句）五合水土火（句）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府疑同腐）木離木若識麋與

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恕人利人愛也則惟恕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麋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瘧病之之於瘧也（瘧卽瘧省文說文云瘧熱寒休作今經典省几）（此省爪一卽爪字）也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后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均髮（句）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堯霍（據下文霍作靃?）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臛也是以實視人也堯之義也（句）是聲也於今（句）所義之實處於古（句）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䏠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荆沈荆之貝也則沈淺非荆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摶也見之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段椎錐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屨過椎與成椎過繪屨同過件也（件當爲仵異文）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非斱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爲半猶端

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斮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斮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久有窮無窮正九一本作凡無所處而不中縣摶也已上釋經下臨鑑而立景云云至說在摶傴宇不可偏舉宇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民行脩必以久也已上釋經下景之大小云云至說在先後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也盡貌猶方也已上釋經下法者之相與也云云至說在方物俱然句牛狂與馬惟異句以牛有齒句馬有尾句說牛之非馬也不可句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盧云當有牛字之與馬不類句用牛角盧云用牛當爲牛有馬無角句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句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句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已上釋經下牛馬之非牛云云彼正名者彼此句彼此可句彼彼止於彼句此此止於此句彼此不可句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已上釋經下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唱無過無所周若粺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當有少字而不教功適息已上釋經下唱和同患云云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

薄閒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句正所不智句不以所不智句疑所明句若以尺度所不智句長外句親智也句室中句說智也已上釋經下聞所不知若所知云云以詩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誖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南者盧云南當讀如難上下文俱有無難之語有窮則可盡句無窮則不可盡句有窮無窮未可智句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此三字疑衍未可智句人之盈之否未可智句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句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誖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盡也盡有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門也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仁已上釋賈宜則售說在盡云云至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爲內外句所愛利亦不相爲外內句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已上釋經下不害愛之云云至仵顏子一若左目右目入學也以爲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爲無益也教誖已上釋經下有知焉有不知焉云云論

誹。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誹。非己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已上釋經下誹之可否不以衆寡云云物甚長甚短。句莫長於是。句莫短於是。句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善不善爲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請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與是。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已上釋經下取上以求下也云云至末。案此文傳寫錯譌。句讀難定。略以所知。據前後文及他篇疏通文義。恐多臆見。以俟敏求君子更正之。

新考定經上篇本篇云。讀此書旁行。今依錄爲兩截。旁讀成文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　止以久也
體分于兼也　必不已也
知材也　平同高也
慮求也　同長以缶相盡也
知接也　中同長也
恕明也　厚有所大也
仁體愛也　日中正南也
義利也　直參也
禮敬也　圜一中同長也
行爲也　方柱隅四讙也
實榮也　倍爲二也
忠以爲利而強低也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孝利親也　有閒中也
信言合于義也　閒不及旁也
佴自作也　纑閒虛也
詣作嗛也　盈莫不有也
廉作非也　堅白不相外也
令不爲所作也　攖相得也
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　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
勇志之所以敢也　次無閒而不攖也
力形之所以奮也　法所若而然也
生形與知處也　佴所然也
臥知無知也　說所以明也
夢臥而以爲然也　攸不可兩不可也
平知無欲惡也　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利所得而喜也　爲窮知而縣于欲也
害所得而惡也　已成亡
治求得也　使謂故
譽明美也　名達類私
誹明惡也　謂移舉加
舉擬實也　知聞說親名實合爲
言出舉也　聞傳親
且言然也　見體盡
君臣名通約也　合缶宜必
功利民也　欲缶權利且惡缶權害
賞上報下之功也　爲存亡易蕩治化

罪犯禁也　同重體合類

罰上報下之罪也　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

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　而俱之于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聞耳之聰也

盡莫不然也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

始當時也　言口之利也

化徵易也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

損偏去也　諾不一利用

儇秖秖　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

庫易也　法同則觀其同

動或從也　法異則觀其宜

止因以別道

讀此書旁行正無非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墨子，札訊星衍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引之否。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獲報。閱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蟇為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鼃為鶉合。又讀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又云，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湛注云，凡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理為然者，墨子亦有此說，今按經說下有云，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尼篇云，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湛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為也。今按經下云，過仵景不從，說在改為，其文微異而義亦同，是知子家多有若說，晉時尚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此也。又楊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湛注云，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墨子夏教之証，比復公，而是卷已刊成，無容注處，公然其言，因据增重字，又命附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子焉。甲辰上巳，孫星衍記

墨子卷之十

[illegible]

大取第四十四 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之義也。意言聖人厚葬，固所以利親盡葬，固所以利子，而節葬非葬，則利尤大也。墨者固取此。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言人不如小人之姑息。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為其親也，而愛之，說文云葬臧也。非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即藏字正文謂葬親。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欲之，當有非字。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此辯葬之非利親樂之非利子，即節葬非樂之說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為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掔。此掔字正文，舊作擊，誤。說文云：掔，手掔也。揚雄曰：掔，握也。从手臤聲。鄭注士喪禮云：掔，手後節中也。古文掔作捥。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當為者。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玉篇云腕烏段切，手腕亦作捥。案捥腕皆掔字之俗。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為義，非為義也。為暴人語天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歌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若陳執未有所為，而我為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為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為長厚，不為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為天下厚禹，為禹也。為天下厚愛禹，乃為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言禹之厚德及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為加於天下，言盜之惡行及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聖人惡疾病，言自重其身。不惡危難，言為人則不避艱險。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言欲存其身以利人，非惡人之以危難害己。聖人不為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言藏富在下。聖人不得為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為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說文云渴盡也，竭負舉也。今經典多以竭為渴。此云云者，謂盡其利以厚喪也。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興利為己。語經意言聖人厚葬之說，為自厚其親，語其經耳。經猶云正，非必欲天下人如是也，故下辨之。語經也。也同者。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案列子仲尼云公子牟曰白馬非白，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舞，似當云說駒，說求之無母，即孤犢之論乎。漁大一句未詳。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己，非為愛己之人也。厚不外己，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義，利；不義，害。之

功爲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衆衆也（此與下寡也舊俱作世以意改）與愛寡也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俔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非欲之也（一本無非欲之三字）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說文云璜半璧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爲（一本作非）其人也富人非爲其人也（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爲鬼焉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智同知）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二當爲一）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居運言居住或遷徙）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荆者

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邱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重同（已下同字俱斷句）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邱同鮒同是之同（一本又有同字）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强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附瀆也（瀆字未詳）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孰或遇凶（言歲孰歲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藏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

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鼓栗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于追迷言能追正迷惑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言其指相若其類在譽石疑譽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其利天下同則譽在也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言意多所愛而不行者長難之故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言愛二人同擇而殺其一殺減也其類在院下之鼠小仁與大人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為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為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一本作地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紀理疑比意為韻古四聲通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故取予為韻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假設是尚未行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中去聲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辟同譬說文云譬諭也諭古文喻字舉也此字疑衍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句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一本作侔之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句其所以然不必同句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句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譬也侔也援也推也即上四者行而異轉而危句遠而失句流而離本句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張湛注列子云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方言云臧獲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襍齊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王逸注楚詞云臧為人所賤繫也獲為人所係得也或曰臧守藏者也獲主禽者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當為事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言使其弟有美容而愛弟者非以容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當為乘船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此所謂辯名實之理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

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爲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殺據下當爲然一本作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鬭雞非雞也言人使之鬭好鬭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據上當有類字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據上無此字非之無故焉也據上文二字當倒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上之疑當爲大則爲當作謂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舊作自以意改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古愈字只作俞太平御覽引作愈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行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駕驥與羊子舊作我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改將誰敺說文云敺古文驅从攴藝文類聚引作驅耕柱子曰將敺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敺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藝文類聚引作以驥足責子墨二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子曰我亦以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無以字子爲足以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引謂作問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藝文類聚引作聰明耳目之與聾瞽也藝文類聚引瞽作盲昔者二字藝文類聚引作若夏后開後漢書注引云開治使蜚廉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玉海俱引蜚作飛採舊作折據文選注改金於山川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或在水諸書引多無川字非而陶鑄之於昆吾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文選注俱引作以鑄鼎于昆吾吾文選注作吳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昆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顓帝城內周回五十步高二十丈郭昆吾墟也是使翁難乙卜於目若之龜舊脫乙字又作白若之龜誤藝文類聚引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玉海引作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當从目若者周禮云北龜曰若爾雅釋魚云龜左睨不類右睨不若賈公彥疏禮以爲睥睨是目若之說也若順也龜曰舊脫龜字據玉海增鼎成三足而方玉海三作四不炊而自烹此音字俗寫玉海引作亨藝文類聚引作不炊自成不舉而自臧玉海引作藏不遷而自行太平御覽引作擢說文云栖古文遷从手西則擢實古栖字後加爲擢耳今書又作遷皆傳寫者以少見改之又藝文類聚引俱無而字以祭於昆吾之墟此虛字俗寫括地志云昆吾故城在濮陽縣西三十里上鄉疑同尚饗乙又舊脫乙字又字作人據藝文類聚玉海改言兆之由藝文類聚作繇無兆之二字玉海亦作繇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玉海引作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於

三國北國爲譌藝文類聚引作而遷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豈能智一本作知下同數百歲之後哉藝文類聚引云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說文云欣舉出也與掀同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說文云燎放火也於此舊二字倒一本如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摻即操字異文唐人別有操音非也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荊耕柱子於楚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一本作知下同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十金當爲千金之誤後生不敢死謂不敢死者猶古人書疏稱死罪常文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爲義也人不見而耶此譌字鬼不見而富而子爲之有狂疾子

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臣譌家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鬬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鬬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鬬惡有士而無鬬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舊作大一本如此下同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智同知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舊脫此字一本有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文選注引隋作隨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藝文類聚引云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太平御覽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强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楚之明月出□蚌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又一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邪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蚌蜃少豪大豪出於污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諸退也文各不同當是此和氏之璧上脫文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

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論語作近者說遠者來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此譏仲尼者見翟未嘗輕孔非儒所斥孔子名由其門人小子之過矣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當爲之而舊者新是一本無此字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一本作知告人以所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卽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卽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一本有也字文選注云幽求子曰年五歲間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言自勞其足謂竹馬也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舊脫此字一本有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滶疑敖字游高石子於衞衞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舊作鄉一本如此下同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衞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衞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關卽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左傳云掌其北門之管卽關也辭三公東處於商蓋商蓋卽商奄商書金縢云周公

居東二年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舊二字倒一本如此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衞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一本作虞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句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術同述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誅疑當爲述術誅遂疑皆聲誤下同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疑當爲述月令以遂爲術己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爲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意言古之善者多故但述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于述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舊作之本如此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舊二字倒一本

如此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一本作意非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犓豢此豢字俗寫太平御覽引作芻豢維人當爲饔人之誤但割而和之但割卽袒割說文云但裼也从人旦聲經典用但爲第字之義而忘其本不可勝食也舊脫不可二字據太平御覽增見人之作餅舊作生皆據改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言捨以爲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或當云明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二字舊作三意據太平御覽改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曠蕪不可勝闢魯陽楚縣故云然也評靈數千說文云評召也不可勝下當脫用字見宋鄭之閒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說文云弇蓋也而祝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氂曰我聞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度謂渡去也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之十一

墨子卷之十二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太平御覽引作義貴於身）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卽齊。（二字舊倒。以意改。）過故人。（太平御覽引作之齊遇故人。）謂子墨子曰。（四字太平御覽引作故人。）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太平御覽引作子宜勸。又作子宜勸我。）何故止我。（太平御覽故作以。）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藝文類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選注引本書云。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恐是此闕脫文。）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舊作成。據藝文類聚改。一本同。）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藝文類聚引作用子。又節。）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藝文類聚引作焉。）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藝文類聚引順作療。）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藝文類聚引食作用。）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粢當爲齍。說文云。黍稷在器以祀者。盛解同。俱从皿。亦見周禮也。前文皆同此義。）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中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若君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盧云。此下疑有脫文。）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默字俗寫从口。）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盧云。疑有脫誤。沅按此言三世爲人御。必能抑然自下。若去其喜怒樂悲愛。而有聖人之用心也。則非脫誤矣。）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排猶背。）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未詳鉅義。）黔者黑也。（說文云。黔黎也。秦謂民爲黔首。謂黑色也。）雖明目者

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讐焉。讐即售字正文。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北堂書抄作使於衛。關中載書甚多。關中猶云扃中。關扃音相近。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本多作讀書百篇。繹史同。藝文類聚引無書字。北堂書抄凡三引。兩引無。一引有。無者是也。夕見漆十士。漆七字假音。今俗作柒。藝文類聚引作七。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北堂書抄引云。相天下猶知此。況吾無事。何敢廢乎。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鈞均字假音。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

也。而子何怪焉。言苟得其精微。則無用以書爲教。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閒。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閒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舊脫人處二字。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舊脫人字。一本有。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後作審。曰待女以千盆。舊作盆。誤。古無鎰字。只作溢。或作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注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賈逵國語注云。二十四兩。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爲義之舊作也。據太平御覽改。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一本脫此字。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舊爲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徙。舊爲倍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爲。則舊作財。一本如此。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文選注引遇作遭。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illegible]

（覽引殺作賊）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事類賦作往）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舊脫至淄水不遂五字據史記集解及事類賦增史記集解云墨子不遂而反又參字淄水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三十二五里原山麓臨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此句舊脫據太平御覽增）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舊脫天字之字據太平御覽增）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攈粟也（攈拾也一本作攗非）以其言非吾言者（太平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鐘然（說文云鍾酒器也鐘樂鐘也此借為鍾）扣則鳴（說文云扣牽馬也敂擊也讀若扣此假音耳）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偽舊作貨說文云此古資字讀若貲）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已上申明知其一身）且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鐘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已上申明又未知其所謂）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為善人孰不知（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句）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說文云衒行且賣也衒或字）人莫知（一本作之）取也今子徧（舊作偏以意改）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言好善不如好色）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句）一行為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句）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戴（本多作義以意改）章甫搢忽（搢即晉字俗寫忽即笏字古文尚書在治忽亦用此字舊作怒誤）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說文云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爾雅云羊牡羒）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太平御覽引作褒衣博袌）以

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宿讀如無宿諾）請舍忽（舊作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句。一本作必，亦是。）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言其意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句）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言同時之言而仁不仁異）周公旦為天下之聖人，關叔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謂節葬節用之屬。墨氏之學出于夏）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齒年也）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齰同錯）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葆，言包裹其髮）而去亓（舊作亦，知是此字之誤。亓即其字，以意改）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有（舊作無，據下文改）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聖王皆以鬼神為神明，而為禍福，（而同能）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

下，皆以鬼神為不神明，不能為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亓（已下亓字舊皆作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嗣子也）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閒，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國治則為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盧云：此下脫治之故治也五字）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猶云勉之無已）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說文云：噎，飯窒也。飯窒則思飲）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薾為聲樂，（說文云：薾，華盛。言盛也。或後假音字）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僇，國為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當為禮）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三日當為三月。韓非子顯學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高誘注淮南子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而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制喪三日，亦當為月）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果（當為裸。說文云：袒也。玉篇云：倮，赤體也）謂撅者不恭也。（撅當為蹶。說文云：僵也。一曰跳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

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
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
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衆經音義云倉頡篇云男
曰兒女曰子)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
止此亓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
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
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
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
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
曰樂以爲(舊脫此字據上文增)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
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
者四政焉儒以天(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爲不明以鬼爲不神
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
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
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此鼓字从攴與
鐘鼓字異彼从支)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
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
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
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
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
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言告所聞)程
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句)反(句)後(句)(此言說者惑子猶
反而後後留之)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當爲閒)者
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

曰不然夫應孰(當爲執)辭稱議而爲之敏也厚攻則
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
蛾也(蛾蟻同)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稱述孔子)程子
曰非儒(句)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
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
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
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言孔
子之言有必不能易者此下舊有謂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
人哉二十七字今據一本移後)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
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
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年同期)而責仕於子墨子子
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
昆弟五人者亓(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父死亓長子嗜酒而
不葬亓四弟曰子與(舊作無一本如此)我葬當爲子沽酒
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
末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
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
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
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
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
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
莫之欲(已上八字舊脫據一本增)故不欲哉(太平御覽引云墨子謂門人曰汝何
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邪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
用也與此徵異)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强爲之(此下舊接爲書)

者富之云云二百六十四字今據文義移後一本此下亦接夫義天下之大器也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舊爲不強爲之已上十六字舊脫在則豈何遽無從下今據一本移正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已上二十七字舊在今翟會無稱於孔子乎下今據一本在此一本又無無知能無禍福人哉六字爲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之得二字舊倒以意移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亓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亓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舊有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云云十六字據一本移前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亓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及猶兼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子毀二字倒今移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文選注引無爲字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跂舊作跂據文選注改此企字假音爾雅云其踵企陸德明音義云去跂反本或作跂說文云企舉踵也跂足多指二字異以爲長隱文選注引作偃隱偃音相近亦通以爲廣言企足以爲長仰身以爲廣偃猶仰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言子姑無若此子之身亂之矣一本作子姑防子之身亂之矣是

墨子卷之十二

墨子卷之十三

[illegible]　靈巖山館原本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舊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敺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顧（言非此之爲顧）無可爲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太平御覽無大字下同）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卒字異文作倅讀如倉倅）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言持刀之人）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百姓（舊作殺非太平御覽引作殺案說文云敖古文殺出此今依改正此書觀覽者少故猶存古字如廣雅然也慎勿改亂之）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此下舊脫魯字）陽文君曰今使魯（舊脫魯陽）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亓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未詳其事）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二字舊作多吾一本如此）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糧字俗寫）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亓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謂字）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

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若此（舊二字倒一本如此）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一本作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未詳）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俛字俗寫）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古影字只作景葛洪加彡而明刻淮南子有注云古影字或以此爲高誘文則非始于葛洪案道藏本淮南子注無此三字蓋明人妄增耳今尚書亦有影響字寫者亂之）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己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匡字舊闕注云太祖廟諱上字蓋宋本如此今增）尚而無下比（句）以美善在上而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慼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譽（舊作與以意改）爲是也魡者之恭（魡字俗寫从魚藝文類聚引作釣案玉篇有魡字云丁料切[illegible][illegible]釣餌取魚出此墨書如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爲大都出自大觀尼案以前書傳皆采類耳不應有此以相傳既久亦不改也）非爲賜也（賜字一本作魚賜藝文類聚作魚）餌鼠以蟲（餌舊作[illegible]非據藝文類聚改）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糶糶讎則慍也（售字正作讎）豈不費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太平御覽引作吳憲）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二字舊倒以意改）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句）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籍藉字假音）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當脫說字）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句）不織而衣寒（句）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舊脫此字一本有）教人

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已下鼓字皆从攴而使眾進戰與不鼓而使眾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眾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

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舊作悅下同此俗寫字今改正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時吳已亡入越故曰故吳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為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一本作異能以封為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糶舊作糴下同以意改呂氏春秋作翟鈞之糶句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呂氏春秋高義云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即用此文義翟亦當為義糶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說文云媅說也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

子墨子曰出未詳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短從豆聲讀如梪藜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句家厚於始也有家厚句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四字有誤之為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

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

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駑古字只作奴一本作駑說文無駑字四隅之輪於此

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盧云疑謂焉在不知來文誤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此正字俗文作腰者後安亂之耳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爲。說文云遂亡也从辵豕聲王逸注楚詞云遂往也義出于此經典多借爲家字而忘其本家从意也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句誅白公。句然而反王。言何不借王之權以殺白公然後反位于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濟止也嬖同僻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說文云靳當膺也从革斤聲一本改作勸非言欲馬行而勸其前所以自困猶使人仕而反來侵我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埶。亟敗楚人。公輸子舊有曰字一本無自魯南游楚焉。太平御覽引作公輸般自魯之楚始爲舟戰之器。太平御覽引作具作爲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太平御覽引作鉤之鉤拒退則鉤之進則拒之也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埶。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舊脫一狎字以意增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䧿。成太平御覽引作鵲而飛之。三日不下。文選注云案墨子削竹以爲鵲三日不行者彼誤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䧿也。不如翟太平御覽引作匠之爲車轄。太平御覽有也字須臾劉三寸之木。劉鏤字假音太平御覽引此作鑿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韓非子云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輗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與此異也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子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一本作與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史記集解後漢書注文選注皆引作般廣韻引作班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張湛列子注云雲梯可以凌虛將以攻宋。文選注引作必取宋三字太平御覽

（云尸子云般為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呂氏春秋云自魯往是）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文選注引云公輸般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一本作千金是）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太平御覽引作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太平御覽引作胡不已也）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錦繡（上一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一本亦有轝卽與異文耳）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太平御覽作耳）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七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太平御覽引敝作弊轝卽輿異文）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太平御覽滿作盈）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貍者也（太平御覽狐貍作鮒魚）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說文無楩字玉篇云鼻緜切楩木似豫章陸德明爾雅音義云鼻緜反又婢衍反字指云楩木似豫章尸子作梗太平御覽引此亦只作梗）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戰國策云臣以王吏之攻宋王吏書三事之誤說文云事古文事尸子作王使太平御覽作王之攻宋）為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已上十一字舊俱脫太平御覽有或書在此）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太平御覽引有云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士作為雲梯欲以攻宋易為梯取二十三字皆與此異然此文已為後人所飾與）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舊作牒太平御覽引作褋北堂書抄作褋案作褋者是也褋省為牒說文云南楚謂禪衣曰褋玉篇云褋徒頰切禪衣也褋同又案陳孔璋為曹洪與文帝書云墨子之守縈帶為垣折箸為械則似以意改用之）公輸盤九設攻城（太平御覽一作宋）之（太平御覽引有具字）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史記集解引作圉一本作固太平御覽作禦）有餘（太平御覽引有云今公輸設守之械墨子設守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俱多于此文）公輸盤詘（太平御覽引作屈文選注作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文選注引有者字）吾不言（文選注引有之字）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文選注有及字是）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史記集解引圉作圍）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後漢書注引作楚）無攻宋（史記集解云宋城）矣（文選注引作也）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庇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文與戰國策及尸子略同）

（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節文）

墨子卷之十三

墨子卷之十四　　靈巖山館原本

[illegible]

備城門第五十二 說文云備慎也𤰈具也經典通用備爲𤰈具之字此二義俱通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 見論語 諸侯畔殷周之國 殷盛也孫云爾雅云殷中也言周之中葉 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 一詩傳云臨臨車也陸德明音義云韓詩作隆孔穎達正義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 鉤 二詩傳云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 衝 三詩傳云衝衝車也說文云幢陷敶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又曰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孔穎達詩正義云衝者從旁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按幢正字衝假音 梯 四案卽雲梯 堙 五一本作堙案當爲垔俗加土說文云垔塞也玉篇云何休曰上城具堙通典云於城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謂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幷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注云卽孫子所謂距闉也鑿地爲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其柱間而燒之柱折槽部城摧 水 六 穴 七 突 八 空洞 九 蟻附 十同螘勝子云將不勝心忿而蟻附注云使卒後城上如蟻緣城殺士也 轒轀 十一太平御覽云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大器攻圍邑有轒轀臨衝城中則有雲梯飛樓周遷輿服雜事曰轒轀今之撞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敵城下說文云轒淮陽名車穹隆轒玉篇云轒轀兵車作轒轀音相近藝文類聚引孫子又作粉榅通典云攻城戰具作四輪車上以縕爲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轒轀車 軒車 十二 敢問守此十二者柰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 推粟言饒粟 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 盧云此下當有而君用之四字 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門 舊脫門字據太平御覽增 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爲之兩相如 句 門扇 舊作問扇據下文改 數 同促 令相接三寸施土扇上 舊土扇作士扇非通典守拒法云城門扇及樓堞以泥塗厚備火 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塹長以力 說文云塹阬也 字未詳 爲度塹之末爲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幕 舊作慕據下文改 孔孔之 舊作敬以意改 疑脫闕字 各爲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 已上縣門之法 救車火爲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爲棧 說文云棧棚也 塗之 涂字俗寫从土本書迎敵祠亦只作涂通典守拒法云門棧以泥厚塗之 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 持水麻升草盆救之 麻一升草一盆也 門扇薄植 說文云欂壁柱植戶植也薄假音字 皆鑿半尺一寸一𧰼弋弋長二尺 說文云橜弋也 見 疑閑字 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有名一垂水 垂罃字省文說文云罃小口罌也 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錮 言扃固之環與扃音相近 以錮 此字疑衍 金若鐵鍱之 說文云鍱鍱也此與錔音同說文云以金有所冒也 門關再重鍱之以鐵必堅梳關 梳字未詳疑作頊 關二尺梳關一莧 管字假音春秋左氏云北門之管 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 貌疑視字 及視關人桓淺 桓表也 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 已上救火之法 車城上二步一渠 高誘注淮南子云渠譍也案譍同塹 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丈辟長六尺二步一荅 漢書注云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 廣九尺袤 舊作表據漢書注改 前十二尺 前漢書注云晏子曰誠上二步一渠立程

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三步三則丈當爲長辟同臂二步置連梃書作挺以意改
說文云梃一枚也孟子音義云丁徒頂切通典守拒法云連梃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
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已上渠答之法
二步一木弩通典守拒法云木弩以黃連桑柘爲之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䩓三寸
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爲
矢節毋以竹箭楛趙掾榆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
衙疑衛字文未詳及櫳樅已上木弩之法二步積石石重千鈞以
上者五百枚後漢書注引作積石百枚重千鈞以上者舊千作中據改毋百盧云
疑云毋下百脫下字或尙有脫字以亢疾犁此正字漢書注作蒺藜非通典守拒法云
敵若木櫑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敎之壁皆可善方疑繕方二步積笠一本
作笠舊作苙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罌盛水有奚
奚蠡大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長三尺
喪以弟翁喪藏也丌端堅約弋十步積摶大二圍以
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竈舊脫一竈字據太平
御覽增有鐵鐕鐕字假音說文云鬵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鬵讀若岑方言云
甑自關而東或謂之鬵太平御覽引作鐕容石以上者一太平御覽引作容二石以
上爲湯戒以爲湯已上積石笠狗屍摶竈之法及持沙毋下千石
毋下猶言毋湯三十步置坐候樓通典守拒法有云却敵上建候樓以版跳出爲
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樓出於堞四尺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堞省文上廣三
尺廣四尺當云下廣四尺板周三面密傅之夏蓋丌上五
十步一藉車疑卽巢車巢藉音相近藉車必爲鐵纂說文云纂軸也
纂假音字五十步一井屏當爲井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
一方方尙必爲關籥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
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櫳樅舊从手非起

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丌上稱
議衰殺之言稱此而議減其上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
高七尺樓軔居坫軔疑物坫疑坫字說文云坫屛牆也又或同貼漢書注如淳曰
貼近邊欲墮之意出城十二尺百步一井井十甕舊作百步再再
十甕據太平御覽改以木爲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
百步一積雜秆一本作杆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
爲櫓說文云櫓大盾也櫓廣四尺高八尺爲衝術百步爲
幽牘未詳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大樓大舊作立
據太平御覽改城中廣二丈五尺二太平御覽引云二百步一大樓去城中二
丈五尺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
以爲使鬬俾倪說文云陴城上女牆俾倪也杜預注左傳作僻倪衆經音義云二倉
云俾倪城上小垣也一云三倉作頓睨又作埤堄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陛
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廣各六尺城上四隅童
異高五尺四尉舍焉已上候樓井櫳木樓井雜秆櫓幽牘立樓之法城
上七尺一渠長丈五貍三尺貍薶省文去堞五寸夫夫字
俱未詳疑卽扶字所以著手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
後長五寸夫兩舊作兩以意改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
適𨏥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中脫一字或是息字馬夫寒皆
待命若以瓦爲坎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水者操
表搖之五舊衍五字十步一廁與下同圂說文云圂廁也之
廁者之往也見爾雅不得操言不得有挾持城上三十步一藉車
當隊者不用城上五十步一道陛高二尺五寸長
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𢴬字未詳𢴬勇勇必重土舊作
士以意改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爲樓加藉幕

（舊作褱以意改）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他（舊作也以意改）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疑周道）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皆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通典守拒法云城上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佰長）屬一吏士一帛尉（帛與伯同）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爲閨門兩扇（說文云閨特立之戶上圜下方有似圭）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言以貲格）忠信可任事者（已上渠荅藉車道樓□譙）（藉什長亭之法）二舍共一井爨灰康秕（說文云穅穀皮也康或省字秕不成粟也此从米非）杯（秕字假音通典守拒法有灰麩糠秕馬矢）馬矢（舊作夫據太平御覽引云備城皆收藏灰糠馬矢通典云擲之以眯敵目也）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譫（疑渠荅假音字譫與幨同淮南子氾論云渠幨以守高誘注云渠幨也一曰甲名國語云奉文渠之甲是幨幨所以禦矢也）藉車行棧行樓到頡皋連梃長斧長椎長茲（疑鎌字通典守拒法有長斧長椎長鎌）距飛衝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爲爵穴（舊作內以意改）三尺而一爲薪皋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當爲挈）瓦石重二升以上上（疑衍上字）一城上沙（舊作涉下同俱以意改）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鐟焉（舊作錯據土文改鐟同需）與沙同處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刀本（言連其本刀舊作十以意改）名曰長從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辛（疑薪字）急爲壘壁以蓄瓦後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襍（未詳）使重室乎（字疑衍）子居刀上候適（敵字假音史記亦用此字）視刀能狀（能即態字說文云態或从人）與刀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爲穴（舊作內以意改）而來我函

使穴師選木匝而穴之爲之且（舊爲具）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盡城之備者盡（舊作蓋以意改）上之（官民室中所有盡爲城備）不從令者斬昔築（當云皆築）七尺一居屬（[illegible]）五步一壘五築有鑪（說文云鑪[illegible][illegible]也）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十步一鬭（舊爲[illegible]）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刀兩端三步一（下有脫文已上井渠詹籬器等之法）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玉篇云壕胡高切城濠也）也（字疑衍）深以廣樓撕楯守備（說文玉篇無撕集韻云撕或作撕字說文云楯摩也玉篇食尹詳遵二切）繕利薪食足以支（舊作交以意改）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民（舊作尺以意改下當有以字）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管子九變云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與此文相似言有此數者方可以守圍城）城下里中家人各葆刀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他（舊作也以意改）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說文云署部署有所網屬）而毋換刀養（養也）養毋得上城寇在城下收（舊作牧以意改）諸盆甕耕積之城下（耕疑籍字）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得有室爲周官桓吏（疑云周宮）

柤吏四尺爲倪陴倪也古亦作此作堄者俗行棧內閈二關一堞除城場外去池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壞伐舊作代以意改除去之寇所從來若昵道傒近說文云尼從後近之傒卽蹊假音字若城場家爲扈樓禮記檀弓云毋扈扈陸德明音義云音戶廣也大也立竹箭天中守天疑矢字堂下爲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三老左葆宮中者與計事得下脫簡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問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丈夫丁女老小共四十人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客舊作宕以意改馮面而蛾傅之主人則先之知二字疑倒主人利言主人先知則主人利客適客攻以遂同隊十萬物之衆一本作數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十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千皆當作十凡千人當云四十人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爲明填未詳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從人非亓故人乃疑及字亓積上作填是章也填章疑印章之屬言出城從人非故相識人及有印信者止之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當爲也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

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爲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言以所穴之土築垣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水濁者穴土之驗此穴土也急壍城內玉篇云壍同塹穴亓舊作內亦以意改土直之直當也說文云直正見也从从十从目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傅舊作傳以意改城足高地丈五尺言視城足之高于地丈五尺者穿之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鞈革卽通與所云以新罌至薄皮裹口如鼓也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文選注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于城內掘井以薄城幕罌內井使聽耳者伏罌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太平御覽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甕內井中使聰聽者伏甕聽之審知穴處鑿內而迎之與此微異通典守拒法云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罌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聽耳者於井中託罌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之云云卽其法也令陶者爲月明未詳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偃仰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亓傅舊作亦傳以意改柱者勿燒柱者勿燒四字衍柱善塗亓竇際縫也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穴舊作內以意改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矢舊作疾以意改下同亓中康卽糠字見說文勿滿矢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爲竈令如窯說文云窯燒瓦竈也卽今窰字正文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橐穴且遇舊作愚据下改以頡皋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習舊作翟以意改橐事者勿令離竈口通典守拒法云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卽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仍用鞴袋鼓之卽其遺法所云以板於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卽下連版法也連版以穴高下廣陝爲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亓版令容矛舊作予以意改參分亓疏數令可以救竇穴

則遇以版（舊作攸以意改）當之以矛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引（舊作弓以意改）版而郄（此卻字俗寫）過一竇而塞之鑿亓竇通亓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徙（舊作徒以意改）穴內聽穴左右急絕亓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穴土（舊作內土以意改）之攻敗矣斬艾與柴（舊作此以意改）長尺乃置窯竈中先壘窯壁迎穴為連鑿井傳城足三丈一視外之廣陝而為鑿井慎勿失城卑穴高從穴難（二穴字舊俱作內以意改）鑿井城上為三四井內新甀（舊為新甀）井中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頡皋必以堅杖為夫（同趺如足兩分也）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皋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若蘇矢之類）趣伏此井中（伏舊作狀以意改趣同促）置艾亓上七分盆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亓橐口疾鼓之以車輪轀（未詳下文作蘁即蘆省文說文云蘆讀也）一束樵梁（疑梁字）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舊為瑣說文無鎖字據備蛾傅作瑣）縣正當寇穴（舊作內以意改）口鐵鎖長三丈（通典守拒法云先為桔槔縣鐵鎖長三丈以上束柴葦焦草而燃之墜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熏之敵立死已上鑿連版伏艾縣鎖備穴土之法）端環一端鉤鼠（舊作竄以意改）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閒也尺二尺一柱柱下傅舄（張衡西京賦云雕楹玉碣李善注云廣雅云碣礩也碣古字作舄）二柱共一員十一兩柱同質（礩古字如此）橫員土柱大二圍半必固亓員土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窯皆為穴月屋（月疑穴字）為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塞穴門以車兩走（即車輪）為蘁（蘆省文）塗亓上以穴高下廣陝為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當穴者客爭伏門（舊穴作內客作容以意改）轉而塞之為窯容（舊作客以意改）三員艾者令亓突入（舊作亦突人以意改）伏尺（一本無此二字）伏傳（舊作付以意改）突一旁以二橐守之勿離穴矛（舊作內予以意改）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矛（舊凡矛字作予俱以意改）內去竇尺邪鑿之上穴當心亓矛長七尺穴中為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亓身井且通居版上（居同倨）而鑿亓一偏（舊作徧以意改）已而移版鑿一偏頡皋為兩夫而旁貍亓植而數鉤其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為爵穴下堞三尺廣亓外五步一爵穴大容苴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為之（言視敵而為疏促自視字之誤）塞外塹去格七尺為縣梁城鏈陝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聾竈（聾疑壟字）入壇苴長五節寇在城下聞鼓音燔苣復鼓內苣爵穴中照外諸藉車皆鐵什（什與鍇音近說文云鍇以金有所冒也）藉車之柱長丈七尺亓貍者四尺夫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力而為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四二三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寇闉池來（闉疑當為衝或闉字池城池）為作水甬深四尺堅幕（舊作慕以意改）貍之十尺一覆以穴（舊作月以意改）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亓中而合幕之而以藉車投之為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涿

弋（舊俱作代以意改）弋長七寸弋（舊作我以意改）間六寸剡丌末
狗走（疑穴字可以出狗者曰狗走）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
犬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
人之所舉爲十挈五人之所舉爲五挈凡輕重以
挈爲人數（言卽以十挈五挈名其物者以人數也）爲薪蕘挈壯者有
挈弱者有挈皆稱丌任凡挈輕重所爲吏人各得
丌任城中無食則爲大殺（殺言減）去城門五步大塹
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丌中上爲發梁（梁橋也）而
機巧之比傳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
而出佻且（疑佻達字且達音之變急）比適人遂入（舊作人以意改）引機
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下脫簡）

備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適同敵）積土爲高以臨
吾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羊黔守作羊坽未詳其器）蒙櫓俱前
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
黔（疑下更有羊黔二字）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本不足以害
城守爲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
三十尺強弩之技機藉之奇（疑卽藉車）器□□之然則
羊黔之攻敗矣備矣（備同憊）臨以連弩之車材大方
一方一尺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居筐中重
下上筐左右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圜
內內徑四寸左右縛弩皆於植以弦鉤弦至於大
弦弩臂前後與筐齊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筐三尺
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三十斤引弦鹿長奴（奴同弩）
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鉤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鉤
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橫臂齊筐外蚤尺
五寸有距博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有詘勝（卽通）
（與屈勝梯）可上下爲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
尺以繩□□矢端如如戈射以磨（疑麻）鹿（此字文譌）卷
收（舊作牧以意改）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人六十枚
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遂具寇爲高樓以射道
城上以荅（荅卽籥也音之緩急說文無籥字疑古用荅爲之）羅矢（通典守拒法云）
（弩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上建女牆臺內通闇道）
（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中竅壇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舊當文从月）面目
黧黑（黧字俗寫從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甚字）哀
之乃（舊作及以意改）管酒塊脯（當爲饋字假音）寄于大山昧菜
（當爲茅蒸昧音同茅）坐之以樵禽子（當云以謹禽子）禽子再拜而嘆
子墨子曰亦何欲乎（亦當爲尒字之誤）禽子再拜再拜曰
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古有丌術者內不
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閒衆以弱輕強身死國亡爲
天下笑子丌愼之恐爲身薑（同僵亡強薑爲殭）禽子再拜
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煙資吾池軍
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舊作士據）
（太平御覽改）吾城爲之柰何（池施多何爲觀）子墨子曰問雲梯
之□邪雲梯者重器也丌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雜
樓相見以環丌中以適廣陜爲度環中藉幕（舊作暮以）

（意改。）毋廣丌處，（度纂爲攃。虡）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爲爵穴煇鼠，（舊作鼠，以意改。）施荅丌外，（言施荅畫之。）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丌閒以鐫劍，持衝十人，執劍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適同敵。）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太平御覽引繁作多。）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故讀爲攃。）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爲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等級。）施劍丌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據備城門當爲疾犂。）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據城末，詳文眞。）（備蛾傳同。後裾城作置裾，城外四字，下裾字倶作讀。）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備蛾傳此下之有法二字。）小大盡本，（備蛾傳作木。）斷之，以十尺爲傳，（備蛾傳作斷，此傳字當爲斷之譌也。說文云：劊古文斷，㡀古文專字。）雜而深埋之，堅築，（備蛾傳作堅作之，雜作雜。）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桀，（備蛾傳作置。）縣火，四尺一鉤樴，五步一䆴，（舊脫一䆴字，據備蛾傳增。）有鑪炭，令適人盡入，煇（備蛾傳作車。）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丌廣終隊，兩載之閒（此下舊有載之門三字，據備蛾傳去之。當是上三字重文之譌。）一火，皆立而持鼓而撚火，（備蛾傳云：待鼓音而撚，待持燃撚字相似，然此義較長，不必改从彼。說文云：撚，執也。）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士（舊脫士字，據備蛾傳增。）左右出穴門擊遺師，（猶言餘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數出兵施伏，（舊數作橐，伏作休，據備蛾傳改。）夜半，城上四面鼓噪，（說文云：譟，擾也。此省文。）適人必或，（或同惑。）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以號相得，若此（舊作也，以意改。）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偏下，令耳（疑瓦字。）丌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通典守拒法云：如有洩水之處，即十步爲一井，井內潛通引洩漏，即其遺法。）置則瓦井中，（則同側。）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疑瓦字。）並船以爲十臨，（言方舟以臨高之具。爲）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弓，（舊作方，以意改。）必善，（善同鍇，言勁也。）以船爲轒轀，二十船爲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丌二十人人擅有弓（舊作方，以意改。）劍甲鞮（說文云：鞮，革履也。）瞀，（鍪字假音。說文云：鍪，鍑屬。）十人擅苗，（同矛，猶苗山卯茅山。）先養材士爲異舍，食丌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決，以臨轒轀，決外隄，城上爲射機，（說文云：機，轆也。言矢。轆舊从手，非，今改。）疾佐之。（通典守拒法云：城中遠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楫者，載以弓弩鍬钁，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銜枚而出，潛往斫營，決隄堰，覺即急走，城上鼓噪，急出兵助之，即其遺法。）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後漢書注引有爲字，一引無。）一突門，突門各爲窯竈，竇入門四五尺，爲丌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後漢書注引作人。）入門中四五尺，置窯（後漢書注引作窒，非。）竈，門旁爲橐，（舊作槖，下同，據後漢書注改。又韓非子云：）

干城拒衛不若壍穴伏橐橐當為橐充竈伏柴艾舊伏作狀以意改後漢書注作又置艾寇即入下轒後漢書注引作轒而塞之鼓橐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盧云此上是問下是答此處有闕文大鋌前長尺考工記云鋌上之注云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鄭司農云鋌箭足入橐中者也說文云鋌銅鐵樸也陸德明周禮音義徒頂反蚤長五寸兩鋌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兌乃兩末兌同銳穴隊若衝隊必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邪舊作雅據下文改穿乃穴令乃廣必夷客隊疏束樹木令足以為柴摶毋前面樹長丈七尺一以為外面以柴摶從橫施之外面以強塗毋令土漏令乃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此杜甘棠也說文有𢼄字云閉也讀若杜此及杜門字皆當為𢼄之假音以急為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為堞善塗乃外令毋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為閨門說文云閨特立之戶上圜下方有似圭廣四尺為郭門郭門在外為衡以兩木當門鑿乃木維敷上堞為斬縣梁聆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傳壞因以內壞為外鑿乃閉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同敵令耳屬城為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二樓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裾諸延堞高六尺部廣四尺皆為弩簡格簡同闌轉射機機長六尺貍一尺兩杖合而為之轀轀長二尺中鑿夫之為道臂臂長至桓二十步令一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為通舄下高丈上九尺廣喪各丈六尺皆為寧寧字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為寧城上為攢火夫長以城高下為度置火乃末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皆積參石蒺藜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乃貍者三尺樹渠田傑同貫堞堞三丈藉莫幕同長八尺廣七尺乃木也廣五尺中藉苴為之橋索乃端適攻適同敵令一人下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上三十步一聾竈唐宋字書無聾字備城門作聾疑皆聾字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十步一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敝裕說文云裕衣物饒也言敝衣物新布長六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為箭城上十步一鈂舊从亢傳寫誤也說文云鈂臿屬玉篇云宜深切水缻玉篇云缻同缶容三石以上大小相雜盆蠡各二財為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令使守為城內堞外行餐置器備殺繁當文說文云繁敷敷散之也沙礫鐵皆為坏斗令陶者為薄缻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用取三秘合束堅為斗城上隔棧高丈二剡乃一末為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救闉池者闉同堙以火與爭鼓橐舊作橐以意改湯埴外內以柴為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內同納弩半為狗犀者環之牆七步而一下有脫字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

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慎毋追言己不謹其備且勿追寇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此高字及下疑當爲涓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俚同埋城置板亓上𨓏未詳板以井聽五步一竅用䑶未詳若松爲穴戶戶穴有兩蒺蔾皆長極亓戶戶爲環壘石外埻即厚字說文云垕古文厚从后土此又俗加土高七尺加堞亓上勿爲陛與石以縣陛上下出入具鑪橐橐舊俱作橐以牛皮鑪有兩缻以橋鼓之百十橋桔槔也每亓熏四十什然炭杜之然即燃正文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圉而毋逐且戰北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殺有鼠竄俱鼠字之誤爲之戶及關籥獨順得往來行亓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人攻內爲傳士之口受六參約臬繩以牛亓下可提而與投己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爲大廡一藏穴具亓中難穴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斬亓穴深到界難近穴爲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則自足客即穴即就也亦穴而應之爲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纔與穴等也徹以鉤客穴者爲短矛短戟短弩蝱矢財自足穴徹以鬭以金劍爲難長五尺爲鑿說文云鑿斤釜穿也案經典文凡以穿爲孔者此字假音木尿說文云尿蕿木柄也玉篇丑利切尿有慮枚以左客穴戒持罌容舊作客以意改三十斤以上貍舊作狸以意改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爲穴

高八尺廣善爲傳置具全牛交橐橐疑茭皮及坛未詳衛穴二蓋陳靃鄭君注公食大夫禮云藿豆葉也說文云藿尗之少也少言始生之葉靃省文及艾穴徹熏之以斧金爲斫尿長三尺衛穴四爲壘衛穴四十屬四爲斤斧鋸鑿钁說文云钁大鉏也玉篇云居縛切钁財自足爲鐵校衛穴四爲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爲橫穴八櫓蓋具橐臬財自足以燭穴中蓋持醯未詳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鑿即穀以益盛醯置穴中文盆毋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醯上及以㧊玉篇云㧊冰也未詳大目此文多譌字已無善本可校

備蛾傅第六十三

蛾同蟻說文云蟻蚍蜉也蛾羅也又云蛾蠶化飛蟲也經典多借蛾爲蟻者音相近耳傳亦傅字假音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強弱遂以傳城後上先斷以爲䢸程䢸程爲轉䢸字未詳斬城爲基掘下爲室前上舊作止以意改不止後射既疾室疾爲譌爲之桀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傅之守邪蛾傅者將之忿者也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汜迫之燒荅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傅之攻敗矣備蛾傅爲縣脾疑陴字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爲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疑矛字刃其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璅說文無鎖字此璅與瑣皆無鎖鑰之義古字少故借用之音敷縣二脾上衡爲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離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爲纍纍當爲壘荅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爲上衡以麻索大編之染其索塗中爲鐵鏁據上文當爲璅玉篇云鏁俗鉤其

兩端之縣。客則蛾傅城，燒答以覆之。連筐（義未詳。）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閒廣大，以圍犯之，觸其兩端（觸未詳。廣雅有矝字，云大也。疑此即矝異文。）以束輪，徧徧塗其上，室中以榆若蒸，以棘為旁，命曰火捽，一曰傳湯，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為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為下說鑱杙，長五尺，（杙未詳。）大圍半以上，（圍疑圍。）皆剡其末，為五行，行閒廣三尺，貍三尺，大耳樹之，為連殳，長五尺，大十尺，梃（舊俱从手，以意改。）長二尺，大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尺，刃必利，皆葬（未詳。）其一後。答廣丈二尺，□□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繩一，長二丈六尺。答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說文云：暴，晞也。）答為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貍木十尺，一枚一，節壞，斲植以押慮盧薄於木，（唐大周長安三年石刻云：）（爰驂爰鄭即斷字處字行文。）盧薄（說文云：欂，壁柱。）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數施一擊而下之，為上下銛（說文云：銛，兩刃臿也。或从金，或从手。玉篇云：銛同鑱，鑱，鑿也。胡瓜切。）而斲之，經一鈞，禾樓羅石。縣答植內，毋植外，杜格，貍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為前行行棧，縣答，隅為樓，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毋其二十曡（案字。）爵穴十尺一，下壤三尺，廣其外，轉膞城上。（膞即傳字。）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傅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薄疑即欂字，所謂壁柱。）去城十尺，

薄厚十尺，伐操（舊為薄。）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為斷，離而深貍堅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壞（方言云：壞，堂也。郭璞注云：今云烽火是也。此从土，俗寫耳。說文玉篇無此字。）厚十尺（備梯云：殺有鬲，鬲厚十尺。）一殺有兩門，門（舊脫一門字，據備梯增。）廣五步，（備梯作尺。）薄門板梯，貍之，勿（舊脫此字，據備梯增。）築，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縣火，四尺一椅，（備梯作鉤識。）五步一竈，竈門有爐炭，傳令敵人盡入，（舊作人，以意改。）車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舊脫此字，據備梯增。）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閒一火，皆立而待，（舊作侍，以意改。）鼓音而燃，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去，（舊作輪，音之譌，據備梯改。備梯多有譌異。）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譟，敵人（舊作之，據備梯改。）必或，（或與惑同。）破軍殺將，以白（舊脫此字，據備梯增。）衣為服，以號相得。

墨子卷之十四

墨子卷之十五　　　靈巖山館原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戴畢沅注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已上與黃帝兵法說同，見北堂書鈔）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今其法存通典兵風雲氣候雜占也）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具藥，宮之，善爲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知同）巫卜望之氣請而已。（言望氣之請，唯告守獨知之）其出入爲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望氣舍近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舉屠酤者置廚給事，弟之。（言次第居之，古文第字只作弟）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循溝防，築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守門二人掌右閹，二人掌左閹，四人掌

閉，百甲坐之。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言居中者擇急事奏之，澤當爲擇）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壞其牆，無以爲客菌。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雞食其宍，（肉字異文，廣韻云肉俗作宍）斂其骸以爲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爲之塗菌。令命昏緯狗纂馬，掔緯，靜夜聞鼓聲而譟，（譟字異文）所以閹客之氣也，（閹，遏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譟則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四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爲不道，不脩義詳，（祥同）唯乃是王，曰予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尚夜自廈，（當爲厲）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左右勠也）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疑刁斗字）鼓于門，右（門舊作問，以意改）置旂，左置旌于隅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當爲俟）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甑。

旗幟第六十九（說文云旗熊旗五游以象罰星士卒以爲期釋名云熊虎爲旗將所建象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也幟當爲織詩織文鳥章傳云徽織也徽織同音義音志云又尺志反又作識案漢書亦作志而無从巾字）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

白旗（北堂書抄引作金爲白旗，土爲黃旗。）水爲黑旗，食爲菌旗，死士爲倉英之旗，竟士（猶云彊士。）爲雩旗，（虎字假音。）多卒爲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䢼旗（北堂書抄引作林旗。）劍盾爲羽旗，車爲龍旗（舊作騏，據北堂書抄改。車彼作輿。）騎爲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藋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通典守拒法云：城上四隅之閒各置八旗，若須木櫐柸板，舉蒼旗；須灰炭椁鐵，舉赤旗；須檑木樵葦，舉黃旗；須沙石甎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鷙旗；須皮氈麻鞮鈇鑊斧鑿，舉雙兔。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亦其遺法。）重質有居，（言居妻子。）其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太平御覽引云：凡幟，帛長五丈，廣半幅。）有（舊作者，據禮說改。）大寇傳攻前池外廉，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垣，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大（舊作六，以意改，下同。）城，鼓八，舉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言數如此行之。寇去始解輒部。）而無鼓，（署幟如前也。）城爲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舊作眉，據禮說改，下同。）左軍（舊作在他，據禮說改。）於左肩，中軍置之胷。（此俗字，當爲匈或胷。）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主者斬。（言其鼓主。）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瓮。於道之外（說文云：彎，弓曲也。）爲屏，三十步而爲之圜，高丈爲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必（舊作心，以意改。）爲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衕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諸守牲格者，三出却（玉篇云：卻字之俗。）適，守以令召賜食前，矛（舊作予，以意改。）大旗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靳卒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修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公。（舊作功，一本如此。）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闢假音字。）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桑（言無大屋之處，當留桑以爲陸。一本作乘，非。）多財，民好食，爲內牒（說文云：牒，札也。）內行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爲舍道內，各當其隔部。養什二人，爲符者曰養吏一

人。辦護諸門。辦卽今字正文舊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
無事者得稽留心其旁。心衍一書作必字或不從令者
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千舊作十必郭近之。舊作迎之主人
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言所居曲隘居衆少
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
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亟傷敵爲上。言傷敵析繁其
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不能此。句乃
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當爲
令。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府。
謹令信人守衞之。謹密爲故。乃傳言守衞謹必有敵乃傳用也
城守將營無下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
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
幷守他門。他門舊脫此字以意增之上。必夾爲高樓。使善
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室子。言重
家之子謂富家。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
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衝當爲衞說文云衞道也春秋傳曰及衝以擊之
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分里
以爲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
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
與爲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
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告辭大當止不
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還父
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
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

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
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
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舊本繕云三衆會經云音待
徧也而所以備姦也。里正與皆守舊爲守皆與宿里門。吏
行其部。至里門。正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之守。及
窮巷閒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爲外心。罪車裂。說文
云斬截也从車从斤斬法車裂也从正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
斬。得之。舊脫得字據下文增除。又賞之黃金人二鎰。大將使
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
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爲
屏。舊必作火屏作井據藝文類聚改火突高火藝文類聚引作必突或突字說文云突
竈突突从穴从火从求省玉篇有突字徒忽切云竈突會併達子竈而五爍也末詳變突誰是案突
囪音相近今人猶呼火窗爲煙囪竈突義爲爐出屋四尺。愼無敢失火。今江
浙人家有高竈出屋如屏云以障火是其遺制失火者斬其端。失火言因事增
以害人若令律敵犯以爲事者。車裂。伍人不得。斬。言同伍不事罪之
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讙譁。說文云讙譁注讙及離守絕巷
救火者斬。言絕亂其正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
得救之。部吏二字舊倒據下移亟令人謁之大將。大將使
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
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爲亂事者如
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讙囂。
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
呼相麾。舊作麾以意改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
駭言語。說文云駁如馬駁馬色不純據此義當爲駁及非令也而視敵

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伍人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當術說文云術邑中道也需敵離地言離其所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鬭卻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鬭者隊二人賜上奉玉篇云俸房用切俸祿也此作奉古字而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為關內侯韓非子顯學云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史記春申君列傳黃歇上書云韓必為關內之侯又云魏亦關內侯則戰國時有關內侯也輔將如令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二字舊倒以意改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說文云曹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从曰案即兩造造曹音近而屬志林瓚曰古者名夏獄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夏臺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非也勇敢為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晝三閱之莫說文云莫日且冥也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逋者名鋪食此鋪食字義當作餔說文云餔日加申時食也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說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曰斷之衝之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誠之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佑有功有能佑舊作佑非此右字俗加人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舊作合以意改有以執將依義當為將出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為人下者常司上之司即伺字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隨客卒守主人及以為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與階門吏為符符合入勞符不合牧守言若城上者衣服他不如令者宿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毚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行者斷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入隨省其可行不行號句夕有號句失號斷句為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為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收舊作牧以意改以屬都司空若候候以聞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當作歸敵脫歸字以令為除死罪二人城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悉舉民室材

木凡若藺石數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
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智同知）
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
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
任城內守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
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諸取
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以貿易
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
中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
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
可以便事者亟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亟
爲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諸當爲請）縣各上其
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其大夫之家居者）重厚口數多
少（重厚言富厚）官府城下吏卒民家前後左右相傳保
火火發自燔（句）燔曼延（句）燔人（句）斷（句）諸以眾彊
淩弱少及彊姧人婦女（玉篇云姧同姦俗）以讙譁者皆斷
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若無符
皆詣縣廷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
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爲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
閭令厲繕夫爲荅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
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三所差
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
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
閭者失苛止（言不訶止之舊作心以意改）皆斷諸盜守器械財

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
於傑署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
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
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
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
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有瘳（說文云瘳疾瘉也）輒
造事上詐爲自賊傷以辟事者（辟同避言詐爲癈疾以避事）族
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
已塞禱（塞即賽正文）守以令益（此字疑衍）邑中豪傑力鬭諸
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
後城圍罷主亟發使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
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
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爲外謀者父母妻
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里（舊作
理以意改）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
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
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
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
不城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讙呼者斷總
失者斷譽客內毀者斷（言稱敵而自毀以其惑衆）離署而聚語
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
之其署隔（舊作鬲以意改）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
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
行請謁及爲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

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爲衆亂以爲治敵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說文云梟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縣字今多用梟者說文云梟从鳥頭在木上義亦通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史記趙世家云孝成王令趙勝告馮亭曰敝國君使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此令正義云尔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沅案此書亦云太守則先秦時已有此官張守節言衍字非也摻即操字異文廣雅云摻操也以爲二守非言行不以時唯守者及操節人可以餘皆禁之及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孤舊作狐以意改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爲外謀者三族史記云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然家語云宰予與田常之亂夷三族楚世家云鋗人曰新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酷吏列傳云光祿徐自爲曰古有三族則知三族是古軍法非始于秦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宮而善周質宮言質人妻子之處守樓臨之所以見遠必周防之也古者貴賤皆謂之宮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門有吏主者門里筦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門閨者非令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吏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言望氣者有不善而必以善告民但私以實告守耳無與望氣妄爲不善言驚恐民斷勿赦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爲期其在尊害吏與雜訾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㪲得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牧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爲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古償只作賞此俗寫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爲吏者許之其不欲爲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官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候爲始得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

備候者爲異宮，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
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閒守宮三難，外環隅爲
之樓，內環爲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爲復道，葆不得
有室。三日一發席蓐，略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
上。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
資之。必重發候，爲養其親若妻子，爲異舍，無與員
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反相參
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
爲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珮字俗寫从王其
不欲爲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
國者，問之審信，賞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爲
利者，許之三石之侯。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
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
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士候無過十里，居高
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北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
燧相望。說文云㷭燧表候也邊有警則舉火㷭塞上亭守㷭火者燧篆文省漢書注云孟康
曰㷭如覆米䉛縣著契皋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卽燔然之也此二字省文晝則舉
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
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者無
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
百人，日暮出之，據上文暮當爲莫爲微職。卽徽識微當爲徽說文云徽幟
也以絳帛箸於背从巾微省聲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東京賦云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云揮爲肩
上絳幟如燕尾亦卽徽也說文又無幟字當借織爲之空隊要塞之人所往
來者，令可□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

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
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可也。卽舊作節以意改
有驚見寇越，說文云越度也言踰越而來陳表城上以麾指之，
麾卽摩字異文摩卽摩字省文說文云摩旌旗所以指麾也从手靡聲玉篇云摩呼爲切迹坐
擊缶期以戰備。雜守篇云斥步鼓整旗以備戰此作坐擊正期卽擊鼓正期也
從麾所指。望見寇，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狎近舉三垂；
入，疑脫一字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
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無
可得汲也。外空室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
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
之事爲之券，各當爲名書其枚數。當遂，枚木不能盡遂同
術內既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
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讀貫耳
務色謾缶，淫囂不靜，當路尼眾，尼止舍事言舍其事後就
路，言發踰時不寧，其罪射。讙囂駴眾，駴駭字異文周禮云鼓皆駴陸
德明音義云本亦作駭胡楷反李一音亥又大駭戒鼓鄭君注云故書戒爲駭則駴本戒之俗加也
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
獘騏軍中，句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
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
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
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
逃之，亦殺。凡將率鬭其眾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
卒吏民聞誓令，伐之服罪。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
謁者侍令門外爲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

謁者一長守數令入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民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言傳其言)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衢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為埤院(院當為倪)立初雞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聾竈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正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圂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廁利之(似言罰之守廁)

襍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為羊坽積土為高以臨民(句脫一字)蒙櫓俱前遂屬之城(民城為譌)兵弩俱上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坽之守邪羊坽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坽之政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句脫一字)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為柱後(休後為譌)望以固(句脫一字)厲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去(舊作云以意改固顧去為譌)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卒(舊脫此字據下文增)乃不殆(倍殆為譌)作士不休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同堙)衝雲梯臨之法

必應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椁之左百步右百步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慎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為故從之以急無使生(舊作主以意改)慮恚㥷高憤(說文云恚恨也恿古文勇从心則字當為恿)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乃不(舊二字倒以意改)怠(顧故慮倍怠為譌)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埋(舊作理以意改)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傅葉五寸(葉即堞字)梯渠十丈一梯渠荅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荅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為築三亭亭三隅織女之(當云䊵如之䊵古織字)令能相救諸距(舊作詎以意改)阜山林溝瀆邱陵阡陌(古只為仟伯)郭門若閻術可要塞及為微職(同幟)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大小調處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棄(舊作葉以意改)去唯弇逮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賈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長當為譌)鈞其分職天下事得(臧得為譌)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喜備為譌)彊弱有數天下事具矣(數具為譌)築郵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為辟梯(辟即臂字)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槧再雜為縣梁聾竈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止(舊作正以意改)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

以舉輒五鼓傳又以火舊作以意改又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旦弇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競令舊作竟是舉二烽射妻當是女垣譌字舉三烽藍郭會藍闌聲相近言闌郭也謂近之舉四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句守烽者事急日暮出之令皆爲微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斥坐郭內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舉孔表見寇舉牧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從麾所止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即見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爲所爲其曹一鼓望見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疑斗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盧云疑十四石五升否或升字衍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近函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疑椮字假音讀若高誘注淮南子積柴之罧當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大小惡美形相從城四面外

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爲關鼻言爲之紐令事急可曳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二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言厚祿足以養其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之上逋者名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牆外水中爲竹箭舊作籥今改下同箭尺廣二步剪於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言摻節人即出門者當記其名百步一隊閣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爲築墉墉善其上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爲度用人少易守取疏此正字下作蔬俗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言湛溺大水與旱不爲常令邊縣豫種畜芫芸烏喙祩葉外宅溝井可寘塞寘填同不可置此其中言此數物有毒可置外宅不可置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各爲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說文云鴈鵝也

此與鵝雁異呂氏春秋云莊子舍故人之家故人令豎子爲殺雁饗之亦見莊子新序東奢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秕無得以粟皆鶩也今江東人呼鶩猶曰雁鵝 收其皮革筋角脂䏣 舊收作牧皮作支俱以意改䏣即考工記䏣字本䏣字之譌也 羽彘皆剝之吏樿桐㮴 未詳 爲鐵錍厚簡爲衡枉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爲擊三隅之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茷 說文云橃海中大船臣鉉等曰今俗別作筏案唐隆闡禪師碑又作栰此作茷皆假音字 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爲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藺石厲矢諸材 舊作林以意改 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爲解車以枱城矣以軺車 漢書注服虔云軺音瑤立乘小車也 輪軲 此轂字異文無疑廣雅云軲車也曹憲音枯又音姑 廣十尺轅長丈爲三輻廣六尺爲板箱長與轅等四高尺善蓋上治令可載矢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 舊作者以意改 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 言大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則可守

墨子佚文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 見荀子當是非樂篇文

孔子 子字當爲所更墨本用孔子諱 見景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于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見孔叢詰墨篇疑非儒上第三十八篇文

堂高三尺 案闕云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 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 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漢書注文皆微異今韓非子雖有之然疑節用中下篇文

年踰十五則聰明思慮無不徇通矣 見裴駰史記集解宋闕十五作五十無不作不云作十五非是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

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
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
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
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鑴之。然猶幾不能勝。
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
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
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
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
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
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
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
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
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
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
人之務。禽滑釐曰。善。(見說苑。疑節用中下篇文。)
吾見百國春秋史。(見隋李德林重荅魏收書)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
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太平御覽作沉。)則生松柏。下生黍
苗莞蒲。水生黿鼉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
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見藝文類聚。又見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文微異。)
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
蜃。(見藝文類聚。)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見文選注。)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見文選注。)
備衝篇。(見詩正義。)
備衝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
六尺。令有力者斬之。(見太平御覽。疑備衝篇文。)
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也。周之靈珪。出於
土石。隨之明月。出於蚌蜃。少豪大豪。出於汙澤。天
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見太平御覽。又一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楚之明月。出□蚌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疑今耕柱篇脫文。)
桀女樂三萬人。晨譟聞於衢。服文繡衣裳。(見太平御覽。)
秦穆王遺戎王以女樂二八。戎王沈於女樂不顧
國亡政國之禍。(見太平御覽。)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見太平御覽。)
禹造粉。(見太平御覽。)
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日夜而
鳴。舌乾擗然而不聽。(一引作口乾而人不聽之。)今鶴雞時夜而
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見太平御覽。)
昔夏之衰也。有推哆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
足走千里。手制兕虎。(見太平御覽。)
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
民業。又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
可。萬事由此也。又神明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
所以爲巧。又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

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瑇瑁碧玉珠文采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魯般弗能造此之大巧又夫至巧不用劍又大匠大不斲又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以爲器剡木而爲舟爍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見太平御覽而文不似墨子或恐誤引他書

右二十一條今本所脫由沅採摭書傳附十五卷末其意林所稱已見篇目考中不更入也

墨子卷之十五

墨子目卷之十六

卷之一
親士第一
脩身第二
所染第三
法儀第四
七患第五
辭過第六
三辯第七
卷之二
尙賢上第八
尙賢中第九
尙賢下第十
卷之三
尙同上第十一
尙同中第十二
尙同下第十三
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兼愛中第十五
兼愛下第十六
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非攻中第十八
非攻下第十九
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節用中第二十一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天志中第二十七
天志下第二十八
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非樂上第三十二
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非命中第三十六
非命下第三十七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經下第四十一

經說上第四十二

經說下第四十三

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小取第四十五

耕柱第四十六

卷之十二 舊云十三同卷者藏本分帙如此

貴義第四十七

公孟第四十八

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第五十一

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備高臨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

□□第五十五

備梯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

備水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

□□第六十

備突第六十一

備穴第六十二

備蛾傅第六十三

卷之十五

□□第六十四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第六十九

號令第七十

襍守第七十一

按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二篇疑當時亦以目爲一篇耳藏本云闕者八篇而有其目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是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圖書目云自親士至襍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恐是八譌爲九又七十一篇亡其九當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譌也其十篇者

藏本弃無目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所存實止五十三篇耳然詩正義引備衝篇則尚存其目而不知列在第幾太平御覽引有備衝法正在此篇則宋初尚多存與南宋人所見十三篇一本樂臺曾注之即自親士至上同是而潛谿諸子辯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又有可疑夫墨子自有經上下經說上下在十三篇之後此所謂經乃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與下尚賢尙同各三篇文例不異似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何據以意求之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修身六篇爲經其說或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然古人亦未言之至樂臺所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竑國史經籍考亦載之似至明尚存卒亦不傳何也若錢曾云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者實即今五十三篇之本內著闕字者八篇錢不深核耳

墨子後敘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敘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槖耜而襍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墨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

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當爲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尚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襍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据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公孫龍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守山閣本校刊

桐鄉陸費逵總勘

杭縣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原序

公孫龍子姓公孫名龍字子秉趙人也以堅白之辯鳴於時初為平原君門客平原君信其說而厚待之後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至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辨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平原君悟而絀之又與魏公子牟相善樂正子輿笑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而公子牟不以為尤也其說迺大行矣今閲所著書六篇多虛誕不可解繆以膚識註釋私心尚在疑信間未能頓怡然無异也昔莊子云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厥有旨哉宋謝希深序

公孫龍子提要

公孫龍子三卷周公孫龍撰案史記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辨漢書藝文志龍與毛公等並游平原君之門亦作趙人高誘注呂氏春秋謂龍爲魏人不知何據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秉即龍也據此則龍當爲戰國時人司馬貞索隱謂龍卽仲尼弟子者非也其書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時八篇已亡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其首章所載與孔穿辨論事孔叢子亦有之謂龍爲穿所絀而此書又謂穿願爲弟子彼此互異蓋龍自著書自必欲伸己說孔叢僞本出於漢晉之間朱子以爲孔氏子孫所作自必欲伸其祖說記載不同不足怪也其書大指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故諸史皆列於名家淮南鴻烈解稱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揚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持論雄贍實足以聳動天下故當時莊列荀卿並著其言爲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謂之間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核其眞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言愈辨而名實愈不可正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恢誕而文頗博辨陳振孫書錄解題概以淺陋迂僻譏之則又過矣明鍾惺刻此書改其名爲辨言妄誕不經今仍從漢志題爲公孫龍子又鄭樵通志略載此書有陳嗣古注賈士隱注各一卷今俱失傳此本之注乃宋謝希深所撰前有自序一篇其注文義淺近殊無可取以原本所有姑并錄焉

公孫龍子

周公孫龍撰

宋謝希深注

跡府第一（府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于篇中因以名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物各有材聖人之所貴用者也夫稟材泰辯各特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其賞罰不由天子威權出自陪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興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寄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謂白馬為非馬也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廄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故以斯辯而正名實）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仲尼曰必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于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楚王失弓因以利楚不能兼濟天下故曰仁義未遂也人君唯私其黨附之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楚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人也故舉白以求馬廄馬皆至矣亦楚以利人天下咸應矣）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脩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聖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束于教不能博通安其所習毀所不見故雖賢倍百龍不能當前為術亦如守白求馬所貴多矣）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為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于龍也者悖且夫欲學于龍者以智與學焉為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之無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求士亦如守白命馬豈得士乎）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鬭王將以為臣乎王曰詎士也見侮而不鬭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鬭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一以為臣一不以為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

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意之所恩未之大道）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既言齊國失政敢不說其由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鬬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鬬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鬬者必榮敢鬬者也榮敢鬬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君不顧法則國無政故聖倍十黃帝不能救其亂也）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察士之善惡類能而任之）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闡微言期王道莫不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以爲萬化之宗寄言論而齊彼我之謬故寧白馬以混同異）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況萬物衆類各有親疎也以盡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人則海內被譬如體色命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形而守一白色者非命衆馬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既有白馬不可謂之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白與馬連而白非馬何故）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凡物親者少疎者多如一白之于衆色也故離白求馬黃黑皆至以白命馬衆色咸去謙柔之道亦猶此也）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設使白馬乃爲有馬者但是一馬耳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是一人耳其賢不不異衆人也人心不滯于一君亦猶馬之形不專于一色故君之愛己則附之君之疎己則叛之何可私其一親黨而疎于天下乎）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不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則失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數君審肯應君命乎敢守白命馬者非能致衆馬也）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有色爲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猶人皆有親疎不可謂無人也）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己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原無色而獨有馬而已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者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若使原無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疎乎故白者自是白非馬者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二物矣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爲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此賓述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爲類白自與白爲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爲馬白不與馬爲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強用白色以爲馬名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爲非馬者未可也上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賓難也）曰以有白馬爲非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主賓）（賓曰定以白馬爲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爲黃馬乎賓曰未可也）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于馬也異黃馬于馬是以黃馬爲非馬（既以白馬爲有馬而黃馬不得爲白馬則黃馬爲非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衆馬形也而強以色爲形飛者入池之類也黃馬白馬同爲馬也而取白去黃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槨之相待猶骨肉之相依骨亡肉壞不可異處也夫四夷之守）

外諸夏待內內外相彼天下安若乃叔諸夏而夷狄則夷狄叛夷外動兵侵遠人不譬喻則諸夏叛矣
內離外叛持悖異所則君之所叔者不能獨龍君矣故去黃取白悖亂之甚矣曰有白馬不
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
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
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實曰離白是為有馬
不離實為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屬便是二離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離白馬也曰白者
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白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
于白故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
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白在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自為白乎馬者無去
取于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直云馬者是于衆色無所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
無去故色無不在是以聖人淡然忘懷而以虛統物故物無不治而理無不極白馬者有去
取于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
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自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矣王者兼其所私而踈天下則天下各守其踈自
殊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君命哉其唯所私乎所私獨應命則適足增禍不能靜亂也無去者
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不取于白者是不去黃也不去于色則色之與馬非
有能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猶親踈之在人私親而背踈則踈者叛矣踈者離叛則親
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虛心洞照理無不統懷六合于胸中而靈鑑有餘獨萬象于方寸
而其神獨靜故能疏親而無親在踈而無踈離不取于親踈亦不舍于親踈所以四海同親萬國共貫也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是非也彼此相
推是非混一歸于無指故曰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指皆謂是
非也所以物物莫非指者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無是非之物則無一物而可謂之物是以有物即相
是非故物莫非指也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物莫非指而又謂之非指
者天下齊焉而物其可謂之指乎物物皆忘相指故指皆非指也指也者天下之所
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
之所無未可天下無一日而無物無一物而非適故強以物為指者未可也天下無

指而物不可謂指也所以天下無是非者物各適莫適不可謂之是非故無是非也
不可謂指者非指也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既無是非安得謂之是非乎非
指者物莫非指也夫非非指之物莫不安相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
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物不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豈唯無是非乎亦無無是非也
故曰非有非指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
非指也以其無無是非故萬物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無是非亦無無是非
兩忘之故甚曰是非而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生于物
之各有名不為指也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曾御衆首會計彼物各自為用
譬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為是非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物皆
不為指而或謂之指者是彼此之物兼相是非而是非莫定故不為指也以有不為指之
無不為指未可之適也有不為指謂物也無不為指謂指也以物適指故未可也且
指者天下之所兼或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使此更相為指皆謂之兼也天下
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
也是非之名生于物相指故曰物不可謂無指即此萬物無指而又無無指故曰非有非指也非
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謂無是非者生于物莫非指也是以聖人求人于是非之內乃
得無是非人也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夫物之指者非無指也指既不
能與物為指故非指也指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
誰徑為指設使天下無物無指則寂然矣誰為指為非指乎誰謂指為指乎天下有
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設使有指而無物可施指
者誰謂有指為非指乎誰謂有無物故非指乎明本無指也且夫指固自為非指
奚待于物而乃與為指反覆相推則指自為無指何能真物為指乎明萬物萬殊
各自為物各有所宜無是非也是以聖人淵默恬淡忘是忘非不棄一能不遺一物也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如白與馬為二物不可合一以為二曰二有右
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左右合一位也不可合二以為
右亦不可合二以為左明二必無為一之道也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

可謂二乎曰不可不可分右以為二亦不可分左以為二則一無可為二之道也曰左與右可謂二乎曰可左右異位故可謂二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可一不可謂二二亦不可謂一必矣物有遷變之道則不可謂不變也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右有與謂右移于左則是物一而變為異類如鼠化為鴽忠變為逆存亡靡定禍福不居皆是一物化為他類故舉右以明一百變而不改一曰變隻鼠鴽二物隻以變為二矣何得不謂一變為二乎曰右鼠化為鴽一物化為一物如右移于左猶是向者之右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右移于左安可仍謂之右知其一物安可謂之變乎明二可一而一可二也曰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羊合牛非馬假令羊居左牛居右共成一物不可偏謂之羊亦不可偏謂之牛既無所名不可合謂之馬謂二物不可為一明矣牛合羊非雞變為他物如右易位故以牛左羊左亦非牛非羊又非雞也曰何哉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之非羊也牛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牛之無齒不為不足羊之有齒而比于牛為有餘矣以羊之有餘而謂之非羊者未可然羊之有齒不為有餘則牛之無齒而比于羊固不足矣以牛之不足而謂之非牛者亦未可也是皆稟之天然各足于其分而俱適矣故牛自類牛而為牛羊自類羊而為羊也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之而猶之為也以羊牛俱有角因謂牛為羊又謂羊為牛者未可其所以俱有角者天然也而羊牛類異不可相為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牛羊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馬與牛羊若此之雞故非馬也豈唯非馬乎又羊牛之中無馬矣羊也不可以為二矣則一羊也不可以為二矣牛一牛幷之而二可是羊牛不得謂之馬若以羊牛為馬則二可以為三故無馬而后可也所以舉是羊牛者假斯類之不可以定左右之分也左右之分定則上下之位明矣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

上云羊合牛今日牛合羊者變文以見左右移位以明君臣易職而變亂生焉人之言曰羊有足牛有足雞有足而不數其足則以各一足而已然而歷數其足則牛羊各四而雞二幷前所謂一足則牛羊各五足矣夫如是則牛羊與雞異矣故曰非雞也非牛羊者雞以為非雞而牛羊之中無雞故非雞也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亂名是謂狂舉馬以譬正雞以喻亂故等馬與雞寧取于馬以馬有國用之材而雞不材其為非類審矣故人君舉是不材而與有材者並位以亂名實謂之狂舉曰他辯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前以羊牛辯左右共成一體而羊牛各雖于一物不相盈故又青以他物為辯也夫青不與白為青而白不與青為白故曰不相與青者木之色其方在東白者金之色其方在西東西相反而相對也東自極于東西自極于西故曰不相鄰也東西未始不相接而不相害故曰相鄰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驪色之雜者也東西正相反而相對名當其所居若左右之不相雜故不害其方也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強壽矣青白各靜其所居不相害故不可合一而謂之青不可合一而謂之白夫以青白相雜合不一于青白安得有黃矣哉然青白之中雖無于黃天下固不可謂無黃也黃正色也天下固有黃矣夫云爾者白以喻君青以喻臣黃以喻國故君臣各正其所舉則國強而君壽矣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白君道也青臣道也青驪于白謂權臣擅命雜君道也君道雜則君不勝矣故曰而白不勝也君之闇臣猶金之勝木其來久矣而白不勝為青所驪是木賊金而臣掩君之謂也青染于白其色碧也臣而掩君其道亂也君道之所以亂由君不正舉也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夫青白不相與之物也今相與雜而不相勝也不相勝者謂青染于白而白不全滅是青不勝白之謂也蓋白之質而為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滅謂之白而為青所染兩色並章故曰兩明也青白爭而明也青爭白明俗謂其色碧也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等寧于碧等取于黃者黃中正之色也馬國用之材也夫中正之德國用之材其亦類矣是故舉取于黃以類于馬馬喻中正

也碧其雞也其與暴乎碧不正之色雞不材之禽故相與爲類暴之責而白色錯之材白爭不勝亂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政之所以暴亂者君臣爭明也君臣爭明則上下昏亂政令不行不能正其所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名者命實者也實者應名者也夫兩儀之大萬物之多君父之尊臣子之職百官庶府尊高卑殊器用賞實各有定名聖人司之正舉而不失則地平天成尊卑以序無爭而衆庶不言而教行若夫名乖于實則實不應名上慢下暴百度昏錯故曰驪色章焉驪色之章則君臣爭則內離外叛正道喪者名實不當也名實之不當則無以反正道之喪也

堅白論第五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堅也白也石也三物合體而不謂之三者人目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石與白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之石猶此石堅白共體不可謂之無堅白既得其堅白不曰非三而何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堅非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非手之所知故曰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白者色也寄一色則衆色可知天下無有衆色之物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也堅者質也寄一質則剛柔等質剛皆可知萬物之質不同而各稱其所受天下未有無質之物而物必因質乃固故曰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也石者形也舉石之形則衆物之形觸皆可知天下未有無形之物而物必因形乃聚然則色形質者相成于一體之中不離也故曰堅白石不相外也而人目之所見手之所觸但得其二不能兼三人自不能雖三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可乎言不可也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目能見物而不見堅則堅藏矣手能知物而不知于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自然而藏故曰自藏也彼皆自藏非有物藏之之義非實偏但得其二實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盈滿也其白必滿於堅石之中其堅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于堅白之中故曰必得以相盈也二物相盈必一矣奈何謂之自藏也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夫物各有名而名各有實故得白名者自有白之實得堅名者亦有堅之實也然視石者見白之實不見堅之實不見堅之實則堅離于白矣故曰見與不見謂之離與知之與不知亦離矣于石一也堅與白二也此三名有實則不相盈也名不相盈則素離矣素離而不見故謂之藏呂氏春秋曰公孫龍與魯孔穿對辭于趙平原家藏三耳蓋以此爲篇辨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修長也白雖自有實然是石之白也堅雖自有實然是石之堅也故堅白二物與石爲三見與不見共爲體其堅白廣修皆與石均而相滿豈非舉三名而合于一實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萬物通有白堅是不定于石也夫堅白豈唯不定于石乎亦兼不定于萬物矣萬物且猶不能定安能獨于與石同體乎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實離主云因循于石知萬物亦與堅同體故曰循石也彼謂堅也非堅則無石矣言必賴于堅以成名也非有于石則無取于白矣言必賴于石然後以見白也此三物者相因乃一體故又曰堅白不相離也堅白與石猶不相離則萬物之與堅固然不相離其無已矣曰于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于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以手拊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白不見堅故見與不見相與藏也堅藏于目而目不見堅離謂堅不藏乎白離于手而手不知白離謂白不離乎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目能視手能操目之與手所任本各異故曰其異任也目自不能見于堅不可以手代目之見堅手自不能知于白亦不可以目代手之知白故曰其無以代也堅白相域不相離不相離安得謂之離曰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未與物爲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堅者不獨堅于石而亦堅于萬物故曰未與石爲堅而物兼也亦不與萬物爲

堅而固當自為堅故曰未與物為堅而堅必堅也天下未有若此獨立之堅而可見然亦不可謂之為無堅故曰堅藏也而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世無獨立之堅乎亦無孤立之白矣故曰白固不能自白既不能自白安能自白于石與物故曰惡能白物乎若使白者必能自白則亦不待白于物而自白矣豈堅白乎黃黑等色亦皆然也若石與物必待于色然後可見也色既不能自為其色則石不能自顯其石矣天下未有無色而可見之物故曰石其無有矣石既無矣堅白安所託哉故曰惡取堅白石反覆相見則堅白之與萬物莫不皆離矣夫離者豈有物使之離乎莫不因是天然而自離矣故曰因是也力與知果不若因是果謂果決也若如也夫不因天然之自離而欲運力與知而離于堅白者果決不得矣故不如因是天然之自離也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神謂精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見是目不能見由火乃得見也然火非見白之物則目與火俱不見矣然則見者誰乎精神見矣夫精神之見物也必因火以目乃得見矣火目猶且不能為見安能與神而見乎則神亦不能見矣推尋見者竟不得其實則不知見者誰也故曰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手捶與精神不得其知則其所知者彌復不知矣所知而不知神其何為哉夫神者生生之主而心之精爽也然而耳目殊能百骸異通千變萬化神斯主為而但因耳目之所能任百骸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闕足操而手步又于一物之上見白不得堅知堅不得白而況六合之廣萬物之多乎故曰神乎神乎其無知矣神而不知而知離也推此以尋天下則何物而非離乎故物物斯離不相離也各各趣變不相類也不相須故不假彼以成此不相離故不持此以亂彼是以聖人即物而冥即事而靜即事而靜故天下安存即物而冥故物皆得性物皆得性則彼我同親天下安存則名實不浮也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天地之形及天地之所生者皆謂之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取材以修廊廟制以車服器擬求賢以實侍御僕從中外職分皆無過差名當其物故稱之實也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實者充實器用之小大衆萬之卑高器得其材人皆其職庶政無闕尊卑有序故曰位也出其所位非位離位使官器用過制或僭于上或濫于下皆非其位位其所位焉正也取材之與制器為事之實制實有尊卑各異數靖共其位而不僭濫故謂正也亦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以正正于不正則不正者皆正以不正亂于正則衆皆疑之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故正其實正矣其實正則衆正皆正矣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唯應辭也正其名者謂施名當于彼此之實故即名求實而後彼此皆應其名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者教命也發號施命而召于彼而彼不應者分不當于彼故教命不得行也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施命不當于此故此命不得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亂也教命不當而自以為當者亂不當也故曰其以當不當也以其命之不當故羣物不應逆其命矣以不當應物之不當命而勢迫以威之則天下皆以不當為當所以又至於亂矣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施命于彼此而當彼此之名實故皆應而令行若夫以當則天下自正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名止于彼實而此名止于此實彼此名實不相濫故曰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或以彼名濫于此實而謂彼且與此相類或以此名濫于彼實而謂此且與彼相同故皆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名所以命實也故衆政之與實賞刑名當其實乃審也假令知此之大功非此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不足在此之可賞也則皆不命賞矣假令知彼之大罪非彼人之罪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可罰也則皆不命罰矣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公孫龍之作論也假物為辯以敷王道之至大者也夫王道之所稱大者莫大于正名實也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則名號器實聖人之所重慎之者也名者名于事物以施教者也實者實于事物以成教者也夫名非物也而物無名則無以自通矣物非名也而名無物則無以自明矣是以名因實而立實由名以通故名當于實則名教大行實功大舉王道所以配天而大者也是以古之明王審其名實而慎其

施行者也。

公孫龍子

[seal stamp]

尹文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守山閣本校刊

桐鄉陸費逵總勘

杭縣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尹文子一卷周尹文撰前有魏黄初末山陽仲長氏序稱條次撰定爲上下篇文獻通考作二卷此本亦題大道上篇大道下篇與序相符而通爲一卷蓋後人所合併也莊子天下篇以尹文田駢並稱顔師古注漢書爲齊宣王時人考劉向說苑載文與宣王問答顔蓋據此然呂氏春秋又載其與湣王問答事殆宣王時人至湣王時猶在歟其書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于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韓之間周氏涉筆謂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蓋得其真晁公武讀書志以爲誦法仲尼其言誠過宜爲高似孫緯略所譏然似孫以儒理繩之謂其淆雜亦爲未允百氏爭鳴九流並列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自老莊以下均自爲一家之言讀其文者取其博辨閎肆足矣安能限以一格哉序中所稱熙伯蓋繆襲之字其山陽仲長氏不知爲誰李獻臣以爲仲長統然統卒于建安之末與所云黄初末者不合晁公武因此而疑史誤未免附會矣

原序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黄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爲誣矣余黄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其玩之而多脱誤聊試條次撰定爲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山陽仲長氏撰

尹文子　金山錢氏校本

周尹文撰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
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
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
衆有必名生于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
圓名生于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
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
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
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
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
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扶問切日離不待
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
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
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
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
無爲而自治故窮則徼吉弔切終徼終則
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
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

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
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
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
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
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
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
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
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
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
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
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
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
羣下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使羣下得
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
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祕勢可專名者名
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
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
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
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
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

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魚巾切）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辯也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疏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虛到切）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于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于人也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辯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膻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于一百度皆準于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以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于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閒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于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丁浪切）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

長商習工舊士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于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于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于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于農稼軍陳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于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于儒墨是非之辯所爲者極于堅僞偏抗（口浪切）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于君子知之無損于小人工匠不能無害于巧君子不知無害于治此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音垂）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陳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夫問切）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蒲眠切）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于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于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

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爲得之道也道行于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質涉切智勇者不陵定于分也法行于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于人俗所不與苟伎支義切于衆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愼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許浩切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爲治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力僞切于俗飾于物者不可與爲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異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句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人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係于賢愚不係于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歿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下愚物不疏音疎己親疏係乎勢利不係于不肖與仁賢吾亦不

敢據以爲天理以爲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科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務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鬬此仁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饑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爲人臣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音悅人之謂己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

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于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于己召而厚賜之過于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一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于廡

音倚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普故切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遄市專切棄殃可銷于是遽而棄于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曰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玉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于泓烏宏切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國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弒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爲相晉文公爲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于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己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己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爲正非己所獨了則犯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

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于人而常存于世非自顯于堯湯之時非自逃于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彊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彊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媵(以證切)少子孫疏宗族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惡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彊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失照切)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牛據切)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

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夫佞辯者雖不能熒惑鬼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于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己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于眉睫之閒承之于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

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己無事焉己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物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于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

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一計切）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音博）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于是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于己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必爭盡力于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

自貧富貧富皆由于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其敝在于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鄙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于己也起于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疏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賕于己疏之可也未必損己而必疏之以其無益于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己親之可也未必益己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疏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

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樂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于我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饑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于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爲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尹文子終

尹文子校勘記

漢志尹文子一篇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析爲上下篇故隋志有二卷與今道藏本合然唐人引尹文子多今本所無反覆尋繹疑脫簡並在下篇惜割裂太甚零章剩句無可位置今依四庫本仍合爲一卷別附札記以俟世有仲長氏其人者當審定焉熙祚識

原序

畢足而止之（藏本無之字與莊子天下篇合）意其玩之（藏本其作甚）

大道上

不善人之所寶（老子寶作保二字古通）勢用則反權（容齋續筆引作勢不足則反權）語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又曰二字衍當依御覽八百九十九引此文刪）故人以度審長短（故字誤羣書治要引作古）以量受多少（二字藏本倒與治要合）以簡治煩惑（藏本治作制與治要合）以萬事皆歸于一（以字衍當依治要刪）如此頑嚚聾瞽（治要引如此下有則字）可以察慧聰明（以字誤明吉府本作與與治要合）同其治也（治要引作矣）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則（治要引作則屬下句讀）農商工士（藏本士作仕下同）處上者何事哉（治要者作有）君子弗言（長短經卑政篇弗作不與治要合）君子弗爲（長短經此弗字亦作不）故明主不爲（此二字誤當依治要作任之下云故明主誅之正與此相對爲文）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此處有脫文當依治要作治外之理小人之所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之所必爲觀下文云小人亦知言損于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于事而不能不爲亦以言屬治以爲屬事也）小人亦知言損于治（治要引損上多有字下句同）古語曰（治要引句首有故字）不知無害于君子（治要于作爲下句同）此信矣（治要引作此言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治要引此文云爲善使人不能得從爲巧使人不能得爲此獨善獨巧者也未盡巧善之理長短經卑政篇注爲善爲巧下並有者字也字在理字下餘並與治要同可見唐本尹文子如此）所貴聖人之治（容齋續筆引句首有故字與治要合）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長短經引共治下有也所二字與治要合）獨行之賢（長短經引句首有夫字）亂之所由生（長短經引有也字）任道

以夷其險治要夷作通制之有道也長短經適變篇引作在制之有道故也皆非我用用字誤當依治要作因彼所用所字誤當依治要作可而自得其用治要引而下有自得其用也五字又長短經自作各奚患物之亂乎長短經乎作也與治要合智勇者不陵治要陵作矜定于分也治要定作足故心皆殊治要故下有人字必為治以矯之治字誤明吉府本及藏本並作法食不異肉藏本異作兼與御覽六百八十九引此文合又書鈔百四十三作重人皆大布之衣書鈔御覽引人上並有國字此脫去越王句踐謀報吳書鈔百十六引作越王將報吳王而軾之書鈔八十五御覽五百四十三並引作下車而揖之又書鈔百十六作迴車避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書鈔百十六引作後戰民皆不避湯火遂滅吳與今本異知人情之易動藏本人作民處名位雖不肖下愚物不疏己此處有脫誤文選任彥昇薦士表注引作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己在貧賤不患物不疏己親下文云親疏係乎勢利則此處亦當親疏並舉爲是不患誤作下愚字形並相似也藏本下作不此其迹之未盡泯者不係于不肖與仁賢文選注有也字君科功黜陟藏本科作料料字是下篇亦云料長幼此仁君之德

可以為主矣荀子正論篇注引仁作人主作王宣王好射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作齊宣王與呂氏春秋壅塞篇合其實所用不過三石書鈔百二十五御覽三百八十九用下並有弓字此脫去皆曰不下九石書鈔御覽曰下並有此字而終身自以為九石御覽爲下有用字而一國無聘者藝文類聚十八引作一國之人無敢聘者御覽三百八十一亦有敢字衞有鰥夫時鰥夫下脫失字當依御覽補路人問何為也御覽九百十七引問下有曰字今直見之直字誤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十七並作始曰然則十金藝文類聚及御覽並作請買十金路人不遑惜金藝文類聚惜下有其字謂之曰怪石也藝文類聚八十三御覽八百五謂並作詐又明吉府本及藏本曰下並有此字此脫去弗如一復之一字衍當依明吉府本及藏本刪田父稱家大怖稱字誤御覽引作其無田父二字于是遽而棄于遠野御覽棄下有之字再拜而立敢賀曰王得此天下之寶此文有誤御覽作再拜卻立曰敢賀大王得此天下之寶六帖七同藝文類聚作再拜賀曰大王得此天下之寶蓋節文王問價明吉府本及藏本問下並有其字與藝文類聚引此文合食上大夫祿藝文類聚大夫下有之字

大道下（治要作聖人篇）

所以行恭謹（治要引作謹敬長短經反經篇作敬謹）亦所以乖名分（治要及長短經並作亦所以生乖分）非自逃于桀紂之朝（此自字治要作故）失其道則天下亂（治要失上有用字）籠絡萬品（治要籠作籠）有亂國（治要引此句在賁國下與下文合）君年長多勝（長短經理亂篇多下有妻字與治要合明吉府本作勝妻）疏宗族（明吉府本及藏本族並作彊與治要合）不待凶惡殘暴（治要惡作虐與上文合）支庶繁字（長短經字作息與治要合）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長短經引兩不字下並有能字與治要合藏本下句亦有能字）孰曰熒惑者（曰字誤當依明吉府本作能）承之于言行之先（此下脫一百二十四字當依治要補正世俗之人聞譽則悅聞毀則戚此衆人之大情有同己則喜異己則怒此人之大情故佞人善爲譽者也善順從者也人言是亦是之人言非亦非之從人之所愛隨人之所憎故明君雖能納正直未必親正直雖能遠佞人未必能疏佞人故舜禹者以能不用佞人亦未必憎佞人語曰佞辨惑物舜禹不能得憎不可不察乎按末句乎當作也二字古通）以政治國（老子政作正二字古通）如何以（明吉）死懼之（治要引作如之何其以死懼之）少子曰歐（明吉府本作殿下同）乃實對（御覽四百五引作人以實對）賓客往復（二字誤倒當依明吉府本乙轉藝文類聚九十四御覽四百五又九百五並引作復往）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後漢書應劭傳注理作琢）謂鄭賈曰（藝文類聚八十三謂作問）父之於子也（此上脫一百十六字當依治要補正田子曰人皆自爲而不能爲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爲用而不使爲我用魏下先生曰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之使臣求不私愛於己求顯忠於己而居官者必能臨陳者必勇祿賞之所勸名法之所齊不出於己心不利於己身語曰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此處上者所宜慎也按祿薄者以下又見意林及御覽六百三十三）令必不行者也（長短經政體篇令上有此字）必慎所令（長短經作必慎所出令焉治要亦有焉字）而雖曰智能之同（雖字誤當依明吉府本作惟）驕人者無苦（治要無下有所字）亦如貧賤之望富貴（治要貧賤下有者字）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治要引作而屬下句讀）

附逸文

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不言而歎尹文子曰何歎王曰吾歎國中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此下意林有誰爲王使四字）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

尹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意林又藝文類聚二十御覽四百二

虎求百獸食之得狐狐曰子無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言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己而走以爲畏狐也御覽四百九十四

瞽者無目而耳不可以瞭察視也精於聽也御覽七百四十

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同上

數十百千萬億億萬千百十皆起於一推之億億無差矣御覽七百五十

千人曰俊萬人曰傑史記屈原傳索隱又詩汾沮洳疏引作萬人爲英

以智力求者喻如奕碁類聚七十四奕字重無碁字進退取與攻劫放捨文選博奕論注放作穀在我者也御覽七百五十三

博者盡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遇者也文選策秀才文注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四

堯爲天子衣不重帛食不兼味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藝文類聚八十二御覽九百九十六

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文選勸進表注

兩智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臨兩辨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意林

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一明一晦衆之所載同上

四方上下曰宇後漢書馮衍傳注

將戰有司讀誥誓三令五申之既畢然後即敵文選東京賦注

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聲亦變意誠感之達于金石而況于人乎書鈔百八

鬼谷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秦氏校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鬼谷子敘

翰林院編修充國史館纂修武英殿纂修文淵閣詳校官秦恩復撰

鬼谷子陶宏景注三卷陽湖孫淵如同年讀道藏於華陰嶽廟時所錄本也乾隆丁未恩復與淵如校書于 文源閣暇日出以相示訂欲付梓旋以乞假歸里不果戊申冬來京師因取而校之按鬼谷子不知何人道藏目錄云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史記云蘇秦師事鬼谷先生拾遺記則以鬼谷爲歸谷蓋歸鬼聲轉爾雅曰鬼之爲言歸也其謂蘇秦託名鬼谷者以史記蘇秦列傳有簡練以爲揣摩期年揣摩成之語而鬼谷子適有揣摩二篇遂附會其說實無所據或云周時豪士隱于鬼谷者近是書凡三卷自捭闔至符言凡十二篇轉丸胠篋二篇舊亡又有本經陰符七篇及持樞中經共二十一篇考說苑史記注文選注太平御覽意林諸書所引頗有數條爲今書所不載或文與今本差異則知書之脫佚不僅轉丸胠篋二篇也是書不見漢志至隋唐始著錄隋書作三卷舊唐書新唐書皆作二卷又作三卷直題曰蘇秦撰史記索隱引樂壹注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然漢書從横家有蘇子三十二篇使假名鬼谷何以班固略而不注也柳子厚譏其險盭峭薄妄言亂世今觀其書詞峭義奧反覆變幻蘇秦得其緒餘即掉舌爲從約長眞從横家之祖也至注鬼谷者舊有樂壹皇甫謐陶宏景尹知章四家陶注至中興書目始見樂注文選注中一引之太平御覽遊說部所引注皆與陶注不同意亦樂氏注也今藏本不著注者名氏淵如據注中有元亮曰云云元亮爲陶潛字宏景引其言故去姓稱字斷爲陶注恩復按中興書目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錢遵王讀書敏求記皆稱陶宏景注則知陶注自宋迄今猶存鬼谷子世多有其書而陶注不傳向非道藏所存則亦終湮失矣恩復因刺取唐宋書注所引校正文字一二舊注亦掇而存之附於本文之下其或他書所引本文今本不載及稱鬼谷事迹足相攷證者幷附錄于後以備觀覽焉乾隆五十四年八月朔日書

鬼谷子篇目考

隋書經籍志縱橫家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鬼谷子三卷（樂一注）

舊唐書經籍志鬼谷子二卷（蘇秦撰）又三卷（樂壹注）又三卷（尹知章注）

新唐書藝文志鬼谷子二卷（蘇秦）樂壹注鬼谷子三卷尹知章注鬼谷子三卷（尹知章不著錄）

柳宗元鬼谷子辯曰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盭音戾）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熊散勢法鷙鳥轉圓法猛獸損兌法靈蓍七章是也）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張云陿音洽隘也）使人狙狂失守（狙子余反）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中興書目鬼谷子三卷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下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圓本經持樞中經等篇亦以告儀秦者也一本始末皆東晉陶宏景注一本捭闔反應內揵抵巇四篇不詳何人訓釋中下二卷與宏景所注同

宋史藝文志鬼谷子三卷

晁公武讀書志鬼谷子三卷鬼谷先生撰按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于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敘（王伯厚漢書藝文志攷證引晁氏讀書志云尹知章敘）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攷證引注云一云十二章）本經持樞中經三篇（攷證引注云一云受轉丸胠篋三章）梁陶宏景注（按馬氏通考經籍志引讀書志此下有隋志以爲蘇秦書唐志以爲尹知章注未知孰是陸龜蒙詩謂鬼谷先生名詡不詳所從出三十五字）柳子厚曰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嶮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言益陿使人狙狂失守來鵠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詭紿激訐揣測憸猾之術悉備于章學之者惟儀秦而已如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昔蒼頡作文字鬼爲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爲耶世人欲知鬼谷子者觀二子言略盡矣故掇其大要著之篇

鄭樵通志藝文略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先生楚人也生于周世隱居鬼谷注）又三卷（樂壹注）又三卷（唐尹知章注）又三卷（梁陶宏景）

馬端臨通考經籍志鬼谷子三卷

王應麟玉海引史記正義鬼谷谷名在雒州陽城縣北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注云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也鬼谷子三卷樂壹注樂壹字正魯郡人有陰符七術有揣及摩二篇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朞年揣摩成按鬼谷子乃蘇秦書明矣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縱橫蘇子三十二篇◯鬼谷子三卷樂壹注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

鬼谷也。史記正義戰國策云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鬼谷子有陰符七術有揣及摩二篇乃蘇秦書明矣東萊呂氏曰戰國游說之風蘇秦張儀公孫衍實倡之秦周人也儀與衍皆魏人也故言權變辯智之士必曰三晉兩周云石林葉氏曰蘇秦學出於揣摩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覆無常不守一道度其隙苟可入者則爲之此揣摩之術也故始求說周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求說秦秦孝公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幸燕文侯適合而從說行其所以說周者吾不能知若秦孝公而聽之則必先爲衡說以嗌六國何有于周此蘇秦所以取死也（太平御覽引蘇秦曰天子坐九重之內樹塞其門旅以騶人衡以闚鵰鶚以抑馳後漢王符傳注引蘇子曰生一世若朝露之宅于桐葉耳其與幾何御覽又引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燃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按蘇子三條其文與鬼谷子不類則鬼谷之非蘇秦書明矣）劉氏逕曰老之翕張儒之闔闢其與鬼谷往來如環鬼幽而顯者也谷扣而應者也藏幽露顯一扣一應信如其名哉（此條亦王伯厚考證所引故附錄之）

高似孫子略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隤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僊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宏景尹知章（知章唐人）

陳振孫書錄解題鬼谷子三卷戰國時蘇秦張儀所師事者號鬼谷先生其地在潁川陽城名氏不傳于世此書漢志亦無有隋唐志則直以爲蘇秦撰不可攷也隋志有皇甫謐樂壹二家注今本稱陶宏景注又云按唐書藝文志作二卷

錢曾讀書敏求記陶宏景注鬼谷子三卷鬼谷子無鄉里族姓名字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故以爲號其轉丸胠篋二篇今亡貞白曰或云即本經中經是也

鬼谷子目錄

上卷

捭闔篇第一

反應篇第二

內揵篇第三

抵巇篇第四

中卷

飛箝篇第五

忤合篇第六

揣篇第七

摩篇第八

權篇第九

謀篇第十

決篇第十一

符言篇第十二

轉丸篇第十三亡

胠篋篇第十四亡

下卷

本經陰符七篇

盛神　養志　實意　分威

散勢　轉圓　損兌

持樞

中經

鬼谷子卷上　　梁陶宏景注

捭闔第一

捭撥動也闔閉藏也凡與人之言道或撥動之令有言示其同也或閉藏之令自言示其異也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

若順稽考也聖人在天地間觀人設教必順考古道而爲之

爲衆生之先

首出萬物以前人用先知覺後知用先覺覺後覺故爲衆生先

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

陽開以生物陰闔以成物生成既著須立名以命之也

知存亡之門戶

不忘亡者存有其存者亡能知吉凶之先見者其惟知機乎故曰知存亡之門戶也

籌策萬類（一本作物）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

萬類終始人心之理變化朕迹莫不朗然元悟而無幽不測故能籌策達見焉

而守司其門戶

司主守也門戶即上存亡之門戶也聖人既達物理終始知存亡之門戶能守而司之令其背亡而趣存也

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之今其道一也（意林引作自古及今）

莫不背亡而趣存故曰其道一也

變化無窮各有所歸

其道雖一行之不同故曰變化無窮然有條而不紊故曰各有所歸也

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

此二者法象各異施教不同

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意林引無一字所字）

政教雖殊至於守司門戶則一故審察其所宜先者先行所宜後者後行之也

度權量能校其伎巧短長

權謂權謀能謂才能伎巧謂百工之役言聖人之用人必量度其謀能之優劣校考其伎巧之長短然後因材而用

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爲以牧之

言賢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有差品賢者可捭而同之不肖者可闔而異之智之與勇可進而貴之愚之與怯可退而賤之賢愚各當其分股肱各盡其力但恭己無爲牧之而已矣

審定有無以（一本作與）其實虛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

言任賢之道必審定其材術之有無性行之虛實然後隨其嗜欲而任之以見其志意之真僞也

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

凡言事者則微排抑其所言撥動以反難之以求其實情實情既得又自閉藏而撥動之彼以求其所言之利何如耳

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

開而同之所以盡其情闔而異之所以知其誠也

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

凡有所言有可有不可必明審其計謀以原其同異

離合有守先從其志

計謀雖離合不同但能有所執守則先從其志以盡之以知成敗之歸也

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文選注引云即欲闔之貴密密之貴微闔作闔密之貴微上脫周字）而與道相追

言撥動之貴其周徧閉藏之貴其隱密而此二者皆須微妙合於道之理然後爲得也

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

料謂簡擇結謂繫束情有真僞故須簡擇誠或無終故須繫束也

皆（一本作既）見其權衡輕重乃爲之度數聖人因而爲之慮

權衡既陳輕重自分然後爲之度數以制其輕重輕重因得所而爲設謀慮使之道行也

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爲之慮

謂輕重不合於斤兩長短不充於度數便爲廢物何所施哉聖人因是自爲謀慮更求其反也

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納之

謂中權衡者出而用之其不中者納而藏之也

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

誠者闔而取之不誠者闔而去之

捭闔者天地之道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故謂天地之道

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

陰陽變動四時開閉皆捭闔之道也縱橫謂廢起也萬物或開以起之或闔而廢之

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

言捭闔之道或反之令出於彼或反之覆來於此或反之於彼忤之於此皆從捭闔而生故曰必由此也

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

言事無開闔則大道不化言說無變故開閉者所以化大道變言說事雖大莫不成之於變化故必豫之吉凶繫焉

口者心之門戶（六字意林引）也心者神之主也

心因口宣故口者心之門戶也神爲心用故心者神之主也

志意喜欲思慮智謀皆由門戶出入（意林作智謀皆從之出）

凡此八者皆往來於口中故曰由門戶出入也

故關之（一本有以字）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

言八者若無開閉事或不節故關之以捭闔者

所以制其出入開言於外故曰陽也閉情於內故曰陰也

陰陽其和終始其義

開閉有節故陰陽和先後合宜故終始義

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一本作業顯名譽）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

凡此皆欲人之生故曰始曰陽

故言死（一本有亡字）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曰終

凡此皆欲人之死故曰陰曰終

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諸字一本據上文補）皆曰終言惡以終其謀

謂言說者有於陰言之有於陽言之聽者宜知其然

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

謂或撥動之或閉藏之以陰陽之言試之則其情慕可知

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

謂與情陽者言高以引之與情陰者言卑以引之

以下求小以高求大

陰言卑小故曰以下求小陽言崇高故曰以高求大

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

陰陽之理盡小大之情得故出入皆可何所不可乎

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

無所不可故所說皆可

爲小無內爲大無外

盡陰則無內盡陽則無外

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

以道相成曰益以事相賊曰損義乖曰去志同曰就去而遂絕曰倍去而復來曰反凡此不出陰陽之情故曰皆以陰陽御其事也

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

此言上下相成由陰陽相生也

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

此言上以爵祿養下下以股肱宣力

陰陽相求由捭闔也

上下所以能相求者由開閉而生也

此天地之（一本無之字當衍）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

言既體天地象陰陽故其法可以說人也

爲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天圓地方上下之義也理盡開閉然後生萬物故爲萬事先上下之道自此出入故曰圓方之門戶

反應第二（太平御覽引作反覆篇據本文當作反覆一本亦作反應）

聽言之道或有不合必反以難之彼因難以更思必有以應也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

大化者謂古之聖人以大道化物也無形者道也動必由道故曰無形俱生也

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一本作此

言大化聖人稽衆捨己舉事重慎反覆詳驗欲以知來先以觀往欲以知今先以考古欲以知彼先度於己故能舉無遺策動必成功

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

動靜由行止也虛實由眞僞也其理不合於今反求於古者也

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

事有不合反而求彼翻得覆會於此成此在於考彼契今由於求古則聖人之意也

不可不察

不審則失之於幾故不可不察

人言者動也己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

以靜觀動則所見審因言觀辭則所得明

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

謂言者或不合於理未可卽斥但反而難之使自求之則契理之應怡然自出

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

應理既出故能言有象事有比前事既有象比更當觀其次令得自盡象謂法象比謂比例

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

理在元微故無形也無言則不彰故以無形求有聲聲卽言也比謂比類也

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

得魚在於投餌得語在於發端發端則語應投餌則魚來故曰釣語語則事合故曰合事明試在於數言故曰得人實也

其張罝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

張網而司之彼獸自得道合其事彼理自出理既彰聖賢斯辨雖欲自隱其道無由故曰釣人之網也

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爲之變

持釣人之網驅令就職事也或乖彼遂不言無比如此則爲之變常易網更有以動之者矣

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

此言其變也報猶合也謂更開法象以動之既合其心其情可見因隨其情而牧養也

己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

己反往以求彼彼必覆來而就職則奇策必申故言有象比則口無擇言故可以定邦家之基矣

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

謂象比之言既可以定基然後重之襲之反覆之皆謂再三詳審不容謬妄故能萬事允愜無復失其辭者也

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

聖人誘愚則閉藏之以知其誠誘智則撥動之以盡其情咸得其實故事皆不疑也

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

言善反聽者乃坐忘遺鑒不思元覽故能變鬼神以得其情洞幽微而冥會夫鬼神本密今則不能故曰變也

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

言既變而當理然後牧之道審也

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

情明在於審牧故不審則不明審基在於情明故不明則不審

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

謂言者於象比有變必有反辭以難之令其先說我乃還靜以聽之

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

此言反聽之道有以誘致之故欲聞彼聲我反靜默欲彼開張我反斂斂欲彼高大我反卑下欲彼收取我反施與如此則物情可致無能自隱也

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

欲開彼情先設象比而動之彼情既動將欲生辭徐徐牧養令其自言譬猶鶴鳴于陰聲同必應故能以實理相歸也

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

謂所言之事或因此發端或因彼發端其事有可以事上可以牧下者也

此聽眞僞知同異得其情詐也

謂眞僞同異情詐因此上事而知也

動作言默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

謂動作言默莫不由情與之出入至於或喜或怒亦由此情以見其式也

皆以先定爲之法則

謂上六者皆以先定於情然後法則可爲

以反求覆觀其所託故用此者

反於彼者所以求覆於此因以觀彼情之所託此謂信也知人在於見情故言用此也

己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

謂聽言之道先自平靜既得其辭然後察其事或論序萬物或分別雄雌也

雖非其事見微知類

謂所言之事雖非時要然觀此可以知微故曰見微知類

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螣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

聞其言則可知其情故若探人而居其內則情原必盡故量能射意乃無一失若合符契螣蛇所指禍福不差羿之引矢命處輒中聽言察情不異於此故以相況也

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後知人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智從明生明能生智故欲知人必須自知

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太平御覽引反覆篇云其和也若比目魚其伺言也若聲與響注曰和答問也因問而言申敘其解如比

目魚相須而行。候察言辭往來。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按本文與此異。
我能知己。彼須我知。必兩得之。然後聖賢道合。
故若比目之魚。聖賢合則理自彰。猶光生而影
見。
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
以聖察賢。復何所失。故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
燔骨。
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
聖賢相與。其道甚微。不移寸陰。見情甚疾。
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
上下之道。取類股肱。比之一體。其來尚矣。故其
相成也。如陰與陽。其相形也。猶圓與方。
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
謂向晦入息。未見之時。當以圓道導之。亦既出
潛離隱。見形之後。即以方職任之。
進退左右。以是司之。
此言用人之道。或升進。或黜退。或貶左。或崇右。
一惟上圓方之理。故曰以是道司之。
己不先定。牧人不正。
方圓進退。若不先定。則於牧人之理。不道其正
也。
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
用事不巧。則操末續顛。圓鑿方枘。情道兩失。故
曰忘情失道也。
己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
神。
己能審定。以之牧人。至德潛暢。元風遠扇。非形
非容。無門無戶。見形而不及道。日用而不知。故
謂之天神也。

內揵第三。
揵者。持之令固也。言上下之交。必內情相得。然
後結固而不離。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
道合則遠而親。情乖則近而疏。
就之不用。去之反求。
非其意則就之而不用。順其事則去之而反求。
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意林引或遙聞而不思或進前而不御。
分違則日進前而不御。理契則遙聞聲而相思。
事皆有內揵。素結本始。
言或有遠之而相親。去之反求。聞聲而思者。皆
由內合相持。素結其始。故曰皆有內揵素結本
始也。
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
色。
結以道德。謂以道德結連於君。若帝之臣。名爲
臣。實爲師也。結以黨友。謂以友道結連於君。王
者之臣。名爲臣也。實爲友也。結以貨財。結以采
色。謂若桀紂之臣。費仲惡來之類是也。
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
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
自入出已下八事。皆用臣之意。隨其所欲。故能

固志於君物莫能間也

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

蚨母螲蟷也似蜘蛛在穴中有蓋言蚨母養子以蓋覆穴出入往來初無間朕故物不能止之今內揵之臣委曲從君以自結固無有間隙亦由是也

內者進說辭揵者揵所謀也

說辭既進內結於君故曰內者進說辭也度情為謀君必持而不捨故曰揵者揵所謀也

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

陰德謂陰私相德也

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

謂所言當時未合事過始驗故曰中來

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自故遠而親者至此節鄭析子文與此微異）

謂所行合於己謀待之以決其事故曰遙聞聲而相思也

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

言不得其情類而說之者必北轅適楚東軫遊秦所以見非逆也

得其情乃制其術（得字上一本有必字）

得其情則鴻遇長風魚縱大壑沛然莫之能禦故能制行其術也

此用可出可入可揵可開

此用者謂其情也則出入自由揵開任意也

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萬物

言以得情立事故能先知可否萬品所以結固而不離者皆由得情也

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

由夫得情故能行其仁義道德以下事也

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

混同也謂先考詩書之言以同己說然後損益時事議論去就也

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

內謂情內外謂情外得情自合失情自去此蓋理之常也

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

言審知內外者必明識道術之數預揣來事見疑能決也

策無失計立功建德

既能明道術故策無失計策無失計乃可以立功建德也

治名入產業曰揵而內合

理君臣之名使上下有序入賦稅之業使遠近無差上下有序則職分明遠近無差則徭役簡如此則為國之基故曰揵而內合也

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揵而反之

上暗不治其任下亂不寤其萌如此天下無邦域中曠主兼昧者可行其事侮己者由是而興故曰揵而反之

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
言自賢之主自以所行爲得而外不留賢者之說如此者則爲作聲譽而飛揚之以鈎觀其心也
若命自來己迎而御之
君心既善己必自有命來召己既迎而御之以行其志
若欲去之因危與之
翔而後集意欲去之因將危與之辭矣
環轉因化莫知所爲退爲大儀
去就之際反覆量宜如員環之轉因彼變化雖傍者莫知其所爲如是而退可謂全身大儀儀者法也

抵巇第四（巇太平御覽引作巇劉逵注左思賦云鬼谷先生書有抵巇篇又作戲）
抵擊實也巇釁隙也墻崩因隙器壞因釁而擊實之則墻器不敗若不可救因而除之更有所營置人事亦猶是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文選注引云物有自然業氏注曰自然繼本名也）
此言合離若乃自然之理
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
察辭觀行則近情可見反往驗來則遠事可知古猶今也故反考往古則可驗來故曰反往以驗
巇者罅也罅者㵎也㵎者成大隙也
隙大則崩毀將至故宜有以抵之也

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三句太平御覽引）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
朕者隙之將兆謂其微也自中成者可抵而塞自外來者可抵而卻自下生者可抵而息其崩徵者可抵而匿都不可治者可抵而得深知此五者然後善抵巇之理也
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三句太平御覽引）通達計謀以識細微（四字文選注引）
形而上者謂之聖人故危兆纔形朗然先覺既明且哲故獨保其用也因化說事隨機逞術通達計謀以經緯識而預防之也
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
漢高祖以布衣登皇帝位殷湯由百里而馭萬邦經始也揮動也
其施外兆萌牙孽之謀皆由抵巇抵巇隙爲道術
言化政施外兆萌牙孽之時託聖謀而計起蓋由善抵巇之理故能不失其機然則巇隙既發乃可行道術故曰抵巇隙爲道術也
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僞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牙巇罅
此謂亂政萌牙爲國之巇罅伐射謂相攻伐而激射
聖人見萌牙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

抵反之或抵覆之

如此謂抵而塞之如彼謂抵而得之反之謂助之爲理覆之謂因取其國

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

五帝之政世間猶可理故曰抵而塞之是以有禪讓之事三王之事世間不可理故曰抵而得之是以有征伐之事也

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爲右

謂五伯時右由上也

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

合離謂否泰言天地之道正觀尚有否泰爲之巇隙又況於人乎故曰不可不察也

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

捭闔亦否泰也體大道以經人事者聖人也

聖人者天地之使也

後天而奉天時故曰天地之使也

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

上合謂抵而塞之助時爲治檢下謂抵而得之束手歸己也

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

言能因循此道則大寶之位可居故能爲天地守其神祀也

鬼谷子卷上

鬼谷子卷中　　梁陶宏景注

飛箝第五

飛謂作聲譽以飛揚之箝謂牽持緘束令不得脫也言取人之道先作聲譽以飛揚之彼必露情竭志而無隱然後因其所好牽持緘束不得轉移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

凡度其權略量其材能爲遠近聲譽者所以徵遠而來近也謂賢者所在或遠或近以此徵來若燕昭尊隗卽其事也

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案下文及注異下脫之黨二字

言遠近既至乃立賞罰之勢制能否之事事勢既立必先察黨與之同異別言語之是非

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

外謂浮虛內謂情實有無謂道術能否又必見其情僞之辭知其能否之數

決安危之計定親疏之事

既察同異別是非見內外知有無然後與之決安危之計定親疏之事則賢不肖可知也

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

權之所以知其輕重量之所以知其長短輕重既分長短既形乃施隱括以輔其曲直如此則徵之亦可求之亦可用之亦可

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

鉤謂誘致其情言人之材性各有差品故鉤箝之辭亦有等級故引鉤箝之辭內惑而得其情曰鉤外譽而得其情曰飛得情卽箝持之令不得脫移故曰鉤箝故曰飛鉤箝

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

謂說鉤箝之辭或捭而同之或闔而異之故曰乍同乍異也

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

不可善謂鉤箝之辭所不能動如此必先命徵召之重累者謂其人既至然後狀其材所有其人既至然後都狀其材術所有知其所能人或因此從化者也

或先重以以字疑衍累而後毀之

或有雖都狀其所有猶未從化然後就其材術短者訾毀之人或過而從之言不知化者也

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

或有狀其所有其短自形此以重累爲毀也或有歷說其短材術便著此以毀爲重累也爲其人難動故或重累之或訾毀之所以驅誘令從化

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璧帛采色以事之

其用謂人能從化將用之必先知其性行好惡動以財貨采色者欲知其人貪廉也

或量能立勢以鉤之

量其能之優劣然後立去就之勢以鉤其情以知智謀

或伺候見𡾰而箝之

謂伺彼行事見其[山+間]而箝持之以知其勇怯也

其事用抵巇

謂此上事用抵巇之術而爲之

將欲用之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

將用之於天下謂用飛箝之術輔於帝王度權量能欲知帝王材能可輔成否天時盛衰地形廣狹人民多少又欲知天時地利人和合其泰否諸侯之交親疎愛憎又欲知從否之衆寡

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

既審其慮懷知其好惡然後就其所最重者而說之又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既知其所好乃箝而求之所好不違則何說而不行哉

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爲之樞機一本有飛字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綴也

用之於人謂用飛箝之術于諸侯也量智能料氣勢者亦欲知其智謀能否也樞所以主門之動靜機所以主弩之放發言既知其諸侯智謀能否然後立法鎮其動靜制其放發猶樞之於門機之於弩或先而迎之或後而隨之皆箝其情以和之用其意以宜之如此則諸侯之權可得而執己之恩又得而固故曰飛箝之綴也謂用飛箝之術連於人也

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

用於人謂以飛箝之術任使人也但以聲響揚之故曰空往彼則開心露情歸附於己故曰實來既得其情必綴而勿失又令敷奏以言以究其辭如此則從橫東西南北反覆惟在己之箝引無思不服

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雖有覆敗必能復振不失其節度此箝之終也

忤合第六

大道既隱正道不得坦然而行故將合於此必忤於彼令其不疑然後可行其意卽伊呂之去就是也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

言趨合倍反雖參差不齊然施之計謀理乃適合

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爲制

言倍反之理隨化而轉如連環之屬然其去就各有形勢或反或覆理自相求莫不因彼事情爲之立制也

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之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

所多所少謂政教所宜多所宜少也既知多少所宜然後爲之增減故曰以此先知謂用倍反

之理知之也轉化謂變以從化也

世無常貴事無常師二句意林引

能仁爲貴故無常貴主善爲師故無常師

聖人常爲無不爲所聽無不聽

善必爲之故無不爲無稽之言不聽故無所聽

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

於事必成於謀必合如此者與衆立之推以爲主也

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

合於彼必離於此是其忠謀不得兩施也

必有反忤反於是一本作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

既有不兩施宜行反忤之術反忤者意欲反合於此必行忤於彼忤者設疑其事令昧者不知覺其事也

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

用之者謂反忤之術量者謂其事業有無與謂與之親凡行忤者必稱其事業所有而親媚之則暗主無從而覺故得行其術也所行之術雖有大小進退之異然而至於稱事揚親則一故曰其用一也

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

將行反忤之術必須先定計謀然後行之又用飛箝之術以彌縫之

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之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

言古之深識背向之理者乃合同四海兼幷諸侯驅置忤合之地然後設法變化而轉移之衆心既從乃求其眞主而與之合也

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尚一本作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太平御覽引忤合篇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此天知之至歸之不疑注云伊尹呂尚各以至知就聖王因釋鉤行其術策按本文與此小異

伊尹呂尚所以就桀紂者以忤之令不疑彼既不疑然後得合於其眞主矣

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

以天命系于殷湯文王故二臣歸二主不疑也

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不據別本增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眞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

夫忤合之道不能行於勝己而必用之於不我若故知誰不如然後行之也

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既行忤合之道於不如己者則進退縱橫唯吾所欲耳

揣篇第七太平御覽引作揣情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

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

稱貨財之(一本無之字)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別本無臣字)之親疏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別本無知字)睿孰少孰多(別本作孰多孰少)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一本有疏字別本有信字)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如(一本無如字別本同)此者是謂權量

天下之情必見於權也善修量權其情可得而知之知其情而用之者何適而不可哉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二句文選注引上有藏形二字似誤)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

夫人之性甚喜則所欲著甚懼則所惡彰故因其彰著而往極之惡欲既極則其情不隱是以情欲因喜懼之變而失也

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

雖因喜懼之時以欲惡感動尚不知其變如此者乃且置其人無與之語徐徐更問斯人之所親則其情欲所安可知也

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以(一本無以字)謂測深揣情(文選注引此四字)

夫情貌不差內變者必見外貌故常以其外見而知其內隱觀色而知情者必用此道此所謂測深揣情也

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太平御覽引揣情篇云說王公君長則審情以說避所短從所長今按藏本無此文)

審權量則國事可計審揣情則人主可說至於謀慮情欲皆揣而後行故曰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也

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

言審於揣術則貴賤成敗唯己所制無非揣術所爲故曰其數一也

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

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雖宏曠元妙若不兼揣情之術則彼之隱匿從何而求之然則揣情者乃成謀之本而說之法制也

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至此最難爲

挾揣情之術者必包獨見之明故有事於人人莫能先也又能窮幾盡變故先事而至自非體元極妙則莫能爲此矣故曰此難爲者也

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

人情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今欲揣度而守司之不亦難乎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謀慮出於人情必當知其時節此其所以最難也

故觀蜎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

蜎飛蠕動微蟲耳亦猶懷利害之心故順之則

喜悅逆之則勃怒，況於人乎，況于鬼神乎，是以利害者，理所不能無，順逆者，事之所必行，然則順之招利，逆之致害，理之常也，觀此可以成生事之美，生事者必審幾微之勢，故曰生事者幾之勢也。

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言既揣其情，然後修飾言語以道之，故說辭必使成文章而后可論也。

摩篇第八太平御覽引作摩意篇

摩之符也別本有內字。內符者，揣之主也。太平御覽引摩意篇云摩者揣之也今按全篇無此文附錄于此○按此節文義不明疑有脫誤御覽所引亦有脫字無善本是正姑仍之

謂揣知其情，然後以其所欲摩之，故摩為揣之術，內符者謂情欲動於內，而符驗見於外，揣者見外符而知內情，故曰符為揣之主也。

用之有道，其道必隱。

揣者所以度其情慕，摩者所以動而內符，用揣者必先定其理，故曰用之有道，然則以情度情，情本潛密，故曰其道必隱也。

微別本微字接前闕字讀摩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

言既揣知其情所趨向，然後以其所欲微而摩之，得所欲而情必動，又測而探之，如此則內符必應，內符既應，必欲為其所為也。

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窌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一本有能字成其事而無患。

君既所為，事必可成，然後從之，臣事貴於無成有終，故微而去之，爾若乃己不同於此計，令功歸於君，如此可謂塞窌匿端，隱貌逃情，情逃而窌塞，則人何從而知之，人既不知所以息其所僭妬，故能成事而無患也。

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

此摩甚微，彼應自著，觀者但覩其著而不見其微，如此用之，功專在彼，故事無不可也。

古之善摩者，如操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御覽引焉作矣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

鉤者露餌而藏鉤，故魚不見鉤而可得，賢者觀功而隱摩，故人不知摩而自服，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也，兵勝由於善摩，摩隱則無從而畏，故曰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

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

潛謀陰密，日用不知，若神道之不測，故曰神也，功成事遂，煥然彰著，故曰明也。

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

聖人者，體道而設教，參天地而施化，韜光晦迹，藏用顯仁，故人安德而不知其所以利，從道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比之神明。

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

善戰者絶禍於心胸，禁邪于未萌，故以不爭爲
戰，師旅不起，故國用不費，至德潛暢，元風遐扇，
功成事就，百姓皆得自然，故不知所以服，不知
所以畏，比之于神明。
其別本無其字。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
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
凡此十者，皆摩之所由而發，言人之材性參差，
事務變化，故摩者亦消息盈虛，因幾而動之，
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
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
謟也。
名貴發揚，故曰發也。行貴成功，故曰成也。
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
之非也。
言上十事，聖人獨用以爲摩，而能成功立事，然
衆人莫不有所以用之，非道不能成。
故謀莫難于周密，說莫難于悉聽，事莫難于必成，
二句太平御覽引悉聽作悉行。又注云，摩不失其情，故能建功。此三者，摩摩字據別本增。
然後能之。
謀不周密則失幾而害成，說不悉聽則違順而
生疑，事不必成則止，簣而有廢，皆有所難，能任
之而無難者，其唯聖人乎。
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
而無隙也。
爲通者說謀，必虛受，如受石投水，開流而納泉，
如此則何隙而可得？故曰結而無隙也。

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
夫謀成必先考合于術數，故道術時三者相偶
合，然後事可成而功業可立也。
說者聽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別本有必字。聽。
進說而能令聽者，其惟情合者乎。
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
濡，四句北堂書鈔引。又意林引此四句下有此類相應也五字，與藏本異。此物類相
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
言內符之應外摩，得類則應，譬猶水流就濕，火
行就燥也。
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
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
善於摩者，其唯聖人乎？故曰獨行之道者也。
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見幾而作，何晚之有？功成不拘，何抱之有？久行
此二者，可以化天下。
權篇第九太平御覽引作量權篇。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
說者，說之於彼人也。說之者，有資於彼人也。資，
取也。
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
說者，所以文飾言語，但假借以求入於彼，非事
要也。亦既假之，須有損益，故曰假之者，損益之
謂也。
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
謂彼有所問，卒應而對之者，但便利辭也。辭務

便利故所（此下書有脫誤）
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
覈實事務以成義理者欲明其眞僞也眞僞既明則符驗自□□符驗也言或反覆欲相却也
難言者却論也却論者釣幾也
言或不合反覆相難所以却論前事也却論者必理精而事明幾微可得而盡矣故曰却論者釣幾也求其深微曰釣也
佞言者諂而于忠（于字應是干字之譌爾雅釋言曰干求也玩注自明下四節及注并同）
諂者先意承欲以求忠名故曰諂而于忠
諛言者博而于智
博者繁稱文辭以求智名故曰博而于智
平言者決而于勇
決者縱舍不疑以求勇名故曰決而于勇
戚言者權而于信
戚者憂也謂象憂戚而陳言也權者策選進謀以求信名故曰權而于信
靜言者反而于勝
靜言者謂象清淨而陳言反者先分不足以窒非以求勝名故曰反而于勝
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縱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以窒非者反也己實不足不自知而內訟而反攻人之過窒他謂非如此者反也
故口者機關也所以關（關字脫據太平御覽及注文增）閉情意也
（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引）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閒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
口者所以發言語故曰口者機關也情意宜否在於機關故曰所以關閉情意也耳目者所以助心通理故曰心之佐助也心得耳目即能窺見閒隙見彼姦邪故曰窺閒見姦邪耳心目三者調和而相應感則動必成功吉無不利其所無□□則以順道而動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者也
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
苟能觀要得理便可曲成不失故雖繁言紛葩不亂翱翔越□不迷變易改常而不危者也
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
五色爲有目者施故無目不可得而示其五色五音爲有耳者作故無耳不可得而告其五音此二者爲下文分也
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
此不可以往說於彼者爲彼暗滯無所可開也彼所不來說於此者爲此淺局無所可受也夫淺局之與暗滯常閉塞而不通故聖人不事也
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二句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引）
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爍金言有曲故也
口食可以肥百體故可食也口言或可以招百殃故不可以言也言者觸忌諱故曰有忌諱也

金爲堅物衆口能爍之則以衆口有私曲故也。

故曰言有曲故也。

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一本脫事字則欲成。

可聽在於合彼可成在於順理此爲下起端也。

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一本有智者二字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四句意林引不用其所拙上無智者二字工作巧故不困也。

智者之短不勝愚人之長故用愚人之長也智者之拙不勝愚人之工故用愚人之工也常能棄拙短而用工長故不困也。

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

人能從利之所長避害之所短故出言必見聽舉事必有成功也。

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太平御覽引量權篇云介蟲之捍必以甲而後動螫蟲之動必先螫毒故禽獸知其所長而談者不知用也注云蟲以甲自覆障而言說者不知其長按本文與此小異

言介蟲之捍也□堅厚以自藏螫蟲之動也行毒螫以自衞此用其所長也故能自免於害至於他爲獸莫不知用其長以自保全談者感此亦知其所用而用也。

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恐原本作怨據別本改正曰憂曰怒曰喜。

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一本引作正文

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

病者恍惚故氣衰而不神也。

恐者腸絕而無主也。

恐者內動故腸絕而言無主也。

憂者閉塞而不泄也。

憂者快悒故閉塞而言不泄也。

怒者妄動而不治也。

怒者鬱勃故妄動而言不治也。

喜者宣散而無要也。

喜者搖蕩故宣散而言無要也。

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

此五者既失於平常故用之在精而行之在利。

其不精利則廢而止之也。

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原本別本作與拙者言據太平御覽改正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三句太平御覽引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高當從鄧析子作豪爲是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鄧析子無此句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過當作進別本作通鄧析子作愚者言依於銳此其術太平御覽引作說也而人常反之太平御覽引量權篇云言有通者從其所長言有塞者從其所短注云人辭說條通理達即敘述從其長者以昭其德人言壅滯即避其短稱宣其善以顯其行言說之樞機事物之志務者也今按全篇無此文附錄于此

此量宜發言之術也不達者反之則逆理而不免成於害也。

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爲也。

與智者語將以其明斯術與不智者語以此術教之然人迷罔日久教之不易故難爲也。

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
言者條流舛雜故多類也事則隨時而化故多
變也若言不失類事亦不亂
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
不亂故不變故其主有常能令有常而不變者
智之用也故其智可貴而不妄
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聽聰則真僞不亂知明則可否自分辭奇則是
非有證三者能行則功成事立故須貴也
謀篇第十（太平御覽引作謀慮篇）
爲人（別本無爲人二字）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
得其所因則其情可求見情而謀則事無不濟
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
立焉以生奇奇（一本作計）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
（太平御覽引謀慮篇云乃立三儀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注云三儀有上有下有中）
言審情之術必立上智中才下愚三者參以驗
之然後奇計可得而生奇計既生莫不通達故
不知其所擁蔽然此奇計非自今也乃始於古
之順道而動者蓋從於順也
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藝文類聚）
（文選注太平御覽并引又載字上藝文類聚有必字）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
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
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太平御覽引鬼谷子曰越裳氏獻白雉于文王）
（還恐迷路周公作指南車以送之今按全書無此文疑是司南句下注文也）
同情謂欲共謀立事事若俱成後必相親若乃
一成一害後必相疏理之常也

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疏者（別本有其字）
偏害者也
同惡謂同爲彼所惡後若俱害情必相親若乃
□□□理必相疏亦理之常也
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疏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
之分（一本有其字）類一也
同異之分用此而察
故牆壞於其（其字據別本增）隙木毀於其節（意林引二其字并作有）
斯蓋其分也
牆木毀由於隙節況於人事之變生於同異故
曰斯蓋其分
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
進（太平御覽引無於字又引注曰會同異曰議決是非曰說）進生退退生制
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
言事有本根各有從來譬之卉木因根而有枝
條花葉故曰變隙然後生於事業生事業者必
須計謀成計謀者必須議說議說必有當否故
須進退之既有黜陟須事以爲法而百事百度
何莫由斯而至其道數一也
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
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
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
使輕貨者出費則費可全使輕難者據危則危
可安使達數者立功則功可成總三材而用之
可以光耀千里豈徒十二乘而已
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

事而裁之

以此三術取彼三短可以立事立功也謀者因事興慮宜知之而裁之故曰因事而裁之

故爲强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

柔弱勝於剛强故積弱可以爲强大直若曲故積曲可以爲直少則得衆故積不足可以爲有餘然則以弱爲强以曲爲直以不足爲有餘斯道術之所行故曰道術行也

故外親而內疏者說內內親而外疏者說外

外陽相親而內實疏者說內以除其內疏內實相親而外陽疏者說外以除其外疏也

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

若內外無親而懷疑者則因其疑而變化之彼或因見而有所見則因其所見而然之

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

旣然見彼或有可否之說則因其說要結之可否旣形便有去就之勢則因其勢以成就之

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

去就旣成或有惡患則因其惡也以權量之因其患也爲斥除之

摩而恐之高而動之

患惡旣除或恃勝而驕者便切摩以恐懼之高危以感動之

微而正之符而應之

雖恐動之尚不知變者則微有所引據以證之爲設符驗以應之

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

雖有爲設引據符驗尚不知變者此則或深不可救也使擁而塞之亂而惑之因抵而得之如此者可以計謀之用也

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

公者揚于王庭名爲聚訟莫執其咎其事難成私者不出門庭愼密無失其功可立故公不如私雖復潛謀不如與彼要結二人同心物莫之間欲求其隙其可得乎

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

正者循理守常難以速進奇者反經合義事同機發故正不如奇奇計一行則流通而莫知止也故曰奇流而不止者也

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

與人主言奇則非常之功可立與人臣言私則保身之道可全

其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

身在內而言外泄者必見疏也身居外而言深切者必見危也

無以人之近所不欲（別本作無以身之所不欲）而强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

謂其事雖近彼所不欲莫强與之將生恨怒也教人當以所知今反以人所不知教之猶以暗除暗豈爲益哉

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

陰道而陽取之也。
　畢順人之所好，避諱人之所惡，但陰自爲之，非彼所逆，彼必感悅，明言以報之，故曰陰道而陽取之也。

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
　將欲去之，必先聽縱，令極其過惡，過惡既極，便可以法乘之，故曰縱之者乘之也。

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託焉。
　貌者，謂察人之貌以知其情也，謂其人中和平淡，見善不美，見惡不非，如此者可以至情託之，故曰至情託焉。

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
　謂彼情寬密，可令知者，可爲用謀，故曰可知者可用也。其不寬密，不可令知者，謀者不爲用謀也，故曰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

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制命也。
　制命者，言命爲人所制也。

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
　聖人之道內陽而外陰，愚人之道內陰而外陽。

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爲存，而危不可以爲安，（爲存爲安二爲字，一本皆作反。）然而無爲而貴智矣。
　智者寬恕，故易事；愚者猜忌，故難事。然而不智必有危亡之禍，以其難事，故賢者莫得申其計畫，則亡者遂亡，危者遂危，欲求安存，不亦難乎。今欲存其亡，安其危，則他莫能爲，惟智者可矣，故曰無爲而貴智矣。

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
　衆人所不能知，衆人所不能見，智獨能用之，所以貴於智矣。

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爲之，所以自爲也；見不可，擇事而爲之，所以爲人也。
　亦既用智，先己而後人，所見可否，擇事爲之，將此自爲；所見不可，擇事而爲之，將此爲人，亦猶伯樂教所親相駑駘，教所憎相千里也。

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
　言先王之道貴於陰密，尋古遺言，證有此理，曰天地之化唯在高深，聖人之制道唯在隱匿，所隱者中正，自然合道，非專在仁義忠信也，故曰非獨忠信仁義。

道理達於此義者，（原本作之，據別本改正。）則可與言。
　言謀者曉達道理，能於此義達暢，則可與語至而言極矣。

由能得此，則可與穀遠近之義。
　穀，養也。若能得此道之義，則可與居大寶之位，養遠近之人，誘於仁壽之域也。

決篇第十一

爲人凡決物，必托於疑者，善其用福，惡其有患害

至於誘也

有疑然後決故曰必托於疑者凡人之情用福則善有患則惡福患之理未明疑之所由生故曰善其用福惡其有患然善於決疑者必誘得其情乃能斷其可否也

終無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則不受也奇之所託

懷疑曰惑不正曰偏決者能無惑偏行者乃有通濟然後福利生焉若乃去其福利則疑者不受其決

若有利於善者隱託於惡則不受矣致疎遠

謂疑者本其利善而決者隱其利善之情反託之於惡則不受其決更致疎遠矣

故其有使失利其（其一本無）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

言上之二者或去利託於惡疑者既不受其決則所行罔能通濟故有失利罹害之敗凡此皆決事之失也

聖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

聖人善變通窮物理凡所決事期於必成事成理著者以陽德決之情隱言偽者以陰賊決之道成志直者以信誠決之姦小禍微者以蔽匿決之循常守故者以平素決之

陽勵於一言陰勵於二言平素樞機以用四者微而施之

勵勉也陽為君道故所言必勵於一一無為也陰為臣道故所言必勵於二二有為也君道無為故以平素為主臣道有為故以樞機為用言一也二也平素也樞機也四者其所施為必精微而契妙然後事行而理不難

於是度以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

君臣既有定分然後度往驗來參以平素計其是非於理既可則為之決也

公王大人之事也危而美（一本作變）名者可則決之

危由高也事高而名美者則為決之

不用費力而易成者可則決之

所謂惠而不費故為決之

用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為之者可則決之

所謂知之所無柰何安之若命故為之決（一本作引）

（正文）去患者可則決之從福者可則決之

去患從福之人理之大順故為決之也

故夫決情定疑萬事之機（一本作基）以正亂治決成敗難為者

治亂以之正成敗以之決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曰難為

故先王乃用蓍龜者以自決也

夫以先王之聖智無所不通猶用蓍龜以自決況自斯已下而可以專己自信不博謀於通識者哉

符言第十二

發言必驗有若符契故曰符言

安徐正靜其被節無不肉一本作先肉無無不二字

被及也肉肥也謂饒裕也言人若居位能安徐正靜則所及人節度無不饒裕

善與而不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

言人君善與事結而不安靜者但虛心平意以待之傾損之期必至矣

有主位

主於位者安徐正靜而已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智鄧析子作公

目明則視無不見耳聰則聽無不聞心智則思無不通是三者無擁則何措而非當也

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心鄧析子作智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蓋用此道也

輻湊並進則明不可塞

夫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智者爲之謀若雲從龍風從虎霈然而莫之禦輻湊並進不亦宜乎若日月照臨其可塞哉故曰明不可塞也

有主明

主於明者以天下之目視也

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

崇德之術在於恢宏博納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辭流故能成其深聖人不拒衆故能成其大故曰勿堅而拒之也

許之則防守拒之則閉塞

言許而容之衆必歸而防守拒而逆之衆必違而閉塞歸而防守則危可安違而閉塞則通更壅夫崇德者安可以不宏納哉

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明之位術正靜其莫之極歟一本無歟字

高莫過山猶可極深莫過淵猶可測若乃神明之位德術正靜迎之不見其前隨之不見其後其可測量乎哉

有主德

主於德者在於含宏而勿距也

用賞貴信用刑貴正

賞信則立功之士致命捐生刑正則受戮之人沒齒無怨也

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闇化矣

言施恩行賞耳目所見聞則能驗察不謬動必當功如此則信在言前雖不見聞者莫不闇化也

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干君

言每賞從信則至誠暢於天下神明保之如赤子天祿不傾如泰山又況不逞之徒欲奮其姦謀干於君位者哉此猶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

有主賞

主於賞者貴於信也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

天有逆順之紀地有孤虚之理人有通塞之分
有天下者宜皆知之
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
夫四方上下左右前後有陰陽向背之宜有國從事者不可不知又熒惑天之法星所居災眚吉凶尤著故曰雖有明天子必察熒惑之所在故亦須知也
有主問
主於問者須辨三才之道
心爲九竅之治君爲五官之長
九竅運爲心之所使五官動作君之所命爲善者君與之賞爲非者君與之罰
賞善罰非爲政之大經也
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
與者應彼所求求者應而無得應求則取施不妄得應則行之無怠循性而動何勞之有
聖人用之故能賞之因之循理固(一本作故鄧析子亦作故)能久長
因求而與悅莫大焉雖無玉帛勸同賞矣然因逆理禍莫速焉因之循理固能長久者也
有主因
主於因者貴於循理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生亂
周謂偏知物理於理不周故羣臣亂也
家于其無常也內外不通安知所開(一本作閑)
家猶業也羣臣既亂故所業者無常而內外閉塞觸途多礙何如知所開乎
開閉不善不見原也
開閉即捭闔也既不用捭闔之理不見爲善之源也
有主周
主於周者在於偏知物理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
用天下之目視故曰長目用天下之耳聽故曰飛耳用天下之心慮故曰樹明者也
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是謂洞天下姦莫不闇變更
言用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故千里之外隱微之中莫不元覽既察隱微故爲姦之徒絕邪於心胷故曰莫不闇變更也
有主恭
主於恭者在於聰明文思
循名而爲實安而完
實既副名所以安全
名實相生反相爲情
循名而爲實因實而生名名實不虧則情在其中
故曰名當則生於實實生於理
名當自生於實實立自生於理
理生於名實之德
無理不當則名實之德自生也
德生於和和生於當
有德必和能和自當

有主名.

主於名者在於稱實.

轉丸胠亂.（據注胠亂當作胠篋.）二篇皆亡.（一本作轉丸第十三胠篋第十四下注亡字.）

或有莊周胠篋而充次第者.按鬼谷之書.崇尚計謀.祖述聖智.而莊周胠篋.乃以聖人爲大盜之資.聖法爲桀跖之失.亂天下者.聖人之由也.蓋欲縱聖棄智.驅一代於混茫之中.殊非此書之意.蓋無取焉.或曰轉丸胠篋者.本經中經是也.（别本引稱陶弘景曰.）

鬼谷子卷中

鬼谷子卷下

梁陶宏景注

本經陰符七篇（自本經以下一本題作外篇）

陰符者私志於內物應於外若合符契故曰陰符由本以經末故曰本經

盛神法五龍

五龍五行之龍也龍則變化無窮神則陰陽不測故盛神之道法五龍也

盛神中有五氣神爲之長心爲之舍德爲之人養神之所歸諸道

五氣五藏之氣也謂神魂魄精志也神居四者之中故爲之長心能含容故爲之舍德能制邪故爲之人然養事之宜歸之於道

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名謂之神靈

無名天地之始故曰道者天地之始也道始所生者一故曰一其紀也言天道混成陰陽陶鑄萬物以之造化天地以之生成包容宏厚莫見其形至於化育之氣乃先天地而成不可以狀貌詰不可以名字尋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是以謂之神靈

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心能得一乃有其術

神明稟道而生故曰道者神明之源也化端不一有時不化故曰一其化端也循理有成謂之德五氣各能循理則成功可致故曰德養五氣也一者無爲而自然者也心能無爲其術自生故曰心能得一乃有其術也

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神（一本無神字）乃爲之使

心氣合自然之道乃能生術術之有道由舍則神乃爲之使

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生受之天謂之真人真人者與天爲一

十二者謂目見色耳聞聲鼻受香口知味身覺觸意思事根境互相停舍故曰十二舍也氣候由之出入故曰氣之門戶也唯心之所操秉故曰心之總攝也凡此皆受之於天不虧其素故曰真人真人者體同於天故曰與天爲一也

而知之者內修鍊而知之謂之聖人聖人者以類知之

內修鍊謂假學而知之者也然聖人雖聖猶假學而知假學即非自然故曰以類知之也

故人與生一出於化物

言人相與生在天地之間其得一耳既出之後隨物而化故有不同也

知類在竅有所疑惑通於心術術必有不通

竅謂孔竅也言之事類在於九竅然竅之所疑必與術相通若乃心無其術術必不通也

其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神此之謂化

心術能通五氣自養然養五氣者務令來歸舍神既來舍自然隨理而化也

化有五氣者志也思也神也德也（一本脫也字）神其一

長也靜和者養氣養氣得其和四者不衰四邊威
勢無不爲存而舍之是謂神化歸於身謂之真人
言能化者在於全五氣神其一長者言能齊一
志思而君長之神既一長故能靜和而養氣氣
既養德必和焉四者志思神德也四者能不衰
則四邊威勢無有不爲常存而舍之則神道變
化自歸於身神化歸身可謂真人
真人者同天而合道執一而養產萬類懷天心施
德養無爲以包志慮思意而行威勢者也士者通
達之神盛乃能養志
一者無爲也言真人養產萬類懷抱天心施德
養育皆以無爲爲之故曰執一而產養萬類至
於志意思慮運行威勢莫非自然循理而動故
曰無爲以包也然通達此道其唯善爲士乎既
能盛神然後乃可養志者也
養志法靈龜
志者察是非龜者知吉凶故曰養志法靈龜
養志者心氣之思不達也
言以心氣不達故須養志以求通也
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志(一本無志
字)則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也
此明縱欲者不能養氣志故所思不達者也
故心氣一則欲不偟欲不偟則志意不衰志意不
衰則思(一本無思字)理達矣
此明寡欲者能養其志故思理達矣
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一本作暴)於胷中

和通則莫不調暢故亂氣自消
故內以養氣外以知人養志則心通矣知人則分
職明矣
心通則一身泰職明則天下平
將欲用之於人必先知養其氣(一本無氣字)志知人氣
盛衰而養其氣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
將欲用之於人謂以養志之術用人也養志則
氣盛不養則氣衰盛衰既形則其所安所能可
知矣然則善於養志者其唯寡欲乎
志不養心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
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對不猛應對不猛
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
此明喪神始於志不養也
神喪則髣髴髣髴則參會不一
髣髴不精明之貌參會謂志心神三者之交會
也神不精明則多違錯故參會不得其一
養志之始務在安己己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
則威勢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
安者謂少欲而心安也威勢既不分散神明常
來固守如此則威精分勢震動物也上分謂散
亡也下分謂我有其威而能動彼故曰乃能分
也
實意法螣蛇
意委曲蛇能屈伸故實意法螣蛇也
實意者氣之慮也
意實則氣平氣平則慮審故曰實意者氣之慮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神明榮則志不可亂計謀成則功不可間智不可亂故能成其計謀功不可間故能寧其邦國

意慮定則心遂安則其所行不錯神者得則凝一本作得其寧凝

心安則物無爲而順理不思而元覽故雖心之所不錯神自得之得之則無不成矣凝者成也

識氣寄姦邪得邪得二字一本脫而倚之詐謀得而惑之言無由心矣

寄謂客寄言氣非真但客寄耳故姦邪得而倚之詐謀得而惑之如此則言皆胸臆無復由心矣

故信心術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之也

言心術誠明而不虧真一守固而不化然後待人接物彼必輸誠盡意智者慮能明者獻策上下同心故能交會也用天下之耳聽故物候可知矣

計謀者存亡樞機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之不得計謀失矣則意無所信虛而無實

計得則存計失則亡故曰計謀者存亡之樞機慮不合物則聽者不爲己聽不審著聽既不審候豈得哉乖候而謀非失而何故計謀之慮務在實意實意必從心術始故曰必在心術始也

無爲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思之太虛待神往來

言欲求安心之道必寂澹無爲如此則五臟安靜六腑通和精神魂魄各守所司澹然不動則可以內視無形反聽無聲志慮定太虛至神明千萬往來歸於己也

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見一本作具陰陽之終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一本天字無道不見而命不行而至

唯神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能知於不知見於不見豈待出戶牖闚之然後知見哉固以不見而命不行而至也

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矣

道無思也無爲也然則道知者豈用知而知哉以其無知故能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來舍宿猶舍也

分威法伏熊

精虛動物謂之威發近震遠謂之分熊之搏擊必先伏而後動故分威法伏熊

分威者神之覆也

覆猶衣被也震神明衣被然後其職可分也

故靜固志意神歸其舍則威覆盛矣

言致神之道必須靜意固志自歸其舍則神之威覆隆盛矣舍者志意之宅也

威覆盛則內實堅內實堅則莫當莫當則能以分人之威而動其勢如其天

外威既盛則內志堅實表裏相副誰敢當之物

不能當之物不能當則我之威分矣威分動則物皆肅然畏其人之若天也

以實取虛以有取無若（一本脫若字）以鎰稱銖

言威勢既盛人物肅然是我實有而彼虛無故能以我實取彼虛以我有取彼無取之也動必相應猶稱銖以成鎰二十四銖為鎰者也

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間者

言威分勢震物猶風故能動必有隨唱必有和但撓其指以名呼之則羣物畢至然徐徐以次觀其餘衆猶性安之各令得所於是風以動之變以化之猶泥之在鈞羣器之形自見如此則天下樂推而不厭誰能間之也

審於唱和以間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

言審識唱和之理故能有間必知我既知間亦既見間即能間故能明於動變而威可分者

將欲動變必先養志伏意以視間

既能養志伏意視之其間則變動之術可成矣

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己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為之形勢

謂自知志意固實者此可以自養也能行禮讓於己者乃可以養人也如此則神存於內兵亡於外乃可為之形勢也

散勢法鷙鳥

勢散而後物服猶鳥擊禽獲故散勢法鷙鳥也

散勢者神之使也

勢由神發故勢者神之使

用之必循間而動

無間則勢不行故用之必循間而動

威肅內盛推間而行之則勢散

言威敬內盛行之又因間而發則勢自然而散矣

夫散勢者心虛志溢

心虛則物無不包志溢則事無不決所以能散其勢

意失威勢精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

志意衰微而失勢精神挫衂而不專則言疏外而譎變

故觀其志意為度數乃以揣說圖事盡圓方齊長短

知其志意隆替然後可為之度數度數既立乃後揣說之圖其事也必盡圓方之理變短長之用也

無則不散（一本作行）勢散者（一本作散勢者）待間而動動（一本作而字）勢分矣

散不得間則勢不行故散勢者待間而動動而得間勢自分矣

故善思間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實

五氣內精然後可以外察虛實之理不失則間必可知有間必知故能不失分散之實也

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謀

計謀者志意之所成故隨其志意必知其計謀也

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

神不肅察所以勢敗

轉圓法猛獸

言聖智之不窮若轉圓之無止轉圓之無止猶獸威無盡故轉圓法猛獸

轉圓者無窮之計（一本有也字）無窮者必有聖人之心以原（一本作厚）不測之智以不測之智而通心術

聖心若鏡物感斯應故不測之智心術之要可通也

而神道混沌爲一以變論萬義（一本無義字）類說義無窮

既以聖心原不測通心術故雖神道混沌妙物杳冥而能類其萬類之變說無窮之義也

智略計謀各有形容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

事至然後謀興謀興然後事濟事無常準故形容不同圓者運而無窮方者止而有分陰則潛謀未兆陽則功用斯彰吉則福至凶則禍來凡此事皆反□□故曰事類不同者也

故聖人懷此之用轉圓而求其合

此謂所謀圓方以下六事既有不同或多乖謬故聖人法轉圓之思以求順通合也

故與造化者爲始動作無不包大道以觀神明之域（一本作機）

聖人體道以爲用其動也神其隨也天故與造敎化其功動作先合大道之理以稽神明之域神道不違然後發施號令

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必（一本作各）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也（一本無也字）

天地則獨長且久故無極人事則吉凶相生故無窮天地以日月不過陵谷不遷爲成人事以長保元亨考終厥命爲成故見其計謀之得失則吉凶成敗之所終皆可知也

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圓而從方

言吉凶無常準故取類轉圓然聖人坐忘遺鑒體同乎道故先知存亡之所在乃後轉圓而從其方棄凶而從吉方謂存亡之所在也

圓者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

圓者通變不窮故能合彼此之語方者分位斯定故可錯有爲之事轉化者改禍爲福故可觀計謀之得失接物者順通人情故可以觀進退之意是非之事也

皆見其會乃爲要結以接其說也

謂上四者必見會之變然後總其綱要而結之則情僞之說可接引而盡矣

損兌法靈蓍

老子曰塞其兌河上公曰兌目也莊子曰心有眼然則兌者謂以心眼察理也損者謂減損他

慮事以心察也兌能知得失蓍能知休咎故損兌法靈蓍也

損兌者幾危之決也

幾危之理兆動之微非心眼莫能察見故曰損兌者幾危之決也

事有適然物有成敗幾危之動不可不察

適然者有時而然也物之成敗有時而然幾危之動自微至著若非情適遠心知機元覽則不能知於未兆察於未形使風濤潛駭危機密發然後河海之量堙爲窮流一簣之積疊成山嶽不謀其始雖悔何之故曰不可不察

故聖人以無爲待有德言察辭合於事

夫聖人者勤於求賢密於任使故端拱無爲以待有德之士士之至也必敷奏以言故曰言察辭也又明試以功故曰合於事也

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

用其心眼故能知之減損他慮故能行之

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爲辭也

言減損之說及其所說之物理有不可聖人不生辭以論

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心不虛志不亂而意不邪

智者聽輿人之頌采蒭蕘之言雖復辨周萬物不自說也故不以己能言而棄人之言既有衆言故辭當而不煩還任衆心故心誠而不僞心誠言當志意豈復亂哉

當其難易而後（一本作復）爲之謀自然之道以爲實

失事而後謀生改常而後計起故心當其難易之際然後爲之謀謀失自然之道則事廢而功虧故必因自然之道以爲用謀之實也

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益之損之皆爲之辭

夫謀之妙者必能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追彼而成我也彼用圓者謀令不行彼用方者謀令不止然則圓行方止理之常也吾謀既發彼不得其常豈非大功哉至於謀之損益皆爲生辭以論其得失也

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威其機危乃爲之決

夫所以能分威散勢者心眼之由也心眼既明機危之威可知之矣既知之然後能決之

故善損兌者譬若決水於千仞之堤轉圓石於萬仞之谿（一本作壑）

言善損慮以專心眼者見事審得理明意決而不疑志雄而不滯其猶決水轉石誰能當禦哉（自雄而不滯以下十五字一本誤作正文錯簡在持樞句上）

持樞

樞者居中以運外處近而制遠主於轉動者也故天之北辰謂之天樞門之運轉者謂之戶樞然則持樞者動運之柄以制物也

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

言春夏秋冬四時運行不爲而自然也不爲而自然所以爲正也

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

言理所必有物之自然者靜而順之則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若乃干其時令逆其氣候成者猶敗況未成者元亮曰含氣之類順之必悅逆之必怒況天爲萬物之尊而逆之

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

言人君法天以運動故曰亦有天樞然其生養成藏天道之行也人事之正亦復不別耳

亦復不別干而逆之逆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言干天之行逆人之正所謂倒置之曰道非義而何此持樞之術恨太簡促暢理不盡或篇簡脫爛本不能全也以上五句一本引脫陶宏景曰

中經

謂由中以經外發於心本以彌縫於物者也故曰中經

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拘執窮者不忘恩也

振起也趨向也物有窮急當振起而向護之乃其施之必在能言之士厚德之人若能救彼拘執則窮者懷終不忘恩也

能言者儔善博惠

儔類也謂能言之士解紛救難雖不失善人之類而能博行恩惠也

施德者依道

言施德之人勤能修理所爲不失道也

而救拘執者養使小人

言小人在拘執而能救養之則小人可得而使也

蓋士當世異時或當因免一本作勉闐坑或當伐害能言或當破德爲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或當敗敗自立

闐坑謂將有兵難轉死溝壑士或有所因而能免斯禍者伐害能言謂小人之道讒人罔極故能言之士多被戮害破德爲雄謂毀文德崇兵戰抑拘成罪謂人不章橫被縲絏戚善謂天下蕩蕩無復綱紀而賢者守死善道貞心不渝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彫也敗敗自立謂天未悔禍危敗相仍君子窮而必通終能自立若管仲者也

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命

貴有術而制人不貴無術而爲人所制者也

是以見形爲容象體爲貌聞聲和音解仇鬬郄綴去却語攝心守義

此總其目下別序之

本經紀事者紀道數其變要在持樞中經

此總言本經持樞中經之義言本經紀事但紀道數而已至於權變之要乃在持樞中經也

見形爲容象體爲貌者謂爻爲之主也

見彼形象其體卽知其容貌者謂用爻卦占而知之也

可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

謂彼人之無守故可以影響形容象貌占而得之

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二字別本脫）行不僻淫以道爲形以聽爲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郄而去之

有守之人動皆正直舉無淫僻厥後昌盛暉光日新雖有辯士之舌無從而得發故隱情塞郄閉藏而去之

聞聲和音謂聲氣不同則恩愛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

商金角木徵火羽水遞相尅食性氣不同故不相配合也

能爲四聲主者其唯宮乎

宮則土也土主四季四者由之以生故爲四聲主也

故音不和則不（一本無不字）悲是以聲散傷醜（一本無醜字）害者言必逆於耳也

散傷醜害不和之音音氣不和必與彼乖故言其必逆於耳

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

言若音氣乖彼雖行譽美盛非彼所好則不可如比目之魚合翼之鳥兩相須也其有能令兩相求應不與同氣者乎

解仇鬭郄謂解羸微之仇鬭郄者鬭強也

辨說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故羸微爲仇從而解之強者爲郄從而鬭之也

強郄既鬭稱勝者高其功盛其勢

鬭而勝者從而高其功盛其勢也

弱者哀其負傷其卑汙其名恥其宗

鬭而弱者從而哀其負劣傷其卑小汙下其名恥辱其宗也

故勝者鬭其功勢苟進而不知退

知進而不知退必有亢龍之悔

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強大力倍死而是也

弱者聞我哀傷則勉強其力倍意致死爲我爲是也

郄無極大禦無強大則皆可脅而并

言雖爲郄非能強大其於扞禦亦非強大如是者則以兵威脅令從己而并其國也

綴去者謂綴己之繫言使有餘思也

繫屬也謂己令去而欲綴其所屬之言令後思而同也

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言可爲可復會之期喜（一本作會）

欲令去後有思故接貞信之人稱其行之盛美厲其志令不怠謂此美行必可常爲必可報復會通其人必令至於喜悅者也

以他人之庶引驗以結（一本作己）往明疑疑而去之

言既稱行厲志令其喜悅然後以他人庶幾於此者引之以爲成驗以結已往之心又明己疑

疑至誠如是而去之必思而不□

郤語者察伺短也

言却語之道必察伺彼短也故（一本有言字）多必有數短之處識其短驗之言多不能無短既察知其短必記識之以取驗之相也

動以忌諱示以時禁

既有其短則以忌諱動之時禁示之其人因以懷懼

然後結以安其心收語蓋藏而郤之

其人既以懷懼必有求服之情然後結以誠信以安其懼心其向語蓋利而却之則其人之恩威固以深矣

無見己之所不能於多方之人

既藏向語又戒之曰勿於多方人前見其所不能也

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爲之稱遠

欲將攝取彼心見其好學伎術則爲作聲譽令遠近知之也

方驗之驚以奇怪人繫其心於己

既爲作聲譽方且以道驗其伎術又以奇怪從而驚動之如此則彼人心繫於己也

効之於驗（當從別本作人）驗去亂其前吾歸誠於己

人既繫心於己又効之於時人驗之於往賢然後更理其前所爲謂之曰吾所以然者歸誠於彼人之己如此則賢人之心可得而攝亂者理也

遺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動之以爲必死生日少之憂

言將欲攝愚人之心見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之可說又以過於酒色必之死地生日減少以此可憂之事以感動之也

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可以觀漫瀾之命使有後會

又以音樂之事彼所不見者以喜悅之言終以可觀何必淫於酒色若能好此則性命漫瀾而無極終會於永年愚人非可以道勝說故惟音樂可以攝其心

守義者謂守以人義探心在內以合（一本有者字）也

義宜也宜探其內心隨其人所宜遂人所欲以合之也

探心深得其主也從外制內事有繫由而隨（一本有之字）也

既探知其心所以得主深也得心既深故能從外制內內由我制則何事不行故事有所屬莫不由隨之也

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

小人以探心之術來比於君子必以左道用權凡事非公正者皆曰小人反道亂常害賢伐善所用者左所違者公百度昏亡萬機曠紊家破國奪不亦宜乎

非賢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

道微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爲安，救亡使存也。

道謂中經之道也。

鬼谷子卷下

附錄

說苑善說篇引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故曰聖人不朽時變自守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

史記田世家索隱引鬼谷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按莊子胠篋篇文與此同）

太平御覽治道部引鬼谷子曰事聖君有聽從無諫諍事中君有諫諍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矯拂

又曰君得名則羣臣恃之

意林引鬼谷子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能固能去在我而問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憂累去則心平心平而仁義著矣

又曰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人猶天生草木以雨潤澤之（以上七條鬼谷子逸文）

文選注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

太平御覽禮儀部鬼谷子曰周有豪士居鬼谷號爲鬼谷神生蘇秦張儀往見之先生曰吾將爲二子陳言至道子其齋戒擇日而學後儀秦齋戒而往（此條疑是鬼谷子序文）

鼂公武讀書志尹知章敘秦儀復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

史記蘇秦列傳索隱曰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以上四條鬼谷子序）

史記蘇秦列傳蘇秦東師事于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駰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幷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集解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王劭云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爲一篇也

法言云儀秦學乎鬼谷術

論衡答佞篇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又明雩篇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

王嘉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書於掌中及股裏夜還折竹寫之二人假食於路剝樹皮爲囊以盛天下良書每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曰二子何勤苦若是而儀秦共與言論曰子是何人答曰吾死生於山谷世論謂余歸谷子也秦儀後遊學復逢歸谷子乃請其學術則教以千世俗之辯乃探胷中韋

秩三卷書言輔時之事故儀秦學之以終身也古史考云儀秦受術鬼谷先生歸之聲與鬼相亂故也

金樓子曰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別有真隱傳鬼谷記二條乃後人妄託其辭鄙俗今不錄）

陶宏景注鬼谷子爲道藏舊本吾鄉秦編脩敦夫博覽嗜古精于校讐因刺取諸書考訂譌謬梓行之其略見自序中元讀鬼谷子中多韵語又其抵巇篇曰巇者罅也讀巇如呼合古聲訓字之義非後人所能依託其篇名有飛箝按周禮春官典同微聲韽後鄭讀爲飛鉆涅韽之韽箝鉆同字賈疏即引鬼谷子證之又揣摩二篇似放蘇秦傳簡練以爲揣摩之語爲之然史記虞卿傳稱虞氏春秋亦有揣摩篇則亦游說者之通語也竊謂書苟爲隋唐志所著錄而今僅存者無不當精校傳世况是編爲從横家獨存之子書陶氏注又世所久佚誠罔羅古籍者所樂覩也阮元跋尾

尸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平津館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尸子集本敘

尸子著書於周末凡二十篇藝文志列之雜家後亡九篇魏黃初中續之至南宋而全書散佚章孝廉宗源剌取書傳輯成此帙寄予補訂爲二卷可以見古書梗略序曰漢人列尸子於雜家者以其言斥孔墨諸子圖學相非皆弃於私故其爲書雖陳道德仁義之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卒謂之雜家班固言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道之無不貫此其所長是也然尸子爲商君謀畫商君法家行變古之政亦以見尸子之學不盡純夫儒家通天地人法陰陽五行守五帝三王之道固已兼諸子所貴矣道家淸虛卑弱得儒之智法家信賞必罰得儒之義名家名正言順得儒之禮墨家貴儉兼愛得儒之仁儒者因諸子之長權時可行馭之以信猶土王四季五經配五常謂之五學猶五行更用事傳曰致中和又曰中庸不可能學至儒家止矣而尸子以爲孔子貴公與諸子並論不亦失言乎第其書出周秦之閒雖全書已亡遺文佚說時足證左經傳其引爾雅天帝后皇之屬十有餘名可證叔孫通梁文增補之詁其仁義篇以青陽朱明白藏元英爲玉燭之名以發生長贏方盛安靜爲風名四時和下多正光照三字甘雨時降萬物以嘉下多高者不少下者不多八字義俱長於爾雅蓋玉燭言四時日光永風言四時祥風醴泉言甘雨也引舜云從道吉凶如景如響可證僞尚書以爲禹言之誤引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勿爲也可證孟子搆枉尺直尋之有本云八極之內有君長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故曰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卽廣雅所云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可證山海經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爲據禹所治之地而言又爲有君長之處若神農唐帝所治不止此及詩含神霧所載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億五萬里甄曜度所載四海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萬里合之山海經帝命豎亥大章推步東西極之算與此殊異者不止據有君長之處言之也云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開元占經地占引諸書說地名體之屬最備獨缺此語可增其義云馬有麒麟徑駿可證郊天麟皮鼓（見孔融文集）之非麐鳳之麐云春華秋英其名曰桂此華爲葉之榮華可證王維詩春山桂華之語傳云博學而識之知之次也又云不賢者識其小者尸子雖雜家之學既與經傳相發明好古者何得不見其書比之鄭康成用緯注經爲其多古說且不背先王之法言不猶愈於誦佛書編稗官者乎嘉慶四年太歲己未斗昏建亥之月孫星衍撰

尸子刊於嘉慶四年其板後歸家郎中馮翼所越數年莊進士述祖以惠氏棟輯本見詒許民部宗彥又得魏徵羣書治要中於日本市舶因錄勸學等十三篇寄余及余閱書傳亦頗有舊編遺漏者因屬洪明經頤煊重編爲二卷再刊於濟南仍用前序附識其略於卷末丙寅年五月廿九日星衍

記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尸子卷上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州臨清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校集

勸學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夫繭舍而不治則腐蠹（案太平御覽布帛部引下有而棄二字）使紅女繰之爲美錦大君朝而服之（案太平御覽布帛部引作太人君服而朝之）身者繭也舍而不治則知行腐蠹使賢者教子以爲世士則天下諸侯莫敢不敬（案夫繭以下从太平御覽學部布帛部資產部引補）是故子路卞之野人子貢衞之賈人（案文選辨命論注引作子貢衞之賈人子路卞之野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引作子路卞之野人）顏涿聚盜也顓孫師駔也孔子教之皆爲顯士（案辨命論注引作賢士）夫學譬之猶礪也夫昆吾之金（案玉篇玉部引作琨珸）而銖父之鐵（案鐵本作錫从太平御覽雜物部引改）使於越之工鑄之以爲劍而弗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磨之以礱礪（案以字从太平御覽雜物部引補）加之以黃砥（案山海經北山經注引玄黃砥玄疑之字之譌）則其刺也無前其擊也無下（案太平御覽雜物部引無兩其字）自是觀之礪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知礪其劍而弗知礪其身（案北堂書鈔禮儀部引兩礪上皆有砥字）夫學身之礪砥也（案北堂書鈔禮儀部太平御覽雜物部引作砥礪）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爲易夫道以人之難爲易也是故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案文選弔魏武文注引作父母憎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無擇也（案弔魏武文注引無也字下有今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二句）史鰌曰君親而近之至敬以遜貌而疏之敬無怨然則親與疏其於成忠無擇也孔子曰自娛於櫽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蘧伯玉之行也然則興與廢其於成善無擇也屈侯附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達之所進窮之所不取然則窮與達其於成賢無擇也是故愛惡親疏與廢窮達皆可以成義有其器也桓公之舉管仲穆公之舉百里此其德也此所以國甚僻小身至穢汚而爲政於天下也今非比志意也比容貌非比德行也而論爵列亦可以却敵服遠矣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案意林一引此下有卑讎來盜三句與此文實不相屬蓋由後人誤合爲一條已見下文）是故監門逆旅農夫陶人皆得與焉爵列私貴也德行公貴也奚以知其然也司城子罕遇乘封人而下其僕曰乘封人也奚爲下之子罕曰古之所謂良者良其行也貴人者貴其心也今天爵而人良其行而貴其心吾敢弗敬乎以是觀之古之所謂貴非爵列也所謂良非先故也人君貴於一國而不達於天下天子貴於一世而不達於後世唯德行與天地相弊也爵列者德行之舍也其所息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仁者之所息人不敢敗也天子諸侯人之所以貴也桀紂處之賤矣是故曰爵列非貴也今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是貴甘棠而賤召伯也亦反矣夫德義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天地以正萬物以偏無爵而貴不祿而尊也（羣書治要）

貴言

范獻子遊於河（案遊字太平御覽治道部引作泛）大夫皆存君顧問曰（案顧問二字从太平御覽治道部引補）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荅舟人清涓舍楫而荅曰（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拾楫對曰）君奚問欒氏之子爲（案太平御覽人事部治道部引皆無爲字）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

老者未死而少者壯矣吾是以問之清涓曰君奢修晉國之政（案書守太平御覽治道部引作若）內得大夫而外不失百姓雖欒氏之子其若君何君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也君曰善哉言（案太平御覽治道部引作歎子善人事部引作君曰善）明日朝令賜舟人清涓田萬畝（案太平御覽治道部引作百畝北堂書鈔政術部引作賜舟人田）清涓辭君曰以此田也易彼言也（案太平御覽治道部引作以田易言也）子尚喪寡人猶得也古之貴言也若此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於天下則行禁焉則止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目之所美心以為不義弗敢視也口之所甘心以為非義弗敢食也耳之所樂心以為不義不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為不義弗敢服也然則令於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案五行大義治政篇引無也字）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為戮矣（案五行大義治政篇引作則身戮長短經德表篇引心者以下皆同今本惟戮字作僇）禍之始也易除其除之不可者避之及其成也欲除之不可欲避之不可治於神者其事少而功多千霄之木（案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注引作千丈之木）始若蘗足易去也及其成達也百人用斧斤弗能債也熛火始起易息也及其焚雲夢孟諸雖以天下之役抒江漢之水弗能救也夫禍之始也猶熛火蘗足也易止也及其措於大事雖孔子墨翟之賢弗能救也屋焚而人救之則知德之年老者使塗隙戒突故終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入於囹圄解於患難者則三族德之教之以仁義慈悌則終身無患而莫之德夫禍亦有突賢者行天下而務塞之則天下無兵患矣而莫之知德也故曰聖人治於神愚人爭於神也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案文選顏延年釋奠會作詩注引上下文三句皆同唯無此句）聖人之道亦然其興福也人莫之見而福興矣其除禍也人莫之知而禍除矣故曰神人益天下以財為仁勞天下以力為義分天下以生為神修先王之術除禍難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婦人織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萬物以生盈天下以財不可勝計也神也者萬物之始萬事之紀也（群書治要）

四儀

行有四儀一曰志動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慎守四儀以終其身名功之從之也猶形之有影聲之有響也是故志不忘仁則中能寬裕智不忘義則行有文理力不忘忠則動無廢功口不忘信則言若符節若中寬裕而行文理動有功而言可信也雖古之有厚功大名見於四海之外知萬世之後者其行身也無以加於此矣（群書治要）

明堂

夫高顯尊貴利天下之徑也非仁者之所以輕也何以知其然邪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井中（案太平御覽天部引作火在井中）則不能燭十步矣（案太平御覽天部引俱作不能燭遠）舜之方陶也（案事物紀原八引無也字）不能利其巷及南面而君天下（案及本作下從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改）蠻夷戎狄皆被其福（案太平御覽居

（庭部引無戎狄二字）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矣（案此十字舊在上則不能燭十步矣句下太平御覽天部治道部引俱舊在君治篇中古書不嫌重出今並存之）天高明然後能燭臨萬物地廣大然後能載任群體其本不美則其枝葉莖心不得美矣此古今之大徑也是故聖王謹修其身以君天下則天道至焉地道稽焉萬物度焉古者明王之求賢也不避遠近（案尚書高宗肜日釋文正義俱引作不遺遠近）不論貴賤卑爵以下賢輕身以先士故堯從舜於畎畝之中北面而見之不爭禮貌此先王之所以能正天地利萬物之故也今諸侯之君廣其土地之富而奮其兵革之強以驕士士亦務其德行美其道術以輕上此仁者之所非也曾子曰取人者必畏與人者必驕今說者懷畏而聽者懷驕以此行義不亦難乎非求賢務士而能致大名於天下者未之嘗聞也夫士不可妄致也覆巢破卵則鳳皇不至焉刳胎焚夭則麒麟不往焉竭澤漉魚則神龍不下焉夫禽獸之愚而不可妄致也而況於火食之民乎是故曰待士不敬舉士不信則善士不往焉聽言耳目不瞿（案瞿字長短經釣情篇引作懼）視聽不深則善言不往焉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故曰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眾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見也然則先王之道可知已務行之而已矣（群書治要）

分

天地生萬物（案文選豪士賦序注引無地字）聖人裁之（案豪士賦序注引作財之）（古字通用）裁物以制分便事以立官（案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官下有也字又有以圖其國四字）君臣父子（案長短經反經篇引作君父臣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皆得其分曰治（案長短經反經篇引作理）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為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國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賞罰隨名民莫不敬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聽樂而國治（案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作治國）勞無事焉（案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作無勞事焉）飲酒而賢舉（案而字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作任）智無事焉自為而民富仁無事焉知此道也者眾賢為役愚智盡情矣（群書治要）

明王之道易行也勞不進一步聽獄不後皋陶食不損一味富民不後虞舜樂不損一日用兵不後湯武書之不盈尺簡南面而立一言而國治堯舜復生弗能更也身無變而治國無變而王湯武復生弗能更也執一之道去智與巧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才（案才字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作財）夫至眾賢而能用之（案路史後紀引作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若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意林引見人有善四句皆無此一句）此有虞之盛德也（群書治要）

三人之所廢天下弗能興也三人之所興天下弗能廢也親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興也親言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廢也夫符節合之則是非自見行亦有符三者則行自見矣此

所以觀行也諸治官臨衆者上比度以觀其賢案法以觀其罪吏雖有邪僻無所逃之所以觀勝任也羣臣之愚智日効於前擇其知事者而令之謀羣臣之所舉日効於前擇其知人者而令之舉羣臣之治亂日効於前擇其勝任者而令之治羣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擇其賢者而舉之則民競於行勝任者治則百官不亂知人者舉則賢者不隱知事者謀則大舉不失夫弩機損若黍則不鈞益若□則不發言者百事之機也（案夫弩以下从北堂書鈔武功部引補）聖王止言於朝而四方治矣（案止本作正从北堂書鈔武功部引改）是故曰正名去偽事成若化以實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賢使能不勞而治正名覆實不罰而威達情見素則是非不蔽復本原始則言若符節良工之馬易御也聖王之民易治也其此之謂乎（羣書治要）

發蒙

若夫名分聖之所審也造父之所以與交者少操轡馬之百節皆輿明王之所以與臣下交者少審名分羣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無過其實罪也弗及愚也是故情盡而不偽質素而無巧故有道之君其無易聽此名分之所審也若夫臨官治事者案其法則民敬事任士進賢者保其後則民慎舉議國親事者盡其實則民敬言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易曰若履虎尾終之吉若羣臣之衆皆戒慎恐懼若履虎尾則何不濟之有乎君明則臣少罪夫使衆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案長短經適變篇引無也字）君臣同地則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案意林引無故字）措準則地之險者有罪（案意林引險上有險字長短經適變篇引無此句）審名分則羣臣之不審者有罪矣（案夫字从長短經適變篇引補）夫愛民且利之也愛而不利則非慈母之德也好士且知之也好而弗知則衆而無用也力於朝且治之也力而弗治則勞而無功矣三者雖異道一也是故曰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名實判為兩合為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明君之立也正其貌（案長短經適變篇引作明君之立其貌）莊（案莊本作壯从長短經適變篇引改）其心虛其視不躁其聽不淫審分應辭以立於廷（案廷字長短經適變篇引作朝）則隱匿疏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用長（案長短經適變篇引無用字）耳目不行閒諜不強聞見形至而觀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治矣（案治字長短經適變篇引作理）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姪不和臣妾不力則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而況於萬乘之君乎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雖知用賢求不能得（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求下有賢字）此其二也雖得賢不能盡（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得下無賢字）此其三也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明分以示之則桀紂之暴必止矣賢者盡暴者止則治民之道不可以加矣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問其孰進之（案其字从長短經適變篇引補）有大過者必問其孰任之（案本作必云孰任之从長短經適變篇引改）而行賞罰焉（案長短經適變篇引作罰賞）且以觀賢不肖也今有大善者不問孰進之有大過者不問孰任之則

有分無益已問孰任之而不行賞罰則問之無益已是非不得盡見謂之蔽見而弗能知謂之虛知而弗能賞謂之縱三者亂之本也明分則不蔽案蔽字長短經適變篇引作弊正名則不虛賞賢罰暴則不縱三者治之道也於羣臣之中賢則貴之不肖則賤之案則字从長短經適變篇引補治則使之不治則愛之不忠則罪之賢不肖治不治忠不忠以道觀之案本作由是觀之从長短經適變篇引改由白黑也案由本作觀从長短經適變篇引改陳繩而斲之則巧拙易知也夫觀羣臣亦有繩以名引之則雖堯舜不服矣慮事而當不若進賢進賢而當不若知賢知賢又能用之備矣治天下之要在於正名正名去僞事成若化苟能正名天成地平為人臣者以進賢為功為人君者案長短經是非篇引人君作人主又大體篇引無兩爲字以用賢為功案長短經大體篇引功下有也字為人臣者進賢是自為置上也自為置上而無賞是故不為也進不肖者是自為置下也自為置下而無罪是故為之也使進賢者必有賞進不肖者必有罪無敢進也者為無能之人若此則必多進賢矣羣書治要

恕

恕者以身為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諸人惡諸人則去諸己欲諸人則求諸己此恕也農夫之耨去害苗者也賢者之治去害義者也按本作賢去之治从意林一引改意林引無兩也字又在上發蒙篇羣臣之不審者有異句下書由後人合并之譌慮之無益於義而慮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益於義而道之此言之穢也為之無益於義而為之此行之穢也慮中義則智為上言中義則言為師事中義則行為法射不善而欲教人人不學也行不脩而欲談人人不聽也夫驥唯伯樂獨知之不害其為良馬也行亦然唯賢者獨知之不害其為善士也羣書治要

治天下

治天下有四術案文選東京賦注引作治國北堂書鈔政術部引無天下二字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案東京賦注引作四簡能皆無曰字度量通則財足矣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作通則財用足用賢則多功矣無私百智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案自治天下至此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同諸子彙函引在君治篇奚以知其然父母之所畜子者非賢強也非聰明也非俊智也愛之憂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則愛天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則天下之畜亦然矣此堯之所以畜天下也有虞氏盛德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案意林一引見人有善四句下云此虞氏盛德也互見上文分篇天無私於物地無私於物襲此行者謂之天子誠愛天下者得賢奚以知其然也弱子有疾慈母之見秦醫也不爭禮貌在囹圄其走大吏也不愛資財視天下若子是故其見醫者不爭禮貌其奉養也不愛資財故文王之見太公望也一日五反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數此所以其僻小身至穢汚而為正於天下也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案子無入以下十八字从初學記樂部錦繡萬花谷後集引補子產治鄭城門不閉案城門不閉四字从初學記樂部錦繡萬花谷後集引補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夫用賢身樂而名附事

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羣書治要）

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猶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也亦必不過矣今有人於此盡力以爲舟濟大水而不用也盡力以爲車行遠而不乘也則人必以爲無慧今人盡力以學謀事則不借智處行則不因賢舍其學不用也此其無慧也有甚於舍舟而涉舍車而走者矣（羣書治要）

仁意

治水潦者禹也播五種者后稷也（案稷字長短經適變篇引作穀）聽獄折衷者皐陶也舜無爲也而天下以爲父母（案長短經適變篇引作而爲天下父母）愛天下莫甚焉天下之善者唯仁也夫喪其子者苟可以得之無擇人也仁者之於善也亦然是故堯舉舜於畎畝湯舉伊尹於雍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仁者之於善也無擇也無惡也唯善之所在堯問於舜曰何事舜曰事天（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事下無舜字）問何任曰任地問何務曰務人（案問何在下十二字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北堂書鈔帝王部引事天任地四字）平地而注水水流溼均薪而施火火從燥召之類也是故堯爲善而衆美至焉桀爲非而衆惡至焉（羣書治要）

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氣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祥風瑞風也一名景風一名惠風（案爾雅釋天疏引本作其風無祥風以下十三字从太平御覽時序部引補御覽引祥譌作翔今改正）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方盛（案太平御覽時序部引方盛作收成）冬爲安靜（案太平御覽時序部靜作甯）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爾雅釋天疏）

廣

自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案見本作視从藝文類聚天部太平御覽天部引改）自丘上以望（案望本作視从藝文類聚天部太平御覽天部引改）則見其始出也（案也字从藝文類聚天部太平御覽天部引補）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故智載於私則所知少載於公則所知多矣何以知其然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爲殉中國聞而非之怒則以親戚殉一言（案怒本作恕从長短經是智篇引改下同）夫智在公則愛吳越之臣妾在私則忘其親戚非智損也怒弇之也好亦然矣（案矣字从長短經是智篇引補）語曰莫知其子之惡（案惡下本有也字从長短經是智篇引刪）非智損也愛弇之也是故論貴賤辯是非者（案是故下本有夫字从長短經是智篇引刪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注引作論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匹夫愛其宅不愛其鄰諸侯愛其國不愛其敵天子兼天下而愛之大也（羣書治要）

綽子

堯養無告禹愛辜人湯武及禽獸（案文選賢良詔注引作湯之德及鳥獸矣）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爲無私其於大好惡之中也爲無好惡舜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案史記樂書集解引南風之薰兮二句索隱云此詩之辭出尸子文選琴賦注亦引此二句）舜不歌禽獸而歌民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文王不私其親而私萬國（案文王二字从長短經大私篇引補）先王非無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同也（羣書治要）

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爾雅釋山注釋木注又疏藝文類聚木部）

處道

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肄國亂則擇其邪人去之則國治矣胸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之則德正矣天下非無盲者也美人之貴明目者衆也天下非無聾者也辨士之貴聰耳者衆也天下非無亂人也堯舜之貴可教者衆也孔子曰君者孟也民者水也（案後漢書呂強傳引作君如杅民如水下孟字亦作杅）孟方則水方孟圜則水圜上何好而民不從昔者勾踐好勇而民輕死靈王好細腰而民多飢（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饑色）夫死與飢（案飢本作饑字之譌今據上文改正）民之所惡也君誠好之百姓自然而況仁義乎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也堯舜之有天下也（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引無之字也字）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引無其治二字長短經勢運篇引桀紂之有天下也以下皆作愼子之文）故曰君誠服之百姓自然卿大夫服之百姓若逸官長服之百姓若流夫民之可教者衆故曰猶水也（羣書治要）

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宜也（案長短經政體篇引宜上有之字）禮者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者謂之大仁（案長短經政體篇引無者字）食所以為肥也壹飯（案壹字長短經亡篇引作一下同）而問人曰奚若則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譬今人皆以壹飯（案譬字以字从長短經亡篇引補）而問奚若者也善人以治天地則可矣我奚為而人善仲尼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於己者也（案孔子集語引作子曰羅人者人羅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以是觀之治己則人治矣（羣書治要）

神明

仁義聖智參天地天若不覆民將何恃何望地若不載民將安居安行聖人若弗治民將安率安將是故天覆之地載之聖人治之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案圓本作圜从太平御覽天部初學記人部引改）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案太平御覽天部初學記人部引遠下有矣字）聖人正己而四方治矣（案初學記人部引作聖人中一正己也下有故曰天地之府六字）上綱苟直百目皆開德行苟直羣物皆正正也者正人者也身不正則人不從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有諸心而彼正謂之至政今人曰天亂矣難以為善此不然也夫饑者易食寒者易衣此亂而後易為德也（羣書治要）

廣澤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案囿字宋本爾雅疏作原）數世矣而己皆弇於私也天帝后皇辟公弘廓宏（案宏字宋本爾雅疏作閎）溥介純夏憮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案爾雅注引作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則無相非也（爾雅釋詁疏）

止楚師

公輸般為楚設機（案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引作為蒙天之階）將以攻宋（案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引將上有階成二字）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問之曰（案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引作墨子聞之赴於楚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般）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

殺王（案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引無此一段）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案聞公爲雲梯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引作聞子爲階）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案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引作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糧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案舍其糧肉以下十二字从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引補）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案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引無爲有二字）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長松文梓（案藝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木部俱引此句）楩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裋褐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案荊有長松以下至與裋褐也本在此句之下从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引改）臣以王使攻宋爲與之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諸子彙函）

君治

日五色至陽之精象君德也（案至字象字从事類賦天部注引補）五色照耀君乘土而王八極之內有君長之（案太平御覽地部引作有君長者）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故曰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案太平御覽火部引星辰作辰星又火下有也字）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宓羲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案北堂書鈔帝王部引作燧人教漁宓羲教獵初學記武部引以漁下有其後堯使人水虞者漁又舜漁雷澤蓋因修其法也三句事物紀原九引無二故字太平御覽資產部引與今本同）神農理天下（案北堂書鈔歲時部引作始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正四時之制（案正字北堂書鈔歲時部引作立太平御覽休徵部事類賦天部注引皆無此句）萬物咸利故謂之神（案太平御覽天部事類賦天部注引神下有雨字）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窮桑（案互本作下从太平御覽天部事類賦天部注引改）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纍而堯白屋黻衣九種（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作黼衣初學記帝王部引作黼黻）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粥（案珍羞百種而堯六字从路史後紀引補）騏驎青龍而堯素車玄駒（案路史後紀引騏驎作騏驥玄駒作璞馬）舜兼愛百姓（案兼本作廉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改）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爲耕者鑿瀆儉則爲獵者表虎（案儉當作險古字通用）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舜南面而治天下（案舜字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路史後紀引作舜之德無不該面下無而字）天下太平燭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舜之行其由河海乎（案由字本作猶字从文選安陸王碑文注引改）千仞之溪亦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案安陸王碑文注引兩焉字俱作之）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也（案由此以下十二字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古者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案河出以下从山海經北山經注引補穆天子傳注引作河出盟門之上盟孟古通用）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未闞其家（案荀子非相篇注引作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亦作不闚）手不爪脛不毛（案大字从荀子非相篇注引補）生偏枯之疾（案疾字荀子非相篇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作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禹長頸鳥喙面貌亦惡矣（案初學記帝王部引貌下有顏色二字）天下從而賢之好學也（案好學也三字从初學記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湯之救旱也乘素車白馬著布衣身嬰白茅（案身字北堂書鈔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以身爲牲禱於桑林之野當此時也絃

歌鼓舞者禁之（案北堂書鈔帝王部引作止之）文王四乳是謂至人（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至仁）武王已戰之後三革不累五刃不砥（案北堂書鈔帝王部引五刃不砥三革不累）牛馬放之歷山終身弗乘也（案乘本作弃从太平御覽兵部引改）夫黃帝曰合宮（案曰字从唐會要引藝文類聚人部引補）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案唐會要引有虞下無氏字殷周下無人字隋書宇文愷傳引與今本同）皆所以名休其善也夫堯舜所起至治也（案夫字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湯武所起至亂也閒其成功孰治則曰堯舜治閒其孰亂則曰湯武難（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引無兩曰字）王治天下有四術（案治上本有而字从文選東京賦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刪）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通財則用足用賢則多功無私百智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案自治天下以下至此羣書治要引在治天下篇與此君治篇疑一篇之譌）是以日光盈尺（案太平御覽天部引作聖人以日圓光盈尺）光滿天下聖人居室而所燭彌綸六合（案燭本作觸从太平御覽天部引改）聖人畜仁而不主仁（案聖人二字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畜義而不主義畜勇而不主勇畜智而不主智（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畜智而不主智畜勇而不主勇）昔齊桓公脅於魯君而獻地勾踐脅於會稽而身宮之趙襄子脅於智伯而以顏爲愧其卒桓公臣魯君勾踐滅吳襄子以智伯爲戮此謂勇而能怯者也（案昔齊桓公以下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仁則人親之義則人尊之勇則人畏之智則人用之（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用之下有也字）有喻之水焉（案此下本有顧夷子與子華游於東池子華子曰十四字章宗源曰隋書經籍志儒家有顧子十卷晉揚州主簿顧夷撰考晉書有顧夷列傳是顧夷爲晉人無疑何以戰國尸使而述其語太平御覽地部引此一段本作顧子後人因取其文以羼入今刪）水有四德沐浴羣生流通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能犯弱而能勝勇也（案事類賦地部注引兩能字俱作難）導江疏河惡盈流謙智也孔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案上君下本有子字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刪）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案爲字从太平御覽皇王部引補）孔子曰商知之矣日在井中不能燭遠（案意林引作不能燭十步）目在足下不可以視近（案日在井中以下从太平御覽治道部引補）雖明何益（案四字从意林引補）故君之有國也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案本作視不明从太平御覽治道部引改北堂書鈔設官部引居高視尊四字諸子彙函）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尸子卷上

尸子卷下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校集

澤行乘舟山行乘樏泥行乘橇 尚書益稷正義又釋文史記河渠書集解案釋文引作澤行乘舩

傳巖在北海之洲 尚書說命正義史記殷本紀集解

悅尼而來遠 尚書高宗彤日正義爾雅釋詁注

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穀梁隱公五年傳

夫已多乎道 穀梁桓公九年傳案傳朝不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引尸子曰云云

天神曰靈地神曰祇人神曰鬼鬼者歸也故古者謂死人為歸人 爾雅釋訓注又疏五行大義翻譯名義

蜺挈貳其別名也 爾雅釋天注又疏

五尺大犬為猶 爾雅釋獸釋文顏氏家訓書證篇文選養生論注案文選注引作五尺大犬為獒字之誤也

大牛為犉七尺大羊為羬五尺大豕為豝五尺 爾雅釋畜注又疏

春為忠東方為春春動也 案五行大義引作東者動也 是故鳥獸孕寧草木華生萬物咸遂忠之至也夏為樂南方為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興蕃殖充盈樂之至也秋為禮西方為秋秋肅也萬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 案五行大義引肅敬下有莊二字 冬為信北方為冬冬終也 案五行大義引下有萬物至此藏也 北方伏方也萬物至冬皆伏貴賤若一美惡不異信之至也 史記五帝本紀索隱五行大義一文選張景陽雜詩注藝文類聚歲時部太平御覽時序部四引禮儀部廣韻二冬注

徐偃王有筋而無骨 史記秦本紀集解後漢書東夷傳注山海經大荒北經注荀子非相篇注文選西征賦注

昔者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 史記項羽本紀集解太平御覽皇王部案史記集解引重明作重瞳

堯立誹謗之木 史記孝文本紀索隱

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沙以軌 史記河渠書集解

乘風車 史記河渠書集解

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鷇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 史記陳涉世家索隱意林藝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獸部羽族部事類賦獸部注

十萬之軍 案史記司馬穰苴列傳索隱引作十萬之衆 無將軍必大亂夫義是萬事之將也國之所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 史記司馬穰苴列傳索隱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設官部人事部

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 案史記鄒陽列傳索隱引作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 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史記鄒陽列傳索隱水經注洙水注文選猛虎行注

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 史記袁盎列傳索隱

舜得友五人曰雄陶續耳柏楊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人也 漢書古今人表注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皇王部案古今人表作東不訾秦不虛太平御覽引作舜事親養老為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雒陶下有方回

禹之治水為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 案宋書引無舜西教以下一段又毀必杖三句王符傳注太平御覽引皆無之 舜西教於西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 後漢書王符傳注宋書禮志太平御覽禮儀部洪頤煊曰後漢書王符傳注引舜西教於西戎以下本有墨子曰三字太平御覽禮合葬一條

人謂孟賁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能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懾三軍服猛獸之故也。（漢書東方朔傳注、太平御覽人事部。案漢書注引無三勇乎。難下無能字。獸下無之故二字。）

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道遠任重也。刑罰者，民之鞭策也。（後漢書虞詡傳注、意林一、北堂書鈔刑罰部、太平御覽刑法部。）

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惟象之未與試，吾惑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鬬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將鳥乎試之。（案張衡傳注引作自謂天下之義人也。）夫貧窮，太行之獶也；疏賤，義之雕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後漢書張衡傳注、袁紹傳注、山海經外南經注、元和姓纂、文選西京賦注、蜀都賦注、思玄賦注、檄豫州文注、太平御覽獸部。）

莒國有石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案長笛賦注引無石字。又百仞作萬仞。）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此所以服莒國也。（案思玄賦注引作所以稱於世也。）夫義之為高原也，亦高矣，是故賢者之於義也，必且齊踵焉，此所以服一世也。（後漢書張衡傳注、文選魏都賦注、思玄賦注、長笛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

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為兆人也。（三國志魏文帝紀注、長短經懼誡篇。）

徐偃王好怪，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於庭。（山海經南山經注。）

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山海經南山經注、西山經注、穆天子傳注、文選蜀都賦注、贈王太常詩注、藝文類聚山部、太平御覽地部、珍寶部。）

大木之有奇靈者為若。（山海經西山經注。）

吉玉大龜。（山海經西山經注。）

木食之人，多為仁者，名為若木。（山海經西山經注。）

昆吾之劍可切玉。（山海經中山經注、列子湯問篇釋文。）

四夷之民，有貫胸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德常致之。（山海經海外南經注。）

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飲於沂。韓雉曰：吾聞之，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水經泗水注。）

莒君好鬼巫而國亡，無知之難，小白奔焉，樂毅攻齊，守險全國。（水經沭水注。）

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水經瀙水注。）

距虛不擇地而走。（穆天子傳注。）

曼丘氏。（元和姓纂。）

隱者西鄉曹。（古今姓氏書辯證。）

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為民傷，鬬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改之也。（荀子榮辱篇注。）

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荀子仲尼篇注。）

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荀子儒效篇注。）

堯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荀子王霸篇注。）

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荀子大略篇注。）

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銙於五兵，而辭不

儷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荀子大略篇注

箕子胥餘案莊子釋文引或云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漆體而爲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莊子大宗師篇釋文文選非有先生論注

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莊子應帝王篇釋文太平御覽人事部

膳俞兒和之以薑桂爲人主上食莊子駢拇篇崔注

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貘列子天瑞篇釋文

鴻鵠在上扜弓轉弩以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曰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長短經昏智篇藝文類聚巧藝部太平御覽兵部案長短經引作彀弩無扜弓二字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世說排調篇注

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唐開元占經百十九法苑珠林十一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案太平御覽獸部引作謂不反顧也

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焉意林一文選子虛賦注勵志詩注太平御覽學部案文選引作土積成嶽則楩柟豫章出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出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出也

卑牆來盜榮辱由中出敬侮由外生意林一

樹蔥韭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唯誓無基義乃繁滋敬灾與凶禍乃不重意林一

雞司夜狸執鼠日燭人此皆不全自全意林一

堯瘦舜黑皆爲民也意林一

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故何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爲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爲儀則管仲伊尹不爲臣矣意林一藝文類聚治政部案意林引作舉士不論賢良則無士矣

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詩誦書與古人謀意林一太平御覽學部

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取玉甚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反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意林一太平御覽珍寶部

見驥一毛不知其狀見畫一色不知其美意林一

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弓人剺筋則知牛長少雕人裁骨則知牛長少各有辨焉意林一太平御覽資產部廣韻十一模注

草木無大小必待春而後生人待義而後成意林一

虹霓爲析翳文選西都賦注薦禰衡表注

先王豈無大鳥怪獸之物哉然而不私也文選西都賦注

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觀堯舜之行於總章文選東京賦注

荊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多也文選魏都賦注

寒凝冰裂地文選上林賦注

卵生曰琢胎生曰乳文選東京賦注

我得而民治則馬有紫燕蘭池文選赭白馬賦注

馬有秀騏逢騩文選赭白馬賦注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文選恨賦注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

守道固窮則輕王公文選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注

其生也存其死也亡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

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閒寄也寄者固歸也文選魏文帝善哉行注豫章行注古詩十九首注陶淵明歸去來辭注

人之生也亦少矣而歲之往亦速矣文選古詩十九首注

八極爲局文選左太沖雜詩注

晝動而夜息，天之道也。文選陶淵明雜詩注。

使星司夜，使月司時，猶使雞司晨也。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北堂書鈔天部。案北堂書鈔引晨作時。

文軒六駃題，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亡則大者不成也。文選曹子建七啓注、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車部。

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故不聽也。文選張景陽七命注、陸士衡演連珠注。

馬有騏驎徑駿。文選張景陽七命注。

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注。

禹興利除害，爲萬民種。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注。

衆以虧形爲辱，君子以虧義爲辱。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

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案袁淮正論引下有宗祀明堂四字。履乘石，假爲天子七年。文選任彥昇百辟勸進今上牋注、藝文類聚地部。

能官者必稱事。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利也。文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注、李蕭遠運命論注。案運命論注引義作我，末句作猶謂義之必利也。

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陸士衡五等諸侯論注。

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注。

造車者奚仲也。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注。

玉淵之中，驪龍蟠焉，領下有珠。一切經音義十一。

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氏並耕而王，所以勸耕也。北堂書鈔帝王部、藝文類聚產業部、太平御覽資產部。案北堂書鈔引作並耕而食以勸農也。

天子忘民則滅，諸侯忘民則亡。北堂書鈔帝王部。

障賢者死。北堂書鈔帝王部。

不知用賢。北堂書鈔帝王部。

好酒忘身。北堂書鈔帝王部。

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北堂書鈔政術部。

娶同姓，以妾爲妻，變太子，專罪擅立，嗣絕隣好，則幽。改衣服，易禮刑，則放。北堂書鈔刑法部。

爲刑者，刑以輔教，服不聽也。北堂書鈔刑法部。

秦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朝不同言，乃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教不至，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於刑。穆公非樂刑也，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北堂書鈔刑法部、太平御覽刑法部。

未有不因學而鑑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北堂書鈔禮儀部、太平御覽學部。

仲尼曰：面貌不足見也，先視天下不見稱也，然而名顯天下，聞於四方，其惟學者乎。北堂書鈔禮儀部。

先王之祠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廟也。北堂書鈔禮儀部、太平御覽禮儀部。

夫瑟二十五絃，其僕人鼓之則爲笑，賢者以其義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君，爲之立變。北堂書鈔樂部、太平御覽樂部。

商容觀舞，墨子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有是也。北堂書鈔樂部、藝文類聚樂部。

水試斷鴻雁，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北堂書鈔武功部、藝文類聚軍器部、太平御覽兵部。

孝子事親，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其愛親也已。北堂書鈔衣冠部、服飾部、太平御覽人事部、服用部。案北堂書鈔衣冠部引孝子作孝己。太

平御覽引視下有其觀二字.又高車作高下.

臯陶擇羝之裘以御之北堂書鈔衣冠部.廣博物志十.

伏羲始畫八卦別八節而化天下北堂書鈔歲時部.

夫知衆類知我則知人矣天雨雪楚莊王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遣使巡國中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糇糧者賑之國人大悅北堂書鈔歲時部.藝文類聚歲時部.太平御覽時序部.

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北堂書鈔歲時部.太平御覽時序部.

春華秋英其名曰桂初學記歲時部.藝文類聚木部.

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帝王錄初學記地部.太平御覽地部.居處部.

堯有進善之旌初學記政理部.

造曆數者羲和子也藝文類聚歲時部.太平御覽時序部.案廣韻二十三錫注引作羲和造曆.

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以德報怨人之難也藝文類聚地部.人部.太平御覽地部.獸部.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下有其致四方六字.

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下有娥皇衆之女英六字.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皇親部.州郡部.

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者響也行者影也是故慎而言將有和之慎而行將有隨之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

湯問伊尹曰壽可為邪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為弗欲則不可為也藝文類聚人部.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

齊有田果者案太平御覽獸部引作齊人有貧者.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將欲祭也狗入於室果呼之曰富出巫曰不祥也家果大禍長子死哭之曰樂乎而不似悲也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方術部.

荊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王大喜藝文類聚巧藝部.太平御覽工藝部.蟲豸部.

木之精氣為畢方藝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木部.

深根固蔕藝文類聚木部.

赤縣神洲者實為崑崙之墟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下有其東則滷水島山左右蓬萊十一字.玉紅之草生焉食其一實而醉臥三百歲而後寤太平御覽地部.人事部.

人之欲見毛嬙西施美其面也夫黃帝堯舜湯武美者非其面也人之所欲觀焉其行也所欲聞焉其言也而言之與行皆在詩書之間矣太平御覽皇王部.

堯舜黑禹脛不生毛文王至日昃不暇飲食故富有天下貴為天子矣太平御覽皇王部.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旦之與昏也太平御覽皇王部.

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太平御覽皇王部.

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人事部.

舜受天下顏色不變堯以天下與舜顏色不變知天
下無能損益於己也太平御覽皇王部
人戴冠履莫譽堯非桀敬士侮慢故敬慢之譽毀者
非其敵也太平御覽皇王部
舜曰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太平御覽皇王部
舜舉三后而四死除何爲四死飢渴寒暍勤勞鬭爭
太平御覽皇王部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無地故也桀放於歷山紂殺於
鄗宮無道故也故曰有道無地則餓有地無道則亡
太平御覽皇王部
昔者桀紂縱欲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
葷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此其禍天下亦厚
矣太平御覽皇王部飲食部案葷或作暈字之誤也
昔夏桀之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客臺振
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泉澤彘銜藪而席隩曼聲吞炭
內闗而不歌飛鳥鎩翼走獸決蹄山無峻榦澤無佳
水太平御覽皇王部王觀察念孫曰客臺賈誼新書淮南子並作容臺衡藪新書作衡蕰淮南子作
衡藪內闗淮南子作內閉佳水淮南子作注水
桀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權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以
革車三百乘伐於南巢收之夏宮天下寧定百姓和
輯太平御覽皇王部案此與上條太平御覽引俱有注細書卽高誘淮南子注今刪
有醫竘者秦之良醫也爲宣王割痤爲惠王療痔皆
愈張子之背腫命竘治之謂竘曰背非吾背也任子
制焉治之遂愈竘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
國亦猶此也必有所委制然後治矣太平御覽人事部方術部疾病
部

厚積不登高臺不處高室多陽大室多陰故皆不居
太平御覽居處部
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車馬則
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王
之言勝故肥太平御覽人事部
飛廉惡來力角犀兕勇搏熊虎也太平御覽人事部
駙馬共爲荊使於巴見擔酖者問之是何以曰所以
酖人也於是請買之金不足又益之車馬已得之盡
注之於江太平御覽人事部
賢者之於義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
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爲寶曰生乎
義乎曰義是故務光投水而殪三者人之所重而不
足以易義太平御覽人事部
兩智不能相救兩貴不能相臨兩辨不能相屈力均
勢敵故也太平御覽人事部
田成子問勇顏歜聚之荅也不敬田子之僕撫劍曰
更言則生不更則死歜聚曰以死爲有智今吾生是
也是吾所以懼汝而反以懼我太平御覽人事部
家有千金之玉而不知猶謂之貧也良工治之則富
掩一國身有至貴之爵而不知猶謂之賤也聖人告
之則貴最天下太平御覽人事部
湯復於湯丘文王幽於羑里武王羈於王門越王棲
於會稽秦繆公敗於崤塞齊桓公遇賊晉文公出走
故三王資於辱而五霸得於困也太平御覽人事部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
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使

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太平御覽人事部）

魯人有孝者三爲母北魯人稱之彼其鬬則害親不鬬則辱羸矣不若兩降之（太平御覽人事部）

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音亦變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況於人乎（太平御覽樂部）

鮑叔爲桓公祝曰使臣無忘在莒時管子無忘在魯時甯戚無忘車下時（太平御覽方術部）

夫馬者王良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逸奔毁車矣民者譬之馬也堯舜御之則天下端正桀紂御之則天下奔放（太平御覽工藝部）

古者倕爲規矩準繩使天下倣焉（太平御覽工藝部事物紀原七案太平御覽引倕作劍）

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太平御覽器物部）

利錐不知方鑿（太平御覽器物部）

六馬登糟丘方舟泛酒池（太平御覽舟部）

宋人有公歛皮者適市反呼曰公歛皮屠者遽收其皮（太平御覽資產部）

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弗爲也（太平御覽資產部）

昆吾作陶（太平御覽資產部事物紀原九廣韻六豪注案事物紀原廣韻注引昆吾上有夏桀臣三字）

造冶者蚩尤也（太平御覽資產部事物紀原九案廣韻三十五馬注引作蚩尤造九冶）

殷紂爲肉圃（太平御覽飲食部）

羊不任駕鹽車椽不可爲楣棟（太平御覽獸部）

戰如鬬雞勝者先鳴（太平御覽羽族部）

揚州之雞裸無毛（太平御覽羽族部）

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事類賦地部注）

楚人賣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事類賦寶貨部注）

疓病也（廣韻十五海注）

黃帝斬蚩尤於中冀（事物紀原十）

禹理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中（廣博物志十四）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廣博物志二十）

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寧服軛以耕於野不思被繡入廟而爲犧（廣博物志四十一）

雁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却虎（廣博物志四十四）

野鴨爲鳧家鴨爲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埤雅）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尸子卷下

鶡冠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學津討原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鶡冠子三卷案漢書藝文志載鶡冠子一篇註曰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劉勰文心雕龍稱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韓愈集有讀鶡冠子一首稱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學問篇一壺千金之語且謂其施於國家功德豈少柳宗元集有鶡冠子辨一首乃詆爲言盡鄙淺謂其世兵篇多同鵩賦據司馬遷所引賈生二語以決其僞然古人著書往往偶用舊文古人引證亦往往偶隨所見如谷神不死四語今見老子中而列子乃稱爲黃帝書克己復禮一語今在論語中左傳乃謂仲尼稱志有之元者善之長也八句今在文言傳中左傳乃記爲穆姜語司馬遷惟稱賈生蓋亦此類未可以單文孤證遽斷其僞惟漢志作一篇而隋志以下皆作三卷或後來有所附益則未可知耳其說雖雜刑名而大旨本原於道德其文亦博辨宏肆自六朝至唐劉勰最號知文而韓愈最號知道二子稱之宗元乃以爲鄙淺過矣此本爲陸佃所註凡十九篇佃序謂愈但稱十六篇未睹其全佃北宋人其時古本韓文初出當得其眞今本韓文乃亦作十九篇殆後來反據此書以改韓集猶劉禹錫河東集序稱編爲三十二通而今本柳集亦反據穆修本改爲四十五通也佃所作埤雅盛傳於世以别著錄此註則當日已不甚顯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名晁公武讀書志則但稱有八卷一本前三卷全同墨子後兩卷多引漢以後事公武削去前後五卷得十九篇殆由未見佃註故不知所註之本先爲十九篇歟

鶡冠子序

陸佃撰

鶡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鶡爲冠號曰鶡冠子其道踳駁著書初本黄老而末流迪於刑名傳曰申韓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礉少恩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黄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脱繆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虚言哉余竊閔之故爲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鶡冠子卷上

宋 陸佃 解

昭文 張海鵬 梓

博選第一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王鈇法制也賈子曰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夫事任法制不以厚德辨之而欲以持久難哉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命者所以令之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己百於己者二曰什己十於己者三曰若己與己等也四曰厮役事我者也五曰徒隸又其下者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道無所給有之者以稽於天所以爾也教者地事也給者天事也所謂地者常弗一作不去者也道無所任有之者以稽於地所以爾也運者天道也處者地道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莫不聽之之謂命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無為而尊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因人則逸任己則勞人者以賢聖為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為本者也舜發於畎畝傳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然則選士之路豈可不博哉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北面事之所謂承之者也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先人而遊後人而息先人而問後人而默雖亦降己異乎承之者也是以伯己者往什己者來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人趨己趨與之隨行者也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坐則憑几立則據杖指麾而使尚為有禮焉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人一作者也樂則嗟之苦則咄之不禮甚矣苟非無恥之人豈所甘心哉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一作百人者謂之雋雋者知哲聖人之謂也德千人者謂之豪此以獸之豪制名也德百一作萬人者謂之英此以草之英制名也毛詩傳曰萬人曰英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今此又以萬人曰俊百人曰英蓋莫可考矣人物志曰獸之特者為雄草之秀者為英韓信是雄張良是英此言近之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無知也故賤無財也故貧所有者特天地之委形而已總括百骸謂之身眾象備見謂之形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一本云舉事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常騎兩可之地豈足以就其斷哉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著希第二

道有稽以道為決德有據以德為驗人主不聞要故耑一作常與運堯一作撓而無以下一有自字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攘雖紛兄之類是已格正也凡此以不聞要而已然則人主豈可以不知務哉故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無益於事也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言幸安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臥其上雖未及然終亦必運而已矣端倚有位名號弗去言其違道遠矣所存者名號而已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賓方是之

俗時而徇俗，徇以阿時者至矣。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羔鴈雖有跪乳行列之儀，而以人文格之，野心多矣，又況無羔鴈之性者，奈何同之乎。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蠻夷，獸舌者也。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死義，故難卻也。嗜利而不為非，義然後取。時動而不苟作。不得已而後起。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君子克己復禮，蓋充此而已。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一作立。○信猶任也。君子克己就義，蓋充此而已。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辦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智為造意。造意微矣，豈麤智之所能知哉。以中險為道，司機也。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小人雖近如此。說者言仁則以為誣，發於義則以為誇，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利令智昏，不可與明，如此。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蓋傷之也。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譽。楊雄美新是已，此非可已而不已者也。夫雄如此而義不能繩墨者，則以有道故也。魯人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孔子善之，然則無雄之道，浮沉濁世，雖擬阿上，而欲自比於雄，亦已惑矣。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此玟壞之所愧者也。雖非殿其賢之義，亦其所遇不得不爾也。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夫在我者，皆彼之所不能易，則雖善所不譽，力所不力，從所不從，亦應世之道也。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一作者。其慎勿，慎勿，一作順勿。以為定情也。凡此所為亂群焉耳，姑以遠害而已，豈真同也哉。

夜行第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陰以刻制。日德也，陽以昭蘇。四時檢也，有明法而不議。度數節也，天地之節，蓋有度數存焉。陰陽氣也，五行業也，五材也，在地成形，故曰業。五政道也，五辰也，在天成象，故曰道。五音調也，聲成文，變成方，謂之音，斯謂之調。五聲故也，五聲因習而異，在齊而齊言，居晉而晉語，斯之謂故。五味事也，賞罰約也。賞所以約之使趨功，罰所以約之使辟咎。此皆有驗，有所以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其所以然者道也，道無首尾，而欲從迹其所為，譬如捕風逆之，無前從之無後。此雖顏子恍然不能足也，又況賜之流乎。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夫孰知之。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夫巧者不能畫，則辯者亦不能言矣。強為之說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芒者似有，芴者似無。窅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夫道有情有性，非若斷空，雖無形而非理也。要在致而究之。復反無貌，貌且無之，況於形乎。鬼見一本作鬼不能見。不能為人業，露則不神，豈足以建功立事哉。故善為人業者，微矣妙矣，雖鬼不能窺其密也。故聖人貴夜行。

天則第四

聖王者有聽微，決疑之道，能屏讒權實，逆淫辭，楊墨之屬。絕流語，管蔡之屬。去無用，屠龍之技，刺楮之巧，雖號高妙，無所用之。杜絕朋黨之門，持祿養交，背公死黨，諭諭然患其上，訾訾然思不稱乎上，豈可開

之嫉妬之人不得著明常量卑瞭非君子術數之士莫得當前故邪弗能奸禍不能中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濫此況邪弗能奸禍不能中之義日不踰辰日月所會爲辰月宿其㓹言宿其辰之次也當名服事當實之名服實之事當斗之名服斗之事其他放此星守弗去各止分域弦望晦朔終始相巡一作還○夫日陟降而成晦朔月虧盈而成弦望反復相尋如轉磨引繩豈有甚窮踰年累歲年取禾之一熟而歲驛雨發用或作庸不縵縵縵縵漫滅之貌此天之所柄以臨斗一作計者也言斗臨制四方運乎四時甚古不忒而天道如上所謂更以臨之中參成位一本作伍一本作五○言參天地而成位乎其中也四氣爲政政法四時前張後極張南方之星也極北方之星也或言張或言極互相扶爲左角一作脅右鉞一作越○角東方之星也鉞西方之星也參伐一曰鈇鉞九文循理以省官衆小大畢舉此言節而不遺也先無怨讎之患後無毀名敗行之咎故其威上際下交交元作校其澤四被而不鬲東漸西被朔南暨焉沛然莫之能禦也天之不違以不離一所謂趣物而不兩也天若離一反還爲物天之所以異乎萬物者抱一而已字解曰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常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天不創而萬物化地不作而萬物育節璽相信如月應日日循星而進退月應日以生死信之至也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以滑正略足以恬禍此危國之不可安亡國之不可存也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此路之所以不可救藥也故天道先貴覆者天道能覆覆者而已如其自絶雖天不可如何地道先貴載者地道能載載者而已如其自棄雖地不可如何人道先貴事者柳下季曰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令先生之辯辯奈之何哉酒一或作借保先貴食者酒保貸酒者也此申天貴覆者地貴載者人貴事者之況也待物也領或作願氣時也四時各領一方之氣生殺法也循度以斷天之節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循度以斷之性命自然之節也㓹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守或作止○此聖人法天之節循度以斷之故地各有守民各有部寒者得衣饑者得食寃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一作或○譬之製錦而使人學裁者未之有也同而後可以見天天道一而不二故自其同者視之夷貉一家也異而後可以見人人道二而不一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變而後可以見時常運而不停化而後可以見道庚桑子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趨往南見老子然則道之等級見矣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繁霜勁風然後可以別草木之真性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九皇之制春秋緯云人皇兄弟九人分治天下九皇之號豈緣是歟主不虛王王德備矣臣不虛貴階級列等之爵無虛設也尊卑名號言卑尊其名號也自君吏民各君吏民次者無國入使治之歷寵歷錄歷錄文章之貌言更歷寵榮華

煥如此毛詩傳曰務歷錄也副所以付授非特受封
之臣不虛貴梯級雖無國者亦稱所以付授與天人
參相結連天人一貫不可解也鉤孜之具不備故也
鉤孜督責之術也言惟無督責之術而以道相化故
能如是故曰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馬之死者十二三
矣夫馬之性固真矣然其督至於詭竊者伯樂之罪
也雖然九皇之制亦寓言耳夫太上無法而治安有
受封之制哉契理之士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可也
下之所逜逜之言干也上之可蔽斯其離人情而失
天節者也緩則怠急則困見閒一作門則以奇相御
人之情也恆物之情緩之則怠急之則困故昔賢驅
難之喻戒在疾徐也閒罅隙也方其鍵閉雖有奇計
安得而抵之哉天節見上故於此具論人情舉以八
極信焉而弗信天之則也八極八方之極四中四角
是也淮南子曰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
夫八極有之而以迹所不至更若誕謾故曰信焉而
弗信也雖然以懸寓觀之八方上下無盡也亦無無
盡無極也亦無無極故曰天之則也差繆之閒言不
可合孔墨之道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終不可合者
其弊由此也平不中律小失聲韻則雖平不中律矣
夫千里之失謬於毫釐而歷年之患誤在頃刻是故
君子慎其小也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蠃蚌虛于
深渚水岐成渚上下同離也言同氣附離而無閒離
羣物潛於深渚與月盛衰更如在上也淮南子曰日
至而麋鹿解月死而蠃蚌膲未令而知其為未使而
知其往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使而不往

禁而不止上下乖謬者其道不相得也上統下撫者
遠衆之慝也陰陽不接者其理無從相及也算不相
當者人不應上也符節亡此曷曾可合也為而無害
成而不敗一人唱而萬人和如體之從心此政之期
也蓋毋錦一作綿杠悉動者其要在一也蓋無錦杠
而揲輻俱動者其要在杠故也是故明主好要以一
倡萬以錦韜杠故謂之錦杠爾雅曰素錦韜杠未見
不得其譎而能除其疾也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者
法令放而無以梟之謂也梟斬刑也此言法令不行
小人敢為負護而無忌憚也雖然秦以苛察相高其
弊徒文具耳而至於土崩更甚乎無法者無惻怛之
實故也由是觀之內無至誠惻怛之實欲以一切從
事於法則將以考真也適足以起僞將以稽治也適
足以招亂舍此而按之彼者曷曾可得也南適而北
轅矣冥言易而如言難言之不怍為之也難故父不
能得之於子而君弗能得之於臣賤言之行雖在君
臣父子之閒如此況卑賤乎已見天之所以信於物
矣無妄天之道也未見人之所信於物也不能似言
捐物任勢者天也萬物盡無因任而已捐物任勢捐
或作損故莫能宰而不天一本作得先之在古者道
之理也捐物任勢故莫能宰而不天其道如上故莫
能宰之而莫不天焉 夫物故曲可改人可使言苟
為物矣無以有已如此以明天之不可轉徙也法章
物而不自許者天之道也夫法種種差別稽之天道
豈得已哉姑以應世而已甚不自是也以為奉教陳
忠之臣未足恃也此其勢必至於有法也故法者曲

制曲爲之制官備主用也官各守之以備主用舉善不以窅窅不以滑晦舉人之善必著見而後置之拾過不以冥冥不以隱匿拾人之過必發露而後廢之拾或作捨決此法之所貴也若礱磨不用賜物雖詘有不効者矣言廢賞者勵世磨鈍之器也然而賞不能勸不履罰不能必不可若砥礪不用之材而責有於無玉帛雖詘有不効者矣上下有閑於是設防知蔽並起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故政在私家而弗能取政在大夫重人掉權而弗能止賞加無功而弗能奪法廢不奉而弗能立罰行於非其人而弗能絶者不與其民之故也與民共之而上下以道相維豈容至此哉屋漏知之在下船漏知之在上夫使百姓釋己而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八極之舉不能時贊故可壅塞也所謂無障者四通六闢豈疑八極之舉而不能贊明哉湯之問棘是已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神心恍惚俯仰之間再撫八極之外而聖之前耳不能聞聽之外目不能見故聖人之政特道而不特耳目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膚寸之間小物足以障之何足特哉道開而否未之聞也此明道之足特也夫道開者雲霧不能礙其視雷霆不能亂其聽雖栖在蚊睫而視之若嵩華之阿戰於蝸角而聽之若齊魏之鬬夫孰能否之見遺不掇非人情也言無是也此申未之聞也之況信情脩一作循生非其天誅逆夫人僇一本作逆天之人僇不勝任也不畏天禍

人殃死地隨之而辭以偹生此如戴粒之蟻欲以冠山何足以堪其任也爲成求得者事之所期一作期也以爲成功則天而得之不得曰有命者無所期爲是道也非事也爲之以民道之要也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强行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强去唯民知極弗之代一作伐也夫因人而不自任者天也民實知極聖人豈偻越而代之大司徒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此聖王授一作受業所以守制也彼一作被教苦故民行薄未至乎孩而始離失之本故爭於末魚亡江湖而爭於濡沫人有分於處處有分於地各有分域地有分於天鄭有天下天有分於時秦天早寒楚天早熱之類時有分於數春乘木數秋乘金數之類數有分於度取數多者脩取數寡者促度有分於一一者度數之原隨所分而赴之譬之物焉一月普見衆水天居高而耳卑者此之謂也天體蓋高而其耳更卑者精神之運普徧萬物故也故聖王天時人之地之雅無牧能因一作用無功多夫文貫三爲王蓋取諸此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任賢使能非與處也處故舊也言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義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水火以譬恩義蓋古之治天下者方其申至恩也公義不得奪方其申大義也私恩不得干猶之水火焉相濟而不相入也雖然凡此人道而已若夫天道則又不在此域也故下文云明不能照者所謂離朱索之而不得道弗能得也規不能包者力弗能挈也夫天地雖密移而真體常住非若舟壑夜半負之而去夫孰能挈之自知慧出慧出

一作恖之使玉化爲環玦者是政反爲滑也璞玉不毀孰爲環玦玦半環也禮論曰絶人以玦反絶以環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稻宜下地黍宜上地爲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喜怒適也四者已仞非師術也此言四者或過或適雖殊而遠離大道一也豈足以據㣲之康哉列子曰仞而有之皆惑也形畜元作蓄一本作蓄而亂益者勢不相牧一作收也形無以牧乎勢勢無以牧乎形故其弊如此德與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堯舜殂落其骨蓋已朽久矣而至今詠歎不息者豈係其身之存亡哉此萬世之法也昔宥世者未有離天或無天字人而能善與國者也輿或作爲善輿國所輿之國夫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而畸於天人則其身之不能治況與國乎先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引而高之者天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爲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極也此數辭也言命至君而極矣今貽厲階如此可不惜哉蓋痛之彌深其辭益蹙詩人之義也

環流第五

有一而有氣一者元氣之始有氣而有意意者沖氣所生有意而有圖可以象矣有圖而有名可以言矣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凡者具矣而渾淪未離所謂混沌者也約決而時生時生或作時立決太爲言判也時立而物生混沌開矣於是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氣相加而爲時約相加而爲期期相加而爲功功相加而爲得失得失相加而爲吉凶萬物相加而爲勝敗莫不發於氣氣所以養之通於道道所以通之約於事如道而已則蕩正於時如事而已則差離或作雜於名雜如附離之離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明之在道者爲神神之在器者爲明遠而反故謂之明老子所謂逝曰遠遠曰反明者在此其光照或作昭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邶詩曰執轡如組蓋言此矣夫爲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執此法以御民豈有不化哉千旄之忠告至矣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非我則無法成法者彼也非彼則無所用法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精神之運隨日以新生成在己謂之聖人彼我元同盛德之至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非眞混沌孰能如此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皆成此道之用法也古之聖人不下席而天下治顔如渥丹肌膚若冰雪者用此道也而世之枯槁者昧此以爲黄帝肌色皯黷而堯舜如臘此墨子之道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言其明與功更在四時日月之上一爲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民咸用之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以出於一故萬物不能二也法貴如言無信不立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

莫非命也。命者自然者也。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謂之自然。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壹言此矣。命者聲己之文一作夊者也。夫身在華萊而聲之聲榮之上者，命也。然而脩仲百年，恍然如夢，是文也，非實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或作施無所不及。言無適而無有命也。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時者天之運，命者天之令。南華曰：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曰調；引其聲合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曰乖。夫順其里一也。而隨人發之，更增其臑。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南華曰：知通之有時，知窮之有命，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或作居。其失之謂者也。禮義法度，應時而變，時命不停，法亦隨故而昧者，膠柱刻舟，守先王之腐餘，其道雖備而孤登困窮，此猶枕臥芻狗而更以遭魘，豈易怛也哉。故所謂道者無已。無已，元作巳。無者也，隨之而已。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亦不失己。道德之法，萬物取業。所謂實而不匱者也。無形有分，名曰大孰。或作敦。○不知其誰之子也。故東西南北之道踹，一作端。然其爲分等也。南華曰：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陰陽不同氣，然其爲和同也。酸鹹甘苦之

味相反，然其爲善均也。南華曰：柤棃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五色不同采，然其爲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凡此五者，以譬先王之道，不務於同，而務於治。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一本作一人。將，蓋一人之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一家之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將一國者。得一國，氣吉。古人有言，戰猶搏也。氣多則氣豪而勝，貴少則心怯而輸。然則將之吉凶在氣。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其將一本將字下有失字。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埶，吉凶之謂成敗。賢一本賢字上有故字。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冀或作其。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爲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異之謂道。空之謂一。空一作同。萬物莫不無，無不備之謂道。萬物莫不有。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社元作天社，或作天杜。不刺則不成霧。或作霧氣。○刺之爲言猶曰違也。此言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故無以成霧。蓋大社不屋而壇，以受霜露之氣，然後霧生焉。正言社與霧者，社以申立之謂氣之義，霧以申通之謂類之義。氣故相利相害也。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類故相成相敗也。夏者春之類，冬者秋之類，他皆放此。積往生跂，或作跂。工或作王。以爲師。跂，跛倚也。師如師巫之師，巫步多跛。故積往生跂，工以爲師。揚子曰：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積毒成藥，工以

爲醫此言藥之迹起而醫生焉蓋天下之弊多緣故迹而生故大盜貸仁義以竊國小儒借詩禮而發冢故曰焉知曾史不爲桀跖之嚆矢也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言其周流如環

道端第六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天父道也地母道也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温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五精化氣然後寒暑成焉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堯十年九潦而水不爲加益湯八年七旱而水不爲加損是豈仰一川之鍾哉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爲也與人共之與天一作人與地亦與天地共之建立四維禮義廉恥謂之四維以輔國政鉤繩相布一作希銜橛相制參偶具備立位乃固經元作畿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祟事不仕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春以生之象仁忠臣居前南方著見象忠義臣居右秋以成之象義聖人居後北方祕密象聖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剽天地之門戶本剽門戶云者以結左仁右義前忠後聖而春生夏立秋成熟冬閉藏之義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或無夫字者君之所取於

外也君者天也左右前後共法四時故君象天焉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東不法仁西不法義南不法忠北不法聖則天之門戶塞矣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脩文殿御覽引鶡冠子曰進賢者受上賞則下不蔽善爲政者賞之不多而民喜罰之不多而民畏焉此謂進既仕之賢者也不待事人賢士顯不蔽之功信雖非事人賢士而進之受賞則任事之臣勸矣故下文云則任事之人莫不盡忠繁露曰一中爲忠二之則爲患鄉曲慕義邦國欣慕斯可知矣化坐自端羊肉不慕蟻蟻慕羶也故彼雖慕義而我之化坐自端化坐自端言恭己正南面而已此其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本出一人故謂之天無二上也莫不受命不可爲名故謂之神妙萬物而爲言也至神之極見之不忒一作惑○案此道者豈有差哉匈乖不惑務正一國災變之至無所恒惑姑以天下大理考正吾國之失而已豈曰天之有某變也以我爲有某事而致也哉一國之刑具在於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以身老一作考世以教於世而老正以錯國服義行仁以一王業夫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傅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禮賓奏言擯贊見言詔記曰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因任之道此其大略也嘗試論之古之明王無爲而用天下也豈特使

仁使勇使辯使智使謀使禮使賢使信使聖哉雖天
刑人僇之餘尚無棄者也故咸施直鈇蘧蒢蒙瑈侏
儒扶廬矇瞍脩聲聾者司火眇者督繩劓者抱關刖
者守圉㾖瘖跛躃以實裔土夫如是故上無遺事下
無棄才三代之所以安且久者用此道也雖然知所
使仁而不知其仁有大小知所使知而不知其智有
遠近未可也故曰孟公綽以爲趙魏老則優而不可
以爲滕薛大夫雍也可使南面赤也可使與賓客言
也求也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由也千乘之國可
使治其賦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所云亦因任之大凡
而已莊子曰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因任如此然後
可以原省故下文云夫仁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
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
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
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廢私立公
韓非子曰自營爲厶背厶爲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
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冥
冥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由是而
上至於冥冥聖人之任也內有挾度操以爲驗所謂
道揆者是也然後有以一本無然以二字量人無飾
於內觀物弗之察矣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
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祥或作佯亦作祥長不
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或作迭觀其所不行足
以知義受官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
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貧
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爲足以知

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因任原省之要在於知人而
知人在於有以觀之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
其所安人焉廋哉故此文具論之第不失次理不相
舛一本作奸一本作舉近塞遠閉備元變成元者備
之所以不困成者變之所以不倦明事知分度數獨
行無道之君任用么麼么麼一作幼歷○么細人俊
雄之反動即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二
者先定素立白蔘立白蔘一本作七一曰藻蔘一作
暴明起白蔘於下明起於上蔘垂貌也氣榮相宰君
臣同體之貌言氣不言血言榮不言衛相備也上合
其符下稽其實時君時君元作時日○一作貧意生
期待時而發夫賢士之居邑里也合哉而離同而殊
知時日遇人有德一作隨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
附親遇人暴驕萬民離流上下相疑復而如環一作
不環日夜相橈諫者弗受言者危身無從聞過故大
臣僞而不忠是以爲人君親其民如子者弗召自來
靈臺之效是矣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責弗受
或作愛而求親故曰有殃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
君也調而和一作如之士於純一作屯厚士如勿士
行枚之士引而化之天下好或作如之其道日從故
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聽乘其
威以灼熱人倚上之威作人寒天下惡之其崇日
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
之關梁國家之閑也閑猶監也逆順利害由此出生
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或作博道
先王一作先生以相效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

惰君不從當世滅亡、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者、由是故也、

近迭第七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一作則而鮮威、天尊而不親、地親而不尊、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貳、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神之精明曰靈、勾萌動作與地俱、屈生曰勾、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嬴、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鶡冠子曰、失道故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奈何、鶡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屬不擊伏、況於人乎、主道所高、莫貴約束、得地失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強、兵強者先得意於天下、今以所見合一本作舍所不見、蓋殆一本作係、一本作殆、不然、今大國之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令使為之、禁使勿為也、鶡冠子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夌、下夌上也、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上勝下也、今者所問、子慎勿言、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己亢為驕、己滿為溢、不賢則不能無為、而不可與致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然後可以有為、驕則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為句使非其在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於天下、而謀臣負濫監首之責于敵國、敵國乃責則却、或作劫、○以辭卻之、却則說者羞其弱、以辭卻之、則說而責之者羞其弱矣、其勢必至於用兵、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其在下者、又無以回之、國被伸、或作神、創、侵大曰伸、其發則戰、其創之發則戰、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莿、音策、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讎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或作責、危覆社稷、世主懾懼、寒心孤立、不伐、伐或作代、○下有威字、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屢、郵過、謀徙計易、濫、一作監、首不足蓋、以累重、濫為謀首、其過重矣、而一人之手、豈足以障天下之目哉、滅門殘疾族、滅門、周官所謂屋誅、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謂之伸創、以此故也、大、或作天、乎哉、夫弗知之害、以言弗知之害大矣、悲乎哉、其禍之所極、以言其禍、可悲也已、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多己少人、是故師未發軔、而兵可迭也、近迭名篇、蓋取諸此、今大國之君不聞、一作闇、先聖之道、而易事、羣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或無碎字、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詘而辭窮、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或作恃、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鶡冠子曰、法度無以噫、一本作

道。意爲摸。嘒讀爲嘒彼小星之嘒。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爲天下主。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或作聖人。檢而斷於己明，斷以獨見之明。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百己之身乎。夫百己者，豈獨彼有之，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形體保神，而衆妙悉備，據今言之，其身蓋有千百於己者，然而所知纔止一二，而卒於泯沒無聞者，不能復之而已。主知不明，以貴或作責。爲道，以意爲法，牽或作牢，或作罕。時詘一作詎，或作拒。世，逆下蔽上，使事兩乖，兩失之矣。養非長失，以靜爲擾，以安爲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軍敗曰北。后知命亡。投死之地久矣，乃今知之。龐子曰：以人事百法一本法字在書字下。奈何？鶡冠子曰：蒼頡作法，蒼頡，黄帝之史，初見鳥獸蹏迒之迹，始造書契。書從甲子，日始於甲，辰始於子。成史李官，成史蓋以獄成告於正者，李官，獄士也。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蒼頡雖造書，不道士史，然而文墨之萌，由是起矣，此百法之端也。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纔或作纔。居曼曼作受。之十分一耳。此言使無文墨，而欲以其法盡之於圖，豈能盡其意之詳哉。蓋自後世觀之，書以趣便，篆不如隸，隸不如草，則圖之鈍於應務可知矣。故曰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湣湣，傳忞忞者，莫如書。湣湣，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故知百法者，桀雄也。若或作丞。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此俊德也，非特桀雄而已，故其知與人隔此三境，而超萬人之上也。將然不如無形，無形不如未有。取譬言之，若太易者，未有也，而太初無形，渾淪則將然矣。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龐子曰：得奉嚴教，受業有閒或作聞。矣，退師謀言，弟子愈恐。

鶡冠子卷上

度萬第八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與神謀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道與人成子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願聞度神慮成之要奈何鶡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陽赫赫赫赫出乎地天燥而水生焉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法猛刑頗則神濕刑與法陰也神濕則天不生水音□故聲倒則形燥聲與音陽也形燥則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埶一作執○五勝五行之勝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絶萬生皆困濟濟混混孰知其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天文地理與人同爲賢不肖殊能故上聖不可亂也譬如堯舜共工驩兜欲與爲惡則誅之類下愚不可辯也譬如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爲善則誅之類陰陽者氣之正也天地者形神一無神字之正也聖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季春行冬令則寒季秋行夏令則暖故一義失此萬或亂彼所失甚少所敗甚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膞膞之土之謂地也膞形埒地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言天者君道也可天下之物而莫之勝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言地者臣道也平天下之物而莫之亂也音者其謀也雜比爲謀聲者其事也布散爲事音者天之三光也三光雜比於上聲者地之五官也五官布散於下形神調則生理脩形不病爍神不病爍則生理脩矣夫生生而倍其本則德或作闕專己

夫偏養其本至於過理而不及會通之適則自爲太多其德失乎物矣豈足語衛生之經哉故曰專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一本元缺一本字或作知或作如知無道上亂天文下滅地理天人同文地人同理於此見矣中絶人和治漸終始言其始終漸首末而已矣中道也故聽而無聞視而無見天下之事壞於冥冥白晝而闇日中見斗之義有義而失謚人之所有不能謚之失謚而惑責人所無必人所不及遠其途而誅不至也相史於既而不盡其愛史使也從省言不盡己之愛而責人之盡相區於成而不索或作營其實區驅也從省言不竭己之忠而望人之成虛名相高精白爲黑枯於虛名而變亂事實黑或爲墨墨亦黑也詩曰狐貍而蒼墨以爲明動靜組轉與物轉旋如組使之神絶復逆復有報乎上也逆有言乎上也言其神色距人於千里之外經氣不類形離正名書曰有形有名形也者物此者也名也者命此者也經氣失常故形不麗名五氣失端四時不成陰陽舛戾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有世將極驅馳索禍其於禍也若驅車就之開門逃福其於福也若開門避之賢良爲笑愚者爲國天咎先見菑或作裔亦或作菑害並雜人孰兆生孰知其極見形而已昧於在理見日月者不爲明聞雷霆者不爲聰事至而議或作義者不能使變無生不能消之於未萌故善度變者觀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老其孰能以褊材爲褒德或作褒闕博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姦不止者生

於本不足也言非少文不武之弊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聖王獨見故主官以授長者在內和者在外夫長者之為官也在內則正義在外則固守用法則平法人本無害以端天地令出一或無一字原多門杜矣散無方化萬物萬物一作無物者令也守一道制萬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內者也法者守於分域之內令也者出制者也令者所以行法夫法不敗是是出於義變而不可常法者所以趣變令不傷理主出於理一而不可變令者所以守法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謹胥或作冒靡得以全神備於心道備於形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人以成則以成法則士或作土以為繩以為繩墨列或作刎時第氣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鳳凰者鶉火之禽或無鶉火之禽元枵之獸字陽之精也雄曰鳳凰者其雌也鶉火南星之次也麒麟者元枵之獸陰之精也牝曰麒麟者其牡也元枵北星之次也麒似麟而無角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或作驗其或無其字精畢至龐子曰致之奈何鶡冠子曰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五正見下五明宜謂名尸氣皇名尸神明名尸賢聖名尸后王名尸公伯十變九道未詳閒也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大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所謂取稽於身者耶五五二十五以理天下五五五其音之五也六六三十六以為歲式大大大其律之大也一歲之式積旬三十有六氣由神生道由神成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而神也者有而非氣也無而非道也非氣而氣以之生非道而道以之成唯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反太清太清天也下及泰寧泰寧地也中及萬靈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醴泉其味如醴可以養老朱草生朱草可以染絳以別尊卑衆祥具傳曰王者統和陰陽休氣充塞符瑞並臻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蓮蒲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涌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嘉氣時鍾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故萬口云或作去帝制神化衆祥備至則外帝內神之道具矣景星光潤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而月死則見所以助月照民夜績也文則寢天下之兵武則天下之兵莫能當一本云武則天下莫能當無之兵字遠之近顯乎隱大乎小衆乎少莫不從微始故得之所成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或作勝為名從是往或作生者子弗能勝問吾亦弗勝言凡問之要欲近知而遠見以一度萬也無欲之君不可與舉此言何謂也若子所學則人君之患正在多欲此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曰我先攻其邪心也故曰內實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南華曰欲順則平氣欲神則靜心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亦與鶡冠異矣昔有鬼谷著書以為馳說諸侯賜

闕陰閉。必因其好惡憂樂而揮圖之。然至於無好者。蓋不得而說也。若然多欲之君。乃從橫之家欲以售術而鶡冠吉遺。末流乃至於此。不已卑乎。賢人不用。弗能使國利。此其要也。龐子曰。敢問五正。鶡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或作爭。治。龐子曰。願聞其形。鶡冠子曰。神化者於未有。官治者道於本。教治者脩諸己。因治者不變俗。事治者繑。或作橋。之於末。龐子曰。願聞其事。鶡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或作象。四時。其體當如此。拔。或作救。陰陽移寒暑。其體變如此。傳曰。古之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正流並生。萬物無害。萬類成。或作咸。全名尸氣皇。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蓋近是乎。官治者師陰陽。陰陽王事之本。應將然。神化者於未有。故升此一等。地寧天澄。衆美歸焉。名尸神明。教治者置。或作署。四時。春輸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之類。因時順氣。於功易也。事功順道。術而事功。仍以順道。名尸賢聖。因治者招。或作拓。賢聖而道。心術敬事生和。名尸后王。事治者招仁聖而道知焉。不能招賢聖而招仁。不能道心術而道知。聖也者天道也。賢也者地道也。仁也者人道也。苟精牧神。苟急散也。牧驅飭也。分官成章。精神勞矣。而不能審還。於是又備官署。教苦利遠。教雖苦而利遠。法制生焉。萬物擾擾。自此起矣。法者使去私就公。法者辭以有所去也。非以有所取也。同知壹殲有同由者也。非行私而使人合同者也。故至治者弗由。而名尸公伯。公如公侯之公。伯如霸王之伯。

王鈇第九

龐子問鶡冠子曰。泰上成鳩一作鵙。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傳曰。天地初立。天皇一日天靈。其治萬八千歲。然則成鳩蓋天皇之別號也。有天下兵強。世不可奪。天地初立。豈容已有兵哉。此言亦筌蹄也。南華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與天地存。久絕無倫。無倫。細之至也。中庸曰。毛猶有倫。齊殊異之物。齊鵬鷃之大小。等鳧鶴之長短。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言其懸絕如此。世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於此。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句。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龐子曰。何謂天。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靈。凡此叩其所以。鶡冠子曰。天者誠其日德也。日。或無日字。誠出誠入。南北有極。冬日至而北。夏日至而南。故莫弗以爲法則。取中於日德。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朔而後魄生。望而後魄死。故莫弗以爲政。取正於月刑。天者明星其稽也。明星大星也。二十八舍之類。列。或作制。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小星不見陵掩。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或作伐。而不干。或作于。○彼謂此代而無侵越。故莫弗以爲必然。天者一。法其。或無其字。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柰何杞人之憂其崩墜也。故莫弗以爲常。天誠信明因一。誠誠其日德。信信其月刑。明明星其稽。因因時其則。一一法其同。不爲衆父。或作文。○爲衆父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南華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先或爲光。易一非一。一不足以圖之。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所謂侯王得一爲天下貞者也。龐子曰。願聞其制。鶡冠子曰。成鳩之制。

與神明體正神明者下究而上際沉以窮乎下浮以
際乎上克嗇萬物而不可猒者也周泊或作汩或作
流徧照周泊無外也徧照無褱也反與天地總故能
爲天下計往而不反豈能與民同吉凶之患哉明於
蚤識逢臼或作逢白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龐子
曰願聞其稽鶡冠子曰置下不安句上不可以載或
作可以載累其足或作是也其最高而不植局或作
不可植局者未之有也此譬安危之稽言其置下苟
危難欲累於上難矣又況又在其上者乎則其所立
豈有不局哉累足踖也植立也局曲也辯於人情究
物或作萬物之理稱於天地稱之爲言量也廢置不
殆或作佁或作紿審於山川而運動舉錯有檢蠢迪
檢柙生物無害爲之父母無所躙躒仁於取予備於
教道教以爲人道以爲己要於言語直言曰言問難
曰語信於約束已諾不專反諾爲已禮曰與其有諾
責也專有已怨喜怒不增喜不過予怒不過奪其兵
不武樹以爲俗其化出此龐子曰願聞其人情物理
所以嗇萬物與天地總與神明體正之道鶡冠子曰
成鳩氏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曲者明而易循
或作脩也日術者要而易行也天曲若五家爲伍五
鄉爲縣之類日術若家里用提伺長用伺之類此法
起于周之末造而曰成鳩用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
也然則此書寓言多矣龐子曰願聞天曲日術鶡冠
子曰其制邑或作已理都使矔習者五家爲伍伍爲
之長十伍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扁扁嘗爲伺後皆
放此扁爲之長十扁爲鄉鄉置師五鄉爲縣縣有嗇

夫治焉十縣爲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
脩或皆作循其屬縣嗇夫退脩其鄉鄉師退脩其扁
扁長退脩其里里有司退脩其伍伍長退脩其家事
相斥正居處相察出入相司司猶伺也父與父言義
子與子言孝與或爲爲長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
薰薌以此慈孝或作力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
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此其人情
物理也伍人有勿或作物一本無伍人有勿四字故
不奉上令有餘不足居處之狀此言有餘不足居處
之狀無故輒違上令當告有司而不輒以告里有司
謂之亂家其罪伍長以同同謂同坐伍人之罪里中
有不敬長慈少出等異衆不聽父兄之教有所受聞
不悉以告扁長謂之亂里其罪有司而貳其家其人
爲首其家爲貳貳猶副也若今從坐扁不以時循或
作脩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扁其罪扁
長而貳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教誨一二教之曰誨受
聞不悉以告縣嗇夫謂之亂鄉其罪鄉師而貳其家
縣嗇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郡善者不
顯命曰蔽明見惡而隱命曰下比謂之亂縣其誅嗇
夫無赦不言貳其家者罪之尚貳其家則誅可知矣
郡大夫不以循行教誨受聞雖實或作賓有所遺脫
不悉以教柱國謂之亂郡其誅郡大夫無赦柱國不
政使下情不上聞上情不下究謂之綵或作綮或作
繆政綵急也其誅柱國滅門殘疾令尹不宜或作宜
時合或作令地合地之德害百姓者謂之亂天下其
軫令尹以徇柱國楚之寵官令尹若相國矣楚懷王

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柱國封上執圭軫曰其有貴於此乎曰令尹軫卒發也周官曰驟軫或作斬此其所以畜物也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居一作守中央參於兩閒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從本至末第以甲乙天始於元地始於朔元以氣言之朔以方言之天運始於玄元地處始於玄朔四時始於歷王者敬授人時實始於歷故家里用提提零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扁長用旬鄉師用節驚蟄芒種之類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分所至二分二至之類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用提扁十日報鄉用旬鄉十五日報縣用節縣三十日報郡用月郡四十五日報柱國用氣柱國六十日以聞天子用律天子七十二日遺使一本作遣使於郡○此用五行分王之數蓋一歲之運五行各王七十二日勉有功罰不如句此所以與天地總下情六十日一上聞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肖者不失其賤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或作序其福祿而百事理行畔者不利天下晏然雖陰有欲畔者無所乘其隙也故莫能撓其强是以能治滿而不溢不增之使溢綰大或作天而不芒不損之使芒芒之爲言小也天子中或作甲正使者敢易言尊益區域或無域字使利逕下蔽上使者變言貸襃借譽尊益區宇則其弊至於逕下蔽上其刑斬笞無赦諸吏教苦德薄侵暴百姓輒罷毋使汙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民播惡於衆利而不取利

運而不取次疑取次或作敢次故四方從之唯恐後至是以運天運天或作運大而維張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設年予昌屬各以一時典最上賢不如令尹令尹以聞壹再削職一本作則職三則或作與不赦治不踰官使史李不誤公市爲平生者不喜非故生之死者不怨非故殺之人得所欲國無變故著賞有功德及三世父或作名伏或作狀其辜不得創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創或爲制事從一二終古不勃彼計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是以爲善者可得舉爲惡者可得誅或作論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爲期素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或作齊長則同友遊敖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同樂安居曰處行作同和弔賀同雜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助僅諜或作諜足以相止僅探謀也諜閒諜也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晝戰則足以相配或作輒入以禁暴出正無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莫之敢禦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一本作天下無道適矣失道則賤敢逆貴不義則小敢侵大成鳩既見上世之嗣失道亡功倍或作信本滅德之則故爲之不朽或作株又或作探之國定位牢或作罕祭或作然○不能保其邦家則位不定矣不能保其宗廟則祭不牢矣使鬼神壹曰或作日增規不圓益矩不方此言法度至足無欠無餘規不可增矩不可益非特使人信之雖質諸鬼神而無

辞也蓋聖人之法譬諸身乎增之則贅損之則虧夫
以効末傳之子孫唯此可持或無唯此可持字唯此
可將効猶示也讀如効犬効羊之効言以示子孫之
末商立而可持行而可將唯此而已將者養吉釋或
作澤者不祥墠以全犧純謂之犧完謂之牲正以齋
明齋或作天或作文○不莫謂之齋不昧謂之明齋
明者蓋祭祀之正也犧牲則以為禍而已禮曰去廟
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今此獨言墠者於墠如此
則由壇而上可知也四時享之祀以家王子孫祭祀
不觀所謂祀以家王以為神享禮靈之符藏之宗廟
以靈正諸或作諸侯為之信符藏之宗廟而又以其
靈正之以明後世所當守也故其後世之保教也全
句耳目不營用心不分不見異物而遷捐或作指私
去毒或作也○捐己之私去人之毒鉤一本上有每
字鉤作均於內哲或作埑○智足以及之固於
所守仁足以守之更始逾新周而更始文而愈新上
元為紀共承嘉惠相高不改亶昭穆湯不先契文武
不先不窋魯躋僖公失是矣具或作其招士疑先結
之後入弗解先入者定矣故後入之事弗能解也此
知極之至也極如紀極之極龐子曰願聞所以不改
更始逾新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所謂得王鈇之傳者
也龐子曰何謂王鈇鶡冠子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
也以死遂生以殺止殺從中制外之教也教或為數
後世或作世世後成至孫一靈羽靈或作盧理或作理
盧羽理或作盧村理符日循或作脩功弗敢或無敢
字敗智者雖工弗敢敗也奉業究制執正守內拙弗

敢廢愚者雖拙弗敢廢也棲割與旱蘇本作棲割與
旱疑旱或為旱以新續故四時執効應錮或作錮不
駭疑后得入廟惑或作或爽或作亂不嗣或作嗣謂
之焚或作焚○生火甚多其和焚矣列子曰焦然肌
色奸黯昏然五情爽惑祖命冒世冒忝也世如世德
之世禮嗣弗引奉常弗內弗引弗引於嗣弗內弗內
於廟奉常禮官也與宗嗣之儀有忝景帝更曰太常
靈不食祀其鬼不得食祀家王不舉祭天將降咎皇
神不享家王越而祭之則將獲罪於天皇神雖郊不
享皇神昊天上帝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故
主無異意人君爽惑不嗣其罪如上所云則繼其後
者據舊塋新豈敢輒異哉民心不徙與天合則句萬
年一范范如荀子范形之范則近者親其善遠者慕
其德而無已是以其教不厭其用不弊故能疇合四
海以為一家而夷貉萬國皆以時朝服致績或作續
而莫敢效增或作增免此言夷貉萬國皆以朝服致
貢而不敢輒增亦不敢免法言曰被我純績帶我金
犀此之謂也聞者傳譯來歸其義又其遠者莫能易
其俗移其教孟子所謂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
故共威立而不犯流遠而不廢此素皇內帝或作嵩
之法帝者天號王者人稱皇者天人之總美大之名
謂之素皇內帝則又其至者也蓋至人神矣由是而
在下則元聖外王之道也由是而在上則素皇內帝
之法也成鳩之所枋以超等枋柄也世世不可奪者
也功日益月長故能與天地存久此所以與神明體
或作禮正之術也不待士史或作丈蒼頡作書故後

世莫能云其咎士李官也太古無法而治不立卜史不造書契而至德元同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尚何識其咎也哉傳曰蒼頡作書鬼夜哭天雨粟方是之時至德衰矣未聞不與道德究究下或有謂字而能以爲善者也龐子曰如是古今之道同邪鶡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之久衆者亦我而使之衆耳何比異哉彼類善則萬世不忘類猶聚也道惡則禍及其身尚或作有奚怪焉龐子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相通衣服同采言語相知畫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逆言過耳兵甲相李或作履○李如李官之李李者治也百父母子旦或作其未易領或作頃○言父母暨子至百不易領矣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離附也言以上所云方若嚋合四海以爲一家之言似違中國之正遠矣邸第之業第里第也域或作或不出著著土著也居不連垝毀謾曰垝而曰成鳩氏周闔四海爲一家夷貉夷貉或作第邦萬國莫不來朝其果情一本情下有可字一本情作成乎此言邸里之閒其業之異如此又况四海夷貉之遠乎鶡冠子曰虎或作唐狼殺或作敎人或作下烏蒼從上蟻蛾一作蟆蟻從下聚之烏烏烏也蒼蒼蠅也六者異類然同時俱至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觀之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可乎此言四海之情同以爲一家無不可者天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林木積如倉粟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委亦米之數也傳曰少曰委多曰積其數未詳聞也禮云出入三積列或作創地分民亦尚一也耳或無耳字百父或作交母子何能增減殊君異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國同極德至至下或有制字四海又奚足闔也龐子曰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或作及其故天地蹋蹋或作蹋奚足以疑蹋蹋挾貌孟子所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聖人高大內揣深淺遠近之理或作異使鬼神一失一失失其與也此言聖人獨理有以窺之不復息矣運而不停與或作爲天地相蔽蔽天地而不敗至今尚在以鉦面達行疑宜乎哉成鳩之萬八千歲也夫道者天地之母錯而修身伸以治國皆可以長久此廣成子之所以千二百年而成鳩氏之所以萬八千歲也故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又曰成鳩氏天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得此道者何辯誰氏所用之國而天下利耳用之則是安辯誰何

泰鴻第十

泰一者泰一天皇大帝也執大同之制制或作利○泰一無所不同故曰執大同之制楚人忘弓未能忘楚孔子曰惜哉其未大也調泰鴻之氣泰一含元氣者故曰調太鴻之氣鴻蒙元氣也泰鴻元氣之始也正神明之位者也南華所謂天尊地卑神明之位故九皇受傳受教於傳以索其然之所生傳謂之得天之解或作天然之解不與法縛不求法脫傳謂之得天地之所始生天生地傳謂之道得道之常不妄曰常傳謂之聖人聖人之道與神明相得故曰道德德者得此者也鄒始窮初鄒者開也有初然後有始列

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
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一至矣其地蓋庭太易
太素之間故曰鄒始窮初得齊之所出帝出乎震齊
乎巽而太一者鄒始窮初得齊之所出故能北辨面
南與萬物相見也九皇殊制而政莫不効焉故曰泰
一泰一者無適而非一也故九皇殊制而不能二也
泰皇問泰一曰天地人事三者孰急泰皇蓋九皇之
長也泰一曰愛精養神內端者所以希天內直者與
天為徒天也者神明之所根也醇化四時陶埏無形
埏和土也刻鏤未萌木曰刻金曰鏤凡此亦皆自然
也夫豈物刻而雕之離文或作攵將或作特然者也
離華離也天道造始而地事終之故其言如此地者
承天之演備載以寧者也吾將告汝神明之極天地
人事三者復一也立置臣義此將從體起用和同天
人之際使之無閒故先建立君臣之義所謂四則四
則卽上所云傳謂之得天之解傳謂之得天地之所
始傳謂之得道之常傳謂之聖人散以八風東方曰
明庶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南曰涼風東北曰融風之
類散謂散上四則也皆放此揆以六合揆言總之六
合之內也事以四時寫以八極寫言放之八極之外
也照以三光牧或作收以刑德調以五音正以六律
分以度數表以五色改以二氣寒之以溫涼寒之以
寒暑致以南北南北謂日齊以晦望晦望謂月受以
明歷或作曆○歷謂日月星辰蓋四則至矣而其道
無乎不在在此為此在彼為彼故八風得以散六合
得以揆四時得以事八極得以寫三光得以照五音

得以調六律得以正刑德得以牧度數得以分五色
得以表二氣得以改南北得以致晦望得以齊明歷
得以受然則道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亦無所不
在乎故曰天地人事三者復一也曰信出信入南北
有極度之稽也此申致以南北之義冬至日在牽牛
夏至日在東井其長短有度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
數之稽也此申齊以晦望之義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其損益有數列星不亂其行代而或作以不干位之
稽也此申受以明歷之義五位二十八舍各有常次
天明三以定一義見下文則萬物莫不至矣或作以
三時生長一時煞刑四時而定天地盡矣此言方其
生長則三不後於一方其投刑則一不後於三以明
三極之道莫如其執急也夫物之始也傾傾或作墒
墒○傾傾未正之貌至其有也錄錄未能拔於常流
之中故曰錄錄至其成形端端王王端端傾傾之反
王王錄錄之反勿或作物損勿益幼少隨足各隨其
性而足無事於老以從師俗佝以從於師俯以從於
俗毋易天生毋散天樸自若則清動之則濁人心譬
如槃水莫動則平不撓則清微風過之則不可以得
水形之正矣神聖踐承翼之位承翼之位蓋天位也
前後曰承左右曰翼也以與神皇合德五精之帝謂
之神后則神皇蓋昊天也按圖正端以至無或作天
極兩治或作祭四致兩治上下察也四致普遍四方
也閒以止或作上息閒緣越感無所不周如上所謂
可謂至矣然而動息則靜靜息則懸登常藉此寂然
之地故歸時離氣以成萬業藉附也取譬言之猶如

五精之指其道各遍五方而太昊司春少昊司秋者
所以歸時離氣以成萬業也一來一往視衡伍仰彼
來此往而伍仰視車之衡所以同乎人也禮曰國君
綏視大夫衡視又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
衡大夫綏之或曰衡如權衡之衡衡之伍仰應物而
已何所容其心哉五官六府分之有道無鉤無繩渾
沌不分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而渾沌全矣故曰
擢大律塞師曠之耳散五采膠離朱之目毀絕鉤繩
儷工倕之指而天下人始含其樸矣大象不成事無
經法精神相薄乃傷百族此明渾沌之不可判也蓋
脩生真死而渾沌判矣則精神相戰百族爲之不寧
南華曰上倍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神蓋謂是乎偷
氣相或爲祖時後功可立盜陰陽之和以栽其形而
援以相時先定其利待物自至不迎素次以法物至
輒合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元德不成所謂
亂天之經逆物之情元天弗成上聖者與天地接句
結六或作交連而不解者也六連六合也老子曰善
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故有道南面執政以衛神
明左右前後靜待或無待字中央此言君無爲也而
臣亦無爲也開原流洋洋若今海之有洋也精微往
來傾傾繩繩或作鴻鴻繩繩○傾傾側貌繩繩正貌
內持以維外紐以綱或作經行以理埶或作執紀以
終始同一殊職聯之使同統之使一立爲明官五范
五范五音也義見下文四時各以類相從昧或作味
元生色春夏之華發於元冬音聲相衡衡平也東方
者萬物立止焉或作東方生物圖揭立止焉止猶植

也故調以徵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西方者
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藏焉故調以
角徵屬南方而今此言於東方者蓋言以調東方而
已非謂分配東方也下皆放此中央者太一之位北
極天地之中而其一明者太一之座百神仰制焉故
調以宮道以爲先夫道至矣而更推以爲先記曰夫
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舉載神明
華天上揚或作華物天上○疑此樂章之名蓋若皇
華析揚也本出黃鍾所始爲東方萬物唯隆以木華
物天下盡木也使居東方主春以火照物天下盡火
也使居南方主夏以金割物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
主秋以水沉物天下盡水也使居北方主冬上爲大
都天下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天下盡人也以天子
爲正此言太一司天而分任五方又以天子治之調
其氣調其五行之氣木羶金清之類和其味和其五
行之味水鹹火苦之類聽其聲火焦金殺之類正其
形木圓土方之類迭往觀今或作令故業可循或作
脩也天下一致來不異古往不異今却而觀之則其
業可循近迭篇曰師未發軔而兵可迭也蓋前却曰
迭首尾易面或作白○春夏先秋冬後其方各有向
焉何可易也地理離經天之首尾易向則地理亦失
其經奪愛令亂奪其所欲而亂蓋天序易於上地理
離於下則人其有不亂者乎上滅天文理不可知天
文滅矣地理安可知也故曰文理相明者也神明失
或作夫從或作徒文或作父理者相明者也色味者
相度者也藻華者相成者也對贊曰藻對賓曰華藻

文也藻如草之藻華如木之華衆者我而衆之故可
以一范請也請如請益之請蓋衆者自我而千萬則
其一之亦在我矣請以一范無不可者順愛之政殊
類相或作未通列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
順也逆愛之政同類相亡傳曰爲知父子不爲豺狼
故聖人立天爲父建地爲母范或作危者非務使云
必同知一期或作明以使一人也氾錯之天地之閒
而人人被其和或作人被其和○此言聖人蓋知一
期以使一人而惟是心焉氾錯之天地之閒而人人
被其和也非務使之必同故曰一人之情千萬人之
情是也和也者無形而有味者也和者道也蓋道無
形而有味同和者仁也與道同和相容或作密者義
也與道相密者義也蓋不道則義不能容不義則道
不能容仁義者所樂同或作自名或作召也能同或
作因所樂無形內政此言能同仁義之樂則政扶雖
有而真空內之蓋所謂真空者無不礙有故也故聖
知神方調於無形而物莫不從天受藻華以爲神明
之根者也天受道之英華以生神明列子曰清輕者
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地受時或作得以爲萬物原
者也地者受天之時以產萬物神聖詳或作祥理或
無詳理二字作庳惡○深契於理惡離制命之柄制
命之柄或無離字○老子所謂魚不可脫於淵利器
不可以示人斂散華精以慰地責或作貴天者也此
言神聖契理而有以制命則釐粉萬物而不爲戾雖
以慰地責天可也昔者老子上駮五帝通及三皇而
西域之學有竭佛罵祖者豈近是乎調味章色正聲

以定天地人事三者畢此矣其道如上所謂則天地
人事豈有出於此乎

泰錄第十一

入論泰鴻之內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衷之
言中也無所出入爲定以爲物稽入而論泰鴻之內
出而觀神明之外定而制泰一之衷使物取稽焉天
有九鴻拾遺記曰望三壺如聚米視八鴻若縈帶說
者以爲八鴻八方之名鴻大也然則九鴻蓋九方
歟地有九州此即鄒子所謂九州蓋非禹別者也泰
一之道九皇之傳請成於泰始之末泰一之道至矣
故上篇云九皇受傳以索其然之所生而今此又言
其傳書請成於泰始蓋非泰始莫足以知焉其曰末
者言順下風而請也見不或無不字詳事於名理之
外此言識見其事之略而已更當要其會歸故下文
云范無形嘗無味以要名理之所會范者味之正也
范者形也正如覆戀其正之正蓋形受養於味者也
味者氣之父母也氣不足補之以精精不足補之以
味精或作積微者天地之始或作所始也言形言味
而又言此者蓋精要名理之所會又當致此三者也
不或無不字見形嘗而天下歸美焉嘗肉也名尸神
明者大道是或作正也夫錯行合意扶義本仁或作
收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爲
其事者有其功此言仁義之始故行其道者有其名
爲其事者有其功若夫聖人無名神人無功乘於道
德而遊乎萬物之上則豈局於仁義之域哉故下文
云故天地成於元或作無氣萬物乘於天地元氣太

虛也太虛含天地天地含萬物故其言如此神聖乘
或作秉於道德南華所謂無嘗無譽一龍一蛇者也
以究其理或云萬物乘於聖秉於道德以教其聖神
以究天地萬物之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所倚威
立有命也堯舜三代誥命未嘗不稱天者蓋以倚威
立命而已若夫致治之自則豈可以取積於天哉是
在我者也此紂之矯誣上帝而無益於亂故下文云
故致治之自在己者也招高者高招庳者庳此言治
之汙隆顧我所以招之如何未有圖於管晏之卑而
可以招堯舜之高者也故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離
己而在彼者狎漚也如狎漚者心動於內則漚鳥舞
而不下此未離己而在彼者也陳體立節萬世不易
天地之位也分物紀或作他名文聖明別神聖之齊
也齊如齊量之齊法天居地去方錯圓或作督○方
以智則滑圓而神則通神聖之鑒也象說名物擬之
者象也議之者說也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神聖之
教不卽不離而至妙之所會者更贏至高之所適者
反下隱顯豈相離哉神聖之教也天一位地一位聖
人參於兩間以齊齊之而以彼鑒此以此教彼則天
下之理得矣然後萬物各遂其生故下文云故流分
而神生流分謂水也天一生水其於物爲精精聚而
後神從之動登而明生動登謂火也地二生火其於
物爲神神會而後識從之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
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或作地名也天地
者同事而異域者也天域爲上地域於下無規圓者
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

以作者也二端或作聖增者神之法也神明之法如
是而已神聖之人后或作命先天地而尊者也後天
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道包
之故能知度之其道圍乎天地之外故知能知之義
能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動或無動字之拔陰陽移寒
暑斂或作數亦或作 明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
之貴大者也精神之外皆其緒餘土苴者也內聖者
或作聖內精神之原也外王者皆其緒餘土苴則內
聖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靡不仰制焉制者所以
衛精擢神致氣也精欲奮神欲養氣欲專故其辭如
此擢者秀拔之辭幽則不洩閉或作閑則不煩不煩
則精明達明太用則昏精太用則竭故能役賢能使
神明無爲也故能用天下而有餘百化隨而變終始
從而豫豫暇豫也神明者積精微全粹之所成也聖
道神方或作万要之極也要其會歸至於此而極矣
帝制神化治之期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師
或無師字爲君而學爲臣教者爲君學者爲臣上賢
爲天子次賢爲三公高爲諸侯高者以爲諸侯易姓
而王不以祖或作禮籍爲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堯
授舜舜授禹用此道也彼天地動作於胸中然後事
成於外萬物出入焉然後或作然同生物無害聖人
心外無法而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天地之大萬物之
多動作出入反在於胸中則事豈有不成物豈有不
利哉闔闢四時引移陰陽怨沒澄物疑天下以爲自
然百姓謂我自然是也此神聖之所以絕衆也子貢
日仲尼天也不可階而升也聖原神文有驗而不可

見者也。有情有性。無為無形。故過人可見。絕人未遠
也。南華曰。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
則去之遠矣。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錮結其紘。
紘者取譬於冠。而錮結云者。以明無危墜之患也。類
類生成用一不窮。或作用不窮一。○所謂仲尼神明
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至於山川鳥獸草木。裕如也。
影則隨形。響則或作嚮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
隨而應之。故曰師也。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為也。聖
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終始焉。輔相導陰陽終始四
時之功。卒令八風三光之變經或作纏。氣不常之故。
孰不詔請。或作緒。都或作邵。理焉。都之為言總也。讀
如都鄙之都。此言人保聖人。故陰陽失和。詔而請之。
使總理焉。雖然。大亂之本。實始於此。此庚桑楚所以
不釋於老聃之言。故下文云。故神靈威明上變光。老
聃所謂上悖日月之明。疾徐緩急中動氣。老聃所謂
中墮四時之施。殺傷毀禍下在地。或作徵下在地。○
老聃所謂下爍山川之精。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象
於神明之效。既已見矣。其效如上所謂。亦已見矣。雖
然。豈遂可以無聖人之治哉。故下文云。天者氣之所
總出也。所謂虹霓也。霜露也。風雨也。積氣之成乎天
者也。地者理之必然。或作理然之必。也。無可無不可
者天道也。地道則取必焉。故聖人者出之於天。其道
常出於天。收之於地。不肯出於地也。在天地若陰陽
或無陽字。者。杜燥濕以法義。與時遷焉。或無焉字。○
若陰者以法義杜燥。若陽者以法義杜濕。度萬云。神
濕則天不生水。形燥則地不生火。二者聖人或無人
字。存則治。亡則亂者。天失其文。地失其理也。以是或
作文。知先靈。先靈。先王之靈。王百神者。上德執大道。
凡此者物之長也。及或作乃。至乎祖籍之世。代繼之
君身雖不賢。然南面稱寡。猶不果亡者。其能受教乎
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能守宗廟存國家者。未之有
也。

鶡冠子卷中

鶡冠子卷下

世兵第十二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或作效也易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有方矣然後形名著焉五帝在前三王在後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黃帝百戰百戰之數未盡聞也蓋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七十二此其大略也蚩尤七十二或云無二字堯伐有唐傳云堯佐帝摯受封於唐二十而登帝位今此云堯伐有唐未詳聞也伐或作代禹服或作伐有苗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俛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善用法者其道如此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賢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惰真人不怠怠然後解解然後惰故君子言惰真人言怠禮云三日不怠三月不解無見久貧賤則據簡之伊尹酒保保傭保也太公屠牛傳曰太公少貧賣漿值天凉屠牛賣肉值天熱而肉敗管子作革或作草百里奚官奴百里奚虞人也虞亡晉主辱之以媵穆姬而飯牛於秦豈此所謂官奴者乎海內荒亂立爲世師莫不天地善謀日月不息逌成四時精習象神南華曰鑛成見者鬻猶鬼神豈謂是乎孰謂能之言非不學而能也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所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湯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紂知一不煩知一則簡千方萬曲所雜齊同會之有元故不能異也勝道不一制勝之道夫豈一端而已知者計全戰必勝攻必取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欲喻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徇俗則病傭欲喻至德之美難矣欲驗九天之高者行不徑或作經請安可以問塗而至也九天具見鶡烈真經蓋若南方曰朱天北方曰元天中央曰鈞天之類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灼骸或作火體○易子而食析骸而炊計失其國削主困爲天下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固有過計有嘗或作賞試嘗試失之疏過計失之細事貴取中而已則此所嘗審也是以曹沫爲魯將與齊三戰而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刎頸而死則不免爲敗軍擒將曹子以爲敗軍擒將非勇也國削名滅非智也身死君危非忠也夫死人之事者不能續人之壽故退與魯君計桓公合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動四鄰驚駭名傳後世扶杖於小愧者大功不成故曹子去忿悁之心立終身之功棄細忿之愧立累世之名故曹子爲知時魯君爲知人劇辛爲燕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剄燕以失五城自賊以爲禍門身死以危其君名實俱滅是謂失此不還人之計也言其計畫無復之爾非過材之莿也此言賢者誠重其死雖然曹沫之事適遭管仲不欲愈一小快而以齊信於諸侯故能成其名也若夫李陵之降欲以報漢而卒族妻拏隴西之士用爲恥焉則沫之劫致豈可以爲常哉翔又霸者之事也至於正德之人誠信素弱則將無與魯地而誅沫矣何足貴乎夫

得道者務無大失凡人者務有小善小善積則多惡
欲多惡則不積德不積德則多難或云多惡則多難
集則不下五字多難則濁濁則無知多欲則不博不
博則多憂多憂則濁濁則無知欲惡者知之所昏也
夫強不能者傷之其言辱是劇辛能絕而燕王不知
人也昔善戰者舉兵相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
之極與神同方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為法微道
是行齊過進退齊不過也參之天地出實觸虛吳奔
東南亞夫使備西北晝知此矣禽將破軍發如鏃或
作鏃矢動如雷霆暴疾擣虛殷若壞牆殷壞聲也執
急節短孫子兵法曰其執險其節短用不緩緩避我
所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援或作援吾所勝故士不
折北兵不困窮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流以逝或作
逝與道翺翔翺翔授取錮據或作據堅守呼吸鎮一
作推或作揖移揖不移也與時更為一先一後音律
相奏或作奏一右一左道無不可受數於天定位於
地成名於人彼時之至安可復還或作復還至○復
反復也還回還也安可控摶控引也摶持也復還言
不可禦控摶言不可止天地不倚錯以待能度數相
使陰陽相攻死生相攝氣威相滅虛實相因得失浮
或作得失相浮縣浮縣言無定也兵以勢勝兵法曰
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時不常使蚤晚絀贏
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旱矢激則遠
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有命有命一作言息又作
止息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遺物遺物
或作不遺獨或作動與道俱縱軀委命與時往來盛

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
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纆此言禍福相為表
裏執如索糾纆索也三合曰糾渾沌錯紛其狀若一
交解形狀孰知其則芴芒無貌貌或為根唯聖人而
後決其意或作能決其意斡流遷徙固無休息小休
日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太
疏故也籠中之鳥空窺不出太密故也眾人唯唯安
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慶者在堂弔者在門失
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勾
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可或作苛橢枋一術奚
足以游橢讀如隋鋈之隋枋讀如方鋈之方夫天下
之事百出要以百變應之而今隋方一術則豈足遊
於變通之會哉往古來今事孰無郵郵置郵也行者
過之而已故事之過者為郵舜有不孝堯有不慈文
王桎梏管仲拘囚坱軋無垠無垠或作莽云孰煙得
之此言大鈞播物坱軋無垠皆在爐煙之內孰煙得
之至得無私泛泛乎若不繫之舟任之而已能者以
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物
從理與舍眾人域域域域淺狹之貌追於嗜欲小知
立趨好惡自懼夸者死權自貴矜容一本自矜容下
云徇名殺身謀秦無列士以下兩句詩曰垂帶悸兮
是也列士徇名貪夫徇財以身逐物曰徇至博不給
給或作結○統之無要則雖博乃更不給何則至道
常約故也知時何羞不愧不怍不肖繫繫或作數俗
賢爭於時知也者爭之器也名也者相軋也細故袃
一本袃作芥蒯作薊蒯蒯猶芥也袃芥刺鯁也奚足

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奇此言如意與不無足欣戚
千言萬說卒賞謂何此言理盡於上而彼之繁言雖
累千萬猶當賞此勾踐不官二國不
定文王不幽幽於羑里武王不正或作武王不執正
管仲不羞辱名不與大賢功不得與三王銜面備矣

備知第十三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之人情安取伯夷
叔齊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橫逆豈可必哉申
徒狄殷之末世枯槁者也以為世溷濁不可居故負
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無
徑迹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
子也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男曰赤子女曰嬰
兒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
以為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群居可從而係也鳥
獸性猜疑麋鹿性驚決故此主言之至世之衰父子
相圖兄弟相疑夫父子天性也兄弟天倫也恩信素
足非自外至故蹍市人之足則辭以脫僈兄則以嫗
大親而已矣今德下衰而至於父子相猶兄弟相瘉
者豈其性固異於古也哉蓋治之之過也何者其化
薄而出於相以有為也此言不能相與於無相與相
為於無相為故其弊至此郭象曰夫體天地冥變化
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
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
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
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內外愈困矣蓋知此也故為者
敗之治者亂之敗則儻儻黨也亂則阿阿則理廢儻

則義不立堯傳舜以天下故好義者以為堯賢其好
利者以為堯愚湯武放弒利其子好義者以為無道
此言何謂也若予所學則唯好義者以為有道而好
利之人以為賢或無為字彼世不傳賢故有放君
君好儻阿故有弒主夫放弒之所加亡國之所在吾
未見便樂或作見其便樂而安處之者也夫處危以
妄安循哀以損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無軍之兵可
以先見也是故箕子逃逃逃遁也非謂逃而去之孔
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而搏仇牧宋世家曰南
宮萬殺湣公于蒙澤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
搏牧牧齒著門死與其事也商容拘而蹇叔哭蹇叔
秦臣也穆公襲鄭蹇叔哭之昔之登高者下人代之
悽或作殣悽怖也手足為之汗出怖故為之汗濡而
上人或無人字乃始搏折枝而趨操木言傍觀者為
之驚懼而登高之人雖危莫知焉乃始搏而折枝趨
而操木止之者僇止之使勿爾者覆受僇焉凡此以
況處危忘安而諫者蒙辱之義是故天下寒心而人
主孤立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
達其言足以滑政其朋黨足以相寵於利害昔湯用
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百里奚也楚用申麃申包
胥也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國之
忠臣所以死也此言古之人其才一也或以高世由
亦或以死者所遇之君異也是觀之非其智能難與
也乃其時命者不可及也此言伊呂申管之才人非
莫及也而箕仇之徒卒以殺辱者無其時命故也唯
無如是無其時命時有所至而求或作衰又或作表

○有君無臣故雖時有所至而上求焉時有所至而辭有臣無君故雖時有所至而下辭焉命有所至而闔或作閤○闔猶辭也命有所至而闢或作闢○闢猶求也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守命謂委命也今世非無舜之行也不知堯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不知伊尹太公之故也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胥好忠諫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心矣而不知事比干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兵政第十四

龐子問鶡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衆或作惡衆五者已圖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得其戰矣未得其所以戰也故九夷用之而不必勝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此之謂也故曰夫子馳亦馳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其後其近是乎鶡冠子曰物有生生猶化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此言前期而勝也子獨不見夫閉關乎立而倚之則婦人揭之或作易揭之上仆而措之則不擇性而能舉其中句若操其端則雖選士不能絶地關尙一身而輕重異之者埶使之然也夫以關言之則物有而埶在矣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不達物生者也此言不達事變物化故輒敗北素問曰物生之謂化物極之謂變若達物生者五尙一也耳龐子曰以五爲一柰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以早爲晚地不能以高爲下人不能以男爲女賞不能勸不勝任金帛在前不能使怯者負罰不能必不或無不字可斧鉞在後不能使堅者鳴龐子曰取功柰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或作固物之然而窮達存焉之二也在埶在權故生財有過富在埶故用兵有過勝財之生也力之於地順之於天兵之勝也順之於道合之於人其弗知者以逆爲順以患爲利以逆爲順故其財貧以患爲利故其兵禽昔之知時者與道證或作登弗知者危神明道之所亡或作斥神明之敗何物可以留其創留猶上也使創不傳曰留故曰道乎道乎或作道道乎與神明相保乎龐子曰何如而相保鶡冠子曰賢生聖賢上生聖聖生道道生法法生神一陰一陽之謂道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神生明神下生明神明者正之末也偏生闇公生明誠信生神故曰正之末也末或無末字受之本是故相保

學問第十五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服事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或作拾下同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此言非獨白紛如也雖至闔棺而止尙不足以定之也故所貴乎問學者豈誦說之云乎在於得書之體得言之解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

爲素也素如繳素之素道德操行之本故曰素也陰
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周官保章氏云以星土以
雲物以十有二歲以十有二風占天地之災祥法令
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
此言學問之序道德已明而陰陽次之陰陽已明而
法令次之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言治矣天官冢宰是
也百官取揆故曰表儀造始而已故曰祥兆此以靜
唱彼以動和故曰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
序怪也祭義所謂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
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伎藝者如勝同任或爲住
所以出無獨異也周官六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
和六藝則同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人情者小大愚知
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焉或作馬世
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或作取之地也
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形著見也后能見變而命之物
至能名或曰奇見異聞爲變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
伯益知而名之蓋此類也因其所爲而定之若心無
形靈或作虛辭或有傳字雖搏捆捆猶叩椓也不知
所之彼心爲主或作至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猜不
足以揆道纔不足以驗物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
曰或有曾闕字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之於數鶡
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菑或作薔
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
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嚮者也聖人以此
六者或無者字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卦猶卜也夫離
道非數不可以　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創心體
創猶刳也南華曰墮其肢體黜其聰明又曰夫道覆
載天地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表術或無表字褢原
術如術業之術原如原道之原雖淺不窮中虛外博
雖博必虛龐子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毋如是冥或無
冥字材乃健弗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
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器故提之賤生於無所
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
謂之腰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
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
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況此言細人且爾也況於己
乎其義當以自況

世賢第十六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爲其國乎卓當爲
悼此趙悼襄王也蓋趙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爲悼襄
王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擒其將劇辛龐煖曰王獨
不聞俞跗之爲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
爲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
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語曰老醫少卜蓋老醫更
病多矣堯故使之楚王聞傳暮䜺在身䜺蓋病也必
待俞跗俞跗蓋非楚人此亦寓言傳曰上古之時醫
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机毒熨而
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湔腸胃漱滌易形此雖
已成所以必治而鬼神避之也卓襄王曰善龐煖曰
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
麃醫郢郢荊所都原季醫晉國語曰晉文公使原季
爲御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

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王之問扁鵲耶扁鵲渤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此神醫也爲之於未有周官曰疾醫曰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夫味於在神而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更以參兩驗之亦已疊矣然周官言此而已者蓋中材之法也岐附豈世有哉故名不出於家名在門內而已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此明醫也治之於未亂所謂造形而悟者也故名不出於閭其閭里知之矣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其所能愈蓋其所聞愈遠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管仲匡教桓公嘗在其細故能以其君霸蓋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方是之時諸侯莫或知焉此其治毫毛者也凡此者不病病或云不病○至於病而治之不亦晚乎疾甚曰病治之無名或云治無名使或作便之無形夫病之形名著矣然後使醫此桓侯之所以免也至功之成其或作大下謂之自然針艾之功無所欣賴故其昧者謂之自然推之於治此擧褒之民所以不知堯舜之力也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維率攣也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庶幾管仲者出焉

天權第十七

挈天地而能或無能字遊者南華所謂旁日月挾宇宙者類此謂之還或作環又或作縣名嘗住真際而不逐於名而不還於名之人區區外慕逐物喪己嘗爲造化負之而走豈能挈天地而遊哉明照光照不能照己之明是也離朱方晝拭眥百步之外明燭纖眉而不能近視其睫則逐物不反靈於人者雖明照如月光照如日而不能照己之明何足怪哉獨化終始隨能序致致或作故獨立宇宙無封謂之皇天地無封無畛域也莫曰四海之外無極無盡猶青州也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浮懸天地之明四時之運轉移日月執若浮懸委命相鬲謂之時且然無問謂之命四時之運委之而已然而木數金斂火炎水列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用不能相通通而鬲謂之道道故有塞有通連萬物領天地天地下有建報重九明五宇合膊膊一作摶或爲宇宙二字同根命曰宇宙圖天之謂宇圖宇之謂宙二者相須而立故曰合膊同根知宇故無不容也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知宇故無不容知宙故無不足也有乎長而無本剽者宙也知宙故無不足知德德或作聽故無不安也知德故所適於地者不擇而安之知道故無不聽也知道故所受於天者不辭而聽之知物故無不然也因其所然而然之萬物莫不然也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襄也不能視己之明故曰未能襄也昔

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蓋昔之亡羊者曰岐
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是以反也鄒子曰大道
以多岐喪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索所不知求之象者
則必弗得象者意之筌蹄夫索所不知求之筌蹄而
不知求之言意之表豈足以得其精哉輪人曰公之
所讀是古人之糟粕已尋繹鶡冠子之意蓋辯發蒙
解惑使人致一而求道於言意之表故有此言而下
文云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
於其所不開詘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
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危機雖未兆
見而理已有焉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喪人之
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以故是以知之
夫蚊虻墜乎千仞之谿莊谷曰谿乃始翺翔而成其
容容或作客○成其翺翔之容高飛曰翺布翼不動
曰翔牛馬墜焉碎碎或作𥓓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
者不便重者創深此言貴高之禍其患太矣老子曰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兵者涉死而取生陵
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當或爲富道而當一
作道貫富○言而然然後道而當道猶行也故一蚋
噆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
障於帷幙隱於帷薄哉細曰幪麄曰薄周乎弗見之
謂蔽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之市攫人之金以爲取
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蓋嗜欲之亂人心如此豈必
四周有物障之也哉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
聞蒙或無蒙字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句鬲鬲或
作鬲故莫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句塞故四發上統

上統或作上紀而不續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
而後至後至一作後合至應之於易見矣事者必有
德而後成夫德知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
成之成無爲成之於無爲得無來得之於無來夫德
至矣故妙須心解而君不能得之臣臣子不能獻之
父則得之在我而已其來豈有自哉詳一作評察其
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未能彼立表而
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
而無表割無法其惑之屬耶所謂惑者弉無日月之
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茲而茲而一作慈
西之惑也所謂惑者反之而已豈必無也哉列子云
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蓋類是也惑故疾
視愈亂悖而易方疾視卽上所謂病視四方故書曰
瞽狡病目見空中華蓋空本無華由妄見故悖猶篤
也易方南華所謂天地四方易位是也蓋疾視至於
天地四方易位則其病之篤者也非獨目視昏華而
已兵有符而道有驗蓋弗迷者然後見之備必豫具
慮必蚤定否則惑矣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
前火後水中土營軍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左木
右金前火後水中土是也無事不舉招搖在上招搖
斗之柄端主指者繕者作下禮云行前朱雀而後元
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卽此是也
繕猶繼也蓋兵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故善戰者
常無其怒使再不至於衰三不至於竭此黃帝之所
以百戰而兵不敗也取法於天四時求或作生象四
時求象猶言求象四時也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

白虎冬用元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居謂
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並起
而獨或作猶成鳥乘隨隨駒蜚垂轍或作軼求遂故
昔善討者非以求利一作求勝將以明數一本無故
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乎隱
育反字設使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其弗知
者雖師而說尚不曉也隱者韜晦故莫得而知是以
善戰者所以必至於制勝也悲乎夫蔽象鬲塞之人
未敗而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國
文之華或爲歸也士益武人不益文二句並當一也
變文是以不同一者或作甚寡愛武事貴精之少
恩不可勝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爲調聲目者
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爲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
能爲神明是此皆以師能與人規矩而不能與人
巧也故下文云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從言不反
呼之使往也發蒙南華曰微夫子之發吾覆則吾
無以見天地之大全釋約解剌約如繩約之約剌如
針剌之剌達昏開明而且知焉故能說適計險說止
息也適如往也歷越踰俗軼倫越等知略之見遺跋
衆人或作久求或作求絕紹遠難之在前者能當之
難之在後者能章之章如彰往察來之章要領天下
而無疏疏之爲言失也則或作求遠乎敵國之制不
爲敵人所制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一宰萬
而不總提要而已如每事而總之是得力而略諸類
類生之耀或作翟名之所在朝廷耀名之所在也傳
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究賢或作覽能之變極

蕭楯之元元或作無蕭蕭斧也干謂之楯蕭以戮
人楯以衛己知此則知兵矣或之字從戈從甲蓋兵
之道於此而已謂之無方之傳究變極無則適乎變
通之會矣南華曰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
勞而無功彼彼不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著
乎無封之宇或作傳制事內不能究其形者或無者
字用兵外不能充其功不得於內斯不可成於外矣
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天時地利人和兵極人盡兵
之事則人道得矣人極地或作蔽地○人極乃地地
極天地極乃天天有勝天時故有勝地有維地利故
有維人有成人和故有成故善用兵者慎乎之所慎
者戰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王者明白何設不可圖
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勝天事窈冥無所用實然而
不可勝也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曰
勢五行休王孤虛之屬彼天生或作土物而不物者
其原陰陽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南華曰春
夏先秋冬後神明之序也其權音也解於角章於商
之屬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英也其功以非禮柏故
不可傳也故所肄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
音左倍宮角右挾商羽句徵君爲隨徵在其後以瞽
或作轉無素之衆瞽猶聾也韓信曰信非得素拊循
士大夫所謂敺市人而戰之也其執非置死地人自
爲戰寧尚得而用之乎蓋知此矣陸或作陛溺溺人
陸溺陸沉也蓋以奇用兵其陰謀赤地能興風波故
能往來實決不水能致風波則彼雖如川之流可使
之竭也荀子曰厭其源開其實江湖可竭獨金而不

連偏任金德墜於殺伐不以四行連而輔之故其弊如下所云絕道之紀或作絕亂天之文干音之調違或作違物之情天之不綱或作細其咎燥或作慘凶燥凶凶旱也四時之和不成故其咎凶旱老子曰必有凶年蓋言是也欲無亂逆謹司天英天英或無下天英二字各失三軍無實夫不英而實孰有其物言無是也凡物之生英而不實者有矣未有不英而實者也常聖博

古今復一日者天地之所待而闔耳或作耳目○此言真聖三萬歲而成純則天地與我為一矣五行不能宰五音不能制雖遺陰陽可也茍為不在此域則豈能廢陰陽之術哉故下文云故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曰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疑若兵法一書之名章以禍福禍福上或有斯字若合符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驁

能天第十八

原聖心之作句情隱微而後或作以起情如情天地之情言聖人盡天下之情然後應物散無方而求或作承監焉道中庸故求監焉軼元眇而后無軼如軼倫之軼言聖人超天下之理然後忘物杭澄幽而思謹焉道中庸故思謹焉截六際而不絞情隱微而求監軼元眇而思謹此道之所以大而不蕩小而不迫也故能截六際而不絞六際六合也絞者迫切之辭截言以此為界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觀乎孰莫或作碁○孰莫猶無何也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窈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獨往來無與偕獨來希備寡屬食於茍簡之田故云希備遊於寂寞之鄉故云寡屬孤而不伴未嘗設對所以無疵操譽之至保或作保然獨至保猶安也所謂不行而至者是傳未有之將然見於未萌領無首之即次和而不召度十五而用事或作度十十耑肝事往來量往來或作力而廢興已往者廢方來者興因動靜而結生元作生○結猶實也生猶華也能天地而舉措能天能地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而女也長如長民之長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或作踣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埶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安自危自存自亡天道豈容有責而鬼神亦奚與哉一者或作口德之賢也未離乎數聖者賢之愛也愛猶慕也道者聖之所吏也吏猶任也至之所得也不離於真謂之至人故道者聖人之所吏至人之所得也以至或作聖圖或作國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也道猶言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能使之由而已非齊物者也不能序之故聖道也道非聖也夫聖人者道之主也故聖道也而道非聖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此申聖道也道非聖也之義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

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
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爲之經不若萬物多而
能爲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
富而能爲之崇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高者貴也崇
者富也不若神明照而能爲之主或作王不若鬼神
潛而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圓
治或作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
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苓或作
苓巒堙或作甄谿苓如零落之零堙塞也槖木降風
槖捧落之蘀降下也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
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葉遇
霜朝露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埶而弗索於察
埶者其專而在己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
物芬芬份份雜亂之貌孰不從一出皆出於一至一
易至一而易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口者所以抒心
誠意也或不能俞受或作愛究曉俞之言然受聽受
也揚其所謂或過其實故行異者相非道異者相戾
詖辭者革或作庠物者也詖辭蓋若告子之類告子
外義聖人無之故曰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
者因物者也淫辭蓋若墨子之類墨子兼愛聖人有
之故曰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
詐猶邪也聖人知其所飾又從而爲之辭遁辭者請
物者也爽之曰命之矣聖人知其所極極猶窮也正
辭者惠物者也不詖不淫不邪不遁謂之正辭聖人
知其所立立者能效或作郊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
所不及微妙之會意不能到況於言乎明諭或爲論

外內後能定人表裏俱通而後可以抑讒一在而不
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于淵其深不測淩淩乎泳
澹波而不竭淩泳溢流莫之能竭彼雖至人能以練
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飾其身或作飾其身體若或作
與合符節小大曲制無所遺失遠近邪或作干直無
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
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一本凡也下云而
象人聖者之功也此所以虛傳章文顯能未立上下
異奏賢不如尊卑之術也合百家爲聖人故曰言之
凡也凡要之者統辭

武靈王第十九

武靈王問龐煥或作煖曰武靈趙武靈也龐煥蓋煖
之兄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
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煥曰工者貴無
與爭工猶善也故大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
克用計謀者熒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或爲謠俗使
爲淫俗所移哆恭憍恣而無聖人之數愛人而與無
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民或作居
而自慎或作嗔○刑民而自以爲慎少人而自至狹
人而自以爲至繁無用嗜或作蓍龜占專任卜筮而
已高義下或作不合意內之人所謂因人事者
結幣帛用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以賂買其近臣使
順其口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離
或作雖君之際用忠臣之路離之言間所謂戰克者
其國已素破兵從而攻之因句踐用此或作因踐用
此無句踐二字而吳國亡楚用此而陳蔡舉靈王入

年，使秉疾滅陳，十年使秉疾定蔡，因為陳蔡。三家用此而智氏亡。或作殘。○三家，晉韓魏也。韓用此而東分。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東分其留是乎。今世之言兵也，皆强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强，此所謂不戰或作能一。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陰經，黄帝之書也。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為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或作得恩。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或作祀祺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枋，柄也。出進合鬭而希勝，是襄主之所破亡也。武靈慨然歎曰：存亡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寡人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昔克德者不詭命，得要者其言不衆。

鶡冠子卷下

讀鶡冠子

韓愈

鶡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繆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燕丹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平津館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燕丹子敘

燕丹子三篇世無傳本惟見永樂大典紀相國昀既錄入　四庫書子部小說類存目中乃以抄本見付閱十數年檢授家郎中馮翼刊入問經堂叢書及官安德乃採唐宋傳注所引此書之文因故章孝廉舊稿與洪明經頤煊校訂譌舛以篇爲卷復唐宋志三卷之舊重加刊刻云燕丹子之著錄始自隋經籍志蓋本阮氏七錄然裴駰注史記引劉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云丹燕王憙之太子則劉向七略有此書不可以藝文志不載而疑其後出藝文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雜家有荆軻論五篇据注言司馬相如等論荆軻事則俱非燕丹子也古之愛士者率有傳書由身沒之後賓客紀錄遺事報其知遇如管晏呂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則此書題燕太子丹撰者舊唐書之誣亦不得以此疑其僞也其書長于序事嫻于詞令審是先秦古書亦略與左氏國策相似學在從橫小說兩家之閒且多古字古義云太子劍袂以劍爲鞁也畢事于前國策作畢使貰古文使亦事字見說文汗簡也右手椹其胸蓋借椹爲戡說文戡刺也史記索隱引徐廣云一作抗抗又抌字之誤說文深擊也史記及玉篇椹从手誤矣拔匕首擿之說文以擿爲投玉篇擲同擿又作捿古假借字也國策史記取此爲文削其烏白頭馬生角及乞聽琴聲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無且藥囊足證此書作在史遷劉向之前或以爲後人割裂諸書雜綴成之未必然矣章孝廉所輯未及馬揔意林又爲補證數條此書宋時多有其本考楓窗小錄云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按其序亦空無故實不知誰作不復錄入此卷自明中葉後遂以亡逸故吳琯程榮胡文煥諸人刊叢書俱未及此

嘉慶十一年正月望後四日陽湖孫星衍撰于安德使署之平津館

[seal]

燕丹子卷上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校

燕太子丹質於秦，案燕字从藝文類聚水部烏部引補意林引作丹者燕王喜之子身質于秦始皇之世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劉向云丹燕王憙之太子亦此書之文皆與今本異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求歸，案求字从藝文類聚水部初學記天部引補秦王不聽，謬言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許耳。案許耳二字从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初學記天部引補丹仰天嘆，烏即白頭，馬生角。案今本作果烏白頭馬生角从藝文類聚烏部初學記天部引改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爲不發。案藝文類聚水部引作丹過之無虞太平御覽皇親部人事部引與今本同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爲雞鳴，衆雞皆鳴，遂得逃歸。案此段史記刺客列傳不載唯贊中言荊軻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又與此異深怨於秦，案深字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故求欲復之，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欲報之奉養勇士，無所不至。丹與其傳麴武書，案今本作爲書與其傳鞠武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史記刺客列傳作鞠武索隱云鞠音麴正據此書以作音耳曰：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案丹字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補長於不毛之地，案本作無毛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未嘗得覩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傳垂覽之。案垂本作正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御覽引無傳字丹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以虧其節也。案意林引作丈夫恥于受辱貞女恥于節虧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丈夫之道節義廉恥下二句又與今本同疑有舛譌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案避本作迴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斯豈樂死而忘生哉？案豈本作其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爲諸侯最。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諸侯最甚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藏，案藏本作臟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案貪字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補而信我辭，則一劍之任，可當百萬之師；案則字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補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天地死懷恨於九泉，案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引恨下有入字必令諸侯

無以爲歎。案今本作指以爲笑。从太平御覽皇覽部引改。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案太平御覽皇覽部引無子字。謹遣書。願熟思之。麴武報書曰。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悁悁之恥。除久久之恨。此實臣所當糜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爲智者不冀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愧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劍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爲疏。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連衡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案史記六國表。燕太子丹質于秦。亡來歸。在始皇十五年。使荊軻刺秦王。在始皇二十年。秦滅韓。在始皇十八年。此言連衡於韓魏。當在韓未滅以前。且韓魏與秦。外親內疏。若有倡兵。案有本作無。非。今改正。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今臣計從太子之恥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太子得書不說。召麴武而問之。武曰。臣以爲太子行。臣言則易水之北。永無秦憂。四鄰諸侯必有求我者矣。

太子曰。此引日縵縵。心不能須也。麴武曰。臣爲太子計熟矣。夫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趙。并韓魏。雖引歲月。其事必成。臣以爲良。太子睡臥不聽。案此段與史記刺客列傳所載文俱異。麴武曰。臣不能爲太子計。臣所知田光。其人深中有謀。案史記刺客列傳云。其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願令見太子。太子曰。敬諾。

燕丹子卷上

燕丹子卷中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校

田光見太子案太平御覽禮儀部引作先生見太子字誤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與今本同太子側階而迎迎而再拜案史記刺客列傳作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坐定太子丹曰傅不以蠻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來降弊邑今燕國僻在北陲比於蠻域而先生不羞之丹得侍左右覩見玉顏斯乃上世神靈保佑燕國令先生設降辱焉田光曰結髮立身以至於今徒慕太子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將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涕淚橫流曰丹嘗質於秦秦遇丹無禮日夜焦心思欲復之論衆則秦多計強則燕弱欲曰合從心復不能常食不識位寢不安席縱令燕秦同日而亡則爲死灰復燃白骨更生願先生圖之田光曰此國事也請得思之於是舍光上館太子三時進食存問不絕如是三月案此段史記刺客列傳不載太子怪其無說就光辟左右問曰先生既垂哀恤許惠嘉謀側身傾聽三月於斯先生豈有意歟田光曰微太子固將竭之臣聞騏驥之少力輕千里及其罷朽不能取道案史記刺客列傳作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太子聞臣時已老矣欲爲太子良謀則太子不能欲奮筋力則臣不能然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案意林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光知荊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史記刺客列傳正義引與今本同爲人博聞強記體烈骨壯不拘小節欲立大功嘗家於衛脫賢大夫之急十有餘人其餘庸庸不可稱太子欲圖事非此人莫可太子下席再拜曰若因先生之靈得交於荊君則燕國社稷長爲不滅唯先生成之田光遂行太子自送執光手曰此國事願勿洩之光笑曰諾遂見荊軻曰光不自度不肖達足下於太子夫燕太子真天下之士也傾心於足下

願足下勿疑焉。荊軻曰。有鄙志。常謂心向意投身不顧情有異一毛不拔。案今本作心合意等。沒身不顧。情有乖異。一毛不拔。从北堂書鈔政術部引改。今先生令交於太子。敬諾不違。田光謂荊軻曰。蓋聞士不爲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時。言此國事願勿洩。此疑光也。是疑而生於世。光所羞也。向軻吞舌而死。案史記刺客列傳作自刎而死。軻遂之燕。

燕丹子卷中

燕丹子卷下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校

荊軻之燕，太子自御，虛左，軻援綏不讓。至坐定，賓客滿坐，軻言曰：「田光褒揚太子仁愛之風，說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厲天，美聲盈耳。案意林引作謂太子曰光揣太子高行厲天美聲盈耳。軻出衞都，望燕路，歷險不以爲勤，望遠不以爲遐。案意林引無兩爲字。今太子禮之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士信於知己也。」案意林引作信知己故也。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案今字从藝文類聚人事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軻曰：「光臨送軻之時，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無臨字與藝文類聚所引不同。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見信，案恥下以字从藝文類聚人事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向軻吞舌而死矣。」案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引無矣字。太子驚愕失色，歔欷飲淚曰：「丹所以戒先生，豈疑先生哉！今先生自殺，亦令丹自棄於世矣！」茫然良久不怡。民氏曰，太子置酒請軻，案民氏疑昏昏之譌太子二字从太平御覽禮儀部引補。酒酣，太子起爲壽。夏扶前曰：「聞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案文選謝康樂過始寧墅詩陸士衡答賈長淵詩注引夏扶下皆無前字士上皆無聞字。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決良。案決本作稱从文選西征賦注引改。今荊君遠至，將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軻曰：「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於鄉曲；馬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於服輿。昔呂望當屠釣之時，天下之賤丈夫也，其遇文王，則爲周師。騏驥之在鹽車，駑之下也，及遇伯樂，則有千里之功。如此在鄉曲而後發善，服輿而後別良哉？」夏扶問荊軻：案文選景福殿賦靈光殿賦注引皆作夏扶謂荊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將令燕繼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案兩令字从文選景福殿賦靈光殿賦注引補。於君何如也？」案也字从文選景福殿賦靈光殿賦注引改。坐皆稱善。竟酒，無能屈。太子甚喜，自以得軻，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太平御覽蟲豸部引皆作太子自喜得荊軻。永無秦憂。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案今本池下有水字从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蟲豸部引刪。軻拾瓦投鼃，案鼃字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作龜太平寰宇

記易州下引九州要記云荊軻城北臨濡水即軻以金圖投龜處所見本亦作龜太平御覽人事部蟲豸部引作龜太子令人奉槃金案今本作捧盤金从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初學記天部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作太子捧金瓦進之軻用抵抵盡復進案抵本作投从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後復共乘千里馬軻曰聞千里馬肝美案今本作馬肝甚美从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太平御覽人事部獸部引改太子即殺馬進肝暨樊將軍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來歸太子太子爲置酒華陽之臺案爲字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案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能下有鼓字軻曰好手琴者太子即進之軻曰但愛其手耳太子即斷其手盛以玉槃奉之案今本作太子斷手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作斷以玉槃盛之太子常與軻同案而食同牀而寢案史記刺客列傳云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即引此設爲證後日軻從容曰軻侍太子三年於斯矣而太子遇軻甚厚黃金投鼃千里馬肝姬人好手盛

以玉槃凡庸人當之猶尚樂出尺寸之長當犬馬之用今軻常侍君子之側聞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案今本作死有輕於鴻毛義有重於泰山又問字作聞从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注陸士衡挽歌注引改太子幸教之太子劍袂正色而言曰丹嘗遊秦秦遇丹不道丹恥與俱生今荊君不以丹不肖降辱小國今丹以社稷干長者不知所謂軻曰今天下彊國莫彊於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諸侯諸侯未肯爲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國之衆而當之猶使羊將狼使狼追虎耳案意林引作太子若以燕當秦猶以羊捕狼太子曰丹之憂計久不知安出軻曰樊於期得罪於秦秦求之急又督亢之地秦所貪也今得樊於期首督亢地圖則事可成也太子曰若事可成舉燕國而獻之丹甘心焉樊將軍以窮歸我而丹賣之心不忍也案忍本作善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軻默然不應居五月太子恐軻悔見軻曰今秦已破趙國兵臨燕事已

迫急雖欲足下計安施之今欲先遣武陽何如軻怒曰何太子所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軻所以未行者待吾客耳於是軻潛見（案意林引作乃請）樊於期曰聞將軍得罪於秦（案意林引無聞字）父母妻子皆見焚燒求將軍邑萬戶金千斤軻爲將軍痛之（案軻本作實從意林引改）今有一言除將軍之辱解燕國之恥將軍豈有意乎於期曰常念之日夜飲淚不知所出荊君幸教願聞命矣軻曰今願得將軍之首（案今願二字從意林引補）與燕督亢地圖進之秦王必喜喜必見軻（案今本無進之二字又作秦必喜喜而見軻從意林引改）軻因左手把其袖（案因本作捋從意林引改）右手揕其胸數以負燕之罪責以將軍之讎（案讐本作銜從意林引改）而燕國見陵雪將軍積忿之怒除矣於期起扼腕執刀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聞命矣於是自剄（案剄本作刎從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太子聞之自駕馳往伏於期屍而哭悲不自勝良久無奈何（案何本作軻史記刺客列傳云既已不可奈何更正）

遂函盛於期首與燕督亢地圖以獻秦（案今本無燕字圖下又無以獻秦三字從意林引補）武陽爲副荊軻入秦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案意林引作太子賓客皆素衣服送之）於易水之上（案之字從太平御覽地部樂部引補）荊軻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案北堂書鈔樂部事類賦樂部注引皆作高漸離擊筑和之意林御覽樂部引與今本同）爲壯聲則髮怒衝冠爲哀聲則士皆流涕（案今本作爲壯聲皆涕流從初學記天部意林引補北堂書鈔樂部引作爲壯聲髮皆衝冠）二人皆升車終已不顧也（案二句從意林引補）二子行過夏扶當車前刎頸以送二子行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屠者辱之（案者字從北堂書鈔酒食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引補）武陽欲擊軻止之（案此段史記刺客列傳不載）西入秦至咸陽因中庶子蒙白曰（案因本作國字之譌也史記刺客列傳作蒙嘉漢書鄒陽傳云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與此書合）燕太子丹畏大王之威今奉樊於期首與督亢地圖願爲北蕃臣妾秦王喜百官陪位陛

戟數百見燕使者案意林引作陛戟見荆軻文選別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皆與今本同軻奉於期首武陽奉地圖案意林引作軻奉樊於期首柙弁地圖以次進鐘鼓並發案鼓本作聲从文選江文通別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羣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兩足不能相過面如死灰色秦王怪之軻顧武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見天子案今本作軻見請曰此北鄙小子希觀天闕从意林引改願陛下少假借之使得畢事於前案今本作願大王少假令得畢辭从意林引改秦王曰軻起督亢圖進之案今本作秦王謂軻曰取圖來進从意林引改秦王發圖案四字从意林引補圖窮而匕首出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椹其胸案藝文類聚布帛部引椹作碪兩手字从意林北堂書鈔衣冠部引補數之曰足下負燕日久貪暴海內不知厭足於期無罪而夷其族軻將案下疑脫爲字海內報讎今燕王母病與軻促期從吾計則生案則本作卽又重一生字从意林引改不從則死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案今本無兩琴字从意林史記刺客列傳正義引補太平御覽兵部樂部章服部引皆與今本同羅縠單衣可

掣而絕案掣北堂書鈔衣冠部太平御覽兵部引作裂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案意林引作轆轤可負而拔軻不解音案解本作曉从意林引改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案今本作秦王從言無下四字从意林引改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案今本上四字作掣之絕屏風下有負劍二字从史記刺客列傳正義太平御覽兵部引改此段史記刺客列傳不載軻拔匕首擿之案擿本作摘文選盧子諒覽古詩注引作捷太平御覽兵部引作擲決秦王耳入銅柱火出然秦王還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案今本作軻倨罵从意林引補曰吾坐輕易爲豎子所欺燕國之不報我事之不立哉案意林引作吾爲豎子所欺事不濟也太平御覽服用部引有秦始皇置高漸離於帳中擊筑今本無疑此下尚有闕文

燕丹子卷下

呂氏春秋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畢氏靈巖山館校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呂氏春秋新校正序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加三級軍功加三級畢沅撰

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原夫六經以後九流競興雖醇醨有閒原其意恉要皆有爲而作降如虞卿諸儒或因窮愁託于造述亦皆有不獲已之故焉其著一書專覬世名又不成于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實始于不韋而淮南內外篇次之然淮南王後不韋幾二百年其采用諸書能詳所自出者十倘四五卽如今道藏中文子十二篇淮南王書前後采之殆盡閒有增省一二字移易一二語以成文者類皆當時賓客所爲而淮南王又不暇深攷與不韋書在秦火以前故其采綴原書類亡不能悉尋其所本今觀其至味一篇皆述伊尹之言而漢儒如許慎應劭等閒引其文一則直稱伊尹曰一則又稱伊尹書今考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不韋所本當在是矣又上農任地辯土等篇述后稷之言與亢倉子所載略同則亦周秦以前農家者流相傳爲后稷之說無疑也他如采老子文子之說亦不一而足是以其書沈博絕麗彙儒墨之恉合名法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後人所以探索而靡盡與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誘序自言嘗爲孟子章句及孝經解等今已不見世所傳誘注國策亦非眞本唯此書及淮南王書注最爲可信誘注二書亦閒有不同有始覽篇大汾冥阨解云大汾處未聞冥阨荊阮方城皆在楚而淮南王書注則云大汾在晉冥阨淮南作澠阨注云今宏農澠池是也先識覽篇男女切倚解云切磨倚近也淮南王書倚作踦注又云踦足也知分篇解云魚滿二千斤爲蛟而淮南王書又作二千五百斤至于音訓亦時時不同此蓋隨文生義或又各依先師舊訓爲解故錯出而不相害與暇日取元人大字本以下悉心校勘同志如抱經前輩等又各有所訂正遂據以付梓鳩工于戊申之夏逾年而告成若淮南王書則及門莊知縣炘已取道藏足本刊于西安故不更及云

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孟夏月吉序

呂氏春秋序

漢　河東高誘撰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邪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己子使不韋傳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梁伯子曜北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及呂不韋傳並云著八覽六論十二紀以紀居末故世稱呂覽舉其居首者言之今呂氏春秋以十二紀爲首似非本書序次愚案以十二紀居首此春秋之所由名也漢書藝文志雜家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不稱呂覽鄭康成注禮記禮運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一節云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正義疏之云呂不韋說十二月之令謂爲呂氏春秋事之倫類與孔子所修春秋相附近焉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故云相近也據此則自漢以來皆以呂氏春秋爲正名至於行文之便則容有不拘耳）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梁伯子云太平御覽八百九卷引史記同此序而百九十一卷引史云呂不韋撰春秋成懸於秦市曰有人能改一字者賜金三十斤豈別有所據乎）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斲一作）而裁之比其義焉

新校呂氏春秋所據舊本

元人大字本（脫誤與近時本無異）

李瀚本（明宏治年刻篇題尚是古式今皆仍之）

許宗魯本（從宋賀鑄舊校本出字多古體嘉靖七年刻）

宋啟明本（不刻年月有王世貞序）

劉如寵本（萬曆丙申刻）

汪一鸞本（萬曆乙巳刻）

朱夢龍本（每用他書之文以改本書為最劣）

陳仁錫奇賞彙編本

書內審正參訂姓氏

餘姚盧文弨紹弓

嘉善謝墉崑城

嘉定錢大昕曉徵

仁和孫志祖詒穀

金壇段玉裁若膺

江陰趙曦明敬夫

嘉定錢塘學源

陽湖孫星衍淵如

陽湖洪亮吉稚存

仁和梁玉繩曜北

錢塘梁履繩處素

武進臧鏞堂在東

呂氏春秋總目

孟春紀第一凡五篇卷第一
一曰孟春
二曰本生
三曰重己
四曰貴公
五曰去私
仲春紀第二凡五篇卷第二
一曰仲春
二曰貴生
三曰情欲
四曰當染
五曰功名 一作由道
季春紀第三凡五篇卷第三
一曰季春
二曰盡數
三曰先己
四曰論人
五曰圜道
孟夏紀第四凡五篇卷第四
一曰孟夏
二曰勸學 一作觀師
三曰尊師
四曰誣徒 一作詆役
五曰用衆 一作善學
仲夏紀第五凡五篇卷第五
一曰仲夏
二曰大樂
三曰侈樂
四曰適音 一作和樂
五曰古樂
季夏紀第六凡五篇卷第六
一曰季夏
二曰音律
三曰音初
四曰制樂
五曰明理
孟秋紀第七凡五篇卷第七
一曰孟秋
二曰蕩兵 一作用兵
三曰振亂
四曰禁塞
五曰懷寵
仲秋紀第八凡五篇卷第八
一曰仲秋
二曰論威
三曰簡選
四曰決勝
五曰愛士 一作慎窮
季秋紀第九凡五篇卷第九
一曰季秋
二曰順民

三曰知士
四曰審己
五曰精通
孟冬紀第十凡五篇卷第十
一曰孟冬
二曰節喪
三曰安死
四曰異寶
五曰異用
仲冬紀第十一凡五篇卷第十一
一曰仲冬
二曰至忠
三曰忠廉
四曰當務
五曰長見
季冬紀第十二凡五篇卷第十二
一曰季冬
二曰士節
三曰介立 一作立意
四曰誠廉
五曰不侵
序意 一作廉孝
右爲十二紀凡六十篇又序意一篇
有始覽第一凡七篇卷第十三
一曰有始
二曰應同 ○舊本俱作名類注云一作應同今案名類乃召類之譌然與卷二十內名複今故仍以應同題篇
三曰去尤
四曰聽言
五曰謹聽
六曰務本
七曰論大
孝行覽第二凡八篇卷第十四
一曰孝行
二曰本味
三曰首時 一作胥時
四曰義賞
五曰長攻
六曰慎人 一作順人
七曰遇合
八曰必己 一作本知又一作不遇
慎大覽第三凡八篇卷第十五
一曰慎大
二曰權勳
三曰下賢
四曰報更
五曰順說
六曰不廣
七曰貴因
八曰察今
先識覽第四凡八篇卷第十六
一曰先識

二曰觀世
三曰知接
四曰悔過
五曰樂成
六曰察微
七曰去宥
八曰正名
審分覽第五凡八篇卷第十七
一曰審分
二曰君守
三曰任數
四曰勿躬
五曰知度
六曰愼勢
七曰不二
八曰執一
審應覽第六凡八篇卷第十八
一曰審應
二曰重言
三曰精諭
四曰離謂
五曰淫辭
六曰不屈
七曰應言
八曰具備
離俗覽第七凡八篇卷第十九
一曰離俗
二曰高義
三曰上德
四曰用民
五曰適威
六曰爲欲
七曰貴信
八曰舉難
恃君覽第八凡八篇卷第二十
一曰恃君
二曰長利
三曰知分
四曰召類
五曰達鬱
六曰行論
七曰驕恣
八曰觀表
右爲八覽凡六十三篇
開春論第一凡六篇卷第二十一
一曰開春
二曰察賢
三曰期賢
四曰審爲
五曰愛類
六曰貴卒
愼行論第二凡六篇卷第二十二

一曰愼行
二曰無義
三曰疑似
四曰壹行
五曰求人
六曰察傳
貴直論第三凡六篇卷第二十三
一曰貴直
二曰直諫
三曰知化
四曰過理
五曰壅塞
六曰原亂
不苟論第四凡六篇卷第二十四
一曰不苟
二曰贊能
三曰自知
四曰當賞
五曰博志
六曰貴當
似順論第五凡六篇卷第二十五
一曰似順
二曰別類
三曰有度
四曰分職
五曰處方
六曰愼小
士容論第六凡六篇卷第二十六
一曰士容
二曰務大
三曰上農
四曰任地
五曰辯土
六曰審時
右爲六論凡三十六篇

呂氏春秋卷第一　　鎮洋畢氏校本

孟春紀第一　本生　重己　貴公　去私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孟長春時夏之正月也營室北方宿衛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宿晉之分野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甲乙其帝太皞甲乙木日也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號死祀於東方爲木德之帝其神句芒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爲木官之神其蟲鱗其音角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爲鱗鱗魚屬也龍爲之長角木也位在東方律中太蔟其數八太蔟陽律也竹管音與太蔟聲和太陰氣衰少陽氣發萬物動生蔟地而出故曰律中太蔟五行數五木第三故數八其味酸其臭羶春東方木王木味酸酸者鑽也萬物應陽鑽地而出羶木香羶也其祀戶祭先脾蟄伏之類始動生出由戶故祀戶也脾屬土陳俎豆脾在前故曰祭先脾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蟄讀如詩文王之什東方木木火母也火氣溫故東風解凍冰泮釋地蟄伏之蟲乘陽始振動蘇生也魚上冰獺祭魚魚鯉鮪之屬也應陽而動上負冰獺獱也水禽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爲時候者候鴈北候時之鴈從彭蠡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漠也○案禮記月令作鴻鴈來鄭注云今月令鴻皆爲候正義云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盧案仲秋鴈自北徼外而入中國可以言來若自南往北非由南徼外也似不可以言來呂氏作候爲北書矣天子居青陽左个青陽者明堂也中方外圓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个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玄堂是月天子朔日告朔行令於左个之房東向堂北頭室也○案明堂之制中外皆方不得有注所云个猶隔也舊本缺一个字今補乘鸞輅駕蒼龍輅車也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鸞輅也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也○案鸞字與月令同唯劉本作鑾注鸞爲在衡作鑾在鑣案詩鑾鑣毛傳在鑾曰鸞鄭於鄭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常車若鑾鄭說則劉本非是但說文鑾字從金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高氏之解或異於鄭未可知也亦不得竟以劉本爲非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旂旗名交龍爲旂載者若今之雞翹車是也服佩也所衣服佩玉皆青者順木色也○案蔡邕獨斷云鸞旗車編羽毛列繫幢旁俗人名之雞翹車非也鑾旗與服志同劉昭引胡廣曰以翹作鸞鳥車衡上則與高誘注合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麥屬金羊屬土是月也金土以老食所勝也宗廟所用之器皆疏鏤通達以象陽氣之射出是月也以立春冬至後四十六日而立春立春之節多在是月也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謁告也周禮太史掌國之大典正歲時以序事故告天子以立春日也盛德在木王東方也天子乃齋齋齊日齋以變食居以遷坐自潔謹也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率使也迎春木於東方八里之郊還乃賞卿諸侯大夫於朝賞爵祿之賞也三公至尊坐而論道不嫌不賞故但言卿諸侯大夫者也○舊本無上衍公字乃使人據月令增入而不知其實往不合也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相三公也出爲二伯一相處于內也布陽德和柔之令行其慶賞施其澤惠下至于兆民無不被之也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各得其所也迺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典六典法八法日月五星行度遲速太史之職也故命使司知之也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爲常忒差也星辰宿度司如其度以起牽牛之初爲常○案冬至十一月中起牽牛一度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日從甲至癸也元善也祈求也上帝天帝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閒元善也辰十二辰從子至亥也耒耜耕器也措置也保介副也御致也擇善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籍田致于保介之閒施用之也○月令參于作于參在元參也三字衍所解於文義不甚順鄭以保介爲車右此云副也當謂副車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躬親也天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籍○月令帝籍下無田字此書上農篇亦有之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禮以三爲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國語曰王耕一發班三之班次也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也○正文大夫月令無案周語作王耕一墢墢有鉢致二音說文作坺云一臿土也反執爵于太寢爵飲爵太寢祖廟也示歸功於先祖故於廟飲酒也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御致天子之命勞群臣於太廟飲之以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是月也泰卦用事乾下坤上天地和同繁衆動挺而生也

○繁動月令作萌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命令也東郊農郊也命農大夫舍止東郊監視田事皆修封疆審端徑術脩治也封界也起其疆畔紀督情竊於疆下也詩云中田有廬疆埸有瓜無休廢也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敗稼穡○案漢書五行志載諸曰邪徑敗良田減聚不出徑亦當異不隨聚人蹂田取捷耳善相丘陵阪險原隰相視也阪險傾危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殖長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飭讀作勅夫省田事準定其功農大正直不疑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樂正官之長也入學教國子講習羽籥之舞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也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典掌也功施於民則祀之山林川澤物所生又能興雲雨以殖嘉穀故祀之無用牝尚蠲潔也禁止伐木春木王尚長養也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麛無卵蟲麛物也麋子曰夭鹿子曰麛也○案月令正義云胎謂在腹中者夭謂生而已出者也及淮南注皆云麋子曰夭本爾雅釋獸文彼夭字皆麌無聚大衆無置城郭置立也揜骼霾髊髊讀水漬物之漬白骨曰骼有肉曰髊揜霾者覆藏之也順木德而尚仁恩也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稱舉也殃咎也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當春行仁非興兵征伐時也故曰不可以從我始無變天之道變猶戾也無絕地之理絕猶斷也無亂人之紀人反德爲亂紀道也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令火性炎上故使草木槁落不待秋冬故曰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風雨月令作雨水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木仁金殺而行其令氣不和故民疫病也金生水與水相干故風雨數至荒穢滋生是以藜莠蓬蒿並興○月令疾風作猋風數至作總至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春陽冬陰也而行其令陰乘陽故水潦爲敗雪霜大摯傷害五穀春爲歲始稼穡應之不成熟也故曰首種不入○案月令注云舊說首種謂稷

孟春紀

二曰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始初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之天子攖猶戾也○舊本作謂天子無之字孫據太平御覽七十七增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全猶順也天性也故事也此官之所自立也官正也自從也立官者以全生也生性也今世之惑主主謂王也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多立官致任不肖人亂象干度故以害生也失其所爲立官之法也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若秦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所以自亡也亦失其所爲修兵之法也夫水之性清土者扫之故不得清扫讀曰骨骨濁也○注似衍一骨字說文滑濁也與汩滑義同並音骨人之性壽物者扫之故不得壽扫亂也亂之使夭折也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物者貨賄所以養人也世人食欲過制者多所以取禍故曰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夫無爲者不以身役物有爲者則以物役身故曰惑者多以性養物也則不知輕重也輕喻物重喻身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君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假令有幸且猶危危病者也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慊快也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以聾故不當聽也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以盲故不當視也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以瘖故不當食也老子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傷也○案老子道經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此約略其文耳實口爽注亦同非誤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惑敗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流逸不能自禁也遁焉性惡得不傷惡安也傷病也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招埻的也衆人所見會弓射之故曰無不中也○共射一招中閒其字衍注埻與準音義同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章章明美貌故生順也以便一生生無

不長（使利也利其生性故生長久也）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
也（天身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
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法天不言）
（四時行焉是其信也）不謀而當不慮而得（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不謀不慮而）
（當合得事實）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宇宙區宇之內言其德大皆覆被也）
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受猶承也裹猶囊也）若天地然（其德）
（如天無不覆如地無不載故曰若天地然也）上為天子而不驕（常戰栗也故堯戒曰）
（戰戰栗栗日慎一日）下為匹夫而不惛（惛讀憂悶之悶義亦然也）此之謂全
德之人（其德行升降無所虧闕故曰全）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
（不知持盈止足之道以至破亡故曰適足以為患也）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
難雖欲過之奚由（貧賤無勢不能致情欲之物故曰難也於禮無為於身無闕故曰難）
（欲過之奚由也）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人引車曰輦出門乘車入）
（門用輦此佚之務也）驕 命之曰招蹷之機（招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於宮中遊）
（翔至於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爾薄送我蹷此不過蹷之謂○案此注全不諸文義而妄說）
（蓋招致也蹷者痿蹷過佚則血脈不周通骨幹不堅利故為致蹷之機招高誘以蹷為門檄又誤以機鄭）
（詩之機故有斯訛黃東發亦言其誤又案李善注文選枚乘七發引此招作佁理孤文無證亦不可）
從 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
（勝食氣又曰不為酒困老子曰五味實口使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也○務以自彊舊作相彊孫據御）
（覽八百四十五改與前後句法正同盧云案賈誼書傳職云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食正自彊之謂）
也 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
（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詩所謂齒如瓠犀者也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溱洧之上有詢訏之樂勺樂也）
（之和昔者殷紂使樂師作朝歌北鄙靡靡之樂以為淫亂武王伐紂樂師抱其樂器自投濮水之中暨衛）
（靈公北朝于晉宿于濮上夜聞水中有琴瑟之音乃使師涓以琴寫其音靈公至晉國晉平公作樂公曰）
（寡人得新聲請以樂君遂使涓作之平公大說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紂之太師以此音自投於濮）
（水得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地在衛因曰鄭衛之音以其淫辟滅亡故曰伐性之斧者也○梁仲子案意林）
（所載作伐命之斧注細理弱肌本多無理弱二字今從朱本與洪興祖補注楚辭招魂所引合）三患
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
生故也（古人謂堯時許由方回善卷舜時雄陶周時伯夷漢時四皓皆不肯富貴者高位實來順）
（故曰重生故也○注方回舊本皆誤作方因善卷戎善卷之歌文雄陶誤作皋陶案困策齊頹闕日舜有）
（七友雄陶四八目具載其名以雄陶為首蓋本尸子今從之漢書古今人表作雄陶高位實來頹周語文）
（今本依宋庫之說改作饋字案注顧也正足饋鑿之義宋誤為頹故云宜從饋若是饋注當言路乃合）
（誘注知分篇亦是順字）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夸虛也非以為輕富貴求虛名）
（也以為其可以全生保性之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論此上句貴賤輕重）
（不可不察也）

本生

三曰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
故也（倕堯之巧工也雖巧無益於己故不愛之也指雖不如倕指巧猶自為用故言有之利故也）
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崑山之玉燔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玉之）
（美者也江漢有夜光之明珠珠之美者也）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
故也（蒼璧石多玉少也珠之不圜者曰璣皆喻好也而愛之者有之為己用得其利故也不）今
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吾生我有有我身也天下之利有我如我）
（之愛蒼璧與小璣有之利故也故曰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
以比焉（論其所貴所賤人雖尊為天子不足以比己之所賤）論其輕重富有天
下不可以易之（論其所輕所重人雖富有天下之財不宜以己易之）論其安危
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貴賤所以安也富貴所以危也曙明日也言一日失其所）
（以安終身不能復得之也）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道尚無為不尚此三者故）
（曰有道之所慎者）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
（守慎無為輕貴重身當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反有害之者故曰不達乎性命之情者也）不達乎
性命之情慎之何益（雖慎之猶見害故曰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
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
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師瞽師目無見者也故枕子以糠糠易眯子目非利之者也聾）
（者不聞雷之聲不顧自拍解諸谷過而反餘步竅兒於堂故曰有殊弗知慎者也殊猶甚也○注易眯）

（舊作其盲昧訛）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言不能別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己之所是，衆人之所非也，故曰未嘗是；己之所非，衆人之所是也，故曰未嘗非。是己之所是，非己之所非，而以此求是，同於己者也，故謂之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禍咎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以其天之所禍也，不死不亡者未之有也）。（故曰必）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召致也，以惑致之也）。壽長至常亦然（亦以仁義召之也）。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所召仁義也，推行仁義，壽長自至，故曰不察所召也。召之者不行仁義，殘亡應行而至。故曰察其召之也），則其至不可禁矣（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皆己自召之，何可禁御）。此論不可不熟（熟猶知也）。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絶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烏獲，秦武王力士也，能舉千鈞。勯讀曰單，單，盡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恣，從也；之，至也）。世之人主貴人（人主謂王者諸侯也，貴人謂公卿大夫也），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視，活也），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王者貴人所行淫僻，縱欲縱慮，反戾天常，不順生道，日所施行，無不到逆，其生雖欲長生，若烏獲多力，到引牛尾，尾絶不能行，故曰欲之何益也○注到字從李本，古倒字）。凡生之長也（○之字舊本缺，孫據御覽七百二十增），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欲，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適猶節也）。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蹷，逆寒疾也），多陽則痿（痿躄不能行也），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患，害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為蹷疾也），不為高臺（為痿疾也），味不衆珍（為傷胃也），衣不燀熱（燀讀曰亶，厚也）。燀熱則理塞（理塞，脈理閉結也○塞字舊本作寒，孫據御覽作塞，下同），理塞則氣不達（達，通也）；味衆珍則胃充（充，滿也），胃充則中大鞔（鞔讀曰懣，不勝食氣為鞔病也，肥肉厚酒，爛腸之食，此之謂也），中大鞔而氣不達（不達，壅閉也），以此長生可得乎（言不得也○御覽作以此求長生其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詩云王在靈囿。樹果曰園，詩曰園有樹桃。有水曰池，可以遊觀娛志，故曰足以勞形而已）；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溼而已矣（宮，廟也；室，寢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土方而高曰臺，有屋曰榭。燥謂陽炎，溼謂雨露，故曰足以備之而已○舊校云：辟一作備）；其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逸，安也）；其為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酏讀如詩虵虵碩言之虵。周禮漿人掌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也。又酒正之二曰醴齊，醴者以醴與黍相醴，不以麴也，濁而甜耳○注相體舊作相醴，誤，今改正）；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聲，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色，青黃赤白黑也）。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節猶和也，和適其情性而已，不遇制也）。

重己

四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正也），公則天下平矣（平，和也）。平得於公（得猶出也）。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孫云：御覽七十七作有天下，無得字，得之下有必字），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正也）。凡主之立也，生於公（生，性也）。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平易也。詩云魯道有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義，法也○案義古音俄，正與頗協，而唐孝明詔改從易泰卦九三之无平不陂，非是。觀此與宋世家猶作頗字，乃古書之未經竄改者。梁伯子云：王逸注離騷循繩墨而不頗，引易作不頗，知易本不作陂也。義古作誼，案宜有何音，亦與頗協）。無或作好，遵王之道（或，有也；好，私好，[illegible]公平於曲惠也）。無或作惡，遵王之路（惡，擅作威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曰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私猶異也）；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阿亦私也）。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伯禽，周公子也，成王封之於魯。詩云：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務在利民，勿自利也）。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遺，失也），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言人

得之而已何必荊人也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公正也言天下得之而已何必人故曰至公無所私為也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天大地大生育民人不以為己子成遂萬物不以為己有也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由從也萬物皆蒙天地之澤而得其利若堯時父老無繇役之勞擊壤於里陌自以為當然故曰莫知其所從始也此三皇五帝之德也三皇五帝德大能法天地民人被其澤而得其利亦不知其所從始也老子云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之謂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病困也○孫云本書知接篇作仲父之疾病矣列子力命篇倒作病疾又莊子徐無鬼篇作仲父之病病矣漬甚國人弗諱漬亦病也按公羊傳曰大眚者何大漬也國人弗諱言死生不可諱也○御覽六百三十二作如漬甚注大眚公羊本作大災見莊二十年傳此眚字當是後人因後有肆大眚之文而謬改之寡人將誰屬國屬託也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未足以知人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奚何也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教猶告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言欲用誰為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夷吾管仲名善猶和也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比方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念人之過必亡人之功不可為霸者之相也○亡字似當作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志上世賢人而模之也求猶問也論語曰孔文子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自醜其德不如黃帝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昔人也哀不如己者欲教育訓厲使與己齊也醜恥也黃帝劉本作皇帝皇黃古通用其於國也有不聞也不求聞其善也志在利國而已矣其於物也有不知也物事也非其職事不求知之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務在濟民不求見之孝經曰非家至而見之也此總說隰朋所行勿已乎則隰朋可也言可用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察苛也不欲小智小智則好知小事以自矜伐也故曰大匠不斲但視模範而已不復自斲削也大庖不豆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刻畫簋籩豆也大勇不鬭大勇之人折衝千里而能服遠不復自鬭也大兵不寇寇害也若武王之伐紂掃除無道釋箕子之囚朝成湯之廟撫殷之民不寇害之也桓公行公去私惡於人之過無所念無所私也故曰去私也用管子而為五伯長長上也行私阿所愛用豎刀而蟲出於戶阿豎刀易牙之諛不正適長其死也國亂民擾五子爭立無主喪六十日乃殯至使蟲流出戶也○刀本有貂音後人始作刁字今從古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用私以敗用公則濟曰醉而飾服飾讀曰飭禮喪不飲酒食肉而日醉於酒欲整喪紀猶無目欲視青黃無耳欲聽宮商也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為舜猶不能為況凡人乎

貴公

五曰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舊校云行一作為孫案御覽四百二十九正作為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遂成也黃帝言曰聲禁重不欲聲名過其實也○黃氏日抄云此禁聲色六過耳注非色禁重不欲好色至淫縱也衣禁重不欲衣服踰僭若子臧好聚鷸冠也香禁重不欲馨馥芬香聞四遠也味禁重不欲厚味勝食氣傷性也室禁重不欲宮室崇侈使土木勝也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為首子不在數中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國語曰舜有商均此曰九子不知出於何書也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南陽晉山陽河北之邑今河內溫陽樊州之陽皆是也令君也而能為治○注州舊本訛作川案州為漢河內郡之縣今改正祁黃羊對曰解狐可黃羊晉大夫祁奚之字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平公黃羊不於始見下注何也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閒閒頃也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傳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對曰午也可○案左傳在襄三年晉悼公之四年也此云平公誤注引傳文雖略亦足以正呂氏所記之繆平公曰午非

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鉅，姓；子，通稱；腹䵍，字也。䵍讀曰車笔之笔。○鉅子猶鉅儒、鉅公之稱。腹乃其姓耳。莊子天下篇以巨子為聖人，向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䵍與檀弓下䵍子䵍實同一字，彼釋文音吐孫反，此音車笔。淮南子精神訓守其一篇，笔蓋竹簞席所為。玉篇音徒本切，與今人所呼合。舊本作笔，蓋書家屯字往往作毛，而此又誤從毛也。）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宅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惠王，秦孝公子駟。）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受賜也。○案：賜猶惠也，注似誤。）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子之法，（必欲行之，殺其子也。）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私，愛也。）忍所私以行大義，（忍讀曰仁，行之忍也。○注曰仁，李本作仁行，俱未詳。）鉅子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傳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故曰誅暴而弗私也。假令有所私枉，則不可以為王伯君矣。）

去私

呂氏春秋卷第一

呂氏春秋卷第二　　鎮洋畢氏校本

仲春紀第二　貴生　情欲　當染　功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仲春夏之二月奎西方宿魯之分野也是月日躔此宿昏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甲乙其帝太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鐘夾鐘陰律也是月萬物去陰夾陽而生故竹管音中夾鐘也○盧云案注高本作去陽夾陰說淮南注作去陰夾陽聚地而生今據改正又初學記引高注云是月萬物去陰而生故候管者中夾鍾可以互證其不并引竹管之語者以正月已用鄭注管以銅為之故不欲互異也鐘鍾得兩通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自冬冰雪至此土發而耕故曰始雨水也桃李之屬皆舒華也○案禮記月令作桃始華蒼庚鳴鷹化為鳩蒼庚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離幽冀謂之黃鳥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是也至是月而鳴鷹化為鳩喙正直不鷙擊也鳩蓋布穀鳥○案爾雅黎黃作鵹黃郭璞注皇黃鳥下云俗呼黃離留淮南注作秦人謂之黃流離此作黃離三者皆可通無煩補字天子居青陽太廟青陽東向堂太廟中央室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說在孟春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陽春陽長養幼少存恤孤寡萌牙諸當生者不擾動故曰安擇元日命人社元善也日從甲至癸也社祭后土所以為民祈穀也嫌日有從否重農事故卜擇之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有司理官主獄者也囹圄法室省之者赦輕微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肆極掠笞也言無者須立秋也止禁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也傳曰玄鳥氏司啟者也周禮禖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於時奔則不禁因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禖郊音與高相近也故或言高禖王者后妃以玄鳥至日祈繼嗣於高禖三牲具曰太牢○案周禮本作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王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但后夫人率九嬪祀高禖耳御見天子於高禖中也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禮后妃之侍見於天子者於高禖祠之前韣弓韣也授以弓矢示服猛得

男象也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晝夜鈞也冬陰閉固陽伏於下是月陽升雷始發聲震氣為雷激氣為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蟄伏之蟲始蘇藏開蟄之戶始出生先雷三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鐸木鈴也金口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所以振告兆民使知將雷也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有不戒慎容止者以雷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瘖躄通精狂癡之疾故曰不備必有凶災○通精未詳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概度尺丈也量斛鍾也鈞銓衡石稱也石百二十斤角平斗桶量器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令鈞等也○案月令角斗甬桶與甬通用史記商君傳平斗桶鄭康成音勇小司馬音統淮南作謂亦概之謂李善注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引作角升概升字誤是月也耕者少舍少舍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尚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傳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塊不備墾辟在司寇之謂也乃修闔扇寢廟必備闔扇門扇也民所由出故始之也寢以安身廟以事祖故曰必無毀壞也○必月令作舉古通用注自從必字作解無作大事以妨農功大事兵戈征伐也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皆為盡殄天物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室取冰以給鑒以祭廟春薦韭卵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此之謂也○注給鑒二字舊作饗誤今據周禮改正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是月上旬丁日命樂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學官習舞也舍猶置也初入學官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周禮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此之謂也○入舞舍采月令作習舞釋菜鄭注學記菜謂芹藻之類與此注異注入學官各本多作學宮唯李本作官案賈子保傅傳云學者所學之官也此官蓋謂官寺正月紀注中正作學官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常事曰視○月令諸侯下有大夫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中旬丁日又入學官習樂樂所以移風易俗協和民人也謂六代之樂雲門咸池大韶大濩大夏大武也周禮曰以六樂教和則民不乖此之謂也○注大濩注本作大護與濩並通用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是月尚生育故不用犧牲更代也以圭璧代犧牲也皮幣鹿皮與繒束帛也記曰幣帛皮圭告於祖禰此之謂也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秋金殺戮之令故寒氣猥至寇害之兵來伐其國也行

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冬陰肅殺，而行其令，陰氣乘陽，陽氣不勝，故麥不成熟，民飢窮，故相劫掠也。）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燠氣早來，蟲螟為害。（夏氣炎陽，而行其令，故大旱，火氣熱，故旱燠也。燠濕生陰，故蟲螟作害也。螟食稼心，蟲之螟。）

仲春紀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役，事也。○案有君之者，故曰役數，下文自衍。）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止，禁也。）在四官者（四官，耳目鼻口也。）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為。（則不為此四官之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擅，專也。制，制於心也。）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為，作也。）必有所制。（制於君也。）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古賢人也。○舊作子州友父，訛。太平御覽八十引作子州支父，與莊子讓王篇、漢書古今人表皆合。）子州支父對曰：以我為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我心不悅，未暇在於治天下。○案，爾雅云：在，察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它物乎？（它，猶異也。）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託，付。）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王子搜，淮南子云越王翳也。○案竹書紀年，翳之前唯有不壽見殺，次朱句立，即翳之父。翳為子所弒，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弒，立無顓。是無顓之前，可云三世殺其君，王子搜似非翳也。）逃乎丹穴。（淮南云：山穴也。）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舍，置也。）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患，害。）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為君也。（欲得王子搜為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恐繆誤致幣得罪，故勸令審之。）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顏闔避而逃之，故不得。）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驕，泰也。淮南記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言各得其志，故不相知之也。）豈不悲哉！（悲於富貴而驕人也。）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為國家，（以持身之餘緒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土，瓦礫也。苴，草蒯也。土鼓蕢桴，伊耆氏之樂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可以治天下。苴音同鮓。○莊子釋文：土，敕雅反，又如字；苴，側雅反。此注意土自作如字讀。）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聖人治之，優有餘裕，故曰餘事。）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堯舜禹湯之治天下，黧黑瘦瘠，過家門而不入，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趨齊民而已。○案趨與取同，如楊子取為我、史記酷吏傳取為小治之意相似。）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徇，猶隨也。）彼且奚以此之也？（此，此物也。之，至也。）彼且奚以此為也？（彼，謂今世俗人云君子。憂之也，何以物為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之，至也。）與其所以為。（為，作也。）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重，隨侯珠也。要，得也。輕，謂雀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曰：全生為上，（子華子，古體道人。無欲，故全其生，長生，是行之上也。）虧生次之，（少虧其生，和光同塵，可以次全生者。）死次之，（守死不移其志，可以次虧生者。）迫生為下。（迫，促也。促欲得生，尸素寵祿，志不高潔，人之下也。）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於身無所虧，於義無所虧，故曰全生。）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六欲，生死耳目口鼻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分，半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彌，益。）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死若親之，雖義重於生，視死如歸，故曰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

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服行也行不義是故辱）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不能蹈義而死迫於苟生語曰水火吾見蹈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迫促急於苟生不仁義不知蹈仁義死爲貴）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揜耳電則揜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貴生

三曰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節適也）聖人修節以止欲（○舊校云止一作制）故不過行其情也（不過其適）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也（三謂耳目口也一猶等也）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有天下同也○案此承上文欲之若一耳）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聖人得其謂節之情）不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失其不過節之情）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聖人得其情故生俗人失其情故死亡故曰生死存亡之本）俗主虧情故每動爲亡敗（亡主死君也敗滅亡也）耳不可贍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府腹疾也種首疾也極三關之欲以病其身故九竅皆寥寥然虛曲過其適以害其性也○孫云案玉篇疛除又切心腹疾也引此作身盡疛腫然則府字誤從盡數篇亦同此誤盧云案盡數篇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腹則爲張爲府玉篇之說可從此處注雖以腹疾首疾分解府爲首疾亦當作腫此云身盡府腫則舉全體言之又何必分腹與首邪案西山經云竹山有草名曰黃藿可以已疥又可以已胕郭氏注云治胕腫也音符此府腫即胕腫字可假借耳錢學源云素問五常政大論少陽司天有寒熱胕腫太陽司天亦有筋脈不利甚則胕腫之語）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彭祖殷之賢臣治性清靜不欲於物壽七百歲論語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也言雖彭祖之無欲不能化治俗主使之無欲故曰雖有彭祖猶不能爲）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爲欲（貴不可得之物實難得之貪此之謂欲故曰爲欲）不可足之爲求（規求無足不知紀極不可盈厭此之爲求故曰爲求）大失生本（老子曰出生入死故曰大失生本）民人怨謗又樹大讎（俗主求欲民人皆怨而誹訕如仇讎也）意氣易動蹻然不固（蹻讀乘蹻之蹻謂其流行寖疾不堅固之貌故其志氣易動也○注疑是讀乘蹻之蹻禹山行乘橇亦作蹻類篇云以鐵如錐施之履下音橇亦音蕎）矜勢好智胸中欺詐（矜大其勢好尚其所行自謂爲智胸之中欺詐不誠所行暴虐猶語民言恩惠也）德義之緩邪利之急（緩猶後急猶先）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尚將奚及（困猶危奚何也）巧佞之近端直之遠（巧佞者親近之正直者疏遠之）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反見○注疑是反復）聞言而驚不得所由（所行殘暴聞將危敗滅亡之言而乃始驚怖行不仁不義之所致也故曰不得所由用也）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爲身大憂（此非恤民之道故身大憂）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聲色美味死者所不得說人不能樂甘之故曰與死無擇擇別也）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體道無欲象天天予之福故必壽長與其性命）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體道者生而能行之故曰論早定）論早定則知早嗇（嗇愛也）嗇則精不竭（愛精神故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況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同於不能兩也）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體性也情皆好生故一體）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法象也）尊酌者衆則速盡（尊酒也酌挹之者多故酒盡也○揖與挹同）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萬物酌挹陰陽以生陰陽謂君大貴君者愛君之德以生者衆也○注愛疑是受梁仲子云朱本作萬物酌君之德以生者衆也）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酌取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資給也）而終不自知（知猶覺也）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幽通記[illegible]張[illegible]）

禍而內遇故曰觸生乎內○案班固幽通賦有此語此與必己篇注皆作幽通記當仍之張謂張數事見莊子淮南修務穰舊作循穰今依後注與班賦合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此下舊提行今案中間文亦無缺豈注有脫邪胷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為用心如此豈不悲哉悲情欲而不知所為用心之人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荊莊王為幸孫叔敖楚令尹蔿賈之子也○近時毛檢討大可辨叔敖非楚公族並非蔿氏乃期思之鄙人盧云竊案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云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二云下令尹南轅反旆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是蔿敖即令尹孫叔敖軍事皆主之前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比年之閒楚令尹不聞置兩人知分篇雖有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之語乃是子文之事誤記耳況在軍中必無輕易廢置之理其為一人無可疑者實其信諸子不如信傳自有道論之則不然此荊國之幸言孫叔敖賢能事君以道致之於霸荊國得之幸也荊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遺慶盡傅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事功曰勞盡傅付孫叔敖使憂之也○傅與付通舊作傳誤錢校改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休息也不得以便利生性故不休息也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莊王之霸功傳於後世乃孫叔敖之日夜不息以廣其君君傳之所以成也

情欲

四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墨子名翟魯人作書七十二篇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一入一色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然舊誤作紗今據墨子所染篇改正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舜顓頊五世之孫瞽瞍之子也名重華許由陽城人堯聘之不至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禹染於皋陶伯益禹顓頊六世孫鯀之子也名文命伯益皋陶之子也○案皋陶子乃伯翳非伯益也益乃高陽之第三子名隤敳者路史有辨甚明湯染於伊尹仲虺湯契後十二世孫主癸之子也名天乙伊尹湯相詩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仲虺居薛為湯之左相皆賢傳也孟子曰王者師臣也○當出外書或約與景丑斷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太公望河內汲人也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周公旦武王之弟也輔成王封之於魯○梁伯子云齊魯皆武王所封此與長見篇注同誤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所從染得其人故曰當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蔽猶極也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稱美其德以為喻也夏桀染於干辛歧踵戎桀夏后皋之孫癸之子也干辛歧踵戎桀之邪臣○干辛書本作羊辛知度篇亦同案墨子及古今人表抱朴子良規篇與此書慎大篇皆作干辛說苑尊賢篇作干莘今據改正又岐踵戎墨子及諸書多作推哆亦作推侈殷紂染於崇侯惡來紂帝乙之子名辛崇國侯爵名虎惡來嬴姓飛廉之子紂之諛臣○案書稱商王受或云字受德亦見書及逸周書此云名辛與史同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厲王周夷王之子名胡虢榮二卿士也傳曰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幽王周厲王之孫宣王之子名宮湦虢公祭公二卿士也傳曰虢石父諂諸巧佞之人也以此教王其能久乎○墨子作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注宮湦諸書多作宮涅梁伯子云當作傅公夷劉恕外紀子由古史皆作宮涅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生惟名涅故又作生也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僇不當者不得其人僇辱也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稱其惡以為戒也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桓公齊僖公之子名小白管鮑其二卿也晉文公染於咎犯郄偃文公晉獻公之子名重耳咎犯郤偃者其二大夫○郄乃郤之俗字墨子作高偃御覽八百二十作郭偃荊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莊王楚穆王之子名旅孫沈其二大夫吳王闔廬染於伍員文之儀闔廬吳王夷昧之子名光伍文其二大夫○文舊本訛作父今據墨子改正墨子作文義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句踐允常之子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人○案越絕云范蠡始居楚生於宛橐或伍戶之墟伍戶疑三戶之訛它書引吳越春秋有云文種為宛令之三戶之里見蠡案鄒是時尚未為楚尊師篇注又作楚鄒人皆誤當作楚之鄒人鄒鄙事騷鄒云太平寰宇記江陵府人物云文種楚南鄒人此必本於高氏注北宋本猶未誤也種本楚鄒人故得為宛令若鄒若鄒皆非楚地矣王伯厚引呂覽注以種為鄒人則南宋本已誤然其仲翔朱嘗歷數會稽先賢初不及種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敘人物亦無及種者當依寰宇記改正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

於張柳朔王生（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之家臣也○墨子作長柳朔王胜）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籍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爲中行氏之臣○墨子無黃字）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夫差吳王闔廬子也雄與嚭二人其大夫也嚭晉伯宗之孫楚州犂之子○王孫雄墨子作王孫雒越絕吳越春秋皆作王孫駱說苑作公孫雒國語舊本亦作雒宋庠補音從史記定作雄且爲之說曰漢改洛爲雒疑洛字非吳人所名今案宋說謬也宥新有雒見於魯頌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傳作伊雒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漢書宏農郡上雒非後漢時始改也今不若各從本書爲得）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智瑤宣子甲之子襄子也國武二人其家臣）中山尚染於魏義椻長（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也義長其二臣也○椻墨子作偃）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唐田宋康王之二臣○荀子解蔽篇楊倞注亦作田不禋古今人表作田不禮御覽亦同墨子作佃不禮）此大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凡爲君非爲君而因榮也非爲君而因安也以爲行理也行理生於當染故古之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論猶擇也）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經道）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愈益也益危辱者不知所行之要約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所從染不得其人也）所染不當理奚由至（至猶得也）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存亡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爲帝王者亦當知所從染也）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三人皆體道者亦染孔子）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惠公魯孝公之子隱公之父）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止留）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其後史角之後也亦染墨翟）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二士謂孔子墨翟）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稱說也）皆死久矣

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彌益豐盛也言二士之徒顯榮者益盛數布故曰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梁仲子云疑當作禽滑釐列子湯問篇莊子天下篇說苑反質篇皆作釐字此書魯問篇作禽滑釐列子楊朱篇作禽骨釐人表作禽屈釐列子殷敬順本亦同）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當染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淮南記曰人甘非正爲蹠也蹠而焉往故曰不可得逃○案繆稱訓曰人之甘甘非正爲蹠也而蹠焉往彼注云臣之死君子之死父非以求蹠也而蹠焉往言蹠乃往至也彼後又注云蹠願也）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影景也行則譽隨之呼則響應之推此言之故功名何可得逃也）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七尺曰仞下猶底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弋繳射之也詩云弋鳧與鴈下猶隕也）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其在四表皆爲夷也戎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注舌本舊脫舌字孫據李善注文選陸佐公石闕銘補）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本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才過百人曰豪千人曰桀）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務人使歸之末也而務其所行可歸本也故曰務其所以歸也）彊令之笑不樂彊令之哭不悲（無其中心故不樂不悲）彊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虛僞可以僞制顯實難以詐成虛小實大也故曰不可以成大也）缶醯黃蜹聚之有酸（黃美也黃故能致酸酸故能致蜹）徒水則必不可（水無酸故不可以致蜹也）以貍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不能致也）以茹魚去蠅蠅愈至（茹讀茹船漏之茹字茹臭也愈益也○案易既濟六四繻有衣袽子夏易作茹又通作絮韻會引黃

庭經云人閒紛紛臭如帑不可禁禁止也○孫云李善注文選左太沖魏都賦引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致之者茹也去之不可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去之殘暴也以致暴之道致治不治也罰雖重刑雖嚴何益淮南記曰急轡利鎩非千里之御也嚴刑峻法非百王之治也故曰何益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處居也去處也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察猶知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鈎也鈎等也等於亂暴也欲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若殷紂暴亂武王以仁義伐之故曰不可不異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傳曰以化平化猶之治以亂止亂何治之有故行不異亂暴欲信利民無盲歸走也民無走則王者廢矣夫民以王者為命王者以民為本本無所走命無所制而不廢者未之有也暴君幸矣民絕望矣暴則天子故暴亂諸侯以為幸也民無所於歸命故絕望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務其仁義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事其仁義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分猶異也○舊本異作與誤今以上文正之若命之不可易命短不可為使長也若美惡之不可移堯舜為美桀紂為惡故曰不可移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殘義損善曰桀賊仁多累曰紂賢主於行何可盡得○案獨斷殘人多壘曰桀殘義損善曰紂史記桀解作賊人多殺曰桀李石續博物志又作殘民多壅曰桀關龍逄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關龍逄桀忠臣也王子比干紂諸父也爭諫也桀紂皆殺之故曰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也○關龍逄如字李本作逄兆而不能與之賢名不能致桀紂使事賢名若后復好諫不能使不自生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為善得善名為惡得惡名故曰必由其理

功名

呂氏春秋卷第二

季春紀第三　盡數　先己　論人　圜道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季春夏之三月胃西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案淮南天文訓胃趙之分野）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牽牛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也）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姑洗陽律也姑故洗新是月陽氣發生去故就新竹管音中姑洗也○注發舊本作養訛初學記引作是月陽氣發故去故就新今定作發字其生字似不誤仍之）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桐梧桐也是月生葉故曰始華田鼠鼸鼠也鴽鴽青州謂之鴽母周雒謂之鴽幽州謂之鴽也○案此注多訛脫夏小正傳云田鼠者嗛鼠也爾雅作鼸蓋頰裏藏食之鼠也注脫鼸字今補又鴾舊訛作鴽鴾母訛作鵪鴾案小正傳云鴽鴾也爾雅鴽鴾母郭注云鵪也青州呼鴾母剡子釋文引夏小正田鼠化爲鴽作鴽鴾與鴾鴽並同鴽以形近而訛故定爲鴽字鴽亦以形近訛鴾今據郭注改正鴾母讀爲牟無說文云鴽牟母也）虹始見萍始生（虹螮蝀也兗州謂之虹詩曰螮蝀在東莫之敢指是也萍水藻是月始生○注虹舊訛訂謝校改萍月令作萍鄭注萍萍也今月令亦作萍誤）天子居青陽右个（右个南頭室也）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說在孟春）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周禮司服章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內司服章王后之六服有菊衣衣黃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春王東方色皆尚青此云薦菊衣誘未達也○案內司服鄭注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蓋后妃服以躬桑者）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舟牧主舟官也是月天子將乘舟始漁恐有穿漏反覆視之五覆五反慎之至也）天子焉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焉猶於此自冬至此於是始乘舟薦進也鮪魚似鱣而小詩曰鱣鮪發發進此魚於寢廟禱祈宗祖求麥實也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注發發詩作發發魯頌路寢孔碩新廟奕奕此引作寢廟奕奕蔡邕獨斷所引亦同相連舊作後連據獨斷改周禮隸僕注奕奕作繹繹云相連貌也）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生者畢出（○舊校云生一作牙案牙字是月令作句）萌者盡達不可以內（發泄猶布散也象陽達散亦當斂出貸賜不可賦斂以內之）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窌賜貧窮振乏絕（方者曰倉穿地曰窌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絕振救也○月令振作賑）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府庫幣帛之藏也聞聘勉進）聘名士禮賢者（聘問之也有明德之士大賢之人聘而禮之將與興化致理者也○注首聘問之也四字舊本缺遜據李善注文選魏適彥雜詩增入）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土官也是月下水上騰恐有浸瀆害傷五穀故使循行巡視之廣平曰原郊外曰野）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障壅塞絕也）田獵罼弋罝罘羅網餧獸之藥無出九門（罼掩網也弋繳射飛也詩云弋鳧與鴈罝兔網也詩云肅肅兔罝罼鳥網也詩云鴛鴦于飛罼之羅之罘射鹿罟也網其總名也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處尚生育與餧獸之藥所不得出也餧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如言無也○罼弋月令作畢罼注云罼或作弋九門舊本作國門云一作九今案注作九爲是注如言無也李本如作加諸云如而也李本不可從）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野虞主材官桑與柘皆可以養蠶故命其官使蠶民不得斫伐）鳴鳩拂其羽戴任降于桑（鳴鳩斑鳩也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者是也戴任戴勝也也爾雅曰鵖鴔部生於桑是月其子強飛從桑空中來下故曰戴任降于桑也○戴任月令作戴勝淮南作戴鵀注不當訓勝但舊本月令正義引爾雅亦作鵖鳩此作鵖鴔充鵖鴔鵀二字之誤部生於桑云云不如所出）具栚曲篆筐（栚讀曰胅栚持也三輔謂之栚關東謂之持曲薄也青徐謂之曲員底曰籧方底曰筐皆受桑器也是月立夏蠶生故敕具也○月令作具曲植籧筐淮南作具撲曲筥筐此書備本作具栚曲篆筐栚與撲皆栚之訛文也說文云栚槌之橫者也槌卽植也方言槌宋魏陳楚江淮之閒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齊謂之栚其橫關西曰[illegible]宋魏陳楚江淮之閒謂之[illegible]齊部謂之持今據此幷注皆改正栚從朕省方言不省作[illegible]注栚持也舊本脫今從淮南注補則下文方有所承持丁草反舊本作關東謂之得訛曲說文作蠶云蠶薄也廣雅又從竹作篇段云篆乃篆字之誤卽記之篆也亦卿營也今依改正案郭璞注方言云篆古管字）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王者一后三夫人妃卿夫人與后參職配王緣衆事王者親耕故后妃親桑也以爲天下先勸衆民也）禁婦女無觀（觀遊）省婦使勸蠶事

（當其他使勸其趣盡事）蠶事既登，（登成也）分繭稱絲效功，（效致也絲多爲上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墮。（郊祭天廟祭祖周禮內宰章仲春詔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此之謂也○墮月令作惰同）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句）皮革筋，（句）角齒，（句）羽箭幹，（句）脂膠丹漆，（句）無或不良。（良善）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監工工官之長悖逆也時可用作器無逆之也不作爲逆也）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淫巧非常詭怪若宋人以玉爲楮葉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之中不可別知之類也故曰以蕩上心蕩動也○注舊本讒上衍說字今刪）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樂以和民故擇於是月下旬吉日大合六樂八音克諧簫韶九成周禮大胥司樂章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合樂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此之謂也）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視其樂也）是月也，乃合纍牛騰馬，游牝于牧，（纍讀如詩葛纍之纍纍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游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纍月令作累淮南作犧淮南牲讀葛藟之藟）犧牲駒犢，舉書其數。（舉其犢駒在犧牲者皆簿領書其頭數也）國人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儺讀諸語難人儺同命國人儺索宮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驅逐不祥如今之正歲逐除是也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木氣盡之故曰以畢春氣也○國人儺月令作命國儺淮南作令國難此疑國誤儺疑本作難故注讀從諸語之儺同字疑後人所增區隅亦作羅隅又一作敺隅）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十日日旬○月令無此句淮南有下同）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冬寒殺氣之令故寒氣早發草木肅縮木不曲直也氣不和故國大惶恐也○注行冬下舊本有令字衍今刪）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夏炎陽之令火干木故民疾疫雨不降故山陵所殖不收入）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秋陰氣用事水之母也而行其令故多沈陰爲淫雨也陰爲兵器故並起）

季春紀

二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順者利時逆者害時）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精神內守無所貪欲故形性安形性安則壽命長也）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盡也平其無欲之情不夭傷故盡其長久之數）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溼、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諸言大者皆過制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本其善性閉塞利欲疾無由至矣）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舊校云一作與）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夐明。（茂皆成也夐大也遠也夐讀如詩云于嗟夐兮○此韓詩）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長之，因長而養之，（○舊校云養一作善案此段用養字非也）因智而明之。（因依也則智也）流水不腐，（腐臭敗也）戶樞不螻，（○意林作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腫與風皆首疾）處耳則爲挶爲聾，（皆耳疾也）處目則爲䁾爲盲，（䁾眵也盲無見皆目疾也○孫云李善注文選宋玉風賦引䁾作蔑高誘曰蔑眵此注舊本皆作䁾肝䁾誤今從彼注改正䁾又云䁾與䁾古字通士結切眵士支切）處鼻則爲鼽爲窒，（鼽鼽鼻窒不通）處腹則爲張爲疛，（疛跳動皆腹疾○疛舊本作府誤也說文疛小腹疾此云跳動者詩小雅小弁云惄焉如擣釋文云本或作疛韓詩作疛除又反義同此所謂正合）處足則爲痿爲蹷。（痿不能行蹷逆疾也）輕水所多禿與癭人，（禿無髮癭咽疾○所頸癭下故此）重水所多尰與躄人，（尰足曰躄不能行也）甘水所多好與美人，（美亦好也）辛水所多疽與痤人，（疽痤皆惡瘡也）苦水所多尪與傴人。（尪突胸仰向疾也傴僂脊疾也）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重酒，（烈猛酷也重酒厚也）是以謂之疾首。（疾首頭痛疾也○疾

首猶言致疾之端注非是食能以時身必無災時節也不過差故身無災疾也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葆安也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端正將養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於中于招埻藝也患射不能中不知循毅精藝而反修其標的故曰何益於中也○舊校云修一作循招一作的注埻舊誤作埤梁仲子云本生蓋注云招埻的也外傳越語韋注云藝射的也于招蓋連文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爲其末也古之人治正性保天命者也不然則邪氣乘之以疾病使巫醫毒藥除逐治之故謂賤之也若止沸以湯不去其火故曰爲其末也

盡數

三曰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湯爲諸侯時也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言不可取天下身將先爲天下所取也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嗇愛也大寶身也○舊校云治一作取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用藥物之新棄去其陳以療疾則腠理肌脈遂通利不閉也○趙云注非也此卽莊子所云吐故納新也梁仲子云淮南泰族訓呼而出故吸而入新亦相似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孫云御覽七百二十及作反此之謂真人真德之人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王道成也治其身而天下治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者此之謂也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聲善則響善也善影者不於影於形形正則影正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身正則天下治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忒差也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體道無欲故身善行義則人善矣行仁義於所宜則人善之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樂服行君人無爲之道則百官承使化職事也○注當云則百官承化職事已治也舊本有脫誤萬民已利矣君無爲則萬民安利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爲無爲之道曰勝天天無爲而化君能無爲而治民以爲勝於天義曰利身能行仁義則可以利其身君曰勿身爲君之道務在利民勿自利身故曰勿身督聽督正也正聽不傾聽也○舊本作傾不聽也誤今乙正利身平靜行仁義故能平靜也勝天順性無爲而不欲故能順性也順性則聰明壽長順法天性則聰明也虞書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此之謂也天無爲故壽長久也平靜則業進樂鄉行仁義則民業進而樂鄉其化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萬法賞罰分明故姦軌塞斷於不皇皇暇也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君無道則敵國侵削其邊皆其民也論語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此之謂也內失其行名聲墮於外內失其民之行則鄰國賊之曰名聲墮於外也若晉惠公外內之賂殺李克之黨內無忠臣之輔外無諸侯之助與秦穆公戰而敗亡○趙云內失其行不能反以善身故名聲墮於外也李克內外傳作里克古李里通用是故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末槁於上本根也君亦國之本商周之國謀失於胷商周二王之季也胷猶內令困於彼彼亦外也故心得而聽得得猶加也聽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事事必得之則功成名立故功名得也五帝先道而後德五帝黃帝高陽高辛堯舜先猶尚也故德莫盛焉德之大者無出於五帝三王先教而後殺三王夏商周也故事莫功焉成王事之功無過於三王○孫云御覽七十七作三王先德而後事故功莫大焉五伯先事而後兵五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故兵莫彊焉兵之盛者無彊於五伯者也當今之世巧謀並行詐術遞用遞代攻戰不休亡國辱主愈衆衆多所事者末也事治夏后伯啓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有扈夏同姓諸侯傳曰啓伐有扈書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龔行天之罰此之謂也○夏后伯啓舊本作夏后相梁云知畢相注不應但據啓事舊說者御覽八十二崇啓事引此作夏后伯啓乃知今本誤然困學紀聞亦作夏后相則南宋時本已誤盧云案伯古多作柏後人疑爲相因并誤刪啓字六卿請復之請復戰也夏后伯啓曰不可吾地不淺淺褊也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張施鍾鼓不修修設子女不飭不文飭也

（與飾通御覽二百七十九作飾）親親長長，（敬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服從）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傳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亦由無闕者可以論人身有闕而論人是為自論也○趙云必先自論與）欲知人者必先自知。（上自勝下自知一闕注並非）（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故當先自知而後求知人也）詩曰：執轡如組。（組讀組織之組夫組織之匠成文於手猶良御執轡於手而調馬足以致萬里也○注足以舊本作口以訓）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審實也為治也）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穴而處之）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沈而居之）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成茂）孔子見魯哀公，（哀公定公宋之子蔣也）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夫人皆治堂以行禮治國亦當以禮故曰為之堂上而已矣○說苑政理篇家語賢君篇俱作衛靈公問）寡人以為迂言也。（迂遠）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論語曰君子求諸己故曰得之身者得諸人失之身則失之人也）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反者大也）

先己

四曰：主道約，君守近。（近者守之於身也）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索求彌益也○注求下舊衍之字）其求之彌彊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釋亦去也故偽詐也）而游意乎無窮之次，（次舍）事心乎自然之塗，（事治也自然無為塗道也）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天身）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精微明）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一道也）凡彼萬形，得一後成。（天道生萬物萬物得一乃後成也）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闊盡極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息滅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塞遏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收守○收疑當作牧與韻叶牧亦訓守）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樸本也）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不可得使多欲厚自奉也一上若此人者不可得）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離世不羣量行也○量字亦疑誤）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不可無威得威力服○注不可二字疑衍）（蓋言無威而使威力皆服也）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極窮）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惑眩）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遺失也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此之謂也革更也○正文有脫字）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匿猶伏也○并伏舊訛任今改正）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勝猶任也）何物之不應？（應當也）譬之若御者，反諸己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倦罷○復食二字未詳）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為在人，故日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亡主若桀紂者也以罪為在他人故多殺僇是滅亡之道也而不自覺知也）三代之興王，以罪為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三代禹湯文王也日行其人民之功不衰能以至於王有天下也）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殊，（殊異）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辭，以自防禦，（防禦仇也注疑有誤）○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亂惑○主舊作王案下有賢主則此當作不肖主明矣今改正）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通達也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故觀其所賓禮）貴則觀其所進，（進薦也）（薦舉舜薦禹傳曰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善進不善亦蔑由至矣故曰觀其所進也）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養則養賢也行則行仁也故觀之也○聽謂聽言也）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義言則言道）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不受非其類也不為諂諛○不受非分之財不為非義之事）喜之以驗其守，（守清守也）樂之以驗其僻，（僻邪）怒之以驗其節，（節性）懼之以驗其特，（特獨也獨不恐也）雖哀之以驗其人，（人人

可哀。不忍之也。苦之以驗其志。(鑽堅攻難，不成不止，故曰以驗其志也。)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猶量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親也。四隱，相隱而揚長蔽短也。○注短字舊闕，今案文義補。)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言盡知之。)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皆是雨也。)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論人

五曰。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上君，下臣。)何以說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襍。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圜。(襍猶匝。無所稽留，運不止也。○御覽二及十五俱作圜通周復無襍，此出後人所增益，不可信也。)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不能相爲，不能相兼。)主執圜。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圜道也。(圜天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圜道也。(躔，舍也。軫，南方鶉尾；角，東方蒼龍。行變所經也。○趙云二十八宿始角終軫，軫角相接，注不分曉。)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圜道也。(精，日月之光明也。)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藏潛也。)雲氣西行云云然。(云，運也。周旋運布，膚寸而合，西行則雨也。○注云運也，舊本作遊也，誤，今改正。)冬夏不輟。(輟，止也。)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休，息也。)上不竭。下不滿。(水從上流而東，不竭盡也。下至海受而不滿溢也。)小爲大。重爲輕。圜道也。(小者泉之源也，流不止，集於海，是爲大也。水湮而重，升作雲，是爲輕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無常處，言無爲而化，乃有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有處有爲也。有爲則不能化，乃無處爲也。)以言不刑蹇。圜道也。(刑，法也。言無刑法，故蹇難也。天道正，刑不法，故曰圜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居讀曰居處之居。居猶塞閉也。)八虛甚久。則身斃。(虛病斃死。)故唯而聽。唯止。(聽則唯止矣。)

聽而視。聽止。(視則聽止矣。)以言說一。(一道本。)一不欲留。留運爲敗。(留滯。)圜道也。一也齊至貴。(道無四敵，故曰至貴也。○孫云李善注文選江文通擬孫廷尉詩引作一也者至貴者也。)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道無形，其原始終極莫能知之。道生萬物，以爲宗本。)聖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舊校云令一作全，正一作生。)以出號令。令出於主口。官職受而行之。(官職，職官之長。○汁似當作官職，百官之職。)日夜不休。宣通下究。(究徧帀也。)瀸於民心。遂於四方。(瀸，洽；遂，達。○注舊本作遂遠，訛，今改正。)還周復歸。至於主所。圜道也。令圜則可不可。善不善。無所壅矣。(不可者能令之可，不善者能令之善，化使然也。皆通之，故曰無所壅。)無所壅者。主道通也。(言納忠受諫，臣情上達，無所壅蔽，是爲君之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爲命也。賢不肖安危之所定也。(君者法天，天無私，故所以爲命也。賦命各得其中，安危無怨憾，故曰定也。○正文安下舊本衍之字，今刪。)人之有形體四枝。其能使之也。爲其感而必知也。(感者痛苦也。手足必知其處所，故使之也。)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使矣。(不能相使則形體疾也。)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矣。(不可得而使則國亂。)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不若無臣。)主也者。使非有者也。(湯使桀臣，武王使紂臣，皆非其有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正。)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隱，私也。君臣上下無私邪相壅蔽之。)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爲後。不肎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以賢者爲後，謂禪位也。堯傳舜，舜傳禹，故曰不宜與其子孫也。方，正不私邪之謂也。)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父死子繼曰世。)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自傳子孫，冀世世不失，是其所欲者之遠也。子孫不肖驕淫暴虐，以見改置，不得長久，是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審也。(各守其聲以成和，故曰其分審。)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

受亦應也○舊本脫無字則義相反今依上文補之注也字舊作之亦改正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患無由至矣○患字本亦有不疊者今從許本汪本

圜道

呂氏春秋卷第三

呂氏春秋卷第四

鎭洋畢氏校本

孟夏紀第四　勸學　尊師　誣徒　用衆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孟夏夏之四月也畢西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也○案淮南天文訓畢魏之分野與此注不同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宿楚之分野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案注婺女北方宿舊作南方訛淮南作須女吳此與季冬紀注皆云越不同其日丙丁其帝炎帝丙丁火日也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天下是爲炎帝號曰神農死託祀於南方爲火德之帝其神祝融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爲高辛氏火正死爲火官之神其蟲羽其音徵盛陽用事蟲散而羽故曰其蟲羽羽蟲鳳爲之長徵火也位在南方律中仲呂其數七仲呂陰律也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功也故曰仲呂五行數五火第二故曰七○舊本在中作其中旅陽作類陽成功二字脫在下作其數成功五梁仲子據初學記所引改正五行數五亦據前後文改其性禮其事視○月令無此二句此書前後亦無此則當爲衍文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火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吳回回祿之神託於竈是月火王故祀之也肺金也祭禮之先進肺用其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藏○注吳回舊作吳國訛今改正螻蟈鳴丘蚓出螻蟈蝦蟆也是月陰氣動於下故陰類鳴丘蚓從土中出○注丘蚓下舊本有蝦蟆二字乃衍文今刪王菩生苦菜秀菩或作瓜瓠瓤也是月乃生爾雅云不榮而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者也○王菩舊本并注皆訛作王善案月令王瓜生注云今月令云王萯生此書必本作善古善萯通用郭璞注穆天子傳茅萯云萯今菩字音倍集韻音菩與萯通此書劉本疑王萯譌誤徑依月令作王瓜生并改注云王瓜即今栝樓也大違闕疑之義天子居明堂左个明堂南鄉堂左个東頭室乘朱輅駕赤騮順火德也騂馬黑尾曰騮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皆赤順火也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菽豆也觕大也器高大以象火性是月也以立夏春分後四十六日立夏立夏多在是月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太史說在孟春以盛德在火王南方也天子乃齋說在孟春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南郊七里之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還從南郊還也封侯命以茅土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之謂也無不欣說咸得其所願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利人民樂所以移風易俗蕩人之邪存人之正性故命樂師使習合之命太尉贊傑儁遂賢良舉長大命使贊白也千人爲俊萬人爲傑遂達也有賢良長大之人皆當白達舉用之故齊桓公命於予之舞有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秀出於衆者則以告有不以告謂之蔽賢而舉之此之謂也○注白達舊訛作自達又於子之鄉作於天子之鄉聰慧質仁作與慧贊直仁齊語無天字賢字今皆刪正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當直也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墮象陽長養物也○墮月令作墮釋文云又作隳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所以順陽氣是月也天子始絺絺細葛也論語曰當暑袗絺綌此之謂也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勞勉勸教使民不失其時○月令勞農上有爲天子三字命司徒循行縣鄙縣畿內之縣縣二千五百家也鄙五百家也司徒主民故使循行命農勉作無伏于都伏藏都國○月令伏作休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爲夭物也農乃升麥升獻○月令作農乃登麥升猶登也舊本作收今據注定作升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麥始熟故言嘗彘水畜夏所宜食也先寢廟孝之至是月也聚蓄百藥靡草死是月陽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也靡草薺亭歷之類○靡月令作靡麥秋至斷薄刑決小辠出輕繫是月陽氣盛於上及五月陰氣伏於下故斷薄刑決小辠順殺氣也輕繫不及於刑者解出之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均平也桑多稅多桑少稅少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酎春醞也是月天子乃與羣臣飲酒作樂詩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行之是令行此之令也旬十日也十日一雨三旬三雨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孟夏盛陽而行金氣殺戮之令水生於金故苦雨殺穀不滋茂也四境之民長寇賊來入城郭以自保守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冬寒固閉之令故草木早枯大水壞其城郭淼時逆行之徵也行春令則蟲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是月當繼長增高助陽長養而行春啟蟄之令故有蟲蝗之敗春木氣多風故暴疾之風飄氣

而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

孟夏紀

二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慈在臣子則不忠不孝不忠不孝故君父不得其所欲也不仁不慈故臣子不得其所願也不知義理生於不學生猶出○義理亦當同上文作理義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為聖人學者師道通達其義而有材秀言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是則聖人矣故曰吾未知其不為聖人也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理治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重尊也儀大行可順移也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言道重人輕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論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曰不爭輕重尊卑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易繫辭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曰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疾趨也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魁大之士名德之人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信從也言從則其道見講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故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童蒙當求師而反召師亦不宜化師之道也○梁仲子云案周易釋文童蒙求我一本作來求我此注所引從或本也又而反召師舊本師訛也今改正自卑者不聽言往教之不見聽也卑師者不聽謂召師而學亦不聽師言也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言愈遠於尊也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腐爛必臭懷而欲其香入水必濡而惡之皆不可得也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舊校云一作本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硾之以石也硾沈也能没殺人何拯之有○舊校云拯一作承案拯承通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救治也堇毒藥也能毒殺人何治之有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為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行尊道當德之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王者不臣師是位尊也○疑云以上下文參校義立當作義行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不敢驕傲輕慢師道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天子朝師尊賢德故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師道貴天子遭時得尊不可必常也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要求也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為師知道不見尊之道也故曰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曾點曾參父也詩云期逝不至而多為恤此之謂也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畏死也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句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尊師猶尊父則師不為之愛道也故曰盡智竭道以教也

勸學○一曰觀師

三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悉諸姓名也大撓作甲子○漢書古今人表亦作悉諸新序雜事五引呂子作悉老大撓作大真人表作大填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舊本無支字校云一作友則於文無所屬孫據御覽四百四所引補支字與莊子漢書人表皇甫謐高士傳皆合貴生篇作子州友父嵇康高士傳亦同見御覽五百九此即舊校者所據本也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新序作執湯師小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新序有隰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咎犯狐偃也隨會范武子○案隨會在文公後此與說苑尊賢篇晉文侯行地登隧隨會不扶皆記者之誤也梁伯子云

列子說符又以隨會與趙文子並時亦非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百里奚故虞臣也公孫枝大夫子桑也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沈縣大夫○舊本尹作申說其名多不同當染篇作沈尹蒸察傳篇作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莖此又作巫新序作竺諸宮舊事作華文皆相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文氏之儀名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范蠡字少伯楚人也大夫種姓文字禽楚郢人○注郢舊本訛作郢今改正說見書染篇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至於道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所以絕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聾無所聞也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盲無所見也○梁仲子云意林作耳有所聞不學而不如聾目有所見不學而不如盲馬氏蓋以意飾之耳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爽病無所別也○新序爽作瘖孫云御覽三百六十六作其言曲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闇行妄發之謂狂○孫云御覽作其知暗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御覽能益上有爲字新序能益下有之字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敗毀也子張魯之鄙家也鄙小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駔儈人也○注儈疑與儈通學於子夏子夏孔子弟子卜商之字高何縣子石○墨子書弟子有高石子不見此二人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其暴虐爲鄉曲人所斥也學於子墨子墨翟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鉅大狡猾學於禽滑黎禽滑黎墨子弟子○此注末有一作禽滑四字當出舊校者之辭但滑字各書或作骨或作屈黎字或作釐或作釐至禽字各書俱同未見有作禽者墨子耕柱篇有駱滑釐好勇聞鄉有勇士必殺之墨子謂非好勇凡惡勇則非墨子弟子也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壽年也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學以致之無鬼神也故曰得之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營惑疾諷誦疾力謹司聞司候

○司古伺字觀驩愉問書意觀師歡悅以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不自干逆力學之志退思慮求所謂求所思慮是而行之時辨說以論道辨別道之義理不苟辨必中法不苟口辨反是爲非言中法制得之無矜失之無慙矜自伐無慙怪也必反其本本謂本性也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爲貴貴尚志也○所謂養志是也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爲務四時之節○舊校云一作崇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務種樹唐圃以種水圃農圃也樹稼也織葩屨○案葩疑範字之訛說文範案實也字或作讀蓋範屨即後人所謂麻屨耳案晏子問下篇有治唐圃考非屨之語範音與非亦相近益明爲範字無疑結罝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事治也如山林入川澤如往也川澤有水故言入也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駕御○舊校云慎一作順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蠲讀曰圭也○舊校云絜字一作祭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翔與蹡同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論明聽從必盡力以光明德說所行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戾也叛換也言學者聽從不盡其力猶民背國說義不稱其師猶臣叛君○注以換訓叛換易也詩卷阿伴奐爾游徐邈音畔換箋云自縱弛之意學者以己聽見易師之說即是自放縱叛其師也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賢明君子不與交友不與背叛之人爲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以仁義利之教然後知故曰莫大於教也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成身學爲君子以致之故曰莫大於學身成則爲人子弗使而孝矣爲人臣弗令而忠矣爲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爲天下正矣天下正者正天下也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天子入太廟祭先聖則齒

謷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太學明堂也

尊師

四曰達師之教也達通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塞斷也理義之術勝矣術道也勝猶行也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舊云此篇一名詆役凡篇中徒字皆作役徒與役謂弟子也案此段疑非高氏之文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爲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爲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久長也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子華子古之體道人樂其所以王故得王湯武是也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樂其所以亡故得亡桀紂是也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幾近也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嗜猶樂樂行理義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嗜理義則獲福嗜暴慢則獲禍故曰禍福亦不同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恆心若晏陰喜怒無處晏陰喻殘害也處常也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謂若桀紂非人愎過自用不可證移愎戾證諫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歐而教之阿而諂之若恐弗及見權勢及富厚者故不論其材行阿意諂之恐不見及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倫匹也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幾近也難而懸之妬而惡之弟子去則冀終弟子欲去則冀終其業且由豫也居則不安居近也若其惡不安也歸則愧於父母兄弟愧慙出則慙於知友邑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悲悼也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造作也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廢失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己徒謂弟子也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情理也○朱本作矣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所施於人者人業也故曰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體行也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苦讀如鹽會之鹽苦不精毛也功名也欲得爲名○注鹽舊作鹽訛此以鹽惡訓苦但會字未詳亦恐有訛精至卸精鐵其云功名也誤功與苦相反與下文淺深一例齊語云工辨其功苦注云堅曰功窳曰苦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欲人謂之學深也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譙詬猶禍惡也○譙詬疑即賈誼疏之吏詬謂遇之不如其分也彼顏注云無志分此注云禍惡亦各以意解耳舊校云譙一作譙更難通又況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達通也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不中不正也不專不壹也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不心好之故不能深就業不疾速也辯論則不審不能明是非教人則不精教效也效人別是非不能精核於師慍慍怒也不能別是非故怨於師懷於俗懷安也羈神於世羈牽也神御也世時也○蓋謂其精神縈擾於世務而不能脫然也注訓神爲御未詳矜勢好尤故湛於巧智矜大其權勢好爲尤過之事湛沒於巧詐之智昏於小利惑於嗜欲昏迷惑悖也問事則前後相悖悖亂以章則有異心心猶義也○舊校云章一作單以簡則有相反反易○舊校云簡一作文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離別事至則不能受受猶成也此不能學者之患也患害也

誣徒○一作誣役

五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跖雞足踵喻學者取道衆多然後優也跖讀如摭雞之踵○淮南說山訓數千作數十注取道舊本作之道亦從彼注改雖不足猶若有跖食雞跖衆而後足也若有博學多藝如食雞跖道乃深也○正文難曉注重釋上文於此句殊不比附竊疑正文不字乃衍文謂雞足而猶若有跖未盡

食者此則學如不及唯恐有聞為以形容好學者貪多務得之意耳足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亦有長短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故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是不醜不能不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病困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尚上也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桀作瓦紂作胡粉今人衆之尚可取之一隅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為不可為者不可施也辯議而苟可為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為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被褐在外衣錦盛內故不可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孟子曰有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言也使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此之謂也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為賢主也欲以楚人戎言戎人楚言化移之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粹純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黃帝帝嚳顓頊帝堯帝舜也○注女媧當在神農前凡君之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不聞得末失本能有安定之居也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孟賁古大勇士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烏獲有力人能舉千鈞○注千鈞舊本訛作千金今據前重己篇注改正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離婁黃帝時明目人能見針末於百步之外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堯舜聖帝也言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功衆知之中必有與聖人同故曰無畏於堯舜也○注功疑當作巧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田駢謂齊王曰淮南記曰萬人之衆無廢功千人之衆無絕梁故人君以衆為大寶也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齊之邊境不以孟賁為之患者衆也楚魏之王辭言不說不以言辭為說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衆也

用衆○一作善學

呂氏春秋卷第四

呂氏春秋卷第五　　鎮洋畢氏校本

仲夏紀第五　大樂　侈樂　適音　古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夏夏之五月東井南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宿衛之分野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也○案淮南天文訓亢爲鄭之分野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蕤賓陽律也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人陽氣在上象賓客竹管音中蕤賓也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小暑夏至後六月節也螳蜋於是生螳蜋一曰天馬一曰齕疣兗州謂之拒斧也○注齕疣月令正義鄭荅王瓚問作食肬俗本作食䖘誤淮南注作齒肬當是脫其半耳初學記引此作注正作齕疣又云兗豫謂之巨斧鵙始鳴反舌無聲鵙伯勞也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於上傳曰伯趙氏司至者也反舌伯舌也能辨反其舌變易其聲效百鳥之鳴故謂之百舌承上微陰伯趙起於下後應陰故無聲○注陽發於上初學記作陽散於上又磔之句作乃磔之棘上而始鳴也案辨反卽偏反古辨偏通天子居明堂太廟明堂南向堂也太廟中央室也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養壯狡壯狡多力之士養之愼陽施也蓋所謂旱則資舟夏則資皮備之也○壯狡月令作壯佼此書聽言篇作壯狡禁塞篇作壯佼二字通鄭詩狡童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亦作狡字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師樂官之長也鞀鞞所以節樂也故修之琴瑟管簫所以宣音也故均平之管六孔似篪簫今之歌竹籥也○注管六孔似篪舊本作一孔似籥訛今據廣雅改正執干戚戈羽干楯戚斧戈戟長六尺六寸羽以爲翳舞者執之以指麾也春夏干戚秋冬羽籥調竽笙壎篪竽笙之大者古皆以匏爲之竽三十六簧笙十七簧壎以土爲之大如瓠子其上爲大孔篪以竹大二寸長尺二寸七孔一孔上伏橫吹之聲音上和故言調詩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此之謂也○壎篪月令作竾簧注竽笙之大者簧脫字今補郭璞注爾雅大笙云十九簧小笙十三簧廣雅但云笙十三管今此云十七簧恐字誤飭鐘磬柷敔鐘金磬石柷如漆桶中有木椎左右擊以節樂敔木虎脊上有鉏鋙以杖櫟之以止樂樂以和成故飭整之也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

大雩帝用盛樂名山大川泉源所出非一故言百能興雨者皆祈祀之雩旱祭也帝五帝也爲民祈雨重之故用盛樂六代之樂也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百縣畿內之百縣大夫也祀前世百君卿士功施於民者雩祭之求福助成穀實○祭字衍月令無注首百縣舊作百辟訛今改正農乃登黍登進也黍熟先進之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雛春雞也不言嘗而言嘗黍重穀也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羞進也含桃鶯桃鳥所含食故言含桃是月而熟故進之先致寢廟孝而且敬令民無刈藍以染爲藍青未成也無燒灰爲草木未成不欲夭物○月令作毋燒灰無暴布是月炎氣盛猛暴布則脆傷之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閭里門也民順陽氣布散在外人當出入故不閉也關要塞也市人聚也無索不征稅挺重囚益其食挺緩也游牝別其羣則縶騰駒班馬正是月牝馬懷妊已定故放之則別其羣不欲騰駒蹄騰其胎育故縶之也班告也馬正掌馬之官周禮五尺曰駒○馬正月令作馬政注踰穎當作踊是月也日長至夏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故日長至○舊本作長日至黃氏日抄已言其誤今依月令移正陰陽爭死生分是月陰氣始起於下盛陽蓋覆其上故曰爭也品物靡生薺麥亭歷棘刺之屬死故曰死生分分別也○注覆字舊本脫在起於下今移正君子齋戒處必揜句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進揜深也聲五音色五色止節之無有進御也○月令無欲靜二字鄭注云今月令毋躁爲欲靜然則此又出無躁二字非本文也掩亦寘身同注皆訓爲深蓋夏避暑氣冬避寒氣皆以居處言也今人多讀處必掩身爲句致月令正義引正文已如此但其所釋亦是以居處言並不謂身之不當褻露故疑正義處必掩下之身字亦後人所加也薄滋味無致和薄猶損也和齊和也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退止也事無刑當精詳而後行也晏安也陰微陰○月令退作止鹿角解蟬始鳴夏至鹿角解墮蟬鼓翼始鳴半夏生木堇榮半夏藥草木堇朝榮暮落是月榮華可用作蒸雜家謂之朝生一名蕣詩云顏如蕣華是也是月也無用火南方火王南方爲揚火氣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臺榭明顯也積土四方而高曰臺臺加木爲榭皆所以順陽宜明之○觀此則鄭注處必掩爲陽蔽高注爲深皆與此相反故仲夏言掩身理可通也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

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冬寒氷凍故雹霰傷害五穀也冬陰閉藏多雹霰道路陷壞不通利也暴害之兵橫來至○月令暴作寇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王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也百螣動股之屬也時起為害故五穀不時國饑也螣讀近殆兗州人謂蝗為螣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有覈曰果無覈曰蓏仲夏行秋成熟之令故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熟非其時氣故民疾疫

仲夏紀

二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遠久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兩儀天地也出生也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章猶形也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渾讀如袞冕之袞沌讀近屯也離散合會是謂天常天之常道天地車輪輪轉○李善注文選木元虛海賦引作天地如車輪御覽一又五百六十六皆作無如字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極窮咸皆當合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不同度有長短也以盡其行度也起牽牛至周于牽牛故日以盡其行○御覽五百六十六作宿日不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冬寒夏暑冬至短夏至長春柔而秋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造始也太一道也陰陽化成萬物者也○舊校云造一作本案御覽造本二字皆有萌芽始震凝𡨋以形震動也謂動足以成形也○御覽作萌芽始厥凝寒以刑其厥動也案書本無寒字此誤刑與形通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由和生也○正文和適二字疑衍注由和下似當有適字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物御覽作民皆化其上化猶隨也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節止嗜慾不辟辟開樂乃可務務成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正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言說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不和於雅故不樂也○舊本作不樂其樂孫云御覽五百六十九作其樂不樂案下篇及明理篇俱作其樂不樂今移正溺者非不笑也傳曰溺人必笑雖笑不歡罪人非不歌也當死强歌雖歌不樂○注强歌二字舊本作者今從御覽補正狂者非

不武也狂悖之人武不足長雖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以民人呻吟歎咸不可為樂也故曰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欲貪也人情欲故弗得不有求也故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惡憎辟遠也故曰弗得不辟人情有所憎惡辟遠之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受之於天人不得與焉不得為天之為也○注不得為下舊衍一焉字今删不可變不可易天所為故不可變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非猶譏出猶生○案墨子書有非樂篇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歡欣生於平平和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言道無形不可為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幾近也有人能是近於知道也道也者至精也精微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彊為之謂之太一○彊為之下疑脫一名字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從聽聽從先聖擇兩法一擇棄也法用也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秦謂民為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災害終其壽全其天天身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適和也時不差忒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疑當疊知一二字

大樂

三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以用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寶重也咎殃也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老子曰多藏厚亡故曰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情實也

亂世之樂與此同同於危累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叫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生性以此為樂則不樂不樂不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侈淫鬱怨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鉅大以眾為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俶始也始作詭異瑰奇之樂故耳未嘗聞目未嘗見○案俶詭亦作諔詭莊子德充符釋文云諔尺叔反李云諔詭奇異也又見天下篇此注訓俶為始非也務以相過不用度量不用樂之法則故曰務相過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鍾律之名○千鍾御覽五百六十六作十秩齊之衰也作為大呂大呂陰律十二月也○此注非也貴直論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其注云齊之鍾律也案史記索隱云大呂齊鍾名王厚齋云此即樂毅書所云大呂陳於元英者楚之衰也作為巫音男曰覡女曰巫○舊本注無男曰覡三字今從初學記十五所引補梁仲子云尚書是謂巫風不特屬之女也周禮春官神仕疏云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覡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覡所謂散文則通也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非正樂故曰不樂也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怨悲傷痛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兵災也○生舊本訛作王從御覽改正炎日御覽作炭注兵災也或作兵災兵也非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適中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長久生也者其身固靜感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返還制乎嗜欲為嗜欲所制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天身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悖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悖亂舊作誖亂訛今改正此與樂記文相似故彊者劫弱眾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

懦幼從此生矣從欲生也

侈樂

四曰耳之情欲聲欲聞音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心不樂聲音雖在前耳不聽之目之情欲色欲視五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心不欲視之也鼻之情欲芬香欲芬香之蘭藉也○注蘭藉疑是蘭藉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不嗅味也口之情欲滋味欲美味也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適也夫樂有適心亦有適○舊本夫樂下衍之字又亦字作非孫並從御覽五百六十九刪正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孫云太鉅御覽作大鉅已下凡太字並作大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振動○舊本作橫塞則振動無注今從御覽改正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嫌聽譬自嫌之嫌○注有誤字似本為嫌字作音而後人妄改之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詹足也詹讀如詹然無為之詹○御覽作詹音詹也疑是蓋詹古贍字注既訓詹為足則自讀從詹足之詹漢書食貨志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當讀時豔切若依此注則如字讀徒濫切矣恐亦是後人妄改也不詹則窕窕不滿密也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虛極病也不聞和聲之故也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鑒察也太清無和耳不能察則竭病也○鑒御覽並作監注末也字舊本訛作之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越散不收則不摶不摶則怒不摶入不專一也故惑怒也○摶舊本皆誤作特孫從御覽改正案摶與專同注入字亦從御覽補故太鉅太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不鉅不小不清不濁得四者之中乃為適此四者皆言其太故曰非

適。○舊本太小在太清下，從御覽乙正。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三十斤爲鈞，百二十斤爲石。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本始於黃鐘，十一月律。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民聞其樂，安之日喜。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險猶危。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風猶化。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論明。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文王之廟肅然清靜，貴其樂和，故曰有進音。○案禮記樂記作有遺音者矣，下亦作遺味，鄭注遺餘也，今此俱作進，文不同。大饗之禮，上玄尊而俎生魚，大饗，饗上帝於明堂也。玄尊，明水也。俎生魚，皆上質貴本。○注明水，舊本作酒水，訛，今改正。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大羹肉湆而未之和，貴本古，得禮也，故曰有進乎味。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特，但也。○舊本於將字下注特也二字，誤。案將字當屬下文，據樂記舊作將以，今並補正。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平，正也。行猶通也。

適音

五曰：樂所由來者尚也，尚，曩。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節，適也。侈，大也。正，雅也。淫，亂也。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昌，盛也。亡，滅也。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別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解，落也。有核曰果。故士達作爲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士達，朱襄氏之臣。○來，舊本作采，譌，今從御覽五百七十六改正，日抄同。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葛天氏，古帝名。投足猶蹀足。闋，終。○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見文選上林賦注。操，舊作摻，俗字，今從初學記九、御覽五百六十六、陳祥道禮書改正。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上皆樂之八篇名也。○舊本建帝功作達帝功。案文選上林賦注張揖引作徹帝功，李善謂以建爲徹誤，則當作建也。又舊本作總萬物之極，校云一作禽獸之極。今案初學記十五、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及選注皆作總禽獸之極，今據改正。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陶唐氏，堯之號。○孫云：陶唐乃陰康之誤。顏師古注漢書司馬相如傳云：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誘不觀古今人表，妄改呂氏本文。案李善注文選吳都賦引沿其誤，唯章懷注後漢書馬融傳引作陰康。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故有洪水之災。○舊校云一作陽道壅塞不行其次。孫云：李善注文選傅武仲舞賦、張景陽七命俱引作陽道壅塞。民氣鬱閼而滯著，閼讀曰遏止之遏。筋骨瑟縮不達，○七命注作筋骨攣縮。故作爲舞以宣導之。宣，通。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黃帝臣。○說苑修文篇作泠倫，古今人表作泠淪。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方之山。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山名，山北曰陰。○阮隃，漢書律志作昆侖，說苑修文篇、風俗通音聲篇、左氏成九年正義皆作崑崙，世說德行篇引呂亦同。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竹生谿谷者，取其厚鈞，斷兩節閒以爲律管。○漢志作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說苑、風俗通亦同，世說注厚上增薄字。贊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斷竹長三寸九分，吹之音中黃鐘之宮。○其長三寸九分，漢志無。說苑及御覽五百六十五作其長九寸。錢詹事云：三寸九分不必改作九寸。安溪李文貞謂黃鐘長八寸一分，應鐘長四寸二分，此三寸九分即二律相較之數是也。案此三寸九分備有十二律，非謂黃鐘止長三寸九分。下云以爲黃鐘之長者，即長於應鐘之數，蓋應鐘十月律，秦以歲首所中也，增長三寸九分而得黃鐘，方是十一月律。呂紀本用秦法追致上古，知安溪之說不謬。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六律六呂各有管，故曰十二筒。舍成舍夫。○說苑無吹字。舊本曰作日，說苑作日。又舍作舍。今日字已據改正，其舍字亦訛。注舍成舍夫四字亦不可曉，因有此注，舍字始仍之。考晉志及御覽五百六十五並作含少，明宏治中蒲人李文利主含少之說，謂黃鐘實止三寸九分，其說與古背，不可用。御覽竟改作其長九寸，又近人謂當作四寸五分，皆非是。筒，說苑、風俗通、御覽俱作管。李善注文選邱希範侍宴詩作篇，與筒實一字，誤。又別引作籥，誤也。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合，和諧。○比，舊本誤作此，李善注馬季長長笛賦引作比，漢志、說苑皆同。黃鐘之宮

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法鳳之雌雄故律有陰陽上下相生故曰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舊校云一作援令案御覽作營援路史作榮援莊引隋志及圖書會要皆作樂援）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奏十二鐘樂名之爲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處居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惟天之合德與天合風化也○趙云言八方之風各得其正也）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八風八卦之風）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上帝昊天上帝）乃令鱓先爲樂倡（倡始也○乃令初學記作乃命業倡樂人也似不書訓爲始）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鼓擊○寢舊本訛侵）其音英英（英英和盛之貌○舊本英英不重誤與上文皆依初學記御覽改正）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舊校云聲一作唐案御覽路史俱作唐）九招六列六英（○此大字衍說見下）有倕作爲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鞀椎鍾（○有倕御覽倒作倕有有書讀爲又）帝嚳乃令人抃（兩手相擊曰抃）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康安）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質當爲夔○路史以質與夔非一人質亦作夔）乃以麋𩊠置缶而鼓之（鼓擊）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拌五弦之瑟（拌分）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命延（○命舊本作倪誤據路史改正）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招列英皆樂名也帝嚳舜○招列英至此始見故誘於此下注則上乃衍文明矣）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勤憂）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決壅塞故鑿龍門也降大漻流）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九成九變昭明）殷湯即位夏爲無道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舊校云討一作誅案御覽作以誅桀之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大護晨露九招列皆樂名善矣）大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文王古公亶父之孫王季歷之子也古公避狄難遷邑于岐謂之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爲天下號也淫過翼佐三淫謂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刳孕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佐文王也○古文泰誓有斮朝涉之脛究不知何出春秋繁露王道篇云斮朝涉之足視其語梅水經注九江水下云老人晨將渡水而沉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也紂乃於此斷脛而視髓是相傳有此事也今此云斷材士之股先識覽注亦同淮南俶真訓亦有此語）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論語曰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繩譽也見左氏莊十四年傳正義云字書繩作譝）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未至殷都而勝紂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大武周樂○爲作御覽倒）成王立殷民反（反叛）王命周公踐伐之（踐往○尚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商人服象（象獸名也）爲虐于東夷（其身執其家豬其宮）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三象周公所作樂名嘉美也尚久也自黃帝以來功成作樂故曰非獨爲一世之所造也）

古樂

呂氏春秋卷第五

呂氏春秋卷第六　　鎭洋畢氏校本

季夏紀第六　音律　音初　制樂　明理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季夏夏之六月也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昬心中旦奎中心東方宿宋之分野奎西方宿魯之分野是月昬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林衆鐘聚陰律也陽氣衰陰氣起萬物衆聚而成竹管之音應林鐘也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蟋蟀蜻蛚爾雅謂之蛬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月令涼風作溫風居宇作居壁鷹乃學習腐草化為蚈秋節將至故鷹順殺氣自習肆為將搏鷙也蚈馬蚿也蚈讀如蹊徑之蹊幽州謂之秦渠一曰螢火也○月令作腐草為螢此書舊本作腐草化為螢蚈衍螢字淮南無觀注當與淮南同蓋昔人讀此書偶旁記異同之文而因以謬入也說文引明堂月令曰腐艸為蠲蠲卽蚈也化亦衍字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向南堂右个西頭室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是月也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黿漁師掌魚官也漁讀若相語之語蛟鼉龜皆魚屬鼉皮可作鼓詩曰鼉鼓逢逢鼉可為羹傳曰楚人獻鼉於鄭靈公靈公不與公子宋黿羹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是也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也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也龜神可以決吉凶入宗廟尊之也故曰升也○漁高讀牛倨切季冬云音論語之語亦同月令登龜此作升義同乃命虞人入材葦虞人掌山澤之官材葦供國用也○虞人月令作澤人是月也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時縣大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說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秩常也常所當芻故聚之以養犧牲月令作大合無夫字○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咸皆也出其力以聚芻而用之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為民祈福祈求也○月令為民上有以字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忒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婦人官別五色故命其官使染采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修其法章不有差忒故黑黃蒼赤之色皆美善○月令式作貸舊校云差一作還注修其法章疑是法制勿敢僞詐勿無也○月令作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郊祀天廟祀祖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熊虎為旗章服也貴有長尊賤有等威故曰度○等威書誤作等卑令依左氏宣十二年傳文改正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虞人掌山林之官行察也視山木禁民不得斬伐○無或月令作無有或亦訓有也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無舉大事以搖蕩於氣土功築臺穿池合諸侯造盟會也舉動兵衆思啟封疆也大事征伐也於時不時故曰搖蕩於氣○月令作以搖養氣注思啟封疆用左氏成八年傳文舊本作息封疆誤今改正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無發干時之令畜聚人功以妨害神農耘耨之事○干時月令作待無干字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巡行堤畝修給之功於此時或舉大事妨害農事禁戒之云有天殃之罰○月令神農上無命字巡作持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蒸重又有時雨燒薙行水灌之如以熱湯可以成糞田疇美土彊彊界畔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十日為旬二日者陰晦朔日也月十日一雨又二十日一雨一月中得二日耳故曰三旬二日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多風欬人乃遷徙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雨而行其令故穀實散落民病風欬上氣也民遷徙移家春陽布散也○解落月令作鮮落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邱高隰下也言高下有水潦象金氣也故殺禾稼使不成熟也金干火故多女災生子不育也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冬陰閉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也鷹隼早鷙象冬氣殺戮四界之民畏寇賊之來故入城郭自保守也○寒氣月令作風寒中央土其日戊己戊己土日土王中央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軒轅氏死託祀為中央之帝后土官共工氏子句龍能平九土死託祀為后土之神其蟲

倮其音宮陽發散越而屬倮蟲倮蟲麒麟爲之長宮土也位在中央爲之音主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黃鐘陽律也竹管音中黃鐘之宮也其數五五行之數土第五也其味甘其臭香土味甘土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土王中央故祀中霤霤室中之祭祭后土也祭祀之肉先進心心火也用所勝也一曰心土自用其藏也天子居太廟太室南向中央室曰太廟又處其中央故曰太室乘大輅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土色黃故尚黃色食稷與牛稷牛皆穀土其氣圜以揜揜象土含養萬物○月令作圜以閉舊校云一作揜以閎

季夏紀

二曰黃鐘生林鐘黃鐘十一月律林鐘六月律林鐘生太蔟太蔟正月律太蔟生南呂南呂八月律南呂生姑洗姑洗三月律姑洗生應鐘應鐘十月律應鐘生蕤賓蕤賓五月律蕤賓生大呂大呂十二月律大呂生夷則夷則七月律夷則生夾鐘夾鐘二月律夾鐘生無射無射九月律無射生仲呂仲呂四月律○案說苑修文篇云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蔟太蔟生南呂南呂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無蕤賓生大呂句御覽五百六十五引呂氏亦與說苑同皆非隔八相生之義晉書律志引呂氏則皆與今本合知不可信御覽以改此文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律呂相生上者上生下者下生○案蕤賓不當爲上當在林鐘之首考周禮大司樂大師兩章注蕤賓皆重上生即朱子鐘律篇亦並不誤而近人反據誤本謂蕤賓亦下生謬之甚者晉志俗本亦誤作蕤賓下生宋志則不誤可以正之此注書作上者下生下者上生如此方所謂律呂相生今本疑亦傳寫之誤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御覽月鐘作日行蓋亦依說苑之文以改呂氏仲冬日短至冬至日日極短故曰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夏至日日極長故曰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黃鐘十一月也且將也○月令作以固而閉又且泄作沮泄大呂之月數將幾終大呂十二月幾近也終盡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使役○禮記月令而農民上有專字太蔟之月陽氣始生太蔟正月冬至後四十六日立春故曰陽氣始生草木繁動動生令農發土無或失時發土而耕○此月大芒[illegible]尚[illegible]而以[illegible]於發土者蓋所謂勿農勿論脈其滿書數乃不殖故數勞之地苗乃易於滋長也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二月也行仁德去刑殺也無或作事以害羣生事兵戎事也故曰以害羣生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利姑洗三月[illegible]雨霖降故修利溝瀆申之此令嘉氣趣至順其陽德故嘉喜之氣至仲呂之月無聚大衆巡勸農事仲呂四月大衆謂軍旅工役也順陽長養無役大衆妨農功故戒之曰無也巡循行農事勸率之草木方長無攜民心民當務農長養穀木脩役聚則心攜離逆上命也故戒之曰無也蕤賓之月陽氣在上安壯養俠蕤賓五月壯盛俠少也皆安養之助陽也○在上舊本作在土案是月陰始生於下則當云陽氣在上今改正月令是月養壯佼注養佼功當是養佼之誤本朝不靜草木早槁靜安朝政不寧故草木變動墜落早枯槁也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將始刑林鐘六月刑殺也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秋則行刑殺故曰陰氣將始殺也○盛滿疑本是盛盈與下文皆兩句爲韻無發大事以將陽氣發起將猶養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厲兵夷則七月也飭讀如敕飭正刑法所以行法也簡選武士厲利其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懷柔也詩云柔遠能邇以定我王也南呂之月蟄蟲入穴南呂八月也蟄讀如詩文王之什○舊本文王下有一什字非孟春紀注可證趣農收聚仲秋大雨故收聚無敢懈怠以多爲務務猶事也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無射九月有罪當斷故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故亟疾故事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爲冬應鐘十月陽伏在下陰閉於上故不通修別喪紀○舊校云別一作辨審民所終審慎終卒修別喪服親疏輕重之紀故曰審民所終也

音律

三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孔甲禹後十四世皋之父發之祖桀之宗田獵也○注宗曾也疑曾祖天大風晦盲盲瞑也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乳產或曰后來是良日也○是舊本作見孫云御覽三百六十一及七百六十三見俱作是今據改之子是必大吉之其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斧斫斬其足○斫斬衍斬字御覽作破遂為守門者以其無足遂為守門宦向謂之子有殃也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為東陽之音禹行功○孫云李善注文選張平子南都賦左太沖吳都賦並引作禹行水御覽一百三十五同見塗山之女○梁仲子云水經注淮水及江水引此並作盦山案宋御覽本亦作盦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遇禮也禹未之禮而巡狩南行也省南方之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塗山在九江近當塗也山南曰陽也○候舊本作待今從初學記十改舊注吳都賦引作往候注九江舊作九選誤今據漢書地理志改正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選注無兮字實始作為南音南方國風之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取塗山氏女南音以為樂歌也周昭王親將征荊周昭王康王之子穆王之父荊楚也秦莊王諱楚避之曰荊○左氏僖四年傳正義引荊上有蠻字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右兵車之右也還反涉漢梁敗○案左傳正義云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此言梁敗又互異也王及蔡公抎於漢中抎墜音曰顛隕之隕○注曰字衍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振救也傳曰齊桓公伐楚讓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敢不共乎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為沒於漢辛餘靡焉得振王北濟哉○孫云振者振其尸也注非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為長公西翟西方也以辛餘靡有振王之功故賞之為長公○注功舊本作力非是今改正殷整甲徙宅西河○案竹書紀年河亶甲名整元年自囂遷于相即其事也舊校云河一作阿猶思故處處居也實始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西音周之音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取西音以為秦國之樂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成猶重○孫云王逸注離騷引有娀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李善注文選魯靈光殿賦及安陸昭王碑文兩引此文為下皆無之字飲食必以鼓鼓樂帝令燕往視之○舊校云視一作効鳴若謚隘○孫云安陸昭王碑文注引作嗌嗌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少選須臾○梁仲子云一切經音義十三引呂氏作小選古少小通用案今呂氏本皆作少選此與蕩兵執一諸篇皆然無作小者當亦由後人改之矣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帝天也天令燕降卵於有娀氏女吞之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娀方將立子生商此之謂也○案列女傳一引詩有娀方將立子生商亦無帝字舊本作有娀氏女方將因上文誤衍二字今刪去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北國之音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蕩動音成於外而化乎內內化生內心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風俗察其風而知其志○舊校云一作意下同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弊惡水煩則魚鼈不大擾渾○據此注則正文本作水擾後人以樂記之文改之世濁則禮煩而樂淫煩亂淫邪鄭衛之聲桑閒之音說見孟春紀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說樂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出生也○誂與佻同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眾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修治也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以和為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鄉仰方道

音初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至樂至和之樂至治至德之治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孫云李善注文選潘安仁笙賦引此文其樂厚其樂薄無兩治字亂世則慢以樂矣今窒閉戶牖動天地

一室也，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書敘云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祥共生于朝太戊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也號為中宗耦兩手曰拱湯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康太康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之時不亦謬乎由此觀之曝咸陽市門無敢增損一字者與長不韋之執耳故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而歸也○而大拱舊本誤作其大拱梁仲子據御覽八十三改與韓詩外傳正同梁伯子云昏生旦拱與史記言一暮大拱並理所難信書大傳漢書五行志說苑敬慎篇論衡異虛篇並作七日大拱韓詩外傳三作三日當以七日為是偽孔傳及家語五儀篇亦作七日）其吏請卜其故。（灼龜曰卜○御覽吏作史）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為善則福應之故禍無從至也○外傳三以此為伊尹之言）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亡滅○舊本亡訛止今據御覽改外傳亦作亡）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眾人焉知其極。（極猶盡）周文王立國八年，（○外傳三立作莅）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邑外曰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孫疑曰字衍外傳無）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重猶益也移咎徵於它人是重吾罪故曰不可）文王曰：（○舉舉而更起也外傳作以之違上不可為文）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飭讀如勑飭正其辭令也）幣帛以禮豪士；（幣圭璧帛絲繒也材倍百人曰豪也）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舊校云賞一作賓）無幾何，疾乃止。（止除也）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翦除）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景公元公佐之子欒熒惑五星之一火之精也心東方宿宋之分野）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之太史能占宿度者故問之）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祥吉○汪云疑本是善字）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傳曰后非眾無以守邑故曰將誰為君乎○案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此晚出古文尚書大禹謨文也漢時未有此故訓皆以為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穀不熟為饑也）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傳曰眾非元后何戴故曰其誰以我為君）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昔熒惑其徙三舍。（○今昔本多作今夕今依李本作今昔昔訓夜）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必三徙舍。（○必三徙舍舊作有三徙舍訛今據淮南道應訓及新序四改正）舍行七星，（星宿也）星一徙當七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以德復星也徙三舍固其理也死生有命不可益矣而延二十一歲誘無聞也）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制樂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盡極）亂國之主未嘗知樂者，是常主也。（非實主也）夫有天賞得為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未嘗得為實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此之為大悲哀之人）是正坐於夕室也。（夕室以喻悲人也言其室邪夕不正徙正其坐也○梁仲子云晏子春秋六曰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云公曰先君太公以營邱之封立城曷為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其

所謂正乃不正矣悲人所為如坐夕室自以為正乃不正之謂也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及至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適時也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不當霜雪而霜雪故曰不時寒暑則不當不當寒而寒不當暑而暑陰陽失次○舊校云一作易次四時易節謂不得其所○舊校云節一作位人民淫爍不固淫邪鑠爍不一也不固不執正道禽獸胎消不殖鑠爍不成不得長殖也草木庳小不滋滋亦長○庳與卑同舊本作痺訛今改正五穀萎敗不成成熟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言不可以為樂故曰若之何哉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君不君臣不臣故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倒逆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冒嫉危疑相嫉則相猜疑故失人道之綱紀○案日以相危失人之紀乃統承上文不專以夫妻言注非心若禽獸長邪苟利○舊校云一作苟且不知義理亂政之化也心如禽獸猶如義理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雲氣形狀如物之形也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衡物之氣○御覽八百七十七作天衡有其狀若懸旍而赤其名曰雲旍雲氣之象旍旗者○懸旍舊本作懸釜訛案御覽作懸旌旌與旍同今定為旍字有其狀若衆馬以鬭其名曰滑馬五行傳為馬妖也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舊校云華一作藿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旗○舊本作蚩尤之旍又作蚩尤之旍皆訛今據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改正集解及旍旗古注並引晉灼曰呂氏春秋云其色黃上白下其日有鬭蝕有倍僪有暈珥鬭蝕兩日共鬭而相食倍僪暈珥皆日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為倍在上反出為僪在上內向為冠兩旁內向為珥暈讀為君國子民之君氣圍繞日周匝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暈也○倍僪亦作背僪又作背譎漢志作背穴有不光有不及景○舊校云及一作反有衆日並出有晝盲盲冥也有霄見霄夜見明○霄當是霄之借其月有薄蝕薄迫也日月會相掩名為薄蝕○其月舊本作其日誤今改正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並出有二

月並見並猶俱也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熒惑火精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欃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干楯也有賊星有鬭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屬猶至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楫林木也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陴陴[illegible]也音楊子[illegible]有菟一毛之幹○案陴字音義皆可疑或是骨幹之幹則是脊骨也與髀音正同但不當訓為髀耳生雉雉亦生鷃鷃一名冠爵於五行傳羽蟲之孽有螟集其國其音匈匈食心為螟音聲飛匈匈讙動衆人集其國都也國有游蛇西東於五行傳為蛇妖也西東示民流遷國不安寧也馬牛乃言言語皆妖也犬彘乃連連合皆妖也○漢孝景二年有此有狼入於國國都也河圖曰野獸入主人亡也有人自天降降下人妖也市有舞鴟國有行飛○舊校云一作蜚馬有生角於五行傳為馬禍雄雞五足羽蟲之孽有豕生而彌彌踊不甲也於五行傳為青黑之祥也○注舊本青黑上有壓字衍雞卵多毈○案說文毈卵不孚也徒玩切舊本作假訛今改正淮南原道訓法言先知篇俱有毈字有社遷處遷移○案史記六國表秦惠文君二年宋太丘社亡有豕生狗於五行傳為豕禍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亂惑之主見妖孽之怪不知驚惶亟自革上帝降禍凶災必亟更共御罰故上帝降之禍凶災必至○共禦舊本作共衛訛今從書大傳改正其殘亡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饑無日矣循大也數不熟曰饑無復有期日也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荊越之竹猶不能書楚越竹所出也尚不能勝書者妖多也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䪸百疾疾病也長短者無節度也頡猶大䪸逆也百疾變詐也覓無節度大逆為變詐之疾也○案莊子徐無鬼篇頡滑有實向秀注頡滑錯亂也此頡䪸疑與頡滑義同注頡猶大舊本作䪸猶大訛又逆作迎亦訛今並改正民多疾癘道多褓襁盲禿傴尪萬怪皆生褓小兒被也襁褓格繩也言民襁負其子走道跛而數去盲無見禿無髮傴僂俯者也尪短仰者也怪物安生非一類故言萬怪者也○注繈褸格繈也舊本格作袷又作拾下又衍一上字皆訛案褸

格卽繈絡。方言：絡謂之格，義得通也。後直諫篇莊作繈格。段若膺云：繈縷爲絡，其繩謂之繈。梁仲子云：論語稱負襁，疏引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又漢書宣帝紀注李奇曰：繈，絡也。故亂世之主，烏聞至樂？烏，安也。○舊校云：烏一作焉。不聞至樂，其樂不樂。亂國之樂怨以悲，不聞至樂之樂，故曰其樂不樂也。

明理

呂氏春秋卷第六

呂氏春秋卷第七　　鎭洋畢氏校本

孟秋紀第七　蕩兵　振亂　禁塞　懷寵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秋之月(○舊此下有長日至四旬六日七字又注云夏至後日晷長至四十六日立秋晝夜等故日長日至四旬六日二十五字於文不類且後文自有注不應預出立秋時亦不得云晝夜等謂以辭義俱據陋定爲俗本所加今從月令刪去)日在翼(孟秋夏之七月翼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斗中旦畢中(斗北方宿吳之分野畢西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昏日時皆中於南方○正文舊又衍則立秋三字月令無今併刪去又注畢趙之分野舊趙訛作越案淮南天文訓則屬觀)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庚辛金日也少皞帝嚳之子摯兄也以金德王天下號爲金天氏死配金爲西方金德之帝)其神蓐收(少皞氏裔子曰該皆有金德死託祀爲金神○注皆字疑當作實)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裸者衣毛毛蟲之屬而虎爲之長商金也其位在西方○注裸者衣毛舊本脫毛字今從淮南注補)律中夷則其數九(夷則陽律也竹管音與夷則和太陽氣衰太陰氣殺萬物蕭然應法成注故曰律中夷則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曰九○梁仲子云初學記引注氣衰作力衰蕭然作彫傷)其味辛其臭腥(五行金味辛金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孟秋始內由門入故祀門也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勝故先進肝又曰肝金也自用其藏也)涼風至白露降(涼風坤卦之風爲損降下)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時候應也是月鷹鷙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於是時乃始行戮刑罰順秋氣○始用月令淮南皆作用始此誤倒也高注淮南云用是時乃始行戮語尤明)天子居總章左个(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萬物章明之也故曰總章左个南頭室也)乘戎路駕白駱(戎路白路也白馬黑鬣曰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白順金也)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犬金畜也廉利也象金斷割深象陰閉藏)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多在是月謁告也)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盛德在金金王西方也齋自禋潔)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九里之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金氣用事始兵討罪非率不整非武不齊故賞軍將與武人於朝與衆共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儁(材過萬人曰桀千人曰儁○舊本選誤遷又脫士字今從汪本據月令補正淮南作選卒)專任有功以征不義(征正也)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巡行也遠方天下也○巡月令淮南作順)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禁令)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囹圄法室桎梏謂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所以禁止人之姦邪)愼罪邪務搏執(愼戒有姦罪者搏執之也)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理獄官也使視傷創毀折者可斷之故曰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決之者必得其正平不直者戮而刑之○正平月令作端平此反不爲始皇諱)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肅殺秦氣始行不可以驕贏犯令必誅故曰不可以贏○注犯令必誅以下乃從人所妄加高氏本以贏與盈同夏日長贏今當秋收斂之候不可以驕盈也淮南注贏盛也義亦相似月令鄭注云解以舒緩爲驟急故不可以舒緩也驕盈意亦未嘗不相近也)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升進也先薦寢廟孝經曰四時祭祀不忘親也)命百官始收斂(收斂孟秋始內)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是月月麗于畢俾雨滂沱故預完隄防備水潦)修宮室坿牆垣補城郭(坿讀如符坿猶培也○月令坿作坏)是月也無以封侯立大官(封侯裂土封之邑也大官謂上公九命之官)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無割土地以地賜人重幣金帛之幣大使使命也方金氣之收藏皆所不宜行也)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冬水王而行其令故陰氣大勝也介蟲龜屬冬玄武故介甲之蟲敗其穀也金水相升則戎兵來侵爲害)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不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枯旱也是月涼風用事而行春燠之令而穀更生故害而不成實也○復還本或作後還誤今從汪本與月令淮南皆合)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金氣火氣寒熱相干不節使民病瘧疾寒熱所生○月令作則國多火災淮南作冬多火災)

孟秋紀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偃止)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自從上古○舊校云上一作久)與始有民俱(俱皆)凡兵也者威也

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武者不能革革更而工者不能移移易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黃黃帝炎炎帝也炎帝爲火災黃帝戚之也○御覽二百七十一故作固下文皆作固案二故固古亦通用共工氏固次作難矣共工之治九州有異高辛氏爭爲帝而亡故曰次作難也○御覽次作欲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人曰○舊本作又日今從御覽改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亂伐無辜殺無辜害用兵爲之無道非始造之也故曰非作兵也○御覽矣作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率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立置也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戰勝而爲長故曰出於爭爭鬭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來久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廢興存亡昏明之術也故曰不可禁不可止○注本子罕語見襄廿七年左傳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家無嚴親怒笞之威則小子好爭上下過立者見也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無刑罰可畏臣下故有相侵陵者掠之罪○悟與忤啎竝通用史記韓非傳大忠無所拂悟索隱云悟不拂悟於君正義云拂悟當爲咈忤古字假借耳今本史記作拂辭諫也朱本於此書又刪去悟字誤改古書最不可訓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無誅伐可長故相暴大兼小也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悖惑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水以療渴火以熟食兵以除亂夫何偃也故曰若水火然○注熟食舊本熟多作熱訛唯朱本作熟此可從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傳曰能者養之以求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此之謂○案左氏成十三年傳劉子言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漢書律志五行志漢酸棗令劉熊碑皆作養以之福孔疏顏注莫不同今本則作養之以福此注頗與今本同凡注家引書誠不必盡符本文然此頗有後人妄改痕跡緣高氏本作養以之福讀者不解因改爲求福而以之字移於上又於文句亦增一之字以成對文末句此之爾也刪去也字則必刻成之後就板增兩字而末句只有一字之空故并也字去之始整齊耳元和陳芳林云改之福爲求福則非定命矣斯言允哉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義兵除天下之兇殘解百姓之倒懸而生育之故方之於良藥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少選須臾也賢不肖者用兵皆欲得勝是其同也巨微略微妙觀未萌之萌也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案援推義當與推挽同或援之使來或推之使去有分别見卽兵象矣舊校云一作挂剸所未能辞也兵也連反○連反當出易變又辭連與人也反自守也有同有異而兵異矣舊校云連一作連疑誤兵也侈鬭○猶鬭後也鬭以豪後相爭勝也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彊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見聽雖以辨文博學力說偃兵不自知博者不聽從也○注博者字訛或博是悖字下亦當有一人字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舊校云一作弱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走歸若彊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中主非賢君

蕩兵○一作用兵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濁亂也君肆害不可禁衛故亂甚○注禁衛疑亦是禁禦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民人之苦毒不可復增加天子既絕賢者廢伏絕若三代之末祚數盡也賢者不見用故廢伏○趙云天子既絕謂周已亡而秦未稱帝之時

也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主，亂主也。亂政亟行，與民相離，黔首怨，無所控告。）愬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爲義矣。（賢主，治主也。秀士，治士也。宜察恣行之主，其民相離怨而捨之也，必事兵誅之，誅其君，弔其民，故曰其兵爲之義也。○生之竊疑之字衍，或爲字書作謂爲）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辭也。治主之兵救其民，故曰而生也。○且辭也，舊本作行也，誤，今改正。）且辱者也而榮，（榮，光顯也。）且苦者也而逸。（民見弔恤，安逸。）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況於不肖者乎？（言恣行之君，中凡之人將逸而去之，不能顯其親成也，又況下愚不肖之人，能保守其君而不逸去其親者也。）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世主暴亂者，桀紂者也。民去之而歸湯武，故不能得其有也。其親不能禁止其子。）凡爲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舊校云：一本下有此字，朱本從之。今案在察此論也連下讀爲是，觀下文可見。）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攻伐欲陷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而取舍人異，（攻伐欲取人，救守欲全人，故曰取舍人異。）以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爲悖；實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爲誣。）誣悖之士，雖辨無用矣。（辨無所能施，故謂之無用。○趙云：言說雖若可聽，而斷不可用也，下文申言其故。）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爲安而安之以禮義也。危之，乃危亡之道也，故曰安之反危也。○言非攻伐欲以安利之，而不知其適相反。）爲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爲深。（說若是者，爲天下之患，爲黔首之害深而大也。）夫以利天下之民爲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辨也。○別卯辨古通用。）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厚，重也。）禁之者，（禁，止也。）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長也。）凡人之所以惡爲無道不義者，爲其罰也；（遂蘄其）所以蘄有道行有義者，爲其賞也。（蘄讀曰祈，或作蘄。）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率存率耳，賞之非也。）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畢罰不率耳，罰之非也。○注皆不得本意。此所云賞罰，當真賞之罰之也，誤使無道者安全身，不當賞之；使有道者不得伸天討，即不當罰之矣。）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治，整也。）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爲大。（論若是者，賞所善罰者，罰所善賞者，是以亂天下而害黔首最爲大也。○案此論之論，其謂天下攻伐人者之皆義兵乎？苟非義兵，則能救守者，正春秋之所深惡，而業予也，而此非之，是真聖賢之意相違矣。下篇辟稍持平，然亦偏主攻伐意多。）

振亂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莫，無也。無有大之者。）爲天下之民害莫深焉。（深，重也。無有重之者。）凡救守者，太上以說，（說，說言也。○注書是說以言也，文說字誤。）其次以兵。（以兵威之。）以說則承從多（○舊校云：從一作徒。）羣，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臥則夢之，自今單脣乾肺，費神傷魂，（單，盡；乾，竭；費，損。神，人之神也。魂，人之陽精也，陽精爲魂，陰精爲魄。○自今疑本是自令。）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愉，悅。）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信，明也。其說救守之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制者，主也，謂救之主兵者。）行說語衆，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畢、單皆盡。不行，不見從。）則必反之兵矣。（說不見從，故反之以兵威之。）反之於兵，則必鬬爭之情，必且殺人，（○鬬爭二字舊倒。）是殺無罪之民以與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爲天下之害者，得遊長。）而止天下之利，（晉獻公曰：物不兩施。害長故利止者也。）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晉獻公伐驪戎，史蘇曰：勝而不吉，故曰禍乃始長也。）先王之法曰：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古之道

也不可易。（易猶違）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於義可攻可伐故不可非也）攻伐不可取，（於義不可攻不可伐故不可取雖義所在）救守不可非，（於義當救當守故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於義當守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此救守不可取五字衍文注亦無異前說皆當削去）乃惟義兵為可。兵苟義，攻伐亦可，（以有道攻伐無道故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此之謂也）救守亦可。（稱諸侯恩啓封疆以無道攻有道賴救之可也極困救守亦可也）兵不義，攻伐不可，（若以桀紂之兵攻伐湯武易當可乎）救守不可。（桀紂堅守而往救之亦不可也）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夫差吳王闔閭之子智伯智宣子之子襄子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晉厲公景公之子州蒲也陳靈公共公之子平國也）（宋康王在春秋後當戰國時僭稱王○案厲公實名州蒲史記作壽曼聲同耳梁伯子云左傳成十年正義引應劭諱議云周穆王名蒲而有晉侯州蒲）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為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為丘墟，身為刑戮，吾未知其為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夫差智伯為無道侵奪無厭夫差為越王句踐所滅智伯為襄子所殺於晉陽之下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匠麗氏晉大夫家也厲公無道欒書中行偃殺之於匠麗氏也）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夏徵舒陳大夫御叔之子夏姬所生也靈公通於夏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徵舒過之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故曰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為不善之至於此也。（溫魏邑也宋康王名偃宋元公佐六世之孫辟兵之子也立十一年自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三百里西敗魏軍於溫與齊楚魏為敵國以韋囊盛血懸而射之號曰射天諸侯患之咸曰宋復為紂不可不誅即位四十七年齊湣王與楚魏伐宋遂滅之而三分其地故曰死於溫○宋康荀子王霸篇作宋獻楊倞云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為諡故不同案此注依宋世家為說四十七年年表並立止四十三年梁伯子云宋實無取齊楚地及敗魏軍之事詳所著史記刊誤中）此七君者，大為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為萬數。（萬人一數之言多不可勝數○大為無道舊本為謀作而今改正）壯佼老幼胎殰之死者，（○殰與殰同）大實平原，廣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為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言多）為京丘若山陵。（戰鬬殺人合土築之以為京觀故謂之京丘若山林高大也）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哀亦痛也）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恣放也）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無道者恣其情欲而見信用不得誅滅是乃幸也）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正文倒讀當云故世之患在於救守而為不肖者之幸也如此方與上下文順）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益疑矣。（疑怪其何以益幸也）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疾猶急）

禁塞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理義）必當義然後議。（議言）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一命為士民士民之說為士者也）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彰明息滅）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境竟）則民知所庇矣，（庇依蔭也）黔首知不死矣。（知義）（兵救民之命不殺害）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奉送也）以彰好惡，（好其善民惡其惡君也傳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此之謂也）信與民期，以奪敵資。（以信與民期不違之也資用也敵以虐用其民故以信義奉其民也）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號令）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死命）子之在上無道，據傲（子謂所伐國之君○據當與倨通朱本作倨）荒怠貪

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謷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順承）下不惠民（惠愛）徵斂無期求索無厭（期度厭足○注舊作其度厭之訛今改正）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為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之道也（○舊校云天一作民）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衛猶助也讀救）（無道之君則身死家戮不赦貸也○孫云不赦舊本誤作不赦生赦貸舊本誤作赦貳今並從孫說改正）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一家祿之）以里聽者祿之以里（里閭也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禮八家為井四井為邑三十二家也此上鄉邑皆不從周禮）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禮二千五百家為縣四縣為都然則國都萬家也）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克勝及罪）獨誅所誅而已矣（所誅君也）舉其秀士（○舊校云一作儁案非是）而封侯之（秀士儁士）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授以上位）求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曰寡振贍矜恤）見其長老而敬禮之（尊高年）皆益其祿加其級（祿食級等）論其罪人而救出之（論猶理○救亦當作赦）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金錢也可以為田器皆布散以與人民）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興之舉其祀）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懷安也）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生活也）則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一人）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案字衍）一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水不可壅禦也）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所誅之民睎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滋益衆多也孟子曰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奚為後予此之謂也）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接交若被其化也○若化本多作其化今從宋邦乂本）

懷寵

呂氏春秋卷第七

呂氏春秋卷第八　　鎮洋畢氏校本

仲秋紀第八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士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仲秋夏之八月角東方宿韓鄭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牽牛中旦觜巂中牽牛北方宿越之分野觜巂西方宿魏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案淮南天文訓觜巂作觜觿南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說在孟秋律中南呂南呂陰律也是月內應陰律萬物任其氣成功竹管音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說在孟秋○月令作盲風至注云盲風疾風也孟秋紀已云涼風至此何以又云涼風生疑從紀候鴈來玄鳥歸群鳥養羞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漠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蟄所也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寒氣至群鳥養進其毛羽禦寒也故日鳥養羞○注北讀各本作北食也此今從注又汪本眞羅南注合取注月令云蓋本作北食也此注又則天子居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也太廟中央室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說在孟秋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賦行飲食糜粥之禮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粢是也周禮大羅氏掌養鳩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共老人之秋○案舊本同亦作康周禮參氏掌以養國老禮記鄭特牲有大羅氏此用伊文衍杖字秋鄭注王之禮所以賜老者之杖杖國字伊耆氏共王之當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司服主衣服之官繡五正色衣服故命之也上曰衣下曰裳青赤五色備謂之綸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視朝則皮弁服皮弁者鹿皮冠弁者之也故曰小大短長冠帶有常也○舊注參服今改禮注補正命有司申嚴百刑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刑斬殺必當斬殺刑殺者重其事故曰必當無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涉弱爲枉遂還爲橈反還殃於己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宰於周禮爲冢宰充人掌祭祀之犧牲繫于牢芻之三月也祝太祝以牲事神祈福祥也巡行犧牲視其全具也視其肥瘠案其芻豢之厚薄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也瞻肥瘠察物色物毛色也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儺禦佐疾以通秋氣儺逐疫除不祥也語曰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止也佐疾不祥之氣以止人之疾也以通達秋氣使不佐疾○月令無佐疾三字以犬嘗麻先祭寢廟犬金畜也始熟故嘗之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宗廟曰都無曰邑穿竇窌修囷倉穿水竇不欲地內漂也穿竇所以盛修給國倉仲秋大收書也入也圓曰囷方曰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有司於周禮爲場人場掾入也藏蓄菜苴之屬也詩云亦有旨蓄以御冬也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疑也○無或失從淮南作若或如從月令作無或失時則下其有失時句亦不可去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是月秋分等也晝夜五十刻夜漏五十刻故曰日夜分也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晝漏之蟄蟲近其所蟄之戶○月令作雷始收聲此乃始二字舊本衍其一作俯戶月令作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殺氣陰氣濁地日夜分則一度量一同也度丈尺也量釜鍾也平權衡正鈞石齊斗甬權稱衡也三十斤爲鈞百二十斤爲石斗甬皆量器也○斗甬舊本作升角誤今從月令改正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易關市不征稅也故商旅來所賈曰商貨者行商也貨賄稅也以所有易所無民得其求故曰以便民事四方來襍遠鄉皆至襍會也○關市不征故遠集則鄉皆至也襍月令作集則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上無乏用所求得也非一故言百事遂成凡舉事無逆天數天數天道○舉事月令作舉大事天數作大數必順其時其天時乃因其類因順其事類不干逆○乃因月令作慎因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白露降三旬成萬物也故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天陽不充而行溫仁之令故雨不降萬生育故草木榮華李梅之屬冬實也金木相干有兵象故曰民有大恐也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夏氣盛陽故炎旱使蟄伏之蟲不藏五穀復萌生也於洪範五行爲恆燠之徵○其國旱必本是其國乃旱上節必本是國有大恐後人以月令參校遂記一乃字於有大

爲之上爲時因謀入後來被者本欲去上乃守面反謀去此節之乃字一謀一脫其所以敵謀之由衛可推求而得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冬寒嚴霜故風災數發收藏之雷先動行未當行故曰先也

仲秋紀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上長下幼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得紀則治而安失紀則亂而危也過猶取也勝有所勝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死欲貪也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一於紀凡軍欲其衆也衆多也以多擊寡雖擒者寡以克勝故欲其衆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至兵至德之君之兵也令無不化故曰之至重也○注至重似不當有至字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捷疾也○莊按未是捷或當爲決不可搖蕩蕩動也物莫之能動動移也若此則敵胡足勝矣知此者敵不足以爲武故言胡足勝矣小之也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令彊者不可犯也令信者賞不僭刑不濫也故能使其敵弱而畏服也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此近謂朝堂彼遠謂原野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兵者戰鬬有負敗勇者凌傷有死亡故皆謂之凶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已止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殺無道所以生有道也司馬法曰有故殺人雖殺人可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威畏也懾懼也以威敵人使之畏懼己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隆盛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合交○孫云才民御覽二百七十一又三百三十九俱作士民而威已論矣論猶行敵已服矣服降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數以鼓士干情也戈殺也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窅窅乎冥冥莫知其情窅音窈○窅窅乎冥冥無窅字不當疊此之謂至威之誠誠實也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孫云而字御覽作緩徐遲後四字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免㩧死殙之地矣免走舉飛也免走免趨瞀急疾也殙音悶謂絕氣之悶○注瞀字非衍卽誤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凌越也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陷壞也并氣專精○盧云案御覽二百七十一作摶精注云摶專同前卷五湔音篇不收則不摶不摶則怒注云不摶不專一也則知呂氏書多用摶字御覽所見尚仍是古本後人不知乃從改爲專字余書考易左傳管子史記而知摶之負專文業不能心無有慮無有由豫之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冉叔儀工田侯齊君也○事無攷注亦不闕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豫讓晉畢陽之孫因族以爲氏讎報讎殺趙襄子故趙氏恐也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畏懼其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言無有敢敵者刃未接而欲已得矣已得欲也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咸皆魄飛謂若狂人形性相離離違也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拌折也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句疑則得之矣專諸是也專諸吳之勇人爲闔廬刺吳王僚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專諸一舉而成闔廬爲吳王故曰吳王一成一成謂專諸能成吳王也又況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躅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論威○論舊本是論字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

卒（厚祿教卒，習大戰勝者也）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練材，材練也）

（拳勇有力之材也）離散係系（係，繫也。○系字疑衍）可以勝人之行陳整齊（行陳，五五列伍也。○五列為伍，整齊列陣也）

鋤耰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長銚，長矛也。白梃，大杖也。利兵，鋒刃之兵也，若長銚之屬）此不通乎兵者之論（通，達也）

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擇，別也），為是鬬因用惡劍則不可（言不可用也）。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為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惡卒，怯卒也）。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陳年，齊人也。皆有勇捷之力也。○云陳年即吳人，有勇，春秋之世也）

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之（能將，若孫武、吳起之比也。音將帥之將）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湯，殷主天乙也。武，周文王之子發也。齊桓，僖公之子小白也。晉文，獻公之子重耳也。吳闔廬，吳子光也）。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必死，三百二十五人為一隊也，六千人二十隊也）。○云字，御覽作二十字）

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推移、大犧，桀之多力能推移大犧之士也。○推移，大犧，皆桀之力人也。推移，推哆也。大犧，大戲也。此二人名，所謂推哆大戲者也。又桀以推哆大戲為下，此本皆云桀之力人，推哆為桀臣，推移即推哆，大犧即大戲也。○云推移大犧，有何書為據，見於何書、何籍，云參下文書者云桀之時有何據也）

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殷湯遂有天下也）。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桀為殘賊，湯為仁惠，故曰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王，殷之古之帝王也）。

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要，成也。甲子，日也。牧野，紂之郊也），而紂為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殺紂也），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武王為天子，所以明白而莊也。○狂故曲）。

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為兵首（首，始也），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禁，止也），南至石梁（石梁，在彭城也），西至酆郭（酆郭，在長安西南），北至令支（令支，在遼西）。中山亡邢，狄人滅衛（中山，狄之國也。今在中山盧奴。○亡邢，邢國也。西周公之後。中山國，在今鉅鹿。邢，故曰邢也。○邢國，姬姓，周公之子所封也。狄在今衛國也），桓公更立邢于夷儀（子云，左傳僖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更立衛于楚丘（左傳僖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中山之遷者，白狄也。狄未滅邢，狄伐邢，狄之伐衛也），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五兩之士，技人也。五乘，一兩五人也。○技，技巧之人。未知何七），銳卒千人（出五乘，乘下當有士字），先以接敵（在車日士，在步日卒），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反，覆也。鄭城曰埤），東衛之畝（使衛耕者皆東畝，以遂晉兵也），尊天子於衡雍（文公率諸侯朝天子於衡雍。衡雍，踐土之河陽也）。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陳（趾，足也），與荊戰（荊，楚也），五戰五勝，遂有郢（郢，楚都），東征至于庳廬（庳廬，國名），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中國，諸華）。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角，猶量也。精，猶銳利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教，習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為而不足專恃（專，獨也），此勝之一策也（策，謀術）。

簡選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孤獨，無助），敵孤獨則上下虛（○舊校云：虛，一作乘），民解落（解，散也）；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誹（誹，謗也），亂內作。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數，術也）。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霣墜，若鷙鳥之擊也（鷙鳥，如鷹隼之屬，擊搏也），搏攫則殪（殪，死），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

徵不可不知知審也勇則戰怯則北北走也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方道也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商湯也周武也桀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過猶絕也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鬭衆與不能鬭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多而不能以克故曰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鬭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為福也大其為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為害也亦大為實溺則死故害大用兵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鬭雖廝輿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廝役輿衆白衣之徒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羈牽誘導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為己固因敵之謀以為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窮極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能勝不能所以勝故曰不可勝夫兵貴不可勝○孫云御覽二百二十五作夫兵不貴勝而貴不可勝此脫四字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摶隱則勝闡矣闡布也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摶則勝離矣○上必摶與此摶字舊本皆作搏蓋因下文搏字而誤案摶之義專壹正與分離相反故今定作摶字諸搏攫柢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若鷹之搏雉備伏弭毛以喜敵之雉見而信之不驚憚遠飛故得禽之軍戎亦皆如此故曰所以成勝○注軍戎舊本作軍戰亂今改作戎亦戎是戰字誤

決勝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大仁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得國士也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楚人取之四馬車兩馬在中為服詩曰兩服上襄是也兩馬在邊為驂詩曰兩驂如舞是也繆公自往求之○舊本脫此句孫據李善注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所引補梁仲子云韓詩外傳十作求三日而得之淮南氾論訓作追而及之說苑復恩篇亦有自往求之句皆於語義為合此文脫無疑見楚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外傳作楚山繆公歎曰○退注御覽四百七十九又八百九十六俱作笑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為韓原之戰處一年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伐晉惠公戰於晉地之韓原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環圍扣持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甲鎧也閣之大札○孫云御覽作其甲之拈者已大半矣注拈者配闌也文有所失也說文繫傳手部已拈字亦引之此文疑已為被人竄改幷其注亦刪去盧云案拈者配闌也語不可曉疑或是拈音頓闌也下有所失也是說文語高未必引說文今後人所益又脫去說字耳楚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鬭於車下畢盡疾急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克勝也勝晉執惠公歸於秦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為君子作君正法以行德無德不報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此逸詩也為賤人作君寬寬之以寬其力故繆公人戰以勝晉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胡何也○舊本行德下有人字今從御覽刪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行德二字舊脫從御覽補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食馬肉人為繆公死戰不愛其死以報惠公是也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處虞病也○注以處為病未見所出賈誼書耳痺篇有渠如處車閭泉錦彼是人名則此亦正相類漢書人表有胥渠集處字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款扣也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止愈也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

側愊曰讙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安于簡子家臣愊然即就也謂殺胥渠面刑之也）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御覽四十九無處字梁仲子云處字屬下句上文處一年文類相似）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之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是不得利而進）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且將也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故以走爲利）則刃無與接（接交戰也）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克故得生也己負故爲死也）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敵負故我得殺敵也能殺敵故己得生也○此段正文及注宋邦乂本脫去別本皆有）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得勝則生負則敗故不可不察而知）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言能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由克敗故曰此兵之精妙矣）

愛士（○一作慎窮）

呂氏春秋卷第八

呂氏春秋卷第九　　鎭洋畢氏校本

季秋紀第九　順民　知士　審己　精通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季秋夏之九月房東方宿宋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昏虛中，旦柳中。虛北方宿齊之分野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無射陽律也竹管音與無射和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故萬物隨陽而藏無射出見也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說在孟秋 候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九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稚未能及之故於是月來過周雒也賓爵者老爵也棲宿於人堂宇之閒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大水海也傳曰爵入于海為蛤此之謂也○月令鄭注以鴻鴈來賓為句實此異 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豺獸也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於是月殺獸四圍陳之世所謂祭獸戮禽者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右个北頭室也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說在孟秋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季秋畢內故務入也 以會天地之藏，會合也 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冢宰於周禮為天官冢大宰治也主治萬事故命之也寧書五種之要具文簿也 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天子籍田千畝其所收穀也故謂之帝籍之收於倉受藏以供上帝神祇之祀故謂之神倉飭正也祇敬必正不傾邪也○案藉為穀之要文尚書大傳山海經論衡齊民要術皆有此[illegible] 是月也，霜始降，秋分後十五日寒露寒露後十五日霜降 [illegible] 則百工休。霜降天寒朱漆不堅故百工休不復作器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有司於周禮為司徒司徒主衆故命之使民入室也詩云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此之謂也 上丁，入學習吹。是月上旬丁日入學吹笙習禮樂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此之謂也○月令作命樂正入學習吹此脫三字吹籥皆誤作吹笙竽篇今據周禮刪正注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大饗上帝嘗犧牲一日先殺毛以告全故告備于天子也

○此注似有說脫案周禮大宰論祭天禮云及納亨贊王牲事鄭注觀牲辨告殺謂饗祭之晨則非先一日殺也詩信南山篇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箋云告以告純血以告殺此注告全卻告純也 舊本誤作告令今改正 合諸侯，制百縣，合會諸侯之制度車服之級各如其命數百縣畿內之縣[illegible]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則謂縣有二千五百家也○案周禮遂人[illegible]作[illegible]本五鄙說注[illegible]今改正 為來歲受朔日，來歲明年 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也秦以十月為正故於是月受來年曆日也由此言之月令為秦制也諸侯所稅輕重貢職多少之數遠者貢輕近者貢重各有所宜○盧云案若以十月為來歲而於九月始受朔日則僅就百縣言為可若遠方諸侯則有不能逮者矣據此即為秦制吾未之信注 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郊祀天廟祀祖取共事而已無有所私多少不如法制也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獀馬。五戎五兵謂刀劍矛戟矢也獀擇也為將田故言肄五兵選擇田馬取堪乘也○獀馬月令作班馬政高本獀下有一作蒐三字乃校者之辭此無故字避始皇諱而月令非不諱則月令之非秦制益明矣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旍旐，僕於周禮為正僕掌御田轄七騶於周禮當為趣馬掌良馬駕稅之任無七騶之官也田僕掌佐馬之政今獲者植於故舊旍也○旍旗旌同令者植旍載本作令獲者揚旍誤改正 輿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輿衆也衆當受田車者各以等級陳于屏外也天子外屏屏樹垣也爾雅云屏謂之樹論語曰樹塞門者也○月令無輿字又受作設 司徒搢扑，北嚮以誓之。搢插也扑所以教也插置帶間誓告其衆 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射。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其所服之飭以射禽也周禮司服章凡田冠弁服戎服垂衣也○案月令作天子方厲飾執弓挾矢以獵[illegible]戎服垂衣也亦似有誤月令[illegible]冠弁服秋冬韋弁服韋[illegible]服則所謂戎服也韋云以章為弁又以為衣裳然則垂衣乃韋衣之謂也 命主祠祭禽於四方。主祠祭祀之官也祭始設禽獸者於四方報其功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於四方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草木節解斧入山林故伐木作炭○注伐木舊作伐林亂 蟄蟲咸俯在穴，皆墐其戶。咸皆潛伏藏於穴壅塞其戶也墐讀如斤斧之斤也○穴月令作內古書往往互用 乃趣獄刑，無留有罪。陰殺殺傷故刑獄當者決之故罰無留有罪者 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

者不當者謂無功德而受祿秩也不宜者謂若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棗非禮之養故收去之也一說言所養無戚於國其先人無賢所不宜養故收斂之也○注本舊作所宜養故收斂者也脫不字故者當作之今秋正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升故嘗之先進於廟孝敬親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窒秋金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淋雨二氣相并故大水也火氣熱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鼽窒鼻不通也鼽讀曰仇怨之仇○鼽窒月令作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冬令純陰姦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邊境之人不寧也則土地見侵削爲鄰國所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暖風至民解墮也木干金故師旅並興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師旅必興月令作師興不居

季秋紀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治天下之功聖人之名也○注名字舊本作功說今改正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皆是也故上世多有之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蚩尤夷羿桀紂下至周厲幽王晉厲宋康衛懿楚靈之屬皆有滅亡故曰未之曾有也○注羿斯蒼夷羿也未知高氏有所本作字誤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說其仁與義也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要約置也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正治也天大旱五年不收穀不熟無所收○梁仲子云論衡感虛篇書傳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知此言五年亦非誤李善注文選應休璉與廣川長書亦作五年湯乃以身禱於桑林禱求也桑林桑山之林能興雲作雨也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不敏不材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上帝天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穀者民命也旱不收故曰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鄽其手○李善注引此亦作鄽音鄽後轢通篇刃若新鄭研注鄽砥也竊意鄽若作歷音則似當從磿得聲善又注劉孝標辯命論引此竟作磿字恐是磿字之誤從邑本無義戰國燕策注故鼎反乎磿室磿室猶楚辭招魂之所謂砥室王逸注砥石名也引詩其平如砥誘之注非取此義乎而音又同故余以磿字嘗是孫侍御主辯命論注作磿與刃若新磿較合但不讀鄽耳蜀志祭正傳注引作擾其手論衡又作夏其手以身爲犧牲○蜀志注引作自以爲犧牲文選注及御覽二百七十二皆同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也達通化變傳至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雅正遜順也紂冤枉文王而傳僾之文王正順諸侯之禮不失其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貢賦貢也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紂嘗以燭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人墮火而死觀之以爲娛樂故名爲炮烙之刑○案炮烙當作炮格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漢書作炮格乃今本亦作炮臺改作炮烙矣此注云作銅烙乃顏是銅格之誤格是度格亦作度閣小司馬索隱於史記殷本紀引鄒誕生云一音閣又楊倞注荀子議兵篇音古責反此二音皆是格非烙烙乃燒灼安得言銅烙且使罪人行其上乎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據列女傳云膏銅柱則與康成所言要亦不大相遠耳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爲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賢猶多也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會稽之恥恥辱也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必死戰以報吳欲以滅會稽恥也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舊本甘厚二字倒今據李善注文選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乙正目不視靡曼靡曼好色耳不聽鐘鼓不欲聞音樂三年苦身勞力焦脣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欲得其徼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不敢獨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投醪同味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珍異衣禁襲襲重色禁二二青黃也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漬亦病也公羊傳曰太漬者大病也○案公羊莊二十年經齊大災傳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瘠亦作漬鄭注曲禮引之此似所見本異高注不貫公羊亦引公羊大書者何大漬也又不同或舊字後人所安改困窮顏色愁悴不贍者必身自食之贍猶足也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屬會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徼求衷善下字疑衍○今吳越之

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僨（僨僵也）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傷敗）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不能以之害吳）則孤將棄國家釋羣臣服劍臂刃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而臣事之（服帶臂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爭決）（旦朝）孤雖知要領不屬（屬連）首足異處四枝布裂為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將出必死以伐吳也）於是異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夫差吳王闔廬之子相吳臣也）殘吳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越王先順民心二年故能滅吳立霸功也）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齊莊子齊臣也和子齊田常之孫田和也後為齊侯因曰和子也猛虎言越王武勇多力不可伐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言越王衰老不能復致力句踐也故曰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鴞子（鴞子齊相）鴞子曰已死矣以為生（以為生民所說）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審定也定民心所繫而舉大事以攻伐也）

順民

三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相馬工也）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成良馬）譬之若枹之與鼓（枹待鼓擊鼓待枹乃發聲也良馬亦然）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猶賢者能之也）（○御覽八百九十大待作行也作乎）靜郭君善劑貌辨（靜郭君田嬰也齊威王之子孟嘗君田文之父也○古今人表作昆辯諸書劑貌辨或作昆辯是○案戰國策作齊貌辨元和姓纂）劑貌辨之為人也（有昆辯見今本戰國策後人各依之文可也）多訾（訾病也○戰國策作疵高誘注云疵病失也）門人弗說（門人郭君門下不）士尉以証靜郭君（証諫也○証舊作誑案此同莊說文証諫告作不同）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士尉叔言靜郭君使騶諫而止其去）靜郭君大怒曰剗而類（剗滅）（而汝也）揆吾家苟可以傔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傔足也）（度吾家誠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傔國策作慊）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以上舍甲第館貌辨也御侍也日暮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威王之子）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交接也不善於宣王所大）（善也）辭而之薛與劑貌辨俱（俱偕）留無幾何（留於薛）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甚猶深）公往必得死焉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止禁也）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懷）劑貌辨見（句）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答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徒見愛耳言不見從也）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頤涿視若是者倍反（頤涿不仁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其於涿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字書無頤字莊訓頤涿為不仁之人不知何據策作過頤豕視劉辰翁曰過頤頤命俗所謂耳後見腮國）（家視面相法所謂下邪偷視）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幼少也衛姬靜郭君之令所生子也更立校師為太子名也威王之子○校師國策作郊師）（作郊師）靜郭君泫而曰（泫泣○案舊校云泫一作泣國策作泣）不可吾弗忍為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也（言靜郭君聽此辨之言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以倍地易薛之求）（少辨勸之可也）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先王威王也後王宣王也見惡於其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也（不二）（見）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少小也一猶乃也故不如此也）客肯為寡人少來靜郭君乎（言可猶也）劑貌辨答曰敬諾（諾順）靜郭君來

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illegible]）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illegible]）十日謝病彊辭，三日而聽。（[illegible]）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知人，謂知劑貌辨也。）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爲阻。（阻，止。）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外，棄其生命，樂解人之患，赴人之難，不辭難也。○案國策作外生樂患趣難者也。[illegible]）

知士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故，事。）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同，其卒必困。（當，合也；同，等也。[illegible]）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走，歸。）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以，用。）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所得者小，不欲夭物，故釋之也。）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列子，賢人體道者，請問其射所以中於關尹喜。關尹喜，師老子也。）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荅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illegible]）退而習之三年，又請。（習，學也。又復請問於關尹子。）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知射能中，自心平體正，然後能中，求諸己不求諸人，故曰知之。）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守，求諸己不求諸人，勿失也。）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求諸己則存，求諸人則亡。）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爲非。（反，還也；以爲非岑鼎，故還也。）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爲是，請因受之。」（齊侯使人告魯君，言柳下季以爲是岑鼎，請因受之也。[illegible]數之而信柳下季。）魯君請於柳下季。（欲令柳下季證之爲岑鼎。）柳下季荅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猶言以其所欲，以岑鼎爲賂。○新序節士篇[illegible]）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亦有信國以此爲國也。）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illegible]）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illegible]）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illegible]）

齊湣王亡居於衛，（[illegible]奔衛出）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illegible]）公玉丹荅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湣王不自知其[illegible]）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illegible]）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illegible]）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illegible]）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illegible]）

審己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illegible]）

慈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案淮南氾論訓相戲以刃[illegible]太祖軵其[illegible]注[illegible]軵讀[illegible]茸也) 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illegible]) 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illegible]) (而望之不違坐也，其精誠能通洞於民，使之然也。) 夫賊害於人，人亦然。([illegible]) (故人亦延頸舉踵[illegible]而去之，子人違安坐也，故曰人亦然。) 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攻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慘戚不樂。) 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illegible]) ([illegible]) 德也者，萬民之宰也。(宰，主也。) 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illegible]) 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illegible]) 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illegible]) 聖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illegible]) 養由基射光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光也。([illegible]) 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illegible]) 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劘研，([illegible]) 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illegible]) 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illegible]) 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御覽五百七十一自作見) 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注○李善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注引「一體而兩分」作「一體而分形」) 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感，動。) 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注神) 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精通

呂氏春秋卷第九

呂氏春秋卷第十　　鎮洋畢氏校本

孟冬紀第十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孟冬夏之十月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
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宿齊之分野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壬癸壬癸水日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
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官也少皞氏之子曰循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〇注高
陽氏舊本作湯氏誤今改正又循左傳作脩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
也羽水也位在北方〇注漫胡曼胡音義同皮漫胡謂皮長面下垂亦似閉固之象律中應鐘
其數六應鐘陰律也竹管音與應鐘和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藏故曰律中應鐘其數六
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曰數六也其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之若有
若無者為朽也其祀行祭先腎行門內地也冬守在內故祀之行或作井水給人冬水王
故祀之也祭祀之內先進腎屬水自用其藏也〇案淮南時則訓作祀井水始冰地始凍
秋分後三十日霜降後十五日立冬水冰地凍也故曰始也雉入大水為蜃虹藏
不見蜃蛤也大水淮也傳曰雉入于淮為蜃虹陰陽交氣也是月陰壯故藏不見天子居
玄堂左个玄堂北向堂也左个西頭室也乘玄輅駕鐵驪玄輅黑輅鐵驪亦黑
象北方也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玄黑順水色食黍與彘彘水屬也
其器宏以弇宏大弇深象冬閉藏也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
日太史謁之天子秋分四十六日而立冬故多在是月也謁告也曰某日立
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盛德在水王北方也立冬之日天子親
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六里之郊還乃賞死事
恤孤寡先人有死王事以安社稷者賞其子孫有孤寡者矜恤之是月也命太卜
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
兆又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龜曰兆筮曰卦故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以知吉
凶〇月令作命太史釁龜筴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掩
蔽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必察知之則行其罪罰無敢隱匿者〇月令作是察阿黨則罪無有

揜舊古本月令是下有月也二字宋本正[illegible]亦有是月字是月也天子始裘[illegible]
先也裘[illegible]者故先服之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
不通閉而成冬天地閉冰霜塞成冬也〇月令閉下有塞字命百官謹蓋
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坿城郭坿益也令高固也〇坿月
令作坏戒門閭修楗閉慎關籥固封璽璽讀曰巷街之徙門閭里門閭
籥固堅璽印封也〇月令楗作鍵關作管璽作疆鄭注云今月令疆或作璽備邊境完要
塞謹關梁塞蹊徑要塞所以固國也關梁所以通塗也塞蹊徑為其敗田飭喪
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紀數也正二十五月之服數遠送衣裳棺槨尊者厚
卑者薄各有等差故别之審慎也〇注正二十五月之服數舉重者則其餘皆正可知也之服數舊作服
之數今案文義乙正營丘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
級營度也丘壟冢也度其制度貴者高大賤者卑小故曰等級也是月也工師效
功陳祭器按度程程法也〇月令工飭上有命字無或作為淫巧以
蕩上心蕩動也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物器也勒
銘工姓名著於器使不得詐巧故曰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
情不當不功致也故行其罪以窮誠其詐巧之情〇月令工作功是月也大飲蒸天
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是月農功畢矣天子諸侯與其羣臣大飲酒班當列也蒸烝賓
饗無節折祈禱蒸也祈求也求來年於天宗之神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
載非春不勸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〇注班當列卯周禮之正當位也
舊本倒作列當誤又禮解亦缺禮字又求來年於天宗之神倒作之神於天宗今皆改正大割祠
于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大割殺牲
也祠于公社國社后土也生為上公死祀為貴神也先祠公社乃及門閭先祖先公後私之義也五祀木
正句芒其祀戶火正祝融其祀竈土正后土其祀中霤后土為社金正蓐收其祀門水正玄冥其祀井故
曰五祀社為土官稷為木官俱在五祀中以其功大故别書社稷耳是月農夫空閒故勞犒休息之不殺
使也〇舊本大割下有牲字月令無案注亦與月令同今刪饗月令作臘舊本先祖作禱祖亦據月令及
本注改正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肄習也角牆試是月
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官也賦也賦稅也長無

或敢侵削衆庶兆民（創刻也天子曰兆民兆大數也）以為天子取怨于下（稅斂重則民怨故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此為天子取怨于下若故行其罪罰無赦貸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春陽散越故凍不密地氣發泄使民流亡象陽布散○發泄月令作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冬法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之風陽氣炎溫故盛冬不寒蟄伏之蟲復出也於洪範五行豫恆燠若之徵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秋金氣干水不當霜而霜不當雪而雪故曰不時小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土地也於洪範五行急恆寒若之徵也）

孟冬紀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續漢書禮儀志下注引此文以物害生不以物害死兩句皆有物字）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決知）凡生於天地之閒其必有死所不免也（莊子曰生寄也死歸也故曰所不免）孝子之重其親也（重猶愛心不能忘也○續志注慈作若以下文觀之慈字是）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言情不忍棄之溝壑故有葬送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重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慮計也）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無有可利若楊王孫倮葬人不發掘不見動搖謂之重閉也）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貍抇之（抇讀曰掘）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貍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也）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貍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得謂葬之情世○舊校云避一作當下同）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慮計也以厚葬奢侈棺槨大好為葬者避發掘之計也故曰非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榮譽也）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故事）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重尊怠懈）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其欲厚葬也厚葬必見發掘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言不安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盩古抽字）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無聞謂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醜恥）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盧云疑此下當有世字蓋言聖人在上治平之世行貪利甚於冒禁者況於四海鼎沸之日且又誰為禁之哉）國彌大（彌猶益也）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含珠口實也鱗施施玉於死者之體如魚鱗也）夫玩好貨寶鍾鼎壺濫（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濫取其冷也○梁仲子云壺濫劉本作壺鑑注同案集韻濫胡暫切周禮春始治鑑或盛冰亦作鑑戰故左傳襄九年正義引周禮作濫盧云案呂子節喪篇云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筵壺濫戈劍羽毛齒革寢而埋之凡所見蓋亦器名注似既誤慎勢篇作壺鑑云功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鑑）舉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其字衍）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諸養生之具無不從送也以送死人）題湊之室（室槨藏也題湊複木○案漢書霍光傳便房黃腸題湊注引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棺椁數襲（襲重）積石積炭以環其外（石以其堅炭以禦溼環繞也○案積炭非但禦溼亦使樹木之根不穿入也）姦人聞之傳以相告（告語也○傳續志注作轉）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不能止其發掘）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言寶賂不渝變）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

行喪載之以大輴（大輴車也）羽旄旌旗如雲僂翣以督之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喪車有羽旄旌旗之飾有實氣之畫僂蓋也翣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扇翣於禮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也○案禮記檀弓下云飾敘義設翣爲使人勿惡也注云蔞翣棺之牆飾也此作僂或音同可借用此飾字義皆是飾）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紼引棺索也從葬者皆執紼）以軍制立之然後可（制法）以此觀世（觀世猶示人世也）則美矣侈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於死八下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舊校云一作身）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節喪

三曰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木叢生曰林也○續志注山下有陵字林下有藏若字下）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賓階作階也爲部邑之制）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瞚也（詩言瞬川人拃陸計瞚也一曰瞚者謂人臥始覺也○謨室一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文賦引作宗世猶辯）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久之續志注作久者）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慮謀也）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扣（扣發也）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謂扣墓而得爵故乘車食肉世世傳也）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惑悖也）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續志注作而爲之哉庭以自表此何異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續志注作韓魏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上猶前也不可勝數言國多也○者字續志無）是故大墓無不扣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續志注世作猶）君之不令民（令善）

（○續志注句上有今夫二字）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甂者而逐之（以釜甂食之人皆欲討逐之○甂舊爲旁作几字書無致甂亭林引作甂注云甂同今從之史記蔡澤傳奪釜鬲於塗）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肎官人事（既憚耕稼又不肎居官循治事也○注循治疑當作脩治人）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所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窮極屈盡）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有人自關中來者言近人掘墓率於古貴人冢旁相距數百步外觀屋以呈人即於屋中穿地道以達於葬所故僅其外觀之未見有發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詐數知今人之巧古已先有爲之者小人之求利無所不至矣無古今之異也）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呂於是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此之謂也）堯葬於穀林通樹之（通林以爲樹也傳曰堯葬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堯葬成陽水經注言之甚晰又案劉向云葬濟陰丘壟山述征記在小成陽南九里通典曹州界有堯冢之所蔣其說皆非羅泌路史注以墨子云堯葬蛩山之陰王先云葬冀州山海經云葬狄山或云葬崇山皆妄之其）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於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墨子云舜葬南己之市御覽五百五十五作南紀引尸子作南己案路史注云紀即冀故紀后爲冀后今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冀子國也漆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記[illegible]梧皇覽[illegible]在零陵營浦縣尤失之梁伯子云困學紀聞五引韓氏言蒼梧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亦非[illegible]詩云孝州梧山即山海經之[illegible]州無舜葬於[illegible]）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illegible]無[illegible]興下擾民會[illegible]會稽山陰縣南）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費財也）非惡其勞也（惡猶患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舊校云一作）則

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凡謂愛死人者之衆多厚葬之知所以愛之者寡言能儉葬者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冢扣東冢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冢扣發也冢在城東因謂之東冢齊未亡而莊公冢扣莊公名購僖公之父以葬厚冢見發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使見發掘之謂○續志注作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詩小雅小旻之卒章也無兵搏虎曰暴無舟渡河曰馮喻小人而爲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方此是非未定而喜怒鬬爭反爲用矣吾不非鬬不非爭非猶罪也而非所以鬬非所以爭故凡鬬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鬬爭此惑之大者也○故反以相非以下似不二墓之文謀脫於此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桓子斯在喪位孔子弔之入門而左行故曰從客位也主人以璵璠收斂者也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上堂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璵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用之孔子以平子逐昭公出之其行惡不當以璵璠斂而反用之肆行非度人又利之必見發掘故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孔子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言不欲違禮亦不欲人之失禮故歷級也

安死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之子莊王之令尹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利之地○爲字衍後漢書郭丹傳注引此無楚越之閒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人不利之○列子說符篇淮南人閒訓皆作寢邱無之字史記滑稽傳正義引此同而名甚惡惡謂丘名也○史記正義引作而前有指谷後有戾邱其名惡可長有也此見淮南注此注自明寢邱名惡非有餘文荊人畏鬼而越人信禨言荊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禨祥此地名丘長惡之名甚不利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唯獨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後漢書作其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衆人利利孫叔敖病利故曰所以異於俗也

五員亡荊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登升也太行山名處則未聞多知鄭間所以自寬也○案高氏注淮南地形訓云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是也此何以云處則未聞此山今在河南輝縣西北與山西澤州相鄰也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舉猶謀也俗主不肖凡君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欲令之吳也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荊至江上欲涉涉渡見一丈人丈人長老稱也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絕過問其名族族姓則不肯告丈人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舊校云予一作獻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獻上也丈人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檐○檐與儋古通用今作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執圭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爲侯也萬檐萬石也金千鎰二十兩爲一鎰不取子胥以受賞也故曰我何以欲予之千金劍爲○舊校云猶一作尚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舊校云何一作曷梁伯子云此江上丈人僞言也因擔知必五員故作此言以拒之耳五員過於吳過猶至也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何不有爲言無不爲也江上丈人無以爲矣無以爲乃大有於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爲也○案注當云乃大有爲於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爲爲也脫兩爲字

而無以爲之名不可得而聞，聞，知也。身不可得而見。求之江上不能得也。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司城，官名。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小兒。兒子必取摶黍矣；以龢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龢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觕，其所取彌觕。精，微妙也。觕，麤疏也。

異寶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原，本。故國廣巨，兵彊富，○舊校云：一作充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置，設。其祝曰：從天墜者，墜，隕也。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孰，誰也。湯收其三面，○舊校云：收一作放。孫云：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揚子雲羽獵賦引此收並作拔，舊校當是一作拔。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紓，緩。○賈誼書諭誠篇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舊本蝥作蟄，誤。紓疑與杼通，注訓爲緩，非是。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四十國歸之。○梁仲子云：李善注東京賦作三十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徒，猶但也。周文王使人抇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也與邪古通用。御覽八十四作邪。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髊骨，骨有肉曰髊，無曰枯。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喻，說；說民意也。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材，用也。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孫云：御覽七百十，公作父，下無父字。搏杖作持杖，杙步而倍之作杖步而倚之。廣韻杖字下引云：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柱杖而問其兄弟，曳杖而問其妻子，尊卑之差也。蓋約此文。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禮，射中飲不中，故所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爲務也。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飴，餳。侍，亦養也。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楗也。跖，盜跖；企足，莊蹻也。皆大盜人名也。以飴取人楗牡，關人府藏，竊人財物者也。○案淮南說林訓：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注：牡，門戶籥牡。此云楗，即牡也。黏牡使之無聲，又開之滑易也。

異用

呂氏春秋卷第十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鎮洋畢氏校本

仲冬紀第十一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仲冬夏之十一月斗北方宿吳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案淮南天文訓斗屬越昏東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軫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說在孟冬律中黃鐘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萌聚於黃泉之下故曰黃鐘也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冰益壯地始坼凍裂也鶡鴠不鳴虎始交鶡鴠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也虎乃陽中之陰也陰氣盛以類發也○鶡鴠月令古本作曷旦今本作鶡旦淮南作鳱鴠天子居玄堂太廟太廟中央室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說在孟冬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眾以固而閉有司於周禮為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地圖與民人之數故命之也發蓋藏起大眾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房所以閉藏也○呂泄古本月令注今本作沮泄釋文不為沮音注隨字無解然則沮字非也音律為泄字陽氣泄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發泄陽氣故蟄伏者死民疾以喪亡也命之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閒無所事作故命之曰暢月也是月也命閹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閹宮官尹正也於周禮為宮人掌王之六寢故命之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皆所以助陰氣也○門閭蔡邕月令說作閨闈一云闔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門宮中之門曰闈闈尹六職也閭里門非閹尹所主知當作闈見月令問答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淫則禁之尊卑者也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大酋主酒官也酋醞米麴使之化熟故謂之酋於周禮為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度授酒材辨五齊之名秫與稻必得其齊麴與蘗必得其時則酒善也○注酋醞米麴及故謂之酋兩酋字舊本皆作酒就又麴與蘗必得其時舊無與字案上云秫與稻則此亦當相配且與下注數六物相合也又舊本疊得其時三字案亦衍文今去之湛饎

必潔水泉必香湛漬也饎炊也香美也炊必清潔水泉善則酒美也湛讀瀋釜之瀋饎讀熾火之熾也○瀋釜未詳陸德明音子廉反異於高讀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六物秫稻麴蘗水火也大酋監之皆得其齊故無有差忒也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皆有功於人故祈祀之也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詰誅也山林藪澤無水曰藪有水曰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草實曰疏食野虞掌山澤之官也故教導之也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以罰之也是月也日短至冬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水上刻五十五故曰日短至在牽牛一度也陰陽爭諸生蕩陰氣在上微陽動升故曰爭諸伏當生者皆動搖也○案鄭注月令云蕩謂物動將萌牙君子齋戒處必弇句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弇深邃也寧靜也聲五聲也色五色也屏去之崇寂靜也陰陽方爭嗜慾咸禁絕之所以安形性也○處必弇以其所居言之今月令作處必掩身蓋與仲夏文相涉而更誤矣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定猶成也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芸蒿菜名也荔馬荔挺生出也蚯蚓蟲也結紆也麋角解墮水泉動皆應微陽氣也○鄭注月令云荔挺馬薤也與此異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竹木調韌又斧斤入山林之時也故伐取之也○案周禮地官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注云堅濡調此注謂意正同又韌與韌刃忍古皆通用有取柔韌者此則取其堅韌也注本乃改作調則非是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闕門闕也於周禮為象魏門閭皆塗塞使堅牢也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夏火炎上故其國旱也清濁相干氣霧冥冥也陽氣發泄故雷動聲也○氣霧月令作氛霧此疑誤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水之母也冬節白露故雨汁也金用事以干水故瓜瓠不成有大兵來伐之也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癘春木氣木生蟲故蟲螟為敗食穀心曰螟陽氣炕爍故水泉減竭也水木相干氣不和故民多疾癘也○月令減作咸古通用左傳咸黜不端正義云諸本或作減又不

（爲宋謝王叢注一家傳云左傳作臧梁仲子云孝經音　拼減有胡斬切一音猜也史記宋國司馬相如傳上　減五下登三事昭說作　臧又疾瘡月令作疥瘡）

仲冬紀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逆也）非賢主其孰能聽之（聽受也）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說忠言不肖主反之春秋傳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之尤者乎故曰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日致爲暴劫之居下也孟子曰惡濕而居下故曰惡之何益也）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美成也）人時灌之則惡之（惡其灌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也伐其根者也）荊莊哀王獵於雲夢（荊莊哀王考烈王之子在春秋後雲夢楚澤也在南郡華容也○此楚莊王也不當有哀字說也　說苑立節篇猶宮齒事御覽八百九十皆作楚莊王是襄王子也成有作莊襄王者亦謂楚）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隨兕惡獸名也申公子培楚邑宰也楚僭稱王邑宰稱公　猶公也以殺隨兕者之凶故劫奪之代王受殃也○隨兕說苑作科雉）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下陵其上謂之暴誅之誅子培也）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爲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子培之賢百倍於人必有所爲故也故曰願王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爲代王殺兕故死也）荊興師戰於兩棠（兩棠地名也）大勝晉（晉敗魁大勝）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於王車下奪王隨兕所以代王死之兄有是功○書本人之有功也於八字又軍旅下衍日今據御覽補寶字）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忠猶愛也持猶得也忠愛君上犯奪隨兕是代君王受死亡之殃使君王得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故記古書也比三月必死故曰不出也）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爭王之不與王也故奪隨兕而）故伏其罪而死（罪奪王之罪也）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平府府名也）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賞子培之弟也）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美也）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爲勸人不知不爲沮（勸進也沮止也）行無高乎此矣

齊王疾痏（齊王湣王也宣王之子痏病也○周禮天官疾醫注云春時有痟首疾首痏謂頭痛也○梁仲子云案注痟首二字下脫一字未知所據盧文弨之首有痟疾之字）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宋之良醫也○作文摯又引作病痟）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已猶愈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怒王之○盧云御覽七百四十一作非怒則疾不可治）則疾不可治（○盧云御覽作非怒則王疾不可治下云文摯之文摯則不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幸哀也）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爲王治也）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三期三不如也）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屨以怒王也）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王欲令文摯言王甚怒不與文摯言也）疾乃遂已（已愈也除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變動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賢君賞忠故曰易也亂主殺之故曰難也）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獲得也）爲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爲太子故行其所難之事死之以成孝敬之義也○此事始安難之而已）

至忠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議平也平之不可污辱者士之大者也）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虞度也）雖名

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挺猶動也）誠辱則無為樂生（言誠可欲生辱則無用生為故曰無為樂生也○注欲字衍）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汙矣將衆則必不撓北矣（北走也）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出猶去也去生必死也徇衛也○注衛也疑從之誤見下注）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言得之難）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其患者當其難得也雖得其難必死故曰有不智也○若此）士者得之固難幸而得之矣又患在於人主不能知之所以衆人遇之也注疑失本意有與又同智讀曰知墨子書皆如是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闔閭光也）吳王患（慶忌父僚闔閭殺而代其位慶忌者僚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捷疾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惡安也）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吳王僞加要離罪燒其妻子揚其灰○孫云李善注文選鄒陽獄中上書作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左氏哀廿年傳云慶忌適楚此與吳越春秋皆云在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涉渡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孫云李善注文選鄒陽獄中書捽之作捽而浮則作浮出）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活而汝）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便猶成也）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此文能案吳越春秋為新君面殺故君之子棄義也）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特猶直也）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果然也）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以取吳國之貴富也）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懿公衛惠公之子赤也使聘於魯）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閔二年傳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此之謂也）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左傳韓詩外傳七並作熒澤當從之）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襮表也納公之肝於其腹中故曰臣請為襮者也）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出去也去生就死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忠廉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四者辨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吳干將利劍也狂而操之必殺害人故曰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辨者為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為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大盜之人徒其弟子）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關閉也）中藏聖也（以外知內此聖）

於聖也○案妄意關內於文已足不當復有中藏字淮南讀應劭作意而中藏者聖也疑後人以淮南之文旁注關內下後遂誤入正文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無有成大盜者備說非六王五伯備具也說道也非者譏呵其闕也六王謂堯舜禹湯文武也五伯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繆也以為堯有不慈之名不以天下與其子丹朱而反禪舜故曰有不慈之名也舜有不孝之行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堯妻舜舜遂不告而娶故曰有不孝之行也禹有淫湎之意禹甘旨酒而飲之故曰有淫湎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成湯放桀於南巢周武殺紂於宣室故曰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五伯爭國皆以相殺以大兼小故曰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世譽大王之聖五伯之賢而人諱其放殺暴亂之謀論語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或也此之謂也○注引論語殊不切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毆其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毆音歐辨也辨說大王五伯之闕而欲見毆其頭又辨如此不若無辨也○毆舊本作毆注音毆作音毆又一本作音毆並說段云說文毆擊頭也口卓切錢詹事云毆不成字當為毆之譌說文毆从上擊下也孫氏說同盧案廣韻毆毆並苦角切是其音正同也今俱改正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謁告也上君也語曰葉公告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之謂也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言淫刑以逞誰能免之故曰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失信而證父故曰不若無信也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觴爵也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革更也於是具染而已染豉醬也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傳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勇而相噬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注

近甚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少小也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置立也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太子所以繼世德化下也法當以法紂為淫虐以亂天下故曰不若無法也○注法當以注句有脫誤其意蓋謂立長建善不當徒法也

當務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長遠也短近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昔也後來也古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荊文王曰莧譆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文王武王之子也犯我使從義也違我使入禮也○莧譆說苑君遣莧作莞譆新序一說作莞蘇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與之居不安之也曠察之使我從義入禮則不得不危亡焉○案曠猶久也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非非也於是爵之五大夫爵莧譆為五大夫也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意志也先意承志所謂從而不違也傳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與處則安者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也故曰而不穀喪喪也○注疾疹左傳作疾疢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書傳七年傳曰初申侯之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必不免我死汝速行毋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此之謂也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為其所欲阿從也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知猶為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於上世也上猶前也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平公悼公之子彪孫也

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太公望炎帝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錫姓為姜氏曰有呂故曰呂望遭紂之亂聞西伯善養老者遂奔於周釣於渭濱文王出田而見之曰吾望公之久矣乃載與俱歸號為太公望使為太傅文王霸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傳曰齊大岳之胄○注吾望公之久矣史記齊世家作吾太公望子久矣宋書符瑞志太公望本名呂尚文王至磻谿之水尚釣于匪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荅曰望釣得玉璜云云蓋本尚書緯帝命驗之文梁仲子云注蓋引左氏莊廿二年傳姜太嶽之後也而偶涉隱十一年之文周公旦封於魯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武王崩成王幼少代攝政七年致太平成王封之於魯也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親親上恩恩多則威武不行威武不行故削弱也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尊賢敬德故能霸也上功則臣權重故能奪君國也田成子恆殺簡公適二十四世也魯公以削至於覲存覲裁也三十四世而亡自魯公伯禽至頃公三十四世為楚考烈王所滅適三十四世也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吳起衛人為魏將善用兵故能治西河之外謂北邊也武侯文侯之子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岸門邑名○案史記魏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止車而望西河○後觀表幕止車而下有休宇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躧釋棄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抿泣而應之曰子不識識知也○抿與抆同觀表篇作雪泣拭也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盡力為之可以致君於王也今君聽讒人之議讒人王錯也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秦將取之不復久也魏失西河故從此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閒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畢盡也由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惠王武侯之子○座舊作痤與魏策同據御覽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三十二兩引皆作座與史記商君傳合今從之曰公叔之病甚矣○舊本作公叔之疾嗟疾甚矣案御覽兩引皆作公叔之病甚矣今據改正將柰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御庶子官也鞅衛之公孫也故曰公孫鞅或曰衛鞅言其智計足以相社稷能使用而使也為不能聽○為御覽作若勿使出境言不能用鞅者必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之也故曰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出王視公叔疾而出也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孫鞅西游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疆魏果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為悖悖者不自知為悖故謂不悖者為悖

長見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季冬紀第十二　士節　介立　誠廉　不侵　序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也○此書婺舊並作務案說文從敄今並改正 昏婁中旦氐中 婁西方宿魯之分野氐東方宿韓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案淮南天文訓氐屬宋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大呂陰律也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生於黃泉未能達見呂以旅所以旅陰即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也○注所以旅陰旅舊本旅下有陽字衍今刪去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鴈北鄉鵲始巢 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漠也鵲陽鳥順陽而動是月始爲巢也 雉雊雞乳 ○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雞乳卵也舊本作乳雉雊缺今案注當與月令文同今改正 天子居玄堂右个 玄堂北向堂右个東頭室也 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大儺逐盡陰氣爲陽導也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鬼此之謂也旁磔犬羊於四方以攘其畢冬之氣也出土牛令之鄉縣得立春節出勸耕土牛於東門外是也○注其畢冬之氣也其字衍又令之鄉縣舊是今之縣案續漢禮儀志亦於季冬出土牛此云立春節說又異也 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 征猶飛也厲高也言是月羣鳥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禹稷之屬也天曰神地曰祇是月歲終報功報祀與諸神畢祀之也○月令無行字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 漁讀如論語之語是月也將捕魚故命其長也天子自行也 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 復亦盛也復或作腹重也○月令作水澤腹堅舊本於此下又有一堅字乃後人以月令之文益之今刪去 命取冰冰已入 入宮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此之謂也 令告民出五種 出之於窖簡擇之也 命司農計耦耕事 計會也耦合也○月令作命農無司字 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周禮籥章仲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仲秋夜迎寒亦如之舉春秋省文也則冬夏可知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 四監者周天子畿方千里之內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一大夫監之故命四監使收秩薪柴也燎者積聚柴薪置璧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煙氣故曰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也○寢廟月令作郊廟案注所云燔柴之禮是郊也下文寢廟始注云祖廟則此處正文亦以本與月令同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 次宿也是月日躔於牽牛故曰日窮于次也月與日相合爲紀月終紀光盡而復生曰朔故曰月窮于紀日有常行行於中道五星隨之故曰星迴于天也一紀數十二次窮於牽牛故曰窮于次也紀道也月窮于故宿故曰窮于紀星迴于天謂二十八宿更見于南方是月運于牽牛故曰星迴于天也 數將幾終歲將更始 夏以十三月爲正夏數得天言天時者皆從夏正也故於是月十二月之數近終歲將更始於正月也 專於農民無有所使 農事將起於農民無所徭使役也 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飭讀曰勅勅正國法論時令所宜者而行之○月令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多公字共字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 次列也諸侯異姓之者太史乃次其列位國之大小賦其犧牲也 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 皇天上帝五帝也社后土之神謂句龍也稷田官之神謂烈山氏子柱與周棄也享祀也 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 寢廟祖廟也親同姓故使供之也牛羊曰芻犬豕曰豢 令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 宰於周禮爲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八法以御其眾故命之也○今月令作命宰正義云宰小宰鄭注云歷猶次也此注以宰連文似誤或歷字衍掌字舊本脫今補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 咸皆也獻致也 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行之是令 是令行是令也終一歲十二月終也三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也二十日爲二旬後一旬在新月故曰三旬二日 此謂一終三旬二日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 金氣白故白露蚤降介甲之蟲爲妖災也金爲兵革故四境之民入城郭以自保守也○四鄙月令作四鄙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 季冬大寒而行

（春溫仁之令氣不和調故胎養夭傷國多逆氣之由故命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火氣炎陽又多霖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火氣溫干時之徵也）

季冬紀

二曰：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理義也殺身成義何難之避也）臨患忘利，（道而用之）遺生行義，（推義所在不必生也故曰遺生也）視死如歸。（易也）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以其義高任大一國之君不能得友天子不能得臣也堯不能屈許由周不能得伯夷漢高不能致四皓此之類也）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定天下舜禹周秦是也定一國蘧伯玉段干木是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務勉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得賢而任之故佚於治事也）

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萉屨，（○舊本作屨屨）（校云一作萉屨今據本節篇定作萉屨）以養其母，猶不足，（猶尚也）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於不義之利不苟且而取也當義能死故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文分字衍說苑復恩篇無）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齊君，（有閒無幾閒也）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辭者別也）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適之也）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奔走也）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行去也）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舊本作嘗訛今從說苑改正嘗彼作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伉敵也）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馹傳車也郊境也○馹各本參作驛李本作馹案文十六年左氏傳楚子乘馹杜注馹傳車也與此合今從之）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自謂遇北郭騷不得其人爲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爲其殺身以爲己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也○舊本正文嬰之亡上有晏字衍今據注刪去）

士節

三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文公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異母弟也遭驪姬之亂太子申生見殺重耳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於諸國也）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舊校云窮一作貧）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能以貧賤有人也）不能其易，（不能以富貴有人也）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力能霸德不能王也）晉文公反國，（○舊校云一作反入）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丞佐也輔相也龍君也以喻文公五蛇以喻趙衰狐偃賈佗魏犨介子推也）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露雨膏澤）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案傳載介子推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安有自爲詩而懸於公門之辭說苑復恩篇以爲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說尚可通歌辭與此及史記晉世家新序節士篇所載各不同梁仲子云橋死疑是橋死御覽九百二十九無橋字）文公聞之曰：「譆！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百萬畝也）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簦，（○舊本簦誤從艸又生登二字亦與高注不似）音問焉曰：「請

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脣乾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梁仲子云列子說符篇亦作爰旌目後漢書傳作旌書莊云一作爰精目并引列子亦作旌目又新序節士篇作袁旌目說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昔者齊饑黔敖為食於路有人戴其屨蒙袂而來黔敖呼之曰嗟來食揚其目而應之曰吾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黔敖謝而辭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以為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一介相似旌目其類也○舊本面來禮記檀弓下作貿貿然來鄭人之下𢋈也，𢋈邑名也義則未聞○奧志伊字案補云論音未聞一本作𢋈梁仲子云說文婚補文作𢋈略相似古音附錄以𢋈寄作者云古昏字未拜盧云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改號曰鄭此昏疑卯漢志𢋈留鄭之東昏縣正鄭地鄭人下昏或卯說韓誠鄭一事觀下云韓荊趙更可見鄭人之卯韓夫莊蹻之暴郢也，莊蹻楚威王之大盜郢楚都○梁伯子云商子弱民篇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四禮史記禮書並有莊蹻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在楚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蹻為盜於境內以為在莊王時而高氏以為楚威王時則又在前未知何據若史漢則以蹻為莊王苗裔在楚威王之世而杜氏通典邊防三馬氏通考南蠻二辨其誤以苑史辨在頃襄王時為定獨困學紀聞考史據韓非漢書以將軍莊蹻與盜名氏相同是二人此未敢循盧云案後漢書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豪伐夜郎因留王滇池杜氏言卯莊蹻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楚威王遣將軍莊蹻伐夜郎蹻之會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此本非楚之境內地今此言暴郢韓非言為盜於境內荀子言莊蹻起楚分為三四皆與言將軍事不合荀子以唐蔑之死實蹻並言案秦殺唐眛眛卯蹻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蹻當威懷時亦可見此注或本作威因形近而誤威未可知也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括軍於長平阬其四十萬衆韓、荊、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皆多壯矣，○盧云壯傷也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避猶免也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為謀，豈不遠哉！

介立○立一作遠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注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舊校云赤一作丹注本同今案不見所本注堅脫舊亦堅與赤，性之有也。○各本多脫也字惟朱本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猶此也。過百人為豪○舊校云豪士一作人豪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孤竹國在遼西殷諸侯國也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共頭水名○案共頭即共首山名在漢之河內共縣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相猶使也使奉桑林之樂孟諸澤名也為私邑也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譆，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時四時祈求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無所求於民也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壞宋邦乂本作壤壞亦傷也不以人之庳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遽疾也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保威也，行貨賄與膠鬲盟加富三等也阻依保持○阻丘疑是阻兵杜注左傳阻恃也保亦書謂恃割牲而盟

以爲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宣揚武王殷）（之夢以喜衆民○案事見周書程寤篇今已亡御覽五百三十三載其略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閒化爲松柏棫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曰召發于明堂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此其事也）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紹繼）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力）遭乎亂世不爲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漫汙）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莫不有重於天下也莫不有輕義重身也）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汙於武王爲以全其忠也○注忠疑當作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身重名故曰輕重先定）

誠廉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輕於身重於義也以身爲人者爲人殺身）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也今以義爲人殺身故曰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奚何也不知以何道得人乃令之爲己死也）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爲知己者死故盡力竭智何患之辭也）豫讓公孫宏（○避改）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爲之報讎言士爲知己者死也孟嘗君知公孫宏故爲之不受折於秦也）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舉國皆賀國中喜可知也）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不但不知相賀也乃不知賢也故曰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湯殷受命之王名天乙商主癸之子也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桀夏失天下之王帝皋之孫帝發之子紂殷失天下之王文丁之孫帝乙之子也○注文丁舊本作太丁訛今據竹書紀年改正）孔墨布衣之士也（孔子墨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萬乘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來致也）必自知之然後可（可者可致也）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爲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告語也故事也）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飢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句）是國士畜我也（○是舊本多作謂賜書以所謂遺讀今從李本作是讀長）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爲念（於猶厚也）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爲從（關東曰從）公孫宏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言不能成從以難秦也）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晚後）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往行）公孫宏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宏（昭王秦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醜或作恥恥辱也）公孫宏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宏云何也）公孫宏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宏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不慚爲人君不得意則不屑爲人臣（○舊本脫上不字又屑說作肯案國策據云得志不慚爲人主不得志不肯爲人臣今據補正）如此者三人（有此者三人也）能治可爲管商之師（管仲商鞅）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舊作能致其主霸王句順）其如此者五

人有此者五人也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臣公孫宏自謂也○故言有如臣者七人也○七人策作十人注殊贊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寡人喻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諭曉公孫宏敬諾公孫宏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策作大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凌侮可謂士矣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之謂也○策作可謂足使矣

不侵

維秦八年歲在涒灘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也歲在申名涒灘涒大也灘循也萬物皆大循其情也涒灘誇人短舌不能言為涒灘也○案今讀始皇即位之年歲在乙卯錢氏據以超辰之法推之知在癸丑再加七年是庚申是年又當超辰則為辛酉而此猶云涒灘者失數超辰之歲耳超辰亦謂之跳辰周禮馮相保章注疏中詳言之自東漢以後不明此理故武帝太初元年班固謂之丙子者後人卻謂之丁丑矣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良人君子也文信侯曰呂不韋封洛陽號文信侯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圜天也矩方地也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清平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公正也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隆盛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日中而盛昳而衰人之盛衰於此西望日暮也故曰倪而西望之也○倪與睨同李本作兒注昳與睨同周禮大司徒日東則景夕多風鄭司農云景夕謂日昳景乃中史記天官書日昳漢書天文志作日昳趙謝云此句文與上不屬又下一段亦不當在此篇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卻不肯進青荓為參乘○舊校云一作青荓案李善注文選陳琳答東阿王牋引作青荓梁仲子云漢書人表作青荓子水經汾水注作清荓今新刻亦改作青荓矣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類象也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言將殺襄子○舊注無吾字是長者讓自謂也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舊注作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可得死也乃退而自殺青荓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荓豫讓可謂之友也

序意○舊云一作廉孝案廉孝二字與此無涉必尚有脫文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鎭洋畢氏校本

有始覽第一　應同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諭大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始初也天陽也虛而能施故微以生萬物地陰也實而能受故塞以成形兆也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經猶道也以寒暑日月晝夜知之知猶別也○舊本以寒下衍以字今去之以殊形殊能異宜說之形能各有所施故說謂之也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合和也平成也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其形○舊校云一作平也者皆反其情變其形也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險阻曰塞有水曰澤無水曰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淮南地形訓作水有六品後大川作六水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鈞平也為四方主故曰鈞天角亢氐東方宿韓鄭分野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方二月建卯木之中也木色青故曰蒼天房心尾東方宿房心宋分野尾箕燕分野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東北水之季陰氣所盡陽氣所始萬物向生故曰變天斗牛北方宿尾箕一名析木之津燕之分野斗牛吳越分野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曰玄天也婺女亦越之分野虛危齊分野營室衞分野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北金之季也將即太陰故曰幽天東壁北方宿一名豕韋衞之分野奎婁西方宿一名降婁魯之分野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西方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曰顥天昴畢西方宿一名大梁趙之分野○注昴畢上當有胃魯之分野五字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西南火之季也為少陽故曰朱天觜巂參西方宿一名實沈晉之分野東井南方宿一名鶉首秦之分野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天輿鬼南方宿秦之分野柳七星南方宿一名鶉火周之分野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木之季也將即太陽純乾用事故曰陽天張翼軫南方宿張周之分野翼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注張翼軫南方宿舊脫軫字又南訛鶉

作北今改正何謂九州河漢之閒為豫州周也河在北漢在南故曰之閒兩河之閒為冀州晉也東至清河西至西河河濟之閒為兗州衞也河出其北濟經其南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泗水名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會稽山在今會稽郡太山在今太山郡是為東嶽也王屋首山太華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濟水所出也首山在蒲坂之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在弘農華陰縣是為西嶽也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周家所邑太行在河內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紆譬如羊腸在太原晉陽縣北○注末七字舊本缺據李善注文選魏武帝苦寒行所引補又誘注淮南地形訓云孟門太行之限也此不注疑文脫何謂九塞大汾冥阸荊阮方城大汾處未聞冥阸荊阮方城皆在楚魯定四年吳伐楚楚左司馬戌塞直轅冥阸以擊吳人者也○大汾淮南作太汾注云在晉此何以云未聞冥阸淮南作鼆阸彼注云今弘農澠池是也皆與此不同豈彼乃許慎注數又塞字舊本脫今案傳文增殽井陘令疵句注居庸殽在弘農澠池縣西井陘在常山井陘縣通太原關令疵則未聞句注在鴈門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軍都關也○淮南殽下有阪字令疵舊本訛作疵處據注是令疵淮南注云令疵在遼西則郭是令支乃齊桓所制者又軍都關舊訛作居都關淮南注作運都關鍇云運乃軍之訛軍都亦上谷縣在居庸之東今皆改正何謂九藪藪澤也有水曰澤無水曰藪吳之具區具區在吳越之閒○淮南吳作越楚之雲夢雲夢在南郡華容秦之陽華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爾雅作陽陓淮南作陽紆注云陽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晉之大陸魏獻子所畋猶楚之華容也○注畋舊訛作居據左氏定元年傳改正梁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梁淮南作鄭宋之孟諸孟諸在梁國睢陽之東南○淮南注作東北郭注爾雅亦同此訛齊之海隅隅猶崖也趙之鉅鹿廣阿澤也○郭璞注爾雅晉有大陸云今鉅鹿北廣阿澤是也爾雅本無趙之鉅鹿而有魯之大野周之焦護為十藪燕之大昭大昭今太原郡是也○大昭淮南作昭余爾雅作昭余祁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炎風艮氣所生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震氣所生一曰明庶風○淮南作條風東南曰熏風巽氣所生一曰清明風○舊校云熏風或作景風案淮南作景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一曰凱風詩曰凱風

自南○孫云李善注文選木元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引倶作凱風西南曰淒風坤氣所生一曰涼風○淮南作涼風西方曰飂風兌氣所生一曰閶闔風西北曰厲風乾氣所生一曰不周風○淮南作麗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一曰廣莫風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出崑崙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遼水出砥石山自塞北東流直至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出崑崙西北陬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也○注自塞北東流水經注北作外又下南作直遼東無至字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四海之內緯長經短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淮南注作徑小水萬數陸無水水盛內乃注之也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海東西長南北短極內等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極不移極星辰星也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故曰不移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遠道外道也故日周行四極玄明大明也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晝夜近道內道也乃參稽于上下日高也當極之下分明不實曜暁一也故日無晝夜○注下日疑是夏日不實疑是不冥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眾帝所從上下也復在白民之南建木狀如牛引之有皮黃葉若羅也日正中將下日直人下皆無影大相叫呼又無音響人盡故謂蓋天地中也○注引舊作家字訛案海內南經云有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其葉如羅其實如欒其木若蓲其名曰建木在窫窳西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以一人身喻天地萬物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曰大同也眾耳目鼻口也眾五穀寒暑也此之謂眾異則萬物備也天斟萬物○舊校云斟一作堪注亦同案堪或是斟字會集也盛也聖人覽焉以觀其類天斟輪萬物聖人總覽以知人也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天地之初始成形也雷電之所以生震氣為雷激氣為電始生時也陰陽材物之精陰陽皆由天地陰陽剛萬物也人民禽獸之所安平人民禽獸動作萬物皆由天地陰陽以生各得其所樂故曰之所安平也

有始覽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祥徵應也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螾螻蛄螾蚯蚓皆土物○注螾螻蛄舊本作蛄螻今補正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則法也法土色尚黃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法木色青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法金色白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法火色赤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法水色黑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舊校云徙一作見天為者時而不助農於下助猶成也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應和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鼓擊也擊大宮而小宮應擊大角而小角和言類相感也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水流溼者先濡火就燥者先然山雲草莽水雲魚鱗○舊本鱗作角鱗吳任臣字彙補載之餘仲山鯖魚鱗之訛今案唐宋人類部所引皆作魚鱗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淮南覽冥訓亦同今改正○御覽八皆作比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軍帥訓罰以殺伐為首棘楚以戮人害生戰地故生其處也○案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此僞不為孝文王諱何也注亦不與訓罰疑討罰戮人舊作戮人訛今改正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安知其所自從也凡人以為天命不知其所由也夫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案覆巢舊巢倒今乙正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疑當作不往此有譌物之從同不可為記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遮後過也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為黑臣不能聽聽從父雖親以黑為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芒芒昧昧○舊本皆不重案文

子符言上仁篇淮南繆稱泰族訓及御覽七十七引皆重此注亦然今據改正因天之威○舊校云一作遺與元同氣芒芒昧昧廣大之貌天之威無不敬也非同氣不協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同元氣也王者同義，同仁義也霸者同力，同武力也○文子淮南並作同功勤者同居則薄矣，同居於世亡者同名則觕矣。同名不仁不義相惡也其智彌觕者，其所同彌觕；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精微妙也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舊校云一本作桀爲惡而衆惡來商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召，致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存，在也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爲足。足止人攻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因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者，曷爲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事見召類篇史墨作史默

應同○舊作名類乃召類之訛然與卷二十篇目複舊校云一名應同今仍以應同題篇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句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牆，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扫其谷而得其鈇，○扫舊訛作相今從列子說符篇改正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己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以帛綴甲公息忌○舊校云一作忘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無以組。以用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御覽三百五十六作雖無爲組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惡醜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列子黃帝篇注並作殙殙作惛文義各小異此投字無攷淮南說林訓又作鉒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淮南作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注云掘律氣不安詳列子作凡重外者拙內語更簡而明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尤也。○兩事皆見去宥篇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乎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去尤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

之道廢絶○舊校云聖王一作聖人世主多盛其歡樂○舊校云歡一作勸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瘠壯狡汔盡窮屈○狡與佼同說見仲夏紀加以死虜攻無辠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案墨子非攻篇意同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於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朞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務勉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其言當合於事乎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穀言善言也辯別也造父始習於大豆蠭門始習於甘蠅習學也大豆甘蠅蓋御射人姓名○梁仲子云列子湯問篇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此大豆當讀泰案蠭門即逢蒙荀子王霸篇史記龜策傳皆同漢書人表作逢門子莊子作蓬蒙法言學行篇作逢蒙音薄紅切蠭論能言篇作逢須唯今本孟子乃作逢蒙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爲性者也專學不徙以得精微不徙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大豆甘蠅之法而不徙之故御射精御可以致遠追急射而發中可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施仕魏○見不屈篇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說偃兵見應言篇梁仲子云空雒之遇事見後淫辭篇作空雒地名豈亦空雒之誤歟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公孫龍孔穿翟翦皆辯人○二事亦見淫辭篇

聽言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梁仲子云淮南汜論訓作一饋而十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欲以問知所不知也故曰通乎己之不足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物不爭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舊校云得一作以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舊校云言一作寧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極至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也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毀之成危之寧以冥爲明以亂爲定以毀爲成以危爲寧也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誖而不足以舉殷周以亂而亡比干以忠而死不嘗亂而亂不可爲忠而忠故悖不可勝舉故人主之性○舊校云性一作任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所疑者不敢行故不過也其所不疑者不可而行之故以爲過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所不知者不敢施故不爲所以知者不可施而必爲故曰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其所不疑其所已知俗主所專用而賢主能以法制行之以度量揆之以數衡驗之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其慎所不疑審所已知故不失過也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惡安試用也何以得賢於天下能用舜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反本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惑敗惑也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成其始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奚何也逮及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生自知其上也次知其不知也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暮晚學賢問

三代之所以昌也（舉賢知昌盛）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宗本也論語曰不知為不知大不知者而自以為知則反於道百禍歸之故曰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惟賢者然後立名成）功而存其國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此之謂也）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牟猶大也賢者之道廣落不凡惟義所在非不肖所及故難知也其仁愛物本於中心精妙難微亦非不肖所及故難見也）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所法之也）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祥善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位在上○自主賢世治已下又見後亂世篇）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周赧王無道流于彘而滅無天子十一年故曰已絕○秦昭王五十二年西周亡十年而始皇帝繼為王又二十六年始稱皇帝所云天子已絕者在始皇未為皇帝之時注非是）亂莫大於無天子（○亂字舊本脫在上注內今據觀世篇改正）無天子則彊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舊校云休一作體）今之世當之矣（當其時也）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所處也）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得賢則欲而得為而成也）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梁仲子云水經渭水上注引作太公釣茲泉聚云御覽七十又八百三十四並作茲泉舊本句末王字脫亦從御覽補）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文王知太公賢是以得之紂不知賢是以失之故曰知與不知也）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齊民凡民非一故言諸眾○舊校云令一作合案觀世篇亦作令注令猶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可盡得而用也）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能禮士故得士○商紂不能禮士故失太公以滅亡也○案勝書說周公見精諭篇齊桓魏文二事皆見下賢篇此田子方乃段干木之訛）

務本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也（上古記上世古書也名者爵位名也實者功實也）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之三章也晻陰雨也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先公田而及私也○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辨興雲當作興雨以班孟堅靈臺詩祁祁甘雨為證錢詹事曉徵作漢書攷異據韓奕篇祁祁如雲謂經傳授有異非轉寫有譌又段明府若膺云古人言雨止言降雨下雨無有言興雨者興雲祁祁雨我公田猶白華詩之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語意正相似案錢段二說極是然觀注意亦似本作興雨）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無公後務大篇作無功公亦功也古通用）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舊校云益一作愈）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有司於周禮為太宰掌建國之大典以佐王治邦國以給官府以紀萬民此之謂也）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乾下巽上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乾為天天道轉運為乾初得其位既天行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也復自進退又何咎乎動而無咎故吉也）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乾動反其本終復始無有異故卒有喜也）今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欲多○臨財各本作臨財今從劉本）列近則持諫（列位也持諫不公正）將眾則罷怯（罷勞也怯無勇）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厚多）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耻（○舊校云可一作不）臨財物資盡則為己（盡猶略也無不侵以為己有）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故曰非盜則無所取）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薄為厚誣也）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以虛取之為詐）詐誣

之道君子不由（由用也）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己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有人於此言用識者則國無患而使用之未必然也使無患莫若自修其身之賢也）而己猶有患用己於國惡得無患乎（猶尚惡安）己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誖（言身者己所自制也釋己而不修故曰奪乎所不制乃誖謬之道也）未得治國治官可也（官小政也推此言之人若此者未任為大臣但可小政也）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以其孝得於親則知必忠於君也以其所行能高仁義知必賢身故可以知其未得也）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服其能然任也）必反情然後受（反情常內省也受受祿也）主雖過與臣不徒取（過多）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大雅大明之七章也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之不敢有疑心情君命臣齊一專心輸力不敢惑忠臣之行也）解在鄭君之問被瞻之義也（見務大論被瞻加齊國衰亂桓公之尸蟲流出戶畫不聽管仲臨終之言因鄭君○案務大論鄭君問被瞻義不死君不亡君殊不如注所言）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嗣君平侯之子也秦貶稱君薄疑勸嗣君以王者富民故曰無重稅也○薄疑事見審應覽）

務本

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旗覆也○旗當與棊同乃極盡之義舊校云旗一作禂一作揭梁伯子云觀注期覆則作禂為是禂即冒也）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殊俗異方之俗也）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四表之荒服也）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名聖賢之名）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二字當衍其）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逸書也）故務在事事在大（事為）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毋羣抵天翟（常祥不庭羣抵岐毋天翟皆獸名也）不周（○此羣山名然不應獨山當亦與上文為一處）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皆獸名不周山在翟○螇蛆未詳所出或是貜狙亦可虫旁作）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有魚二千斤為蛟黿可作羹傳曰楚人獻黿於鄭靈公不與公子宋黿羹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鼉魚皮可作鼓詩云鼉鼓逢逢鱣鮪皆大魚長丈餘詩云鱣鮪發發）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逸書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鬼物之怪異也）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長大也大故可以成奇謀也）空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淮南記曰叢房不能容鱗卵之鯉也此）新林之無長木也（言未久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曰（○後務大篇作孔子曰梁仲子云案孔叢子論勢篇子順引先人有言云云則作孔子為是）燕雀爭善處於一室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樂也（姁姁後作嘔孔叢作煦煦）自以為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己也為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後句上有而字此脫）其為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為恃（○後作恃）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淮南記曰牛馬之氣蒸生蟣蝨蟣蝨氣蒸不能生牛馬小不能生大故曰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見務大論）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末世分東西之後君號也）（說見務大論）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能王齊王亦大也○此見愛類篇）

諭大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孝行覽第二　本味　首時　義賞　長攻　慎人
遇合　必己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詹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末之有也故曰必務本也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務其本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衆多也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孝為行之本也故聖人貴之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譽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此之謂也孝者官廉孝經曰慎行不辱先也此之謂也臨難死君父之難輕死如歸義重身輕也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耕芸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衣食足知榮辱故守則堅戰必克無退走者○孫云御覽七十七罷作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軒轅顓頊高辛陶唐有虞也紀猶要也○案御覽七十七引紀上有綱字注女媧當作祝融前有紀五帝之文有誤脫當云黃帝軒轅帝顓頊高陽帝嚳高辛配貫因劉本無因字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一術孝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先本後末先近後遠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親所輕謂他人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有人行孝敬於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簡慢於輕疏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治天下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燿加於百姓，加施也究於四海，究極也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敬慎也居處不莊，非孝也；莊敬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莅臨也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揚子曰孟軻勇於義勇而立義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成也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商湯所制法也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也所謂貴德，為其近於聖也；○案禮記祭義聖作道所謂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置立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毀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游水載舟不游涉行道不徑邪徑為免沒溺長險之害故曰能全支體以守宗廟注免字舊本作逸訛今改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笫，節飲食，養體之道也；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修宮室不上漏下溼故曰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列別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極目觀故曰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六律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龢五聲，五聲宮商角徵羽襍八音，養耳之道也；八音八卦之音襍會之以聽耳故曰養耳之道熟五穀，烹六畜，龢煎調，養口之道也；熟五穀烹飢饑腹快口之道故曰養口之道龢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龢顏色以說父母之志意故曰養志之道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代更也更迭用之以便親性可謂為善養親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書校云三月下同案家語作數月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故事也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而汝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私猶獨也嚴親之遺躬也。躬體也民之本教曰孝，本始也其行孝曰養，養

可能也敬爲難（行敬之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寧其親難）安可能也卒爲難（卒終）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此皆祭義之文書本獨少此一句脫耳今補之）禮者履此者也（履行）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舊校云順一作慎）刑自逆此作也（能順行無遺父母惡名故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孝行覽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勞久無所得）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得賢人與之治以立其功名故曰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言○舊校云化一作事承上文之作氏本又作名皆訛）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侁讀曰莘）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烰猶庖也）察其所以然（察審）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任身爲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伊尹母化作空桑）故命之曰伊尹（○以其生於伊水故名之伊尹舊有訛也呂氏東齋所見本作故命之曰空桑以爲地名且舜之辨曰此書第五紀云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則前乎伊尹之未生已有空桑之地矣廬云案黃氏所據本幷也同一因地命名不若伊尹之確張湛注列子黃帝篇伊尹生於空桑引傳記與今本同尤爲明證）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舊校云生一作出）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舊本作以伊尹爲媵送女段云說文倂字下引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倂女倂送也則爲送二字明是後人所增入媵是送無煩重累言之今刪正已）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以用也○以也舊作在以孫云御覽四百二作無不以也文此下舊本有一爲）（字衍並依御覽刪正）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爲媵言必行）相得然後樂（賢主得賢臣賢臣得賢主故曰相得然後樂也）不謀而親不約而信

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殫竭皆盡也危難也勤苦也）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固必也）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熄滅也）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黃帝使人四面出求賢人得之以爲佐故曰立四面也伯陽續耳皆賢人堯舜用之以成功也○續耳尸子作續牙漢書人表作續耳皆隸韓失之）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知其賢乃得而用之）（○舊校云德一作遺德）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閒而志在流水（少選須臾之閒也志在流水進而不解也）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伯姓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子皆通辯楚人也少善聽音故曰爲世無足爲鼓琴也）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無賢者亦無所從受禮義法則與共治國也）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言不自者無禮以接賢者賢者何用盡其忠乎若不知御者御驥驥亦不爲之從千里也）湯得伊尹祓之於廟（○風俗通祀典引此句下有熏以萑葦四字續漢書禮儀志中注亦同今本脫去耳）以爟火釁以犧猳（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祓除其不祥置火於桔皋燭以照之釁以牲血塗之曰釁爟讀曰權衡之權）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爲湯說美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字訛舊作得御覽八百四十九作可得爲之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三羣謂水居肉攫草食者也）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水居者川禽魚鼈之屬故其臭腥也肉攫者攫肉而食之謂鷹鷂之屬故其臭臊也草食者食草木謂麞鹿之屬故其臭羶也）臭惡猶美皆有所以（臭惡猶美若蜀人之作羊臘以臭爲美各有所用也）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五行之數水第一故曰水最爲始五味鹹苦酸辛甘三才水木火）九沸九變火爲之紀（紀猶節也品味待火然後成故曰火爲之紀○舊本正文作火之爲紀今從御覽乙正與注合）時疾時徐

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用火熟食或熾或微治除臊腥
勝去其臭故曰必以其勝也齊和之節得其中適故曰無失其理也調和之事必以甘
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齊和分也自從也
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不能喻鼎中品味分齊纖微
故曰不能言也志意揆度不能論說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
射者望毫毛之近而中藝於遠也御者執轡於手調馬口之和而致萬里故曰若射御之微也陰陽之化
而成萬物也四時之數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物有異功也○汗馬口似當作馬足故久而不
弊熟而不爛弊敗也爛失飪也論語云失飪不食甘而不噥○噥乃噥字之訛後
審時篇得時之黍食之不噥而香醶切又酉賺謙俎亦云酒食甘而不噥酸而不酷
○案玉篇引伊尹曰酸而不噥酉賺謙俎亦是噥字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
不薄肥而不腴言皆得其中適○澱字書無攻案今人言味過厚而雖入口者亦實完京
交二音豈本此數肉之美者猩猩之脣貛貛之炙猩猩獸名也人面狗
貛而長尾貛鳥名其形未聞○舊校云貛一作今案南山經云青丘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
呵名曰灌灌注或作濩濩則此藉當作灌灌亦當作濩若灌從豕則是獸名今注云鳥名則當如山海經
所說也雋觾之翠鳥名也翠厥也形則未聞也○觾乃燕字之訛說學記與文選七命注皆
雋燕邊生鶴作鶴則子規也禮記內則有舒鳧翠作翠注尾肉也皆不可食者今闕廣人以此為美翠
亦作臇廣雅臇臛也說文作臇骨也謂皆相合玉篇臇鶴尾上肉也述蕩之掔獸名掔讀
未聞○初學記掔作踏也形則如椀挽之引者作蹄旄象之約旄旄牛也在西方象象獸
在南方約飾也以旄牛之尾象之齒以飾物也一曰約美也旄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案此論味之也
美者何忽飾乎楚辭招魂土伯九約王逸注約屈也亦屈解屈必名乃之約兵為云尾也今時
牛尾鹿尾皆為珍品作象尾不可知耳說文無屈有蟲云無尾也數無字亦誤衍流沙之西
丹山之南有鳳之丸丸古卵字也流沙沙自流行故曰流沙在敦煌西八百里丹山
在南方丹澤之山也二處之表有鳳皇之卵沃民所食食鳳卵也沃之在西方○見大荒
西經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洞庭江水所經之澤名也鱄鮞魚名
也一云魚也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醴水在碧櫃環
九疑之山其魚六足有珠如鼓皮也○東山經注引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與鮒于云此注不解

百碧疑當從下文作若碧蓋青色珠也雚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
有翼雚水在西極若如也翼羽翼也○西山經泰器之山觀水出焉是多文鰩魚形狀與此同常
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鰩從西海至東海乘雲氣而飛菜之美者崑
崙之蘋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九萬八千里蘋大蘋水藻也○郭璞以蘋卵西山經之蕢草其狀
如葵其味如蔥食之可以已勞壽木之華壽木崑崙山上木也華實也食其實者不死故曰壽
指姑之東○舊校云指姑一作括姑案齊民要術十引作括姑則枯亦括之訛中容之
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指姑乃姑餘山名也在東南方雉南記曰赤水之於姑餘
是赤木玄木其葉皆可食食之而仙也○汁之雞音訛作題雞推南覽冥訓改正餘瞀之
南○舊校云瞀一作督南極之崖○舊校云崖一作旁有菜其名曰嘉樹
其色若碧餘瞀南方山名也有嘉美之菜故曰嘉樹食之而靈若碧青色○注靈字舊作盧今
據齊民要術十改正陽華之芸陽華乃華陽山名也芸芳菜也在吳越之閒雲夢之
芹雲夢楚澤芹生水涯○案說文艸部芹字云菜之美者雲夢之芹昌云此呂氏春秋伊尹對湯
之辭其狀未聞案說文有莖字云菜類蒿周豊有荎又有芹字云楚葵也俱巨巾切又出萱字
書切今案豈亦是芹凡真文之譌如中字與真支指通不勝枚舉但以從斤者言之如沂字斫字祈字旂字頎字齎字
等字皆可見祭法於坊記注與讀為旂左氏傳作子欣時公羊傳作喜時謚法治不毅日祈祈亦作公
殺則可知萱之郭為芹無疑矣具區之菁具區澤名吳越之閒菁菜名浸淵之草
名曰土英浸淵深淵也虞則未聞英言其美舊上英華也和之美者陽樸之
薑招搖之桂陽樸地名在蜀郡招搖山名在桂陽記曰草木之滋薑桂之謂也故曰和之
美越駱之菌鱣鮪之醢越駱國名菌竹筍也鱣鮪大魚也以為醢醬無骨曰醢有
骨曰臡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
宰揭山名處則未聞○梁仲子云初學記引作揭雩之露其色紫御覽十二同長澤之卵
長澤大澤在西方之卵大如甕也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
飯也玄山處則未聞不周山名在西北方崑崙之西北陽山之穄南海之秬
陽山崑崙之南故曰陽山南海南方之海穄關西謂之冀州謂之糜秬黑黍也○孫云案說文禾部
齊注伊尹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秏注糜舊訛糜又糜舊訛墜今皆改正水之美者
三危之露三危西極山名崑崙之井井泉沮江之丘名曰搖水

汪漸泉水旁之泉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皆[illegible]州在中央水泉東流經於冀州[illegible]○山當是白山高泉中山經作高[illegible]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沙棠木名也崑崙山[illegible]○見西山經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illegible]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其山許由所隱也在潁川[illegible]江浦之橘，雲夢之柚，[illegible]漢上石耳。[illegible]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illegible]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illegible]天子不可彊為，必先知道。[illegible]道者止彼在己，[illegible]己成而天子成，[illegible]天子成則至味具。[illegible]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illegible]

本味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緩謂無為也急謂成功也似遲而速，以待時。謂若武王會於孟津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也還歸二年[illegible]於牧野故曰待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illegible]之父也勤勞國事以至[illegible]沒故文王哀思苦痛也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紂為無道拘文王於羑里不忘其醜恥也所以不伐紂者天時之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武王繼位臣事紂不忘文王為紂所拘於羑里之辱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王門相女童擊鐘鼓示不與紂異同也武王以此為恥而不忘也○王門卽玉門古以中畫近上為王字王三畫正均卽玉字淮南道應訓注云以玉飾門也注擘字舊本缺據淮南注

補又下脫異字亦案文義補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立為天子也甲子之日尅紂牧野故曰成甲子之事時固不易得。固常也太公望，東夷之士也。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豐鎬為東故曰東夷之士○史記太公望東海上人也此云河內不知何本欲定一世而無其主，主謂賢君聞文王賢，[illegible]經天緯地曰文故釣於渭以觀之。渭水名近豐鎬文王所邑也觀視文王之德能有天下也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吳王王僚也王子光之庶長子[illegible]本改子光[illegible]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光惡子胥之貌不受其言辭謝之也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諱問也惡憎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illegible]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言於重帷中見衣若手者為說霸國之說也許諾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搏執子胥之手與之俱坐聽其說說畢，王子光大說。子胥說霸術畢子光大說其術必所之也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鬬。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柏舉楚邑九戰九勝，追北千里。走北昭王出奔隨，遂有郢。[illegible]親射王宮，鞭荊平之墳三百。[illegible]非忘其父之讎也，待時也。[illegible]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illegible]

惠王孝公之子駟也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如之也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留秦三年不得見惠王近之而遠也從楚來至而得見遠之而近也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不成其王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步行日中影乃逐之不可得遠之也從得時如影之隨人亦不可離之也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分大竄藏勤勞○壯大守擬八之說別字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太公望伊尹傅說是也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豫讓是也趙襄子家土拓境有兵車萬乘豫讓為智伯報之襄子高其義而不殺豫讓卒不止終得斬襄子襯身之衣然後就死也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固堅也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五稼非春不生智者之功非時不成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不知其之盡也秋霜既下眾林皆羸羸葉盡也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與萬物終始也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潰亂也子陽鄭相或曰鄭君好行嚴猛人家有猘狗者誅之民畏國人皆逐猘狗也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眾因之以殺子陽高國眾因之以殺二子逐失牛之亂如逐猘狗之亂也故禍同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唱而況乎以人為唱乎飢馬盈廄嘆然嘆然無聲未見芻也飢狗盈窖○御覽八百九十六作窖字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動猶爭也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齊湣王僭號於東民不順之故困於天下是以魯國略取徐州也而魯取徐州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繭氏壽陵魏邑趙衆有之萬民不附是以衛人取其繭氏之邑也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細小也遇大國之民皆欲之則取之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當亂世憂而濟之者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一天不再與一雖不再與時不久留日中則昃者也

首時 ○一作胥時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未春無可為生未秋無可為落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落則落故曰莫不為用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明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言德教一成雖使賞罰之使為不忠不信人人自為忠信若性自然不可禁止也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為不忠不信亦不能禁姦偽賊亂貪戾之道興興作也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讎用也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止也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郢楚都也楚人以兩版築垣吳起衛人也楚以為相變其兩版教之用四楚俗習久見怨也公羊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此之謂久習也賞罰易而民安樂易其邪而施其正民去邪從正故安樂也氐羌之民其虜也氐與羌二種夷民言氐羌之民為寇賊為人教虜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焚也焚燒也皆成乎邪也不得天之正氣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賞罰正而民正賞罰不正而民邪故曰且成而賊民是以君人慎之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城濮楚北境之地名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柰何而可咎犯狐偃也字子犯文公之舅也因曰咎犯○古咎與舅同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詐猶欺也詐者謂詭變而

用奇也○舊校云一本作以力戰之君不足於力以詐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言謀也而敗楚人於城濮敗破也反而為賞雍季在上上首也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移猶歸成乎詐其成毀雖成必毀其勝敗雖勝後必毀敗天下勝者眾矣而霸者乃五乃猶裁也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居五霸之一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同等也秦勝於戎而敗乎殽秦繆公破西戎而霸使孟明白乙丙西乞術東襲鄭鄭人知之還晉襄公梟之殽大破之獲其三帥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莊王服鄭勝晉於邲故曰勝乎諸夏也及昭王南與吳人戰吳破之柏舉此皆不知勝之所成也故曰與無勝同武王得之矣得猶知故一勝而王天下一勝謂紂眾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亦從內發之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智伯求地於襄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謀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殺之故曰出圍○韓非難一淮南汜論人閒說苑復恩篇古今人表高赦並作高赫史記趙世家作高共徐廣曰一作赫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惟獨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失禮一人謂高赦○王伯厚云趙襄子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辯其妄為六軍則不可易易輕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觴酒器也○舊云案此可證飲器之為酒器遂定三家韓魏趙也豈非用賞罰當邪當正也

義賞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不設攻戰相攻伐也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至於此滅亡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顯業此天下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揚也亡國之主不聞賢亂以據也譬之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收由耕耨始也故曰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為也越國大饑穀不熟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說苑權謀篇四水進諫語與下文略同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王年少智寡才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正文其王舊本脫其字今據注增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句踐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得其糴越必得其國王何憂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說苑無人字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踰度也越歷也阨險難也○九江說苑作三江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

吾仇也。○御覽八百四十一作入橐財匱而民恐。○說苑作怨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數，術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先王謂闔閭也。代，更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吳王夫差。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為禽。夫差吳王也。禽為越所獲。楚王欲取息與蔡，楚王，文王也。息、蔡，二國名也。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柰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女弟為姨。傳曰吾姨也，此之謂也。○案此乃蔡哀侯也，注誤。又女弟當作女兄弟。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舊校云而一作以。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不勞師徒而得之曰取。傳曰易也。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鞅也。太子，趙無恤，襄子也。服衰，謂朞年勿復三年也。夏屋山，代之南山也。觀望，欲令取代也。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游也。服衰以游，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群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俗，土也。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舊校云一作反覆。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案弟姊二字不當連文，據趙世家，襄子之姊前為代王夫人，是弟字衍。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襄子所好於代者非一事，故言萬故也。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之北土，馬之所生也，故謂代為馬郡也。言代君以馬奉襄子也。○傳無州字。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謁，告也。觴，饗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酒，醉而殺之，盡取其國也，故曰馬郡盡也。○馬郡盡似當在上節之下，言郡馬俱盡也，注欠順。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也。置兵其中，不欲代君覺之也。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重，大作之以殺人。酣，飲酒合樂之時。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成，一下也。首碎，故腦塗地也。舞者操兵以鬭，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狀之字衍。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舊校云一作山。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遵理，三君，越王句踐、楚文王、趙襄子也。自，從也。遵，循也。理，道也。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名，假令無其闕失，雖為王可也。

長攻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於天。不慎其為人修仁義，故曰不可也。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陶作瓦器。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事給也黔首民也。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為義，以憂苦於民，人也。苦，勞也。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同辭也。○注辭疑等之誤。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堀地財，取水利，地財，五穀。水利，灌溉。○以與同。堀當作掘。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居，止。然後免於凍餒之患。患，難也。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振振殷殷衆友之盛。○孫云王元長曲水詩序殷殷均乎姚澤，李善注先引此，此作陳陳殷殷無不戴說，高誘曰殷盛也。後又引此作輒輒啟啟莫不戴說，高誘曰啟啟勤而喜貌也。殷殷或為殷啟，故兩引之。輒知葉切。啟啟勤，又案此所引蓋呂覽別本。又廣韻一先有嫛字，在田字紐下，引天子嫛嫛，嫛嫛莫不戴悅，注喜悅之貌。又十七臻有嫛字，引呂氏春秋注云嫛殷勤而喜貌，輒輒殷殷皆與呂氏今本不同，而又互異。說文欠部啟云指而笑也，然則从攴从殳皆非。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王伯厚云疑與咸邱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盡有之賢非加也（加益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損減）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晉（號當爲虞）（百里奚虞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繆姬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亡號誤本楊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獻進也請以大夫屬事屬付百里奚也）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下讓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御覽四百二此下有號曰五羖大夫六字）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備當作憊憊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此之謂也故曰宰予憊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書校云伐一作拔案風俗通窮通篇作拔）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猶辱也○案藉陵藉也）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醜猶恥也）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憱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莊子讓王篇及風俗通俱作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今丘也拘仁義之道（○拘莊子風俗通並作抱）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言不窮於道也）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衆木遇霜雪皆凋喻小人遭亂世無以自免松柏喻君子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此之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遭無知之亂出奔莒晉文公遇驪姬之譖出奔曹越王句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皆享國克復其恥爲霸君故曰得之）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返更也更取瑟而鼓○莊子作削然反琴）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干楯也○抗然莊子作扢然）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高下喻廣大也言不能如孔子聖德之知天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樂其道也）達亦樂（樂兼善天下也）所樂非窮達也（言樂道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近喻身也言得道之人不爲窮極不爲達顯故一之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寒暑陰陽也陰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天地順陰陽故能予爲窮達變其節也）故許由虞乎潁陽（虞樂也潁水之北曰陽輕天下而不惡於堯養志於其山山在潁水之北故曰樂乎潁陽也）而共伯得乎共首（共國伯爵也棄其國隱於共首山而得其志也不知出何書也○梁伯子云共伯值厲王之難攝政十四年乃率諸侯會二伯而立宣王共伯歸共國得乎共首所謂逍遙得志乎共山之首云云安得有棄國隱山之事開春論注又以共伯爲夷時諸侯大誤盧云案誘時竹書紀年猶未出故云不知出何書而所言皆誤也）

慎人（○一作順人）

七曰凡遇合也時（○句下當疊一時字）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僅猶裁也孔子聖德不見大用裁至於司寇也）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言不知聖人不能用之所以絕所以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多幸愛不肖之人而寵用之故不勝其任）任久不勝則

幸反爲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己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爲苟（處居也不爲苟易變於俗取容說也）必審諸己然後任任然後動（任則處德動則量力）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惡安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達通也）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舊校云善一作喜）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籟二孔籥也不繆五聲無失）越王不善爲野音而反善之（野鄙也）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說賢人而不用言不肖而歸之故曰亦有如此者也）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不必生謂終死）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爲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藏私財於外也）姑妐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釋名俗或謂舅曰章又曰妐舊校云外心一作異心）不可畜因出之（以爲盜竊犯七出故出之也）婦之父母以謂爲己說者以爲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不知其女之所以見出由此也）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亦由此不理者故宗廟滅沒以失其天下也）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說之）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惡醜也奚何也言勸厲女以婦德而不忘失付與女以內正而不衰故曰雖醜何傷明說惡也○厲舊作屬案屬與下付與意複觀注以勤爲訓則當作厲字因形近而訛今并注俱改正）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昌蒲菹（昌本之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頞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勝服）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苦傷也）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去離也）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椎顙廣顏色如漆赭（○糜舊作麋案李善注左太沖魏都賦劉孝標辯命論並作糜御覽三百八十二同初學記作眉輿糜同今定作糜椎舊本作雄校云一作推案魏都賦注作椎今從之廣顴作權廣顏顏色如漆今漆赭舊本作泆校云一作洙赭或洙字之誤洙即漆赭字辯命論注作漆赭今從之初學記作色如漆無赭字）垂眼臨鼻（○舊校云眼一作睫）長肘而盭（盭脈也○盭即戾字不當訓脈案選注引正文作盭股今脫股字誤爲脈入注中而又誤增二字也）陳侯見而甚說之（○選注引高誘曰醜而有德也今本缺下注醜惡無德正相反）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制陳侯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糜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舊校云怪一作知）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合會）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不知無所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慢）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喪滅之也）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讎糜貌惡足以驚人其言足以亡國也）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友愛）夫不宜遇而遇者（敦洽讎糜無有出上者也楚怒而伐之以至於滅亡而愛之不衰也）則必廢（若敦洽讎糜醜惡無德不宜見遇而反見遇如此者不必久故曰必廢也）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賢者至道宜一遇明世佐時理物不遇之故國不治所以亂也世不知賢不肖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從此宜遇而不遇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舉用也志德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十猶尚幸（所遇不當而無此三者身必死殃也得至七十九十者乃大幸耳）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賊其身（○舊校云賊一作殘）豈能獨哉（陳舜之苗裔也故曰賢聖之後也孽病也所遇不當爲楚所滅以殘其身也并病其民故曰豈能獨哉）

遇合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逄誅比干戮（龍逄諫桀而桀殺之比干紂之諸父也諫紂紂剖其心視之故曰戮○此處龍逄各本皆不作逄仍之）箕子狂惡來死（箕子紂之庶父也見紂之亂而佯狂也惡來飛廉之子紂諛臣也武王殺之）桀紂亡（殺忠臣故）

滅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伍子胥諫吳王夫差不欲與越成夫差未信之不從其言以屬鏤賜子胥而投之江也萇宏死藏其血三年而爲碧萇宏周敬王大夫號知天道欲城成周支天之所壞故衛奚知其不得沒也及范吉射荀寅叛其君萇宏與知之周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宏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讓周周爲之殺萇宏不當其罪故血三年而爲碧也○衛奚左傳作衛侯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疑曾子悲孝己殷王高宗子也曾參以其至孝見疑於其父故爲之傷悲也○注以字舊脫今補莊子行於山中○舊校云行一作過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莊子名周宋之蒙人也經天下細萬物其衛尚虛無著書五十二篇名之曰莊子○五十二篇本漢志今本十卷三十三篇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舍止也故人知舊也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爲殺鴈饗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舊校云一作以不能鳴死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閒材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訝無訾○莊子山木篇作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肎專爲專一一上一下以禾爲量禾三變故以爲法一日禾中和○注禾也而浮游三變謂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也見淮南子繆稱訓高誘注舊本三上有於字衍今刪去乎萬物之祖祖始也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物物而不物言制物作喻天地不在萬物中故曰不物若制禮者不制於禮也不以物自累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法法則也神農少典之子赤帝也居三皇之中農殖嘉穀而化之號曰神農黃帝軒轅氏也得道而仙言二帝以此爲法則者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傳猶轉成則毀大則衰廉則剉廉利也剉缺傷尊則虧直則骫尊高也傳曰高位疾顛故曰則虧骫曲也直不可久故曰直則骫詩云草木死無不萎此之謂也○此約小雅谷風之詩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二語而失之合則離愛則隳隳廢也多智則謀不肖則欺多智則人謀料之不肖則人數詐之胡可得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牛姓也缺其名秦人也秦在西方故稱下之邯鄲耦沙人爲揭蓋地名也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列子說符作步而去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愬我於萬乘之主劫奪其財不以萬乘辱愬告也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迹蹤也於是相與趨之趨逐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盜知牛缺爲賢人故○盧云知與不知注皆不得本意當云牛缺使盜知其爲賢人故也下注書云孟賁不使船人知其爲勇士故也此則與上文一意相承所謂知此知彼苦不可必也孟賁過於河先其五○章懷注後漢書鄭太傳引孟賁渡河先於其伍古伍字作五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先其伍超越次弟也越壘辱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植豎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揚動也播散也指直○御覽三百六十六贊作賁入猶投也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直正也涉無先者無敢先孟賁也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船人不知孟賁爲勇士故也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近之近無慾雖猶未可必也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盧云此二句頗似注中語誤入止文若直接上注猶未可必之下正相聯合注末一也字當爲衍文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桓司馬桓魋抵當也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春秋魯哀十四年傳曰宋桓魋之有寵欲害公公知之攻桓魋魋出奔衛公則宋景公也春秋時宋未僭稱王也此云王使人問珠使妄言者也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爲不善於商而禍充天地充猶大和調何益和調善之者也紂不能行之故曰何益也○盧云此注又錯說本意謂當紂之時善人亦不得免焉如魚之安處於池而遇求珠之時害故曰和調何益蓋篇

皆言處世之難必耳高氏意蓋歎羨奏市之金豈亦知己之亦多誤乎張毅好恭門閭帷薄○舊校云一作帷帳聚居眾無不趨遇之必趨與隸媚嬙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定安也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幽通記曰張毅修潔而內偪此之謂也單豹好術離俗棄塵○舊校云一作棄世謂不羣也不食穀實不衣芮溫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芮絮也身處山林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幽通記曰單豹治裏而外凋此之謂也○舊本作治衷不外調訛今據班孟堅賦改正孔子行道而息○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東野有不釋之辯引此作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畢注引作子耕東海至於西海與淮南人間訓同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獨猶孰也嚮之人謂子貢也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方術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己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無不遇矣

必己一作本知○一作不遇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鎮洋畢氏校本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愈益凡大者小鄰國也，
彊者勝其敵也。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彊者以克弱故能勝其敵也勝其敵
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彊大惡得不
懼惡得不恐。惡安也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
驕不忘約於得思喪。喪亡也有得有失故思之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
薄冰以言慎事也。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隕墜也如履薄冰恐沒也故曰
以言慎事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求無厭足為貪天下
顫恐而患之。顫驚也患憂也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
紛紛殽亂也分分恐恨也其情難得知也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
干辛桀之諛臣也專桀無道之威以致滅亡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
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故衆庶泯泯然亂有遠志離散也莫
敢直言其生若驚驚亂貌民不敢保其生也○舊校云驚或作夢大臣同患
弗周而畔患憂也心懼盡見誅故同憂也不周於義而將背畔也桀愈自賢矜
過善非其所行者非而反善也○舊校云矜一作給主道重塞國人大崩
崩壞散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
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恐夏不信伊尹故由湯言而親自射伊尹示伊
尹有罪而亡令夏信之也○桀伯予云曠空也或云是讎之詐言其猛不可附也古猛切盧云曠夏似言
聞夏湯令伊尹為聞於夏而恐其不信故親射之諸子書有言尹與末喜比而亡夏者此出戰國荒唐之
言觀此下六若告我曠夏盡如志又云往視曠夏聽於末嬉云云亦卽此意是明明以伊尹為間諜也
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亳湯都曰桀迷惑於末嬉好
彼琬琰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琬琰美玉也○觀注意則高所見本或有脫琰字者案竹
書紀年注云后桀十四年命扁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之無子斲其名於苕華之玉苕
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以與伊尹交遂以亡夏今本紀年有訛字此參用篇所引文
據此則琬琰不但為二玉名也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
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盡也湯謂伊尹曰若
告我曠夏盡如詩詩志也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
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
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鬭西方日勝東方日
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涸枯也湯猶發師以信伊尹
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
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
之將可柰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
易位農不去疇疇畝也商不變肆安其所也親郼如夏郼讀如衣
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書武成殪戎殷禮記中庸作壹戎衣二字聲本相近
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
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享商享之盡商世也
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轝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名○樂記
云封帝堯之後於祝鑄與祝聲相近此云封黃帝之後殆誤也梁仲子云淮南俶真訓冶工之鑄器注云
鑄讀如唾祝之祝祝不讀如字周禮瘍醫注云祝讀如注病之注則知鑄祝同一音也注封帝堯
之後於黎○御覽二百一作摯案樂記云封黃帝之後於薊黎與薊聲亦相近此皆互易封
帝舜之後於陳下轝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
後於宋以奉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武王乃恐懼太息
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
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盤庚
太甲後十七世祖丁之子殷之中興王也故欲復行其政也○注十七世當作十五世武王於
是復盤庚之政不違民欲發巨橋之粟巨橋紂倉名賦鹿臺之
錢以示民無私鹿臺紂錢府賦布也私愛也出拘救罪分財棄責
以振窮困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己不責使也振救也矜寡孤獨曰窮無衣食曰困○救罪

殺是殺昇謝云業賁卯左傳所云己賁賁古慎字注非也封比干之墓以其忠諫而見殺故封業其墓以章賢也靖箕子之宮以箕子避亂佯狂而舞故清淨其宮以異之也○靖似當作清七性切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故表異其閭里士過者趨車過者下過商容之里者趨車載者下也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諸侯與謀委贄於武王之士封以為諸侯也諸大夫賞以書社大夫與謀為國以書社賞之二十五家為社也庶士施政去賦施之於政事去其繇賦也然後濟於河○舊本濟於倒從繹史乙轉究疑於字乃衍文西歸報於廟還濟孟津河西歸於豐鎬報功於文王廟傳曰振旅凱入飲至策勳此之謂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稅釋也華山在華陰南西嶽也桃林秦晉之塞也蓋在華陰西長城是也馬弗復乘牛弗復服○舊本作牛弗服今亦從繹史增復字釁鼓旗甲兵殺牲祭以血塗之曰釁鼓以進衆旗軍幟也熊虎為旗甲鎧兵戈戟箭矢也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至德之藏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妖怪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新序雜事二甚作其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終吉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虎尾戒必吉也喻二虜見於武王有履虎尾之危以言所知武王拜之是故吉也○舊校云愬一作遡字讀如虩謝云引易以戒人君也豈為二虜哉注非是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子謁告也今盧奴西山中有老人中人城也○案晉語九列子說符及御覽三百二十一皆作左人中人淮南道應訓作尤人終人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列子無以字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大長不過三日三日則消也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則昃故日日中不須臾○舊校云飄風一作猋風案日中不須臾謂一日之中不過頃刻即過耳即指風雨言注非是然如列子說符篇飄風暴雨下有不終朝三字則日中句當如注所云耳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言無積德積行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傳曰知懼如此斯不亡矣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也○案孔子卒時襄子尚在此與義賞篇同誤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持猶守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荊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卒終也○舊校云取一作敗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勁彊也孔子以一手提城門關關而舉之不肯以有力聞於天下○此殆郰孔子之父事也左氏襄十年傳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非孔子也注顯疑本是輒字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為攻宋之具墨子聞而往說之楚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為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為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不肯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也○案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缺者十六篇注末聞也舊作闕之誤善持勝者以術彊弱言能以術彊其弱也○舊校云一本作善持勝者不以彊弱案列子作以強為弱

慎大覽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成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荊龔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龔王傷晉大夫呂錡射龔王中其目故曰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黍○梁伯子云內外傳韓子十過飾邪二篇漢書人表並是穀陽而史記晉楚世家淮南人閒訓說苑敬慎篇與此並倒作陽穀案黍酒是釀黍所成者說文醜黍酒也注非十過篇作觴酒飾邪篇作巵酒子反叱曰訾○韓非作嘻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卻也○說苑作酒也是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

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絕止也）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飾邪篇作而謀事）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也）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十過篇作不以讎子反也飾邪篇作非以端惡子反也說苑作非以妬子反也皆較醉字勝）其心以忠也（忠愛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爲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舊校云一作必不敢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皁而著之外皁也（皁櫪也）君奚患焉（患猶難也）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爲虞庭中之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濫貪）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也輔頰也車輔相依憑得以近喩也）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竭亡也○梁伯子云案左傳脣亡齒寒之語戰國齊趙策俱引之而韓策作脣揭齒寒注揭猶反也揭字似勝亡字莊子胠篋篇注脣竭此與淮南說林訓亦並作竭疑皆因揭而誤也）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報白也）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

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夙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沈酋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夙舊本作夙何屺瞻云當作夙梁仲子云韓非說林下作仇由戰國周策作厹由史記樗里子傳作仇猶索隱云高誘注國策以仇猶爲厹由說文繫傳口部吝云呂氏春秋有吝猶國智伯欲伐者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左氏僖四年傳公孫支對秦穆公曰臣聞之唯則定國下所引詩則知此語是逸詩也）我胡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夙繇之臣也○我胡下舊有則字因上文而衍今刪）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懽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置）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去）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智伯滅之○韓非作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夙繇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上也）

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爲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梁伯子云時攻齊者尚有楚高氏因本文五國故不數楚然非也）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也）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若壟（剗滅也若汝也壟冢也言不勝敵而戰克破燕軍必剗滅汝類平掘汝先人之冢也）觸子苦之（苦病）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郤之（○舊校云郤一作退）卒北（北走也）天下兵乘之（乘猶勝也○案乘猶陵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舊校云一作問）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也帥將也）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也請金將以賞有功也）齊王怒曰

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謂達子也)惡能給若金(惡安也給與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奔也莒齊邑也)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藏所在)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湣王貪金不給達子以失國乃大惑者也)

權勳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荊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己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傲也)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夸詫而自大也)卑為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懾(懾懼也)狠乎其誠自有也(自有有道○狠即懇字舊本作很訛今改正)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桀特也渝變也移易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悤悤乎其心之堅固也(悤悤與貌)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空空慤也巧故偽詐)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江海之上)昏乎其深而不測也(測盡也言深不可盡○正文也字舊脫案當有孫云李善注文選曹子建雜詩引風乎其高無極也疑此處脫文)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就就乎(就就讀如由與之與○注由與即猶豫案爾雅釋獸釋文猶羊周羊救二反字林弋又反此就字讀猶之也)其不肎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如浩浩昊天之浩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之人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宗本也)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窮極也)精充天地而不竭(充實竭盡)神覆宇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曰宙言其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畔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得知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之色則近得師友矣○舊校云可一作於)堯不以帝見善綣北面而問焉(善綣有道之士也堯不敢以自尊北面而問焉○善綣莊子作善卷)堯天子也善綣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綣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重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若如也)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孰誰也)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甕蔽牖言貧陋也)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遂成也)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抱奉也)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驁祿爵者固輕其主(驁亦輕也)其主驁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驁祿爵吾庸敢驁霸王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新序雜事五作五往而後得見韓非難作於是五往乃得見之)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滅內行之闕也)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猶尚也)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喬也○左傳作僑)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置其相之寵於齊巳之門外不以加於坐也故曰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猶舍也鄭國北迫晉南近楚爵則伯也賦千乘耳而云萬乘復妄言也○注遺猶舍也舊作全訛今改正)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索求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推其志行以忠心與人相極盡知其情實曰索)其唯子產乎(法與人為法則唯獨也)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援攀也)錐刀之遺於

道者莫之舉也舉猶取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倦罷也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反從干木所還也翟黃不說以文侯敬干木而慢己也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肎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祿也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肎受實者其禮之禮敬也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荊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諡也○梁伯子云國策史記皆不見文侯勝荊齊之事上聞舊本作上勳訛案史漢樊噲傳上聞爵如淳注引此語作上聞張晏曰得徑上聞也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今史記多訛為上聞唯索隱本是上聞又引此作上聞云聞音中閒恐訛也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徒黨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差小故曰不亦易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仁義東饑以食翳桑之餓人以免靈公伏甲之難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昭文君周後所分立東周君也賓禮張儀欲與分國張儀重之之秦秦尊奉之故曰所以顯也○注重之舊作勝之訛今案下文改正孟嘗君之所以卻荊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養客三千人行仁義而彊故荊兵御侮不敢攻之也古之太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古立功名安國免身無咎殃者皆以此仁義之道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堪樂也樂士當以禮卑謙若魏公子之虛己故不可以驕恣屈而有之也○孫云堪士疑是雖士舊校云屈一作有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下○孫云後漢書趙壹傳注云骫古委字淮南人間訓作委桑左傳作翳桑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餔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憎至此也○注謂憎自取言憎惡徑自取之亦不肎也宣孟與脯二朐一○舊本作一朐案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初學記二十六及趙壹傳注俱是二朐今據改正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御覽八百三十大將作請持二字初學記後漢書注將亦作持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斯猶盡也○詩大雅皇矣篇王赫斯怒鄭箋云斯盡也釋文鄭讀斯為賜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猶致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轝轝車也救宣孟使就車也吾請為君反死反還也宣孟曰而名為誰而汝也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骫桑下之餓人也還鬬而死○梁伯子云桑下餓人是靈輒鬬死者是提彌明此誤合二人為一史記晉世家亦同此誤索隱言之水經注四亦誤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案墨子明鬼篇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翟氏之論逸周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語舊鄭此禽艾但二語尚未見所出此德幾無小猶所謂惠不期多寡期於當阨云耳未知禽艾之言意相同否得與德古字通用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之風兔罝之首章也言其賢可為公侯扞難其城藩也以喻骫桑下之人扞趙盾之難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大雅文王之三章也文王以多士而造周趙盾以桑下之人去患也○注首九字舊本多缺依朱本補又造周二字亦脫今案文義補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哀愛也士其難知唯博之為可博廣也博則無所遁矣遁失也張儀魏氏餘子也大夫庶子為餘受氏為張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孫云文選袁陽源詩射鶴多壯士李善注引此作壯士御覽四百七十五同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

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舊校云或一作當當猶當也請爲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拜昭文君之言也張儀行行去也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閒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稱王也說張儀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恩也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也張儀重之令秦惠王師之師昭文君逢澤之會魏王嘗爲御韓王爲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爲昭文君御韓王爲之右也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荊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荊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齊策禮貌作體貌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爲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名也侍見也○侍舊作待誤今從齊策改注同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反命畢也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固謙以優爲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衍下薛字齊策作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荊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之子知猶發也○齊策作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蹶之請坐拜之謁○坐拜策作坐拜雖得則薄矣薄輕少也○得舊訛作蹲今從策改正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危厄策作阨害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勁彊也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加益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舊本訛作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連今據列子黃帝篇淮南道應訓及李善注文選謝惠連詠牛女詩所引改正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惠盎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曾孫辟公之子名偃立十一年僭號稱王四十五年大爲不道故曰宋子不足仁義者也齊湣王伐滅之○正文也不說三字舊本作而無今從列子淮南改梁伯子云注名偃當是偃字之訛四十五年與禁塞篇注四十七年又異其實六十一年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勇有力者也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大王獨無意欲之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故賢於勇有力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四分之上故曰四累之上諭尊高也蹄下以德則下愛利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邪○四累卿指上所言積累而上凡四等注非是而張湛注列子亦與之同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欲得人愛利也○正文句末列子淮南皆有也字惠盎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爲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欲也故曰是也書法則之也孔丘墨翟無地爲君以德見尊無官爲長以道見敬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延頸引領也舉踵企望之也願其尊高安而利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有孔墨之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遠於孔墨遠猶多也宋王無以應應答也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

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猶便也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彊大矣惠盎是也田贊衣補衣而見荊王田贊齊人也補衣弊衣也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荊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甲鎧也此惡衣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御覽三百五十六引疊一貧字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取也意者為其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隳壞也刑殺也其名又甚不榮兵殺人以逆名不得為榮意者為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不得財實也為財利廣出其謀害人人亦必謀害之傳曰晉侯謀人人亦謀之其此之謂也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其為事如此甚不得安也○舊校云人則一作久則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危臣為大王計無取此二者也荊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荊比之偃息故曰未知誰賢之也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輓其車以送之也○意林作嗇謳歌而引車御覽五百七十一同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為唱歌歡之令走也注歡之疑當作勸之○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以用此術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難實致於王也

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必得也其人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行水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名曰蹶○說苑復恩篇作蹷爾雅注同淮南道應訓作蹷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爾雅作蛩虛說苑作巨虛淮南作距虛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託寄也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敵日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古者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為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梁仲子云孔叢論勢篇以歸尸為子順語餘亦小同大異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莎隨猶相守不進不郤賁置也服退也郤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為一舍郤舍以纍其尸使齊人得收之彼得尸而財費乏○七字舊本訛在上句中又乏作之今依孫校改正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以盡之令其貧窮且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也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其尸為京則如何○注謬甚敵齊指齊人為敵人也我欲之使得收而彼不收將如之何下文甚明何以妄說甯越

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舊校云怨一作罪）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𥨍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舊校云與一作驪）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母弟叔帶之難出奔在鄭晉文納之於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雒陽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邪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刀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千乘之國也）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授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人皆喜之故曰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衆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衆曹所惡鮮其不敗桀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案周語下泠州鳩對周景王曰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古者車皆立乘故云立與下坐字對文注非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也）秦越遠塗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竫正也械器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忠良黜遠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謂箕子奔朝鮮）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誅皆閉口無誹怨之言）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遽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暴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寅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朅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報白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降雨天地和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息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己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

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舊校云一本此句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治爲爭因也十一字案此說必非本文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舊校云一本作入衣出否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因荊王之所欲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爲謚謚法小心畏忌曰釐若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猳推此言之不得謚爲釐明矣○梁仲子云淮南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里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語義政合此似有脫誤然此皆戰國時人所爲也注過宋野舊作于野訛今依左傳改正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功專則敗故曰拙因者無敵因民之欲道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注道舊作遵上文道彌子瑕舊校云道一作遵案皆訛今改作道國雖大民雖衆何益民雖衆多不能使之不亡故曰何益桀紂是也

貴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胡何也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東夏東方也命令也○舊校云言一作世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舊校云合一作同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爲欲同其所爲異○舊本異上亦有欲字係誤衍李本無今從之口惛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故事也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舊校云擇一作釋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案意林無益字故審堂下之陰陰日夕吳也○注夕吳疑晷之誤孫云李善注陸士衡演連珠引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和也○一脟舊本作一臠訛盧云脟與臠同舊本訛其下而日本抄引作脟又脫其上今案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子虛賦有脟割輪焠之語集解引郭璞曰脟音臠李善注文選亦同又漢書相如傳師古曰脟與臠同今定爲脟字意林及北堂書鈔百四十五御覽八百六十三皆作一臠他書亦皆作一臠知一脟之卽爲一臠者少矣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舊校云澭一作灉澭水暴益暴卒益長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施表時水可涉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荊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澭水而不知其長益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虧毀也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

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嚮，曩也。未成人夭折曰殤子也。)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動，作也。)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不敢議法者，眾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守下亦當有法字。)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鏌鋣，良劍也。取其能斷，無取於名也，故曰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驥驁，千里馬名也。王者乘之遊驁，因曰驥驁也。)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涉，渡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遽，疾也。疾刻舟識之，於此下墜劍者也。○舊校云：契一作刻。)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為，治也。與此契舟求劍者同也。)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任，用也。)荊國之為政，有似於此。(似此，悖也。)

察今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鎮洋畢氏校本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案子華子神氣篇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與此避人正相合）地從於城（城不下地不遷）城從於民（民不瀆城不壞）民從於賢（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邑乎岐周邠人襁負而隨之故曰民從賢也○所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也下文終古向摯屠黍諸人亦是說在下之賢人注尚未切）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以德化耳故曰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知桀之必亡也）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姑息之臣而與近之○案尸子曰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注云姑婦也息小兒也與此意同）妲己爲政賞罰無方（方道）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剖比干之心析材士之股刳孕婦而觀其胞○注股舊本作肝誤今據古樂纂注改正）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國在豐鎬也）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而道死焉○屠黍說苑權謀篇作屠餘）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周敬王後五世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爲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謝云敬王五傳爲考王人表作考哲此誤考烈西周威公爲桓公之子非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爲（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其宿次而云是無能爲也○說苑作多不當曰是何能然）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屠黍居周三年也）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夜淫不足繼以晝日○切倚淮南齊俗訓作切踦注踦足也說苑同）康樂歌謠好悲（康樂也安淫酒之樂樂極則繼之以悲也○康樂上說苑有淫晉二字）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風化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二人賢者也○義蒔說苑作錡疇）得史驎趙駢以爲諫臣（二人直人○說苑作史理趙駢）去苛令三十九物（物事）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其尚尚也○舊本君）下衍子字今從黃氏日抄所引去之說苑亦無）曰（○說苑無）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極盡）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諛諂也○次遺字舊校云一作予）威公薨肂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下棺置地中謂之肂）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廣雅釋言云更償也）爲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

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說苑作莫之必忠則言盡矣下譽字愛字上皆有必字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無幸舊本作無辜誤今從本生篇改正說苑亦作毋幸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更猶革也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中山五割地與趙趙卒亡之齊悉起軍以距燕人於濟上燕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保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修割地與趙棄民於燕不能自衛而衆破士敗日造其所以亡也

先識覽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未必知其爲賢也不知則與無賢同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故不治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多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言不絕也得士則無此之患無亡囚之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封建○此疑比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爲世○疑是沒身爲世賢主時以其亡其亡爲憂也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不如吾者舊本作吾不如者誤今從意林改正大戴曾子制言中盧注亦作不如我者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己故曰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上上位也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子既廢○天子舊本作天下說此段與前謹聽篇同彼云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剗剗滅不得休息而佞進佞諂者進而升用也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之世故曰當之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說見謹聽篇盧云說文滋黑也引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滋今左傳作茲茲乃本字後人加以水旁實則一字耳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用也

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爲君子也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爲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累○累新序節士篇作纍即史記所云在縲紲中也晏子曰譆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舊校云交一作友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舊本下復有一也字古也字亦與邪通後人注邪字於旁以代音而傳寫遂誤入正文今去也留邪蓋以便讀者使不致惑耳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己知者而伸乎己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案史記晏子傳載石父之言云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此則所以絕之意方明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晏子雜上篇作意新序同嬰聞察實者不留聲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實不復留意考其名聲也觀行者不譏辭欲觀人之至行不譏

之以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敬而可以弗棄也越石父曰
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敬客俗人有功則
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阸矣而反屈下之其去
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晏子新序令功俱作全功子列子窮
容貌有饑色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客有言之
於鄭子陽者子陽鄭相也一曰鄭君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
○舊本列禦寇上衍一子字案列子說符莊子讓王俱無子字新序作子列子禦寇居君之國
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
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
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
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
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舊校云笑一作歎君非自知我也
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
言○有下罪字衍有與又同莊子作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列子同此吾所以不
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因國
人逐猘狗之亂而殺子陽也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
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
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
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孔子曰貴觀其所取
此之謂也○遠疑達字之譌

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同一目也○謂
目本非有異其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瞑士未
嘗照故未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接見無由接而言見
詤詤讀誑妄之誑儻不詳審也○舊本詤作誑段云當作詤說文詤夢言也從言亡聲正如亡無荒讀
通用故可讀誑又惠氏於左氏襄廿九年傳孫見疏也亦謂當為詤智亦然其所以接

智所以接不智同一同智也○亦舊作同一智也其所能接所不能
接異異謂能與不能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智者達於明見未明之前故曰接遠
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所見至而不知故曰接近所能接近而
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
矣雖子貢辯敏無由何如故曰弗能喻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
為之莽莽也為作也莽莽長大貌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壞
壞也可以為之莽莽也壞壞猶費治之莽莽均長貌○往不明壞壞紛紛之貌史
記貨殖傳天下壤壤皆為利往此指麻之未治者戎人見其紛亂難理言孰有如此而可以成長大之幅
乎疑人之業己也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諸雖有賢智之
士不能為昏主謀以在將亡之國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
以為智智○舊校云智一作長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
悖悖惑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李
本作由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
求賢而任之故不聞亡國不危君也桀謝所以國亡身滅不自知不智故也管仲有疾桓公
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病困也將何以教寡人管仲
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官
之於君無有載藏之於心也行謂即世也亦書輸寫所知使君行之無有懷藏埋之地中今臣將
有遠行胡可以問言不足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
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啟方遠猶
疏也無令相近○豎刀舊本作豎刁字俗刁亦自貂音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
寡人慊快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
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之何能有愛於君公又
曰豎刀自宮以近寡人宮割陰為奄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
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魂下人病也猶尚
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失其守魍魎鬼物乘

（以下人故日失○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作背病本也觀下文守其本之言似本字是）君不任（爲妖蠹也）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謂仲父言盡可用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令矯公命爲不通人之命○莊矯公二字當在令命之下蓋先以命釋令也）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吾無從得飲食與公）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此十三字疑衍文）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無使得飲食也）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二十五家也四十社凡千家以降歸于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蒙冒也袂衣袖也以衣冒面而絕壽宮寢堂也）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楊門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舉事）（六十日而蟲流出戶不欲人見故殯以楊門之扇也）三月不葬。（○史記齊世家正義引作二月不殯）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也。（○舊校云言一作敗）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輕易）無由接見也。（○疑見字衍）無由接，固卻其忠信，（接知也御不用○案固與故通用對本作見字屬上句並）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貴謂豎刀易牙常之巫衛公子啓方之屬也）

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曰尋○極意林作及○）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爲道雖精，不能見矣。（精微妙也）故箕子窮於商，（爲紂所困）范蠡流乎江。（佐越王句踐滅吳雪會稽之恥功成而還輕舟浮于江而去也○孫云藝類篇云范蠡子胥以）（此流意少伯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不知所終傳聞異辭遂有流江之說耳盧云案賈誼書耳痺篇建審）（本作范蠡負室而歸五湖渾本作負石而蹈五湖庫本與流江之說頗相似疑當時相傳有此言也）昔秦繆公興師以襲鄭，（不鳴鐘鼓密聲曰襲）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三十里一舍）皆以其氣之趫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趫捷也故進能滅敵去之能疾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必不能以克故曰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重深○戒其勿輕易也）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明也皆蹇叔子也○案左氏蹇叔之子與師則必非三帥明矣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孫云均屬傳訛）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遏師必於殽。（殽澠池縣西崤塞是也）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識之易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過周，（周今河南城所謂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西周襄王時也）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周大夫要徼也）曰：嗚呼！是師必有疵。（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周家所封立也）過天子之城，宜櫜甲束兵，（○梁仲子云左傳僖三年正義引作櫜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爲天子禮。今袀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袀同也兵服上下無别故曰袀服回建者兵車四乘也左君位也君不載）（而車右之不軾○袀服此左傳之均服舊本作初服故回建往所靡殊不明此似言車上所建者考工記）

有大超乘者五兵實人也君不載以下守亦多執將乘右之超乘者五百乘人本也達君下不句高氏分之時乘伯不自行亦不當言左右君位也下當作超左以御中御主車可不下今左并不軾右就下復超乘以上真左氏傳畿異超乘者五百乘。○左傳作三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巨暉車○上也不下車為天子禮故曰力多而寡禮○上注巨不臨之巨書傳左傳距曜曲踊之距車中如何晚翻踊左傳所載左右勇自面下為是畫乾下面躬以上車示其有先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淮南人間訓作蹇他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禮稱君命曰矯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術也、視也於東邊候晉之道，候視也晉國也○案李善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此作晉使臣無人字舊本作訛晉注亦訛今一從舊注改正而刪去舊校作晉注亦同六字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入○舊校云陷一作以及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盛盛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之子驩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彊。彊霸也○舊本注有一作若是而弗擊不可大彊十一字乃校者之辭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遏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哭也以說於眾曰：「天不為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辯有殽之敗也曰智不至也故智不至則不信。蹇叔諫必哭於殽其子云晉人禦師公不信○案正文上舊本承上文今作智至正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故之不反敗殽穀梁傳曰匹馬隻輪無反者也蹇叔言不信生也○首句舊多作言不可不信今從朱本改正未句而說舊云從不信蹇叔言生也故不至之為害大矣。故謂敗殽大也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始首也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孔子衣麛裘投之無郵字與尤同言投棄孔子也鷖誦人名案孔子家語作覽謗蓋同舊本鷖作曾說苑作誦舊本作舉與十二紀篇同正作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舉取也大智之用，固難逾也。逾過也盧云當○本是字言大智之用固非不能使人易曉也注言文之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也洫溝也都鄙君子小人各有法制服也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左氏襄卅年傳貯作褚同盧云案周禮注引文云本或作貯釋文褚一作貯四分律引傳第四十卷亦作貯孰殺子產，吾其與之。」鄭人與子產助之也○左傳丘賦鄭人曰之人誹謗之也此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殖長也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嗣續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訾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君因人民誹謗則不用子產孔子亦無二國不復用民之聖之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無二人所見用則亦不能有為也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不能有為亦將罪之於民可也○雖注施一舊作此非能也案王念孫說家語正論解亦作施生杜預注昭十四年左氏傳施行也罪行

（也今改正）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爲賢稱子產孔子爲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任用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也）夫開善豈易哉（開通也）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聽無事謂民誹子產孔子無用之爲事也乃賢主所以爲事也誹之無治也又賢主能聽之故曰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爲將以伐中山）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報白也）有貴功之色（○舊校云貴一作責）（盧云疑是負功）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秦策作謗書一篋）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難說也）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論士讒士也殆危幾近）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以爲己功一方寸之書則亡矣何乃二篋也）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邪中主之患不能勿爲而不可與莫爲（夫唯賢主能無爲耳中庸之主不能無爲故不可與無爲也）凡舉無易之事（○舊校云易一作爲）氣志視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爲哉皆壹於爲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王得商故曰立功也）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越王句踐破吳於五湖故曰能報其讎也）以小弱皆壹於爲而猶若此又況於以彊大乎（湯武以百里越王臣事吳王夫差爲之前馬故稱小弱）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惠王之子也祝願也）史起興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爲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梁伯子云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修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田水經濁漳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鄴呂氏所言不足據漢書溝洫志乃誤仍之左太沖魏都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斯得其實）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聽從也）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案漢書溝洫志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數字不同）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案所用下似脫一賢字）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諠譁而弗爲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哅哅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猶與由同）故哅哅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哅哅也止善賢主以之哅哅也立功（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爲四世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案魏世家王字衍以一見定其餘身不能從善此言亦過梁仲子云左氏傳襄廿五年正義引此書魏文侯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以灌田與今本異云）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澗無水曰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

則不然如可知如可不知如可見如可不見○孫獲兩可不文倒據李善注文選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作不可爲是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審致以求發始也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勤心國家以致太平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流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在尚書錄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梁伯子以諸書皆言管蔡是周公弟唯孟荀及史記以管叔爲周公兄此又言蔡叔爲周公兄益不可信全謝山以皋鼬之會辨長蔡於衛不聞長蔡於書安得如此注所言乎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喻微細也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言無所損於德行也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而止善此之謂也○止舊本誤作士義今據淮南齊俗訓本文改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而勸德此之謂也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梁伯子云卑梁是吳邊邑史記十二侯表及楚世家伍子胥傳皆同楚邊邑乃鍾離也此與吳世家所載皆誤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也楚僭稱王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之單襄公成肅公劉文公也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反更也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平吳楚以此大隆隆當作格格闘也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公子光夷昧之子也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臣小帷子楚二大夫也雞父之戰胡沈陳蔡皆佐楚戰故吳獲之夏徵齧名陳大夫○案雞父之戰獲陳夏齧

在魯昭廿三年吳太子諸樊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帷子在定大年此誤合爲一釋文云帷本又作帷羣經音辨云小帷子楚人也音帷又反伐郢又復也郢楚國都也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盧云案左氏昭廿三年傳云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與雞父之戰同一年事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知中故國危身窮也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黃東發云觀此所引然則孝經固古書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二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言受命於楚與晉爭盟也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應華也大棘宋邑今陳留襄邑南大棘是也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與及也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昨日之事殺羊事也今日之事我爲制今日之事御事也○陳氏樹華春秋內傳攷正云左傳子爲政我爲政此或因始皇名改但他卷不盡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爲鄭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傳曰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此之謂也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古之長將人遺之單醪輸之於川與士卒從下流飲之示不自獨享其味也華元羊肉不及羊斟而身見虜故曰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注單醪亦作簞醪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引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眾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爲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或以爲楚莊王事獨享朱邦父本作獨周形近而訛也今改正魯季氏與郈氏鬭雞郈氏介其雞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案淮南人閒訓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與此互異季氏爲之金距以利鐵作鍱錔其距上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平子名意如悼子紇之子也侵郈氏宮以益己宅○淮南歸作侵又下句作而築之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郈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爲氏因曰郈氏昭謚也傷譖也

誤譌也○梁仲子云惠伯華禮記檀弓上注作惠伯革正義引世本作革字形並相近以字爲氏當作以邑爲氏孝公八世孫成叔爲郈大夫因以爲氏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襄公昭公之父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六佾者四十八人於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二人左傳淮南並同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人當作八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若四人尚不成樂況二人乎盧云案秦遺戎王女樂亦是二八齊遺魯女樂八十人御覽引家語作二八知此二人斷然字誤魯自隱公初用六羽當有六八季氏大夫本有四八今又取公之四佾以往故公止有二八觀高氏注亦本不誤乃轉寫之失也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審詳也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辯別義宜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同惡昭公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不至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爲遠也

察微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惠王秦孝公之子駟也○說苑雜言篇作祁射子古謝射通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說苑唐姑無果字舊校云親一作視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奮彊也少主惠王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行去也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爲之憼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悖憼誠也惠王失所以爲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史定秦史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衰肌膚消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閱廣故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皆俱也

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父也制術數也有中謝佐制者爲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中謝官名也佐王制法制也○梁仲子云楚官有中射士見韓非十過篇此作中謝亦通用盧云史記張儀傳後陳軫事中謝對楚王云云索隱云中謝蓋謂侍御之官則知楚之官實有中謝實此正同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細小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爲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卻豈不難哉除猶開通也故曰而惡壅卻豈不難也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案淮南兵略訓鶡冠子世兵篇俱作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史記賈誼傳索隱引此正作旱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也與兩家作悍不同但近所行陸佃注鶡冠子本亦作旱小司馬又云說文旱與悍同音則亦可通用也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度法也

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云爲也○莊顧難通疑宥與囿同讀有所拘礙而識不廣也以下文觀之猶言蔽耳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

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爲昬，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天，身也。○則能舊本作測能，今案文義改）。

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也，不然者而然之也，不是者而是之也，不非者而非之也，故曰淫說也）。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實也），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喻明悖惑○盧云：左氏莊十一年傳云：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杜注云：悖，盛貌。釋文云：悖，一作勃。此當以治之所悖爲句，不當讀處據是盛字之訛），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所爲善而從邪辟（使人從邪辟自謂善，故曰其患也），所謂可從悖逆也（可者，乃從悖逆之道也）。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不肖者賢之，邪辟者善之，悖逆者可之也），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亡立至，無所復待也）。齊湣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湣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爲宣王辟王，宣王之子也。言知當敬說士，不能知其所行，徒聽之士也。○梁仲子云：諸篆成舊說士作識士）。故尹文問其故（問所以爲士之故也），而王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邪（公玉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爲湣王臣，其亡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讎也，然二人卒讎之。湣王無道，當殺之，而擢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以自讎者也。○梁仲子云：卓齒，齊策作淖齒，顏師古注人表：淖音女教反，字或作卓。梁伯子云：潛夫論作踔齒，史記田單傳徐廣作悼齒，注東廟，後行論篇注亦同，國策作廟梁）。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眞所謂士已（○舊校云：一作矣）。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爲臣乎（○舊校云：肯一作用）？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中（○舊校云：廟一作庭），深見侮而不鬭，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鬭則是辱也（○大夫衍大字），辱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鬭，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雖不可治，言不怨也），意者未至然乎（王言意以爲未至如是。○此莊各本脫，李本有）。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鬭者，是全王之令也（○李本無之字），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鬭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邑也），如衛（如，之也）。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亡率義以霸，管子輔而成之，不以土地之大也。今此湣王繼業國之資，備號不義之人，霸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用管，以桓公山頂井處不得方之者也）。

正名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鎭洋畢氏校本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愼勢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主謂君也分謂仁義禮律殺生與奪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姦僞邪辟之塗可以息（息滅也）惡氣苛疾無自至（自從也君德合則祥瑞應故苛疾無從來至也）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身治則國治故曰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作爲也遲徐也遲用其力而不勤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分地獨也速疾也獲稼穡則入己分而有之各自欲得疾成無藏匿無舒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邪私也不欲君知故藏之也）主無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謂主不以正臨之令臣自欲容私故君無所避其負也）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爲人臣之官事是謂與驥俱走無以勝之也○舊校云人官一作人臣）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勝也好自治人臣之所官事亦如之）夫人主亦有車居無去車（去猶釋也去讀去就之去○案居字舊在車字上係誤倒居字當屬下句今乙正）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詖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容也）堅窮廉直（堅剛也）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騖矣（畢盡也）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之易也）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以用也）若此則百官恫擾（恫動擾亂○恫玉篇作捫）少長相越萬邪竝起權威分移（政在家門）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風化）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良晉大夫郵無正郵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良策駟是也○郵無正見國語卽左傳之郵無恤舊本郵作孫意卽孫陽）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放縱也悖亂也）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分殺生與奪之分也傳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愼也故曰不可不審名分也不審之而欲治猶惡壅而居下也故曰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無壅塞故曰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術之得其術）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厲王周宣王之父幽王周宣王之子言先幽厲偶文耳殺戮不辜曰厲壅遏不達曰幽皆惡諡也○壅遏逸周書獨斷蘇明允並作壅遏）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不得也）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舊校云一作羿）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悗（以用○舊校云過一作遇又本悗作悅今案過悅皆非也悗音瞞又音懣玉篇惑也莊子大宗師釋文廢忘也）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充實）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以汙穢之德隨潔白之聲里諺所謂牛頭而賣馬脯此理之謂也）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與上賣馬脯義同）用以勇敢而埋以罷怯（罷行罷怯以充勇敢之用故芎藭之似藁本蛇牀之類蘼蕪碧盧之亂美玉非猗頓不能別也闇主之於名實亦不能知也是以趙高獻秦二世以鹿爲馬此之類也○蘼蕪博物志作蘼蕪）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顧反）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邪（此牛名馬之類也）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主猶性也○案注似主本是生字）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不自專獨爲教詔）

知而不爲（雖知之不與爲名其功也）和而不矜（和則成矣不自矜伐）成而不處（處居也老子曰功成而弗居此之謂也）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無肎爲使（止者不行謂土也行者不止謂水也因形而任之不令土行不令水止也不制於物者不爲物所制物不能制之也若此人者王公不能屈何肎爲人之使令者乎）清靜以公（公正）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六合四方上下也海外四海之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流行）此之謂定性於大湫（性命也大湫猶大實）命之曰無有（無有無形也道無形無形言得道也）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得道能然無所恩處故忘人也而人慕之此乃所以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人人得之也故曰夫其非道也○舊本作夫非其道也注同今案下數句皆其字在非字上今亦依闕乙轉）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自知有德忘人知之而人仰之此乃所以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人人知之也故曰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幾近也至有德雖萬里人猶知之故曰不幾也靜安也安處其德乃所以使人明之也望遠若近故曰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亦在其人也明不能使人人見之故曰夫其不明也○盧云此所言幾知今人所謂機警也此實聖人言不逆詐不億不信先覺乃實意相似狂似非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大明者垂拱無爲而化就行不治小事也假藉若周公旦攝勤理成家之也夫其不假也亦在其人也久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其不假也○舊本正文夫其不能下缺也字今依注補）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假攝者務濟國事事濟歸之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亦在其人也周公有能首之誅管蔡有鍾巫之難故曰夫其不全也推本備但管蔡傾邪不違聖人之旨也其大乎子有欲太宰之志於是生之也○注其大乎三字衍仍當有一公字又生之疑是生心）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妙微也）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宰主）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始（自從始首）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人於此五者雖不能備有但能好惡則幾矣）

審分覽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二語見文子上仁篇淮南主術訓）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準不以平有繩不以正（準法正直○準說文本作準从水隼聲而諸子書多省作准五經文字云字林作准今姑仍舊本）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寧安正主）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見）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升降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因人之知以知之○故曰者本老子德經之言下二語亦見）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不知人而特己明不能察偏遠故彌少也）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闕短）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敗傷）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外棄所以爲也）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不出戶庭而知天下實出無異故曰所以出之不爲而有所成實爲無異故曰所以爲之）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召致也）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反還）夏熱之下化而爲寒（寒暑更也）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而物自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說實異天同）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故盡能也）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君狂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其言爲當也是以知其言之狂）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狂言而自得所以知其惑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待臣正）故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物不可遂識備識其物則爲不備也○注則爲朱本作則反有）有事則有不恢矣（恢亦備也）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輪輿轅軸各自有材故曰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爲車

哉（特但）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方道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一者道也）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鄙人小人也閉結不解者也）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韓非外儲說左上云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淮南人閒訓注云宋大夫）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言此不可以解也乃能解）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徼射其獸走與矢會故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思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差過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消亡也）奮能自殃（奮彊也夏桀紂其能以肆無道自取破滅之殃）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同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孤寡人君之謙稱也能自卑謙名書者不可防障）此則姦邪之情得（得猶知也）而險陂讒慝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無從自入而見用也）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爲（因猶順也）人主好以己爲（己所好情所欲則爲也）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阿從）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之志也）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一曰爲夏車正封于薛）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倣鳥跡以造文章）后稷作稼（后君稷官也烈山氏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菜以爲稷○案柱在舜臣之稷之前又下云非至遺者故不數棄而以柱當之）皋陶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illegible]五刑有服）昆吾作陶（昆吾顓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己姓也爲夏伯制作陶冶埏埴爲器○舊本姓吳國下衍衆字今刪）夏鯀作城（鯀禹父也作城郭）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當合也合其宜）然而非主道者（○舊校云主一作至）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君守

三曰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長大）人主以好暴示能（以能暴示衆○舊校云暴一作爲今案爲字是也注暴示乃表暴之意若作能爲威暴解正文與注並窒礙）以好唱自奮（奮彊）人臣以不爭持位（孝經云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此不爭持位非忠臣也）以聽從取容（阿意曲從以自容）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有司大臣也大臣臣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聽從取容無有正君者君奮自正耳是爲代有司爲有司）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後隨隨後也其業不爭取容定業也）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臣故不定也）耳雖聞不可以聽（不可以聽五音）目雖見不可以視（不可以視五色）心雖知不可以舉（不可舉取）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悅志意頃邪故曰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於靜（藉假也靜無聲乃有所聞故藉於靜）目之見也藉於昭（昭明也非明目無所見故藉明以見物）心之知也藉於理（去物斷義非理不決故藉於理以決物）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三官耳目心不得其正故曰廢）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亂擾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雖知就利辭害不知仁義與救利避害之本也去其本而求之於末故曰雖知曷知其聞見之義亦然）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馳騁田獵也田獵禽獸亡國之主所樂及務其本者弗爲也故曰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言不知其君不信脩仁義無欲爲可以致治安國之本）無骨者不可令知冰（亡國之主不知去貪暴施仁惠若無骨之蟲春生秋死不知冬寒之有冰雪）有士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

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其理爲可理道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諡也晉宣子起之後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康子與趙襄子共滅智伯而分其地生武子都宜陽生景侯虔徙陽翟釐侯景侯子也○梁伯子云史記韓世家貞子生簡子簡子生莊子莊子生康子徐廣謂史記多無簡子莊子人表亦仝然韓簡子見左傳及晉趙世家惟莊子無考今史記據世本誘以未見此也昭釐侯史作昭侯乃懿侯子非景侯子也昭釐侯令官更之以豕小使官更易大者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識其耳申不害聞之申不害鄭之京人昭釐侯之相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聽舊本作聰訛今案下文改聽與聾韻協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聽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任用也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闕短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讀曰以十里之閒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之國○其以意林作而欲南撫多嬰南極之國○嬰意林作鷃西服壽靡西極之國靡亦作麻○大荒西經作南服壽麻南字訛注引亦作麻北懷儋耳北極之國○大荒西經作儋耳若之何哉○意林作何以得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賢食得知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爲君習近習所親臣也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爲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閒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羹可斟無粒可食故曰不斟不嘗○斟乃糂之訛說文糂以米和羹也前慎人篇作不糝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閒食熟選閒須臾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孫云御覽八百三十八後作欲李善注文選陸士衡君子行作食潔故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炱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飲之煤炱煙塵也入猶塵也○煤炱舊本訛作煤室孫云選注作炱煤梁仲子云盧玉川詩當天一搭如煤炱政用此室與炱形近致訛今定作煤炱舊本注煙塵下多之煤二字乃衍文又塵作墨今皆依選注删正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不可信心聽妄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記識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任數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爲長長上故李子曰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爲兔人君而好爲人官有似於此作君而好治人官藏似兔化而爲狗也其臣蔽之人時禁之人時君自蔽則莫之敢禁有止之者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精甚祓篲日用而不藏於篋祓篲物也日用掃除故不藏於篋喻人君好治人臣之職與祓篲何異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恩臣識則志衰也擊見動作臣安社稷利民之事未必能當是自衰暗倦業閒也代臣作趨走力役之事則心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書校云虜一作虞容成作厤羲和案虜首舊不可解世本云隸首作數或是此誤亦疑虜首當是隸首

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尚儀即常儀古讀儀爲何後世遂有嫦娥之鄙言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校云雅一作持案荀子解蔽篇云乘杜作乘馬楊倞注云呂氏春秋作一實一字或衍文撰書校持字乃杜字之譌杜卿相土也寒哀作御○寒哀鄭世本之韓哀古寒韓通舊本作寒韓孫云蜀志郤正傳注引作韓哀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舊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在上官使人人任其事也故盡畢其巧能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用其人得其任故所以能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老子曰不知乃知之此之謂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勞神是養神也無狀而能化化育萬物謂也○謂擬術否成上書有之字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天極北極太陰也日能燭之○日舊訛月注同趙云極燭猶言照燭注非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大通也神與通合生道乃無訟厭志意通達不可障塞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陽而始之謂天子也反本○朱本注末有也字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爲不成莫無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也管子復於桓公復白曰墾田大邑○新序作大作期韓詩外傳作墾田仞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遬請置以爲大田甯遬甯戚○古戚連同音遬卽逮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爲大行大行官名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以親諸侯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外傳新序皆無大字御覽二百七十三無臣字管子小匡篇作鮑叔牙爲大諫子云平原廣城○新序作廣域車不結軌士不旋踵結交也車轍曰軌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新序作成甫外傳亦作成請置以爲大司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也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管子作賓須無王厚齋云案說苑作弦章在景公時晏子以管子爲正梁仲子云小匡書作子旗爲大理子旗弦章之字孫云韓非外儲說左下作弦商新序四作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大理治獄官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受管子之令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黃氏日抄引作不任己之能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綖愉解綖緩○舊校云慎一作順人事其事以充其名治上事也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偏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虛飾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爲淫學邪說謂之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反本質正行其情不雕其素素樸也本性純樸不雕飾之以爲華飾也○行其情舊作其行

情狀云李善注文選齊竟陵王行狀引作行其情今依乙正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衆干度之議者不聽之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功○案功字必誤疑當為効又疑是劾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愛好惡憎用虛無為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愛惡則公正治之本也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有用之言謂忠正有益於國者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召致相與植法則也植立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撓曲貪得偽詐之曹遠矣曹衆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貨不為無益之事唯道是從利民而已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體道人也一事正事正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能言公正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平和唯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為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著職也以用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愚拙者此之謂也注此字疑衍○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詔教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聽益亂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所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固必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反更多大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為因循舊法不改為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以偏見教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復自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道尚不知不知乃知也以不知為寶因循

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奈何為寶也○自有道之主以下亦見淮南主術訓一二文異不復別出此為寶校云一作實則正與淮南合觀此注意似亦當作實為是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燭照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遠也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皆四夷之遠國際至也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韓非外儲說左上任登作王登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韓非作中章胥己是一人下云一日而見二中大夫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以用也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易舊作見訛今案文義改正非晉國之故故法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謂耳任登之名目任登之實登之所舉登復假耳目哉○舊本吾又耳而目之下亦有矣字今從韓非去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畢力畢盡也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肖不能為霸王之船驥故釋之非苟遠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庖人伊尹釣者卽呂尚仇人管夷吾僕虜卽百里奚之輩非阿之取其可以為社稷功名之道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訾相也相功力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也○說苑尊賢篇作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殷之盡周之興○此注誤小臣湯之衛也謂伊尹見尊賢篇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舊校云一作任案說苑作任也豈特驥遠哉○舊作豈特船驥哉說苑作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說見尊賢篇紂用惡來宋用唐鞅○從說苑作唐鞅亦見當染篇舊本作唐鞅齊用蘇秦而天下知

其亡。○舊本無知字又其字譌作甚今亦從說苑改正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若說苑作苦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當中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若說苑作亦

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欲人信之故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失居上之勢以恃有國故危也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螻蟻食也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察知也此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通達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周禮象胥掌蠻夷閩越戎狄之國使傳通其言也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鞮南三千里內徼外五常華夏之盛明胡不用象譯狄鞮也○注象胥下舊本衍古字今刪周越周禮作閩貊王制東方曰寄此作譯未詳何出國語所謂曰譯南七字疑衍文胡字亦疑衍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千里之畿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其姦回昏亂雖大輕是也故曰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注舊本作在德之休明雖大輕文有脫稱今依傳補十二字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衆多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孫云李善注文選陸士衡五等諭引作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植嘉穀化養兆民天下號之曰神農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小彊幹弱枝海上有十里之諸侯。海上四海之上言遠也十里小國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家室也王者以天下爲家家故所以天下爲國故曰：以滕、費則勞，滕費小故勞也鄒魯大故逸也以鄒、魯則逸，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行其威易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齊楚最大舉綱紀加之於小國無大勢故曰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用大使小欲盡濟故曰彌易湯其無郼，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郼岐湯武之本國假令無之賢雖十倍不能以成功業○郼詳見慎大篇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滅亡也以重使輕從，從順以輕使重凶。凶逆也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盂，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勢賢士之佐遇亂世而王尚為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苦紂之民紂之亂與武王陳其牧野倒失而射橫戈而戰武王由是王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輴，沙用鳩，山用樏，○案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肆泥用輴山用樏輴音云肆乃鳥切推版具又淮南齊俗訓輴若舟車輴肆窮輴業林宗本作肆俗本作鳩至備務訓業本亦作鳩矣因其勢也者令行。○案勢也下似當云因其勢者其令行補四字語氣方完位尊者其教受，受因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不能以行其化○舊識及此嫌是書獄反此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奚何也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尊卑皆有別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兎

走百人逐之慎子名到作法書四十二篇在申不害韓非前申韓稱之也○注舊本作四十一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未定者人競爭之也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屈竭也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顧視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分土畫界各守其封故定分也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注定分似當作分定莊王圍宋九月莊王楚穆王子共王父也圍宋在魯宣十五年○春秋圍宋在宣十四年之秋踰年而始與平故高注每云十五年康王圍宋五月康王楚共王審之子莊王之孫也宋君病不以告故不書於經聲王圍宋十月聲王楚惠王熊章之孫簡王之子在春秋後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德故曰以宋攻楚也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簡公悼公陽生之子壬也陳成常陳乞之子恆也宰予字子我○注壬舊本作王子訛今改正闞止字子我諸子遂誤以爲宰予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相憎不可並也故願去一人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舊校云而一作故識一作議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說苑正諫篇作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悔恨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爲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周鼎著象詳見先識覽

慎勢

七曰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從也聽從衆人之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國不能安寧也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之謂也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老耽困學紀聞十引仍作老聃子列子貴虛體道人也壺子弟子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貴齊齊死生等古今也○注舊本作一十五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陽生貴己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李善注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作楊朱陽楊古多通用孫臏貴勢孫臏楚人爲齊臣作謀八十九篇權之勢也○梁伯子云史漢皆以孫臏爲齊人此獨以爲楚人當別有據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舊本無此十一字孫云李善注文選賈誼過秦論陸士衡豪士賦序皆有今據補盧云此下疑所脫尚多引此十人必下如是而止應有斷制語後安死篇故反以相非一段頗似此處文又此下段亦必別有發端語而今無從考補矣有金鼓所以一耳金鐘也擊金則退擊鼓則進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舊校云穴一作空案空與孔同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不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不同區以別也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清商濁宮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一若平正者主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將主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摶與專同說見前舊作搏訛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驪馬駢馬也在中曰服在邊曰驂策箠也御四馬者六轡乃四人持故曰不一楚王問爲國於詹子詹何隱者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身治國亂未之有也故曰爲身○爲國治也意林兩爲字俱改作治詹子豈以國可無爲哉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家爲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

身爲家以家爲國以國爲天下爲治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窮亦極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爲近之近猶知也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林生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書合彭祖以壽三代以昌彭祖殷賢大夫治性壽益七百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此之謂也三代夏殷周以治性而昌盛五帝以昭神農以鴻五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虞神農炎帝三皇之一也皆以治世體道昭明鴻盛也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吳起衛人爲楚將又相魏爲西河太守商文蓋魏臣也○梁仲子云商文史記吳起傳作田文與孟嘗君同姓名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若如也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置猶委也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吳起○此可不注又不應在文見下得無後人所爲乎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言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此下有嘗此之時四字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臾也與猶歸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譖之於武侯故曰困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大難車裂之難○盧云起後在楚事悼王王死貴人相與射起起伏王尸而死見史記本傳此書後貴卒篇亦同至戰國秦策韓非難言問田兩篇史記蔡澤傳皆言起支解此亦可信既據射夫何必不辯劇唯此注言車裂則非是夫吳勝於齊吳王夫差破齊於艾陵而不勝於越越王句踐破吳王夫差於五湖齊勝於宋齊宣王伐宋而勝○案史表滅宋者齊湣王也而不勝於燕燕昭使樂毅伐齊下其城七十二也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贏絀之化邪

執一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鎮洋畢氏校本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諭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故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實行之機則說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要約也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行去也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駭驚也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惠王魏武侯之子孟子所見梁惠王也韓哀侯滅鄭而并其國昭侯哀侯之孫也故謂使封鄭之後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為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當也大國謂魏國也言韓當為大國所憂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曾為晉公所執於銅鞮大國不救故曰大國不憐也欲使韓封鄭之後故曰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慚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故令客勿復言也是舉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不義愈益厚也厚多也公子食

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魏昭王問於田詘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昭王魏襄王之子也東宮世子之宮也詩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注舊本作昭王之子誤據世家改正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諸乎言有是言不○今本有田詘對曰臣之所舉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于于乎也○今古字通田詘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王無以應田詘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己因以知聖對昭王己田詘昭王有非其有田詘不察察知也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惠王武靈王之子趙襄子後七世所生事治也偃止也○今注改正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虛空實誠今藺離石入秦二縣趙邑今屬西河而王縞素布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不能治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言民自藏粟於家與藏之於官何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知猶得也其

不如在上也。（爲官言不如其在上，上謂官）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爲民言不如在於民）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聽，從也）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己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人。申不訾之說也，爲公子沓相，說見公子面戰懼也）公子沓訾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爲吾相也夫？（訾，毀也。說我，說之也。而戰懼之。言不任爲吾相也。夫，不端之辭。○此兩辭注皆非是。公子沓爲周之相，非申向相公子沓也。聲其說我而戰懼，將以我爲相，非申向之故而然歟。如是，眞下文皆贈合。今注乃言公子沓以申向不任爲吾相，大謬）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公子沓無以應。（應，荅也）戰者，不習也；（不慣習見者，故懼）使人戰者，嚴駔也。（嚴駔，嚴魯，恒駔同。○案）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駔則可。（言以嚴駔者，失則可也）

審應覽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殷人尊之，故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在小乙之喪也。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此之謂也）卿大夫恐懼患之。（患，憂也）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類，善也。茲，此也）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也）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爲葉以珪冒以授叔虞。周禮：侯執信圭七寸，故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戲，不誠也。○說苑君道篇無人字，是）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王之母弟也。傳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天帝謂己曰：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爲晉侯，此之謂也）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輔，正）荊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也。讔，謬言也。○案讔，史記滑稽傳作喜隱）成公賈入諫。（○張云：史記楚世家作伍舉，新序雜事二作士慶，滑稽傳又以爲淳于髡說齊威王）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禁，止也）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設，施也。言何不設讔於不穀也）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爲也？王射之（使王射，不動不鳴何意也）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覽，觀）是鳥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駭人。（沖，至也。駭，驚也）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荊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讔也，賢於太宰嚭之說也。太宰嚭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爲墟。（嚭，晉伯州犂之子，州犂奔楚，自楚之吳，以爲太宰）成公賈之讔喻乎荊王，而荊國以霸。（莊王霸）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發，行。聞，知）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㾓而上視者，（蹠㾓亦作○㾓字無攷，注以爲訓。說苑權謀篇作柘杵。梁仲子云：墨子備穴篇云用柘若松爲穴戶，不知何物，字與此相似）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說苑作東郭垂）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延，引。級，階）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子謂東郭牙也。○管子亦作管仲。子邪言伐莒者，文似闕而實之。注牙字本不重，今案文義補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

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矜嚴也○顯然喜樂意林作歡然喜樂舊本呂氏作喜業又湫然意林作清淨本亦多同惟李本作湫又作燋作湫說苑字兮亦闕不同今不悉記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唫閩本開○唫本成作唫說苑作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匿藏隱蔽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詹何體道人也田子方學於子貢尚賢仁而貴禮義魏文侯友之老耽學於無為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列子黃帝篇作有好漚鳥者下竝同每居海上○孫云李善注文選江文通擬阮步兵詩作每朝居海上御覽九百五十同從蜻遊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蜻蜻蜓小蟲細腰四翅一名白宿終日玩之而不去玩弄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居所○注顧佯似不若訓處或本作古如守而傳寫訛所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孫云選注沈休文詠湖中雁詩作蜻翔而不下勝書說周公旦曰○韓詩外傳四但作客說苑指武篇作王生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精微勿無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疵病○外傳說苑皆作疵事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不能知周公之心○注必篇下似當有一乙字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窺猶見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溫伯雪子道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孫云莊子田子方篇子貢作子路好矣作久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擊○舊校云一作擊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符道也同合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白楚也楚平王信費王守大夫費公太子建為費無極所譖出奔鄭與晉通謀欲反鄭於晉鄭人殺之勝與庶父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報父之仇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期率師救鄭勝怒日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微言微言陰謀事也孔子知之故不應之○注勝與庶父當作勝諸庶父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謂微言若石沈沒水中人不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沒行水中之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淄澠齊之兩水名也易牙齊桓公識味臣也能別淄澠之味也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知言言仁言義言忠信仁義大行於民民欣而戴之則可用也白公弗得也弗得不得知言之言知謂則不以言矣不欲白公以微言言言者謂之屬也謂不仁不屬之言求魚者濡爭獸者趨○列子說符篇作爭魚者濡逐獸者趨文子微明篇亦同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去不仁義之言不至為無為至德之人為乃無為無為因天無為天無為而萬物成乃有為也故至德之人能體之也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末小也白公不能路無為蹤行其志殺子西子期而有荊國葉公子高率方城外衆攻白公九日而殺之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法室法室司寇也一曰浴室浴之室也○列子及淮南道應訓俱作浴室齊桓公合諸

侯合會也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也襄公文公之子嗣也按春秋經襄公以魯僖三十三年即位至魯文公六年卒無卜三塗為祟之言也會昭十七年傳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事於洛與三塗萇弘謂劉子客容猛非祥也其伐戎乎陸渾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儆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洛陸渾人不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計襄公卒至此乃九十六年歷世亡失接傳晉頃公也此云襄公復妄言也○莊引傳多訛今悉據傳文改正唯非祭也作非祥也誤涉昭十五年傳并祭祥也之文天子許之天子周景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晉襄公周襄王時也萇弘乃景王敬王之大夫春秋之末也以世推之當為晉頃公其不得為襄公明矣劉康公乃儆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萇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精諭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舊校云毀譽一作巧辭眾口熏天熏感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分別惑疑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惑句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昭字重書亡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句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辨別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偽偽巧也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死與尸同史記秦本紀晉楚流死河二萬人漢書酷吏傳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此書期賈嘉扶傷與死亦是意林作有人得富者尸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意林作富人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意林作必無買此者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意林作必無人買賣義必無不贖下五字疑是注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之譏辨所以車裂而死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以豈諫辨反自禍為而主不知故死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紂之庶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也以主不知故廢周公召公以此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也○此引論語不解所用意范蠡子胥以此流死流放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此譏辨無理若鄧析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舊校云一作袴下同襦玉篇袴子襦亦褲也民之獄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

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〇舊校云日一作因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如鄧析者無能誅〇案列子力命篇亦云子產殺鄧析考左氏定九年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駟歂乃代子太叔爲政者則鄧析子產並不同時張湛注列子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顧可以見人乎顧反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惑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橋戾也擇猶異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關東六國爲從也魏王以爲辯達約車十乘將使之荊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關西爲橫髡以合關東從爲未足復說欲連關西之橫王多其言故輒不使行之也〇有以讀爲又以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寡少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倕堯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倕於鼎使自齧其指明不當大巧爲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巧絕殊假令倕見之則自銜齧其指不能復爲故言大巧之不可爲也〇注前說是也淮南本經訓道應訓皆有此語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空雄地名遇會也約盟也〇空雄前應言篇作空洛此疑本是空雄寫者誤耳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趙公子勝也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公孫龍孔穿皆辯士也論相易奪也龍言藏之三牙辯說也若秉白馬禁不得度關因言馬白非白馬此之類也故曰甚辯也〇謝云藏三耳見孔叢子公孫龍篇耳字篆文近牙故傳寫致誤愚意藏臧古字通用臧羊也此作藏尤雜盧云作三耳是也龍意兩耳形也又有一司藏者以君之故爲三耳但此下又言馬齒則此書似是作三牙又案新論言龍乘白馬無符傳關吏不聽出關此虛言難以奪實也今此注意又相反非也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少選須臾明日孔穿朝朝見也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昔昨日也其辯謂藏三牙之說也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說近難成也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難易之說未聞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〇舊者乎上有也字衍今刪去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奪也〇孔叢子有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二語亦當並引荊柱國莊伯柱國官名若秦之有相國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曰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圉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十二牙上下十八合爲三十謂若公孫龍藏去其三牙多而偏不可均故難也藏去其二少而均故易正文與注皆難曉〇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

之任者無罪。（斷之使無罪，析言破律之刑。○注使似當作便。）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塗，道也。）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襌緇也。以襌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得猶便也。澄子橫謬略緇衣，計其襌與紡，以為便，非其理也。言宋亂無法也。）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眾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康王也。言何故不畏我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作善者胡為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群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對。（鞅令宋王不善皆罪之，以立威，王是以殺唐鞅，故曰唐鞅之對不若無對。）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舊校云：一作民人。）民人皆善之，（惠子，宋人也，仕魏，為惠王相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翟翦，翟黃之後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乎輿謣，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輿謣或作邪謣，前人倡，後人和，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鄭衛之音，音皆新聲，非雅樂，凡人所說也。不如呼輿謣宜於舉大木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言惠子之法若鄭衛之音，宜於眾人之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故曰善而不可行也。）

淫辭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辭雖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猶，尚也。）察而以達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惑，誤。）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傳，授。）惠子辭，（謝不受之。）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聽，從。）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於鄄，（鄄，齊邑名也。自拘於鄄，辭服於齊也。）齊威王幾弗受。（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之父。幾，危。危不受魏惠王也。）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不免，難於魏境內也。）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惠王幸事傳國之子，惠子幸事以不受之名，以為必誠也。）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匡章，孟子弟子也。蝗，螽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蟘。今兗州謂食蝗為螣。王與惠子體相釋，受害於蟊者也。○梁伯子云：高氏注淮南氾論訓以陳仲子為孟子弟子，此以匡章為孟子弟子，均妄說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甚於蝗螟。）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公，謂匡章。）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施，惠子名也。表掇，儀度。）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而能也。）公何事比施於螣螟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

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爲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又將復之恐不勝用乃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此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故曰大將愛子有禽者矣大術之愚爲天下笑得擧其諱天下人笑之得擧書其諱惡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更著其名名仲父之名也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潞羸也潞與露同○國家空虛府藏竭也天下之兵四至敵鄰郡之兵從四方來至也羣庶誹謗怨望多也諸侯不譽皆遺惡也其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翟翦言惠子之法書而不可行又奉惠王說舉大木前呼輿謣後亦和之豈無鄭衛之音不若此其宜也書謂負於翟翦而從其謀社稷乃存也○注書擬是書末也字舊作之謨今改正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名寶散出以賂鄰國也土地爲四方所侵削故曰魏國從此衰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寶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賊害幸而獨聽於魏也言惠子之言獨見聽用於魏者幸也以賊天下爲實以治之爲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匡章之非惠子不亦可也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以彊力也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媚行徐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蕉薪燋也入於門門中有歛陷歛讀曰脅○歛從欠呼濫切疑即坎窞字不可曉舊校云陷一作埳梁仲子疑歛爲欲字之誤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家氏婦氏○此與衛策滅竈徙之事相似白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遇見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爲爲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不屈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市丘魏邑也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能知五味也肉汁曰洎淡者洎多無味故不可食之也○梁仲子云市邱之爲魏邑無攷市疑是市讀若貝與市字異沛邱齊地見史記齊世家左氏莊八年傳作貝邱沛貝同音省文作市盧云昭廿年傳齊侯田于沛釋文沛音貝是則市邱之即貝邱信矣余案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呂氏春秋作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疑當以函牛爲是函牛之鼎大鼎也與喻意似更切又案蔡邕集載薦邊讓書引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燋而不熟其文與此正同市邱沛邱但不聞以大鼎著名今欲言大鼎何必定取某地所出然蔡集舊本亦并云一曰市邱之鼎故并載梁說以俟後來擇焉又詎能知五味也上疑有脫文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焦爛雞雞腥熟然而視之蝺焉美無所可用蝺讀齲齒之齲鼎好貌○蝺字無攷疑是蝺與偊踽皆同惠子之言有似於此似此鼎好而不可用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甑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蝺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爲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爲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龍魏人也昭王燕王噲之子也偃止也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爲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爲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爲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之相國也

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是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令孟卬割絳䋈安邑之地以與秦王○孟卬乃孟卯之誤淮南子注云孟卯齊人戰國策作芒卯案魏策芒卯謂秦王曰王之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今此云割絳䋈安邑之地䋈疑卽汾之異文字書不載梁仲子云安邑魏都也秦何割其國都以與人此殊不可信王喜令起賈為孟卬求司徒於魏王○起賈疑卽須賈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卬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藏為司徒無用卬藏亦魏臣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詔告起賈出遇孟卬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甚賤公公之主曰寧用藏為司徒無用公公謂卬孟卬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徒孟卬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藏無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䋈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言王使負牛持絳䋈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負牛書亦是魏臣在孟卬之下者舊校云乃一作之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卬如身王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二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令臣責令秦責臣卬雖賢固能乎言不能也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用卬為司徒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錘矣而因得大官割分也錙錘兩也謂分絳䋈安邑而得大官大官司徒也且何地以給之給足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欲所欲田邑秦亦令孟卬得其所欲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彊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卬為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許綰誕魏王誕詐也許綰秦臣也秦實未為帝也詐魏王言帝欲令魏王入朝也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魏敬魏策作周訢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內與梁及身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舊○舊本注二字在甚字之下誤今移正乃輟行輟止不入秦○舊本輟上有止字誤衍今刪秦雖大勝於長平三年然後決秦將白起攻趙三年坑其卒四十萬衆於長平故曰大勝也士民倦糧食○此二字下脫一字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魏舉陶削衛地方六百有之勢是有之勢是有是之勢而入大蚤入秦大蚤奚待於魏敬之說也言何必待魏敬之說乃不入秦邪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舊本作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衍正文九字又於兩將字下俱注有將大二字殊謬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本是一句有與又同義豈不諳文義而以兩將字為句乎今刪去入與不入之時不可不熟論也論辯也

應言

八曰今有羿蠭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蠭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為弓名○蠭豈公音孟子逢蒙作逢蒙音龐江反似未致于此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於郼薄矣郼或作亳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畢豐○程與郢同孫宣公孟子音義程音程亦作程注畢程畢郢蓋以郢為程也畢郢皆在咸陽案周書大匡解維周王宅程三年孔晁注云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後以為國初王季之子文王因

焉而遺幾乃徙豐焉是豐程不得爲一地雍録云豐在鄠縣程在咸陽東北案孟子云文王卒於畢郢文王墓在今西安府咸寧縣畢程疑當即畢郢伊尹嘗居於庖廚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讒舊本作說訛今改正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家語屈節解吏作史下文邑吏吏皆外並同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勉猶趣也二吏歸報於君報魯君也曰宓子不得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吏邑吏也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發遺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要約最簿書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宓子體聖人之化爲盡類也故不欲人取小魚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闇夜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施至誠於近以化之使刑行於遠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水○五字疑衍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以誠說則信者之以誠治則化行之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鬬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動感神化言不誠不能行其化也

具備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鎮洋畢氏校本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爲欲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路之者少故曰不足所有餘者妄苟也妄作苟爲不會理義君子少小人多故有餘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所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所有餘者妄與苟也故賤之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繩正也行如此者雖窮困益有榮名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高貴也所潔白中正若周時伯夷衞之弘演身雖死亡天下聞之而益貴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微亦非也舜有卑父之謗湯有放弒之事然以通義斷創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可苛者非獨舜與湯也言雖聖不能無闕況賢者乎○莊卑父之謗見下舉難及淮南氾論訓飛兔要褭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飛兔要褭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馳若兔之飛因以爲名也材猶有短方有所不足褭字讀如曲撓之撓也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得故宮室不成也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棬棬乎后之爲人也○棬棬莊子讓王篇作捲捲釋文云捲音權郭音卷用力貌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戴攜子○戴舊本作妻訛今依莊子改正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已止也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漫汙也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投猶沈也蒼領或作青令○莊子作清泠淮南齊俗訓亦同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莊子作瞀光荀子成相篇作牟光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詢辱也○莊子詢作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莊子無夏字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爲貪辱也不忍聞之故投水而死潁出於潁川陽城西山中也○梁仲子云水經潁水注引云卞隨恥受湯讓自投此水而死張顯逸民傳嵇叔夜高士傳並言投洞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案莊子作椆水釋文云本又作桐水司馬本作桐水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遂成也○舊校云武一作賢仁者居之居處也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莊子作立乎請相吾子胡何何不位天子之位也言己請爲吾子爲相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上天子謂桀之非禮義也殺民非仁也戰伐殺民非仁心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水募水名也音千伯之伯○募無伯音疑募之訛莊子作盧水司馬本作盧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察見也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不之賴不賴之也賴利也一曰善也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欲於物故物無能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埶漫汙牽拘也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羞居亂世皆遠引而去或自投而死并四人介之大者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羽釣浮也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與晉人戰亡其所執戟而得晉人之矛也卻而去不自快失戟得矛心不自安○舊校云卻一作退案御覽三百五十三作退而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

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高唐齊邑也孤孤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餘子當其馬前而問之)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也)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尙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濟入也)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反還也)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北走也)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爲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莊公名光頃公之孫靈公之子)(景公之兄)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袀(袀纓也纀緣績)○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吡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徒但)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歿(卻○舊校云一作退)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加上也)

離俗覽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舊校云自一作爲)動必緣義行必誠義(所行誠義也)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敢受也)罰誠當雖赦之不外(不敢遺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舊本反作及孫據李善注文選崔子玉座右銘所引改)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名杵臼莊公光之弟靈公之子)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行去也)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爲魯定公之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舊校云一作不苟且也)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弟子也墨子魯問篇作公尙過)○公上過語墨子之義(義道)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苟誠也)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社二十五家也三百社七千五百家)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復白也)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萌民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用越爲之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舊校云受一作愛)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墨子作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此兩翟字訛糶字無攷當是糶字之誤)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荊人與吳人將戰荊師寡吳師衆荊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遁(復白也遁走也)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臣者(○舊本缺臣字今據說苑立節篇補渚宮舊事作則後之爲將者此處者將二字若乙轉可不缺臣字)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荊國終爲天下撓(撓弱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之字從

（諸宮舊事補此脫在下句下句可無之字）乃爲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梁仲子云案此卽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還自伐吳卒之事檢傳上文言伐吳之役爲吳所敗未能全師而還呂覽大異傳違畫子囊之死適當旋師之時遂據傳異說夫見可加鞭箠之書故子囊何至自討王亦何至忍負子玉子反同誅殆不可信）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郼岐之廣也（郼湯所居也岐武王所居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順從○舊校云生一作至）荆之爲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靈王作乾谿之臺百姓怨叛公子棄疾弒之而立是爲平王白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也建出奔鄭鄭人殺之勝請令尹子西司馬子旗伐鄭復讎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旗故曰乾谿白公之亂也○注舊本殺之作春殺訛今改正并補勝請二字）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鄭襄州侯事晉而伐楚楚人避之也）而今猶爲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言子囊之忠雖百世猶不可忘故曰非獨厲一世之人臣）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韓詩外傳二新序節士篇史記循吏傳皆作石奢諸宮舊事與此同）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昭王楚平王棄疾之子熊軫）道有殺人者（○道舊作廷新序同皆誤也今從外傳史記作道方與下追之及反立於廷相合）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不忍行刑於父孝也）阿有罪廢國法不可（阿私也）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免父殺身忠孝之義）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職事也）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舊校云君令一作令吏案諸宮舊事作令吏捨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歾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肎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爲天下及國（爲治也）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勸善也）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西岳也）會稽之險（山名在吳郡）不能障矣（障防也）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迴通也）澹乎四海（澹之也○注疑未是劉本作治也亦妄改或是安也與澹義同）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不臧（臧匿也○恩舊作惡校云惡一作恩今從舊校改臧之訓匿未知何出）虛素以公（素實也惡其實以奉公王之實也○注惡疑當作虛王疑當作正）小民皆之（皆公己也○己亦疑是正之誤）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得猶知也）此之謂順情（情性也順其天性也）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沒於前名顯於後世）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利民之化行備天下）而民不識（識知也堯時民不知堯德以季世視之則觀也）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章之彭蠡也）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孫云李善注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行德作修德）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注之險也疑是皆險地）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作業金鑄在後故曰先德後武）舜其猶此乎（○舊校云此一作上）其臧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爲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申生母也膳脯之也○注之字疑衍）麗姬易之（易猶毒也○梁仲子疑是易以毒也注本改作置也）公將嘗膳（義不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太子自曲沃歸膳故曰所由遠姬施酖于酒寘毒于肉故先使人嘗之）嘗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

太子太子不肎自釋（釋理也）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劍死（○案傳云縊于新城）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燬宣公庶子頑烝宣姜而生之無禮不禮重耳也）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共公名襄昭公之子○此與淮南人閒訓同黃氏日抄云恐無此理）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襄公名茲父桓公御說之子）之鄭鄭文公不敬（文公名捷鄭厲公之子）被瞻諫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荊荊成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推此言之不得為慢之也○注本左傳雖然下則字衍廣而儉傳作廣而儉無重耳二字）去荊之秦秦繆公入之（入晉納也○注書云納之晉也）晉既定興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博大也）墨者鉅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為陽城君所善○莊子天下釋文引向秀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若儒家之碩儒此注非下云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亦以名歸之而使其弟子皆從之受學也）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荊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荊罪之陽城君走荊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業續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我謂孟勝也屬託也）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二人孟勝之弟子也傳發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句上舊有二人二字以猶已也）欲反死孟勝於荊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舊本作當聽非今改正）遂反死之（反死孟勝於荊）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義未詳）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可用也）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為楚將）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孫云御覽二百七十六守國作守固兩用之下皆有衛字然案下文似不當有）國雖大勢雖便卒雖眾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不能以禁敵也）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

爲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無遺民不爲之用故滅亡多）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劍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求）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不懷不威，故不爲之用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管仲；商，商鞅）民之用也有故，（故，事也）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充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用也）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習肄之也）句踐試其民於寢宮。（○舊作寢官，劉本作寢宮，案劉晝新論閱武篇正作寢宮，今從劉本）民爭入水火，（○韓非內儲說上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卽此事）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卻之。（卻猶止也○舊校云卻一作退，案新論正作退）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爲勇者興，懼者變。（莫邪良劍也，不爲勇者利，怯者鈍也）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無道，故自攻之。神農，炎帝）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此之謂也）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立，成也）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敝人之身爲一世）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本，始也○似當云不可不察之本，少一不字）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管，準法）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鸂水。（倒，殺，投，棄之○梁仲子云，水經淮水注引作投之鸂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鸂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無益於不知御之道）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爲之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行之也）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也○注疑節節也，或是節節其力也）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祈，求也）若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七尺曰仞）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周書，周公所作。畜，好）有讎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厲王名胡，諡法殺戮不辜曰厲，周夷王之子，宣王之父）有讎而衆，故流于彘，禍及子孫。（流，放也。彘，地名，今河東永安是也）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微，無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此之謂也○趙云，此大謬，周本紀云，厲王太子靜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己子代太子，太子得免，是爲宣王，是也。虎臣宣王，似當作虎宣王臣）今世之人主，多欲衆之，（○似當作多欲民衆）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不得有其位○注位當作衆，下同）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其仁心，故曰心愛之謂也○似當作故曰愛之謂也）有其形不可謂有之。（形體也，不可謂有天下之位也）舜布衣而有天下。

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由此多其難生矣）有無之論不可不熟（熟猶知）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立猶見也）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導猶先也）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能敵之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如神也）其人事審也（其所施行皆可為人法式故曰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韓詩外傳十新序雜事五俱作魏文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武侯文侯之子也業羊伐中山得中山故武侯居之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驟數也）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欲之物）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欺不臣之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尚）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為越所破自歿於干隧）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舊校云進一作御下同）左右旋中規（東野姓稷其名）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過猶勝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不違也）顏闔入見（見謁也）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按魯世家莊公桓公之子同也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時人也在莊公後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闔為妄矣若實顏闔莊公為妄矣由此觀之咸陽市門之金固得載而歸也○梁伯子云東野稷事此本於莊子達生篇釋文曰李云魯莊公或云顏闔不與魯莊公同時當是衛莊公余致莊子人間世言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讓王言魯君致幣顏闔李云魯哀公亦見本書貴生篇又莊子列禦寇篇言魯哀公問顏闔則此為衛莊公是也而荀子哀公篇韓詩外傳二新序雜事五家語顏回篇皆云魯定公問顏回東野之御蓋傳聞異辭耳高氏未加詳考誤以為魯莊公嘗呂子妄說思載咸陽市門之金而歸何其陋也又荀韓新序人表家語稷字並作畢）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善當自求於心而反求於御馬違疾故知其敗也○此注非是猶求其馬御下所云極是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過責識知）數為令而非不從（令不可從而非人不從之也）巨為危而罪不敢（不敢登其危者而罪之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罪之也）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此二句疑當作則難以為繼矣難以為繼脫兩難字下知字衍）則上又從而罪之（罪之罪其為也）是以罪召罪（召致也）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舊校云一作准）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設禁而不禁為不行也）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舊校云一作用案當是困字）而身為戮極也不能用威適（適宜也）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猘狗而弒子陽極也（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也好嚴猛於罪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有逐猘狗之擾而殺子陽極於刑之故也）周鼎有竊（○舊校云一作竅）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未聞）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民無欲不為物動雖有賢君不能得用之也）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輿隸也）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同等也）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殤子同（彭祖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歲以下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殤）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勸樂也）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

矣（劉本作辭也○錢詹事云扶木即蟠木古音扶如酺轉為蟠漢書天文志書扶為扶鄭氏云扶當為蟠）
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趣○舊校云一作趨）不敢卻也（卻猶止也）晨
寤興務耕疾庸𢱢（𢱢古耕字○案上既云務耕疾庸則𢱢必非耕字又似屬下句闕疑）
為煩辱不敢休矣（可也）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
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
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
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
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
之國（反舌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
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一也（一同也）三王不能
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天身也）桀紂不能離不
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
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
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
正以治身則夭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
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
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
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群狗相與居皆靜無爭
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炙雞狗所欲之故鬭爭○注兩之字皆衍）或折
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
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
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彊國令其民
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
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
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徵原不從故伐之今河內軹縣北原城是也）
與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下降○傳廿五年左氏傳淮南道應訓俱作三日韓非外儲說左上作十日新序雜事四作五日）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
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
為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左傳韓非不合）與士期必得原
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為至
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
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
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為欲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
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允信也周書逸書滿猶成也）故
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
則六合之內皆為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
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他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
己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畢盡也）人主有見此論
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
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節陰陽皆不交故不成歲也）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
不生（在木曰實在地曰蓏）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
則長遂不精（遂成也）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
堅則五種不成（堅好成也）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
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開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
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乎於也）君臣不信則
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
輕（輕易也）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
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親比也）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
丹漆染色不貞（貞正也）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

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當猶應也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梁仲子云關內侯秦爵也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然則齊安得有關內侯乎管子大匡篇載此事云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據此疑侯字衍盧云案曹沫事出於戰國之人所撰造事既不實辭亦闊誕不經但以耳目所見施之上世而不知其有不合也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公曰○曹翽左傳作曹劌公羊國策史記並作曹沫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也○梁仲子云莊非也左氏昭廿一年傳子皮承宜僚以劍哀十六年傳承之以劍杜云披劍指其喉蓋曹翽以劍自向故下云戮於君前即以頸血湔衣之意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鈞等也戮亦死也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兩陛之閒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御覽四百三十作人將劫君而不知不可謂智此不盟君三字衍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翽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請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此之謂也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事事難全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弒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侵奪也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梁仲子云此即以衆人望人之意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飾讀曰飭飭正也故任天地而有餘餘饒也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贍難贍則失親難贍則惡惡則離叛故失所親也○梁仲子云贍疑當作贍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苟且不從禮義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瓋○管子水地篇云夫玉瑕適皆見精也莊云瑕適玉病也今此加玉旁乃俗作字書不載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不可全舊本全上衍一不字今刪故擇務而貴取一也一分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季孫氏武子季文子子也劫奪公家政事而自專之也孔子欲以道而見遠外○舊校云諭一作論案莊誤當云桓子季平子子也末疑有文脫似當云孔子欲以道術諭之而處見遠外也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其養而季氏便之○注非也受其養則不見遠外於以諭道術則便矣魯國以訾訾毀也毀孔子也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螭龍之別也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趨走也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亦作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乃李克也因形近而訛季充對曰君欲置相置立則

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孰，誰。○新序四樂騰作樂商，下同。文侯曰：嘗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爲賢，季成進之。○爲不肖，舊本作而不肖；賢作貴。今並從新序改正。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文侯也亦過。[illegible]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圭，周人。問文侯功何以不及五伯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卜，擇也。成，季成；璜，翟璜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讎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羽翼，佐之。○舊本脫翼字，今據[illegible]羽翼佐也。寧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任，亦將也。○注非是。寅下辟任車不可通。淮南道應訓注云：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此則是已。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者是也。○孫云：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曰：寧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合。梁仲子云：今說苑善說篇云：寧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當是碩鼠之訛。盧云：案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寧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𧞬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李善注文選成公子安嘯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青且闌，粗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三歌真贊雖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仁和陳叢書云：疾商歌殆非一歌也。今故具錄之，以備參致焉。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新序五，之作此。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請所置。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寧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爲治。桓公大說，將任之。任，用也。羣臣爭之曰：客，衞人也。衞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如。○[illegible]與。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新序作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鎭洋畢氏校本

恃君覽第八　長利・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衞衞扞也肌膚不足以扞寒暑扞禦也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從隨也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禁止也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狡蟲之狡害者寒暑燥溼弗能害古人知為之備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眾之所奉故道立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羣眾也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太古上古兩儀之始未有君臣之制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上苟所無者無以化下故以無君為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明知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君施廢其威刑以正之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行奉也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能虎為旗章明識也非濱之東朝鮮樂浪之縣箕子所封濱於東海也○非疑當作北北猶言北海之東也夷穢之鄉東方曰夷穢夷國名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東方之夷無有君長揚漢之南揚州漢水南百越之際越有百種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皆南越之夷無君者氏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僰讀如匍匐之匐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西方之戎無君者先言氏羌後言突人自近及遠也鴈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北方狄無君者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故曰多無君也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不知禮義無長幼之別如麋鹿禽獸也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賢尊者也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類種也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慮計也莫如置天子也置立也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阿猶私為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幼奉長卑事尊彊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以此利之○盧云注非是利天下言以天下為己利也古之聖王有天下而不與後世則以天下為己利故有篡有奪而亂難時作如此方與下文意相承接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不得當施時盜作耳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諫止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義重於身豫讓欲殺趙襄子欲為智伯殺趙襄子也已說在上篇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所道猶言所由趙策無所字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索求也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趙策作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無失吾所為為之六字兩本皆可通無此猶言無如此吳師道疑其有缺字非也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子國也敖公諡公君也○案此與列子說符篇同說苑立節篇作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不為敖公之所知而遺去居於海上也夏日則食菱芡菱芰也芡雞頭也一名鴈頭生水中冬日則食橡栗橡皁斗也其狀似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

死之往死敖公之難也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言叔爲不見知於敖公而舍之去今復往死其難是與見知不見知無別異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今不死其難是爲使敖公果知我爲不良臣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醜愧也唯明君能知忠臣耳敖公弗及也死其難可以使後世不知良臣之君醜於不知人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激發也所以發起君人之行厲高也人君務在知人知人則哲所以厲人主之志節也○人主御覽六百二十一作哲人臣非是下云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則節厲正指人主言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察知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臣見知則盡忠以衛上故君道安固不危殆也

恃君覽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爲施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私利也自此觀之陳無宇之可醜亦重矣陳無宇齊大夫陳須無之子桓子也醜謂其貪也與鮑文子俱伐欒高氏戰于稷欒高氏敗又敗於莊國人追之又敗於鹿門欒施高彊出奔陳鮑分其室是其貪欲也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公旦股肱周室輔翼成王而致太平戎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宇雖身形與之同然其行貪欲相去絶遠也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莊子天地篇作其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作起也○莊子作刑自此立新序節士篇作刑自此繁後世之亂自此始始首也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盍何不也行去也慮猶亂也○莊子作無落吾事慮落辭相近協而耰遂不顧協和悅也耰覆種也顧視也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以止後世爭榮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孫云李善注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引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邱渚海阻山無之字高字諸屬下讀曰是營邱恐不得言渚也梁仲子云賦云齊東陼鉅海注引此則渚當爲陼盧云案韋昭注越語云水邊曰陼此正言邊海耳山高舊本是一嵩字誤分爾雅山大而高嵩中嶽蓋依此名爾雅本非專爲中嶽作釋故嵩亦可言嵩餘嘗從選注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廣大也隆盛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達通也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削小也殺衰也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不知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恃德不恃險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得之者若湯武也失之者若桀紂故曰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爲鴻鵠鳳皇慮則必不得矣燕爵喻辛寬也言寬亦不能爲賢者慮也其所求者瓦之閒隙屋之翳蔚也燕爵志小而近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爲聖德之君至其郊也愚庳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譽豈不悲哉亦如燕爵爲鴻鵠鳳皇慮何時能得既不得又妄誹譽嘗毀之故曰豈不悲哉痛傷之也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違去去齊至魯也後門日夕門已閉也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

惜死惜愛也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愛亦惜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惡安也不肖人亦自愛其死安能與國士之衣哉夫死之道其不濟也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識知也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加上也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義以戎夷不義之義耳欲求弟子之衣以惜其死是不義也弟子拒之以不肖人惡能與國士之衣計不能兩生窮乃解衣是不義之義也淮南記曰楚有賣其母者而謂其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不亦不義也○注末也字舊本邪同攜言此豈可謂之義所引淮南記見說山訓

長利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義而生弗為也故曰達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弗為生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則當視死如歸蓋義重於身也此之謂達於死生之分者也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不為利存而苟生不為害亡而辭死故曰利害存亡弗能惑移也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崔子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不祥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故曰不變其義○舊本注多訛今從許本參以左傳改正是與下左傳有有如上帝四字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為王而不肯季子吳壽夢子札也不肯為王去之延陵不入吳國故曰延陵季子也○注子札舊本作孫子訛今改正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叔敖蔿賈伯盈之子三去令尹而不憂令尹楚卿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不云叔敖皆有所達也達於高位疾顛厚味腊毒者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惑動也荊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干遂吳邑○次非漢書宣帝紀注如淳引作茲非後漢書馬融蔡邕傳注及北堂書鈔百三十七並引作佽飛李善注文選郭景純江賦作佽非唯楊倞注荀子勸學篇所引同干遂如淳作干將楊倞作于越還反涉江涉度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魚滿二千斤為蛟○淮南注作二千五百斤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

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赴入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荊王聞之仕之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勇武而侯之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憂懼也龍俛耳低尾而逝逝去也則禹達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經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廢伏有盛盈坌息○坌梁仲子疑坌案賈誼書坌冒楚辭一作坌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達通遂成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感念私邪傷神性也俞然而以待耳俞安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公孫氏齊羣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公黨也不與崔杼同者也故曰不祥也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反其盟也崔杼不說直兵造胷句兵鉤頸直矛也句戟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變更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已竟也言今竟子○注竟舊本作競誤杼欲置晏子於死則是競竟之今俗閒惡罵人語尚有相似者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詩大雅旱麓之卒章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延于條枚此韓詩見外傳二後漢書黃瓊傳注同豈弟作凱弟禮記表記同注旱麓李本作于麓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惟宜也○梁仲子云當訓為思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援綏而乘○援舊多作授注本作受案意林作援今從之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撫舊本作撫良訛案晏子雜上及韓詩外傳二俱作撫新序義勇篇作拊俱無良字今據刪正曰安之

毋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廚，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蹈義就死未必死也故曰就之未得苟從不義以去死求生未必生故曰去之未失也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之決而安處之。處居也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啟曰：夏后啟鄒公子之名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獨大夫士與君為四四者繩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晉之三卿韓魏趙氏皆以豪英之才專制晉國三分之為諸侯卒皆稱王故曰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萬人為英百人為豪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處居居於晉數聞三晉之事○舊校云迭一作亟今案注作亟為是願得而聞之。願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也夏后啟曰：鄙人也，焉足以問？言不足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毋讓也。夏后啟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能禁矣。禁止也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釋舍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啟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生重利輕言令必生猶不可使也但以所利之何足以使之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死重害輕言為義者雖死為之故曰不足以禁之死且猶弗禁何況害也何足以禁之也白圭無以應，夏后啟辭而出。出去凡使賢不肖異，使賢以義使不肖以利故曰異也使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罰必死不肖者喜生惡死則可使矣使賢以義。賢者不畏義死不好不義生唯義之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矣。盡可得使為己用也

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召致也氣同則合，合會也聲比則應。應和也故鼓宮而宮應，鼓大宮小宮應鼓角而角動，擊大角小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龍水物也故致雨影出於形形行日中則影隨之故曰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召致○有讀曰又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利義之和也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得其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得榮名也榮且利，中主猶且為之，有況於賢主乎？○有讀曰又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足以止人攻治則為利者不攻矣，為利動者不來攻己為名者不伐矣。為武務者不來伐己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則無為攻矣。無名實之國雖疆大則無為往攻之矣傳曰取亂侮亡此是也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南陽浦岸也一曰崖也○梁仲子云水經丹水注引作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苗民有苗也却猶止更改也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啟伐有扈言屈驁不知出何書也○案路史國名紀夏后攻曹魏屈驁呂覽云徵潛夫論曹姜姓詹伯曰祖自夏以稷魏駘為吾西土盟會圖云嬴姓顓之吉鄉北有古屈城北屈也舊本禹攻曹魏下有小注攻伐二字此殊可省且其離句亦非也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元實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事之適得其時則無不成故功大士尹池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司城司空罕宋官武公名司空故改為司城觴飲尹酒也○士尹池御覽四百十九引作工尹池新序刺奢篇與此同南家之牆犫於前而不直。犫猶出曲出子罕堂前也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西家地高潦東流經子罕之宮而不禁○徑新序御覽作經舊校云一作注孫云李善注文選張景陽雜詩引作注於庭下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問牆不直

不止潦之故司馬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者也鞔履也作履之工也一曰鞔鞾也作車鞾之工也○者也舊本作百也訛今改正說文云鞔履空也徐曰履鞔吾將徙之其父曰吾特為鞔以食三世矣作鞔以共食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鞔不售無以自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荊荊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主君其相仁相子罕賢者能得民得民歡心仁者能用人人為之用也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宋在三大萬乘之閒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故曰三大萬乘之閒也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侵削則為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節儉也故仁節之為功大矣按春秋子罕殺宋昭公不但相三君以終身○梁伯子云春秋時子罕是樂喜乃宋賢臣秦何以為殺君乎戰國時宋亦有昭公其時亦有子罕逐君擅政如韓非子韓詩外傳淮南說苑諸書所說耳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等級也茅可覆屋蒿非柱任也舉云儉節實所未聞○案大戴盛德篇云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蒿宮也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睹視○御覽四百二引作矘之并矘視也音賣案睹見也疑非視義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反還也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察知今蘧伯玉為相史鰌佐焉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諡曰成子史鰌亦衛之大夫字子魚論語云直哉史魚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君從其言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謂孔子貢之客也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鱓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故曰其佐多賢也○案左傳蘧瑗下有史狗陸德明作史朝此公子鱓疑是鼂之訛即朝也但公子朝通於宣姜懼而作亂不得為賢梁伯子云或是公孫朝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既有美名又有其實故曰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僨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若如也

召類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比猶致也○此謂緻密血脈欲其通也通利筋骨欲其固也固堅心志欲其和也和調也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脈榮衛三百六十節故曰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鬱滯不通也故水鬱則為污水淺不流污也樹鬱則為蠹蠹蝎木中之蟲也草鬱則為蕢蕢穢○梁仲子云續漢書郡國志三注引爾雅木立死曰菑又引此草鬱則為菑疑蕢本是菑字即菑也因形近而訛國亦有鬱生德不通○生德疑主德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叢聚也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出生也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謗怨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召公周大夫召公奭也監視○召公奭未必至厲王時尚在據韋昭注周語以為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視而已不敢發言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弭止也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障防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目不見曰矇師瞽師詩云矇瞍奏功○周語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注引詩與今毛

詩異案詩釋文云瞍依字作叟又案史記屈原傳集解亦引作奏功 庶人傳語 庶人不官者不得見王故傳語因人以通 近臣盡規 規諫 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 斟酌取其善而行 是以下無遺善 善皆達王所 上無過舉 過失 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彘 流放也彘河東永安是也 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 觴饗也徵求也 ○日暮舊作日莫訛今改正 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 出罷 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之 ○疑是幾何 請夜之 以夜繼晝 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 怠懈 老而解則無名 無善終之名○注舊本作之始訛 臣乃今將為君勉之 勉勵 勸君使不沈於夜樂 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 墮壞酣樂 今樂而益飭 飭正也 行之壞也於貴 貴則驕 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 管仲不與桓公觴不留桓公夜樂所以能致桓公於霸也○梁伯子云管子中匡篇所載略同又說苑反質篇以為景公晏子事恐皆由左傳而附會耳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 列精子高六國時賢人也聽行其儀行見敬於齊王也湣王宣王之子 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 顙推之履弊履也袪步舉衣而步也列精子高自謂其從者曰我好醜如何也○鄭注禮記深衣曰善衣朝祭之服也然則顙推之履必非弊履可知列精子高方且自矜其容以問侍者惡有著弊履者乎高不能注不若聞諸 侍者曰公姣且麗 姣麗皆好貌也○孫云李善注文選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高臺多妖麗引此文姣作妖 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 臨井自照見不好故曰惡丈夫之狀也 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 阿曲媚也列精子高言侍者以我為齊王所聽而敬謂我美麗不言惡故曰阿我也○注

以我舊本缺以字今補 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 萬乘之主謂齊王從者且猶阿我而云美且麗也人之阿齊王齊王實不良而言其良甚於己侍者之言也○此又影合鄒忌修事 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 言齊王無所用自見其殘也亡無期日矣 孰當可而鏡 孰能鏡照 其唯士乎 獨士履禮 路正不阿於俗而能鏡之也 人皆知說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 鏡明見人之醜而人不推鏡破之而抗以矛錫摩以白攤是說鏡之明己也士有明己者諫己之短欲令改之以除其病而不德之反欲殺之是惡士之明己也○注醜舊作首又改作長皆訛今案文義改正 鏡之明己也功細 細小 士之明己也功大 正己之履而以匡君致給安定社稷故功之大也 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 類事 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 厥趙厥趙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趙家臣也傳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此之謂也○梁仲子云說苑臣術篇作尹鐸赦厥此注云趙厥未知所本又疹左傳作疾 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 所處也 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 質正 必使我醜 醜惡○案醜當訓恥 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 愛惜 而不愛君之過也 過斯也○案過當訓失 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 敦厚也土色黃色也土為四時五行之主多所載受故能辱忍醜也諸簡子之色也○注舊受辱是載受別本受作愛今從許本作受 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 變改 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 刻盡 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 居處 有況乎在簡子之側哉 側猶在左右也

達鬱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 布衣匹夫 勢不便時不利事讎以求存 讎周也○舊校云存一作全 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為故 故事也 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 指猶志布衣之人行此志於國不能自容於鄉曲 堯以天下讓舜 讓猶予也 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帝之道者為

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論猶理也）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以爲城池之固）舉其尾能以爲旌（以爲旌旗之表也）召之不來彷徉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羽山東極之山也書云殛鯀乃殛死先殛後死也○副音讀如爲天子削瓜者副之之副梁仲子云海內經郭注引啓筮副作剖）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爲司空（禹鯀子也不敢怨舜而遭事舜治水土者也○案注舜字衍）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中猶得）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肉醬爲醢肉熟爲脯梅伯鬼侯皆紂之諸侯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聽妲己之譖曰以爲不好故醢梅伯脯鬼侯以其脯禮諸侯於廟中○注曰字疑是因）文王流涕而咨之（咨嗟歎辭）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大明之三章言文王小心翼翼然敬慎明於事上不敢淫貳所以得衆福也）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興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請令疑書作請令）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爲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爲臣（辭去也）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昭王燕王子噲之子先君謂子噲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與松下戰爲齊所獲故曰棄羣臣也王苦傷之而奉事齊者盡力不足以伐齊）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從凡繇諫也）請王止兵（請王出令止兵也）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

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更改更也）使者行至齊（行還也）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其使者進報燕使之至也）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說燕王謂伏罪訖又復使說之以自矜大於左右官實官長也使聞知也）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小使微者也反燕王使復舍也）此濟上之所以敗（此齊所以爲燕軍所敗於濟上也）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反（虛弱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得七十餘城事未訖使騎劫代之田單率即墨市民擊騎劫軍破之盡反其城故曰無田單幾不反矣○不反舊作不及注末作數不及免矣兩及字皆當作反又免字衍今并刪正）湣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即墨城而立功（湣王驕暴淖齒殺之擢其筋懸之東廟故曰而殘也田單以即墨市民大破燕軍故曰而立功也）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詩逸詩也）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累之重乃易毀也踣破也舉之高乃易破也以喻湣王驕亂甚乃易破也燕軍攻高亦易破使田單序其名也○案注踣當讀與舉爲韻序其名序字必誤疑是成其名）其唯有道者乎（有道者能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故曰其唯有道者乎也）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恭王之父也無畏申周楚大夫也使如齊不假道於宋也○申周即申舟古字通）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爲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臣之子杵臼往來不假道欲以宋爲鄙邑）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言往日與楚會田於孟諸無畏撻宋公之僕）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梁仲子云案揚梁宋地見左氏襄十二年傳又水經注濟水又東逕楊梁亭北即春秋楊梁也近水故有隄防楊揚古通用隄李本作腹）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嘻怒貌也○孔太史廣森經學卮言曰削裁也投袂投其所削之袂也左氏宣十四年傳文未備也杜氏遂以投爲振壹若揚袖之義誤已）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傳曰履及於經皇也）劍及諸門（傳曰劍及寢門）車及之蒲疏之市（○蒲疏左傳作蒲胥二字通）遂舍於郊（邑外曰郊）興師圍

宋九月（圍宋在魯宣公十四年）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犧牲也）委服告病（病困）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舊校云情一作始）乃為却四十里（○左傳作三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盧門宋城門闔扉也）所以為成而歸也（成平）。凡事之本在人主（○舊此下有之患二字乃因下文而衍今刪）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故（討伐也）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還反也）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水北曰陽○舍舊合字誤）而歛至者，其以義進退邪。（叛而討之以義進也服而舍之以義退也）彊不足以成此也（傳曰彊而不義其斃必速）（唯義以濟故曰彊不足以成也○注斃舊作弊今據昭元年左氏傳改正）

行論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之智故曰輕物）自驕則簡士（簡傲也）自智則專獨（不咨忠臣）輕物則無備（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也此之謂也○舊本無辦者二字今從哀三年左傳文補又潘傳作瀋）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士不盡規故壅塞無聞知）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眾，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經道也）。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郤（三郤錡犨至也）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迫公室）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郤犨、郤錡、郤至于朝，而陳其尸。於是厲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欒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荀伯游獻子也幽囚也○偃字伯游）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言厲公之惡）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不當謂害賢近不肖自及死於匠麗氏）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危敗）。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言於庭伐智自大也）立有間，再三言（言自多也）李悝趨進曰（○荀子堯問篇新序襍事一李悝皆作吳起）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仲虺湯左相也不穀自謂也）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故曰取無如己者亡○困學紀聞二引此取友上亦有為字）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今以不穀之名不肖羣臣之謀又無如吾無能相匡以濟道故曰我其亡乎○注名字似衍）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霸王唯此之憂憂不得友而自存也而獨自務伐言不可）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當受言而不受）辭受則原竭（不受諫臣之言而自謀之則謀慮之言竭盡也○盧云原水之原也川仰浦而後大君受言而後聖原其可竭乎）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齊宣王為大室（○大舊作太今從新序刺奢篇校改）大益百畝（○益新序作蓋下同御覽一百七十四同）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易釁鐘之牛者也成立也）羣臣莫敢諫王（莫無）春居問於宣王曰（○春居新序作香居）荊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為輕（語曰若子不重則不威而反自樂何以為賢也○注反自舊本倒今乙正）敢問荊國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為無賢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荊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為無賢臣）今王為大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臣字舊本缺從新序補）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出去也）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掌新序作尚尚主也）寡人不肖，

而好爲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
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
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爲天下笑矣微無幾近由是論之失
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
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本原也趙簡子沈
鸞徼於河○說苑君道篇作欒徼水經河水四注同曰吾嘗好聲色矣而
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爲之吾嘗好
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說苑來作求今吾好士六年矣
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所得者皆過所
不進者乃故曰長吾過而絀善也○說苑作而黜吾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厚以
理督責於其臣矣○厚舊本作後今從水經注四引改正以理督責於
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
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

驕恣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
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休止也○休也舊本作休矣今
從意林作也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
毛蟲虎狼之屬也羽蟲鳳皇鴻鵠之屬也裸蟲麟麋鹿牛羊之屬也蹄角裸見皆爲裸蟲鱗蟲蛇
鱗之屬凡居於天地之閒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
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
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
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測猶知也故聖人於事志
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徵應表異一曰
奇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聖人以徵表爲異也徵
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飄疾也必翔而後集故不可以疾也
衆人則無道至焉徵無表以道以至先也無道至則以爲神以

爲幸無表之道能過絶於人以先知者則以爲有神有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
不然言非有神非有幸者必須表故曰其數不得不然郈成子吳起近之矣
○舊校云近一作有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衞郈成子魯大夫也郈成子國之
子郈賁孫也適晉道經衞○梁仲子云外傳魯語上注同作同右宰穀臣止而觴之
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右宰穀臣衞大夫也以璧送郈成子○李
善注文選劉孝標廣絶交論穀臣作穀臣顧反過而弗辭反還也自晉還過衞不辭右宰
穀臣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歡歡樂
也甚厚也今侯渫過而弗辭侯何也重過爲渫過何爲不辭右宰郈成子曰
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
而送我以璧○舊本作送之我以璧孔叢子陳士義篇及廣絶交論注皆無之字今據刪
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衞其有亂乎倍衞三十里○孔
叢選注倍皆作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甯喜衞大夫甯惠子
殖之子悼子也惠子與孫林父共逐獻公出之惠子疾臨薨謂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載諸侯之策君入
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諾襄二十六年殺衞侯剽而納獻公故曰甯喜之難作也還
車而臨三舉而歸臨哭也右宰息如是者三故曰三舉○注右宰息三字有訛脫疑當
作右宰哭一息一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孔叢異作居分
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返還也孔子聞之曰夫智
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孔叢作仁可與託孤廉可與寄財者其郈
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
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
吳起衞人仕於魏文侯爲治西河○注舊本作魏侯今補文字王錯譖之於魏武侯
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
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
屣屣弊履○前長見篇已載此事兩舍字皆作釋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
雪泣而應之雪拭也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
能畢盡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可以立王致也今君聽讒人

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言西河畢入於秦也）魏國從此削矣（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荊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寒風淮南齊俗訓作韓風又是字朱本作氏案寒韓是氏古皆通用）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尻後竅也尻字讀如窮穹之穹○尻乃尻之俗體玉篇苦刀切此音讀未詳）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膹肳（○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作脣吻御覽八百九十六同）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後（○贊御覽作賁）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以上十七字舊本無據七命注補孫云又見七發及薦禰衡表與吳季重書）（注無九方堙）其所以相者不同（以用）見馬之一徵也（徵驗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幡亦薄也鐵作纖物言薄令薄也○語未詳當出緯書注亦欠明言薄或是言幡梁仲子云淮南俶真訓有洛出丹書河出綠圖語）

觀表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爲　愛類　貴卒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動，蘇也。）時雨降則草木育矣（育，長也。）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脈皆通利矣（通利，不痺閉，無疾病矣。）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雄曰鳳，雌曰皇。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堯得夔龍稷契，舜得益，湯得伊尹，武丁得傅說之屬是也。）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共，國；伯，爵。夏時諸侯也。以好賢仁而人歸之，皆以來附爲稽。稽，留也。○案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至二十六年宣王立，共伯和遂歸國。誘時竹書未出，故說此多訛。）周厲之難天子曠絕（難，厲王流于彘也。周無天子十一年，故曰曠絕也。）而天下皆來謂矣（謂天子也。）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爲一人言哉（善說者大言天下之事，得其分理，緩之不助，憎之不枉，故曰豈爲一人言哉。）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都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戰國魏策作其病之。）官費又恐不給（給，足也。）請弛期更日（更，改也。）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相印，能合從連橫，號爲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未猶無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言唯惠公能諫之也。惠公，惠王相惠施也。）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梁仲子云：魏策作楚山之尾，論衡死僞篇作滑山之尾，初學記十四引作渦水之尾。欒從水，舊本訛從木。渠御道國策注姚宏云：欒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曰潰也。）見棺之前和（棺題曰和。○題舊本作頭，據李善注文選謝靈運祭古冢文所引改。說文云：題，額也。）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見猶出也。○天，國策、論衡皆作夫。又欒水，初學記引作潮水，國策注同。）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國策無甚字。）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因有當作有因，有與又同，國策作又因。）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韓氏本都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新城，今河南新城是也，故戎蠻子之國也。）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國大夫，職在封疆，故謂之封人。周禮亦有封人之官，傳曰：潁考叔爲潁谷封人也。）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出，去也。）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而匿己之爲而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欒盈（欒盈，晉大夫欒書之孫，欒黶之子懷子也。）欒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爲之奴而朡（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爲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此之謂也。朡，繫也。○案字書無朡字，疑是朡縮腕之意也。）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諫君選之，故不爭不祥也。）君子在憂不救不祥（憂，阨也。當諫君免之，故不救不祥也。）乃往見范

宣子而說也。祈奚高梁伯之子祈黃羊也。爲范宣子說叔嚮也。范宣子范文子之子丐也。○丐乃之或叔嚮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殛誅也。於舜用禹。禹鯀之子也。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二人流言於周室而戮之。周公相成王而尹天下也。○注以蔡叔爲周公兄。誤。說已見察微篇。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嚮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開春論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以衛之良。故人多求之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比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君不知求賢臣以治國。故曰豈不過哉。今夫塞者之。○塞舊本作寒。趙云舊作簺。今從之。塞亦作簺。先代切。說文作簺。云行棊相塞也。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要約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式其閭也。國治身逸。逸不勞也。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要謂師賢友明敬有德而已也。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育成也。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妖怪厲惡。去猶除也。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也。○孫云李善注文選潘正叔贈河陽詩宓作虙。今案虙字是虙羲字作此。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說苑政理篇兩故字作固。古通用。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數術也。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弊性事情。○說苑作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察賢

三曰。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雖振樹蟬飛去不能得之。故曰何益也。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闇冥無所見火乃光耳。故曰在於闇也。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走趨也。○孫云李善注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引作赴明火。御覽九百五十二亦同。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故曰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不伐。不果伐也。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令舊作今。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而汝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於猶在也。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爲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按止也。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游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閭里也。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也。禮國君軾馬尾。兵車不軾。尚威武也。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謂以己之德易寡人之貴不肯也。吾安敢驕之。驕慢之也。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孫云李善注左太沖魏都賦地作勢。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何不以段干木爲相也。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時往請其館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也。

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古今人表有
司馬庾與魏文侯相接淮南正作庾莊云秦大夫或作唐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
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舊莊兵乎二字倒秦君以
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輟止也○數字疑衍魏文侯可謂善
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
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
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死與尸同履腸涉血無罪
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量猶滿也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
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審所以爲而輕
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輕也得猶知也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
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惑怪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
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爲矣爲謂相爲
之爲○莊罪疑讀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
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爲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
太王亶父公祖之子王季之父文王之祖號曰古公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避狄
難也狄人獫狁今之匈奴也○案公祖史記本紀作公叔祖類索隱引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
叔類號曰太公也舊本脫詩曰古公四字今補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
而不肯○莊子讓王篇皮帛句下有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一句此有字亦作受淮南道應訓云事
之以皮帛亦不受而弗受則犬馬句可不增詩大雅緜正義云毛傳言玉不得免焉書傳略說云爭與之不止
呂氏春秋云不受據此則此旨字定譌狄人之所求者地也○淮南句上有曰字
此亦可不增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言忍爭土地與狄人鬬殺人之子弟也皆
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勉務處居也勸邠人務安居爲臣等
耳故曰奚以異○案莊子云子皆勉居矣則此疑亦當有子字且吾聞之不以所以

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所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人也策箠也民相連
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連結也民相與結隨之衆多復成爲國也岐
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以爲天下號也太王亶父可謂能尊
生矣尊重也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
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
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爵祿爭土地而失
其生命故曰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
釐侯有憂色子華子體道人也昭釐侯諡也韓武子五世之孫哀侯之子也○昭釐已諡見
任數篇此五世當作六世哀侯當作懿侯也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
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
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音
否歟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
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
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
憂之戚不得也戚近也○舊本戚作臧案臧不當訓近莊子讓王篇作戚此臧不異昭
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
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過失也中山公子牟
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子牟
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詹子古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
志放也魏闕心下巨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懸教象之法浹日而收之魏魏高大
故曰魏闕言身雖在江海之上心存王室故在天子門闕之下也○案後一說得本意詹子曰
重生重生則輕利言不以利傷生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
猶不能自勝也言人雖知重生當輕利猶不能自勝其情欲也詹子曰不能
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則放之放之神無所惜惡言當寧
神以保性也○縱之下當再疊縱之二字文子下德篇淮南道應訓俱疊作從之從之又下不縱作不從
又惡乎淮南作怨乎文子作則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

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而不放之則重傷其神也。神傷則夭殞札瘥，故曰無壽類也。重讀復重之重。○案此重不當讀平聲，當從莊子釋文音直用反。）

審爲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行爲也。）神農之教曰：（神農，炎帝也。）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其丁壯之年，故不耕植則穀不登，故有受其饑者也。）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衣服不供，有受其寒者。○舊本作不績其麻市也，誤。案當全引詩文，今補正。）故身親耕，妻親織，（身，神農之身也。）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徼也。）以民爲務故也。（以利民爲務。）人主有能以民爲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同等也。）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公輸，魯般之號也。在楚爲楚王設攻宋之具也。）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都也。）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尚也。）王曰：「必不得宋，（○舊校云：必一作既。）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以爲攻宋必不可得也。）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械，器也。）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舊本此句無公輸般三字，今據御覽三百二十所引補。）墨子九卻之，不能入。（入猶下也。）故荊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荊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言皆欲利民也。）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河之阨，在左馮翊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大石在水中，禹決而通之。鑿曰呂梁，發通也。）河出孟門，大溢逆流，（昔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稸積，其深乃出於孟門山之上，大溢逆流，無有涯畔也。）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滅，沒也。）名曰鴻水。（鴻，大也。）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彭蠡澤在豫章。障，防也。○黃氏日抄云：此於地里不合。盧云：此爲彭蠡之障，不必承上爲文，且亦不以達下。乾東土也。）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致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此曰千八百者，但謂被水災之國耳。言使民得居燥土，不溺死，故曰活之也。）此禹之功也。（功，治水之功也。）勤勞爲民，無苦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辟伊闕，決江疏河，勤苦無如禹者也。其）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位。謂惠子言行何其到逆相違背也。○古倒字皆作到。）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愛子，所愛之子也。舍愛子頭而擊石也，故曰石可以代子也。）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言公取石以代子頭乎？其不與邪？）「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言其可也。○施，惠子名。此段乃惠子語。）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爲何等故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爲不爲？」（言何爲不用兵也。）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燥。寒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冬寒欲溫，夏暑欲涼，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愛類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音倉卒之卒。）得之同則遬爲上，勝之同則溼爲下。（溼猶遲久之也。○案荀子修身篇卑濕重遲，作濕字爲是，音他合切。）所爲

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貴其疾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十日爲旬。駑駘十日亦至千里，故曰與駑駘同也。所爲貴鏃矢者，爲其應聲而至。鏃矢，輕利也。小曰鏃矢，大曰嗃矢。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射三百步。終一日乃至，是爲與無所至同也。○舊校云：無至一作無所矢。吳起謂荊王曰：荊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臣無所得爲君計耳。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貴人，貴臣也。皆不欲往實廣虛之地，苦病之也。荊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插王尸，因言曰：羣臣謂王爲亂，而射王尸，欲令羣臣被誅，以自爲報也。且荊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捷，疾也。言發謀以報其讎之速疾也。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齊襄公，莊公之孫，僖公祿父之子諸兒也。公孫無知，僖公之弟夷仲年之子，故曰孫。於襄公爲從弟。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孫無知自立爲君，故國人殺之。未有其君也。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公家，公之朝也。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鉤，帶鉤也。鮑叔御公子小白僵。御，猶使也。僵，猶偃也。管子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鏃矢，言其捷疾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悝，東周之臣也。僵，斃也。○案此僵與上小白佯死之僵一也。上訓僵此當又訓斃，似當刪去。不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刺者聞伶悝已死，因報周武君曰：伶悝已死矣。西周以爲不信，因厚罪之。罪所使刺伶悝者也。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鴋，○吾邱卽虞邱，漢書吾邱壽王，說苑作虞邱。鴋當卽猷之或體，集韻音戍用切。從宂得聲，未必然也。孫云：御覽三百十三又三百五十六並作鴋。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之將也。近至其將所然後死，言吾丘鴋有力也。

貴卒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一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鎭洋畢氏校本

愼行論第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孰猶思也有水曰澗無水曰谿不可不思行仁如入深谿不可使滿而平也雖悔行不純淑陷入刑辟無所復及也）君子計行慮義，（慮度也度義而後行之也）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傳曰蓋利生孽故曰乃不利也）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理道也）荊平王有臣曰費無忌，（○宋邦乂本從左傳作極各本俱作忌與史記吳越春秋同）害太子建，欲去之。（平王楚恭王之子棄疾也）王爲建取妻於秦而美，（美好也）無忌勸王奪。（奪取也）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疏遠也）無忌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荊僻也，（僻遠也）故不能與爭。（爭霸也）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北方宋鄭魯衛也）王收南方，（南方諸吳越也）是得天下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伍奢子胥之父也方城楚之阨塞也反叛也）王曰：已爲我子矣，又尚奚求？（子太子也）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爲猶宋也，（猶如也○左傳作猶宋鄭也）齊晉又輔之，（輔助也）將以害荊，其事已集矣。（集合也）王信之，使執連尹。（執囚也）太子建出奔。（出奔奔鄭也）左尹郄宛，國人說之，無忌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郄宛欲飲令尹酒。（子常名囊瓦令尹子囊之孫郄尹光唐之子也宛字也○注光唐無政高或據世本爲說宛字子惡注也字訛）又謂郄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郄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辱屈辱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忌曰：令尹好甲兵，（甲鎧也兵戟也）子出而寘之門，（寘置也）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爲酬。（酬報也詩云獻酬交錯此之謂也○案古者燕飲於酬之時皆有物以致勤侑之意故曰因以爲酬注報也舊訛作執也今據詩彤弓傳改正）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

甲兵焉。（○左氏昭廿七年傳作帷諸門左梁仲子云帷帷形聲俱相近古多通借左氏定六年釋文小雅子本又作帷莊子漁父釋文帷本帷本或作帷）無忌因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郄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信有甲也）遂攻郄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非咎也○動作者左傳作進胙者）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忌，荊之讒人也。（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高之父也○戌左傳作戌莊王之曾孫也）亡夫太子建，（○夫衍字案昭廿七年左氏傳作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屏蔽也）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幾近也）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圖？乃殺費無忌，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己也，以滅其族，費無忌之謂乎。（以讒邪害人人以公正害之故族滅也）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莊公名光靈公之子也景公名杵臼莊公之弟也）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椓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閧。（閧鬭也閧讀近鴻緩氣言之○椓與椓同左氏哀十七年傳太子又使椓之舊訓訴於此不切義舊與鬨同今人言挑撥意類近之閧本門內作卷字書無此字廣韻一送閧字下云兵閧也又下降切俗作閧集韻類篇皆同閧會閧依說文从門讀廣韻今與門戶字同之說爲非今閧字亦從之）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興甲以殺之。因令盧滿嫳興甲以誅之。（○盧滿嫳左傳作盧蒲嫳滿蒲二字形近古書多互出嫳舊本作婁訛今改正）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絞縊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竈、公孫蠆誅封。（無宇陳須無之子桓子也公孫竈惠公之孫公子欒堅之子子雅也蠆惠公之孫公子高祈之子子尾也與共誅慶封也○堅子欒名祈子高名舊本子雅作子尉訛今改正）慶封以其屬鬭，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爲讓，（責讓魯爲其受慶封）又去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朱方吳邑以封慶封也○）

(吳守當重)荊靈王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靈王，恭王之子圍也。取之曰拔。)覆 得慶封，負之斧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亡其大夫，謂崔杼強而死。○以亡，左氏昭四年傳作以盟。)黃帝之貴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貴，然終歸於死。)堯舜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死而又死，謂之重死。)身為僇，支屬不可以見，行忮之故也。(忮，惡也。)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程，度也。)

慎行論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也。)故義者百事之始也，(始，首也。)萬利之本也，(本，原也。傳曰：利，義之和也，故曰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能及，知之也。)不及則不知，不知趨利。(○似當作不知則趨利，脫一則字。)趨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鞅，商鞅也。鄭平，秦臣也。續經，趙人也。公孫竭，亦秦之臣也。並下自解。)以義動則無曠事矣。(曠，廢也。)人臣與人臣謀為姦，猶或與之，又況乎人主與其臣謀為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攻無以。(堙，塞也。鞅欲報塞相秦之責，非攻伐無以塞責。)於是為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當，禦也。)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言歸相見無有時也。)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惠王殺鞅，車裂之。何得以其私族與母歸魏而不見受乎？公子卬家何以不取而殺之？鞅執公子卬有罪於魏，推此言之，復歸魏不妄矣。戰國策曰：鞅欲歸魏，秦人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襄疵，魏人也。○襄疵即穰疵。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疵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本或作疵者訛。)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奚待？(待，特也。)趙急求李教，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抵，主也。入，猶納也。○案史記張耳傳「去抵父客」，索隱云：抵，歸也。此訓最愜。廣雅則云：抵，至也。)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欵也。)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五大夫，爵也。)人莫與同朝，(賤續經之行也。)子孫不可以交友。(人不交友之也。)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國，(樗里疾也。)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三都，趙衛魏也。)又況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相輸告之行也。○正文其字疑當在有字下。)

無義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吳之干將者也。)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也。)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之也。)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言乖別也。)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

為高葆禱於王路（○御覽三百三十八葆作堡無下四字）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當至別本作書至今從元本御覽三百九十一作戎寇周）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御覽作大說而笑）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舊本無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九字之身倒作身之今並從御覽補正）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惡積足以滅身故曰以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也）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臼也東徙於洛邑今河南縣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酆鎬列為諸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此之謂也○焉依舊誤倒今從左氏隱六年傳乙正）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孫云章懷注後漢書張衡傳部引作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孫云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思元賦喜引作善案子姪之稱始見於此）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誚讓）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御覽八百八十三謂作為）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反還也）遂逝迎之（逝往也）丈人望其真子（○選注作丈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其真子舊本作於真子今從選注改正）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孿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疑似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為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為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樂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禁止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勸進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為給也）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無仁義之行見知故亡也）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小而不小弱而不弱故強大國疑之也）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小國弱國而為強大者不為大國所愛則無以自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廢壞也）強大行之危（危傾隕也）小弱行之滅（滅破亡也）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縣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不欺詐人故信之）陵上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其下蔭休之也故曰易知故也）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為必矣（聚人復期會於其所而客遯之）又況強大之國強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故曰不難矣）人之所乘船者為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賁色不純也詩云鶉

(之賁賁○案詩作奔奔賁與奔古通而左傳僖五年襄廿七年禮記表記皆作賁賁)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無處無物之目惡言無處可名之也)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匹偶(言所得二以賊爾)又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勸進也)必之士可知

壹行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詹何曰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曰身定國安而治須賢人也)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以用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布衣也故曰至卑)伊尹庖廚之臣也傅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榑木大木也津崖也○淮南子曰日出陽谷青羌東方之野也○榑木即扶木為欲藴東至扶木之)攢樹之所㨖天之山(山高至天也○㨖音民㨖山也疑亦與捫同音義)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其人齒黑因曰黑齒之國也)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南方積陽陽數極於九故曰九陽之山也)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羽人鳥喙背上有羽翼裸民不衣衣裳也鄉亦國也)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飲露吸氣養形人也西方金氣所在故曰積金之山也)其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今正北極之區也夏海大冥也北方純陰故曰大冥之中寒之山者北極之山也○言疑正海外西經奇肱所謂一臂二目者是也注首疑今正出正文人正下數是文之中疑是之郭或三字是衍文)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犬戎西戎之別也夸父獸名也)(禺彊天神也之所處也○積水謂海也積石山名也言行之不懈墮休息也○郭璞注海外北經云夸父者蓋神人之名也經云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病也)步不相過(罷也)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地利嘉穀也至大也事功曰勞)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王厚齋云荀子成相曰禹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為輔此陶作皐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真窺與橫革名同音近之交亦詳盧云案舊本作窺字)故功績銘乎金石(金鐘鼎也石豐碑也)著於盤盂(盤盂之器皆銘其功)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梁仲子云莊子逍遙遊焦火作爝火釋文云本亦作燋音爵此焦下已從火則不必更加火旁)夫子為天子而天下已定矣(夫子謂許由也)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為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自為為己也啁噍小鳥也巢棲也偃息也啁音超○啁噍莊子作鷦鷯)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滿腹不求也歸終也)惡用天下(惡安也)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其山在潁川陽城之西水北曰陽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經理也)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戚愛習故(戚親也)不以害之(不以親故妨害賢者)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人不以姦邪謀之也)此五常之本事也皋子眾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眾口止(皋子賢者也其取國告虔產口乃止虔產其徒之賢者也其事不皋許由相連也皋子眾疑許由欲取國也○此注上下異說其取國上當有眾疑二字末云皋子眾疑許由欲取國也或當有一)

云二字以衆爲皋子之名然於衆口止仍難強通、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視其有無賢人也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鄭近秦與荊也其詩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將事秦荊故曰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輟止也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推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求人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爲黑黑爲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玃玃獸名也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爲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鮑叔牙薦管仲於桓公沈尹筮說叔敖於莊王察其賢而審也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太宰嚭吳王夫差臣也張武智伯臣也不審句踐襄子之智能故越攻吳吳王夫差死於干隧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韓魏通謀殺智伯於高梁之東故曰國亡身死也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驗效也理道理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樂官之正也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六氣之律陽爲律陰爲呂合十二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風八卦之風也通和陰陽之氣故天下大服也○和五聲風俗通正失篇引作和均五聲李善注文選馬季長長笛賦亦有均字重黎又欲益求人益求如夔者也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和調也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孫○疑是求聞若此不若無聞也無聞則不妄言也子夏之晉過衛子夏孔子弟子卜商也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意林作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案己古文作王亥古文作豕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經理也分別也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得之矣物之所不得然者推之以人情則變不得一足穿地作井不得一人於井矣故曰以爲所聞得之矣

察傳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貴直論第三　直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原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觀玉之白別漆之黑也故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障塞也○孫云御覽四百二十八作是障水源而欲其流也水奚自至奚何也自從也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欲聞己枉也貴其所惡惡聞直言則己枉何從來至淮南子曰塞其耳而欲聞五音掩其目而欲瞥青黃不可得也此之謂也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能姓也意名也齊士也宣王威王之子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汙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宅居也惡安也宣王怒曰野士也言鄙野之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與猶用也彰明也上有明君下乃有直臣王胡爲不能用意之好直也王乃舍之舍不誅也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阿曲也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惡疾也

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狐援齊臣湣王齊宣王之子也殷紂滅亡鼎遷於周故陳其庭也○狐援齊策作狐咺古今人表作狐爰其社蓋於周之屏屏障也言周存殷社而屋其上屏之以爲戒也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干楯戚斧舞者所執以舞也游樂也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戒懼滅亡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齊之鐘律也陳列也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太公田常之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爲齊侯田氏宗之號爲太公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湣王不受狐援之言出而哭國三日狐援哭也○案合兩注觀之正文本無狐援二字三日困學紀聞考史引作五日或筆誤其辭曰先出也出去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斲斬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蹶顛蹶走往也漫猶見也吏曰哭國之法斲先生之老歟昏歟昏闇也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鮒小魚鯢大魚魚之賊也喻食小魚而鯢居人國喻爲人害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墟邱墟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若言猶直言也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每猶當也謂狐援者比比干子胥而三之也故曰以參夫二子者狐援非樂斲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固必也嫌猶近也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樂毅爲燕昭王將伐齊齊使觸子應之齊湣王不禮觸子觸子欲齊軍敗觸子乘車而去故曰所以去之達子代觸子將又爲燕敗故曰達子之所以死也○事見權勳篇

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附郭近郭也遠立於矢石所不及也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孫云御覽三百五十一作屏蔽犀櫓又三百十二亦作犀櫓說文繫傳广部庰字引趙簡子立於庰蔽之下蓋今本犀與屏互易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投棄也嗚呼士之遬弊一若此乎遬疾也一猶皆也言士之變化弊惡皆如此乎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舊本脫士字今從御覽補與下文合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而身自將是衆也○舊訛汝今從御覽改正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韓非十過作并國十七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玉女美女也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韓非作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用此士也閑於俳優齊翔獵也文公即位二

年氏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梁仲子云淮南齊俗訓殷人之禮其社用石詳陳氏禮書九十二定天子之位天子周襄王也避子帶之亂出居于鄭文公納之故曰定天子之位也成尊名於天下尊名霸諸侯之名也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韓非作耳御覽二百十三同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矢箭石砮也及至也一鼓而士畢乘之畢盡也乘陵也○陵舊訛淩今案文義改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鬬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爲其上死燭過之諫簡子能行

貴直論

二曰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逆耳之盡言者少故怒之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求也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起興也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書曰於安思危此之謂也○於安思危周書程典解文劉本作居安思危出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亦引書以告晉悼公者所以不可不論也論猶知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酣樂也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桓公遭公孫無知殺襄公之亂也出奔莒毋忘之者欲令其在上不驕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不死公子糾之難出奔於魯魯人束縛之以歸於齊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甯戚衞人也爲商旅宿於齊郭門之外桓公夜出郊迎客甯戚於其車下飯牛疾商歌桓公知其賢舉以爲大夫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避席下席也殆危也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爲霸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文王荆武王之子矰弋射短矢○說苑正諫篇茹黄作如黄宛路作箘簵御覽二百六亦作如黄以畋於雲夢畋獵也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說苑丹作舟淫朞年不聽朝淫或也穀正也○注似以致訓朝不當作正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葆吉葆太葆官也申名也○說苑葆俱作保淮南說山訓作鮑申非今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繈褓而齒於諸侯繈褸格繩褓小兒被也齒列也○舊本繈訛褸被訛補案明理篇注云繈褸格上繩也此少一上字繈字被字據改正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說苑作乃席王王伏葆申束細荆五十○說苑荆作箭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致之葆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說苑作趨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黄之狗析宛路之矰○說苑析作析當從之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說苑作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直諫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詐言已死不可爲人論說○此注未明事人以死謂捍敵禦難而致死死有益於人國也未傳死所而徒以言死其言又不用是不論也下知之指君言下文其明注皆非以雖知之與勿知同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傳曰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雖知以死事人是爲樂可哀也故與勿知同勿無也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不然不知化也化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

也事有可以過者有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夫差吳王闔廬光之子也夫差不知勝越而爲越所滅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爲邱墟禍及闔廬越王句踐報吳滅其社稷故爲丘墟也宗廟破滅不得血食故曰禍及闔廬也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處居也得其民不得使使役也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屬連也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猸獸三歲曰猸也雖勝之其後患無央虎之患未能央○央亦訓盡後患不必指虎言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上國中國也夫差以爲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袪高蹶而出於廷兩手舉衣而行蹶蹈也傳曰魯人之皐使我高蹈蹟怒貌此之謂也○此與舉趾高正相似哀廿一年傳注高蹈遠行也無蹟怒意曰嗟乎吳朝必生荊棘矣嗟歎辭也子胥謂太宰嚭勸王伐齊國必破亡故朝生荊棘也夫差興師伐齊戰於艾陵艾陵齊地也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傳曰子胥自殺吳王盛之鴟夷投之江故曰流抉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夷平也夫差身爲擒爲越所擒也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爲幎以冒而死冒覆面也慙見於子胥也○以冒面而死書本作以冒面死案注云冒覆面也則正文不當有面字今改正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

知化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一道也貫同也其所以亡之道同同於不仁且不知足也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爲格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笑之以爲樂故謂之樂不適也○炮格各書俱訛作炮烙得此可以正之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雕畫高柱施桔槔於其端舉諸侯而上下之故曰不適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聽妲己之譖殺鬼侯之女以爲脯而取其所服之環也○鬼侯舊本作壞訛今改正截涉者脛而視其髓以其涉水能寒也故視其髓欲知其與人有異不也○注能寒能讀曰耐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梅伯紂之諸侯也說鬼侯之女美好紂受妲己之譖以爲不好故殺梅伯以爲醢醢肉醬也以遺文王故曰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貌受心不受也故曰告諸侯也作爲琁室築爲頃宮琁室以琁玉文飾其室也頃宮築作宮牆滿一頃田中言博大也○書傳多云桀作瓊室紂作傾宮今并屬之紂以言其土木之侈宮不必細爲分別也梁仲子云淮南本經訓注琁或作旋言室旋機關可轉旋也頃宮此注作如字讀它書俱作傾字剖孕婦而觀其化化育也視其胞裹○注舊本作胞裹裹書作裹亦疑是裹字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比干紂之諸父也數諫紂之非紂不能聽故視其心欲知其何以不能與人同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聖人心達性通紂性不仁心不通安於爲惡殺比干故孔子言其一竅通則比干不見殺也夏商之所以亡也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故曰此夏商之所以亡也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靈公襄公之子文公之孫

也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以為樂也使宰人臑熊蹯不熟○左氏宣二年傳作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麛盾趙成子之子宣子也○左傳使鉏麑賊之今此賊之二字亦當有或下文見之字誤而又誤入下文耳沮麛見之不忍賊賊殺也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大夫稱主因曰民之主也棄君之命不信違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不忠不信若行之必有其一也○正文一上左傳有有字乃觸廷槐而死觸畜也○畜疑撞字之誤齊湣王亡居衛湣王宣王之子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公王丹湣王臣也○公王丹即公玉丹古玉字作王三畫勻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聲名也於王而見其實所行之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辨治也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光明也無重國之意言輕之也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副或作倍度湣王之亡國宜也恬靦無憂恥辱喜於公王丹巧佞之言因云丹知寡人也帶益三倍苟活者肥令腹大耳宋王築為櫱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宋王康王也櫱當作櫱帝當作臺櫱與櫱其音同帝與臺字相似因作櫱帝耳詩云庶姜孽孽高長貌也言康王築為臺革囊之大者為鴟夷盛血於臺上高懸之以象天著甲冑自下射之血流墜地與之名言中天神下其血也○注顛詩本作類訛與之名言四字劉本作謂之二字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加上也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不備盡動中禮義之謂適今此畏無道不敢不應耳故曰不適也

過理

五曰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不可以直言諫正也則其過成以無道遠聞人皆聞之○過無道聞言過無路以聞於主也注非是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自從也傳曰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故曰壅○注傳曰下文有脫今據論人篇注增補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主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扜弓而射之寇兵也扜引弓也○扜舊訛作扞注同案大荒南經有人方扜弓射黃蛇名曰蜮人郭璞注扜挽也音紆今據改正扜亦音烏秦寇果至戎主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不知將見擒也已擒則又不知醉不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自知也○舊校云一本作無擒則無及矣李本作也言說無如之何齊攻宋齊湣王攻宋滅之也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候視也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生舊本作至訛今改正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言宋強盛齊兵之弱安能來至此也宋王因怒而詘殺之詘枉也無罪而殺之曰枉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詘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適之也其弟曰為王視齊寇○為王舊本作為兄訛今改正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寇至之情實告宋王必誅死也不報其情又恐死不以寇至之情報而設備齊寇至殺人是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有讀與又同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性猶體也若猶如也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此戴氏子罕戴公子孫也別為樂氏傳曰宋之樂其與宋升降乎宋國衰子罕後子孫亦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

氏之所以辭也○舊校云鬷氏一本作教世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
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
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
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
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句不智聽智從
自非受是也道謂有道也○自字疑衍今自以賢過於堯舜○舊校云
遇一作遺彼且胡可以開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不納忠言
之說辭不危亡故曰不聞存君也齊宣王好射好喜也說人之謂己能
用彊弓也示有力也○用舊作則孫據御覽三百四十七改正其嘗所用不過
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弓彀正半而
止也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弓獨王用之耳
宣王之情情實也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
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輕而不知其實○注自輕疑用輕之誤非直士其孰能
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數道數也故亂國之
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力不足而自以為有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
如之也

壅塞

六曰亂必有弟弟次也○弟本一作第今從汪本乃古第字大亂五小亂
三訓亂三大亂五謂晉國廢長立少立而復殺之也小亂三謂殺里克之黨也訓亂三謂於朝也
欒盈以兵晝入于絳也○訓字或音喧譁也或云與訓同義皆不當注亦不瞭了此似皆指驪姬之亂安
得忽及欒盈又於朝上似尚有缺文竊疑訓或是計字之訛惠公殺里克文公殺呂郤是計亂三也故
詩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逸詩也○案左氏昭十九年傳子產引作諺
慮福未及慮禍之所以皃之也○皃疑皃字之誤武王以武
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
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為夫人以奚齊為太子里克率
國人以攻殺之殺奚齊也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已葬里克
又率國人攻殺之殺公子卓也於是晉無君公子夷吾重
賂秦以地而求入地河外之城五求入為晉君也秦繆公率師以納
之晉人立以為君是為惠公惠公既定於晉背秦德
而不予地傳曰入而背秦賂此之謂也秦繆公率師攻晉晉惠公
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敗秦獲惠公以歸囚
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成平也歸惠公而質太子圉
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圉立為君是為懷公秦繆公
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
高梁晉地而立重耳是為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
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用民以
時敗荊人于城濮荊人成王定襄王周襄王辟子帶之難出居于鄭文公納之
故曰定也釋宋出穀戍楚子圍宋又使申公叔侯守齊之穀邑晉文伐曹衛將平之楚愛曹
衛與晉俱成解宋之圍召穀戍而去之也外內皆服外諸侯內謂大夫也皆服文公之德也
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
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三君死申生奚齊公子卓也一
君虜惠公為秦所執囚之靈臺也○謝云三君死謂奚齊卓子懷公注誤大臣卿士之死
者以百數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
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慮不同
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希鮮也

原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鎮洋畢氏校本

不苟論第四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爲雖欲尊貴不苟爲也不如禮曰苟壽也雖聽不自阿雖言見聽當以忠正不自阿媚以取容也必中理然後動非理不移也必當義然後舉非義不行也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所說說猶歡也而不肖主之所不說○舊作而不肖主雖不肖其說乃因下文而訛今改正非惡其聲也人主雖不肖句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同等也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賢主能用忠臣之言不肖主能刑殺之故曰有異也異故其功名禍福亦異賢主受大福不肖主受大禍故曰亦異也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而惡乎夫差夫差惡子胥也比干生而惡於商商紂惡之也死而見說乎周周武王說其忠也武王至殷郊係墮○韓非外儲說左下云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韈繫解因自結一事而傳者異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疑是爲之係倒二字脫一字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天下海內也千乘一國也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人字疑衍與良宰遺之宰謂膳宰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爲內史廖之所爲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殽之恥而西至河雍也雪除也秦繆公相百里奚以百里奚爲相也晉使叔虎○梁仲子云叔虎卽下文郤子虎晉大夫郤芮之父郤豹也見韋昭晉語注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相國百里奚也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事見客事也上子字疑衍○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而汝也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奚何也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爲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新序四御覽六百三十三皆無兩虎字是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疏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亡久謂遭驪姬之亂在狄十二年歷行諸侯五年凡十七年歸晉國因大亂之後能建霸功皆由用此術也

不苟論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賢者以人以人之德也中人任人以人之力也不肖者以財不肖者任人以人之財賄也傳曰政以賄成此之謂也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伯樂善得馬得伯樂則得良馬不但十也故曰不若得一伯樂也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歐冶善爲劍工也義與伯樂同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義與歐冶同○孫云初學記十七賢類引作不如得一賢士意林及御覽四百二皆作賢人御覽八百九十大作聖人當由後人來傳本誤也舜得臯陶而舜受

之受用也○注受字舊本作授今案受之即書所謂俾予從欲以治也不當訓用舜未授皋陶以天下亦不當作授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有夏桀之民也王天下也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殷紂之衆服從文王之德也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言得其用多不可數也故曰豈有里數哉管子束縛在魯爲魯所束縛也桓公欲相鮑叔欲以鮑叔爲齊相也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彼魯也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傳曰乾時之役申孫之矢射于桓公中鉤故曰不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其君公子糾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聽不從鮑叔之言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固必也○鮑叔當重而相二字衍文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言欲得管仲親手自殺之以爲辭也魯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拳鞹革也以革囊其手也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境界也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犧猳焉火所以祓除不祥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故以爟火祓之也殺牲以血塗之爲釁小事不用大牲故以猳豚也傳曰鄭伯使卒出猳行出犬雞此之謂也爟讀如權衡○權衡舊本誤作權字今依本味篇注改正生與之如國如至也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薦進也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告白也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予我也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廟也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過失也孫叔敖沈尹莖○當作筮下同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舊校云問一作晦修行不聞郢楚都也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若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欲令孫叔敖聞也○游謂游揚也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也有孫叔敖者聖人也○梁仲子云左傳文十年杜注楚期思邑今弋陽期思縣楊倞注荀子非相篇云鄙人郊野之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荊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莖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贊能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準平繩直也○李本準皆作准欲知方圓則必規矩規圓矩方也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也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舉猶正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孫云御覽七十七作夫人固不能自知人主獨甚此猶其二字訛存亡安危勿求於外言皆在己也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也○淮南主術訓作堯置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書其過失以表木也○注以字淮南注作於湯有司過之士司主也主正也正其過闕也武王有戒慎之鞀欲戒者搖其鞀鼓之猶恐不能自知猶尚恐己不能自知其過失也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荊成齊莊不自知而殺荊成王爲公子商臣所殺齊莊公爲崔杼所殺皆不自知之咎也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吳王夫差也智伯晉卿智襄子也夫差爲越所破死于干隧智伯爲趙襄子所破死于高梁之東故曰而亡也宋中山不自知而滅宋康王無道爲齊所滅中山亂男女之別爲魏所滅也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惠公爲秦所虜趙括以軍降秦秦坑其卒四十萬於長平也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鑽荼龐涓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龐涓東伐齊戰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身東敗於齊長子死此之謂也敗莫大於不自知莫無也范氏之亡也范氏晉卿范武子之後也謂簡子率師逐范吉射也一曰智伯伐范氏而滅之故曰亡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鍾況然有音○李善注文選任彥昇百辟勸進牋

況然作怳然淮南說山訓作鎗然有聲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揜其耳遽疾也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此自揜其耳也○案非猶此也此也與邪通用邊注作亦猶此也則如字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李善注文選孔文舉薦禰衡表引作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或言君之智也○孫云御覽六百二十二作或言君仁或言君義或言君智疑此有脫文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知猶見也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歟邪也請任座可反邪翟黃對曰奚為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畢盡也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殆猶必也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為上客客敬也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微無也幾近也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新序一前作翟黃語後作任座語與此互異

自知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以用也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為得其處而安其產產生也○日抄作皆得其處無為字人臣亦無道知主主君也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加施也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宜猶當也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為用矣為君用也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賞不及之也○梁仲子云陶狐史記晉世家作壺叔外傳三說苑復恩篇作陶叔狐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欲知之也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為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為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為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為首矣唐國晉國也勸勞之徒則陶狐也故不與三賞中也○注故字舊作欲訛今改正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內史興周大夫也奉使來聘文公命聞之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當先德而後力也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小主秦君也秦厲公曾孫惠公之子也夫人用奄變為惑亂也○以史記秦本紀攷之小主即出子也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公子連一名元秦厲公曾孫靈公之子也於小主為從父昆弟也○公子連即獻公於小主為從祖昆弟索隱云名師隰殆據世本右主然守塞弗入右主然秦守塞吏也弗內公子連也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內公子連則兩主矣勸之使疾去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塞在安定郡之北翟○注將翟二字疑衍菌改入之菌改亦守塞吏也入之內公子連也夫人聞之大駭小主夫人也駭驚也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發行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主君謂公子連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雍秦都也公子連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怨其不入己也德菌改而欲厚賞之德其入己也監突爭之曰不可監突秦大夫也秦公子之在外者眾眾多也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如此則諸臣爭內亡公子亡公子得入則爭為君故於主不便也獻公以為然故復右主然之罪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而賜菌改官大夫官大夫秦爵也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傳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此之謂也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亂者能治之也危者能安之也

當賞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立成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分別也）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反顧稽其行故見得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任載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言有功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愚不肖人為之任政事故使其君賢名不立福利不及後世子孫也）冬與夏不能兩刑（傳曰火中而寒暑退故曰不能兩刑○案刑猶成也）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庳（有嚴曰果物莫能兩大故戴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為之庳小也○大戴禮易本命篇戴角者無上齒又戰國秦策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亦是此義梁仲子云齒庳為韻）用智褊者無遂功天之數也（遂成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孔子墨翟也甯越中牟人也知道術之士也）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肎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夜則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道也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案吾衰久矣尚是朱子以前讀法宋本句讀亦如此）用志如此其精也（精微密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史曰日精所學致無鬼神故曰有鬼告之也）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五字舊本脫據李善注文選韋宏嗣博弈論補御覽六百十一同）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案吾下兩將字皆疑衍）（威公西周君也師之者以甯越為師也）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文藝之人也（○尹儒一作尹需文藝本或作六藝今從李本案下篇合）荊廷嘗有神白猨荊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荊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猨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當通記曰養流睇而猨號此之謂也○注流字舊作由基二字訛今改正）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痛悼也）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師字舊重）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也）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句）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二士甯越尹儒也觀示也）

博志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繇其道（繇用也）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飭也君侯也）治君者不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貪欲也不貪欲則天子安樂也）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烏鵲聚貍處堂而衆鼠散（窺見也散走也）衰絰陳而民知喪竽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修其仁義之行故天下順從之也）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慢易也）豈待其言哉君子

審在己者而已矣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猶失也）
聞於國（國人聞之也）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
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
此者其家必日益（益富也）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
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
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吉善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
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交俱也○外傳九新序二作正諫案
証亦諫也見說文）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服其德也）此
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
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
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就成也）
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
不為也為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為之而智日惑焉
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志古記也）齊人有好獵者（○齊人舊
本或作君或作尹皆訛今從日抄改正孫云御覽八百三十二又九百五並作齊字）曠日持久
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
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無以
買狗）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
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過猶多也）非獨獵也
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
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殊異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
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為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為不
可弗為以為可故為之為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
此功之所以相萬也（萬倍也）

貴當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似順論第五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愼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倒逆也有知順之爲倒倒之爲順者則可與言化矣化道也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夏至極長過至則短故曰至長反短冬至極短過至則長故曰至短反長也天道有盈縮之數故曰天之道也荊莊王欲伐陳莊王楚穆王之子也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寧國楚臣○說苑權謀篇蓄積多下云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後莊王聽之作興兵伐之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傳曰伐而言取易也○莊傳曰舊作陳曰訛今改正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成子田常也有國齊國也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殺君殺齊簡公取國取其國也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疑焉不欲其死也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爲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聽則達義學博則達道也尹鐸爲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尹鐸者趙簡子家臣也晉陽簡子邑爲治也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見中行寅與范吉射也夷平也中行文子與范昭子專晉君權伐趙簡子圍之晉陽舊作壘培壘也簡子不欲見之故使尹鐸平除之也○晉語九壘下有培字此注似亦本有培字又是字下舊本脫見字據晉語補鐸往而增之增益其壘壁令高大也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譆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孫明簡子臣孫無政郵良也私惟也○晉語郵無正字伯樂左傳郵無恤亦名郵良即王良也此云孫明當即孫陽注云孫無政亦見前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人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況群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爲之○舊注一云篆或作謙擬亦校者之辭謙字無義或當爲擬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況鐸歟容說也況鐸爲賢人也君其圖之圖謀之也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過失也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太上上德之君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更革也變革不循危亡之跡難未至大賢尚足以蓋濁世專欲之人也簡子當此簡子之行與此相當也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好愎過而惡聽諫謂恥於不知而矜大於自用愎過惡諫固敗是求世主之大病也○莊舊本缺求字案固敗是求見左傳襄鄭語此用其成文今補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者危敗則滅亡恥但恥辱耳故無大於危者也

似順論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僇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御覽九百九十四莘作華日抄作萃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合藥而服人愈病故日益壽人也萬堇不殺○堇烏頭也毒藥能殺人萬堇則不能殺未詳漆淖水淖○水下舊無淖字今案文義補合兩淖則爲蹇蹇彊也言水漆相得則彊而堅也溼之則爲乾乾燥也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火爍金流故爲淖也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漆得溼而乾燥金遇燔而流淖皆非其類也故日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

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大智知人所不知見一隅則以三隅反小智聞十裁通其一故不可以為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淮南記曰王孫綽○見淮南覽冥訓彼注云蓋周人一曰衞人王孫賈之後也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舊校云治一作為為亦治也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為小不可以為大可以為半不可以為全者也半謂偏枯全謂死人也○梁仲子云小大半全乃論物情注太泥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牣也○牣與韌忍刃牣古皆通用李善注王文憲集序引作紉黃白雜則堅且牣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為不牣也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牣也又柔則錈○字書無此字錈與卷同堅則折劍折且錈焉得為利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無聰明以聽說不能知賢不肖故堯桀無有所別也此忠臣之所患也患憂也賢者之所以廢也不見別白黑故廢棄也義小為之則小有福大為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禍雖微小積小成大以危身亡國故曰小有之不若無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招埻藝也中小謂詘發不失毫分射之工也射獸欲其中大者得肉多故以中為工也射則同也中之小大異故曰物固不必安可推也高陽應將為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高陽宋邑匠以為氏應名也或作高魋宋大夫也家匠家臣也撓弱也曲也故曰未可也○梁仲子云淮南人閒訓作高陽魋廣韻陽字下引呂氏有埒士高陽魋此注內脫一陽字以生為室今雖善後將必敗家臣所謂直於辭而合事實者也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勁彊也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此俛於辭而後必敗其言不合事實者也○俛當是勉彊之義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驁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日東行天西驥日行遲天疾及夕日入於虞淵之汜驥不驥及數日在前矣○拼說迂曲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別類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度法也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欺誤也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也昏闇也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戶季子堯時諸侯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己堯也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私邪也○此二句客又問也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翣翣扇也○翣與箑同非愛翣也清有餘也凊寒也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費也節乎己也○費舊本誤作貴孫云重己篇云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與此正相同御覽四百二十九亦作費今改正節己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人許由非彊也有所乎通也通於無為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外棄也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所教謂孔墨弟子之弟子也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人主謂俗主又不能行也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不能盡知萬物也執守一道而萬物治理矣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感惑也故曰通意之悖解

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悖謬累塞四者所以爲人病也唯執一者能解去道之塞不壅開也）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此六者人情所欲也孔子曰富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故曰悖意悖亂也○案古讀皆以不以其道爲句此注亦當爾論語不處此作不居論衡問孔刺孟兩篇並同）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此六者不節所以惑人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此六者不節所以爲德累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六者宜適難中所以窒塞道使不通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胷中則正，（蕩動也此四六者皆得其適不傾邪蕩動於胷臆之中則正矣詩云靜恭爾位正直是與此之謂也）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虛者道也道尚空虛無爲而無不爲人能行之亦無不爲也）

有度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孫云御覽六百二十作如己之有案下文皆作如己有之御覽非也）通乎君道者也。（桀紂有天下非湯武之有也而湯武有之此之類也故曰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君執一以爲化之也○注之字疑衍）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爲彊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若此者雖舜之聖不能無壅塞沉惑之主乎）武王之佐五人，（五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繆公臣也造父嬴姓飛廉之子善御周穆王臣也）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千里之功也故曰知乘也）今召客者酒酣，（召請也飲酒合樂爲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己者，（拜[illegible]己也）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有似於主人使之者也）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其主二字舊本不重今據困學紀聞十所引補）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奚何也）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直也）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就成也○李本作準測本作準）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困學紀聞賞匠巧下有也字又有巧字盧云案也字當有下匠之二字係衍文當刪）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察猶知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自爲人疑是自爲之）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敗也）國家之所以危。（危亡也）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棗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己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敢之二字似當乙轉）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競進也）無費乎鄗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通達也）白公勝得荊國，（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而得荊國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石乞白公臣也）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不能焚之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葉公楚葉縣大夫沈諸梁子高也）出高庫之兵以賦民，（賦予也）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梟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公白愛荊國之財而殺其身也）衛靈公天寒鑿

池（靈公襄公之子）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傷病也）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新序竈作竈陬隅作隩隅）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新序作苴）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新序福作德御覽三十四同）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也）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曰新序作且）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抵當也）

分職

五曰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悍兇也辟邪也簡惰也慢易也）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爲民利一也（六者皆所以爲民用故曰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言同異更相成）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聖人以治亂人以亂在所以由之也）今夫射者儀豪而失牆（儀望也睹望毫毛之微而不視睹牆之大故能中也）畫者儀髮而易貌（畫者睹毫髮寫人貌儀之者象不失其形故曰易貌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象人故曰審本）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本身審正也身不正而欲治者堯舜且猶不能況凡人乎）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近喻小遠喻大也爲亂之君先小後大也本謂身末謂國也詹何曰未聞身亂而國治也故曰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身治而國亂也故曰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虞公貪璧馬之賂不從奚言所以滅亡也秦繆公用其謀而霸西戎故霸也）向摯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向摯紂之太史令紂不從其言而紂年面紂滅周武王用其謀而王天下也）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摯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本謂虞商之君身不治自取滅亡也）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有其本言秦周之君身正而治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言其爲君治理分定亦悖處也）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蔑將而應之（應擊也○唐蔑楚世家作唐眛應之舊作拒之注拒正應梁仲子云水經泚水注引作荆使唐蔑應之應字正是本文今改正）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趣督也刻亦急也）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泚舊作沘梁仲子云舊本水經泚水何氏校改作泚水注引此文新校本從漢地理志改作泚水引此作夾泚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近猶追也）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候視也）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靷偏緩（弋獵也論語曰弋不射宿）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靷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靷適之（適猶等也）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閒（選閒猶選頃也）曰鄉者靷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詰讓也）各避舍（○何上似當有與右二字）故擅爲妾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由用也）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爲方圓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巧而不足法者以其不循規矩故也）法也者衆

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其力擬舊作共力謀出乎不可用○舊校云一作行事出乎不可同此爲先王之所舍也舍而不爲也

處方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觀視也上君也尊則恣恣則輕小物小物小事也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爲所怨不能爲之竭力盡節也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方非罪之何能愛也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好善也惡惡也巨防容螻而漂邑殺人巨大防隄也如隄有孔穴容螻蛄則潰漏潰決至於漂沒閭邑溺殺人民也突洩一熛而焚宮燒積竈突煙洩出則火濫炎上燒人之宮室積委也○突亦作㚇廣雅竈窓謂之㚇或謂突書作突案說文突深也一曰竈突然則突特竈突之一名說文亦但云一曰竈突不云竈突何得以突爲突之誤故今仍作突字又熛舊本誤作煙今從日抄改正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教令不當爲失令不從士無先登之心而懷奔北之志故軍破敗將見禽獲而身死也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爲後世笑主過一言猶將失一令故國殘亡惡名著聞以自汙辱乃爲後世之人所非笑也衞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林父孫文子也甯殖惠子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畜禽獸大曰苑小曰囿虞人主囿之官也以告以鴻告也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晏暮也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黚傳曰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此云立公子黚復謀矣案衛世家公子黚乃靈公之子太子蒯聵之弟也是爲悼公於獻公爲曾孫也蒯聵得立之乎衞莊公立欲逐石圃莊公靈公之子蒯聵也石圃衛卿石惡之子也蒯聵在外圃不欲納之故立而逐之也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爲者也侍者曰戎州也戎州戎之邑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衞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公子起衛靈公子莊公之弟也此小物不審也審慎也人之情不蹷於山蹷顛頓也而蹷於垤垤蟻封也蟻封卑小人輕之故顚頓也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罝之網是三言也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吳起衛人也爲魏武侯西河守諭明也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置立也表柱也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僨僵也長大夫上大夫也○能字舊本缺孫據紀聞十補御覽四百三十同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莫無也民相謂曰此必不信不信其有賞也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言不敢必得其賞也○而已紀聞作則已言觸不得賞非有害也往不得解往僨表來謁吳起謁告也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如前與前令同也邑人貪賞爭往僨表表深植而不能僨不得其所賞也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吳起賞罰不欺民民信之也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言非獨信用兵以成功也大信用賞罰以成事故使秦人不敢東向犯盜西河也○舊校云豈獨兵乎一作非獨兵也案莊大劉本作亦

愼小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鎮洋畢氏校本

士容論第六　務大　上農　任地　辯土　審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而能也）其狀朖然不儇若失其一（一謂道也能柔堅虛實之士其狀貌也佚一儇大不儇給巧偽爲之長失其道也）傲小物而志屬於大（傲輕也輕略叢瑣之事而志屬遠於大成功也）似無勇而未可恐（未可恐以非義之事也）狷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狷貪不可辱所持執堅固橫勇敢之士此者不可辱亦不可害也○舊狀擬續）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越失也）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南面君位也）（寡謙稱也十之如此者使飾南面之君位亦處義而已不以侈大也○侈舊字闕今案文義補）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海外四海之外）（而欲服之化十出節物事也行事其高細小之利不恃賴之也）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耳目視聽遺棄流俗可與行大義定是則於一世故能遺世也）富貴弗就而貧賤弗揭（輕富貴甘貧賤○揭去也宋玉九辯云車既駕兮朅而歸）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衛（尊重道理而行羞以巧媚自榮衛也○注榮疑營）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不訾毀敗人也其厲至高讀也）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不爲物所動唯義所在）（不妄屈折也）此國士之容也（容猶法也）

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假猶借也請於相狗者買取鼠之狗也○舊校云一本作其鄰借之買鼠）朞年乃得之曰是（狗借猶也今案御覽九百五作其鄰藉之買鼠狗則當作藉字）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桎械也著足曰桎著手曰梏）狗乃取鼠（○舊校云一本作狗則取鼠矣）夫驥驁之氣鴻鵠之志有諭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不言之言以道化也）

客有見田駢者（田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遜順也敏材也）田駢聽之畢而辭之（辭遣也）客出田駢送之以目（以目送而視之也）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殆近也）今者客所弇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斂客所術施也（○舊校云術皆當作述今案古亦通用）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燭照也偏半也）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長大也）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良善也）志必不公（公正也）不能立功（立成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爲王（好得厚斂也惡予悋也多藏厚亡故必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純美也鍾山之玉燔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陵上之木高且大皆天性也君子天性純懿故以此爲喻也）淳淳乎慎謹畏化而不肎自足（化教也當畏而奉之不肎自足其智思以事以罰群而後行之也）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乾乾進不倦也取舍不悅嗇斂擇也心其素樸精潔事一懷不散欲也）

唐尚敵年爲史（史國史也）其故人謂唐尚願之（故人者唐尚知舊也以唐尚習天文宿度審候徵之應故爲願之也）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其故人不信也（不信其羞爲史）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惠王魏文侯之孫武侯之子孟子所見梁惠王也解邯鄲圍也以與伯陽以伯陽邑賞之也）其故人乃信其羞爲史也居有閒其故人爲其兄請（請於唐尚欲仕其兄）唐尚曰衞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可信謂唐尚羞爲史不可信謂唐尚欲以其兄代衛君衛君不可得也而信爲可得故曰不可信而信也患者猶病也）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爲君雖有天下何益（不能自遺亡其貪欲之情必危亡也故曰雖有天下何益）故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戇陋之人從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古人傳位子賢以子）非惡其子孫也（不肖不可予也）非徼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

儀求也務大也以國予賢則與子孫不肖予其國必滅亡故曰反其實也

士容論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榮顯也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實謂安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同等也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無大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逾益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區區得志貌也○區區舊作偃竈下同前諭大篇作竈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及之舊作及己爲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細小也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言相須也○兩待字前諭大篇俱作特下贊字亦作特細大賤貴交相爲贊交更也贊助也然後皆得其所樂樂願也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貶其號曰君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衛君國之賦兵車千乘耳王者萬乘故願以受教也○案淮南道應篇所有上有予字此注非是願以受教者願以千乘之國受教也薄疑對曰疑之對以千鈞喻王術一斤喻治國言王術可爲於治國乎何有於皆不得本意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喻衛君之賢爲王術若烏獲之力以舉一斤言其易也○淮南本作舉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杜赫周人杜伯之後也周昭文君周分爲二東周之君也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以用也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言安行仁義也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義而仁義不行也然仁義必安之本也故曰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被瞻事鄭文公故穆公即位問瞻所行之義信不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言從賢臣之言不死亡也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使君無道臣不能止乃死亡耳被瞻言聽道行不死不亡故曰賢乎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務大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尊重也○文易用舊本脫用字據御覽七十七補亢倉子農道篇作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又多安則二字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重亢倉子作童亦如大戴之王言篇與家語童重互異也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御覽復作厚亢倉子作複下並同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處居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令善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戰攻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居安也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讀如巧智之巧○亢倉子有巧法令則四字在下句首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傳曰王耕

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故曰皆有功業也○皆有功業亢倉子作人皆有功級注一曰墢周語作一墢此作發也發訓起章昭注云發一耜之發是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當耕農之務農民不見于國都也孟春紀曰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故農民不得見于國也以教民尊地產也地產嘉穀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力任其力劭其功也○亢倉子作勸人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貿易也○以長生亢倉子作以資相壽業此聖人之制也制法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休止也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舍置也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損減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弁鹿皮冠詩云會弁如星○冠弁不見詩致恐是誤字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禮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燭故不以酒醴聚衆也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苟誠也農不出御御妻也女不外嫁以安農也異姓之女不出鄙邑而嫁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出猶糞也齒年未長不敢為園圃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渠溝也農不敢行賈守其業也不敢為異事異猶他也為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伐斫也澤人不敢灰僇燒灰不以時多僇繯網罝罦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入於淵罝兔罝也罟魚罟也詩云施罛濊濊鱣鮪發發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為害其時也舟虞主舟官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未詳○義是謂背本反則則法也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農工賈也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攻治也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秕

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繼續也四鄰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厲摩也禍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不敦也○三字疑亦正文

上農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窐為突乎窐容汙下也突理出豐高也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陰猶澤也耨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士當作土○古士土亦通用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淫延生也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詩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此之謂也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欒欒言羸瘠也土亦有瘠土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急者謂彊剛土也故欲緩緩者謂沙壤二也故欲急之中乃能殖穀溼者欲燥燥者欲溼溼謂下溼近汙泉故欲燥燥謂高明乾故下欲溼不故取其中適成稷也柔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草穢也又無螟蜮蜮或作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蜮兗州謂蜮為螣相近也○惠氏棟云蜮當為螣音麥茲年也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耜廣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耕○廣六尺為三尺為畝遼西之人謂之以耜耕也○廣六尺周禮尺廣為尺三尺云此三尺黃東以發耕籍土於其正文彼不此合相其言向曰亦廣六尺名而成一寸此所以之成畝者而畢百頭步之為刃畝逐塊隨之四圍而起耕畝又其長所以竟畝云則其與起周而空之相近與增字書同無其致聞此耨之刃柄尺此其度也度制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耨所以耘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閒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澤地熱則耕

肥肥餘得數多不則瘠瘠則得數少故曰可使也人肥則饑色調澤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緩柔也草諯大月大月孟冬月也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菖蒲水草也冬至後五十七日而挺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傳曰土發而耕此之謂也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昔終也三葉薺亭歷析蓂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麥熟而可穫大麥旋麥也○初學記二十七引呂氏孟夏之山百穀三十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菜名也○資疑卯蕢蕿蓁也而樹麻與菽樹種也菽豆也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麥無葉凡草衆草也日中春分也衆草生而出也豨首草名也至其生時麥無葉皆成熟也而從事於蓄藏藏之於倉也此告民究也究畢也刈麥畢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五時五行生殺之時也見生謂春夏種稼而生也見死謂秋冬穫刈收死者也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天降四時地出稼穡自然之道也故曰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祭土曰瘞年穀也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穀祭土禮其神也○禮舊作讀訛據改正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利用之器有其時而爲之無其時而止之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亢倉子作可使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一畔曰倍○注畔疑是一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慕思也當時而薄之薄輕也言不重時也薄或作怠使其民而郄之郄逆之也民既郄乃以旦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稑禾不爲稑種重禾不爲重晚種早熟爲稑早種晚熟爲重詩云黍稷重穋種穋菽麥此之謂也是以粟少而失功不當其時故粟少也食之少氣力故曰少而失功也

任地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壚埴地也埴爲其寡澤而後枯言土燥溼也○注燥溼下疑當有一均字必厚其靹厚深也○靹音義鈌爲其唯厚而及鮹者鮹或作瘧莚之堅者耕之澤○梁仲子云鮹疑卯飾字集韻鮑或鮑缶莚音鰒並缺其靹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爲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蕪穢也除之則虛虛動稼根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獲或作穫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僨僨仆也高培則拔培田側也寒則雕雕不實也熱則脩脩長也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來不成也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虛根不實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虛不穎不粟詩云實穎實粟有部家室也農夫知其田之易也易治也易讀如易綱之易也○注易綱梁仲子疑是易疇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稀也中適也不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虛亦稀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傷敗也故晦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孫云李善注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清甽冷風引此深作清今案深字是亢倉子作縱欲深以增下得陰陰溼也上得陽陽日也然後咸生咸皆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殖長也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土壤也亦無使有餘餘猶多也熟有耰也耰覆種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先猶速也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堅好也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本根也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分別也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遬疾也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行行列也夬心中央帥爲泠風夬決也心於苗中央帥率也嚮泠風以搖長之也夬或作使○選注引作夫必中央帥爲泠風又引注云必於苗中央帥然肅泠風以搖長也苗其弱也欲孤弱小也苗始生小時欲得其孤特疏數適中則茂好也其長也欲相與居言相依植不偃仆○舊本無其字又注作相依助不僵仆皆訛脫今

案齊民要術所引補正○亢倉子亦有其字要術居作俱今案亢倉作居與此同其熟也欲相扶扶相扶持不可偃折也○齊民要術作相扶持不可偃折此亦衍二字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族聚也○亢倉子作稼乃多穀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秕秕不成粟也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養大殺小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專獨也肥而扶疏則多秕根扇迫也墝而專居則多死寡獨不能自蔭潤其根故多枯死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殺其大者養其小者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上下不安則禾多死○舊本秕作粗下不字脫並依亢倉子補正厚土則孽不通壤深不能自達故多孽死也薄土則蕃轓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辯土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折猶堅也必穗稼就而不穫穫得也必遇天菑菑害也夫稼爲之者人也爲治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謂根苗疏數之間也○亢倉子作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稨長穗大本而莖殺殺或作小本根也莖稍小鼠尾桑條數也疏機而穗大穰禾穗果嬴也其粟圓而薄糠圓豐滿也薄糠言米大也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彊有勢力也如此者不風風落也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秮米而不香奪或作奮字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末○舊校云一作小案亢倉子作小莖穗閱而青零青零未熟而先落○閱亢倉子作鋭多秕而不滿滿成也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亢倉穗下有不字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香美也噮讀如餲厭之餲如此者不飴○御覽八百四十二作餲疑上注讀如餲厭之餲當在此句下據御覽噮音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遂長也葉藁北縣切決不當讀餲也

短穗○藁御覽作高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小米故厚糠也○米鉗御覽作米令注云令黏也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稨疏機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益息也○舊校云益一作萜案御覽八百二十九作萜注云益息也義亦難曉先時者本大而莖葉格對對等也短稨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庢辟米不得恃辟小也恃或作待○御覽無庢字字書無攷下注辟字大注正辟小二字正文得恃及注恃或作待皆無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麻節也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二七十四實也○莢舊訛作筴今從初學記御覽改下訛作筴亦併改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蟲不蠹其莢芒也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稨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肌或作肥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至或作上胕動蚼蛆而多疾胕動病心胕讀如疛○洪氏亮吉漢讀音引此注云胕讀如疛其次羊以案胕如疛音同如胕本一字也今本疛作痛誤從舊本改正亢倉附動作附臃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案蒼狼青色也在竹曰蒼筤在天曰倉狼在水曰滄浪字異而義皆同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興昌也失時之稼約約病也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舊校云一作以爲其食得時者忍饑忍猶能也能耐也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氣力也章盛也百日食之百日食之者食之百日也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叡明也四衛變彊四衛四枝也𣧑氣不入身無

苛殃（苛病殃咎）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五穀正時，食之無病，故曰正五穀而已）

審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呂氏春秋附攷

序說

呂氏春秋序意維秦八年歲在涒灘（高誘注秦始皇即位八年）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疑情）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此呂氏十二紀原序且其言近道故以爲冠冕）

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太子政立爲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案不韋著書之由惟此最詳且確太史公曰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真能灼見不韋本意後之言呂氏春秋者多失之）

十二諸侯年表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

太史公自序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呂氏春秋）

漢書司馬遷傳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

鄭康成曰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三禮目錄）

又曰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禮運注）

蔡邕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蔡中郎集）

司馬貞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本書作恃）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以（本書作似）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史記索隱〇案漢志及隋唐志皆二十六此及子鈔與書錄解題俱作三十誤也）

唐馬總曰呂不韋始皇時相國乃集儒士爲十二紀八覽六論纂於咸陽市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無敢易者（意林）

宋黃震曰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恥以貴顯而不及荀卿子之徒著書布天下使其賓客共著八覽六論十二紀竊名春秋高誘爲之訓解淳熙五年冬尚書韓彥直爲之序謂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宜傳孟子之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此句似有訛脫或是荀卿以性惡傳韓非以刑名傳）司

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疑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並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爲近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邪？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栝蒼蔡伯尹又跋其書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爲月令，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爲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爲世家、律曆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學，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黄氏日抄

宋高似孫曰：淮南王尚奇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蜂議橫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畯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爲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閒，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閒，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梧，南撫多鷃，西服壽靡，北懷儋耳，何以得哉？語見任數篇。開梧作開悟，多鷃作多鸚。意林所載作開梧、多鸚也。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韋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與千金。人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爲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販、不一知書之人。嗚呼！子略

宋馬端臨曰：呂氏春秋舉咸陽門，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爲非不能也，畏其勢耳。昔張侯論爲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尚之，二人之勢猶能使其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能悟其意而有所更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紀者，本周公書，後實於禮記，善矣，而目之爲呂令者，誤也。文獻通考

宋王應麟曰：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以月紀爲首，故以春秋名書。十二紀篇首與月令同。玉海

元陳澔曰：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爲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閒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其後徙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爲，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禮記集說

明方孝孺曰：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本傳不誤。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

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摹衆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實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盧文弨曰玉海云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今書篇數與書目同然序意舊不入數則尚少一篇此書分篇極爲整齊十二紀紀各五篇六論論各六篇八覽覽當各八篇今第一覽止七篇正少一考序意本明十二紀之義乃末忽載豫讓一事與序意不類且舊校云一作廉孝與此篇更無涉即豫讓亦難專有其名（黃氏震云十二紀紀終而綴之以序意主豫讓一則在宋時本已如此然以爲主豫讓者其說亦誤）因疑序意之後半篇俄空焉別有所謂廉孝者其前半篇亦簡脫後人遂强相附合併序意爲一篇以補總數之缺然序意篇首無六曰二字後人於目中專輒加之以求合其數而不知其迹有難掩也今故略爲分別正以明不敢妄作之意云耳

卷帙

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梁庾仲容子鈔呂氏春秋三十六卷[illegible]

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

馬總意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

新唐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高誘注

文獻通考經籍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卷（此脫六字）

通志藝文略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

郡齋讀書志雜家類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右秦相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呂氏春秋三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此與子鈔卷數皆誤）

宋史藝文志雜家類呂不韋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

右呂氏春秋總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鏤本亡三十篇而脫句漏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之于東牟王氏今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取大清樓所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卧疾京師喜得此書每藥艾之閒手校之自秋涉寒朱黃始就即爲一客挾之而去後三年見歸而頗有欲得色余亦心許之得官江夏因募筆工錄之竟以手校本寄欲得者云鏡湖遺老記

老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華亭張氏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老子總目

道德經上篇
道德經下篇
經典釋文

[seal stamp]

老子道德經上篇　華亭張氏原本

晉　王弼　注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爲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元之又元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可以觀其始物之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徼歸終也凡有之爲利必以無爲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徼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元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兩者始與母也同出者同出於元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元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元而言謂之元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元而已則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元之又元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而偏舉也此六者皆陳自然不可偏舉之明數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自然已足爲則敗也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智慧自備爲則僞也功成而弗居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使功在己則功不可久也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賢猶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唯能是任尚也曷爲唯用是施貴之何爲尚賢顯名榮過其任爲而常校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競趣穿窬探篋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弱其志強其骨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心虛則志弱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守其真也使夫智者不敢爲也智者謂知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夫執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為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贍也地雖形魄不法於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精象不法於道則不能保其精沖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造實實來則溢故沖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為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舍此而求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似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慊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為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為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為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為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為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慧由己樹未足任也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排橐也籥樂籥也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籥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愈為之則愈失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橐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己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於為聲也則不足以共吹者之求也

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

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門元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緜緜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自生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

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無私者無為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人惡卑也

故幾於道

道無水有故曰幾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言人皆應於治道也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揣而梲之不可長保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摧衂故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不若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不可長保也功遂身退天之道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滌除元覽能無疵乎元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則終與元同也愛民治國能無知乎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元覽無疵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無以智乎則民不辟而國治之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故曰天門開闔也雌應而不倡因而不為言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明白四達能無為乎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為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為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化生之不塞其原也畜之不禁其性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元而何凡言元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眾也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為用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為利皆賴無以為用也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夫耳目口心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難得之貨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為腹者以物養己為目者以物役己故聖人不為目也

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

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寵辱等。榮患同也。爲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大患榮寵之屬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患也。人迷之於榮寵。返之於身。故曰大患若身也。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由有其身也。及吾無身。歸之自然也。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無以易其身。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無狀無象。無聲無響。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不得而知。更以我耳目體不知爲名。故不可致詰。混而爲一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是謂惚恍。不可得而定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有。有其事。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

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焉若冬涉川。冬之涉川。豫然若欲度若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見之貌也。猶兮若畏四鄰。四鄰合攻中央之主。猶然不知所趣向者也。上德之人。其端兆不可覩。德趣不可見。亦猶此也。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凡此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難也。徐者。詳慎也。保此道者不欲盈。盈必溢也。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蔽。覆蓋也。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真正也。萬物並作。動作生長。吾以觀復。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各返其所始也。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歸根則靜。故曰靜。靜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

性命之常故曰常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常之爲物不偏不彰無皦昧之狀溫涼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唯此復乃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其分故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

知常容

無所不包通也

容乃公

無所不包通則乃至於蕩然公平也

公乃王

蕩然公平則乃至於無所不周普也

王乃天

無所不周普則乃至於同乎天也

天乃道

與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於窮極虛無也

道乃久

窮極虛無得道之常則乃至於不窮極也

沒身不殆

無之爲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用之於心則虎兕無所投其齒兵戈無所容其刃何危殆之有乎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謂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爲始故下知有之而已言從上也

其次親而譽之

不能以無爲居事不言爲教立善行施使下得親而譽之也

其次畏之

不復能以恩仁令物而賴威權也

其次侮之

不能法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其令不從故曰侮之也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眞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處不足非智之所齊也

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覩也無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應故曰悠兮其貴言也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

失無爲之事更以施慧立善道進物也

慧智出有大僞

行術用明以察姦僞趣覩形見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則大僞生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甚美之名生於大惡所謂美惡同門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魚相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

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智才之善也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絕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屬無以見其指故曰此三者以爲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屬屬之於素樸寡欲

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下篇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然則學求益所能而進其智者也若將無欲而足何求於益不知而中何求於進夫燕雀有匹鳩鴿有仇寒鄉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

益之則憂故續鳧之足何異截鶴之脛畏譽而進何異畏刑惟阿美惡相去何若故人之所畏吾亦畏焉未敢恃之以爲用也荒兮其未央哉歎與俗相返之遠也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衆人迷於美進惑於榮利欲進心競故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也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言我廓然無形之可名無兆之可舉如嬰兒之未能孩也儽儽兮若無所歸若無所宅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衆人無不有懷有志盈溢胸心故曰皆有餘也我獨廓然無爲無欲若遺失之也我愚人之心也哉絕愚之人心無所別析意無所好欲猶然其情不可覩我頹然若此也沌沌兮無所別析不可爲明俗人昭昭耀其光也我獨昏昏俗人察察分別別析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情不可覩飂兮若無止無所繫縶衆人皆有以以用也皆欲有所施用也而我獨頑似鄙無所欲爲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也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棄生民之本貴末飾之華故曰我獨欲異於人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空也惟以空爲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道之爲物惟怳惟惚怳惚無形不繫之歎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怳兮惚兮其中有物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怳兮惚兮惚兮怳兮其中有象也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窈冥深遠之歎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信驗也物反窈冥則真精之極得萬物之性定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至真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以閱衆甫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於無哉以此知之也

二十二章

曲則全不自見其明則全也枉則直不自是則其是彰也窪則盈不自伐則其功有也敝則新不自矜則其德長也少則得多則惑自然之道亦猶樹也轉多轉遠其根轉少轉得其本多則遠其真故曰惑也少則得其本故曰得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之也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聽之不聞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也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言暴疾美興不長也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為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為為君不言為教綿綿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得少也少則得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得也失者同於失失累多也累多則失故曰失也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言隨行其所故同而應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焉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物尚進則失安故曰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其唯於道而論之若郤至之行盛饌之餘也本雖美更可薉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為肬贅者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寂寥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返化終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為天下母也吾不知其名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夫名以定形字以稱可言道取於無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稱最大也強為之名曰大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逝曰遠遠曰反遠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逝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天地之性人為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為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域中有四大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為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故曰域也道天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內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而王居其一焉處人主之大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謂法則也人不違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用智不及無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有儀不及無儀故轉相法也道順自然天故資焉天法於道地故則焉地法於天人故象焉所以

爲主其一之者主也

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爲輕根靜必爲躁君也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以重爲本故不離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不以經心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輕不鎮重也失本爲喪身也失君爲失君位也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轍迹也善言無瑕讁順物之性不別不析故無瑕讁可得其門也善數不用籌策因物之數不假形也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楗繩約而不可開解也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聖人不立形名以檢於物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肖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爲始故曰無棄人也不尚賢能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常使民心無欲無惑則無棄人矣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舉善以師不善故謂之師矣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資取也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不善也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雖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於其道必失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爲天下之先也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式模則也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忒差也復歸於無極不可窮也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此三者言常反終後乃德全其所處也下章云反者道之動也功不可取常處其母也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樸真也真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聖人因其分散故爲之立官長以善爲師不善爲資移風易俗復使歸於一也故大制不割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爲心故無割也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以合故謂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萬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爲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

之失矣故必

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挫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凡此諸或言物事逆順反覆不施爲執割也聖人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爲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強於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

其事好還 爲始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爲故云其事好還也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言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濟必有所傷賊害人民殘荒田畝故曰荊棘生焉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吾不以師道爲尚不得已而用何矜驕之有也

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強 言用兵雖趣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復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遂用果以爲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壯武力暴興喻以兵強於天下者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道早已也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爲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爲物以無爲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爲物憒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爲不以物累其眞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眞性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始制謂樸散始爲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錐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川谷

之求江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歸者。世行道於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勝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勝者，無物以損其力。用其智於人，未若用其智於己也；用其力於人，未若用其力於己也。明用於己，則物無避焉；力用於己，則物無改焉。知足者富，知足自不失，故富也。強行者有志，勤能行之，其志必獲，故曰強行者有志矣。不失其所者久，以明自察，量力而行，不失其所，必獲久長矣。死而不亡者壽。雖死而以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沒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卒乎。

三十四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言道氾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其所，若道無施於物，故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萬物皆歸之以生，而力使不知其所由，此不為小，故復可名於大矣。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為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往而不害，安平太。無形無識，不偏不彰，故萬物得往而不害妨也。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言道之深大。人聞道之言，乃更不如樂與餌應時感悅人心也。樂與餌則能令過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視之不足見，則不足以悅其目；聽之不足聞，則不足以娛其耳。若無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窮極也。

三十六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為大，以除將物也，故曰微明也。足其張，令之足，而又求其張，則眾所歙也。與其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愈益而己反危。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利國之器也。唯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理物，器不可覩，而物各得其所，則國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國，則失矣。魚脫於淵，則必見失矣。利國之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也。

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順自然也.而無不爲.萬物無不由爲以治以成之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化而欲作.作欲成也.吾將鎮之無名之樸.不爲主也.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無欲競也.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老子道德經上篇

老子道德經下篇　　華亭張氏原本

晉　王　弼　注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爲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爲用以無爲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爲心聖王雖大以虛爲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至覩也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瞻遠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則一體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爲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無以爲者無所偏爲也凡不能無爲而爲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將明德之上下輒舉下德以對上德至於無以爲極下德之量上仁是也足及於無以爲而猶爲之焉爲之而無以爲故有爲爲之患矣本在無爲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僞亦必生不能不爲而成不興而治則乃爲之故有宏普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無所偏私故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愛不能兼則有抑抗正直而義理之者忿枉祐直助彼攻此物事而有以心爲矣故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直不能篤則有游飾修文禮敬之者尚好修敬校責往來則不對之閒忿怒生焉故上德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豈足尊哉故雖盛業大富而有萬物猶各得其德雖貴以無爲用不能捨無以爲體也不能捨無以爲體則失其爲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以無爲用德其母故能己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爲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篤通節不陽責備於表機微爭制夫仁義發於內爲之猶僞況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前人而識也即下德之倫也竭其聰明以爲前識役其智力以營庶事雖德其情姦巧彌密雖豐其譽愈喪篤實勞而事昏務而治薉雖竭聖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則無爲而泰守夫素樸則不順典制聽彼所獲棄此所守識道之華而愚之首故苟得其爲功之母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萬事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夫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尚志無所營各任其貞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

清焉棄其所載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仁則誠焉義其競焉禮其爭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爲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爲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爲之豈足處也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昔始也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爲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則失其母故皆裂發歇竭滅蹶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盈生貞天無以清將恐裂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則清不失用清則恐裂也故爲功之母不可舍也是以皆無用其功恐喪其本也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清不能爲清盈不能爲盈皆有其母以存其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貴乃以賤爲本高乃以下爲基故致數輿乃無輿也玉石琭琭珞珞體盡於形故不欲也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有以無爲用此其反也動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也弱者道之用柔弱同通不可窮極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下之物皆以有爲生有之所始以無爲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有志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建猶立也明道若昧光而不耀進道若退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夷道若纇纇埆也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割物其平不見乃更反若纇埆也上德若谷不德其德無所懷也大白若辱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後乃得廣德若不足廣德不盈廓然無形不可滿也建德若偷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質真若渝質真者不矜其真故渝大方無隅方而不割故無隅也大器晚成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故必晚成也大音希聲聽之不聞名曰

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

大象無形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

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凡此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爲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爲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也成之不如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沖氣一焉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爲主一何可舍愈多愈遠損則近之損之至盡乃得其極既謂之一猶乃至三況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損之而益豈虛言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我之教人非強使人從之也而用夫自然舉其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故人相教違之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教人勿違之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爲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爲強梁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邪若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違教之徒適可以爲教父也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於經無有入無閒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虛無柔弱無所不通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身與貨孰多貪貨無厭其身必少得與亡孰病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爲病也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衆爲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隨物而成不爲一象故若缺也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盈充足隨物而與無所愛矜故若沖也

大直若屈隨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大巧若拙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爲異端故若拙也大辯若訥大辯因物而言己無所造故若訥也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躁罷然後勝寒靜無爲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爲天下正也靜則全物

（之真。躁則犯物之性，故惟清靜乃得如上諸大也。）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卻走馬以治田糞也。）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生於郊也。）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同歸也，慮雖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戶闚牖而可知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無在於一而求之於衆也。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如其知之，不須出戶，若其不知，出愈遠愈迷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得物之致，故雖不行而慮可知也。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不為而成。（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為而使之成矣。）

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務欲進其所能，益其所習。）為道日損。（務欲反虛無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有為則有所失，故無為乃無所不為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動常因也。）及其有事，（自己造也。）不足以取天下。（失統本也。）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動常因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德善。（無棄人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歙歙，為天下渾其心，（各用聰明。）聖人皆孩之。（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者，能者與之，資者取之，能大則大，資貴則貴。物有其宗，事有其主，如此則可冕旒充目而不懼於欺，黈纊塞耳而無戚於慢，又何為勞一身之聰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競以其明應之；不信察物，物亦競以其不信應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異，則莫肯用其情矣。甚矣害之大也，莫大於用其明矣。夫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智不出於人而立乎訟地，則窮矣；力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力乎己者也，如此則己以一敵人，而以千萬敵己也。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是以聖人之於天下，歙歙焉，心無所主也，為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無避無應，則莫不用其情矣。人無為舍其所能而為其所不能，舍其所長而為其所短，如此則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

五十章

出生入死出生地入死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亦十分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善攝生者無以生爲生故無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乎戈兵獸之害者莫甚乎兕虎而令兵戈無所容其鋒刃虎兕無所措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蚖蟺以淵爲淺而鑿穴其中鷹鸇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矰繳不能及網罟不能到可謂處於無死地矣然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生之厚乎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渝其真雖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則而貴信矣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也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唯勢也故能無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則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至道也隨其所因故各有稱焉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失尊之則害不得不貴也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命並作爵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謂成其實各得其庇蔭不傷其體矣生而不有爲而不恃爲而不有長而不宰是謂元德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是以謂之元德也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塞其兌閉其門兌事欲之所由生門事欲之所由從也終身不勤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也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不閉其原而濟其事故雖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爲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用其光顯道以去民迷復歸其明不明察也無遺身殃是爲習常道之常也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爲之是畏也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復施爲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朝宮室也除潔

好也。田甚蕪，倉甚虛。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設一而衆害生也。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夸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夸也。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固其根而後營其末，故不拔也。善抱者不脫，不貪於多，齊其所能，故不脫也。子孫以祭祀不輟。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彼皆然也。以天下觀天下。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順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蟲之物無犯之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骨弱筋柔而握固。以柔弱之故，握能周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言含德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渝其真，柔弱不爭而不推折，皆若此也。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無爭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嗄也。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物以和為常，故知和則得常也。知常曰明。不皦不昧，不溫不涼，此常也。無形不可得而見，曰明也。益生曰祥。生不可益，益之則夭也。心使氣曰強。心宜無有，使氣則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因自然也。言者不知，造事端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含守質也。解其分，除爭原也。和其光，無所特顯，則物無所偏爭也。同其塵，無所特賤，則物無所偏恥也。是謂元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也。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也。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故為天下貴。無物可以加之也。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正起也，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

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奇用兵也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強則國家弱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以恥貧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國愈昏多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姦偽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懷爭競故曰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言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正復為奇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故曰正復為奇善復為妖立善以和萬物則便復有妖之患也人之迷其日固久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以責是以聖人方而不割以方導物令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廉而不劌廉清廉也劌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汙不以清廉劌傷於物也直而不肆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所謂大直若屈也光而不燿以光鑑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慝也所謂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莫若猶莫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於齊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天命下綏百姓莫過於此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常也早服謂之重積德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服其常故曰早服謂之重積德者也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道無窮也莫知其極可以有國以有窮而蒞國非能有國也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國之所以安謂之母重積德是唯圖其根然後營末乃得其終也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得眾心矣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大國則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則其鬼不神也非其鬼不

神其神不傷人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爲神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道洽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爲神道洽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不知聖人之爲聖也猶云不知神之爲神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夫恃威網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不知神聖之爲神聖道之極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神聖合道交歸之也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天下之交天下所歸會也天下之牝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以其靜故能爲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爲下故物歸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則附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大國納之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言唯修卑下然後乃各得其所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爲下也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奧猶曖也可得庇蔭之辭善人之寶寶以爲用也不善人之所保保以全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匹之美言之則可以奪衆貨之賈故曰美言可以市也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不善當保道以免放故立天子置三公言以尊行道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道上之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人所以爲道也物無有貴於此者故雖有拱抱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不如坐而進此道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無所而不施故爲天下貴也

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以無爲爲居以不言爲教以恬淡爲味治之極也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聖人之

（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故終無難矣。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謀之無功之勢故曰易也）其脆易泮，其微易散。（雖失無入有以其微脆之故未足以興大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說慎終也不可以無之故而不持不可以微之故而弗散也無而弗持則生有焉微而不散則生大焉故慮終之患如始之禍則無敗事）爲之於未有，（謂其安未兆也）治之於未亂，（謂微脆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當以慎終除微慎微除亂而以施爲治之形名執之反生事原巧辟滋作故敗失也）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不慎終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好欲雖微爭尚爲之興難得之貨雖細貪盜爲之起也）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不學而能者自然也喻於不學者過也故學不學以復衆人之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多智巧詐故難治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智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也當務塞兌閉門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僞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姦僞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稽同也今古之所同則而不可廢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反其真也）然後乃至大順。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其所以爲大矣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

下先。慈故能勇。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儉故能廣。節儉愛費天下不匱故能廣也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唯後外其身爲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爲天下利爲物之長也今舍慈且勇。且猶取也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相愍而不避於難故勝也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士卒之帥也武尚先陵人也善戰者不怒。後而不先應而不唱故不在怒善勝敵者不與。不與爭也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用人而不爲之下則力不爲用也是謂配天古之極。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彼遂不止攘無臂。扔無敵。行謂行陳也言以謙退哀慈不敢爲物先用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也言無有與之抗也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言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爲大禍也寶三寶也故曰幾亡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抗舉也加當也哀者必相惜而不趣利避害故必勝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可不出戶窺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無爲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惑於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於榮利故曰莫之能行也言有宗。事有君。宗萬物之宗也君萬物之主也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唯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真也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知而爲貴也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不知知之不足任則病也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清淨無爲謂之居謙後不盈謂之生離其清淨行其躁欲棄其謙後任其威權則物擾而民僻威不能復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

也夫唯不厭不自厭也是以不厭不自厭是以天下莫之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不自見其所知以耀光行威也自愛不自貴自貴則物狎厭居生故去彼取此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必不得其死也勇於不敢則活必齊命也此兩者或利或害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孰誰也言誰能知天下之所惡意故邪其唯聖人夫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故曰猶難之也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言而善應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善應也不召而自來處下則物自歸繟然而善謀垂象而見吉凶先事而設誠安而不忘危未兆而謀之故曰繟然而善謀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詭異亂羣謂之奇也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為逆順者之所惡忿也不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殺也

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強兵以暴於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木強則兵物所加也強大處下木之本也柔弱處上枝條是也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與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則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惟無身無私乎自然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言唯能處盈而全虛損有以補無和光同塵蕩而均者唯其道也是以聖人不欲示其賢以均天下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以，用也。其，謂水也。言用水之柔弱，無物可以易之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和之，其傷不復，故有餘怨也。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無德司徹。徹，司人之過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八十章

小國寡民，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也。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言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何患不足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遠徙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所欲求。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實在質也。美言不信。本在樸也。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極在一也。博者不知。聖人不積，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既以爲人己愈有，物所尊也。既以與人己愈多。物所歸也。天之道，利而不害；動常生成之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順天之利，不相傷也。

王弼老子道德經二卷，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於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予於是知弼本深於老子，而易則末矣。其於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子無資於易者。其有餘不足之迹，斷可見也。嗚呼！學其難哉！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

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傅奕能辯之爾然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歟其文字則多誤謬殆有不可讀者令人惜之嘗謂弼之於老子張湛之於列子郭象之於莊子杜預之於左氏范甯之於穀梁毛萇之於詩郭璞之於爾雅完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予既繕寫弼書并以記之政和乙未十月丁丑嵩山晁說之鄜時記

克伏誦咸平聖語有曰老子道德經治世之要明皇解雖燦然可觀王弼所注言簡意深真得老氏清淨之旨克自此求弼所注甚力而近世希有蓋久而後得之往歲攝建寧學官嘗以刊行既又得晁以道先生所題本不分道德而上下之亦無篇目克喜其近古繕寫藏之乾道庚寅分教京口復鏤板以傳若其字之謬訛前人已不能證克焉敢輒易姑俟夫知者三月二十四日左從事郎充鎮江府府學教授熊克謹記

老子道德經下篇

經典釋文

老子道經音義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
男陸德明撰

老子。姓李名耳河上公云名重耳字伯陽陳國苦縣厲鄉人史記云字聃又云仁里人又云陳國相
人也生而皓首。劉向列仙傳云受學於容成生殷時為周柱下史覩周之
衰乃西出關。是周敬王時也為關令尹喜說道德二篇。尚虛
無無為。劉向云西過流沙莫知所終凡五千餘言。河上公為章句
四卷。不詳名氏文帝徵之不至。自至河上責之。河上公乃
踊身空中。文帝改容謝之。於是授漢文以老子章句
四篇。言治身治國之要。其後談論者。莫不宗尚玄言。
唯王輔嗣妙得虛無之旨。今依王本博采眾家以明同異。道生天地之
先德道之用也徼小道也邊也徼妙也古弔反較音角又校量深淺也傾
高下不正貌去營反隆之稱尺證反一本作號一本作名也曷何葛反何也
爲而常校音教能相射食亦反穿音川竇音豆音俞又探吐南
反聖人之治直吏反弱其志心虛則志弱也本無爲字強其良反又
作擾使夫音符知者音智道沖直隆反不盈本亦作滿淵
侖河上作乎挫子臥反銳悅歲反解其紛拂云反河上云芬湛
直減反夫孰一家之量音亮贍時涉反滿以造實七報
反又復扶又反不盈或作滿不能累力偽反萬物舍

音捨又作捨汙音烏而不渝羊朱反以萬物為芻楚俱反
狗古口反治直吏反有為于偽反下有為不為皆同其猶橐他各
反籥音藥掘求物反又求月反河上本作屈屈竭也顧作掘云猶竭也動而愈出
羊主反又羊朱反排扶拜反橐無底囊乃各反空洞同貢反多言
數窮王云理數也顧云勢數也　足以共音恭亦音拱
谷古木反中央無者也河上本作浴浴者養也玄牝頻忍反舊音扶死反簡文扶緊反
中央無一本作空私邪河上直云以其無私處一本作居惡烏路
反注及下同幾音機近也又一音祈善治直吏反揣初委反又丁果反志
瑞反顧云治也簡文章樏反而梲音銳梲字音奪反又徒括反河上作銳末令力征
反尖子廉反勢必推粗雷反銼女六反滿堂本或作室自
遺唯季反以之反咎求九反功遂本又作成四時更音庚能
無離力智反滌徒歷反疵在斯反邪似嗟反物介音界
民治河上本又作活以求匿他得反辟匹亦反開闔戶獵
反不昌尺亮反而處昌慮反以知乎音智河上本又直作智
恃河上本作侍長丁丈反三十輻音福車輻共一轂古木反車轂
當丁浪反無有車音居又去於反埏始然反河上云和也宋衷注本云經同聲
一類云柔也字林云長也君連反又曰柔挺方言云取也如淳作繫埴市力反河上曰土也司馬云埴
土可以為器釋名云埴職杜預云埴黏土也鑿戶在各反五色青赤白黑黃也
令力征反盲陌庚反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聾力東反五味酸鹹甜辛
苦也口爽爽差也河上云亡也騁勑領反狂求匡反令人行

下孟反 妨音芳 去羌呂反 寵辱簡文云寵得也辱失也 若驚顧云若而
也 貴重也河上云畏也 大患若身河上云空也 何謂寵辱若驚
河上本無若驚二字 身爲于僞反 易以豉反 名武征反 曰夷顧云
平也鍾會云滅也平也 曰希希疏也靜也 搏音博簡文補各反 曰微細也
致詰起吉反 故混戶本反 不皦古曉反明式云胡老反 不昧
悔對反 繩繩食陵反又民忍反梁帝云無涯際之貌顧云無窮不可序或曰寬急河上本作繩
復音服 恍虛往反 治直吏反 強其丈反 豫如字本或作懊簡文
與此同也 儼魚檢反 樸普角反又作朴 混胡本反 蔽必世反王云覆
蓋也鍾婢世反梁武同也 蔽覆芳富反 生長丁丈反 卒子恤反又尊恤
反 凡物夫本作 則物離力智反 其分扶問反 虎兕徐子
反 無所容鋒刃芳逢反 大上音太王云太上謂大人也顧云太古上德
之人也 行施始豉反 次侮亡甫反 疵字斯反 譽許斷反
悠孫登張憑杜弼俱作由一本猶用也 有應應對之應 知慧音智 趣七喻
反或音促 觀形見賢遍反 大惡烏路反 治直吏反 則濡而朱
反又而注反 百倍蒲罪反 令力征反 所屬之欲反注同 見賢遍
反 抱樸普角反 之箸一本作僳 行下孟反 唯遺癸反舊云維
水反 相去欺慮反 幾居豈反 燕於見反 雀將籥反 鳩九求反
鴿古合反 有仇音求 氈之然反本作旃 裘音求 續鳧音符 截昨結
反 鶴戶各反 衆人熙熙許其反 若享普庚反殺也簡文許庚反河上公
作饗用也 牢力刀反 廓苦郭反河上本作泊普白反 咳胡來反說文字本或

作孩 儽儽令力追反一本曰損也敗也壞也說文音雷古本河上作乘乘令 所
別彼列反 析星歷反 所好呼報反 沌本又作忳徒損反簡文音
頓 俗人昭昭章遙反一本作照 悶悶如字 澹令其若海徒紺
反古本河上作忽令若海嚴遵作忽令若晦 飂力幽反梁簡文作飄云數遙反河上作淵令
縶縶張立反一作執 毋如字 德之容鍾云法也簡文云狀也 怳
況往反又呼廣反 窈烏了反 冥莫經反 說一云悅 狀哉河上
一本直云吾何狀也 見賢遍反 枉音往 窪烏瓜反簡文烏麻反顧云洿也
蔽必世反 轉遠于萬反 自見賢遍反 彰音章 淡徒暫反一
作澹 故飄毗遙反又扶遙反 驟狀救反 道者於道河上於道者絕
句 企者苦賜反河上作豉 跨苦化反 餘食贅專稅反贅也簡文
云之睿反河上云贅貪也 行下孟反注同 郤至之行去逆反郤至晉大夫自伐事見
左傳成公十六年 更爲肬音尤 惡烏路反 混成胡本反 先天
悉薦反 宗本亦作寂 寞音莫河上云寥空無形也鍾會作飂云空疏無質也 而
不殆田賴反危也 稱尺證反 強其丈反 亦復扶又反 重
爲輕起政反 躁早報反 離音利 輜側其反 重直用反 榮觀
古亂反 宴處於見反簡文云謂靜思之所宴居也 萬乘之主繩證反謂天子也 謂
輕則失本河上作臣 躁則失君謂失君位 喪息浪反 善行
下孟反 無徹梁云應車邊今作跡河上彳邊者古字少也跡作迹 無瑕下家反疵過也
謫直革反譴責也 不別彼列反 善數色主反簡文色具反河上作計 籌
直由反 策初厄反 楗其偃反距門也 所好呼報反 裕羊注反

長丁丈反　谿苦奚反或作溪　不離力智反　模莫胡反　不忒
吐得反顧云差也爽也　樸普角反　官長丁丈反　百行下孟反
故爲于僞反　無割乾遏反　物或歔音虛河上本作呴許具反　羸
力爲反　或挫作臥反摧也簡文在臥反河上作載　隳許規反毀也　去羌呂反
其事好呼報反　還音旋　治直吏反　凶年天應惡氣災害五穀盡傷
人也　難乃旦反　當復扶又反　佳格牙反善也河上飾也　惡烏路
反　恬挾嫌反本或作栝梁武音膾　澹徒暫反本亦作惔音同又音談字同河上本作恢梁
武云苦回反簡文恬惔　樂五教反又音洛　戰勝式證反　天下莫能
臣也河上本作天下不敢　侯王梁武作王侯　隤徒回反　長丁丈反
立名分符問反　錐音佳　治直吏反　行下孟反　道氾
本又作汎周張竝同　衣於既反河上作愛也　施始豉反　故復扶又反
以其終不自爲大河上本云是以聖人終不爲大也　於易以豉反
樂音岳　餌而志反　過古臥反　道之出尺類反　淡徒暫反又徒覽
反　說音悅　令力征反　中丁仲反　將欲翕簡文作歙又作洽河
上本作噏也許及反顧云閉塞也　去羌呂反　脫代括反　吾將鎮之
以無名之樸夫亦將無簡文作不欲河上本作吾將鎮之河上者非老子所作
也

老子德經音義德者得也道生萬物有得獲有故名德經四十四章一本

四十三章

應應對如字則攘若羊反臂必寐反而扔人證反又音仍引也因也字林云就也數

也原也　故去羌呂反　無喪息浪反　心見賢遍反　肌其已
反又音既　無所偏音遍　之量音亮　毋莫后反　舍本音捨
博施始豉反　偏音篇　抑於力反　亢苦浪反　忿枉紆放反
尚好呼報反　敬校音教　爲贍涉豔反　治直吏反　穢於廢反
耽都南反　行下孟反　遠于万反一本作弃　裂力竭反　恐
歇許謁反　將恐蹶蹇月反又其月反又居衛反　數色主反　譽逸注反毀
譽也　琭音祿　珞音洛又音歷　昧悔對反　夷道若纇雷對反簡
文云疵也河上作類一本作類　內如銳反又若對反　不見賢遍反　全別
彼列反　有分符問反　炎于沾反　貸吐代反　恭一作供
裁音才又才代反　所惡烏路反　稱尺證反　可舍音捨　愈遠
于萬反　非強其丈反　騁勑領反　折章舌反又常列反　名好
呼報反　無厭於鹽反又於豔反　費芳貴反　藏才良反　缺窺悅
反　弊婢世反　不爲于僞反　屈丘物反僞也　訥怒忽反
躁早報反　罷音皮　却除也　糞弗問反　禍莫大於不知
足河上本此句上有罪莫大於可欲一句　咎其九反　不窺起規反　羑牖二同
由九反　搏波洛反　歙歙許及反一本作慄慄河上本作惵顧云許葉反危懼貌簡
文云河上公作怵　渾胡本反　注之樹反　咳胡來反本或作孩　冕
音勉　旒音留說文作瑬　充如字　黈吐口反　纊苦放反　戚七歷反　於慢
武晏反　其徑經定反　喪息浪反　所適丁歷反　舍音捨
兕徐履反　被皮彼反　投音頭　錯七路反　而令力征反

鋒芳逢反 累劣僞反 黿蚖二並音元 蟺徒多反又音蟺又本作蟺 龔
音習 鷹憶矜反 鸇之然反 埤音婢 矰竹能反 繳諸若反 網
亡兩反 罟音古 卒子戌反 餌而志反 離音利 稱尺證
長張丈反 亭之如字別也 毒之徒篤反今作育余熟反 庇必寐反又音祕
亦作芘 廕於鴆反 復扶又反又音服 其兌徒外反簡文二云言也河上本作銳銳
自言也 見賢遍反 小曰音越 遺唯季反 介音界 好呼報反
徑經定反邪徑 復扶又反 朝直遙反 絜如字好 蕪音無
厭於豔反 夸口花反 盜夸非道也哉河上本同 不拔皮八反顧
云私 齊才細反 不輟張劣反 孫傳直專反 比必履反
蜂芳逢反 蠆勑賣反 虺虛鬼反 蛇食奢反 螫失亦反又呼各反河上云毒蟲
不螫 攫俱縛反 不摶音博 筋柔居勤反筋者俗 而握於學反
知牝頻忍反 牡牟后反 之合而全作全如字河上作峻子和反本一作朘說文
子和反又子壘反云赤子陰也子垂反 終日號戶毛反 不嗄一邁反氣逆也
又於介反而聲不嗄當作噫 則夭於驕反又於表反 強其良反 壯側諒
反 挫子臥反 銳悅歲反 令力征反 去羌呂反 不劌居衛
反河上作害傷也 汙音烏 辟匹亦反 激經覓反又古堯反 拂芳佛
不燿以照反 匿女力反 嗇生力反河上云貪也 去羌呂
反 早復音服 謂之重直容反 柢丁計反亦作蔕 烹普庚反不
當加火 小鮮音仙 以道莅力至反古無此字說文作埭 治直吏
牝頻忍反 靜復扶又反 以下遐嫁反 則取七愉反又七喻反又

卑下遐嫁反 過古禾反又古臥反 奧於六反煖也河上烏報反 曖
音愛暄也說文作僾 庇必寐反又本祕反 蔭於鴆反 尊行下孟反 有
拱居勇反 璧并歷反 以先悉薦反 所以為于僞反 不曰于月
反 淡徒暫反 於其易以豉反 必多難乃旦反 其脆
七歲反河上本作膬昌睿反 易泮普半反 於累劣被反 者敗必賣
施始志反 辟匹亦反 好呼報反 令力征反 復以扶又
反 稽式古兮反嚴河上作楷式 善下 言下遐嫁反 厭於豔
反 夫音扶 唯大句絕 以陳直忍反 費芳味反 匱其貴
器長張丈反 舍音捨 而不辟音避 於難乃旦反 卒尊忽
反 帥所類反 為于僞反 無行戶剛反 攘若羊反 扔
音仍 幾音祈音機 易以豉反 被音備 褐戶葛反 無狎戶甲
無厭於豔反 離力智反 物擾而小反 辟匹亦反 不
能復扶又反 潰戶對反 見賢遍反 故去羌呂反 之所
惡烏路反 猶難乃旦反 繟音坦吐但反梁王尚鍾會孫登張嗣本有此坦
平大貌河上作墠墠寬也坦尺善反又上單反也 而見賢遍反 凶先悉薦
恢苦回反 是大匠斲陟角反 僻匹亦反 治直吏
強其兩反舊其良反 柔脆七歲反 枯槁苦老反 與音餘 抑
於力反 之量音亮 身去羌呂反 天下莫柔弱於水河上
本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垢古口反 和大怨紆万反 契苦計反
不令力征反 伯絕句河上本 不貪貨賂音路 與音餘河上曰車

使人復(音服又扶又反) 樂(音洛) 人己(基倚反) 愈(音與) 而不爭(爭鬬之爭注同)

經典釋文

關尹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金壺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原序

右新書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讐。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關尹子曰四字。篇篇叙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冷冷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

關尹子提要

關尹子一卷。舊本題周尹喜撰。案經典釋文載喜字公度。未詳何本。然陸德明非杜撰者。當有所傳。李道謙終南祖庭仙真內傳稱終南樓觀為尹喜故居。則秦人也。考漢志有關尹子九篇。劉向列仙傳作關令子。而隋志唐志皆不著錄。則其佚久矣。南宋時徐藏子禮始得本於永嘉孫定家。前有劉向校定序。後有葛洪序。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祕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其說頗誕。與漢書所載得淮南鴻寶祕書。言作黃金事者不同。疑即假借此事以附會之。故宋濂諸子辨以為文既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即定之所為。然定為南宋人。而墨莊漫錄載黃庭堅詩。尋師訪道魚千里句。已稱用關尹子語。則其書未必出於定。或唐五代間方士解文章者所為也。至濂謂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如變識為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呪土偶之類。老聃時皆無是言。又謂其文峻潔而頗流於巧刻。則所論皆當。要之其書雖出於依託。而核其詞旨。固遠出天隱無能諸子上。不可廢也。此本分一宇。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匕。七釜。八籌。九藥。九篇。與濂所記合。俞琬席上腐談稱舊有陳抱一註。又元大德中有杜道堅註。名曰闡元。今皆未見云。

一宇 宇者道也　失名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戛戛乎鬭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晛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元合曰道

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元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元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元此非元是以善吾道者卽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元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己進道己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曰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卽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曰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曰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惡爲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者爲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

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弃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易

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横執爲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

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曰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曰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曰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歟答歟一氣往來道何在

曰仰道者跂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買道于愚

二柱 柱者建天地也

關尹子曰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

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曰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箑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為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

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吸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己之

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三極 極者尊聖人也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跡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爲物易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己

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曰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曰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己時玉己時糞己時土己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曰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

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分事則棊布

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孑孑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堂堂爾胡然臧臧爾惟其能偏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四符 符者精神魂魄也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夭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强弱在彼者非此

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欻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水之爲物能藏金而息之能滋木而榮之所以析魂魄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

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火生土故神生意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舍肝當作舍肺

曰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爲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揚魂爲羽鈍魄爲毛明魂爲神幽魄爲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蓍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曰五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爲魂耳目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爲精爲彼生父本觀爲神爲彼生母本愛觀雖異皆同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爲父故受氣於父氣爲水二爲母故受血於母血爲火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曰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

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曰蜣蜋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蝡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蝡奚白

曰庖人羹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臥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曰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者超生死者止名爲妖不名爲道

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己有或曰死己無或曰死己亦有亦無或曰死己不有不無或曰當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騖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五鑑 鑑者心也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沈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摶則神應之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我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

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遑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

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

見皆齊國也旣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爲智變識爲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者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眞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歘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曰賢愚眞僞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眞僞而謂之賢愚眞僞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眞者亦僞之

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尙非眞何況於識識尙非眞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爲氣能變爲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歘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元妙者心愈傷

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

契道

六匕 匕者食也食者形也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爲夢久見者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曰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爲我所

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屑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曰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沈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我之一身內變蟯蛔外烝蝨蚤瘕則龜魚瘻則鼠蟺我可爲萬物

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沙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僞之

曰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

毛蟲賊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行有音未嘗有我

曰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曰心憶者猶忘饑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炁以養其和孰能饑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則痛之

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七釜 釜者化也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氷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炁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炁所爲而炁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炁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爲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

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翕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讎讎或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鴿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八籌 籌者物也

關尹子曰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爲道

曰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華爲五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曰卽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爲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蘂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曰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皷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卽道執之卽物

曰知物之僞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九藥 藥者雜治也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沈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人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卽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

勤惰可。

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辨之極者知辨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爲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曰瓶存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曰人之有失雖己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己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曰不可非世是己不可卑人尊己不可以輕忽道己不可以訕謗德己不可以鄙猥才己

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

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

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己

曰金玉難捐土石易舍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者則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于此矣喻道者不言

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翳

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沈沈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曰人徒知僞得之中有眞失殊不知眞得之中有眞失徒知僞是之中有眞非殊不知眞是之中有眞非

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辨

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關尹子

後序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授之王笈瓊簡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奧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關尹子九篇洪每愛之誦之拜之藏之夫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冷冷然若躡飛葉而遊乎天地之混溟茫茫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瑱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欣若駕鸞鶴怒若鬬虎兕清若浴碧慘若夢紅縱擒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之所能言乎其絶跡去智者之所能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能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稚川後序

列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世德堂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列子序

張湛字處度

湛聞之(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註此真經)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竝少從(詩照反)游外家舅始周(姓王張湛祖之舅)始周從(疾用反)兄正宗輔嗣皆好(呼教反)集文籍先并(卑政反)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爲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丁丈反)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乃旦反)南行車重各稱(尺證反)力竝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子忍反)全所載且共料(音聊)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齎(音濟)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音覲少也)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必利反)亂正輿爲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扶又反)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直略反)物自喪(息浪反)生覺(音教)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而鴆反)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音燭)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列子目錄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釋文

天瑞第一　黃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一曰極智）

湯問第五　力命第六

楊朱第七（一曰達生）　說符第八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扶又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津上聲。誤也。下同）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音剪）。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音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符問反）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音佩）。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時掌反）。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列子卷第一　世德堂本
張湛處度注
天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修短殊性。雖天地之大
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
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凝一而
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
也。居鄭圃　音布。鄭有圃田。四十年。人無識者。非形
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至。則同於不
識者矣。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非自隔於物。
直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莫能知也。國不足。年
饑。將嫁於衛。自家而出謂之嫁。弟子曰。先生往無
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
丘子林之言乎。壺丘子林。列子之師。子列子笑曰。
壺子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雖然。夫
子嘗語伯昏瞀　莫候反。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
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於壺子者。
列子之謙者也。其言曰。有生　今塊然之形也。不生。
生物而不自生者也。有化　今存亡變改也。不化。化
物而不自化者也。不生者能生生。不生者固生物
之宗。不化者能化化。不化者固化物之主。生者不
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
能化而化也。直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故常
生常化。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暫無也。常生常化
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生化相因。存亡復往。理無
間也。陰陽爾。四時爾。陰陽四時。節變化之物。而復
屬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
物化而不息者也。不生者疑獨。不生之主。豈可實
而驗哉。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也。不化者往復。音服。
後不音者倣此。其際不可終。代謝無間。形氣轉續。
其道不終。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以知其窮與不
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黃帝
書曰。谷神不死。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
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
無主。故曰不死。是謂玄牝。毗忍反。老子有此一章。
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
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
得名。故謂之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
若存。用之不勤。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
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不見
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
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
化。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
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
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
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
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
能爲生化之本也。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

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爲之者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贍羣生而不匱乎。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夫有形者生於無形。謂之生者則不死。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則天地安從生。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太易者。未見。賢遍反。注同。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耶。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卽下句所謂渾淪也。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爲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沈浮。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爲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故曰渾音魂。淪音論。下同。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力智反。去也。也。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淪。語之助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爲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易變而爲一。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究。窮也。一變而爲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爲一。反而爲一。歸於形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無窮極。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天地何耶。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徧交會而氣和。氣和而爲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閡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卽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圓未必相乖。故二

儀之德。聖人之道。兼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淸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閡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爲之本。無爲之本。則無留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爲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皆無爲之職也。至無者。故能爲萬變之宗主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爲有。待無以生。事而爲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圓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攓。音蹇。拔也。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此過古臥反。養乎。此過歡乎。遣形則不能不養。遺生則不能不歡。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章勇反。有幾。居豈反。○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若鼃爲鶉。事見墨子。得水爲㡭。音計。司馬彪云。謂水土之氣。相繼而生也。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步田反。司馬彪云。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土視之不見。鈔之可得。如張縣在水中矣。楚人謂之鼃蠙之衣。之衣。衣猶覆蓋。生於陵屯。音豚。阜也。○陵屯。高潔處也。則爲陵舃。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陵舃得鬱棲。則爲烏足。此合而相生也。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爲蠐螬之本。其末散化爲胡蝶也。胡蝶胥也。胥。皆也。言物皆化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郭注爾雅云。脫。謂剝皮也。其名曰鴝音衢。掇。丁括反。鴝掇。蟲名。○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鴝掇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沫。猶精華生起。斯彌爲食醯許兮反。若酒上蠛蠓也。下同。頤輅。上怡。下路。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音呪。頤輅。黃軦。皆蟲名。食醯黃軦生乎九猷。李云。九當作久。久。老也。猷。蟲名也。九猷生乎瞀茂謀

二音。芮音蚋。小蟲也。瞀芮生乎腐音歚。蠸。音權。一音歡。謂瓜中黃甲蟲也。○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鄰也。說文作粦。又作粦。皆鬼火也。淮南子云。血為粦也。音吝。人血之為野火也。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羭音俞。之為猨也。羭。牝羊也。魚卵之為蟲。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亶爰上蟬。下袁。之獸自孕而生曰類。亶音蟬。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為牝牡相生也。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五歷反。○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純雌其名大䳍。純雄其名稺古稚字。蜂。司馬彪云。稚蜂。細䳍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也。○䳍。龜鼈之類也。稺。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鶂之類也。后稷生乎巨跡。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己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為堯佐。即周祖也。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

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厥昭生乎溼。此因蒸潤而生。醯雞生乎酒。此因酸氣而生。羊奚比音毗。乎不筍。此異類而相親比也。久竹生青寧。因於林藪而生。青寧生程。自從䗝至於程。皆生生之物。蛇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無窮已也。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之為有。恃無以生。言生必由無。而無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脩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無差也。終進乎不知也。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

聚則成形散則爲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爲始以離散爲終散者以虛漠爲始以形實爲終故迭相與爲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爲有無始故不終無有故不盡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生者反終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不生者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自無生無滅無形者此無形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非本無形者也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畫亡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眞宅太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氣何氣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眞宅而我無物焉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無時蹔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者也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音成魯邑名之野鹿裘帶索先各反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音洛下同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推此而言則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忻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男女之別彼列反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收刈後田中棄穀拾之也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

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於證反。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下孟反。下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我所以為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夷。故無釁釁。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胸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無所遺。夫冥內遊外。同於人群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仲尼曰。生無所息。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為徭役。子貢曰。然則

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音曠。墓穴也。睪音皋。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音歷。形如鼎。又音隔。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為休息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脩身慎行。恆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之。死也者。德之徼也。音叫。德者。得也。徼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眾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為家。重形生者。不辨有此言。假託所稱耳。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

與知所去乇呂反注同○以生死爲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己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事之破[石爲]音毀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凋殘方欲鼓舞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粥音育熊周文王師封於楚著子書二十二篇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乇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爲體體隨化而遷化不蹔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乇與淵實也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宜言生往來相接閒不可省疇覺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潛已死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皆在冥中

而潛化固非耳目所瞻察亦如人自世音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音生下同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精麤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妙於此者乎閒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也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夫天之蒼蒼非鏗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音秀下同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況乃氣氣相舉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丁仲反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音此蹈徒到反四字皆踐踏之貌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音釋下同然大喜舍宜作釋此書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人一以必敗爲憂一以必全爲喜此未知所以爲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

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爲天地。散而爲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音泰。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爲欣戚於其間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毁。及其毁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毁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欲明羣有皆同於無。故舉道以爲發問之端。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而况無哉。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積者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音稅。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爲之也。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彊陽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彊陽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也。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如掌反。又作攘。自此以往。施以智反。延也。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音無。下同。不探也。未及時。以臟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音熙。哀痛之聲。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方土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普浪反。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

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也 然吾盜天而亡殃 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 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 天尙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 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 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 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卽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 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 力智反 也認 音刃 而有之皆惑也 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認而有之心之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飭愛色貌矜伐智能己爲惑矣至於甚者橫認外物以爲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衆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爲吾身莊子曰百體六藏吾誰與爲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 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 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爲公犯人者爲私於理未至 有公私者亦盜也 直所犯之異耳未爲非盜 亡公私者亦盜也 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遣之非能卽而無心者也 公公私私天地之德 生卽天地之一理身卽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 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 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旣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列子卷第一

張湛處度注
黄帝第二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
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遇物
斯滯。
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隨世而喜耳。養
正命。正當為性。娛耳目供鼻口。燋音焦。然肌本又
作顏色。色皯古旱反。黣。音每。諸書無此字。昏然五
情爽惑。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秖足以焦形也。又
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隨世而憂耳。竭聰明進
音盡。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
用聰明。未足以致治。秖足以亂神也。黄帝乃喟然
讚曰。讚當作歎。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己其
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
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機。舍音捨。宮
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音閑。居大庭之
館。齋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
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
人無夢也。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音
奄。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
必如此耳。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不知
斯齊國幾居豈反。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舟
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
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其國無帥。所類反。長
丁丈反。帥長首主也。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
而已。自然者不資於外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
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音
佩。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
理無愛憎。故無所親疏。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
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
撻音酌。撻打也。無傷痛。指擿音倜。擿搔也。無痟癢。蒲
雨反。痟癢謂疼癢也。周禮。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
癢疥疾。鄭玄云。痟。酸削也。說文云。痟。疼痛也。○至
和者無物能傷。熱溺痛癢。實由矜懼。義例詳於下
章。痟癢。酸痟也。義見周官。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
牀。雲霧不礙五蓋反。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
滑音骨。其心。山谷不躓音致。其步。神行而已。至順
者無物能逆也。黄帝既寤。亦寄之眠寤耳。聖人無
眠覺也。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音雞。漢書
云。太山稽。黄帝師也。○三人。黄帝相也。告之曰。朕
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
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
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
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
能以情告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
氏之國。而帝登假。假當為遐。百姓號戸刀反。之。二
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射音夜。山在海河洲中。見山
海經。山上有神人焉。凝寂故稱神人。吸風飲露。不

食五穀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心如淵上字讀爲淵泉形如處女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也不偎烏恢反愛也不愛不偎不愛謂或隱或見山海經曰北海之隅其人水居偎愛隱偎也字林云偎仿佛見不審也○偎亦愛也芻狗萬物恩無所偏偎音隱偎仙聖爲之臣仙壽考之跡聖治世之名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愆本又作褰去言反○愆褰之也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順也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位天下者其鬼不神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禦寇稱之也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息井反舍因閒閒音閑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音墜怨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章戴字戴則一本作章戴有請於子章戴尹生名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曩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

音居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也故眄之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庚當作更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胸懷內外如一不猶踰於己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寄笑焉七年之後從音縱下同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無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無是非任口之理則無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九年之後橫去聲下同縱放也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心既無念口既無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爲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無念爲念無言爲言未造於極也所謂無爲而無不爲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內外盡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音乾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令神凝形廢

無特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臭味不賴鼻口故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爲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一體將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履虛乘風其可幾音冀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曰至人潛行不空一本作窒窒塞也○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爲閡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羣實也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列音例○至純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愼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涉艱危也姬姬音居魚語魚當作吾語魚據反女音汝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相觀則無殊絕者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于萬反也向秀曰唯無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則物之造音作藏作反莊同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無終則所止者無化矣造音作夫得是而窮之者焉於

虔反得爲正焉尋形聲彼窮其終始者亦焉得至極之所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淫而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並遊豈得無終始之迹者乎壹其性養其氣一本作真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造至也○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無閡然後通濟羣生焉造音操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郤音隙閑也物奚自入焉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也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食陵反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此借醉以明至理之必然耳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遻音忤遇也一本作遌心不欲見而見曰遻郭義頗迂莊子亦作遻物而不慴慴之涉反○向秀曰遇而不恐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而況得全於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無心委順至理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郭象曰不闚性分之外故曰藏也列禦寇爲于僞反伯昏瞀莫侯反下並同人射引之盈貫當於鏑鏑措杯必回反水其肘上手停審故杯水不傾發之鏑矢復沓郭象曰矢尖也箭鏑去復往者方矢復寓郭象曰箭方去未

至的以復寄杯於肘言敏捷之妙也當是時也猶
象木偶人形曰象人人也伯昏瞀人曰是射之射
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非不射之射也
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
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內有所畏懼則失其
射矣於是瞀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
逡巡足二分垂謂足二分懸垂在外在外揖禦寇
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瞀人曰夫至人
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郭象云揮斥猶放縱
也又曰揮斥奮迅也八極神氣不變夫德充於內
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
機而泊然自得也今汝怵丑律反然有恂何承天
纂云吳人呼瞬目爲恂目目之志爾於中丁仲反
也殆矣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
多矣豈唯射乎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
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
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皮美反按說
文字林並作肥又作圮皆毀也字從其省音鄙肥
薄也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
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介
界副也稱也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
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坰郊野之外也宿
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二
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

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烝薦反窘奇隕反困也於飢
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胡可反畚音本䉒籠
也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
緩步闊苦括反遠也廣也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
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眲奴革反方言
云揚越之間凡人相輕侮以爲無知謂之眲眲耳
目不相信也既而狎侮欺詒音代方言相欺亦曰
詒攩攩胡廣反方言今江東人亦名推爲攩又音
晃搥打也𢱢𢱢蒲結反方言凡相推搏曰𢱢又扶
畢反推擊也挨烏駭反推也抌抌丁感反方言擊
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攩音晃𢱢音扶閉挨音
烏待抌音都感切亡亡音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
慍容而諸客之技單單音丹盡也憊蒲介反疲也
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莫汗反
散也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
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一本作飛鳶揚
餘亮反猶颺物從風也於地骪音肌骨無䃣音毀
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扶又反指河
曲之淫音深隈烏恢反水曲也一本作隅曰彼中
有寶珠泳音詠潛行水中也可得也商丘開復從
而泳之水底潛行曰泳既出果得珠焉衆昉昉分
兩反或云昉始也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
次餓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
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

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亡音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養禽獸之長也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於僞反食音嗣下食虎同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音兹又音字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尾孳尾牝牡相生也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音搏逝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一本作圉魚呂反姓毛名丘圉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

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于僞反其殺之之怒也恐因殺以致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一本作抉之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致怒時其飢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殊性而愛媚我順之故也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逆其心故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聖人所以陶運羣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七刀反下同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浮水曰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色據反術也莊同能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所大反莊子作便操之者也謖起也向秀曰能驚沒之人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譆音衣與譩同歎聲也吾與若玩五貫反習也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音余○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爲汝說之也能

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志水也。亡
水則無矜長之心。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
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
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故謂
之舍。惡音烏。往而不暇。所遇皆閑暇也。以瓦摳者巧。摳
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亦曰藏彄。風土記云。臘
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爲藏彄之戲。辛氏三秦記
云。漢鉤弋夫人手拳。時人傚之。因名爲藏鉤也。彄
曰侯反。莊子作摳。以鉤摳者憚。鉤。銀銅爲之。憚。待
汗反。以黃金摳者惛。惛音昏。方言。迷瘤也。○互有
所投者摳。郭象曰。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巧一
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本作拙。內唯
志內外。遺輕重。則無巧拙矣。孔子觀於呂梁。在今
彭城郡。爾雅曰。石絕水曰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
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
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音拯。方言。
出溺爲承。諸家直作拯。又作撜。之。數百步而出。被
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當作塘。行當作下。孔子從
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
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爲蹈。以爲有苦
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音拯。子出而被髮
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
乎。曰。亡。音無。本無此亡字。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汩偕出。汩古忽反。涌波也。郭象云。

洄伏而涌出者汩也。齎汩者。水迴入涌出之
貌。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
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安
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眞素。則所遇而安也。長
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
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
其不可知。謂之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於
禹反。僂音縷。痀僂。背曲疾也。僂者承蜩。音條。一本作
蜩蟬也。猶掇之也。掇都括反。拾也。仲尼曰。子巧乎。有
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纍占累反。垸音丸。司馬
云。謂累丸於竿頭也。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音淄
銖。○向秀曰。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
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纍三而不墜。則失
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用手轉審。則無所
失者也。吾處也。若橛株駒。橛。本或作撅。同其月反。
說文作身木也。李頤云。橛。豎也。株駒。亦枯樹本也。
駒。音俱。○崔譔曰。橛株駒。斷樹也。吾執臂若槁。空
好反。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
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
分。乃凝於神。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其痀
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禮記儒行篇曰。丘
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鄭玄注
云。逢猶大也。謂大掖之衣。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

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脩給也。言給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海上之人有好漚音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音數。而不止。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故曰至言去上呂反。言。至爲無爲。齊在詣反。智之所知則淺矣。言爲都忘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僞形以獲蟬。海童任和心而鷗游。二情相背而同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況自然冥至。形同於水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刳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耳。趙襄子率所律反。徒十萬狩於中山。火畋曰狩。藉在夜反。芿芿。而證反。在下曰藉。草不翦曰芿。燔燔。音煩。燒也。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疾刃反。上時掌反。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力救反。謂宿留而視之。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火。

何物而能關之。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不知之極。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刳。音枯。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夫因心以刳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遣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說。音悅。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爲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爲者。有不能而彊欲爲之者。有不爲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爲。亦何所不爲。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暫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燋溺。涉木石而不挂閡。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羣。神能獨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經。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遞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遊之鼠。木藏之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聖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

陰冥譜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
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謂含
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復
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有
神巫男曰覡女曰巫顏師古曰巫覡亦通稱自齊
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
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一本作棄而走
向秀曰不憙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
曰迷惑其道也而歸以告壺丘子列子師也曰始
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象曰
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壺子曰吾與汝無其
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與音余衆雌而無雄而
又奚卵焉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
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
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
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而以道與世抗抗
口浪反或作亢音同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息
亮反汝向秀曰无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
相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譆譆音熙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
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司馬云氣如溼
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
之以地文向秀曰塊然若土也罪本作萌乎不誫
音震不止罪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

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
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
湛也淵嘿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
為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
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謂之有生苟無心而應
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
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向
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
瘳矣灰然灰或作全有生矣吾見杜權矣有用而
無利故謂之杜權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
之以天壤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
之文不猶外乎名實不入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
則名利之飾皆為棄物而機發於踵許慎注淮南
子云機發不旋踵○郭象曰常在極上起此為杜
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
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齋側皆
反下同○或無坐字向秀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
以管窺天者莫見其崖故以不齋也吾無得而相
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
示之以太沖莫眹向秀曰居太沖之極皓然泊心
玄同萬方莫見其迹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也
鯢鯢音倪旋旋音桓云盤桓也一本作旋謂盤旋

也。之潘音盤。本作蟠。水之盤回之盤。今作潘。恐寫之誤。爲淵。止水之潘爲淵。鯢。大魚也。桓。盤桓也。蟠。洄流也。此言大魚盤桓。其水蟠洄而成深泉。南華眞經作審。梁簡文云。蟠。聚也。流水之潘爲淵。濫。咸上聲。爾雅云。水涌出也。水之潘爲淵。沃。沃。烏僕反。水泉從上溜下也。水之潘爲淵。氿。音軌。水泉從旁出也。水之潘爲淵。雍。音擁。河水決出還復入也。水之潘爲淵。汧。音牽。水之流行也。水之潘爲淵。肥。水所出異爲肥也。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爲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向秀曰。雖進退同羣。而常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猗。於危反。移。委移。至順之貌。○向秀曰。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誰何。向秀曰。汎然無所係。因以爲茅。音頹。靡。崔譔云。遜伏也。因以爲波流。故逃也。茅靡。當爲頹靡。向秀曰。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因。則爲之非我。我雖不爲。而與羣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世變而時

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向秀曰。棄人事之近務也。爲于僞反。其妻爨。爨。七玩反。○向秀曰。遺恥辱。食食。音嗣。下同。豨。虛豈反。楚人呼豬作豨。如食人。向秀曰。忘貴賤也。於事無親。向秀曰。無適無莫也。雕瑑。持兗反。一本作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向秀曰。雕琢之文。復其眞朴。則外事去矣。紛音紛。然而封戎。向秀曰。眞不散也。戎。或作哉。壹以是終。向秀曰。遂得道也。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驚人之推敬於己。故不敢遂進。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音烏。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饋。求位反。餉也。○人皆敬下之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形諜音牒。成光。郭象曰。舉動便辟成光儀。以外鎮人心。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諜成光故也。而整子西反。其所患。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夫漿人特爲食。食。音嗣。羹之貨。無多餘之贏。贏。音盈。一本無無字。○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己。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所以不敢之齊。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推此類也。

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知驚此者。是善觀察者也。汝處己。人將保汝矣。汝若歎然。不自顯曜。適齊之與處。此皆無所懼。苟違此義。所在見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屨。九遇反。關西呼屨謂之屨。歸之果衆。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敦。音頓。竪也。立有閒。不言而出。賓本作儐。導也。必忍反。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發。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物。求物不保不可得。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郭象曰。任乎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而焉用之感也。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感豫出異。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而異者。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必恆使物感己。則彼我之性動易之。與汝遊者。莫汝告也。皆播本之徒。不皆相啓悟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為人毒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莊子云。楊子居。子居或楊朱之字。又不與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教者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涫。

音管。莊子作盥。漱漱。音瘦。巾櫛壯乙反。脫屨本作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音閑。下同。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許唯反。而盱盱。音吁。說文云。盱。仰目也。蒼頡篇云。盱。張目貌。高誘注淮南子云。睢盱。視聽貌。而誰與居。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若此。使物故數之乎。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楊朱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客舍家也。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音樣。司馬云。對火曰煬。淮南子云。富人水幕錦。貧人煬竈口。者避竈。厚自藏異。則物憚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楊朱過音戈。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己以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若者。所勝在己下者耳。柔。先出於己者。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遇敵必危之也。先

出於己者亡亡音無所殆矣理常安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體柔虛之道者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獸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順往而不競於物皆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無分銖之重而我無力焉粥余六反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禍福生於所積也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必有折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木彊則折彊極則毀矣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音附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媧音瓜庖犧女媧皆古天子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

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腰行無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頰解領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鳶肩鷹喙耳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音冀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蒲板反泉之野帥音率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鵰鶡鶡一本作鸇鷹鳶為旗幟幟音熾自熊羆皆猛獸勇鬬者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戶剛反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德純者禽獸不忌也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音朔解六畜朽又反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夫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蝟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塗因事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

閔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爲犧矣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禹致羣神於會稽是也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爾雅云有足曰虫無足曰蛾一本作虫蟻○百獸率舞是也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馴音唇先誑之曰與若芧音序芧栗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渻姓紀名渻或作消子爲于僞反周宣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可鬭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李頤云應響嚮顧影行○接悟之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常求敵而必己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己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惠盎阿浪反○惠盎惠施之族見賢遍反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士亦反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丁仲反下同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處勢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列子卷第二

張湛處度注

周穆王第三

夫禀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僞。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滅；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鑒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愚惑者以顯昧為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為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

周穆王名滿，昭王子也。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硋音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螻，蛄臭也。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赭音者。赤色。堊音惡。白土也。之色，無遺巧焉。五府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職之貨賄，玉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膳府主四時食物者也。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終南山名，在京兆。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媌音茅。靡曼者，娥媌，妖好也。靡曼，柔弱也。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珥，音餌，瑱也。冕上垂玉以塞耳。○笄，音雞。珥，瑱也。衣於旣反。阿錫，阿，細縠。錫，細布。曳音裔。齊紈，齊，名紈所出也。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臺館。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大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日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音墟。○祛，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記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蘇，樵也。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謂易人之慮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惑，自然之數也。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若殞虛焉。殞，墜也。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扶貴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

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移之
意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所謂神者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
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須
臾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
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且曩之所
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閒音
閑恆謂習其常存也一本無有字疑蹔亡彼之與
此俱非真物習其常存疑其蹔亡者心之惑也變
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變化不可窮極徐疾
理亦無間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王大悅不恤國
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
尊卑也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古驊字
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㹀史記曰造父為
穆王得驊騮赤驥白㹀之馬御以遊巡狩見西王
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略同郭璞注云皆毛色
以為名也後有渠黃踰輪盜驪山子為八駿○㹀
古犧字主車則造父為御𦒎音泰篆作𤕤𠅘𠅘音
丙石經作兕字林云𠅘作西○上齊下合此古字
未審為右淮南子云鉗且泰丙之御也除轡銜棄
鞭策高誘云皆古之得道善御也鉗其炎反且子
余反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驪
力移反盜驪卽荀子之纖離者也而右山子柏夭
郭璞云柏夭人姓名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

驅千里至于巨蒐搜西戎國名氏之國巨蒐氏乃
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竹用反以洗王
之足湩乳也以己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二乘實證
反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崐崙崐崙音昆論之阿
赤水之陽山海經曰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
前有大山名崐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
山海經云崐崙山有五色水也別日升崐崙之丘
以觀黃帝之宮陸賈新語云黃帝巡遊四海登崐
崙山起宮室於其上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
王母河圖玉版云西王母居崐崙山紀年云穆王
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觴于瑤池之上
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山海經
西王母為王謠徒歌曰謠詩名白雲王和之和答
也詩名東歸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
云西登弇山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於乎音
嗚呼又作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諧辨後
世其追數色句反責也吾過乎自此已上至命駕
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傳穆王幾幾音豈神人哉
言非神也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知世事無
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為登假假音遐焉假字當作
遐世以為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
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
揖而進之於室屏必郢反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
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

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哉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憤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假物而為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篇目已詳其義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音絞顧野王讀作翻交四時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麤不同而造為賓主往復流遷未始蹔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而事著脩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蒸爍則飛傺雲沙以成冰頃得之於常衆所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羣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顧眄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

耳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為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覺覺音教有八徵夢有六候徵驗也候占也大夢之占義見周官奚謂八徵一曰故故事二曰為為作也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徵者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蘁蘁音愕夢周官注云蘁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怖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怛下達反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言成所由雖譎怪萬端而心無所駭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中和則濡溺恐懼也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焫如悅反火性猛烈遇則燔焫也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故或

生或殺也。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取。此亦與覺相類也。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致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謂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故神凝者想夢自消。晝無情念。夜無夢寐。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爲鳥而厲於天。夢爲魚而潛於淵。此情化往復也。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幾音豈。虛語哉。眞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怪也。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亡音無。下同。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阜音婦。落之國。其土氣

常燠。燠音郁。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藉音陵。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方俗之異。猶覺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周之尹氏大治治音持。產。其下趣趣音走。下同。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呻呼音申吟。下同。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夜夜也。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啽吾南反。囈囈音詣。啽囈呻吟。竝寐語也。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竝少閒。病差也。○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夫懃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樂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跨也。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御音訝。迎也。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無水池也。中覆之以蕉。

與樸同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厭音懕。又於豔反。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掌五禁之法者。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聖人之辨覺夢何邪。直知其不異耳。今亡黃帝孔丘。亡音無。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辨覺夢之虛實。况本無覺夢也。宋陽里華胡化反。子。中年病忘。忘音望。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封兆之所占。夫機理萌於彼。著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慝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心。泊爾鈞於死灰。

廓焉同乎府宅。聖人都無所容其鑒。豈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偽。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無專惑。行無狂僻。則非祈請之所禱也。非藥石之所攻。疢痾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假脈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術之用。宜其廢也。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大忘者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令有心。反令有慮。蓋亂有左右耳。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己之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恩。而儒生獨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至理相

（似者猶能若斯況體極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抑之者欲奇妙賞於大賢耳）

秦人逢（逢音龐）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月令曰其臭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耼因告其子之證老耼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榮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衆寡相傾以成辨爭也）

燕人生於燕長（張丈反）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七小反）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涓音泫胡犬胡絹二反）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禁音金）同行者啞（烏陌反）然大笑曰予昔紿（紿音待歎也）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少也作徽者誤）

（○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欣戚者也）

列子卷第三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知。用智則無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張湛處度注

仲尼閒居。閒音閑。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回不言欲宣問故絃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孔子愀然有閒。愀七小反。曰。有是言哉。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閒之色。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辯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無可無不可哉。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唯季反。來世。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夫聖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為聖也。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豈異。唯圓通無閡者。能惟變所適。不滯一方。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為憂者。將為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樂為樂。亦不以無知為知。任其所樂。則理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天下之知。而我無心者也。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居宗體備。故能無為而無不為也。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若欲捐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違如愚者也。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歸家淫思七

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忘眠食也顏回
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
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
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
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羣智之表萬物所不闚
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叔
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荅自非體二備形
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
能爲其髣髴況下斯者乎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
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廢用之
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
之事耳冥絕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陳大夫
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
之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名楚史記作亢倉子賈
逵姓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爲七族者得聃
之道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寄
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耳能以耳視而
目聽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戶牖
神苟徹焉則視聽不因戶牖照察不閡牆壁耳魯
侯聞之大驚不怪仲尼之用形不怪耳目之易任
迹同於物故物無駭心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
子應聘而至汎然無心者無東西之非己魯侯卑
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
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

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魯侯曰此增
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
於心此形智不相違者也心合於氣此又遠其形
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氣合於神此寂然不動
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神
合於無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
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無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
無而爲一也其有介然之有唯唯癸反然之音雖
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
之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所照
不以遠近爲差也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
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所適都忘豈復
覺知之至邪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
不荅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不荅爲
荅故寄之一笑也商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
二名焉太宰官名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
則丘何敢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迹耳豈知所以聖
所以不聖者哉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示現博學
多識耳實無所學實無所識也商太宰曰三王聖
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
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
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
弗知孔丘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羲農
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麤迹非所以爲聖

者所以為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商太宰大駭。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非聖。商太宰所以大駭也。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聖豈有定所哉。趣舉絕遠而言之也。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也。不言而自信。言者不信。不化而自行。為者則不能化。此能盡無為之極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何晏無名論曰。為民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譽無譽。謂無名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名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為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為陰。冬日為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彊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彊為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邪。夫唯無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惟此是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崛。而謂元氣不浩芒者也。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聖理冥絕。故不可擬言。唯疑之者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為欺罔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猶矜莊。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閡矣。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辯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貳。疑也。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之師。友伯昏瞀人。莫候反。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色主反。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朝朝相與辯。無不聞。門徒相與講肆。聞於遠近。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

不相謁請。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也。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神會也。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敵讎。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不備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震動也。雖然。試與汝偕往。閱。音悅。弟子四十人同行。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魄片各反。字書作欺頼。人面醜也。頼片各反。而不可與接。欺魄。上人也。一說云。欺頼。神凝形變。外物不能得闚之。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了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羣也。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戶郎反。者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遇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衎衎然若專直而在。一本作存。雄者。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辨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尚勝也。子列子之徒駭之。見其尸居。則自同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反舍。咸有疑色。欲發列子之言。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進。音盡。知者亦無言。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遣知。希言傍宗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此方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即復是遺無所遺。知無所知。遺無所遺者。未能離遣。知無所知者。易簪忘知。因非自然而忘言知也。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也。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麤。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

子列子學也。上章云列子學乘風之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從。音縱。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竝席而坐。眄笑竝坐。似若有褒貶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爲度。豈定於一方哉。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進。音盡。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

性之極。則乘變化而無窮。後明順心之理。則無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趣。可不察哉。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言所適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悴殊觀。以為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辨之者。言知之者鮮。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恆見其變。苟無蹔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無以為異者也。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彼之與我與化俱往。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鼻隆口窊。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脈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步朝野。然後備所見。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也。壺丘子曰。游其至乎。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重敘也。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眂。眂。音視。內足於己。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固不知所眂。物物皆游矣。

物物皆觀矣。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固能遇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我之所是。蓋是無所是耳。所適常通。而無所凝滯。則我之所謂游觀。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摯。音至。文摯。六國時人。嘗醫齊威王。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也。曾治齊文王。使文王怒而病愈。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聽。平聲。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無往不齊。則視萬物皆無好惡貴賤。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為一。凡此眾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為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無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不能得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隸不能得狎也。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背。音佩。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無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由生而生。

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為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闇得自然而全者也由生而亡不幸也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務內役外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相應亦自然之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也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生理已盡亦是理之常也由死而生幸也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此此誤生者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用聖人之道存亡得理也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乘凶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無所哀也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猶羣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目將眇者先睹秋毫睹音覩耳將聾者先聞蚋蚋而銳反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淄音緇澠澠音乘淄水出魯郡萊蕪縣澠水西自北海郡千乘縣界流至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淄澠之合易牙嘗之○爽差也淄澠水異味既合則難別鼻將窒者先覺焦朽焦朽有節之氣亦微而難別也體將僵僵音姜者先亟去吏反犇佚佚音奔逸僵仆也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與人理亦然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口鼻身心此大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偷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故物不至者則不反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識皆為闇昧衰迷之所資鄭之圃澤圃田也在中牟縣多賢有道德而隱默者也東里多才有治能而參國政者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弟子行過過音戈東里遇鄧析析音錫鄧析鄭國辨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于僞反若舞彼來者奚若世或謂相嘲調為舞弄也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養養上音余亮下音余賞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嚮彼為犬豕自以為執政者也長幼羣聚而為牢藉藉本作籍側戟反牢謂牲牢也同也藉謂以竹木圍繞又刺也周禮鼈人以時藉魚鼈蜃也又國語云羅藉魚也莊子云以臨牢柵李頤云牢豕室也柵木欄也文字雖異其意同也藉音柵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非不能應機而不

慮。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
多機乎。機。巧也。多巧能之人。有善治土木者。有善
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
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
能相使者。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
偏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而位之者無知。
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不能知衆人
之所知。不能爲衆人之所能。羣才並爲之用者。不
居知能之地。而無惡無好。無彼無此。則以無爲心
者也。故明者爲視。聰者爲聽。智者爲謀。勇者爲戰。
而我無事焉。荀粲謂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榮
問。功名勝我。識減我耳。嘏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
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邪。荅曰。成功
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
識之所獨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而未必能濟子
之所爲也。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
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公
儀。堂谿氏也。皆周賢士。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
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懦。弱也。音奴亂反。宣
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
折之舌反。春螽。螽。音終。一曰蝗也。之股。堪秋蟬之
翼。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
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
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

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
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
之道御物。物無與對。故其功不顯。臣以死事之。乃
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
不得。修人所不爲。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爲其所易。
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
內者無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
雷霆。亦此之謂也。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道
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
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迹不顯也。然
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免於矜。故能致稱。
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不猶
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顯用。中山公子牟者。魏國
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
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好與
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
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
義。苟於統例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
如此皆存而不除。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
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
也。行無師。學無友。不祖宗聖賢也。佞給而不中。丁
仲反。雖才辨而不合理也。漫衍而無家。儒墨刑名
亂行而無定家。好怪而妄言。愛奇異而虛誕其辭。
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木安反。等肄之。韓

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團公孫龍能勝人
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公子牟變容曰何
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故形於
色羿狀龍太過故責其實驗也子輿曰吾笑龍之
詒詒音待欺也下同孔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
爲龍弟子詒欺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
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絶落後矢之括
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絶落處前箭著
堋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銜弦視之如一
物之相連也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逄蒙江
反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
綦衛史記云綦國之竹晉灼曰衛之苑多竹篠之
箭烏號黄帝弓綦地名出美箭衛羽也射其目矢
來注眸子而眶眶音匡不睫本作䀹目瞬也下同
䀹且洽反矢隧隧音墜地而塵不揚箭行勢極雖
著而不覺所謂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是豈智
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
以此言戲子輿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同發發於
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者擲百盧者
人以爲有道以告王夷甫王夷甫曰此無奇直後
擲如前擲耳庾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
此類也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夫能量
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之
所銓不患所差跌今設令至拙者闇射箭之所至

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闇其極則隨
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眞語張叔奇云當與樂
彦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顔射者則必
知此湛以爲形用之事理之麤者偏得其道則能
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
不待聖賢而後能爲之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
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
王曰有意不心夫心寂然無想者也若横生意慮
則失心之本矣有指不至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
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
則彼此玄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有物不盡在於
麤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則其一常在
其一常在而不可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
不損卽而不違則泰山之崇崛元氣之浩芒泯然
爲一矣惠子曰一尺之神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
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
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
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髮引千鈞夫物之所
以斷絶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則不可斷故
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白馬非馬此
論見存多有辨之者辨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
論也孤犢未嘗有母不詳此義其負類反倫不可
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可備
載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

子矣。尤失反在子輿。夫無意則心同。同於無也。無
指則皆至。忘指故無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常有
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滯有也。影不移者。說
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
在改爲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故
不絕。絕則由於不等。故墨子亦有此說也。白馬非
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
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
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此語近於鄙不可解。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平
原君之客。字子秉。或云趙人。之鳴。一本作公孫龍
於馬。并注無異於鳴。亦作無異於馬。云馬者。曰馬
論之義也。云鳴者。但鳴而無理趣。取爲義則長矣。
皆條也。言龍之言無異於鳴。而皆謂有條貫也。設
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既疾龍之辨。又忿牟之
辭。故遂吐鄙之慢言也。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
請待餘日。更謁子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論。故
遜辭告退也。堯治天下五十
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
不願戴己歟。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
滅。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顧問左右。左
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若有
知者。則治道未至也。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
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蒸。
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
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堯喜問曰。
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
曰。古詩也。當今而言古詩。則今同於古也。堯還宮。
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
而應。關尹喜曰。在己無居。汎然無係。豈有執守之
所。形物其著。形物。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
也。其動若水。順水而動。故若水也。其靜若鏡。應而
不藏。故若鏡也。其應若響。應而不唱。故若響也。故
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同於道者。道
亦得之。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
亦不用心。唯忘所用。乃合道耳。欲若道而用視聽
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
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
求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
能得近。以有心無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
兩忘有無。先後其於無二心矣。唯默而得之。而性
成之者得之。自然無假者。則無所失矣。知而忘情。
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知極則同於無情。能盡則
歸於不爲。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
積塵也。此則府宅。雖無爲而非理也。

列子卷第四

列子卷第五

世德堂本

張湛處度注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
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
殷湯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問於夏革夏棘字子
棘為湯大夫○革莊子音棘曰古初有物乎疑直
混茫而已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今所以有
物由古有物故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後世
必復以今世為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令後人
謂今亦無物則不可矣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
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
惡知其紀今之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
是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然自物之外自事
之先朕所不知也謂物外事先廓然都無故無所
指言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湯革雖
相荅然後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令盡然都
了革曰不知也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湯固問
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欲窮無而
限有不知而推類也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
之中復無無盡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
得有中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真極真盡矣無極
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
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
極無盡復無無盡也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

不知其有極有盡也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
有則乃是真知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
猶齊州也爾雅云距齊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
極為空桐距去也齊中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
朕東行至營今之柳城古之營州東行至海是也
人民猶是也如是閒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
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
四海四荒四極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
四海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
邠國南濮鉛北祝栗謂之四極之不異是也四海
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閒則是是矣故
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夫含
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含萬物也故不窮
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於
一生不盡於一形故不窮也含天地也故無極天
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
有限極窮其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
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
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
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為國邑豈能知其盈
虛測其頭數者哉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
地者乎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
有限則天地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鄒子之所言蓋
其譬握耳亦吾所不知也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

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知及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閡遠得物外之奇形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寫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巨細之無垠天地為一宅萬物為游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閡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劌斫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為夸大哉悲夫聃周既獲譏於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乎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媧音瓜古天子風姓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練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序不必以器質相補也斷鼇之足鼇巨龜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氏興霸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彊與顓頊爭為帝顓頊黃帝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音老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今樂安郡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山海經云東海

之外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云東注無底之谷其下無底稱其無底者蓋舉深之極耳上句云無無極限有不可盡實使無底亦無所閡名曰歸墟或作歸塘○莊子云尾閭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世傳天河與海通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一曰方丈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即引而去終莫能至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閒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色主反注同焉兩山閒相去十萬里五山之閒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往來者乃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諭其速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直略反若此之山猶浮於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之域皆寄於太虛之中故無所根蔕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仙聖毒毒病也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與隅同神仙傳曰北方之神名禺彊號曰玄冥子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彊簡文云北海神也○大荒經曰

北極之神名禺彊。靈龜爲之使也。使巨鼇列仙傳
云。巨鼇戴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玄中記云。卽巨
龜也。十五舉首而戴之。離騷曰。巨鼇戴山。其何以
安也。迭爲三番。音翻。更代也。六萬歲一交焉。五山
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色主反。步。
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
灼其骨以數。所據反。算計也。焉。以高下周圍三萬
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而此六鼇。復爲一鉤之所
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小計此人
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蝨耳。則太
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
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
憑。大也。侵子禁反。減龍伯之國使阸。侵小龍伯之
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山海經
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玉板云。
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
萬八千歲始死。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
僬。音譙。僥。短人國名也。史記云。僬僥氏三尺。短之
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
大秦國北也。人長一尺五寸。事見詩含神霧。東北
極有人名曰諍。山海經曰。東海之外有小人。名曰
諍人。人長九尺。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
此人。既言其大。因明其小耳。荆之南有冥靈木名
也。生江南。以葉生爲春。落葉爲秋。者。以五百歲爲

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木名也。一名櫄。者。以
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
其隕反。崔譔云。糞土之芝也。朝生暮死。簡文云。歘
生之芝。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謂蠓
蠓蚊蚋也。二者卜飛蟲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
髮北之北。莊子云。窮髮。有溟海十洲記云。水黑色
謂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
其名爲鯤。鯤魚也。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
雲。其體稱焉。莊子云。鯤化爲鵬。世豈知有此物哉。
亂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之猶將不信焉。大
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稱正反。與銘同。夷堅
聞而志之。記之也。○夫奇見異聞。衆之所疑。禹益
堅豈直空言譎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遣
執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堅。未聞。亦
古博物者也。江浦之閒生麼蟲。麼。細也。亡果反。字
書云。麼。小也。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
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在
詣反。目際也。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
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䚦除倚反。
俞。古之聰耳人。師曠方夜擿。音惕。耳。俛首而聽之。
弗聞其聲。䚦俞。未聞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
緣得齊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夫用心
智賴耳目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之物也。唯黃帝
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史記云。黃帝至于河。登空

峒之山今在醴泉郡同齋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徐以神視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於目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砰普耕反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喻其大也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山海經曰荆山多橘柚櫾柚似橘而大皮厚味酸櫾音柚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氣疾也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周禮曰橘渡淮北而化爲枳鸜鵒不踰濟貉音鶴似狐善睡獸也踰汶武巾反則死矣鄭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爲沇音充水東經溫爲濟水下入黃河千餘里南渡河爲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使然也鄭玄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岷同武巾反謂汶江也非皆闕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闊不踰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暫游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

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此事義見周官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願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太形王屋二山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東東垣縣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韓詩外傳云懲苦也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雜猶僉也其妻獻疑獻疑猶致難也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淮南子作魁阜謂小山如堆阜之丘如太行王屋何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遂率子孫荷胡可反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音本籠也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也有遺男始齔初刃反韓詩外傳云男女七歲或毀齒謂之齔跳音調躍也或作跳謑也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

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屈其理而服其志也。操蛇之神聞之。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懼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於累土。高岸遂為幽谷。苟功無廢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大小遲速為惑者。未能推類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之至心也。命夸蛾氏夸。口花反。二子。夸蛾氏。傳記所未聞。蓋神力者也。負二山。一厝音措。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億代為瞬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孀妻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歟。夸父大荒經云。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隅谷。虞淵也。日所入。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大禹曰。六合

之閒。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咸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自夭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無所假也。非聖人之所通也。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自此章已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謬絕垠之外者。非用心之所逮。故寄言迷謬也。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去也。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子細反。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爾雅云。喬。高曲也。又云。三山嶮陟。郭璞云。重隴也。○山之重壟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擔。甀。直爲反。甔甀。謂瓦餅也。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甫問反。郭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中如車輪許大。濆沸湧出。其深無底。名曰瀵。○山頂之泉曰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流曰埒。經營一國。亡不悉徧。亡音無。下同。土氣和。亡札厲。

札厲。疫死也。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士皆反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息也。阜盛也。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飢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㦙昌兩反。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作叱。視撝則諸侯從命。視疑作指。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偉。故管仲駮之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此國自不可得往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也。南國之人祝祝之六反。孔安國注尚書云。祝者。斷截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祓。恐誤。髮而裸。謂不以衣蔽之也。力果反。北國之人鞨鞨音末。方言。俗人帕頭是也。帕頭。幧頭也。帕又作[illegible]。又作帓帕。亡入反。幧。七消反。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

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慎到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貊。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越之東有輒木又康之國。其長子生則鮮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謂少也。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以同居處。楚之南有炎去聲。本作啖。人之國。其親戚死。㱙音朽。其肉而棄。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又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此事亦見墨子。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鬭。都豆反。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初涼。涼又本作滄。周書曰。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無竭。孔鼂注云。滄。寒也。桓譚新論亦述此事。作愴涼。鼂音潮。涼涼。字林云。涼。微寒。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笑。未必不達此旨。或玄相起予也。均天下之至理也。物物事事。皆平皆均。則

理無不至也。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均也其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莫絕。言不絕也。人以爲不然。凡人不達理也。自有知其然者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詹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以獨繭絲爲綸。芒鍼音亡箴。爲鉤。荊篠本作條。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家語曰。鰥魚其大盈車。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橈。夫飾芳餌挂微鉤下沈青泥。上乘驚波。因水勢而施舍。頡頏委縱。與之沈浮。及其弛絕。故生而獲也。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余反。子之弋也。蒲且子。古善弋射者。弱弓纖繳。音灼。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分兩反。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善其此論者。以諷其用治國矣。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史記曰。扁鵲。勃海鄚人。姓秦氏。善醫。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

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則果而自用。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也。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此言恢誕。乃書記少有。然魏世華佗能刳腸易胃。湔洗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鼓琴人也。鄭師文聞之。師文。鄭國樂師。棄家從師襄游。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嫌其難教。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遺弦聲然後能盡聲弦之用也。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心手器三者玄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

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得秋氣故成熟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溫風徐迴草木發榮得春氣故榮華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得冬氣故凝陰水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頓變四時蓋寒一時之驗則三時可知且欲并言其所感之妙耳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至和之所致也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爲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幕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吉或凶也鄒衍之吹律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煖之而禾黍滋也亡亡音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竝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渠綺反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雍音邕地名杜預曰齊城

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長引也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音金志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大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干孟嘗君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言心闇合與己無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音奄山日入之所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國獻此工考之人也穆王薦之薦當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別日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優也穆王驚視之趨音趍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頤音反曲頤也又五感反顉猶搖頭也其頭

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音舜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如向者之始見王也。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麤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幾乎造化。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既自不贏。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祛近惑。豈謂物無神主也。斯失之遠矣。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可以陵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弟子東門賈禽滑釐。滑音骨。釐。墨翟弟子也。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箭無虛發。而獸鳥不敢逸。戰國策云。

更羸虛發而鳥下也。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機躡。二年之後。雖錐末倒都道反。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烏嫁反。次也。本作必。學。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音毛。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睹餘物。皆丘山也。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食亦反。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彊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窮。盡也。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剋臂淮南子曰。中國歃血。越人契臂。其一也。許愼云。剋臂出血也。歃。所甲反。以誓不得告術於人。祕其道也。此一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泰豆氏。見諸雜書記。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箕裘皆須柔屈補接而後成器。爲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

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爲論也汝先觀吾
趣趣行也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
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纔得安
蹴計步而置疏密如其步數履之而行趣走往還
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
其敏也得之捷乎敏疾也捷速也凡所御者亦如
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
輯乎轡輯音集說文云輯車輿也轡銜之際此言造
父善御得車輿之齊整在於轡銜之際喻人君得
民心則國安矣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
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閒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
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
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
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
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蹏所
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輿和鸞之聲相應也
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蹏之外可使無餘
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
矣汝其識之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
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體不閑故也心夷體閑卽
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
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
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特無用之轍蹏外不賴無
用之地可不謂然也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暱
嫌私恨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
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
之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恥假力於人
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
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鋩鍔上音芒
下音諤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
鷇也鷇音寇生而須哺曰鷇自食曰雛來丹之友
申他音陁或音拖一本作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
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
謀申他曰吾聞衞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
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衞見孔
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
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
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
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
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淡音豔若有物存
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
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
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也其觸物也騞然
而過騞呼麥反破聲又竹壁反隨過隨合覺疾而
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
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
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音預齋七日晏陰
之閒晏晚暮也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

鑛以其可執可見。故受其下者。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一本作拈。奴兼反。指取物也。又音黏。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音益。喉上也。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於染反。本又作厭。烏狎反。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昆吾。龍劍也。河圖曰。瀛州多積石。名昆吾。可為劍。尸子云。昆吾之劍可切玉。火浣音緩。之布。異物志云。斯調國有火州。有火及鼠。取其皮毛為布。名曰火浣。其劍長尺有咫。音止。八寸曰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刀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列子卷第五

力命第六（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智力此惑於天理也）

張湛處度注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吳太伯之後賢而讓位棄其室而耕後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楊朱篇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以相違反然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僞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情而不辯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真以殖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醢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竝世也而人子達竝族也而人子敬竝貌也而人子愛竝言也而人子庸竝行也而人子誠竝仕也而人子貴竝農也而人子富竝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音豎）褐（音曷方言裋複襦也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裋說文云麤衣也又敝布襦也又云襜褕短者曰裋褕有作短褐者誤荀子作豎褐楊倞注云僮豎之褐於義亦通）食則粢（卽夷反）糲（令達反粢稻餅也味類粃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糠粃孟康云麥糠中不破者是也蓋謂之麤舂粟麥爲粢餅食之）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音麗屋棟）出則結駟在家熙（音怡字林云歡笑也）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謂德有厚薄也）而皆謂與予竝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上羽反本或作傴字林云疏行貌）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

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竝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竝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公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闇理而服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莪菽莪音戎菽音叔爾雅云莪菽謂之荏菽即胡豆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蔥及莪菽布之天下鄭玄云即大豆也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音路左傳云柴車也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自得貌後楊朱篇音同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概意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當割反或作悟者非管夷吾鮑叔牙並穎上人也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竝行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本作邵

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之次子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音舉小白糾之次弟既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立絀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人尋殺之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食亦反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于況反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音釋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之世族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音古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

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清己而已.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瑕錄善.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慙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逮己.故能無棄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己愈有也.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瞽不聾.不能成功.勿已.則隰朋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鄧析.析.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鄭人也.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操七刀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上章同也.可以生而生.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騁於一己之志.似由報應.若出智力.天福也.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履信順之行.得騁一己之志.終年而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可以死而死.或積惡行暴.或饑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賴生存.而戚之而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至也.天福也.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然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之地.而戚之於死.是之死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也.可以生而不生.居榮泰之地.願獲長年而早殀.天罰也.願生而不得生.故曰天罰也.可以死而不

死居困辱之地不願生而更不死也天罰也輕死而不之死復是天罰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此二句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柰何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必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無際無分是自然之極自會自運豈有役之哉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聖智不能干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詐其正也自然者默之成之默無也平之寧之平寧無所施爲將之迎之功無遺喪似若將迎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劇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不解楊朱歌曾謂與己同也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音棘屏上聲除也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竹用反乳汁也有餘病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音嗣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於無爲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鬻熊文王師也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音無若何算猶智也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邪其唯聖人也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逆就利而違害此方與逆害爲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兼盡也楊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音志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

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
命也。夫信命者。亡音無。下同。壽夭。有壽夭則非命。
信理者。亡是非。有是非則非理。信心者。亡逆順。有
逆順則非心。信性者。亡安危。有安危則非性。則謂
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理亦無信與不信也。眞
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理苟無
心。則無所不爲。亦無所爲也。黃帝之書云。至人居
若死。動若械。此舉無心之極。亦不知所以居。亦不
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
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
易其情貌。不爲外物視聽改其度也。獨往獨來。獨
出獨入。孰能礙之。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
故莫有礙。墨㞍音眉。方言。墨㞍。江淮之間謂之無
賴。廣雅云。墨。音目。㞍作㱏。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
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眞性故
也。○㞍。敕夷反。單音戰。至音咥。嘽齒然反。咺鄭玄
注禮記云。咺。寬綽貌。說文云。咺。寬閑心腹貌。咺。許
爰反。憋妨滅反。懯音敷。此皆歎詐輕發迂緩急速
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如。隨也。謂各從其志。
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
魚略反。斫音酌。婩斫。容止嚅歛也。字林云。婩。齊也。
斫。齒略反。便房連反。辟婢亦反。便辟。恭敬大過也。
○婩斫。不解悟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
窮年而不相語。魚據反。術自以巧之微也。㺐苦交

反。㤝口家反。阮孝緒云。惡㤝。伏態貌。○惡口交反。
情露無所隱蔽。𧮭音蹇。極音棘。字林云。極。吃也。方
言。𧮭。吃也。極。急也。謂語急而吃。又云疾也。急性相
背也。或作𧫧極。皆非也。凌誶凌。誶。謂好陵辱責罵
人也。說文云。誶。責讓也。字林音聚律反。誶。音碎。比
皆反。誶。訥澀辯給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
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娗莫典反。娗
音殄。方言。眠娗。欺慢之語也。郭璞云。謂以言相輕
蚩弄也。諈止累反。諉如僞反。○鈍滯也。爾雅云。諈
諉。累去也。郭璞云。謂以事相屬累以諈諉也。勇敢
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
謫。謂責其過也。發。謂攻其惡也。自以行無戾也。多
偶。謂多與人相和諧也。廣雅云。偶。諧也。自專。謂自
專擅不與衆同也。乘權謂乘用權勢也。隻立孤獨
自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
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
命所歸也。佹佹姑危反。幾欲之貌。成者。俏音肖。俏。
似也。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
也。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無幾也。故迷生於
俏。惑其以成敗。而不能辯迷之所由也。俏之際昧
然。於俏而不昧然。際。猶會也。言冥昧難分耳。則不
駭外禍。不喜內福。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
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隨
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則非智所識

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無喜懼之情也。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阪面隍。亦不墜仆也。此明用智計之不如任自然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夭。而未必然也。貧窮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惰者必貧。亦未必然。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此皆不識自然之理。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陟沖反。半也。下同。或陟仲反。亡亦中。中。半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不役智也。亡所不量。在智之所知也。則全而亡。音無。喪亦非知。音智。下知喪同。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齊景公游於牛山。今北海郡臨淄縣。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音千。廣雅云。芊芊。茂盛之貌。若何滴滴。或作滂滂。並皆步郡反。流蕩貌。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音嗣。韓詩外傳全有此章。云疏食惡肉可得食。疏食。菜食也。惡肉可得而食。怒馬稜當作棱。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棱車。謂編木爲之棱。土服反。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自然冥運也。

列子卷第六

張湛處度注

楊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一物之暫靈暫聚者終散暫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為關鍵用禮教為衿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生之極也

楊朱 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朱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 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 夫事為無已故情無厭足 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 夫名者因偽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邪 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為善而不求利也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 言不重美惡於己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 收聚也 則己施 始豉反此推惡於君也 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 為善不以為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偽名也為名則得利者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 不偽則不足以招利 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偽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 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 省猶察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 去聲限也 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 音教 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 亡音無 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猒 一本猒作饜音同 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慎 一本作順耳 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 手械也 何以异哉 异異也古字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 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長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為存亡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 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 一本作觀 ○為善不

近名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
取也。故不爲刑所及。爲惡不近刑者。名譽先後。年
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
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
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
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
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爾。非能之
所爲也。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
皆同歸於自然。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
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
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譏計
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
德之至也。楊朱曰。伯夷非亡音無。欲。矜清之郵。音
尤。以放餓死。守餓至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
放寡宗。少宗系。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此誣賢負實
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寄責於高勝者耳。楊
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窶。貧也。殖。貨殖。原
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
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
者不窶。足己之所資。不至乏匱也。善逸身者不殖。
不勞心以營貨財也。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
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
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
哀也。不含音撼。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
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
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耳之
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
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管仲功名人
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
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北之國。
恐此皆寓言也。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
謂之閼閼塞。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
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
與羶字同。頻延反。鼻通曰顫。顫音舒延反。口之所
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
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
不得行。謂之閼往。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廢。大也。去
廢虐之主。熙熙。縱情欲也。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
年十年。吾所謂養。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
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
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惜
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遐期。非
所貴也。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
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
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
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衣
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晏嬰。墨者也。自
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生死之分。所以舉此

二賢以殊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也管夷吾顧
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當其有
似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聞也子產鄭
大夫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相鄭專
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
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
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鐘積麴成封望門百
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
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亡音無九族之
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
穆之後庭比頻密反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婑
音烏果切媠音奴坐反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
屏上聲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卽其反益
也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慊鄉有處子之娥姣廣雅
云好也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蒼頡篇云挑謂招
呼也說文作誂相誘也誂大了反之弗獲而後已
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本作造七到反鄧析而謀
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
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
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
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
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閒音閑以謁其
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
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

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
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覺事
行多端還所好而爲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
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
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
吾以此爲弗若死矣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
性順物失當身之暫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且
存實鄰於死者爲欲盡一生之觀窮當年之樂唯
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
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
夸物欲以說一本作爲辭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
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
辨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
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蹔行於
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
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
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
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
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
國者偶爾此一篇辭義大逕挺抑抗不似君子之
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
者耳衞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
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
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囿池

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偏邊）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色主反一本作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蹔聚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拘哉）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墨子弟子也）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衞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設令久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己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爲樂邪則重來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爲苦邪則切己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音烽踐一本作蹈）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無所顧戀也）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閒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舍音捨）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嫌其不達己趣故亦相答對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魚據切）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音短）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省察）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教貴身而

賤物也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古沃反告上曰告發下曰誥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古本反禹父名本又作鮌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音戈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觀形即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方寸未有不嬰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

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盡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愜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音教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如字又音誌下同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以遲速而致惑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一遙反

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爲非又知公之爲是故曰至至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不敢恣其嗜慾二爲名不敢恣其所行三爲位出意求通四爲貨專利惜費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違其自然者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全則不係於己不逆命何羡壽不矜貴何羡名不要勢何羡位不貪富何羡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外物所不能制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𢇁急筋節急也或作臞𢇁上音權下巨位反睽脥筋急貌曰𢇁音匱位切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一錯反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房未反縕黂謂分弊麻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又音汾○黂亂麻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緜纊狐狢音鶴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枲胡枲也蒼頡篇云葸耳也一名蒼耳枲俗音此葸思上聲芹萍爾雅云萍蓱也又苹藾蕭也郭注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也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里之貴者鄉豪取而嘗之蜇蜇音哲於口慘於腹慘蜇痛也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慚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姣音狡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猒之性無猒之性陰陽之蠹也非但累正身乃侵損正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

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閒哉

列子卷第七

列子卷第八　世德堂本

說符第八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

攝乎變通之會　張湛處度注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
可言持身矣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列子曰願聞
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
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
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物莫能與爭故
常處先此語以壺子荅而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
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印以為解故不復荅列子
也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
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
夫美惡報應譬之影響理無差焉故曰慎爾言將
有和之慎爾行下孟反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善
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
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見言出則響
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
未悟故曰先知之耳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
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稽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
從之物不負己湯武愛天下故王于況反桀紂惡
天下故亡此則成驗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
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稽度之理既明而
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戶行不從徑也以是求

利不亦難乎違理而得利未之有嘗觀之神農有
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徒洛反量也諸法
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
有也自古迄今無不符驗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
富于僞反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道富
之本也珠富之末有本故末存存末則失本也子
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非不富失本
則亡身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義
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是雞狗也彊食
靡角韓詩外傳云靡共也呂氏春秋云角試力也
此言人重利而輕道唯食而已亦猶禽獸飽食而
相共角力以求勝也勝者為制是禽獸也以力求
勝非人道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
得也豈欲人之尊己道在則自尊耳人不尊己則
危辱及之矣榮推而不厭尊己之謂苟違斯義亡
辱至列子學射中矣丁仲反下同率爾自中非能
期中者也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
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
以中故曰未可也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
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
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心平體正內求諸己得所
以中之道則前期命矣發無遺矣非獨射也為國
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

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
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列子曰
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
所矜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色力既衰
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驕
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
相之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不專
己知則物願為己用矣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
不在自賢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
者為之謀能者為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也宋
人有為于偽反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
殺所拜反莖柯毫芒音亡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
可別也別彼列反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
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
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此明用巧能
不足以贍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子列子窮容貌
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
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呼報反士乎
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
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
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遇一本作
過或作適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
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

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其卒民果作難一作亂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
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
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
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
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有
猶富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
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
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
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
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閒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
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
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
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
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
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應機則
是失會則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
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
方屬音燭乎智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
則動而失會者矣智苟不足一本無不字使君博
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二子之所以窮
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孟氏父子舍
音捨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
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

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專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彼此之情也。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閒。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賊殺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答所以致死。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此答所以止盜之方。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先識以擿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為患。豈虛言哉。孔子自衞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與圓同。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涉水也。孔子使人竝蒲浪反。涯音崖。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七故反。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音志。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為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荅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音乘。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復為善味者所別也。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是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言言則無微隱。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自應濡走。故至言去言。理自明。化自行。至為無為。理自成。物自從。夫淺知音智。之所爭者末矣。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解鮮不及也。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音狄。穆

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鮮虞也勝之取左人中人左人中人鮮虞二邑名使遽人謁之遽傳也謁告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潮水有大小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勢盛者必退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不忘亡則不亡之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戒之深也喜者所以為亡也驕致矜伐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及之孔子之勁能拓一本作招淮南子作杓許慎云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皆難也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勁力也拓舉也孔力能舉門關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墨子為守攻公輸般音班服而不肯以兵知公輸般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卻之為般所服而不顯知兵者不有其態也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得為攻之母也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古賣反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音錫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此所謂禍福相倚也宋有蘭子者史記云無淳博出入為闌應劭曰闌妄也此所謂蘭子者以技妄游者也疑蘭與闌同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屬音燭其踁音脛竝趨竝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如今之絕倒投俠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謂先僞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張文反矣伯樂善相馬者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馬之良者可以形骨取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髴恍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若此者絕塵弭亡爾反轍迹也一本作徹言迅速之極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

馬也。臣有所與共同也。一本作供。擔纆薪菜者。負衆薪菜。蓋賤役者。有九方皐此一本作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己。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力移反。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謂九方皐。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驤足者。得之於心。不顯其見。得其精而忘其麤。與麁同。在其內而忘其外。精內。謂天機。麤外。謂牝牡毛色。見其所見。所見者唯天機也。不見其所不見。所不見毛色牝牡也。視其所視。視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若皐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言皐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蓋隱者也。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五勢反。楚大夫也。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狐丘。邑名。丈人。長老者。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惡。烏路反。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紀力反。急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閒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音機。祥也。又音譏。信鬼神與禨祥。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在固始。史記云。孫叔敖善優孟。後優孟言於莊王。王召其子封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此類也。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牛缺以無吝招患。燕人假有惜吝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

音斃。言不可度量也。賈逵注國語云。訾。量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擊。打也。如今雙陸碁也。韋昭博弈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碁十二。故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瓊畟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為眼。亦名為齒。二人互擲采。行碁。碁行到處卽豎之。名為驍碁。卽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畟。音則。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為句。食亦反。明瓊張中。丁仲反。反音翻。兩㩜他臘反。魚而笑。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褻翻曰。報采。獲魚也。㩜字。案真經本或作魚。案大博經作鰈。比目魚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鰈也獵反。今本云㩜魚者。是多一字也。據義用鰈不用魚。用魚不用鰈字。○明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故大笑。飛鳶適音隻。墜音隊。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慬。勇。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陵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父音甫。下同。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音孫。水澆飯也。以餔音晡。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音熙。汝非盜邪。胡為而食我。音嗣。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一口反。之。不出。喀喀音客。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一本作芡。冬日則食橡音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利不獨往。怨不偏行。自然之勢。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是故賢者慎所出。善著則吉應。惡積則禍臻。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子六反。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丑救反。

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閒。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叔曰。仁義使我身名竝全。（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音祈。）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衣素之衣去聲。）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音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厚責於人。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名利之衝。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爲善無近名。豈不信哉。）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竝生。類也。類無貴賤。（同生是類。但自貴而自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

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噆（子臘反。）膚。虎狼食肉。
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
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亟。去吏反。數也。）衆莫之
與。遂適田氏之廄。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
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
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爲恥
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地。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
況自然能夷得失者乎。）宋人有游於道。（一本作宋
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遺。棄。）歸而藏之。密數其齒。（
刻處似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求實
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
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言之雖公。而
失厝言之所也。）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又疑可疑之
塗。）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
之也。（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與我鄰若此。其險
豈可哉。人有亡鈇者。（鈇。鉞也。）意其鄰之子。視其行
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
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扫（胡沒反。古掘字。又其月反。
二本作相。非也。）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
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意所偏惑。則隨志想
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物
之變。故語有之曰。萬物紛錯。皆從意生。）白公勝慮
亂。（慮。猶度也。謀度作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一音
張劣反。許愼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

不前也。）上貫頤。（錣。杖末鋒。）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
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音燭。）著。（
直略反。）其行足躓（音致。礙也。）株埳。（埳。音坎。）頭抵（丁
禮反。）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
冠（並去聲。）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
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
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
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
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迷著
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況心乘於理。檢情
攝念。泊然凝定者。豈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列子卷第八

莊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世德堂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莊子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莊子目錄

第一卷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第二卷
養生主　人閒世
德充符
第三卷
大宗師　應帝王
第四卷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第五卷
天地　天道
天運
第六卷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第七卷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第八卷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第九卷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第十卷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莊子卷第一

郭象子玄注　陸德明音義

內篇逍遙遊第一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
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音義曰內篇內者對外立名說文云篇書也字從竹從艸者草名耳非也
道音導亦作消遙如字亦作搖遊如字亦作游逍遙遊者篇名義取閒放不拘怡適自得夫音符揚直良
反稱尺證反當丁浪反分符問反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
爲鳥其名爲鵬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大
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
略之○北冥本亦作溟覓經反北海也嵇康云取其溟漠無涯也梁簡文帝云窅冥無極故謂之冥東方
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丈鯤徐音昆李侯溫反大魚名也崔譔云鯤當爲鯨簡文同
幾居豈反下同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反崔音鳳云鵬卽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
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爲朋黨字字林云鵬朋黨也古以爲鳳字夫音符發句
之端皆同分符問反下皆同觀古亂反要一遙反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
冥南冥者天池也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
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於其間哉○垂天之雲司馬
彪云若雲垂天旁崔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海運司馬云運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曰海運
簡文云運徙也好呼報反下皆同處昌慮反下同厝七故反本又作措

齊諧者志怪者
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
而上者九萬里夫翼大則難舉故摶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
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齊諧戶皆反司馬及崔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志怪
志記也怪異也水擊崔云將飛舉翼擊水踉蹌也踉音亮蹌七亮反摶徒端反司馬云摶飛而上也一音
搏崔云拊翼徘徊而上也扶搖音遙風名也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飆郭璞云暴
風從下上也上時掌反注同勝音升下同決喜缺反下同數色主反下同樂音洛又五孝反

去以
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閒
矣其於適性一也搶七羊反枋音方○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
吹也此皆鵬之所馮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野馬司馬云春月澤中遊氣也崔云天地閒氣如
野馬馳也埃音哀崔云天地閒氣蓊鬱似塵埃揚也吹如字崔本作炊馮皮冰反本亦作憑

天之
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
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爲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
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邪也差反助句不定之辭
後放此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
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
也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
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
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夫音符覆芳服反杯崔本作蚤坳於交反又烏丁反李又伊九
反崔云堂道謂之坳司馬云塗地令平支遁云謂有坳垤形也芥吉邁反徐古邁反一音古點反李云小
草也膠徐古孝反一音如字崔云膠著地也李云黏也稱尺證反後同濟子細反本又作齊如字之主
本亦作生字當丁浪反後皆同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
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
慕遠也風不積則夭閼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培音裴重也徐扶杯反又父宰反一音扶北反本
或作陪風絕句背負青天一讀以背字屬上句夭於表反司馬云折也閼徐於葛反一音謁司馬云止也
李云塞也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
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苟足於其性則
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蜩音條司馬云蟬
學鳩如字一音於角反本又作鸒音同本或作鸒音預崔云學讀爲滑滑鳩一名滑鵃司馬云學鳩小鳩
也李云鸒鳩也毛詩草木疏云鸒鳩班鳩也簡文云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決向徐喜缺反李呼穴反
李頤云疾貌搶七良反司馬李云猶集也崔云著也支遁云搶突也榆徐音踰木名也枋徐音方李云檀
木也崔云本也或曰木名控苦貢反司馬云投也又云引也崔云叩也

適莽蒼者三湌
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

糧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莽莫浪反或莫郎反蒼七蕩反或如字司馬
云莽蒼近郊之色也李云近野也支遁云冢間也崔云草野之色飡七丹反果然如字又苦火反衆家皆
云飽貌舂東容反糧音良之二蟲又何知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
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爲也此逍遙之大意小知不及
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跂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
於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
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
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
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
矣未能無待也○知音智本亦作智下大知并注同下年知放此跂丘豉反後同累劣偽反下皆同奚
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
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
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
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
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
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
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朝菌徐其隕反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糞上
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崔云糞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支遁云一名
舜英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簡文云歘生之芝也歘音況物反晦冥也朔旦也惠本亦作蟪同蛄音姑
司馬云惠蛄寒蟬也一名蝭蟧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云蛁蟧也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
秋廣雅云蟪蛄蛁蟧也案即楚辭所云寒螿者也冥音提蟧音勞又音遼蛁音彫螿音將冥本或作榠同
靈李頤云冥靈木名也江南生以葉生爲春葉落爲秋此木以二千歲爲一年椿丑倫反司馬云木一名
橓橓木槿也崔音橓華同李云生江南一云生北戶南此木三萬二千歲爲一年彭祖李云名鏗堯臣封
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
歲籛音翦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逸注楚辭天問云彭鏗即彭祖事帝堯
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恨杖晚而唾遠云帝嚳之玄孫特聞如字崔本作待聞懸音玄分符問反又

方云反湯之問棘也是已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爲
是也○棘李云湯時賢人又云是棘子崔云齊諧之徒識冥靈大椿者名也簡文云一曰湯廣大也棘狹
小也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
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
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
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
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閒
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各以得性
爲至自盡爲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翶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
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跂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髮李云髮猶
毛也司馬云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崔云北方無毛地也案毛草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爲毛廣古曠反
數色主反下同羊角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上時掌反下同且如字舊子餘反下同斥如字司馬云小
澤也本亦作尺崔本同簡文云作尺非鷃於諫反字亦作鷃司馬云鷃鷃雀也躍曲若反翱五刀反蒿好
刀反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
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知效音智下戶教反行下孟反比
毗志反徐扶至反李云合也徵如字司馬云信也崔支云成也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未能齊故有笑○宋榮子司馬李云宋國人也崔云賢者也猶然笑之崔李云猶笑貌案謂猶以爲笑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審自
得也○譽音餘沮慈呂反敗也定乎內外之分內我而外物辯乎榮辱之
竟榮己而辱人○之竟居領反斯已矣亦不能復過此○復扶又反彼其於世
未數數然也足於身故閒於世也○數數音朔下同徐所祿反一音桑綠反司馬云猶汲汲
也崔云迫促意也簡文所嘗反闢計數閑音閑本亦作閑雖然猶有未樹也唯能自是
耳未能無所不可也○未樹司馬云樹立也未立至德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
善也泠然輕妙之貌○列子李云鄭人名御寇得風仙乘風而行與鄭繻公同時泠音零旬有
五日而後反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彼於致福者未
數數然也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

者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
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總名
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
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
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
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
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
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
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明也李
云平旦為朝霞日中為正陽日入為飛泉夜半為沆瀣天玄地黃為六氣王逸注楚辭云陵陽子明經言
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已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
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玄地黃之氣是為六氣沆音戶黨反瀣音下界反支云天地
四時之氣辯如字變也崔本作和惡音烏注同故曰至人無己無己故順物順物而王矣
○己音紀注同而王于況反本亦作至神人無功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
鍼石故理至則跡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無功○鍼之林反或之林反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
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
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
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
既已治也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
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
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
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
斯之由也○堯唐帝也許由隱人也隱於箕山司馬云潁川陽城人簡文云陽城槐里人李云字仲武爝
火本亦作燋音爵郭祖繳反司馬云然也向云人所然火也一云燋火謂小火也字林云爝炬火也子召反
爝所以然持火者子約反浸子鴆反灌古亂反天下治直吏反下已治注天下治而治者也既治而治實

而治者得以治者皆同令力呈反下同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
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
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
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己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
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
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稷契息列反皆唐虞臣也
稷周之始祖名棄契殷之始祖名離力智反應應對之應汎芳劍反非夫音扶下同夫同鷦鷯巢
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
天下之財也○鷦子遙反鷯音遼李云鷦鷯小鳥也郭璞云鷦鷯桃雀偃鼠如字李云鼴鼠也說文鼴鼠
一曰偃鼠鼢扶問反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
夫懷豁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乎君絕句一讀至乎字絕句君別讀豁呼括反樂音洛厭於豔反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庖人尸祝各安其所
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
已矣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逍遙一也○庖鮑交反徐扶交反掌廚人也周禮有庖人尸祝之六反傳鬼
神辭曰祝樽子存反本亦作罇俎側呂反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
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
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
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
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
子者不以外傷內○肩吾李云賢人也司馬云神名連叔李云懷道人也接輿本又作輿同音餘接輿楚
人也姓陸名通皇甫謐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當丁浪反司馬云言語宏
大無隄當也怖普布反廣雅云懼也大有音泰徐勑佐反逕徐古定反司馬本作莖庭勑定反李云逕庭
謂激過也近附近之近藐音邈又妙紹反簡文云遠也射徐音夜又食亦反李實夜反山名在北海中肌
居其反淖郭昌略反又徒學反字林丈卓反[illegible]林[illegible]膚音夫也約如字李云淖約柔弱貌司馬云好貌處

子在室女也黃屋車蓋以黃為裏一云寬在裏黃也重音徒鑿字或作纛方物反字或作緣惟在遙反悍
在齡反至至者本亦作至足者王徐于況反本亦作至埏音鐵又五根反本又作限不食五穀
吸風飲露俱食五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吸許及反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
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而默
聞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大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夫無形
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寄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
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疵瘵升反瘵在斯反病
也司馬云嬰也一音子嚮反癘音厲李音機惡病也本或作厲狂求匡反李云癘也李又九況反聞音聞
詣徒暫反恬靜也齊才鈿反又如字斷丁亂反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
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
哉夫知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也○瞽音古盲者無目
如數皮也與徐音豫下同觀古亂反聾鹿工反不聞也之聲崔向司馬本此下更有盼者無以與乎眉目
之好夫刖者不自為假文屨夫如音智莊知之同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謂此接輿
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時女司馬云猶處女也向云時女虛靜柔順和而
不喧未嘗求人而為人所求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
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
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
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
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蒡礴反李鋪則反字又作蔽同簿蒲博反李普各反司馬
云蒡礴猶混同也蘄徐音祈李云求也弊弊李扶世反徐扶計反簡文云弊弊經營貌司馬本作蔽蔽應
應對之應恩惠周反之人也物莫之傷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
傷之也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己況溺熱之閒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辟之也推理直前而
自然冥會○浸子鴆反稽音雞徐李音啓司馬云至也溺奴歷反或奴學反難乃旦反非辟音避是
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堯舜

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
塵垢粃糠耳○垢古口反塵垢猶染汙粃本又作秕徐甫婦反又悲反糠字亦作康音康秕糠猶煩碎
陶徒刀反李移昭反本亦作鉤音同鑄之樹反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
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
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夫堯
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
也故窅然喪之而嘗遊心於絕冥之竟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
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外內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
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
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宴足以語至極而遊
無窮哉○宋人宋今梁國睢陽縣殷後微子所封資章甫李云資貨也章甫殷冠也以冠為貨越今會稽
山陰縣斷丁管反李徒短反司馬本作敦云敦斷也四子司馬李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汾水徐扶云反
郭方闊反案汾水出太原今莊生言也司馬崔本作盆水窅然徐烏了反郭武駢反李云窅然猶悵然
喪息浪反注同冥亡丁反竟音境本亦作境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
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
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
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
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其藥能令手不
拘拆故常瓢絜於水中也○惠子司馬云姓惠名施為梁相魏王司馬云梁惠王也接魏自河東遷大梁
故謂之瓠或謂之樑也貽徐音怡郭與志反遺也瓠徐音護種章勇反實五石司馬云實中容五石盛音
成剖普口反瓢毗遙反徐扶堯反瓠戶郭反司馬音護下同落簡文云瓠落猶廓落也則司馬云瓠布護
也落零落也言其形平而淺受水則零落而不容也呺本亦作号徐許橋反李云号然虛大貌崔作謞
文同吾為于僞反掊徐方垢反司馬云擊破也龜手愧悲反徐舉倫反李居危反向云拘拆也司馬云文
拆如龜文也又云如龜攣縮也洴徐扶經反澼普歷反徐敷歷反郭李恪歷反辟攣絖音曠小爾雅云絮
細者謂之絖李云洴澼絖者漂絮於水上絖絮也令力呈反不拘紀于反依字宜作絢紀于求于二反周
書云天寒足皸是也拆物白反漂匹妙反韋昭云以水擊絮為漂說文作繳豐市反又匹劍反絮背處反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百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百金百斤也數色主反鬻音育司馬云賣也技本或作伎[illegible]彼反說始銳反又如字難乃旦反將子匠反敗必邁反大樽本亦作尊司馬云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慮猶結綴也案所謂腰舟蓬向云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樗勑魚反木名擁腫章勇反李云擁腫猶盤瘻中丁仲反下同卷本又作拳同音權徐紀阮反李丘圓反去如字李羌呂反狸力之反狌徐音姓郭音生又音星司馬云鼬也鼬音由敖反敖徐李五到反支云伺彼息敖謂承夫閒殆也本又作傲同司馬音遨謂伺遨翔之物而食之難鼠之屬也跳音條辟音避今本多作避下放此機辟毗赤反司馬云罔也罟徐音古斄牛郭呂之反徐李音來又音離司馬云旄牛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謂寂絕無爲之地也簡文云莫大也彷薄剛反又音房徨音皇彷徨猶翱翔也崔本作方羊簡文同廣雅云彷徉徙倚也

齊物論第二

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論力頓反李如字惡烏路反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爲歡而荅焉解體若失其配匹○南郭子綦音其司馬云居南郭因爲號隱於靳反馮也机音紀李本作几噓音虛吐氣爲噓向云息也荅本又作嗒同吐荅反又都納反注同解體貌喪息浪反下同耦本又作偶五口反匹也對也司馬云耦身也身與神爲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死灰槁木取其寂寞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顏成子游李云子綦弟子也姓顏名偃諡成字子游何居如字又音姬司馬云猶故也槁古老反注同[illegible]音寂本亦作寂寞本亦作漠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游嘗見隱几者而未見若子綦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籟簫也夫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閒夫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女音汝下皆同本亦作汝籟力帶反夫音扶參初林反差初宜反錯七故反見賢遍反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塊爲名○塊苦怪反李苦對反說文同云俗字也徐口回反徐李又胡罪反郭又苦猥反司馬云大朴之貌衆家或作大塊班固同淮南子作大昧解者或以爲無或以爲元氣或以爲混成或以爲天謬也噫乙戒反注同一音蔭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言風唯無作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爲聲也○竅苦弔反呺胡刀反徐又許口反又胡到反而獨不聞之翏翏乎長風之聲○翏良救反又六收反長風聲也李本作飂音同又方竹反山林之畏佳大風之所扇動也○畏於鬼反郭烏罪反崔本作嵔佳醉癸反徐子唯反郭祖罪反李諸鬼反李頤云畏佳山阜貌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此略舉衆竅之所似○竅崔本作竅似鼻似口司馬云言風吹竅穴動作或似人鼻或似人口枅音雞又音肩字林云柱上方木也簡文云欂櫨也似圈起權反郭音權杯圈也徐其阮反言如羊豕之闌圈也臼其九反似洼烏攜反李於花反

又烏乖反郭烏蛙反司馬云若洼曲汚音烏司馬云若汚下激者謞者叱者吸者
叫者譹者宎者咬者此略舉衆竅之聲殊○激經歷反如水激也李古弔反司馬云
聲若激喚也李又驩弔反謞音孝李虛交反簡文云若箭去之聲司馬云若讙譹聲叱昌實反徐音七司
馬云若叱咄聲吸許及反司馬云若𧦅吸聲也叫古弔反郭古幼反李居耀反司馬云若叫呼聲也譹音
豪郭又戶報反司馬云若譹哭聲宎徐於堯反一音杳又於弔反司馬云深者也若深宎宎然咬於交反
或音校司馬云聲哀切咬咬然又許拜反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
小和飄風則大和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
唱于如字喁五恭反徐又音愚又五斗反李云于喁聲之相和也泠風音零李云泠泠小風也和胡臥反
下及注皆同飄鼻遙反又符遙反李敷遙反司馬云疾風也爾雅云回風爲飄稱尺證反分符問反下
不出者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
異其於各得則同○厲風司馬云大風向郭云烈風濟子細反向云止也而獨不見之調
調之刁刁乎調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
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調調音條刁刁徐都竟反向云調調刁刁皆動搖貌搖如字又音羊照反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
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
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
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
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爲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
謂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爲天誰主役物乎
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比毗志反又必履反李扶必反注同復扶又反適丁歷反咸
其自取怒者其誰邪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籟也○重直用反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此蓋知之不同○知音智下及注同閑閑李云無所容貌簡文
云廣博之貌閒閒古閑反有所閒別也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此蓋言語之異○炎
炎于廉于凡二反又音談李作淡徒濫反李頤云同是非也簡文云美盛貌詹詹音占李頤云小辯之貌
崔本作閻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此蓋寤寐之異○魂交司馬云精神交錯
也覺古孝反形開司馬云目開意悟也與接爲構日以心鬭縵者窖者

密者此蓋交接之異○與接爲構司馬云人道交接構結驩愛也縵末旦反簡文云寬心也窖古孝
反司馬云深也李云穴也窖穴地藏穀曰窖簡文云深心也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此蓋恐悸之異○恐曲勇反下及注同惴之瑞反李云小心貌爾雅云懼也縵縵李云齊死生貌悸其季
反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
勝之謂也此蓋動止之異○機栝古活反機弩牙栝箭栝詛側據反盟音明徐武耕反郭武病
反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衰殺日消有如此者○殺色界反徐所
例反注同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而遂往有如此者○溺奴
狄反郭奴徼反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其厭沒於欲老而愈洫有如此
者○厭於葉反徐於冉反又於感反緘徐古咸反洫本亦作溢同音逸郭許鵙反又已質反近死
之心莫使復陽也其利患輕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近附近之近復陽謂生也
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此蓋性情之異者○樂音洛慹之涉反司
馬云不動貌姚郭音遙徐李勑弔反佚音逸態敕代反李又奴載反樂出虛蒸成菌此蓋
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無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
雖彌異自然彌同也○蒸之膺反菌其隕反向云結也上時掌反日夜相代乎前而
莫知其所萌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
然耳○萌武耕反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言其自生
○暮本又作莫音同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彼自然也自然
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卽我之自然豈遠之哉而不知其所爲使凡物云云皆自
爾耳非相爲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相爲于僞反下未爲同若有眞宰而特不
得其眹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眞宰使之然也起索眞宰之眹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
無使物然也○特崔云特辭也眹李除忍反兆也趣舍七捨反字或作取下音捨或音赦下皆放此衆所
百反可行已信今夫行者信已可得行也而不見其形不見所以得行之形
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當丁浪反下皆同見賢遍反○百骸九竅六
藏賅而存焉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也○骸戶皆反大藏才浪反案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
大小腸旁胱三焦謂之六府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以候頭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三
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故九今此云大藏未見所出賅徐古來反司馬云備也小爾雅

同節文云象也吾誰與爲親直自存耳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皆說之則是有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存矣故不說而自存不爲而自生也○皆說音悅狂同今本多卽作而悅字後皆放此如是皆有爲臣妾乎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爲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爲哉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爲不足以相治也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四支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更音庚其遞相爲君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無錯於當而必自當也○遞音第徐又音第應應對之應錯七素反下同其有眞君存焉任之而自爾則非僞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凡得眞性用其自爲者雖復阜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眞人忘其本則毀譽之閒俯仰失錯也○復扶又反下同譽音餘喪息浪反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言物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盡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羣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之所悲者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爲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夫物情無極知足者鮮故得此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鮮息淺反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薾然不知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薾然乃結反徐李乃協反崔音捻云忘貌簡文云疲病困之狀好呼報反下同人謂之不死奚益言其實與死同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則此眞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爲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芒莫剛反又音亡芒芒昧也簡文云芒同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與音豫舍音捨字亦作捨下同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昔至崔云昔夕也向云昔者昨日之謂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爲有此以無有爲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強其丈反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各有所說故異於吹○吹如字又叱瑞反崔云吹猶籟也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我以爲是而彼以爲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果有言邪以爲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其未嘗有言邪以爲無言邪則據此已有言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夫言與鷇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鷇苦豆反李音殼司馬云鳥子欲出者也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焉不在言何隱藏而有眞僞是非之名紛然而起○惡音烏下皆同眞僞一本作眞詭崔本作眞然焉於虔反道惡乎往而不存皆存言惡乎存而不可皆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眞僞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當丁浪反後可以意求不復重出見實遍反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更音庚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覆芳服反下同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爲是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

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生
死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
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辨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
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夫懷
豁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
是亦彼也我亦爲彼所彼彼亦是也彼亦自以爲是彼亦一是非此
亦一是非此亦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果且
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今欲謂彼爲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爲是
而是復爲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果定也○復扶又反下同彼是莫得其偶謂之
道樞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
其玄極以應大無方也○樞尺朱反樞要也應應對之應前注同後可以意求不復重音樞始得
其環中以應無窮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
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
一無窮也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
以遊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
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
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
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爲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
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
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
今是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得復非無主紛然殽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
一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同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
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無非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崔云指百體之一體馬萬物之一物浩戶老
反可乎可可於己者卽謂之可不可乎不可不可於己者卽謂之不可道行
之而成無不成也物謂之而然無不然也惡乎然然於然惡乎
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然所然各
可其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
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
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恑憰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爲一也○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崔本此下更有可於可而不可於不可不可於不可而可於可爲于僞反下爲是皆
同莛徐音庭李音挺司馬云屋梁也楹音盈司馬云屋柱也厲如字惡也李音賴司馬云病癩西施司馬
云夏姬也案句踐所獻吳王美女也恢徐苦回反大也郭苦感反簡文本作弔詭九委反徐九彼反李云
戾也憰怪音決李云憰乖也怪異也譎本亦作譎同將容反其分也成也夫物或此以爲
散而彼以爲成○分如字其成也毁也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毁凡物無成
與毁復通爲一夫成毁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無成與毁猶無是與非也○復扶又
反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
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
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幾音機盡也下同
徐具衣反因是已達者因而不作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夫達者之因是
豈知因爲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謂之道向郭絶句崔讀謂之道勞云因自
然是道之功也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
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
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
是也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爲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衆狙之惑
因所好而自是也○狙公七徐反又緇慮反司馬云狙公典狙官也崔云養援狙者也李云老狙也廣雅
云狙獼猴芧音序徐食汝反李音予司馬云橡子也朝三莫四司馬云朝三升莫四升也好呼報反下文
皆同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
止也○鈞本又作均崔云鈞陶鈞也是之謂兩行任天下之是非古之人其知
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
可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
不應也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
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

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無是非乃全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之與無斯不能知乃至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勝音升操七刀反籥羊灼反昭文司馬云古善琴者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辨非己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枝策司馬云枝柱也策杖也崔云舉杖以擊節梧音吾司馬云梧琴也崔云琴瑟也知音智瞑亡千反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故載之末年崔云書之於今也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眾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明示眾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也○堅白司馬云謂堅石白馬之辯也又云公孫龍有淬劍之法謂之堅白崔同又云或曰設矛伐之說為堅辯白馬之名為白簧音黃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綸音倫崔云琴瑟弦也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己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詭譎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眾人不失其所是則己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滑古沒反司馬云亂也屈求物反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其

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雖然請嘗言之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有始也者有始則有終有未始有始也者謂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有無也者有無而未知無無也則是非好惡猶未離懷○好惡並如字離力智反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俄徐音娥確苦角反斯又作廝音賜李思利反今我則已有謂矣謂無是非即復有謂○復扶又反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胸中也○芥古邁反又音界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大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大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大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大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秋豪如字依字應作毫司馬云兔毫在秋而成王逸注楚辭云銳毛也案毛至秋而更細故以喻小也大山音泰殤子短命者也或云年十九以下為殤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得一也已自一矣理無所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物

忘者無言而自一稱尺證反數色主反○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
自有適有乎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三況一尋其末數其可窮乎無適焉因是
已各止於其所能乃最是也夫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也○夫道未始有封崔云齊
物七章此連上章而班固說在外篇言未始有常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主爲是而
有畛也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爲于僞反畛徐之忍反郭李音真謂封域畛陌也請
言其畛有左有右各異便也○有左有右崔本作有在宥也便裨面反有倫有
義物物有理事事有宜○有倫有義崔本作有論有議有分有辯羣分而類別也○分如字
注同別彼列反下皆同有競有爭並逐曰競對辯曰爭○爭爭鬭之爭注同此之謂
八德略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六合之外謂萬物
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
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入畛同於自得也六合之內聖人論而
不議陳其性而安之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順其
迹而擬乎至當之極成其所是以非衆人也不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
者有不辯也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分如字下
反注同曰何也聖人懷之以不辯爲懷耳聖人無懷衆人辯之以相
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己所知以示之夫大
道不稱付之自稱無所稱謂○稱尺證反注同大辯不言己自別也大仁不
仁無愛而自存也大廉不嗛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嗛盈○嗛郭欺簟反
徐音謙大勇不忮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忮徐之豉反又音跂李之移反害也李
云健也道昭而不道以此明彼彼此俱失矣○昭音照言辯而不及不能
及其自分仁常而不成物無常愛而常愛必不周廉清而不信激然廉清貪名
者耳非真廉也勇忮而不成忮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敵舉足之地也五者园而
幾向方矣此五者皆以有爲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
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
去矣○园崔音园徐五丸反司馬云园也郭音圓幾徐其衣反向方本亦作圓音同下皆放此近附近之
近遠萬反于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於所知之

內而至也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
府浩然都任之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
然無盈虛之變也○注徐之諭反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至理之來自然無迹
謂葆光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葆光音保崔云若有若無謂之葆光故昔者堯
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
也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膾徐古
外反胥息徐反華胥一國敖徐五高反司馬云宗膾胥敖三國名也崔云宗一也膾二也胥敖三也朝直遙
反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閒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
三子之妙處也○處昌慮反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
皆照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重直龍反被皮寄反而況德之
進乎日者乎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
從己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
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解音蟹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
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
齧五結反缺丘悅反王倪徐五結反李音詣高士傳云王倪堯時賢人也天地篇云齧缺之師惡音烏下
皆同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爲有
知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都不知乃
曠然無不任矣雖然嘗試言之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庸詎知吾
所謂知之非不知邪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魚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
爲不知矣夫蛣蜣之知非於轉丸而笑蛣蜣者乃以蘇合爲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庸詎徐本作巨
其庶反郭音鉅李云庸用也詎何也猶言何用也服虔云詎猶未也復扶又反蛣丘一反蛣丘良反爾雅
云蛣蜣蜣蜋也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直是不同耳
亦自一家之知且吾嘗試問乎女己不知其正故試問女○女音汝注及下同己音紀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
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此略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偏死司馬云偏枯
死也鰌徐音秋司馬云魚名惴之瑞反慄音栗恂郭音荀徐音峻恐貌崔云戰也班固作惴也猨音猿猴

音侯便婢面反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
者孰知正味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芻初俱反小爾雅云秆謂之芻秆音古但反
豢音患又胡慣反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以所食得名也麋音眉薦牋練反司馬云美草也崔云
甘草也郭璞云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蝍音即且字或作蛆子徐反李云蝍且蟲名也廣雅云蜈公也爾
雅云蒺藜蝍蛆郭璞注云似蝗大腹長角能食蛇腦蒺音疾藜音梨帶如字崔云蛇也司馬云小蛇也蝍
蛆好食其眼鴟尺夷反鴉本亦作鵶於加反崔云烏也耆市志反字或作嗜崔本作甘惡烏路反猨
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
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
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略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
知所同之必是○猵篇面反徐敷面反又敷長反郭李音偏狙七餘反司馬云狙一名獦牂似猨而狗頭
憙與雌猨交也崔云猵狙一名獦牂其雄憙與猨雌為牝牡向云猵狙以猨為雌也獦音葛牂音臧一音
如字毛嬙徐在良反司馬云毛嬙古美人一云越王美姬也麗力知反下同麗姬晉獻公之嬖以為夫人
人崔本作西施決喜缺反李云疾貌崔云疾走不顧為決徐古惠反郭音古穴反驟士救反又在遘反好
呼報反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
能知其辯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
自是然後蕩然俱得○樊音煩殽徐戶交反郭作散素旦反之竟音境今本或作境下放此齧缺
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
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解音蟹王倪曰至人神矣無心而無不順大澤焚
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
能驚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蠆介於胸中也○沍戶故反徐
又戶各反李戶格反向云凍也崔云沍猶涸也蠆勑邁反又音豸介古邁反又音界若然者乘
雲氣寄物而行非我動也騎日月有晝夜而無死生也而遊乎四海之外
夫唯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死生無變於己與變為體故死生若
一而況利害之端乎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瞿鵲子問乎長
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
而事之也○瞿其俱反長梧子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為名崔云名丘簡文云長梧封人也夫子向云瞿鵲

之師不就利不違害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不喜求求之不喜直取不怨不緣
道獨至者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
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稱尺證反下放此而遊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皆塵垢也
○而遊崔本作而施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
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皇帝之所聽熒也而
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
彈而求鴞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
之者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
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卵
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鴞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
之徒也○孟如字徐武黨反或武葬反浪如字徐力蕩反向云孟浪音漫瀾無所趣舍之謂李云猶較略
也崔云不精要之貌行如字又下孟反皇帝本又作黃帝聽勑定反熒音瑩磨之瑩本亦作瑩於迥反向
司馬云聽熒疑惑也李云不光明貌崔云小明不大了也向崔本作䁝熒女音汝下同大音太徐李勑佐
反注同時夜崔云時夜司夜謂雞也彈徒旦反鴞于驕反司馬云小鳩可炙毛詩草木疏云大如斑鳩綠
色其肉甚美炙之夜反下皆同下章注亦準此予嘗為女妄言之言之則孟浪也故試
妄言之○為于偽反女以妄聽之奚若正聽妄言復為大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何旁
日月挾宇宙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旁薄葬反徐
扶葬反司馬云依也崔本作謗挾戶牒反崔本作拱宇宙治救反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說文云舟輿所極覆曰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以有所賤故尊
卑生焉而滑涽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脗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脗然
無波際之謂也○脗本或作吻郭音泯徐武軫反李武粉反無波際之貌司馬云合也向音脣云若兩脣
之相合也滑徐古沒反亂也向本作汩音同崔戶八反云栝口木也涽徐音昏向云汩涽未定之謂崔本
作緡武巾反云緡也眾人役役馳騖於是非之境也聖人愚芚芚然無知而直往之
貌○芚徐徒奔反郭治本反司馬云渾沌不分察也崔云厚貌也或云束也李丑倫反參萬歲
而一成純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眾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
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芚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糅億載千殊萬異道行

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怵勑律反糅如
救反萬物盡然無物不然而以是相蘊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
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蘊本亦作縕徐於憤反郭於本
反李於問反積也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
相背故未知其非惑也○惡音烏下惡乎皆同說音悅注同背音佩予惡乎知惡死之
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
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惡烏路反注同喪息浪反注同少
詩照反焉於虔反下同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
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
後悔其泣也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至於
王所崔云六國時諸侯僭稱王因此謂之公為王也筐本亦作匡徐起狂反牀徐音床司馬云筐牀安牀
也崔云筐方也一云正牀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
乎蘄求也○蘄音祈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
獵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
於各得[illegible]一也則何係哉○樂音洛下同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由此觀之
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夫夢者乃復夢中占
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覺而後知其夢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哉○
覺音教下及注皆同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夫大覺者聖人也大
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
乎牧乎固哉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圉欣然信一
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竊竊司馬云猶察察也牧乎崔本作跂乎云跂跂強羊視好呼報反注同惡烏
路反丘也與女皆夢也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解音蟹下同予謂女
夢亦夢也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夢猶未寤也況竊竊然自以為覺哉是其言
也其名為弔詭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弔如
字音的至也詭九委反異也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
旦暮遇之也言能蛻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解音蟹徐戶懈反蛻音悅又始銳反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
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而
皆汝也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
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黮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
自正耳○黮闇貪闇反李云黮闇不明貌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
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同故是之未足信也○惡音烏下皆同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
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異故相非耳亦不足據使同乎我與若者
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
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
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
知也而待彼也邪各自正耳特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
矣何謂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也○和如字崔胡臥反天倪李音崖徐音崖
郭音五底反李云分也崔云或作覺音同際也班固曰天研曰是不是然不然是
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
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
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是非之辯
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
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
致自窮也○曼徐音萬郭武半反衍徐以戰反司馬云曼衍無極也忘年忘義振於無
竟故寓諸無竟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
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振如字崔云止也又之忍反竟如字極也崔作境罔兩問
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
罔兩景外之微陰也○罔兩向云景之景也崔本作罔頃云有無之狀景映永反又如字本或作影俗也
曩徐乃蕩反李云曩者也無特本或作特崔云特辯也向云無特者行止無常也與音餘景曰吾

有待而然者邪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吾待蛇蚹蜩翼邪若待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蛇蚹音附又音付司馬云謂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也齟音士女反齬音魚女反蜩音條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眾形故明眾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跡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夷之得有哉○喪息浪反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自快得意悅豫而行○胡蝶徐徒協反司馬崔云蛺蝶也栩栩徐況羽反喜貌崔本作翩喻李云喻快也與音餘下同崔云與哉

不知周也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

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覺古孝反蘧蘧徐音渠又其據反李云有形貌崔作據據引大宗師云據然覺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

此之謂物化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樂音洛

莊子卷第一

莊子卷第二
養生主第三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郭象子玄注　陸德明音義
音義曰養生以此為主也
吾生也有涯所稟之分各有極也涯本又作崖魚佳反○而知也無涯夫舉
重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膂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
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
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知音智注下同好呼報反勝升證反復扶又
反下皆同膂音旅慊苦簟反足也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
安得而不困哉○殆已向云疲困之謂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已困於知而不
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忘善
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己而全理在身也○近附近之近下同悶亡本反
又音門遠于萬反緣督以為經順中以為常也○緣督以為經李云緣順也督中也經常
也郭崔同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養親以適○養羊尚反注同
可以盡年苟得中而冥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庖丁
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
乃中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庖丁崔本作
胞同白交反庖人丁其名也管子有屠牛坦一朝解九牛刀可剃毛為于偽反文惠君崔司馬云梁惠王
也倚徐於綺反向於彼反徐又於竹反李音妖躓徐居彼反向魚彼反李云刺也砉然向呼鵙反徐許鵙
反崔音畫又古鵙反李又呼歷反司馬云皮骨相離聲嚮然許丈反郭許亮反本或無然字奏如字崔云
閒也騞呼獲反徐許鵙反向儗亦反又音麥崔云音近獲聲大於砉也中丁仲反下皆同桑林司馬云湯
樂名崔云宋舞樂名案即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是也經首向司馬云咸池樂章也崔云樂章名也或云奏
樂名便嬋面反解音蟹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
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
也○譆徐音熙李云歎聲也技具綺反下同好呼報反注同始臣之解牛之時所

見無非牛者未能見其理閒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但見其理
閒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闇與理會○神遇向云暗與理
會謂之神遇官知止而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官知如字崔云官知而
有所掌在也向音智專所司察而後動謂之官智而神欲行如字向云從手放意無心而得謂之神欲
依乎天理不橫截也批大郤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批備結反一音鋪迷反字林
云擊也郤迷父節二反郤徐去逆反郭音郤崔李云閒也處昌慮反令力呈反下同離力智反導大
窾節解窾空就導令殊○導音道注同窾苦管反又苦禾反崔郭司馬云空也向音空解戶賣反因
其固然刀不妄加技經肯綮之未嘗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
也○技本或作猗其綺反徐音技肯徐苦等反說文作肯字林同口乃反云著骨肉也一曰骨無肉也崔
云許叔重曰骨閒肉肯肯著也綮苦挺反崔向徐並音毆李烏係反又一音啟司馬云猶結處也槩古代
反礙五代反而況大軱乎軱戾大骨衄刀刃也○大軱音孤向郭云軱戾大骨也崔云槃
結骨衄女六反良庖歲更刀割也不中其理閒也○良庖司馬云良善也割司馬云以
刀割肉故歲歲更作崔云歲一易刀猶勝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中骨而折刀也○族
庖司馬云族雜也崔云族衆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
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砥石也○硎音刑磨石也崔本作形云新所受形也砥音脂
又之履反尚書傳云砥細於礪皆磨石也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
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
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
為交錯聚結為族怵然為戒視為止不復屬目於他物也○為于偽反下皆同屬章
欲反行為遲徐其手也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得其宜則用力少○謋化百反
徐又許百反解音獲下皆同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提刀而立為
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逸足容豫自得之謂○提徐徒帝反躊直留反躇直於反
善刀而藏之拭刀而弢之也○善刀善猶拭也拭音式弢他刀反文惠君曰善
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公文軒見
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偏刖之名○公文軒司馬云姓公
文氏名軒宋人也右師司馬云宋人也簡文云官名惡音烏介音戒一音兀司馬云刖也向郭云偏刖也

崔本作兀又作趴云斷足也則音月又作五刮反天與其人與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
人也○天與其人與並音餘又皆如字司馬云爲天命爲人事也曰天也非人也天
之生是使獨也偏則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其所無奈何若以右
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刖而已哉○獨司馬云一足曰獨知音智下之
人之貌有與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非其命也以是知其
天也非人也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
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不蘄畜乎樊中蘄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
妙處也又何求於人籠而服養哉○啄陟角反蘄音所求也樊中音煩李云藩也所以籠雉也向郭同崔
以爲國中也處昌慮反神雖王不善也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雖心神長王
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爲善也○王于況反注同長丁亮反又直良反老聃
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人弔亦弔人號亦號○老聃吐藍反司馬云老子也失本
又作佚各依字讀亦皆音逸號戶羔反注同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怪其不倚
戶觀化乃至三號也○倚於綺反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至人
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
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
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
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往故致此甚愛也○少詩照反先悉薦反又如字上往一本往作住是遁
天倍情忘其所受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遁天徒遜反又作遯倍音
佩加也又布對反本又作背古者謂之遁天之刑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
馳騖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樂大躁音秦樂音洛下文注同適來夫
子時也時自生也適去夫子順也理當死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爲一
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閒矣○錯七路反古者
謂是帝之縣解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縣音玄解音蟹注同崔云以生爲縣以死爲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窮盡也爲
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
所以生也○指窮於爲薪如字絕句爲猶前也傳直專反注同傳者相傳繼續也崔云薪火爲燭火也傳延
也中丁仲反不知其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停往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
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人間世第四

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閒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爲能隨變
所遇而不荷其累也○音義曰此人閒見事世所常行者也離力智反荷胡我反又音何累力僞反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
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不與民同欲也○顏回孔子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
也衛君司馬云衛莊公蒯聵也案左傳衛莊公以魯哀十五年冬始入國時顏回已死不得爲莊公蓋是
出公輒也行下孟反獨崔云自專也向云與人異也輕用其國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
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而不見其過莫敢諫也輕用
民死輕用之於死也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勝數視
之若草芥也○量音亮李力章反蕉似遙反蔡在堯反向云草芥也崔云芟刈也其澤如見芟夷言野無
青草數所主反民其無如矣無所依歸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
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
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其道不足以救彼患○給直吏反瘳
於其反思其則絕句崔李云則法也丑由反李云瘳愈也譆音熙又於其反夫道不欲雜
宜正得其人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若夫不得其人則雜
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
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也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
行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羣才功
名過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思息嗣反遠于萬反重意記大學君子有諸己而
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且若亦知夫德
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德之
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也○知音智下及注
同爲于僞反爭爭此及下爭名二字依字讀復扶又反下皆同桀跖之石反桀夏王也跖盜跖也名

也者相札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
行也夫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札於八反
又側列反李云折也崔云夫也亦作軋崔又云或作禮相實禮也且德厚信矼未達
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夫投人夜光鮮不案劍者未達故也不
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以仁義羣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
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
下樂推而不厭會景行而大合俱應而後始可以[illegible]
云同慤實崔本有作[illegible]云反[illegible]
誤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illegible]己不爭名實而則[illegible]反
害之下皆同○菑音災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
惡用而求有以異苟能悅賢惡愚聞義則服便為明君不為[illegible]臣扶[illegible]
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能往往而可自來則[illegible]而以不有心也而往○往無往而可[illegible]
夫肖音笑[illegible]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
其捷之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乘如字
一音剩唯王公必將乘其口辯而當之○詔之紹反向[illegible]崔云[illegible]
而若唯無詔[illegible]
本眼作眩○熒音螢[illegible]戶局反崔向[illegible]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
營之自救不暇容將形之心且成之乃且釋己以從彼彼形之從彼謂
也擊跽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足以
之成彼盛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
暴人之前矣未信而諫雖厚為害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
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
者也居下而任上之憂非其事也○關龍逢夏桀之賢臣王子比干殷紂之叔父[illegible]傴
紆甫反拊音撫李云傴拊謂憐愛之也崔云猶嘔呴謂養也拂符弗反崔云[illegible]故
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擠徐子

云計反又子禮反司馬云毀也一云陷也方言云滅也崔云擠排也[illegible]令力呈反昔者堯
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
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
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復乃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叢才公反[illegible]司馬云[illegible]
今京兆[illegible]云[illegible]名實者聖人之
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眾攻之而汝乃欲
乃欲空手而化之[illegible]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
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正其形虛其心也[illegible]下同言遜而不二也
乎曰惡惡可言未可也○惡音烏下同夫以陽為充孔揚言衛君
矜之性[illegible]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
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夫頑強之人其快[illegible]
而己[illegible]名之曰日漸
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言乃少之[illegible]將執而不化守
其本[illegible]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外合而內不[illegible]
耳言[illegible]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
比○[illegible]上時掌反下同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
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
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illegible]
一無所求於人也○蘄音祈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
徒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
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
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也
文○擎[illegible]其[illegible]反[illegible]才[illegible]反成而上比者與古為
徒成於今而比於古也其言雖教讁之實也[illegible]是古有○[illegible]直[illegible]反
諷[illegible]反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寄直於古
故無以病我也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

可大多政法而不諜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異事不冥也○大音泰徐勑佐反崔本作太諜徐徒叶反向吐頰反李云安也崔云閒諜也雖固亦無罪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罪則無矣化則未也猶師心者也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挾戶牒反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曰齋本亦作齊同則皆反下同易以豉反後皆同向崔云輕易也易之者皞天不宜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皞徐胡老反向云皞天自然也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異端而任獨也○茹徐音汝食也葷徐許云反數色主反去起呂反下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遣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未使心齋故有其身○未始得使絕句崔讀至實字絕句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入則鳴不入則止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强應也○强其丈反無門無毒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毒如字治也崔本作每云貪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寓崔本作如愚則幾矣理盡於斯絕迹易無行地難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爲則易欲爲而不僞性不可得也○無絕句向崔皆以無字屬下句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僞也則失眞少者不全亦少失眞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爲僞不亦難乎○粗音麤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知知上音智下如字下句

同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虛室而純白獨生矣○闋徐苦穴反司馬云空也虛室生白崔云白者日光所照也司馬云室比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也吉祥止止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爲以應坐之日而馳鶩不息也故外斂未至而內己困矣豈能化物哉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實而況人閒之累乎○徇辭俊反徐辭倫反李云使也知音智莊同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謂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爲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爲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曠之與見耳而實衡爛之聽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聞之變應乎世世之飾者未之有也○紐徐女酒反崔云系而行之日紐節文云紐本也戲本又作義亦作曦同許宜反鄭太皞三皇之始也几蘧其居反向云古之帝王也李云上古帝王散黍曰反李云故也崔云德不及聖王爲散聽本作聰婁惠狠反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重其使欲有所求也○葉音攝子高楚大夫爲葉縣尹僭齊公姓沈名諸梁字子高將使所吏反下待使反莊同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夫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爲懽者耳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慄音栗李云懽也語魚據反下同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夫以成爲懽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藏才浪反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儉薄也○執衆家本並熱簡文作熱粗音麤又才古反臧作郎反爨也絕句一音才郎反句至爨字爨七亂反清七性反字宜从冫从冫者假借也清涼也之人言爨火爲食而不思清涼明

火爨而食宜儉○饌士戀反儉所饌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為○饌音撰下慎與同內熱向云食美食者必內熱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羅於外也○恐丘勇反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自然結固不可解也任而林反又而鴆反○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千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是之謂大戒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知不可柰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閒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親乎○樂音洛注下同施如字崔以豉反云移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其身哉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惡烏路反下皆同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復扶又反下注同遠則必忠之以言遙以言傳意也○傳丈專反下文並注同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怒如字注同本又作惥下同易以豉反下文注皆同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凡溢之類妄嫌非彼言似傳者妄作妄則其信之也莫莫然疑之莫則傳言者殃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為罪也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雖閒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要一遙反近附近之近且以巧鬭力者始乎陽本共好戲好呼報反○常卒乎陰欲勝情至潛興害彼大至則多奇巧不復循理○大至音泰本亦作泰除徽佐反下同巧如字又苦孝反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尊卑有別旅酬有次○治直吏反別彼列反常卒乎亂湛湎淫潦也○湛直林反又荅南反湎面善反淑以雙反大至則多奇樂淫流縱橫無所不至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喪息浪反注下同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偏音篇崔本作翩音辯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俱生疵癘以相對之○氣息並如字向本作總器云謐駕氏音息器氣也崔本作鬱鑄云嗇息鎗不調也又作鋒字茀徐符弗反郭敷末反李音怫崔音勃厲如字李音賴𤸃于大反疵疑賣反又音詰本又作疣音尤瘵士賣反又齊計反上若作疣此則才知反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剋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核幸格反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詣也○齊如字又才計反故法言曰無遷令傳彼實也無勸成任其自成過度益也益則非任實遷令勸成殆事此事危殆之美成在久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惡成不及改彼之所惡而勸彊成之則悔敗尋至○惡烏路反彊其丈反下欲彊同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寄物以為意也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之至也何作為報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為為齊作意於其閒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哉○為為上如字下于偽反直為致命最易所以喜怒施心難也故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

方則危吾身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己縱其無度則亂邦○顔闔胡臘反向崔本作盧
魯之賢人隱者衛靈公左傳云名元大子音泰司馬云蒯瞶也蘧其居反伯玉名瑗衛大夫天殺如字謂
如天殺物也徐所列反無方李云方道也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
其所以過不知民過之由己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其知音智若然者吾奈
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反覆與會
俱所以爲正身○女音汝下同覆芳服反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逆和而不同
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
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若遂與同
則是顚危而不扶持與彼且亡夫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蹶徐其月反郭音厥李當衛反模異
胡反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孼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
之名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孼故當閔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
可得而害○孼彥列反惡烏路反悶音門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
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
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鋒也○町兒李云喻無意也崔云畛
遊也町徒頂反畦戶圭反李云町畦畔埒也無埒無威儀也崔云喻守節無崖司馬云不覊法也無畔
疵似移反病也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
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夫螳蜋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
今知之所無柰何而欲彊當其任卽螳蜋之怒臂也○彊音升戒之慎之積伐而美
者以犯之幾矣積汝之才使汝之矣以犯人此危殆之道汝不知夫養虎
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恐其因有殺心而逆
怒也○爲于僞反下同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方使
虎自齧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分如字時其飢飽達其怒心知其所以怒而順之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順理
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矢溺至賤
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盛矢音成下及注同矢或作屎同蜄徐市軫反蛤類溺徒弔反適有
蚉蝱僕緣僕僕然羣著馬○蚉音文本或作蟁同蝱孟庚反僕緣普木反徐敷木反向云僕僕

然蚉蝱緣馬濈之貌崔音如字云僕御者直轡反而拊之不時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
○拊李音撫又音付音附崔本作撫音拊一則缺銜毀首碎胸掩其不備故驚而至
此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
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率蘇律反本或作卒七忽反匠石之齊
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
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
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
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
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
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
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
壽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曲轅音袁司馬云曲轅曲道也崔云道名櫟力狄反李云木名一云棫
也蔽牛必世反李云牛住其旁而不見絜向徐戶結反徐又虎結反約束也百圍李云徑尺爲圍蓋十丈
也十仞小爾雅云四尺曰仞案七尺曰仞崔本作千仞或云八尺曰仞旁十數所具反崔云旁枝也觀
古亂反又音官匠伯匠石字伯崔本亦作石輟丁劣反厭於豔反又於豔反走音奏但徒旦反下同
走如字崔本作趨向所反下同樠扶甫反液音亦士言反向李莫干反武半反司馬云液津液
也樠謂脂出樠樠然也崔云黑液出也蠹丁故反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
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凡可用之木爲文木○見胡薦反女
音汝惡音烏下同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
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
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物皆以自用傷
○柤側加反樝均必反由徐以數反藏徐力果反樝徐思刻反崔云樝梜同普如字崔本作桔梏
普口反徐方垢反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數有
擊己者唯今匠石剝之耳○幾音祈又音機下同數音朔剝普角反泄以世反爲予大用
積無用乃爲濟生之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若有用久
見伐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illegible]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illegible]曰密若無言[illegible]彼亦直寄焉[illegible]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illegible]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illegible]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illegible]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illegible]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illegible]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illegible]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illegible]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illegible]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illegible]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illegible]

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illegible]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illegible]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illegible]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illegible]

[illegible]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illegible]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illegible]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illegible]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illegible]挫鍼治繲足以餬口[illegible]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illegible]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illegible]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illegible]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illegible]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illegible]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

也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衰盛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來世不可待往
世不可追也趣當盡臨時之宜耳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
道聖人生焉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
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為于偽反治直吏反下同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不瞻
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爲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僅音觀福輕乎羽莫
之知載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
用其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
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
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崖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
至易而知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易以豉反下同知音
智惡烏路反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
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物也故禍至重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
大迷也○知避舊本作實云置也勝音升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
畫地而趨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己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
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
外同福也○畫音獲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
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迷陽司馬云迷陽伏陽也言詐狂吾行卻
曲無傷吾足曲成其行各自足矣○卻曲去逆反字書作迡廣雅云迡曲也山木自
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
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
其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悗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煎子然反司馬云木生斧柄還自伐膏起火還自消崔云山有木故火焚也
悗亡本反

德充符第五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音義曰崔云此遺
形棄知以德實之驗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弟子多少敵孔子○兀五
忽反又音界李云刖足曰兀案篆書兀介字相似王駘音臺徐又音殆人姓名也從如字李才用反下同
相若若如也弟子如夫子多少也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
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
歸各自得而足也○常季或云孔子弟子立不教坐不議司馬云立不教授坐不議論固有不
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怪其形殘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
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藏才浪反後同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
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
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夫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
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遺冥但一國而已哉○丘也直後而未往耳李云自在眾人後未得往衛之耳遺于
萬反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
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人雖日變然死
生之變變之大也○王于況反李云勝也崔云君長也其與庸亦遠矣與凡庸異也崔云庸常人也而
不得與之變彼與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
之遺斯順之也○覆芳服反墜本又作隊直類反李云天地猶不能變己況生死也審乎無
假明性命之固當而不與物遷任物之自遷命物之化以化為命而無怪迕
○迕五故反本亦作迕下同而守其宗也不離至當之極○離力智反常季曰
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恬苦之性殊則
美惡之情背○膽丁覽反惡烏路反下同背音佩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
也雖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
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
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己而惡人自中知
以下至于昆蟲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混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
曰我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無非混而為一故能乘變任化迕物而
不慴○中知音智慴之涉反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宜生於不
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無不宜故亡其宜也而遊心乎德之和都亡宜故無不
任也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擴然

無不遺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
也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
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
猶以為一既覩其一則蛻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
未見足以纓其心也○喪息浪反下及注同蛻始銳反又音悅屨九具反本亦作屣所買反斷丁管
反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為于偽反得其
心以其心嫌未能遺心而自得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夫得其常
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遇常故使物就之○最徂會反徐采會反下注同司馬云聚也仲
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夫止水之致鑒者非為止以求鑒也
故王駘之聚眾眾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己鑑古暫反流水崔本作沫水云沫或作流○唯止能
止眾止動而為之則不能居眾物之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
夏青青夫松柏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為眾木之傑耳非能為而得之也受命於天
唯舜獨也正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者則唯有松柏上者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
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趣之幸能正生
以正眾生幸自能正耳非為正以正之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
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非能遺名而無不任○保始之徵李云徵成也謂始可保成也九軍崔李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為九
軍也簡文云九兵書以一攻九天收九地故謂之九軍要一遙反而況官天地府萬物
冥然無不體也直寓六骸所謂逆旅○六骸崔云手足首身也象耳目人用耳目亦用
耳目非須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
冥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彼且擇日而登假
人則從是也以不失會為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
之耳○且如字徐子余反下同假古雅反借也徐音還讀連上句人字向下彼且何肯以
物為事乎其恬漠故全也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
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
出則我止羞與則者並行○申徒嘉李云申徒氏嘉名無人雜篇作昏人則音月又五刮反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
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
未邪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己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遜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
有執政焉如此哉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處昌慮反子而說子之執
政而後人者也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說音悅注同聞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
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事明新而鄙吝
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若是形殘猶與堯爭善
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言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
故不足以補形殘之過○爭如字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
眾多自陳其過狀以己為不當亡者眾也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默然
為過自以為應死者少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
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
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
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欣然多己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
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
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知如字
又音智羿音詣徐胡係反彀射人唐夏有之一云有窮之君篡夏者也彀音遘張弓中如字央於良反
又於倉反中地丁仲反下不中注中地中與不中同單音善人以其全足笑吾不
全足者眾矣皆不知命而有斯笑我怫然而怒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未知命
也○怫扶弗反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
之怒而復常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為能
自反邪斯自忘形而遺累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介者
也忘形故也○吾介本又作兀兩通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

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索色百反好同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已醒則厭其多言也○蹵子六反稱如字本也又尺證反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踵頻也○叔山無趾音止李云叔山字無足趾踵朱勇反向郭云頻也崔云無趾故踵行見賢遍反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爲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而爲其生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傷於外也○子不謹前絕句一讀以謹字絕句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則一足未足以全其明夫形骸者進趣也德吾是以務全之也。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去羌呂反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天不爲覆故能常覆地不爲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爲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沈而爲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爲焉則未足以爲其生也○爲于僞反下不爲而爲皆同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爲也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全德者生便忘生○行下孟反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怪其方復學於老聃○語魚據反賓賓司馬云恭貌張云猶賢賢也崔云有所親疏也簡文云好名貌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其弊也遂至乎爲人之所爲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爲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爲華藻也而華藻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柰何故以爲己之桎梏○蘄音祈諔尺叔反詭九委反李云諔詭奇異也幻滑辨反亦作幻桎之實反郭真一反木在足也梏古毒反木在手也爲己于僞反下者爲人同舍音捨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欲以直理冥之冀其無趾○貫古亂反無趾曰：天

刑之，安可解。今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跡斯立而順物者非爲名也非爲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跡可遺名跡可遺則尚彼可絕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解佳買反又作懈下尚同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惡醜也○惡人惡貌醜也駘音臺徒又音殆它徒何反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明物不出權勢而往○和戶臥反下同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明非求食而往又以惡駭天下，明不以形和而不唱，非招而致之知不出乎四域，明不役思於分外○[illegible]且而雌雄合乎前，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爲萬物之林藪合乎前李云會聚也行戶郎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未經月已覺其有適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委之以國政○期音基傳直專反悶然而後應，悶辱不足以鬱其神○悶音門李云不覺貌崔云有頌之閑也應應對之應氾而若辭。人辭亦辭○氾芳劍反不係也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食乳也○㹠李云豚子也崔云居豈反樂音洛嘗使於楚矣使所吏反本亦作時本又直云於楚矣㹠本又作豚徒門反食音嗣反汪同如字眴文同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矣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爲之赤子則天下之物皆得其心而情與己同荀爲類則雖形不異而亡故則雖情爲之類亦則雖不同而物莫之得而己同○荀音由所愛形同母而不足以固其志矣○眴本亦作瞬音舜司馬云驚貌崔云目動也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形者才德也戰而死

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翣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翣將安施○翣資
所甲反扇也武士所造宋均云武飾也李資送也崔本作翣枚音坎謂先人墳墓也刖者之屨
無為愛之所愛屨者為足故耳○為足于偽反皆無其本矣翣屨者以足武為本
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全其形也取妻者止於外
不得復使恐傷其形○復使扶又反章末同崔本作不得復使入云不復使入直也形全
猶足以為爾撰擇嬪御反嬪爾新婚本以形之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無以降至尊之情間
貞女之操也○好呼報反而況全德之人乎德全而物愛之宜矣今哀駘它
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
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
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
變命之行也其理固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
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
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之而自當矣○書音餘日夜
相代乎前夫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任之○舍音捨
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
行事之必變者豈於情規之始在新變之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逆者之任吾奈之何哉故不足
以滑和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滑音骨
反不可入於靈府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足者不以憂患經神若皮外而過去使
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閒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說然也
○兌徒外反李云悅也閱音悅使日夜無郤泯然常任之○郤去逆反李云閒也而與
物為春群生之所賴也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順四時而俱化○司馬云
接至遷而和氣在心也李云接萬物而施生閒四時而俱作是之謂才全何謂德
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也其可以為法
也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保其明外無情為玄鑒洞照
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付其法也○蕩徒黨反德者成和之脩也事得以成物得
以和謂之德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

天下樂推而不厭○樂五孝反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
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
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
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聞德充之風者雖復哀公猶欲遺形
故忘貴賤也○閔子孔子弟子閔子騫也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
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
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闉音因又
烏年反跂音企郭其逆反支離無脤市軫反又音脣司馬云闉曲跂企也闉跂支離無脤言曲行體不
正卷脣也無脤名也崔云闉跂偃者也支離偃者也脤脊同簡文云跂行也脤脣也說衛始銳反又如字
下說齊桓同說之音悅下說之同脰音豆頸也肩肩胡閻反又胡恩反李云羸小貌崔云猶玄玄也簡文
云直貌甕烏送反郭於龍反㼜烏葬反郭於兩反李云甕㼜大癭貌崔同大癭一領反簡文云瘤也故
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人
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
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故聖人
有所遊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而知為孽約為膠德
為接工為商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知音智下同孽魚列反司馬云智孽生妖孽約
為膠司馬云約束而後有德如膠漆崔云商所以膠固德為接司馬云德使有以接物也崔工為商
工巧而商賈起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
不貨惡用商自然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己也○惡音烏下同斲陟角反喪息浪反四
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言自然而稟之○鬻音育養也食音嗣亦如字
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沈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
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
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之而自至也○食如字又音嗣沈思息嗣反
亦如字難乃旦反有人之形視其形貌若人無人之情掘若槁木之枝○掘其勿
反○槁苦老反有人之形故群於人類聚群分自然之道○分如字無人之
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情故付之於物也眇乎小哉所以屬於

人也形貌若人○眇亡小反簡文云體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無情故浩然無
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也○謷五羔反徐五報反簡文云敖也今取遨遊義
也獨成其天如字崔本天字作大云形同於人所以為小情合於天所以為大惠子謂莊子
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
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人之
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
情以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
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己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關之萬物反取
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
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惡音烏下惡得同吠扶廢反分如
字操七刀反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未解形貌之非情也○解音蟹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以是非為情則無是無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
是人耳情將安寄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
身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止於當也惠子曰
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祗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好惡呼報反下烏路反注同祗音支今
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言有情者
之自困也○倚於綺反槁苦老反梧音吾瞑音眠崔云據琴而睡也睡垂偽反天選子之形
子以堅白鳴言凡子所為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
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趣舍皆在無情之中又何用情於其間哉○選宣轉反
舊思兗反

莊子卷第二

莊子卷第三

大宗師第六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音義曰崔云遺形忘生當大宗此法也

郭象子玄注　陸德明音義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天而生向崔本作失而生稱尺證反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矣偽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蕩徒浪反下皆同好呼報反下同彊其兩反

雖然有患 知雖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

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有待則無定也

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我生有崖天也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者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耳○詎徐其庶反治直吏反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 凡寡皆不逆則所順者衆

不雄成 不特其成而處物先

不謩士 縱心直前而羣士自合非謀謩以致之○謩莫乎反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直自全當而無當耳非以得失經心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遺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慄音栗濡而朱反假更百反至也遠于萬反槩古愛反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 無意想也

其覺無憂 當所遇而安也○覺古孝反

其食不甘 理當食耳

其息深深 乃在根本中來○深深李云內息之貌踵章勇反王穆夜云起息於踵遍體而深

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 氣不平暢○喉向云嗌喉之息以喉為節言情欲奔競所致嗌音益郭音厄厄咽喉也哇獲媧反徐胡卦反又音娃崔一音於佳反結也言咽喉之氣結礙不通也簡文云哇嘔也

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耆市志反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 與化為體○說音悅惡烏路反

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泰然而任之○訢音欣又音祈距本又作拒音巨李云欣出則喜生距入則惡死

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 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翛然音蕭本又作儵徐音叔郭與久反李音悠向云翛然自然無心而自爾之謂郭崔云往來不難之貌司馬云翛疾貌李同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 終始變化皆忘之夫豈直逆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也○復扶又反下非復同也

受而喜之 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

忘而復之 復之不由於識乃至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捐徐以全反郭作揖一入反崔云或作揮所以行舟也背音佩

若然者其心志 所居而安為志

其容寂 雖行而無傷於靜○容寂本亦作宗崔本作宋

其顙頯 頯大朴之貌○顙息黨反崔云頯也頯徐去軌反郭苦對反李音仇一音逵權也王云質朴無飾也向本作頯云頯然大朴貌廣雅云頯大也五罪反

淒然似秋 殺物非為威也○淒七西反

煖然似春 生物非為仁也○煖音暄徐況晚反

喜怒通四時 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

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

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崔云亡敵國而得其人心故樂通物非聖人也夫聖人無樂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有親非仁也至仁無親任理而自存天時非賢也時天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而累當矣行名失己非士也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行名下孟反徇名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斯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者也○狐不偕司馬云古賢人也務光皇甫謐云黃帝時人耳長七寸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箕子胥餘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云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為厲被髮佯狂或云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紀他徒何反申徒狄殷時人負石自沈於河崔本作司徒狄○舍音捨下同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而非朋黨若不足而不承沖虛無餘如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承如字又音拯上時掌反又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常遊於獨而非固守○觚如字又音孤向云觚觚然特立不群也崔云觚棱也王張乎其虛而不華也曠然無懷乃至於實邴邴乎其似喜乎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邴邴音丙簡文云喜貌云崔乎其不得已乎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崔七罪反向云崔動貌簡文云速貌滀乎進我色也不以物傷已也○滀本又作畜徐勑六反司馬云聚也色憤起貌簡文云充大也與乎止我德也無所趨也厲乎其似世乎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厲如字崔本作廣云苞羅者也廣謷乎其未可制也高放而自得○謷五羔反徐五到反司馬云志遠貌王云高邁於俗也連乎其似好閉也綿邈深遠莫見其門○連如字李云連綿長貌崔云蹇連也○好呼報反下同悗乎忘其言也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故悗然也○悗亡本反字或作免李云忘也崔云悶也王以刑為體刑者治之體非我為○治直吏反以禮為翼禮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以知為時知者時之動非我唱之

以德為循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循本亦作脩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任治之殺故雖殺而寬○綽昌略反崔本作綽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群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群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夫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群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己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閑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悗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悗亡本反閑音閑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也天徒也其一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也彼我一不以其一也異乎不一其一與天為徒而不一者夫也其不一與人為徒彼彼而我我者人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在而玄同彼我也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旦耳奚所係哉○旦如字崔本作恒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惟命之從也○卓中學反惡烏路反竟音境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呴戶各反本又作涸況于反一音況付反濡如戌反崔如珠反一音儒沫音末下同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譽音餘注同夫大

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夫形生老死皆
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塊苦怪反又苦對反
餘朔反佚音逸反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與生皆命也無善
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
澤謂之固矣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逃之藏然後期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
而無係也壑火各反○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
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
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目以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舊今交一臂而失
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謂今之所遇可係而
在豈不昧哉○揭其列其謁二反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不知與化為體而思
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
任化者變不能變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
之大情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合
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遯○索所百反特犯人之形而
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
遇耳未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樂音洛下及注同其
為樂可勝計邪本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
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勝音升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
而皆存夫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
得遯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善妖善老善始善
終人猶效之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
師人也○善妖崔本作枚同古卯反本又作夭於表反簡文於嬌反云異也少詩照反否音鄙本亦作樂
粹雖遂反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此玄同萬物而與化
為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有無情之
情故無為也有無常之信故無形也可傳而不可受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傳
直專反下同可得而不可見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自本自根未有

天地自古以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無也
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
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
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
古而不老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
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
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太音泰之先一本作之先未崔本同先天悉薦反長丁丈反齊尺
譖反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
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
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
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
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
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
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
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
於己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
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己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生也○狶韋氏許豈反[illegible][illegible]伊反李音
狶司馬云上古帝王名挈條苦結反郭苦係反司馬云要也得天地要也崔云成也伏戲音羲崔本作伏
戲氏襲氣母司馬云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也崔云取元氣之本維斗李云北斗所以為天之綱維其古
崔云終古久也鄭玄注周禮云忒古猶言常也忒它得反差也崔本作代堪坏徐扶眉反郭孚杯反崔作
邳司馬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淮南作欽負嵁崙嵁或作嵁同音昆下力門反崑崙山名馮夷司馬云清
泠傳曰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一云渡河溺死
大川河也崔本作泰川肩吾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大山音泰又如字黃帝崔云得道而上天也顓
音專頊許玉反玄宮李云顓頊帝高陽氏玄宮北方宮也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禺強音虞郭語龍
反司馬云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崔云大荒經曰北海之神名
曰禺強靈龜為之使歸藏曰昔穆王子筮封於禺強案海外經云北方禺強黑身手足乘兩龍郭璞以為

水神人面鳥身簡文云北海神也一名禺京是黃帝之孫也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
嘯居海水之涯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司馬云穴名崔云山名或
或西方空界之名彭祖解見逍遙篇崔云壽七百歲云以為仙不死五伯如字又音霸崔李云夏伯昆吾
殷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相息亮反武丁至列星司馬云傅說殷相也武丁殷王高宗也東維箕斗之間
天漢津之東維也星經曰傅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崔云傅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
箕尾乃列宿今尾上有傅說星崔本此下更有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遯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
凡二十二字掘其勿反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
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葵李云葵當
為綦聲之誤也偊徐音禹李音矩一云是婦人也長丁丈反孺本亦作儒如喻反李云弱子也南伯
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
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
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
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
而後能外天下外猶遺也○惡惡並音烏下烏乎同卜梁倚魚綺反又其綺反李云卜梁
姓倚名易以豉反參音三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
物物者朝夕所須切己難忘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
生都遺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
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朝如字李除遙反下同徹如字郭司馬云朝日也徹達妙之道李云夫能洞
照不崇朝而遠徹惡烏路反下同豁喚活反朝徹而後能見獨當所遇而安之忘先
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與獨俱往無古今而後
能入於不死不生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惡然後能無死無生殺
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任其自將故無不將
○殺生者不死李云殺猶亡也亡生者不死崔云除其營生為殺生生生者不生李云矜生者不生也崔
云常營其生為生生無不迎也任其自迎故無不迎無不毀也任其自毀故無不毀
無不成也任其自成故無不成其名為攖寧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
也○攖郭音縈徐於營反李於盈反崔云有所繫著也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

也物縈而獨不縈則敗矣故縈而任之則莫不曲成矣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
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
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
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副墨李云可以副
貳玄墨也崔云此已下皆古人姓名或寓之耳無其人洛誦李云誦通也苞洛無所不通也瞻明音占李
云神明洞徹也聶許徐乃輒反李云許與也攝而保之無所施與也需役徐音須李音儒云需弱為役也
王云需待也役李事也於音烏又如字謳徐烏侯反李香于反云寡嫗也欲化之貌王云謳歌謠也玄冥
李云幽名曰玄視之冥然向郭云所名無而非無也玄冥聞之參寥夫階名以至無者必
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七南反寥徐力彫反李云參高也
高邈寥曠不可名也參寥聞之疑始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
至精故乃七重而後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疑始李云又疑無是始則始非無名也粗七胡反
重直龍反下同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
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
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
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
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
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沴陵亂也○子祀崔云維南作子永
行年五十四而病傴僂子輿本又作輿音餘擊禮兮反尻苦羔反偉韋鬼反向云美也崔云自此至鑑于
井皆子祀自說病狀也拘拘郭音駒司馬云體拘攣也王云不申也僂徐力主反項本亦作項崔本作釘
音項句俱豹反徐古侯反贅徐之稅反指天李云句贅項椎也其形似贅言其上向也沴音麗徐又持顛
反郭奴結反云陵亂也李同崔本作沴云蹣也其心閒而無事不以為患○閒音閑崔以
其心屬上句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
為此拘拘也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跰步田反𨇤悉田反崔本作邊鮮司
馬云病不能行故跰𨇤也鑑古暫反曰嗟乎崔云此子輿辭子祀曰女惡之乎曰
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
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

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
哉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也○女惡音放下同下烏路反亡如字絕句予何
惡烏路反下及注同一音如字讀則違亡字爲句浸予鴉反向云漸也以求時夜一本無求字彈徒旦反
鴞于嬌反炙章夜反且夫得者時也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失者順也時不
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
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
故能解則無所不解則無所而解也○樂音洛縣音玄解音蟹下及注同向云縣解無所係也且夫
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俄
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
之曰叱避無怛化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化無爲怛之也○
喘喘川轉反又尺軟反崔本作惴惴環如字徐音患李云繞也叱昌失反怛丁達反崔本作靼音怛案怛
驚也鄭玄注周禮考工記不能驚怛是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
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
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
人不翅於父母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
倚於綺反鼠肝向云委棄土壤而已王云取微蹇至賤臂亦作腸崔本同翅徐詩智反彼近吾
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死生猶晝夜耳夫足爲遠也時當死
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則適足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
故以死爲彼○彼近如字悍本亦作捍胡旦反又音說說文云捍抵也夫大塊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
以善吾死也理常俱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
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
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亦猶金
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爲哉生非故爲時
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且如字餘子餘反鏌音莫鋣以嗟反鏌鋣劍名今一以天地
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人皆知金之有係爲

不祥故明己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鑪務奴反惡音烏解如字下同成
然寐蘧然覺寐寤自若不以死生累心○成然如字崔同李云成然縣解之貌本或作戌音
恤簡文云當作蘧崔本又作眼呼括反視高貌本亦作俛然蘧然李音渠崔本作據又其據反蘧然有形之
貌覺古孝反向崔本此下更有發然汗出一句云無係則津液通也崔云桑衛和通不以化爲儒也子
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
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
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斯相爲於無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
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爲一體者無愛爲於其間也○與如字崔云猶親也
或一音豫相爲如字或一音于僞反愛爲于僞反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
無所不任○撓徐而少反郭許堯反挑徐徒了反郭李徒堯反又作光李云撓挑猶宛轉也宛轉玄瓊之
中簡文云循環之名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無所
窮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若然者豈友哉蓋寄跡至
觀而無愛念之近情也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
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
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人哭
亦哭俗內之跡也齊死生忘哀樂猶能歌方外之至也○莫然如字崔云定也有聞如守崔李云嚬也
本亦作爲闡編曲以連反字林布千反郭父珍反史記甫違反李云曲蠶薄和胡臥反猶崔本作獨猶於
宜反崔云辭也樂音洛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
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
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惡音
烏下同稱尺證反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
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
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
也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
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反神者
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覩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覩其體化而應務則謂之坐忘

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跡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無以命之崔李云命名也讓徒暫反離力知反下同應應對之應下同數所主反坦徒但反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女音汝下同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皆冥之故無二彼以生為附贅縣疣若疣之自縣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縣音玄注同疣音尤以死為決𤵸潰癰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決徐古穴反𤵸胡亂反潰胡對反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任之於理而冥往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極故能放身於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覆芳服反倪本或作倪同音蕩徐音茫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芒然莫剛反李云無係之貌彷薄剛反偟音皇壒垢如字崔本作塚塲云塚音塵埃垢同齊人以圓墨為墟塚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其所以觀示於眾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憒工內反說文為並云亂也觀古亂反示也注同讀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曰丘天之戮民也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群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雖然吾與汝共之雖為世所桎梏但為與汝共之耳明己恒自在外也子貢曰敢問其方問所以遊外而共內之意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為也○造七報反詣也下同池本亦作地崔

同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忘音亡下同子貢曰敢問畸人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又安在也○畸人居宜反司馬云不也不耦於人謂闕於禮教也李其宜反云奇異也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夫與內冥者遊於外也獨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侔音謀司馬云等也亦從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魯國觀其禮而顏回察其心○孟孫才李云三桓後才其名也崔云才或作牛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應應對之應唯簡之而不得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槩意而付之自化也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所遇而安若化為物不違化也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惡音烏下同為於偽反下皆同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覺古孝反注下皆同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駭形如字崔作改云有變兒之形有旦宅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旦宅並如字王云旦暮改易宅是神居也李本作怛上丹末反下陟嫁反云驚惶之貌崔本作靼宅也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夫常覺者無往而有其遣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乃崔本作惡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自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吾庸詎

知吾所謂吾之乎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詎其庶反下章同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言無往而不自得也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夢之時自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造七報反莊同獻笑向云獻善也王云章也意有適章於笑故曰獻笑排皮皆反樂音洛下同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于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寥本亦作寥力彫反李良救反天一崔本作造敵不及笑獻芥不及藍安排而造化不及眇不及雄漂涂雄漂涂不及簟筮簟筮乃入於漻天一上時掌反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者給濟之謂○意而子李云賢士也資給也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軹之是反郭之忍反崔云軹辭也李云是也黥其京反劓魚器反李云毀道德以為仁義不似黥乎破玄同以為是非不似劓乎遙蕩王云縱散也恣七咨反又如字睢郭李云許維反徐許鼻反李王皆云恣睢自得貌復扶又反下同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不敢復求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藩甫煩反李音煩司馬向皆云崖也崔云城也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冶鍛而為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忘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遣云為之累○盲本又作眇崔本作目云目或作刑刑黥劓也與音豫下同好如字又呼報反黼音甫黻音弗觀古亂反無莊據梁司馬云皆人名李云無莊無莊飾也據梁強梁也鑪音盧捶本又作錘之睡反又之嫫反一音時梁反李云鍾踞頭頤口句鐵以吹火也崔云爐謂之垂捶當作錘之閒言小處也鍛音丈偽反鍛丁亂反庸詎知夫造

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弃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皆自爾耳亦無愛為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噫徐音醫李云歎聲也崔云辭也本亦作意音同又如字謂呼意而名也為于篇反莊同齏子兮反司馬云碎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日新也○長丁丈反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自然故非巧也此所遊已遊於不為而師於無師也顏回曰回益矣以損之為益也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見賢遍反下文同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它日崔本作異日下亦然復扶又反下同樂音洛又音岳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墮然子六反崔云變色貌墮許規反徐又待果反去起呂反知音智坐忘崔云離坐而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好呼報反莊同惡烏路反化則無常也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此二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任也○霖雨本又作淋音林左傳云雨三日以往為霖裹音果食音嗣壯同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遣理○有不任音壬其聲而趨七住反舉其詩焉崔云不任其聲憊也趨舉其詩無音曲也曰吾思夫使我

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

乎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來田李云虎豹以皮有文章見獵也田獵
也猨音袁狙七餘反便毗面反藉扶面反豫音來李音狸崔云旄牛也藉司馬云藉繩也由捷見結縛也
崔云藉繫也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
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
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蹵然子六反下容之下見治直吏反
下同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
明王○貸吐代反有莫舉名使物自喜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故物
皆自以為得而喜立乎不測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而遊於無有者也
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則近物不暇何暇遊虛哉鄭有神巫曰季咸
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
人見之皆弃而走不憙自聞死日也○神巫曰季咸李云女曰巫男曰覡季咸名不憙
許忌反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
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心醉向云迷
惑於其道也壺子司馬云名林鄭人列子師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
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言列子之未懷
道也○既其文李云既盡也與音餘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司馬云言汝受訓未熟故未成若衆雌無
雄則無卵也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未懷
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亢苦浪反必信崔云絶句相息亮反注下同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
怪焉見溼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
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
華溼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
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覩其神動而天隨
因鑑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之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
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示之本亦作視崔云視示之也嘻餘音熙郭許意反數所主反鄉許亮反

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
本作萌亦作向同崔本作康云向也地文與土同也崔云文猶理也不震不正並如字崔本作不誠不止
云如動不動也應對之應後同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發曰杜○吾杜德
機崔云塞吾德之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
見其杜權矣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瘳丑留反列子
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
比之地文不猶卵乎此應感之容也○見賢遍反名實不入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
名利之飾皆為弃物而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
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厝其間也○齊側皆反本又作齋下同復扶又反泊白
衡反又音魄厝七故反字又作措同是殆見吾衡氣機也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
闚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闚去規反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
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
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
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
鯢五兮反桓司馬云鯢桓二魚名也簡文云鯢鯨魚也桓盤桓也崔本作鯢拒云魚所處之方穴也又云
拒或作桓審郭如字簡文云處也司馬云審當為蟠蟠聚也崔本作潘云回流所鍾之域也淵有九名雉
南子云有九旋之淵許慎注云至深也治直吏反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
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
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雖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失而走如字條音逸滅崔云
滅不見也吾與之虛而委蛇無心而隨物化○委於危反蛇以支反委蛇至順之貌
不知其誰何泯然無所係也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
也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

（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弟靡徐音頹丈回反弟靡不窮之貌崔云猶遜伏也波流如字崔本作波隨云常隨從之）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爲于僞反爨七亂反食音嗣下同）於事無與親（唯所遇耳）雕琢復朴（去華取實○琢竹角反去羌呂反）塊然獨以其形立（外飾去也○塊徐苦怪反又苦對反）紛而封哉（雖動而真不散也○紛芳云反崔云亂貌封哉本作戎云封戎散亂也）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無爲名尸（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無爲謀府（使物各自謀也）無爲事任（付物使各自任）無爲知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知音智下同）體盡無窮（因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無窮）而遊無朕（任物故無迹○朕直忍反崔云兆也）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而無見得（見得則不知止）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任羣實）至人之用心若鏡（鑒物而無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來卽應去卽止○藏如字本又作臧）故能勝物而不傷（物來卽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勞神之累）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爲者敗之○儵音叔李云喩有象也忽李云喩無形也渾胡本反沌徒本反崔云渾沌無孔竅也李云淸濁未分也此喩自然簡文云儵忽取神速爲名渾沌以合和爲貌神速譬有爲合和譬無爲竅苦叫反說文云孔也七日而渾沌死崔云言不順自然强開耳目也）

莊子卷第三

郭象子玄注　陸德明音義

外篇駢拇第八音義曰舉事以名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

而侈於性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於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財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駢步田反廣雅云並也李云併也拇音母足大指也司馬云駢拇謂足拇指連第二指也崔云諸指連大指也枝指如字三蒼云枝指手有六指也崔云音岐謂指有岐也侈昌是反徐處豉反郭云多也司馬云溢也崔云過也德崔云德猶容也贅章銳反廣雅云疣也釋名云橫生一肉屬著體也一云瘤結也縣音玄疣音尤而侈於性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附贅縣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於衆人為侈耳於形為侈於性為多故在手為莫用之肉於足為無施之指也王云性者受生之質德者全生之本駢指受生而有不可多於德贅疣形後而生不可多於性此四者以況才智德行夫音符發句之端放此治直吏反分扶問反後可以意求有之之或作定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之降即不可以相跂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惑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五藏才浪反後皆同黃帝素問云肝心脾肺腎為五藏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僻本又作辟匹亦反徐敷亦反注及篇末同於仁義之行下孟反崔云駢枝贅疣雖非性之正亦出於形不可去也五藏之情雖非道德之正亦列於不可治也分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情猶削駢扶贅疣也既集自然之理更益其疾也復扶又反徐綜末注皆同當丁須反後皆放此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

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黼黻音甫下音弗周禮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煌音皇廣雅云光也向崔本作韡向云馬氏音煌毛詩傳云皇皇猶煌煌也煌又音晃非乎向云非乎言是也離朱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豪之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是已向云猶是也五聲本亦作五音師曠司馬云晉賢大夫也善音律能致鬼神史記云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也○擢音濯司馬云拔也簧鼓音黃謂笙簧也鼓動也曾史曾參史鰌也曾參行仁史鰌行義跖之石反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檮杌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纍言之士也○纍劣彼反瓦危委反向同崔如字一云瓦當作丸結繩李云言小辯危辭若結繩之纍瓦也崔云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纍繩之結也竄七亂反爾雅云微也一云藏也句紀具反司馬云竄句謂邪說微隱穿鑿文句也一音鉤敝本亦作蹩徐音蹩郭父結反李步計反司馬云罷也跬徐丘婢反郭音屑向崔本作趌向丘氏反云近也司馬同李卻垂反一云敝跬分外用力之貌譽音子楊墨崔李云楊朱墨翟也思慮譽反檮徒刀反杌音兀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數色主反下文此數音同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故合者不為駢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而枝者不為跂以合正枝乃謂枝為跂○跂其知反崔本非枝音同或渠支反長者不為有餘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者不為不足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鳧音符脛形定反擇名

云莖也直而長如物莖也本又作踁鶴戶各反斷丁管反下及注同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去起呂反注去憂去也同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意如字下同亦作噫彼仁人何其多憂也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眞可謂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以爲有餘故啼而齕之夫如此舉羣品萬殊無釋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齕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齕李音紇齧斷也餘胡勿反郭又胡突反啼音提崔本作譃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睹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謂此爲仁也○蒿目好恚反司馬云亂也李云蒿目決性之貌令力呈反下同難乃旦反拯拯救之拯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夫貴富所以可饕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己效彼以饕竊非望哉○饕吐刀反杜預注左傳云貪財曰饕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囂囂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囂囂許驕反又五恙反字林云聲也崔云憂世之貌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屈崔本作詘折之熱反謂屈折支體爲禮樂也呴況于反李況付反本又作傴於禹反俞音與李音諭本又作响音羽謂呴喻顏色爲仁義之貌纆音墨廣雅云索也索悉各反下同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爲其間也○連連司馬云謂連續仁義遊道德間也使天下惑也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眞○

祇音支喪息浪反下已喪同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夫與物無傷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弃我徇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極在矣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愾然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撓而小反郭呼堯反又許羔反廣雅云亂也又奴爪反見賢遍反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異矣○虞音愚此可以意消息後皆放此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爲之迹無爲之迹亦有爲者之所上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黎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三代夏殷周也上時掌反黎夷並如字謂創傷也依字應作瘡痍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夫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謂者或時有槃夷禿歷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槃夷而居形者不慢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殉辭俊反餘辭倫反司馬云槃也崔云殺身從之曰殉鶉音純又音數鷇口豆反禿吐木反揮音輝斥音赤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大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臧作郎反崔云好書曰臧方言云齊之北鄙燕之北鄙凡民男而婿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彌揖云婿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穀如字爾雅云善也崔本作穀云孺子曰穀敎牧費之牧挾音協筴字又作策初革反李云竹簡也古以寫書長二尺四寸博塞悉代反塞博之類也漢書云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謂博塞也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死謂餓而死東陵李云謂秦山也一云陵名今名東平陵屬濟南郡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

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閒哉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皆由乎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冥我極矣堯桀將均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惡音烏君子小人於其閒崔本無小人於三字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屬郭時欲反謂係屬也徐音燭謂屬著也下皆同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率性通味乃善○雖通如楊墨一本無此句俞兒音榆李式榆反司馬云古之善識味人也崔云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醴桂為人主上食淮南云俞兒狄牙嘗淄澠之水而別之一云俞兒黃帝時人狄牙則易牙齊桓公時識味人也一云俞兒亦齊人淮南子一本作申兒擬申當作與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於自得忘仁而仁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累劣偽反後皆放此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illegible]矣皆全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舍己效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己已亡矣○舍音捨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愧崔本作魄云魄愧同行下孟反注同復音服從七容反吹如字

又昌僞反字亦作炊

馬蹄第九音義曰舉事以名篇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駑驥各適於身而足○馬蹄名云武也王齊注易云在下而行者也蹄音提司馬云馬足甲也禦魚呂反廣雅云齕也崔本作蹏齕恨發反又胡切反翹祁饒反足崔本作尾陸司馬云陸跳也字書作踛踛馬健也駑音奴惡馬也驥音冀千里善馬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馬之真性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義許宜反又如字徐音儀崔本同一本作義臺崔云義臺猶靈臺也路寢路正也大也崔云路寢正室惡烏路反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也○伯樂音洛下同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為名剔鬄歷反字林云剔也徐詩赤反向崔李作鬄向音郝雒音洛司馬云燒謂燒鐵以爍之剔謂翦其毛刻謂削其甲雒謂羈雒其頭也羈居宜反廣雅云勒也馽丁邑反徐丁力反絆也李音述本亦作馵非也馵之樹反司馬向崔本並作鐉向云馬氏音棧崔云絆前兩足也編必然反皁才老反櫪也一云槽也崔云馬閑也棧士板反徐在簡反又士諫反編木作欄似林曰棧以禦濕也崔云木欄也治直吏反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驟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驟士救反橛向徐其月反司馬云銜也崔云鑣也飾徐音式[illegible]云排銜也謂加飾於馬鑣也鞭必然反筴初革反杜注左傳云馬檛也檛竹瓜反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揉曲為直屬鶩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陶道刀反謂窯也窯音戈消反埴徐時力反崔云土也司馬云埴土可

以爲陶器尚書傳云土黏曰埴釋名云埴膩也膩音之食反中丁仲反下皆同應應對之應後不音者放此揉按久反鞭兆反拂房弗反居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爲之至也○去羌呂反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放如字崔本作牧云叢也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貌○填填徐音田又徒偃反顛重貌崔云重遲也一云詳徐貌崔南作莫莫顛顛丁田反崔云專一也雅南作瞑瞑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蹊徐音兮李云徑也隧徐音遂崔云道也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混芒而同得也明奧一世而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也○連屬其鄉王云既無國異家殊故其鄉連屬混胡本反芒莫剛反淡徒暫反漠音莫禽獸成羣草木遂長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長丁丈反又直良反香數恩反又音天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與物無害故物馴也○攀本又作扳普班反援音袁廣雅云牽也引也闚去規反闚似遵反或音紬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離道以善也○惡音烏離力智反注皆同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欲則離性以飾也○樸普剝反素樸而民性得矣無煩乎知欲也重意老三章嘗使民無知無欲及至聖人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是何哉○蹩步結反向崔本作弊音同躠本又作薛悉結反向崔本作殺音同又音素葛反踶直氏反向同崔音蹍跂丘氏反一音呂氏反崔音技李云蹩躠踶跂皆用心爲仁義之貌澶本又作但音徒旦反又吐旦反向崔本作但音憚漫武半反向崔本作曼音同李云澶漫猶摘適也崔云但曼淫衍也一云澶漫牽引也摘散歷反又踄華反辟匹亦反向音檗徐敷歷反李父歷反本或作僻音同李云糾擿邪僻而爲禮也一音婦赤反法也崔云摘辟多節分如字下分皆同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

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凡此皆變樸爲華弃本棄末於其天素有殘樸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犧尊音羲尊或作樽司馬云畫犧牛象以飾樽也王肅云刻爲牛頭鄭玄云畫鳳皇羽飾尊婆娑然也音先阿反珪璋音章李云皆器名也銳上方下曰珪半珪曰璋情性不離如字別離也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而摩馬之性不失○頸領也居蹄反又祁盈反靡如字李云摩也一云愛也踶大計反又徒今反又徒祁反李云踶蹋也廣雅字作蹢聲類並同通俗文云小踶謂之題知李音督下同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扼於革反衡轅前橫木轄轅者也扼义馬頸者也月題徒兮反司馬崔云馬額上當顱如月形者也介徐古八反倪徐五圭反郭五第反李云介倪猶睥睨也崔云介出俾倪也闉音因鷙徐敕二反郭音蠻曼武半反郭武諫反李云闉曲也鷙抵也曼突也崔云闉扼鷙曼距扼頓遲也司馬云言曲頸於扼以抵突也一云鷙曼旁出也詭九彼反衡口中勒也或云詭銜吐出銜也竊轡齧轡也崔云詭銜竊轡戾銜轡盜齧轡也態吐代反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此民之真能也○赫本或作焃呼白反胥氏司馬云赫胥氏上古帝王也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日赫胥蓋炎帝也哺音步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縣音玄踶正氏反跂丘氏反好呼報反知音智

胠篋第十

音義曰舉事以名篇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知之不足恃也如此○胠李起居反史記作搚徐起

法反一音盧乏反司馬云從旁開爲胠一云發也篋苦協反探吐南反囊乃郎反匱其位反一也攝如字
李云結也崔云收也緘古咸反縢向崔本作縢同徒登反崔云約也案廣雅云緘縢繩也扃古熒反崔
李云關下也鐍古穴反李云紐也崔云環舌也知如字又音智下同揭其謁反又音桀三蒼云舉也擔也
負也擔丁甘反趨七須反李云走也恐丘用反鄉本又作向亦作嚮同許亮反爲于僞反下及下注而爲
同積如字李子賜反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
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
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
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
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
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
之具也實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禦乎無方無方至而迹爲矣所以守國而爲人守之也○罔罟音古
罔之通名耒力對反徐力猥反郭呂圓反李云犂也一云耜柄也耨乃豆反李云鋤也或云以木爲耡柄
刺徐七智反闔戶臘反竟音境下之竟同治直吏反屋周禮夫三爲屋州五黨爲州二千五百家也閭五
比爲闔二十五家也鄉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家也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一曰宋元嘉中本作一曰殺
音弑齊君簡公也春秋哀公十四年陳恆殺之于舒州盜其國司馬云謂割安邑以東至瑯邪自爲封邑
也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不盜
其聖法乃無以取其國也○知音智下同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
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
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
之身乎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爲全當之具○十二世有齊國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
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云十二世也守如字舊音狩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
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
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
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暴亂之君亦得據
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
目戮○比干剖普口反謂剖心也崔本作飭云支解也蒐直良反弘胣本又作施徐勑紙反郭詩氏反崔

云讀若拖或作施字靡裂也崔云子曰萇弘鈹裂而死司馬云胣剔也萇弘周靈王賢臣也案左傳是周
景王敬王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萇弘一云刳腸曰胣子胥靡密池反司馬如字云糜也崔云
爛之於江中也案子胥伍員也諫夫差夫差不從賜之屬鏤以死投之江也焉於虔反故跖之
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
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
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
也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爲盜資也○跖之石反藏才浪反又如字知如字本或作知可否分符問反
又如序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
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
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
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
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
何其迷而失致哉○治直吏反下文始治同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
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
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
尚也故人無貴幾事無真簡苟效聖法則天下否聲而闇服之斯乃樂跖之所至矜而以成其大盜者也
○邯音寒鄲音丹邯鄲諸國都也圍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
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
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爲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亦是感應宜
王名熊良夫悼王之子恭公名奮穆公之子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
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掊
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
所尚而守其素朴弃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掊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衰自息也故
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掊普口反擊徐古歷反舍音捨注同
邪似嗟反去起呂反下注去欲去其皆同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
人已死則大盜不起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

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向云事業日新新者為生故者為人死故
聖人已死也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賓而擯其名歸真而忘其途則大盜息矣天下平而
無故矣非惟息盜爭尚之迹故郗去矣○惟爭爭鬬之爭後皆同聖人不死大盜
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將重聖人以治
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向云聖人不死言守故
而不日新奉名而不遺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
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
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
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為之斗斛以
量之向云自此以下皆所以明苟非其人雖法無益權衡李云權稱錘衡稱衡也錘音直偽反璽音徙矯
居表反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
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
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
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
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之者必行以仁
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
誅竊鉤者也○鉤謂帶也揭其謁其列二反鉞音越禁音今又居竭反下不可禁同此重利盜
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
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彼
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
利物之迹也器猶耳可執而用曰器迹非所以明天下也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
盜賊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夫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擿玉毀珠
小盜不起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擿持赤反賤與寶字同崔云猶投棄之也郭都革
反李云刻也焚符破璽而民朴鄙除矯詐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掊斗
折衡而民不爭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殫殘天下之聖法而

民始可與論議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言也○殫音丹盡也擢亂六
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
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夫聲色離
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甘命喪矣苦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
含其真也○鑠絕郭李詩灼反向徐音藥崔云燒斷之也竽徐音于瑟本亦作筌塞崔本塞作杜云塞也
膠音交徐古孝反喪失忍退反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
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夫以蜘蛛蛣蜣之陋而布網轉
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審能用人者使能方者
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眾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
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攦也○攦郭呂係反又力結反徐所綺反李云折也
崔云攦之也倕音垂堯時巧者也一音睡蜘音知蛛音誅蛣起一反蜣音羌削曾史之行
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去其亂羣
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所而同於玄德也○行下孟反鉗李巨炎反又其嚴反攘如羊反率本又作帥同所
類反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
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
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
以爚亂天下者也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
彼為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不爚三失灼反崔云不消爍也向音耀僻匹亦反爚徐音藥蒼
云火光銷也司馬崔云散也數所主反法之所無用也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
見故眾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眾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眾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
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違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子
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
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
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容
成氏司馬云此十二氏皆古帝王驪徐力弛反李音犂畜許救六反戲音義甘其食美其
服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傷靡則無時慊矣○慊口簟反樂其俗安其居鄰

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無求之至○樂音洛而不相往來一本作不相與往來檢元嘉中郭注本及崔向永和中本並無與字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弃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猶致斯弊○治直吏反注同頸如字李巨盈反贏音盈崔云裹也廣雅云負也糧音良趣七住反徐七餘反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謂好知之君若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好呼報反注下皆同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妙也○弩音怒畢弋機變李云兔網曰畢繳射曰弋弩牙曰機知音智下及注并下知詐皆同餌如志反罾音曾笱音鉤釣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罟謂罔罾魚網也爾雅云嫠婦之笱謂之罶削七妙反格古百反李云削格所以施羅網也罝子斜反罘本又作罦音浮爾雅云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罝罬謂之罦罦覆車也郭璞云今纑車也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上之所多言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漸毒李云漸漬之毒不覺深也崔云漸毒猶深害頡戶結反滑乎八反頡滑謂難料理也崔云纏屈也李音骨稽也云頡滑不正之語也解苦懈反垢苦豆反司馬崔云解垢隱角也或云詭曲之辭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而不止其分也○每每李云猶昏昏也舍音捨下文同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知之所動識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故君人者胡可以不忘其知哉○悖李郭云必內反又音佩司馬云薄食也爍失灼反崔云消也司馬云崩竭也崔向本作爍同徐音爍墮許規反毀也施始豉反惴本亦作揣又作喘

川兗反向音揣耎耳轉反崔云蠉蝡動蟲也一云揣耎蝡無足蟲肖翹音消下音祁饒反崔云肖翹植物也李云翾飛之屬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機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啍啍以己誨人也○種種向章勇反李云謹愨貌一云啍厚也說音悅下同役役李云鬼黠貌一云有為人也恬徒謙反惔徒暫反徐大敢反啍啍李之閏反又之純反郭音惇丁同司馬云少智貌徐許彰反又許一剛反向本作啍音亨崔本上句作啍啍少知而芒也一云啍啍壯健之貌

在宥第十一

音義曰以義名篇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則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宥音又寬也則治直吏反下治亂同惡烏路反好呼報反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無治乃不遷淫○有治天下者哉崔本作有治天下者材失云強治之是材之失也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illegible]物[illegible]畏鄙[illegible]則[illegible]而非[illegible]○樂音洛恬徒謙反瘁瘁[illegible]反疾[illegible]雅云憂也崔本作[illegible]愉音逾徐[illegible]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恬愉自得乃可長久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百度皆亡萬事失落也○毗[illegible]司馬云助也并[illegible]思息嗣反大過音泰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喬向欽消反去天反郭音驕李音驕詰李去吉反徐起列反崔云喬詰意不平也卓敕角反郭丁角反

向音嚮鷙敕二反李猪立反又敕栗反崔云卓鷙行不平也行下孟反舉天下以罰其
惡者不給長罰乃止故罰不能建○勝音升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
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
其性命之情哉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
長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焉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爲事性
命之情何暇而安哉○匈音凶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
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
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
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當理無說說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
○且如字徐子餘反說音悅下同悖必內反徐蒲沒反相息亮反下及注皆同技其綺反李音妓崔向云
不[illegible]也知音智疵疾斯反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
亡可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安之分則性命安矣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
情之八者乃始臠卷獊囊而亂天下也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
自然故爲臠卷獊囊也○臠力轉反崔本作欒卷卷勉反徐居阮反司馬云臠卷不伸舒之狀也崔同一
云相牽引也獊音倉崔本作戕囊如字崔云戕囊猶搶攘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
甚矣天下之惑也不能遺之以爲謨矣而乃復尊之以爲貴豈不甚惑哉○復扶又反
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
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去起慮反邪崔本故君子不得已而
唯此一字作邪餘皆作耶齊本又作齋同側皆反跪其詭反郭音危
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無爲
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爲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
天下自安也○莅音利又音類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
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解擢則傷也○解如字一音蟹散也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出處語默常無
其心而付之自然○見賢遍向崔本作覞向音見崔音覞反神動而天隨神順物而動天

隨理而行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若遊塵之自動○從七容反炊昌垂反又
昌規反本或作吹同累劣偽反司馬云炊累猶動升也向郭云如塵埃之自動也吾又何暇
治天下哉任其自然而已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
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攖之則[illegible]崔瞿向崔本作[illegible]
朱反崔瞿人姓名也臧善也[illegible]汝攖營反又於盈反司馬云引也崔云羈落也人心排
下而進上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排皮皆反崔本作排上時掌反注同下[illegible]
以跂反上下囚殺無所排進乃安全耳○囚殺如字徐所例反言囚殺萬物也淖約
柔乎剛彊言能淖約則剛彊者柔矣○淖昌略反又直各反廉劌彫琢其熱
焦火其寒凝冰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朴則
何冰炭之有哉○劌居衛反司馬云傷也廣雅云利也琢丁角反其疾俛仰之間而
再撫四海之外風俗之所動也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
天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而躍也○縣音玄向本無而字云係數遠故曰縣天也僨
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人心之變靡所不爲而放之則靜而通治而
係之則僨驕者不可禁之勢也○僨粉問反廣雅云僵也郭音奔驕如字又居表反昔者
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夫黃帝非爲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
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攖也○見賢遍反下同堯舜於是乎股
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
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
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
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夫堯舜帝王之名皆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
我也故駭者自世世[illegible]駭其迹愈粗之與妙有[illegible]之[illegible]險耳[illegible]者豈[illegible]其足哉迹聖人一也而[illegible]堯
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寄矜
愁之貌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股音古脛本曰殷駭畔末反向父末反李扶善反云白肉也或
云字當作斂斂藪騰也崔云驩曆也歷刑定反讙音歡兜丁侯反崇山南裔也堯大十年放讙兜于崇山
投三苗崔本投作殺尚書作竄三苗者縉雲氏之子即饕餮也三峗音危本亦作危三危西裔之山也今
屬天水堯六十六年竄三苗於三危共工音恭共工官名即窮奇也幽都李云即幽州也尚書作幽州北

齊也堯六十四年流共工于幽州施以智反崔云挻也駭驚也粗音麤下同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莫能齊於自得○知音智下及注同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立小異而不止於分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好呼報反注同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彫琢性命遂至於此○釿音斤本亦作斤鋸音據釿鋸制謂如肉刑也繩墨殺焉並如字崔云謂彈正殺之椎直追反鑿在洛反決古穴反又苦穴反崔云肉刑故用推鑿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故夫任自然而居高則賢愚襲情而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攖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失其據而崇篤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矣○脊脊音精在亦反相踐藉也本亦作脊脊廣雅云脊亂也大山音泰亦如字嵁苦岩反一音苦咸反又苦嚴反岩音巖語衡反一音咼語咸反敢玄遍反惡烏路反蕃音煩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閒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恥之甚也○殊如字廣雅云殊斷也司馬云決也一云誅也字林云死也説文同又云漢令曰蠻夷長有罪當殊之崔本作殀死杌之鐺反桁戶剛反司馬云脚長械也楊向音陽崔云鉗頸及脛者皆曰桁楊離力智反又力丘反跂丘氏反又丘豉反攘如羊反桎之實反梏古毒反意如字又音醫愧崔本作魂腐音輔復扶又反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桁楊以椄槢爲管而桎梏以鑿枘爲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思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矯詐而槩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弃所尚則矯詐不生作矯詐不作則桁楊桎梏陵矣何鑿枘椄槢之爲哉○椄李如字向餘音妾郭慈接反槢郭李音習餘徒于反司馬云椄槢械楔音息節反崔本作槢云讀爲牒或作諜字椄槢桎梏梁也准南曰大者爲柱梁小爲內音同槢也鑿在洛反又在報反枘人銳反向本作者爲椄三蒼云桂頭枘也鑿頭廁木如柱頭枘遠于嚆反下同鑿魚呂反本作御音同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嚆矢

矢之猛者言曾史爲桀跖之利用也○焉於虔反嚆許交反本亦作嚆向云嚆矢矢之鳴者字林云嚆大嘑呼也崔本作蒿云蒿蒿可以爲箭或作矯矯揉也崔本此下更有宵集之相生也則甚曾史與桀跖皆宵無也又惡得無相轂也凡二十四字故曰絶聖棄知而天下大治去其所以攖也○治直吏反去起呂反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廣成子或云即老子也空同司馬云當北斗下山也爾雅云北戴斗極爲空同一曰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寶廣雅云寶正也所欲官者物之殘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人皆自脩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雲氣下待族而雨司馬云言未聚而雨言澤少也草木不待黃而落司馬云殺氣多也崔云落死也益以崔本作蓋以佞如字郭音翦翦如字司馬云善辯也一云佞貌李云淺短貌或云狹小之貌捷悅全反閒音閑下同又復扶又反邀古堯反要也音將蹷其月反又音厥驚而起也治直吏反首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民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爲生也又何有於已生乎○語魚據反下同女音汝後皆放此窈烏了反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邪似嗟反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任其自動故閑靜而不失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慎女內全其真也閉女外守其分也多知爲敗知[illegible]

崖敗故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
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大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
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爲于僞反下同天地有官陰陽有藏自當任之慎
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
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求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焉身不夭乃能及物也○
物將自壯則亮反謂不治天下謂衆物皆自任自任而壯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
成子之謂天矣天無爲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
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徒見其一
變也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
道以應無窮一也○稱尺證反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失無窮之道則
自信於一變而不得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
土故余將去女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任也○百昌司馬云猶百物
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與化俱也吾與日月參光
吾與天地爲常都任之也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物之去來皆不覺也
○當如字緡武巾反郭音泯泯合也遠于萬反○昬如字暗也司馬云緡昬並無心之謂也人其盡
死而我獨存乎以死生爲一體則無往而非存雲將東遊過扶搖之
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
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脾雀
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
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
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
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
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
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
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也○雲將子匠反下同李云雲主帥也
扶搖扶亦作夫李云扶搖神木也生東海一云風也鴻蒙如字司馬云自然元氣也一云海上氣也拊孚

甫反一音甫脾本又作髀音陛徐甫脾反又甫鮮反雀本又作爵同將略反躍司馬云雀躍若雀浴也一
云如雀之跳躍也儻尺掌反一音吐郎反李云吐黨反司馬云欲止貌李云自失貌贄之二反又豬立反
又魚列反李云不動貌叟本又作傁素口反郭疏走反司馬云長者稱髮丁彩反李云止也吁況于反亦
作呼結如字崔本作鎬音結掉徒弔反宋如字國名也本作宗者非猖狂不知所往而自
得所往也遊者鞅掌以觀無妄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鞅掌於丈反毛詩傳云
鞅掌失容也今此言自得而正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已也雲將曰朕也自
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
之放也夫乘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爲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放方往
反效也注同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玄
天弗成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獸之羣而
鳥皆夜鳴離其所以靜也災及草木禍及止蟲皆坐而受害也○止蟲如
字本亦作昆虫崔本作正虫坐才臥反意治人之過也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
意音噫本又作噫下皆同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言治
人之過深僊僊乎歸矣僊僊坐起之貌嫌不能僊然通放故遣使歸○僊音仙雲將
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
唯不用心乎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
倫與物忘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付自然則無爲而自化矣○墮許規反大同乎
涬溟與物無際○涬戶頂反又音幸溟亡頂反司馬云涬溟自然氣也解心釋神莫
然無魂坐忘任獨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不知而復乃真復也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
本也○渾戶本反沌徒本反離力智反下及注皆同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知而復知
無復乖矣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闚問則失其自生也雲將
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知而不默
常自失也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
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
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心欲出羣爲衆儁也○惡烏路反夫以出乎

衆為心者曷常出乎衆哉（衆皆以出為心故所以為衆人也若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衆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為衆主也）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也若不因衆則人之所萬皆我執自也○因衆以寧技聞因衆人之所聞見委而任之則自寧安不如以技其鑄反衆矣若役我之如遠矣人衆人之技多於我矣安得而了自困哉）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為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為而以己為之者此為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為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為之哉因天下之自為而任耳○攬音覽本亦作覽）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與天下[illegible]之而成者也今以一己而滅割天下則天下塞矣己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僥古堯反徐古了反一字或作徼倖音幸云僥倖求利不止之貌幾居豈反郭巨機反一喪息浪反下及注同分如字又扶問反）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不能用物而為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而不物故能物物（夫用物者不為物用也不為物用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用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獨往獨來是謂獨有（人皆自異而己獨群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有斯獨可謂獨有矣）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汲饗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饗[illegible]反冒亡北反又亡報反）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響許丈反本又作嚮注及下同）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為天下配（問者為主應者為配）處乎無響（寂以待物）行乎無方（隨物轉化）挈汝適復之撓撓（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也○挈苦結反廣雅云）以遊無端（獨化故無端）出入無旁（玄同無表）與日無始（待也撓而少反）

（與日俱新故無始也）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其形容與天地無異）大同而無己（育己則不能大同也）無己惡乎得有有（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群有不足有復有之○惡音烏復扶又反）覩有者昔之君子（能美其名者耳）覩無者天地之友（覩無則任其獨生也）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治直吏反）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為故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耳○匿女力反）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麤而不陳妙事哉）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當乃居之所以為遠）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苦偏故廣乃仁耳）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者順也順其性而高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事之難者難一非道況不一哉○易以豉反下注同）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執意不為雖神非天況不為神哉）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順自為而已）成於德而不累（自然與高會也）出於道而不謀（不謀而一所以為易）會於仁而不恃（恃則不廣）薄於義而不積（率性居遠非積也）應於禮而不諱（自然應禮非由忌諱）接於事而不辭（事以理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應應升反）齊於法而不亂（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恃於民而不輕（恃其自為耳不輕用也）因於物而不去（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分物者莫足為也分外也而不可予為分內也[illegible]有為而德不純也）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能）不明於道者悲夫（盡己以待物則事事失會）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為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以有為為累者不能率其自德也）主者天道也（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累物上）臣者人道也（各當所任）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

次也。○不與，音預。不可不察也。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莊子卷第四

莊子卷第五

天地第十二音義曰以事名篇

郭象子玄注　陸德明音義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於不爲而自化也○天地釋名云天顯也高顯在上也又坦也坦然高遠也地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也禮統云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易說云元氣初分清輕上爲天濁重下爲地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一以自得爲治治直吏反注同下○官治并注亦同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卒尊忽反君原於德而成於天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原本也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任自然之運動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無爲者自然爲君非邪也○邪似嗟反本又作爲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各當其分則無爲位上有爲位下也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無爲也則天下各以其無爲應之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於萬物者道也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上治人者事也使人人自得其事能有所藝者技也技者萬物之末用也○技其綺反注下同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一無爲而羣理都舉○記書名也云老子所作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夫子司馬云莊子也一云老子也此兩夫子曰元嘉本皆爲別章崔本亦爲覆芳富反洋洋音羊又音詳刳口呉反又口侯反崔本作軒云寬悅之貌去起呂反無爲爲之之謂天不爲此爲而此爲自爲乃天道無爲言之之謂德不爲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眞德愛人利物之謂仁此任其性命之情也不同同之之謂大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崖異之謂寬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有萬不同之謂富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故執德之謂紀德者人之綱要德成之謂立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循於道之謂備夫道非偏物也循音旬或作脩○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內自得也○挫作臥反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心大故事無不容也○韜吐刀反廣雅云藏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沛普貝反字林云流也逝崔本作歆云閧也讀普蓋反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貴難得之物不利貨財乃能忘我況貨財乎不近貴富自來寄耳心棄去之遠也○近附近之近不樂壽不哀夭所謂縣解○樂音洛縣解上音玄下音蟹不樂通不醜窮忘壽夭於胸中況窮通之閑故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皆委之萬物也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忽然不覺榮之在身○王于況反下王德並同顯則明不顯則默而己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蛻然無所在也蛻始銳反又音悅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聲由寂彰○漻李良由反徐方蕭反漻雅下巧反云清貌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因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萬物孰能定之應感無方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好呼報反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本立而知不逆○知音智注同故其德廣任素通神而後彌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蕩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闇昧而不和也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窮其原而後能物物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極至順而後能盡妙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供音恭本亦作恭確苦學反斯音賜又如字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此寄

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

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絶聖棄知之意焉○伯成子高通變經云老子從此天地開
闢以來吾身一千二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闔本亦作盍胡臘反落猶廢也俋俋徐於執反又直
立反李云耕貌一云耕人行貌又音扶又於十反字林云勇壯貌治直吏反閒閒之閒與音預侗音洞
又音同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有故無所名○泰初易說云氣之始也一之
所起有一而未形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
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
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物得以生謂之德
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未形者有分
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
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分符問反
留如字或作流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恒以不為而自得之同乃虛
虛乃大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合喙鳴
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丁豆反又充芮喜穢二反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天地亦無心而自動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緡武巾
反是謂玄德同乎大順德玄而所順者大矣夫子問於老聃曰
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
斯矯其性情也○夫子仲尼也相放如字甫往反本亦作倣甫往反注同強其兩反又辯者有
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言其高顯易見○若縣音玄寓音宇司馬云辯明白若懸室在人
前也易以豉反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
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此言
皆失其常然也○技其綺反執留如字一本又作留同一本作狸亦如字司馬云貍竹鼠也一云執留
狗謂有能故被留係成愁思也猿音袁狙七餘反徐又便婢面反徐扶面反司馬云言便捷見捕丘予
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
無耳者衆首趾猶始終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
皆存者盡無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將順
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

以也此言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恒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有治
在人不在乎主自用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天物皆忘非獨忘己
復何所有哉○復扶又反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人之所不能忘者己也己
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將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
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
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
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
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
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將本亦作蔣閭力於
反葂字亦作莬音免又音晚郭音問蔣閭葂人姓名也一云姓將閭名葂或云姓蔣名閭葂也季徹人姓
名也蓋季氏之族魯若或云定公中丁仲反輯音集爾雅曰和也又側立反郭思魚反局局其玉反一云
大笑之貌螳蜋音堂郎軼音徹勝音升注同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
臺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處昌據反本又作處觀古亂反注同多物將往將使
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矯跂自多以附之投迹者衆亢足投迹不跂其本步也將閭葂
覷覷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
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
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
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
搖而非為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無迹履性自為
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覷許逆反又生責反或云驚懼之貌汒本或作芒武剛反郭武
蕩反音門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溟涬
甚貴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兄許況反本作況溟亡頂反涬戶頂反欲同乎德
而心居矣居者不逐於外也苦者則德不同也子貢南遊於楚反於
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
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
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

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修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圃布戶反又音布圃也李云菜蔬曰圃畦戶圭反李云埒中曰畦說文云五十畝曰畦隧音遂李云道也甕烏送反一字亦作瓮搰苦骨反徐李苦滑反郭忽滑反用力貌一音胡沒反械戶戒反字林作械李云器械也浸子鴆反司馬云灌也卬音仰本又作仰挈口節反抽留反李云引也司馬崔本作流數所角反徐所錄反泆湯音逸本或作溢李云疾速如湯沸溢也司馬本作泆蕩亦言其往來數疾如泆蕩泆蕩唐佚也槔本又作槹或作皋同音羔徐居橋反司馬李云桔槔也吾師謂老子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瞞武版反又亡安反字林云目眥平貌李天典反慙貌一音門又亡干反反司馬本作憮音武崔本作撫於于並如字本或作於吁音同司馬云夸誕貌一云行仁恩之貌蓋司馬作本作墮許規反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也○乏廢也陬走侯反徐側留反李云卑陬愧懼貌一云顏色不自得也頊頊本又作旭旭許玉反李云自失貌向許亮反本又作鄉音同後倣此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卽用百姓之心耳○復扶又反夫音符下夫人同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

志夫人之心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脩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汒莫剛反心或作道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卽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謷音敖下同謷五羔反司馬本作警儻本亦作黨司馬本作儻同勑蕩反郭吐更反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背今向古脩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渾胡本反沌徒本反背音佩識其一不知其二徒識脩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易以豉反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閒者汝將固驚邪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玄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迹耳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皆因而任之○諄郭之倫反又述倫反芒本或作汒武剛反李云望之諄諄察之芒芒故曰諄芒一云姓名也或云霧氣也壑火各反李云大壑東海也苑風本亦作宛徐於阮反李云小貌謂遊世俗也一云苑風人姓名一云扶搖大風也濱音賓酌一本作取橫目之民李云傑蟲之屬欲令其治之也聞本或依字又司馬本作問下同治直吏反下皆同施始支反又始智反司馬云施政布教各得其宜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使物為之則不化也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言其指麾顧盻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自為故○手撓而小反又而丁反司馬云動也一云謂指麾四方也顧指如字向云顧指者言指麾顧盻而治也或音顧本亦作顧以之反謂舉顧指麾也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率自然耳

不藏是非美惡。（無是非於胸中而任之天下。○惡，烏路反。）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為安。（無自私之懷也。）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怊，音超，字林云：悵也，尺遙反。郭音儻儻，敕黨反。司馬本作儻容，羊凶反。或云依莊當作容。）願聞神人。（願聞所以迹也。）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乘光者乃無光。）此謂照曠。（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所懷者，非闇塞也。）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樂，音洛，注同。銷，音消。）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情復而混冥無迹也。○混，胡本反。）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閒也。○門無鬼，司馬本作無畏，云：門，姓；無畏，字也。滿，本或作滿。稽，古兮反。李云：門、赤張，氏也；無鬼、滿稽，名也。）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治，直吏反，下及注均治並同。與，音餘，本又作邪。）（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為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復，扶又反，下章注同。）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瘍，音羊。李云：頭創也。言以譬亂求虞氏藥治之。司馬云：死瘍也。創，初良反。）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禿，吐木反。髢，大細反，司馬云：髮也。又叶帝反。郭音毛。李云：髲髮也。操，七刀反。燋，將遙反，又音焦。）至德之世，不尚賢，（賢當其位，非尚之也。）不使能，（能者自為，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也。○標，方小反，徐方遙反，又方妙反。言樹杪之枝無心在上也。校，胡孝反，李音較。一本作枝。）民如野鹿，（放而自得也。）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率性自然，非由知也。）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蠢，郭處允反，動也。）是故行而無迹，（主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事而無傳。（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傳，丈專反。）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

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諛，羊朱反，郭貽附反。諂，敕檢反。肖，音笑。）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言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之道，音導，下同。背，音佩。）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道諛，則作色不受。○勃，步忽反。謂己諛人，本又作衆人，下同。司馬云：衆人，凡人也。怫，符弗反，郭敷謂反。）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夫合譬飾辭，應受道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為從俗者，恆不見罪坐也。○坐，才臥反，注同。）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攏。）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夫，音符。）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解，音蟹，又佳買反。不靈，本又作無靈，司馬云：靈，曉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天下都惑，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嚮，許亮反。司馬云：祈，求也。）大聲不入於里耳，（非委巷之所尚也。○大聲，司馬云：謂咸池、六英之樂也。）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俗人得嗔曲則同聲動笑也。○折，之列反。皇荂，況于反，又勲于反，本又作華，音花。司馬本作里華。嗑，許甲反。李云：折楊、皇華，皆古歌曲也。嗑，笑聲也。本又作嗑，烏邀反。司馬本作嗑。嗔，仕賣反，本又作嗔。）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不以存懷。）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以二缶鐘，缶應作垂，鍾應作鐘。）

言垂[illegible]司馬云[illegible]至也作二垂鍾云鍾[illegible]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illegible]文反下之注同○強不推誰其比憂[illegible]司馬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本作鼻云始也呈反下同解音蟹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厲惡人也言天下皆為惡人[illegible]於昔役或迷而失性耳然此音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害故我無為而天下皆化○厲音賴又如字惡巨據反本或作離音同汲音急[illegible]音何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閒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聽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illegible]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illegible]

[illegible]

覽反

天道第十三音義曰以義名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illegible]○積謂不通[illegible]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任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通六四通謂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四辟謂四方開也昧音妹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斯乃自得也○鐃乃孝反又女交反一音而小反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中丁仲反大匠或云天子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漠徒暫反故帝王聖人休焉未嘗動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理也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不失其所以動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夫無為也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夫舜禹[illegible]反音預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俞羊朱反廣雅云喜也又音喻從七容反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尋其本皆在不為中來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此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鄉許亮反本亦作嚮王往況反注同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亦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彌尊也○孰音閑靜而聖動而王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無為也而尊自然為物所尊奉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

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天地以無爲爲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樂適則人樂足矣○樂音洛下同○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爲戾變而相雜故曰韲宜韲耳非吾師之暴戾○韲子兮反戾力計反暴也澤及萬世而不爲仁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長丁丈反章末同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巧者爲之妙耳皆自耳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樂音洛章內同○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雖殊無心一也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王往況反并及下王天同祟雖遂反徐息類反李云禍也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敎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爲哉天樂而已○畜許六反注同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者閑暇之謂也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爲物用也欲爲物用故可得而臣也爲臣亦宜矣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爲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爲耳然自得此爲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爲也今之爲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爲臣猶稱

有爲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爲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爲雖有爲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爲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夫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上下皆無爲矣但上之無爲則用下下之無爲則自用也○知音智下愚知同說音悅咎音羔繇音遙斷丁亂反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功自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之無爲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李云本天道末人道也辟毗亦反比毗至反下同治一音如字云比校詳審治直吏反下治之至至治之道同衰音崔絰田結反殺所界反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以先者本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少詩照反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區曲俱反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所尚也○朝直遙反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所以取道爲有序也是故古

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理適而不失其分也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無所復改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原省所景反原於省廢也○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大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末極於斯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言各當其才也仁賢不肖襲情各自行其所能之情必分其能無相易業○分方云反必由其名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知音智大音泰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治人者必順序○迕音悟司馬云橫也說徐音悅又如字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治道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重意荀解蔽篇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羣才斯乃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無告者所謂頑民也○敖五報反不廢窮民恤加恩也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此皆不為而自然也○施始豉反堯曰膠膠擾擾乎自嫌有事○膠膠交卯反司馬云和也擾擾而小反司馬云柔也案如注意膠膠擾擾動亂之貌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言也故寄孔老以正之○王往況反藏書司馬云藏其所著書也徵藏才浪反司馬云徵藏藏名也一云徵典也史藏府之史老聃吐甘反或云老聃是孔子時老子號也免而歸言老子見周之末不復可匡所以辭去也繙敷袁反徐又音盤又音煩司馬頻冤也十二經說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下經并十翼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說如字又始銳反絕句中丁仲反其說如字絕句大音泰徐敕佐反謾末旦反郭武諫反物本亦作勿愷開待反司馬云樂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也○意於其反司馬云不平聲也下同幾音機司馬本作頎云頎長也復言長也迂乎音于無私焉乃私也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皆以自足○牧司馬云養也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不待於兼愛也○放方往反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無由得之○偈偈居謁反又巨謁反或云用力之貌揭其謁反又音傑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

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言其不惜物也○士成綺如字又魚紙反士成綺人姓名也見賢遍反下同百舍司馬云百日止宿也重直龍反趼古顯反司馬云胝也胝音陟其反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爲趼餘蔬所居反又音所司馬云蔬讀曰糈糈粒也鼠壤內有遺餘之粒穢惡過其也一云如鼠之堆壤餘盆蔬外也而棄妹不仁也○無近恩故曰棄棄妹一本作妹之者不仁釋名云妹末也謂末學之徒須慈誘之乃見棄薄不仁之甚也生熟不盡於前至足故恆有餘○生熟司馬云生膾也一云生熟謂好惡也而積斂無崖萬物歸饋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積子亦反李子賜反斂力檢反李狸齡反老子漠然不應不以其言槩意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自怪刺譏之心所以壞也○復扶又反刺千賜反卻去逆反或云息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脫過去也○巧苦教反又如字知音智脫徒活反注同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隨物所名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譽音餘下同再受其殃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吾服也恆服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行如字吾非以服有服有爲爲之則不能恆服士成綺雁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進趨不安之貌而目衝然衝出之貌而顙頯然高露發美之貌○顙頯上息黨反下去軌反本又作頄如字司馬本作魁而口闞然虓豁之貌○闞郝許覽反又火斬反又火暫反虓火交反豁火括反而狀義然踶跂自持之貌○踶直氏反跂去氏反似繫馬而止也志在奔馳動而持不能自舒放也發也機趣舍速也察而審明是非也知巧而覩於泰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凡以爲不信凡此十事以爲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脩身之道也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亦知汝所行非正人也○邊竟音境有人焉其名爲竊邊垂之人不聞知禮樂之正竟有言語偶會墳典皆是竊盜所得其道何足語哉司馬云言遺方書有是人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

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用世故不患其大也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靜而順之○棅音柄司馬云威權也李丑倫反一本作棆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任真而直往也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進道儐也賓禮樂以情性爲主也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於無爲也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其貴恆在意言之表○傳大專反後同爲于僞反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此絕學去尚之意也○知如字下同或並音智去起呂反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閒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桓公李云齊桓公也名小白○輪扁音篇又符殄反司馬云斲輪人也名扁斲陟角反椎直追反上時掌反糟音遭李云酒滓也魄普各反司馬云爛食曰魄一云糟爛爲魄本又作粕音同許慎云粕已漉麤糟也或普白反謂魂魄也已六音符絕句或如字甘如字又音酣司馬云甘者緩也苦者急也數李云色注反數術也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

化而後至焉○人實如字又一音餘傳直專反注同

天運第十四

天運音義曰以義名篇天運司馬作天員

天其運乎不運而自行也○運爾雅云運徙也廣雅云轉也地其處乎不處而自處也日月其爭於所乎不爭所而自代謝也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自爾故不可知也緘古咸反徐古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然之故巫咸袑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無親者非薄德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外夫至仁者自然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也然皆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大音泰下文大息同宋商也大宰官也蕩大宰字也司馬云商宋也蕩字也臧才浪反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蕩一本作盈崔本同一云盈太宰字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居名生於不及者故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仁孝之名而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冥山在乎北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去郢愈遠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郢以井反又以政反楚都也在江陵北冥山司馬云北海山名遠于萬反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眾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易以豉反下皆同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澹然豈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夫至仁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并必政反棄除也至富國財并焉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至願名譽并焉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是以道不渝去華取實故也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北門成人姓名也懼如字或音句下同一本作懼音況縛反案說文懼是正字懼古文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清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和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徵如字古本多作徵大音泰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而不奪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則一至樂全○迭大節反一本作遞大計反而用其所以動○蟄直立反霆音廷又音挺徒佞反爾雅云霆霹也其卒無尾其

始無首運轉無極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
所常者無窮也○僨方問反司馬云仆也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初聞無
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
之明所謂用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
主故常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至樂之道無不周也
○阬苦庚反爾雅云虛也塗郤守神塞其兌也○郤去逆反與隙同兌徒外反以物
為量大制不割○量音亮其聲揮綽所謂闡諧其名高明名當其實則高明也
是故鬼神守其幽不離其所○離力智反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
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上住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也子欲
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
也故闇然恣使化去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偏之謂○儻敕黨反一音敞
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為也○倚於綺反槁古老反目知窮乎所欲見
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知音智齊才
細反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
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息也○委於危反餘如字蛇以支反又作施餘音施吾又奏之
以無怠之聲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調之以自然之命命之所有
者非為也皆自然耳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係隨叢而生○叢才公反林樂而
無形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樂音洛亦如字布揮而不曳自布耳○
揮音輝廣雅云振也幽昏而無聲所謂至樂動於無方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
居於窈冥所謂寧極○窈烏了反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
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
聖人明聖人應非世習也○稽古今反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忘樂
而樂足非張而後備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不在言也○說音悅注同故有焱氏
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
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此乃無樂之樂樂之

至也○苞必交反本亦作炮苞音包本或作包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懼然悚聽
故是祟耳未大和也○祟雖遂反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跡稍滅也卒之
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無知為愚愚乃至
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
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
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
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
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
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它妖也○師金李云魯大師也
金其名也行下孟反芻狗李云結芻為狗巫祝用之盛音成下同篋苦牒反本或作筐衍延善反郭怡面
反李云笥也盛狗之物也司馬云合也齊戒側皆反本亦作齋蘇李云蘇草也取草者得以炊也案方言
云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蘇史記云樵蘇後爨注云蘇取草也爨七亂反復扶又反且如字徐子餘反數音
朔眯李音米又音美字林云物入眼為病也司馬云厭也音一琰反今而夫子亦取先
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
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閒七日
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
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夫水行莫如用
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
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
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
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禮亦
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推吐回反又如字下同與音餘下同蘄音祈求也無方
之傳直專反下注同司馬云方常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
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
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
於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桔音結槔音羔治直吏反注同故譬三皇五帝

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棃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柤側加反柚由救反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況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猨音袁狙七餘反衣於既反齕音紇挽音晚去起呂反慊苦簟反李云足也本亦作嗛音同矉徐扶真反又扶人反通俗文云蹙額曰矉其里絕句捧敷勇反郭音奉挈苦結反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沛音貝司馬云老子陳國相人相今屬苦縣與沛相近惡音烏下同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它也中無主而不止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外無正而不行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己者也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公器也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名公器釋名云名鳴也公平也器用也尹文子云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是也三曰況謂之名愛憎是也今此是毀譽之名也不可多取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仁義先王之蘧廬也猶傳舍也○蘧廬音渠司馬郭云蘧廬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覯古候反見也遇也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隨時而變無滯跡也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有為則非仁義○虛音墟本亦作墟苟簡王云苟且也簡略也司馬本簡作閒云分別也貸敷代反司馬云施與也圃音補苟簡易養也且從其簡故易養也○易以豉反注同不貸無出也不貸者不損己以為物也○為于偽反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遊而任之則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偽矣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操七刀反舍音捨注同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喪息浪反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守故不變則失正矣○湮音因李云塞也亦堙也郭音煙又烏節反司馬本作甄擬也簡文作甄云隔也天門一云謂心也一云大道也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播甫佐反又彼我反穅音康字亦作糠蚊音文字亦作蟁虻音盲字亦作蝱噆子合反司馬云齧也通昔昔昔夜也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商之以加其性故亂○憯七感反憤扶粉反本又作憒古內反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放方往反風而動司馬云放依也依無為之風而動也易持易行並以豉反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傑郭居謁反又居謁反巨謁反揭其列其謁二反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自然各已足○鵠本又作鶴同胡洛反黔巨淹反徐其金反司馬云黑也黑

白之朴不足以爲辯俱自然耳無所偏尚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觀古亂反司馬本作雚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涸胡洛反呴況付反又況于反濡如主反又如瑜反沫音末不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而仁者也○相忘並如字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謂老聃能變化○不談本亦作言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肎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强哭○嗋許劫反合也見賢遍反賜亦本又作賜也倨居慮反跂也三王本或作三皇依注作王是也絲皆作三皇語魚據反下同强其文反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爲于僞反殺其殺並所戒反降也注同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速也○孕以證反不至乎孩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孩亥才反說文云笑也別彼列反下同則人始有天矣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殺盜非殺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跡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種章勇反注同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駭胡楷反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今之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何言哉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復扶又反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必弊故也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蹴蹴然立不安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夫其所以爲談矣○知音智下同悖補對反睽苦圭反又音圭乖也墮許規反施式豉反憯七感反蠆敕邁反又音賴本亦作厲郭音賴又敕界反蠆許謁反或敕邁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蠆下當作蠍通俗文云長尾爲蠆短尾爲蠍鮮規之獸李云鮮規貌一云小蟲也一云小獸也蹵子六反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奸音干三蒼云犯也鉤取也矣夫音符○蘼末同說始銳反治直吏反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鶂五歷反三蒼云鶂鶬也司馬云鶂子也相視眸茂侯反子不運而風化司馬云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又云相視而成陰陽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一本作而風化司馬云雄者龜類雌者鼈類類自爲雌雄故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或說云方之物類猶如草木異種而同類也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

牝牡也。勝，音升。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故至人皆順而通之。○壅，於勇反。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焉者，無自而可。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復，扶又反。見，賢遍反。又如字。烏鵲孺，如喻反。李云：孚乳而生也。傅，音附。又音付。本亦作傅，直專反。沫，音末。司馬云：傅沫者，以沫相育也。一云：傅口中沫，相與而生子也。細要，一遙反。者化，蜂之屬也。司馬云：取桑蟲祝使似己也。案：即詩所謂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人啼也。○舍，音捨。長，張丈反。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莊子卷第五

莊子卷第六

郭象子玄注　陸德明音義

刻意第十五音義曰以義名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刻意司馬云刻削也峻其意也案謂削意令峻也廣雅云意志也行下孟反離力智反論力困反怨誹非謂反徐音非李云非世無道怨己不遇也亢苦浪反李云窮高曰亢槁苦老反赴淵司馬云枯槁若鮑焦介推赴淵若申徒狄好呼報反下及注皆同治直吏反下同朝直遙反藪素口反閒音閑下同釣本亦作釣同吹叫反呴況于反字亦作煦吸許及反吐故納新李云吐故氣納新氣也熊經如字李古定反司馬云若熊之攀樹而引氣也鳥申如字郭音信司馬云若鳥之嚬呻也道引音導下同李云導氣令和引體令柔數所主反僅其靳反焉於虔反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所謂自然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若厲己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眾惡生○澹大暫反徐音談然一本作澹而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行下孟反下及篇末百行同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非夫寂漠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惔大暫反徐音談下皆同質正也喪息浪反下同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休乎恬惔寂漠息乎虛無無為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無難○休虛求反息也下及注同易以豉反下及注皆同難乃旦反下同平易則恬惔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惔交相成也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泯然與正理俱往○邪似嗟反下同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夫不平不惔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物化蛻然無所係○蛻音悅又始銳反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也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無所唱也迫而後動會至乃動不得已而後起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天理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去起呂反故無天災災生於違天無物累累生於逆物無人非與人同者眾必是焉無鬼責同於自得故無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汎然無所惜也不思慮付之天理不豫謀理至而應光矣而不燿用天下之自光非吾燿也信矣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一無所欲○覺古孝反粹雖遂反其魂不罷有欲乃疲○罷音皮虛無恬惔乃合天德乃與天地合恬惔之德也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至德常適故情無所槃○樂音洛下同惡烏路反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而一者不可變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介之違○忤五故反確苦角反介音界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物皆有當不可失也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象天德者無心而偕會也故曰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之事也靜一而不變常在當上住淡而無為與會俱而已矣動而以天行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況敢輕用其神乎○干越之劍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李云干谿越山出名劍案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耶並出善鐵鑄為名劍也柙戶甲

反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蟠音盤郭音煩化育萬物不可爲象所育無方其名爲同帝同天帝之不爲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精者物之真也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襍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襍爲素則雖龍章鳳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襍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鞹庸得謂之純素哉○倩七練反觀古喚反鞹苦郭反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繕性第十六

音義曰以義名篇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繕善戰反崔云治也或云善也性性本也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已亂其心於欲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滑音骨亂也崔云治也思李息吏反注役思同復扶又反下無復雖復同謂之蔽蒙之民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蔽爲○離力智反下文同○去起呂反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治如字又直吏反知音智下以意求之又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夫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知而非爲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爲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它哉夫德和也道理也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德無不容仁也無不容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道無不理義也無不理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著焉義明而物親忠也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疏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樂音洛注同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行下孟反注同下以行小行注行者行立皆故此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偏音遍彼正而蒙己德

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冒莫報反崔云覆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而已○混胡本反芒莫剛反崔云混混芒芒未分時也澹徒暫反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物皆自然故至一也逮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離世則在上者不能無爲而羨無爲之迹故致斯弊也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世已失一或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燧音遂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澆古堯反本亦作澆淳本亦作醇音純離道以善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者不全○稱尺證反險德以行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心與心識彼我之心競爲先識無復任性也○心與心識如字崔本遂同向本作職云彼我之心競爲先職矣郭注亦與向同則亦嘗作職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忘知任性斯乃定也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文博者心質之飾也○溺乃歷反郭音敘學反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初謂性命之本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喪息浪反下及注皆同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若不貴乃交相與也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隱故不自隱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與矣何隱之有哉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

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賢之何由而交興哉祇所以交喪也○見音賢遍反祇音支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此澹漠之時也則反一無迹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此不能澹漠之時也則深根寧極而待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爲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此存身之道也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此澹泊之情也○澹大暫反泊音薄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危然獨正之貌○危然如字郭云獨正貌司馬本作垝云獨立貌崔本作垝垝音如累垝之垝然自持安固貌道固不小行遊於坦塗坦吐但反○德固不小識塊然大通○塊苦對反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樂音洛注下皆同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全其內而足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儻吐黨反崔本作黨云衆也圉魚呂反本又作禦故不爲軒冕肆志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爲于僞反下同不爲窮約趨俗曠然而得不覺窮之在身其樂彼與此同彼此謂軒冕與窮約故無憂而已矣亦無欣歡之喜也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營外虧內其置倒也○倒置之民崔云逆其性命而不順也向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

秋水第十七音義曰借物名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閒不辯牛馬言其廣也○秋水李云水生於春壯於秋白虎通云水準也灌古亂反涇音經司馬云涇通也崔本作徑云直度曰徑又云字或作涯涘音俟涯也渚司馬云水中可居曰渚釋名云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同也崖字又作涯亦作厓並同辯別也言廣大故望不分別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之情無爲乎其閒○河伯姓馮名夷一名冰夷一名馮遲已見大宗師篇一云姓呂名公子馮夷是公子之妻盡津忍反北海李云東海之北是也盳洋莫剛反又音旁又音望本亦作望洋音羊司馬崔云盳洋猶望羊仰視貌向若向徐音嚮許亮反司馬云若海神聞道百李云萬分之一也今我睹舊音覩案說文睹今字覩古字睹見也崔本作今睹我云睹示也大方司馬云方道也分扶問反後同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語如字下同虛音墟本亦作墟風俗通云墟虛也崔云拘於井中之空也夏戶嫁反曲士司馬云鄉曲之士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閒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豪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豪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知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爲多將奔馳於勝負之竟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尾閭崔云海

東川名司馬云灌海水出林下者也洩息列反又虞世反量音亮莊及下同礨音壘下同快於亮反又於艮
反新音境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
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
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
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
體乎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跂○礨力罪反向同崔音壘李力對反空音孔礨孔小穴也李云
小封也一云蟻冢也稊徒兮反司馬云稊米小米也李云稊草也郭莊[illegible]似稗稗音[illegible]反大倉
音泰李卒忽反司馬云象也崔子恤反云毫也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
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不出乎一域○五帝之所連司馬云謂連
續仁義也崔云遂[illegible]也本亦作五常爭側耕反任士之所勞李云任能也勢服也伯夷辭之
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
自多於水乎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辯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河
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
物量無窮物物各有量時無止死與生皆時行分無常得與失皆分終
始無故日新也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
大而不多亦無餘也知量無窮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證曏今
故曏明也今故猶古今○曏許亮反崔云往也時事云則也又虛丈反故遙而不悶遙長
也掇而不跂掇猶短也○掇丁劣反跂猶字一本作企下注亦然知時無止證明
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悶短故[illegible]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
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
其憂喜明乎坦塗死生者日新之正道○坦吐但反故生而不說死而
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
日新而不得舍故斷不[illegible]死生之化若一○說音悅[illegible]同五各反舍音捨計人之所知不
若其所不知所知各有限也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生時各有
年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
得也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

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以小
求大理數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豪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豪物天地不見大於
秋豪則其形象自足耳將何以加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倪五佳反徐音詣郭五米反下同河
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
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
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
便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垺李普回反徐音孚謂盛也郭芳尤反崔音裒殷眾也便婢面反徐扶面
反莊皆同此勢之有也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夫精粗者期
於有形者也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粗七胡反下同無形者數之所不
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
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
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
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分如字能論本或作論是
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
人之塗哉不多仁恩無害而不自多其恩動不為利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為于
偽反不賤門隸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措七故反貨財弗
爭各使分定不多辭讓適中而已事焉不借人各使自任不多食乎
力足而已不賤貪汙理自無欲行殊乎俗己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行
下孟反下堯桀之行同不多辟異任理而自殊○辟匹亦反為在從眾從眾之所
為不賤佞諂自然正直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
以為辱外事不樂於心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
倪故玄同也聞曰道人不聞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至德
不得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大人無己任物而已無己音紀○約
分之至也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河伯曰若物
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

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各自足也。惡音烏，下同。○）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者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斯所謂倒置也）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豪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稱尺證反。勝音升）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脣齒，脣齒者未嘗相爲，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自爲，于僞反。注內自爲、相爲皆同。餘如字）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爲，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爲也可見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跡則爭讓之跡也。尋其跡者，失其所以跡矣，故絕滅也。○之噲，音快，又古邁反，又古會反。之者，燕相子之也。噲，燕王名也。司馬云：燕王噲拙於謀，用蘇代之說，效堯舜讓位與子之，三年而國亂。而王，往況反。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白縣尹，僭稱公，作亂而死，事見左傳哀公十六年）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梁麗，司馬、李音禮，一音如字。司馬云：梁麗，小船也。崔云：屋棟也。窒，珍悉反。崔云：塞也。崔、李同。說文：都節反。騏音其。驥音冀。驊，戶花反。騮音留。李云：騏驥驊騮，皆駿馬也。捕音步，本又作搏，徐音付。狸，力之反。狌音姓，崔、向同，又音生，崔本作鼬，由又反。技，其綺反。鴟，尺夷反。崔云：鴟鵂鵂鶹與委纍同。撮，七括反，崔本作最，音同。蚤音早。說文：跳蟲齧人者也。淮南子：鵂夜聚蚤，察分豪末。許慎云：鵂鶹夜聚食蚤，不失也。司馬本作蚉，音文，云：鵂鶹夜取蚤食。今郭本亦有作蚤者。崔本作爪，云：鵂鶹夜聚人爪於巢中也。瞋，尺真反。向處辰反。司馬云：張也。崔音眦，又側慎反。本或作瞑）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爲是，失我爲非，適性爲治，失和爲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師是，或云：師，順也。治，直吏反。注皆同）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舍音捨，下同）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纂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遽，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纂夫，初患反，取也，下如字。女惡，音汝，後放此。下音烏）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貴賤之道，反覆相尋。○反衍，又以戰反。崔云：無所貴賤，乃反爲美也。本亦作畔衍。李云：猶漫衍，合爲一家。覆，芳服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自拘執則不夷於道。○與道大蹇，向紀輦反，徐紀偃反，本或作與天道蹇，崔本蹇作浣，云：猶洽也）何少何多，是謂謝施；（隨其分，故所施無常。○謝施，如字。司馬云：謝，代也；施，用也。崔云：不代其德，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參，初林反。差，初宜反）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公當而已。○嚴，魚檢反，又如字）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天下之所同求。○繇音由）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泛泛然無所在。○泛，孚劍反，字又作汎。畛，之忍反。域，于逼反，舊于目反）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掩御羣生，反之公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是謂無方。（無方，故能以萬物爲方）萬物一

齊孰短孰長其不皆足道無終始物有死生死生者無窮之變耳非終始也不恃其成成無常處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年不可舉欲舉之令去而不能○令力呈反時不可止欲止之使停又不可消息盈虛終則有始變化日新未嘗守故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但當就用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故不可執而守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若有為不為於其閒則敗其自化矣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以其自化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藏才浪反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非謂其薄之也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薄如字崔云謂以體著之言察乎安危知其不可逃也寧於禍福安乎命之所遇謹於去就審去就之非己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皆非為也德在乎天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行如字蹢躅而屈伸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蹢丈益反又持革反躅丈錄反又音濁伸音申反要而語極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嘗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要於妙反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不可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故曰無以人滅天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無以故滅命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乎無以得殉名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真在性分之內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

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智慮魄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夔求龜反一足獸也李云黃帝在位諸侯於東海流山得奇獸其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風雨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殺之取皮以冒鼓聲聞五百里憐音蓮蚿音賢又音玄司馬云馬蚿蟲也廣雅云蛆渠馬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司馬云夔一足蚿多足蛇無足風無形目形綴於此明流於彼心則質幽為神遊外跉勑甚反郭蔑減反一音初東反卓本亦作踔同勑角反李云跉卓行貌唾吐臥反噴普悶反又芳奔反又乎閒反霧音務郭武貢反勝音升俛亡本反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之所為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蓬蓬步東反徐扶公反李云風貌鰌音秋李云藉也藉則削也本又作蹴子六反又七六反迫也折之舌反蜚音飛又扶貴反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色主反帀子合反司馬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衛人誤圍孔子以為陽虎虎嘗暴於匡人又孔子弟子顏剋時與虎俱後剋為孔子御至匡匡人共識剋又孔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共圍之惙本又作惙同丁劣反見賢遍反語魚據反當

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無為勢心於窮通之閒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情各有所安○蛟音交父音甫兕徐履反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聖人則無所不安○人難乃旦反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羑里無異於紫極閒堂也○閒音閑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幾居豈反將甲如字本亦作持甲公孫龍問於魏牟司馬云龍趙人牟魏之公子少詩照反長張文反行下孟反知音智汒莫剛反郭音莽論力頓反與音余下助句放此泥知字本亦作闞而通本亦作闞喙許穢反又昌銳反隱於靳反大音泰埳音坎郭音陷鼃本亦作蛙戶媧反司馬云埳井壞井也鼃水蟲形似蝦蟇鱉必滅反字亦作鼈吾樂音洛下之樂大樂同跳音條井幹古旦反司馬云井闌也諸詮之音匡京賦作韓音甃側救反李云如闌以甎為之甃井底闌也字林壯謬反云井壁也赴水知字司馬本作踣云赴也蹶其月反又音厥泥則沒足滅跗方于反郭音附司馬云滅沒也跗足跗也李云言踊躍於塗中還音旋司馬云顧視也虷音寒井中赤蟲也一名蜎爾雅云蜎蠉郭注云井中小蛣蟩赤蟲也蜎音求究反蠉音況究反蛣蟩音吉厥蟹戶買反科苦禾反科斗蝦蟇子也擅市戰反專也壑火各反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

膝已縶矣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縶猪立反司馬云拘也三蒼云絆也樂音岳又五教反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以小羨大故自失○逡七旬反潦音老弗為于偽反下同頃久司馬云猶早晚也適適始赤反又丈革反郭驚狄反規規如字又盧役反李徐紀睡反適適規規皆驚視自失貌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必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竟音境徐蚉音文商蚷音渠郭音巨司馬云商蚷蟲名北燕謂之馬蚿一本作蚿徐市軫反勝音升強其丈反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無不至也○跐音此郭時紫反又側買反廣雅云蹋也路也履也司馬云蹋也大皇天也奭音釋解戶買反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索所白反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以此效彼兩失之○壽陵餘子司馬云壽陵邑名未應丁夫為餘子邯音寒鄲音丹趙國都也匍音蒲又音符匐蒲北反又音服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

塗中。性各有所安也。○口呿起據反。司馬云：開也。李音袪，又巨劫反。濮水音卜，陳地水也。楚王司馬云威王也。先焉，先謂宣其言也。笥息嗣反。或音司。藏之，李云：藏之以笥，覆之以巾。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揚兵整旅。○相息亮反，下同。梁相，梁惠王。恐丘勇反。搜字又作捜，或作廋，所求反。李悉溝反。云：索也。說文云：求也。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鵷於袁反。鶵仕俱反。李云：鵷鶵，鸞鳳之屬也。醴泉音禮。李云：泉甘如醴。嚇本亦作呼，同許嫁反，又許伯反。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己也。詩箋云：以口拒人曰嚇。嗜時志反。好呼報反。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亦可以知魚之樂也。○濠梁本亦作濠，音同。司馬云：濠，水名也。石絕水曰梁。鯈魚徐音條，說文直留反，李音由。白魚也。爾雅云：鮂，黑鰦。郭注：即白鯈也。一音篠，謂白鯈魚也。從容七容反。樂音洛，注下皆同。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難乃旦反。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女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其復扶又反。處昌慮反。

至樂第十八

音義曰：以義名篇。樂音洛。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樂音洛，篇內不出者皆同。至極也。樂歡也。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者乃全耳。○惡烏路反。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惛音昏，又音門。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善則過當，故不周濟。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為然。○蹲七旬反，郭音存，又趣允反。循音旬，又音脣。爭爭鬬之爭，下同。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故當緣督以為經也。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舉其所樂，乃不避死也。○誙誙亡耕反，徐苦耕反，又胡挺反。李云：趣死貌。崔云：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為誙誙。本又作脛脛。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無懷而恣物耳。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以俗鏗鎗為樂，美善為譽。○鏗苦耕反。鎗七羊反。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近附近之近。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皆自清寧耳，非為之所得。故兩無為

相合萬物皆化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乎為之則有時而滯也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皆自出耳未有為而出之也○芒李音荒又呼晃反下同芴音忽下同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無有為之象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皆自殖耳○萬物職職司馬云職職猶祝祝也李云繁殖貌案爾雅職職主也謂各有主而區別也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若有為則有不齊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得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踞音據盆謂瓦缶也長丁丈反槩古代反司馬云感也又音骨哀貌巨室巨大也司馬云以天地為室也噭古弔反又古堯反令力呈反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竟矣○支離叔與滑音骨崔本作潏介音界叔李云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言二子乃識化也冥伯之丘李云丘名喻杳冥也崘力門反虛音墟休息也肘竹九反司馬本作胕音趺云胕足上也蹶蹶紀衛反動也惡之烏路反後皆同垢音苟覺音教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

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髑音獨髏音樓髐苦堯反徐又許堯反李呼交反司馬李云白骨貌有枯形也撽苦弔反又古約反說文作敫云旁擊也捶之蘂反又之睡反馬杖也遺唯季反凍丁貢反餒奴罪反援音袁枕針鴆反見賢遍反從七容反從容也李徐子用反縱逸也復音服又扶又反矉音頻蹙本又作顣又作蹴同子六反頞於葛反李云矉蹙者愁貌復扶又反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褚豬許反綆格猛反汲索也汲居及反適或作通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皇帝謂三皇五帝也司馬本作黃帝重直用反舍音捨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

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
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
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
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女音汝後同海鳥司馬
云國語曰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不云魯侯也爰居一名雜縣舉頭高八尺樊
光注爾雅云形似鳳皇御音訝觴音傷于廟司馬云飲之于廟中也九韶常遙反舜樂名眩玄遍反司馬
本作玄音眩視如字徐市至反臠里轉反壇大丹反司馬本作澶音但云水沙澶也食之音嗣鰷音條又
音攸又徒由反一音由行戶剛反委於危反蛇以支反又如字譊乃交反咸池堯樂名樂如字卒寸忽反
司馬音子忽反云眾也還音患又音旋面反好呼報反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
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列子行食於道從見
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
嘗生也各以所遇為樂○道從如字司馬云從道旁也本或作徒攓居輦反徐紀偃反又起虔反
司馬云拔也或音厥蓬步東反徐音扶公反若果養乎予果歡乎歡養之實未有
定在○若果一本作汝果元嘉本作汝過養司馬本作暮云死也予果元嘉本作予過歡乎司馬本作權
云呼聲讙生也種有幾變化種數不可勝計○種章勇反注同幾居豈反勝音升得水則
為鱶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
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
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
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
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
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
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
入於機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得水則為鱶此古絕字徐音絕今讀音繼司馬
本作繼云萬物雖有光睒得水土氣乃相繼而生也本或作斷又作續斷得水土之際則為鼃戶蝸反蠙
步田反徐扶賢反郭父因反又音賓李蝉軫反之衣司馬云言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不見
按之可得如張綿在水中楚人謂之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司馬音徒門反云阜也郭音純則為陵舄音昔

司馬云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陸屯化作車前改名陵舄也一名澤舄隨燥溼變也然不知其祖言物
化無常形也人之死也亦或化為草木草木之精或化為人也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司馬云鬱棲蟲名
烏足草名生水邊也言鬱棲在陵舄之中則化為烏足也李云鬱棲糞壤也言陵舄在糞化為烏足也烏
足之根為蠐音齊螬音曹司馬本作蠐螬云蝎也其葉為胡蝶音牒司馬云胡蝶蛺蝶也草化為蟲蟲化
為草末始有極胡蝶胥也一名胥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司馬云得熱氣而生也其狀若脫它括反司馬音
悅云新出皮悅好也鴝其俱反掇丁活反乾音干沫音末李云口中汁也斯彌李云蟲也食如字司馬本
作蝕醯許兮反李音海司馬云蝕醯若酒上蠛蠓也蠛音眠結反蠓音無孔反頤以之反輅音路一音洛
黃軦音況徐李休往反司馬云頤輅黃軦皆蟲名九猷音由李云九宜為久久老也猷蟲名也瞀莫豆反
又莫住反又亡角反芮如銳反徐如悅反腐音輔蠸音權郭音歡司馬云亦蟲名也爾雅云一名守瓜一
名好鼠也羊奚比毗志反箰息尹反司馬云羊奚草名根似蕪菁實久竹比合而為物皆生於非類也青
寧司馬云蟲名青寧生程李云未聞程生馬馬生人俗本多誤故具錄之

莊子卷第六

郭象子玄注　陸德明音義

達生第十九（音義曰以義名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達生達暢也通也廣雅云生出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也。○稱，尺證反。）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守形大甚，故生亡也。○離，力智反，下同。大，音泰。）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非我所制，則無為有懷於其間。）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故彌養之而彌失之。）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養之彌厚，則死地彌至。）則世奚足為哉！（莫若放而任之。）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幾，徐其依反。）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所以遺棄之。）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俱不為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無所偏為，故能子萬物。）合則成體，散則成始。（所在皆成，無常處。○處，昌慮反。）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與化俱也。）精而又精，反以相天。（還輔其自然也。○相，息亮反。）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其心虛，故能御羣實。○關尹，李云：關令尹喜也。窒，珍悉反。）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蹈，徒報反。）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知，音智。列，音例，本或作例。語，魚據反。女，音汝，後同。遠，于萬反。）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常遊於極。）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至極者，非物所制。○物焉，於虔反。）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止於所受之分。）而藏乎無端之紀，（冥然與變化日新。）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終始者，物之極。）壹其性，（飾則二矣。）養其氣，（不以心使之。）合其德，（不以物離性。）以通乎物之所造。（萬物皆造於自爾。）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者也。○郤，去逆反。墜，字或作隊，同，直類反，後皆同。乘，音繩，又繩證反。遻，音悟，郭音愕，爾雅云：遻，迕也。郭注云：謂干觸也。慴，之涉反，懼也。李郭音習。）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不闚性分之外，故曰藏。）復讎者不折鏌干，（夫干將鏌鋣雖與讎為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鏌，音莫，本亦作莫。干，李云：鏌鋣、干將，皆古之利劍名。吳越春秋云：吳王闔閭使干將造劍，劍有二狀，一曰干將，二曰鏌鋣。鏌鋣，干將妻名也。）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忮，之豉反，郭李音支，害也。字書云：很也。飄，匹遙反，郭李云：落也。復，扶又反，下章同。中，丁仲反。）是以天下平均。（凡不平者，由有情。）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無情之道大矣。）不開人之天，（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而開天。開天者德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開人者賊生。（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厭，李於豔反，徐於贍反。）民幾乎以其真。（民之所患，偽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幾，音機，或音祈。）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也。○痀，郭於禹反，李徐居具反，又其禹反。僂，郭音縷，李徐良付反。承，一本作美。蜩，音條，蟬也。掇，丁活反，拾也。五六月，司馬曰：黏蟬時也。累，劣彼反，下同。司馬云：謂累之於竿頭也。錙，側其反。銖，音珠。）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所失愈少。）累五而不

墜猶掇之也。（審文至故無所失）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不要文至拘○厥本或作橛，同其月反。株音誅，拘音俱，郭音俱。李云：厥，豎也。豎若株拘也。槁，苦老反）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遺彼故得此）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能如字，操七曹反，下章同。數音朔，注下同）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沒人謂能鶩沒於水底。○鶩音木）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卻退於阪也。○覆芳服反，注下同。猶其車卻也，元嘉本無車字）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覆卻雖多，而猶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也）惡往而不暇！（所遇皆閑暇也。○惡音烏，暇音閑）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注，之樹反，李云：擊也。憚，徒丹反，又音丹，又丈曰反，忌惡也。一云殙難也。殙，莫反，又音昏，又音泯，一本亦作。說文云：殙，矜也。元嘉本作昏。要，遙反）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也）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學生者務中適）吾子與祝腎游，亦何（○田開之，李云：開之，其名。周威公，崔本作周威公。祝腎，上之六反，下市軫反，字又作緊，音同。本或作。賢學生，司馬云：學養生之道也。中，丁仲反，下章注而中適同）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

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夫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吾子與祝腎游，司馬本以吾子屬上句，更云子與祝腎遊。操，七曹反。拔，蒲末反，徐甫末反，李云：把也。篲，似歲反，徐以醉反，郭予稅反，李尋恚反，信醉反，或作蘇忽反，帚也。亦何聞於夫子。鞭，如字，崔本作趨。匿也，視其羸瘦在後者，置著牢中養之也。單豹，音善。李云：單豹，隱人姓名也。水飲，元嘉本作飲水。縣，音玄。薄，司馬云：簾也。無不走也，司馬云：走，至也。言無不至。門，李云：富貴也。走，往也。去，起呂反）仲尼曰：無入而藏，（入既入矣，而又藏之，此過於入也）無出而陽，（陽既外矣，而又陽之，此過於出也）柴立其中央，（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實當也）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十殺一耳，便長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畏塗，司馬云：阻險可畏懼者也。卒，子忽反。知音智。衽，而甚反，徐而鴆反，李云：臥衣也。鄭注禮記云：臥席也。動皆之死地，一本無地字。冒音墨）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欲睹則身亡，理常俱耳，不閑人斷也。○筴，初革反，李云：牢，豕室也。筴，木欄也。說，如字，又始銳反。彘，直例反，本亦作豕。惡，烏路反。豢，音患，司馬云：養也。本亦作齋，側皆反，後章同。藉，在夜反，又在亦反。尻，苦羔反。俎，莊呂反。彫俎，畫飾之俎也。為彘，于為反，下同。自為，又如字。食，音嗣。糠，音康。糟，音遭。錯，七故反，置也，本又作措。腞，直轉反，又轉食準反，徐敦荀反，李敦準反，司馬云：腞猶篆也。楯猶案也。聚僂，力主反，司馬云：聚僂，器名也，今冢壙中注為之。一云：聚僂，棺也。一云：聚當作菆，才官反。僂當作蔞，力久反，謂殯於菆塗蔞翣之中）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

無所見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
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
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
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
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
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
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
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
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
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
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
去也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去反一本作公反誒於代反郭音熙
說文云可惡之辭也李呼該反一音哀詒吐代反郭音怡李音臺司馬云懈倦貌李云誒詒失魂魄也數
日所主反司馬本作數月皇子告敖如字司馬云皇子告敖字齊之賢士也鬼惡音烏忿拂粉反李房粉
反滀敕六反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李云忿滿也滀結聚也精神有逆則陰陽結於內魂魄散於外故
曰不足上時掌反下同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亡尚反李云陽散陰凝故怒陰發陽
伏故忘也不上不下中丁仲反身當心則為病李云上下不和則陰陽爭而攻心心精神主故病也沈有
履司馬本作沈有漏云沈水汙泥也漏神名竈有髻音結徐胡節反郭音詰李音吉司馬云髻竈神著赤
衣狀如美女鼃音庭又音挺又徒循反倍音裴徐扶來反鮭本亦作蛙戶蝸反徐胡佳反蠪音聾又音龍
躍之司馬云倍阿神名也鮭蠪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泆音逸司馬云泆陽豹
頭馬尾一作狗頭一云神名也罔象如字司馬本作無傷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一云水神
名峷本又作莘所巾反又音臻司馬云狀如狗有角文身五采夔求龜反司馬云狀如鼓而一足方音傍
本亦作彷同皇本亦作徨同司馬云方皇狀如蛇兩頭五采文委於危反又如字朱冠司馬本作俞冠云
俞國之冠也其制似螺惡烏路反捧芳勇反首司禹本同一本作手撫轂引反徐轂一反又轂私反司
馬云笑貌李云大笑貌紀渻子為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已乎
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
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
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紀渻所景
反徐所幸反人雞名也一本作消為于偽反王司馬云齊王也虛憍居喬反又巨消反李云高也司馬云
高仰頭也應應對之應下同嚮許丈反本亦作響景於領反又如字李云應響鳴顧景行孔子觀
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
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
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
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
俱入與汩皆出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汩也○呂梁司馬云河水有石絕處
也今西河離石西有此縣絕世謂之黃梁淮南子曰古者龍門未鑿河出孟門之上也縣音玄仞音刃七
尺曰仞沫音末黿音元鼉徒多反或音檀鼈字又作鼈必滅反苦如字司馬云病也拯拯救之拯數所主
反被皮寄反行歌司馬本作道云常行之道也長丁丈反下同齊司馬云回水如磨齊也汩胡忽反
司馬云涌波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而不任己此吾所以蹈
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
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
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
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不似
人所作也○梓音子慶李云魯大匠也梓官名慶其名也鐻音據司馬云樂器也似夾鐘魯侯見
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
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
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
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
朝視公朝若無則跂慕之心絕矣○耗呼報反司馬云損也氣李云氣耗則心動心動則神不專也譽
音餘輒丁協反輒然不動貌蟄直遙反注同其巧專而外骨消性外之事去也○骨

消如字本亦作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材中者也○見賢遍反中丁仲反則以天合天不離其自然也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盡因物之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耳○與音餘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東野稷李云東野姓稷名也司馬云孫卿作東野畢○見賢遍反下同莊公李云魯莊公也或云內篇曰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問於蘧伯玉則不與魯莊同時當是衛莊公中丁仲反下同文弗過也司馬云謂過織組之文也使之鉤百而反司馬云稷自矜其能圓而驅之如鉤復迹百反而不知止闔戶臘反元嘉本作盧崔同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倕音垂又音睢旋而蓋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音雞司馬本矩作矩云工倕堯工巧人也旋圓也蓋句也倕工巧任規以見為圓覆蓋其句指不以施度也是與物化之不以心稽留也桎之實反司馬云閡也易以鼓反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屨九住反要一遙反知忘是非心之適也是非生於不適耳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識適者猶未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闕付自然也○踵章勇反司馬云至也詫敕駕反又呼駕反郭都駕反司馬云告也李本作託云也扁慶子音篇又符殄反李云扁姓慶子字也難乃旦反賓必刃反惡音烏下同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皆塵垢也○芒武剛反彷徨元嘉本作房塵音同逍遙乎無事之業凡自為者皆無事之業也是謂為而不恃率性自為耳非恃而為之長而不宰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長丁丈反注同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各有所便也○知音智汙音烏揭其列反又其謁反竅苦弔反跛彼我反蹇紀輦反又紀偃反徐其偃反比如字又毗志反說音悅為于偽反奏九韶元嘉本作奏韶武樂音洛下同食之音嗣委於危反蛇如字李云大鳥吞蛇司馬云委蛇泥鰌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章言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款李云款空也啟開也如空之開所見小也鼷音兮鴳字亦作鷃音晏

山木第二十音義曰舉事以名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

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設將處此耳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山中釋名云山產也產生物也說文云山宣也謂能宣散氣生萬物也大木釋名云木冒也冒地而生也字林云木衆樹之總名白虎通云木觸也夫如字夫子謂莊子本或卿作夫子豎市主反烹普彭反豎也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肎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故莊子亦處焉○譽音予訾音紫毀也餘音藏上如字又時掌反量音亮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爲能涉變而常通耳○傳直專反司馬云事願可傳行也坐子臥反本亦作挫同鄉如字一音許亮反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而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矣○市南宜僚丁蕭反徐力遙反司馬云熊宜僚也居市南因爲號也李云姓熊名宜僚案左傳云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無須臾離力智反絕句崔本無離字居然崔讀以居字連上句行下孟反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豐司馬云大也胥疏如字司馬云胥須也疏菜也李云胥相也謂相望疏草也辟婢亦反刳音枯廣雅云屠也去皮起呂反下去欲去君同洒先典反本亦作洗音同欲如字徐音慾令力呈反章末同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各恣其本步而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其生可樂其死可葬言可業始處之○樂音洛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胸中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直謂欲使之南越市南子曰君無形倨形倨躓礙之謂○無形倨音據司馬云無倨傲其形躓之資反又知吏反礙五代反無留居留居滯守之謂○無留居司馬云無留安其居以爲君車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我則一本作饒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絕情欲之遠也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君自此遠矣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故有人者累有人者有之以爲己私也見有於人者憂見有於人者爲人所役用也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己斯非見有於人也○與音預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大莫莫無也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世雖變其於虛己以免害一也○方舟司馬云方並也惼必善反爾雅云急也呼火故反下同張歙許及反徐許輒反郭蘇獵反張開也歙斂也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閒無敢設也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北宮奢李云衛大夫居北宮因以爲號奢其名也爲衛于偽反斂力驗反爲壇但丹反李云祭也禱之故爲壇也上下之縣音玄司馬云八音備爲縣而聲高下王子慶忌李云王族也慶忌

周大夫也怪其簡速故問之泊步各反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還用
其本性也侗乎其無識任其純朴而已○侗吐東勑動二反無知兒字林云大兒一音慟
儻乎其怠疑無所趣也○儻敕蕩反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無所欣說○萃在醉芒莫郎反說音悅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任彼也從其
彊梁順乎衆也○彊梁多力也隨其曲傅無所係也○曲傅音附司馬云謂曲附己者隨
之也本或作傳張戀反因其自窮用其不得不爾故朝夕賦斂而毫毛
不挫當故無損挫子臥反○而況有大塗者乎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爲斯大
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孔子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
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自同
好惡耳聖人無好惡也○大音泰任如字李云大公大夫賢任其名幾音祈又音機惡烏路反注及下
同好呼報章內同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
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
而棲兒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翂音紛字或作翂翐音秩徐音族字或作鐵司馬云翂翂翐翐舒
遲兒一云飛不高兒李云羽翼聲迫脅而棲李云不敢獨棲迫脅在衆鳥中纔足容身而宿辟害之至也
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常從容處中○從七容反食不敢先嘗
必取其緒其於隨物而已○緒次緒也是故其行列不斥與羣俱也○行
戶剛反下亂行同斥音尺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患害生於役知
以奔競○卒子恤反終也又七忽反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才之害也子其意
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
故不免也夫察焉小異則與衆爲迕矣混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
也將寄言以遺迹故因陳蔡以託患○知音智汙音烏揭其列其謂二反迕五故反昔吾聞之
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名特以功
爲已成者未之嘗全○墮許規反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功自衆成
故還之○去起呂反道流而不明昧然而自行耳居得行而不名處彼皆
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行如字又下孟反注同純純常常乃比於狂
無心而動故也削迹捐勢不爲功名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是故

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至人不聞子
何喜哉寂泊無懷乃至人也○泊步各反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
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取於棄人閒之好也○衣於既反褐
戶割反杼食汝反又音序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故爲鳥獸
所不畏鳥獸不惡而況人乎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閒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
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
寡矣布謂匹帛也○桑雽音戶本又作雩音于李云桑姓雽其名隱人也或云姓桑雽名隱伐樹於
衛一本作伐樹於宋削迹於衛數所主反何與音餘下放此假古雅反李云國名林回司馬云殷之逃民
之姓名爲如字下同又于僞反布謂貨財也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
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
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
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
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去利故淡
道合故親也○淡如字又徒暫反小人甘以絕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彼
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
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
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去飾任素故也○無挹音
揖李云無所執持也去起呂反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
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因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真司馬本作
直泠音零禹司馬云泠曉也謂以真道曉語禹也泠或爲命又作令命猶教也緣則不離率
則不勞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適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任朴而直前也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朴素而足莊子衣大布
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

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閒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衣於既反大布司馬云麤布也緳賢節反又苦結反司馬云帶也係履李云履系故係步古禾反魏王司馬云惠王也憊皮拜反又薄計反司馬李作病猿音袁本亦作猨柟音南木名又攬歷敢反蔓音萬郭武半反王往況反司馬本作往長丁亮反本又作張音同司馬直良反云兩枝相去長遠也羿音詣或作戶係反蓬蒙符恭反徐扶公反司馬云羿古之善射者蓬蒙羿之弟子眄莫練反舊莫顯反李或作睥普計反睨音詣郭五米反李云邪視也技其倚反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閒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柘章夜反枳吉氏反又音紙枸音矩悼如字又直弔反便婢面反注同相息亮反見賢遍反強其丈反下同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唯安之故易○槁苦老反下同猋氏必遙反古之無為帝王也犁然力兮反又力之反司馬云犁然猶栗然當丁浪反還音旋窺徐起規反造司馬云造適也易以豉反注下同無受人益難物之儻來不可禦也無始而非卒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也皆自然夫今之歌者其誰乎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不可逃也○桎之實反運司馬云動也泄息列反司馬云發泄徐以世反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也○言我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何謂無受

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感應旁通為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旁通故可以御高大也物之所利乃非己也非己求而取之吾命有在外者也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之致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避禍之速○知音智鷾音意鴯音而武云鷾鴯燕也目之所不宜處昌呂反言不可止處目己羅路知之故棄之也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閒未有自謂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於人閒此鳥之所以為知也社稷存焉爾況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為難也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莫覺其變○禪市戰反司馬云授子也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為懷也○焉於虔反下同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凡所謂天皆明不為而自然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性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雕徐音彫本亦作彫陵之樊音煩司馬云雕陵陵名樊云亡詁游栗園藩籬之內也樊或作埜埜古野字廣光浪反運寸司馬云可回一寸也感到之顙息蕩反李云感觸也翼殷不逝目大不覩司馬云殷大也曲折曰逝李云翼大逝難目大視希故不見人蹇起虔反躩李驅碧反徐九縛反司馬云疾行也案即論語云足躩如也彈徒旦反留力救反司馬云宿留伺其便也螳音堂蜋音郎執翳於計反司馬云執草以自翳也搏郭音博徐音付見乎賢遍反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真司馬云真身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相為利者恒相為累○怵敕律反二類相召也夫有欲於

物者物亦有欲之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誶問之也○誶本又作訊
音信問也司馬云以周爲盜栗也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
之夫子何爲頃閒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
夫身在人閒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三月不庭一
本作三日司馬云不出坐庭中三月藺力信反一本作旬且子餘反司馬云藺且莊子弟子易以豉反度
直洛反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
○見賢偏反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今
吾游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游於栗林而忘
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問爲戮夫莊子推平
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掊普口反陽子
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
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
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
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
愛哉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陽子司馬云陽朱也去起呂反行下孟反

田子方第二十一音義曰以人名篇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
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
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
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
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無假也○田子方李云魏文侯師也名無擇數所角反
又所主反下同谿音溪又音兮司馬本作雞工李云谿工賢人也人貌而天雖貌與人同而
獨任自然虛緣而葆真虛而順物故真不失○葆音保本亦作保清而容物夫清
者患於大潔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大音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
意也消曠然清虛正己而已而物邪自消○邪似嗟反無擇何足以稱之子
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

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
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自覺其近
○儻然敞蕩反司馬云失志貌語魚據反知音智行下孟反解戶買反鉗其炎反徐其廉反吾所
學者直土梗耳非真物也○直如字本亦作真下句同元嘉本此作真下句作直土梗更
猛反司馬云土梗土人也遭雨則壞夫魏真爲我累耳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溫
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
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
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
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
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
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
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槃辟其步逶蛇其迹○溫伯雪子李云南國賢人也
蘄音祈從七容反辟婢亦反逶如字本又作逶於危反蛇以支反其諫我也似子其
道我也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道音導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
不言已知其心矣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
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
可以容聲矣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夫音符目擊而道存矣司馬云見其目動
而神實已著也擊動也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
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
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
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
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
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
而人死亦次之夫心以死爲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

心死者乃哀之大也○奔逸司馬本逸作徹瞠敕庚反又尹郎反字林云直視貌一音杜硬反又敕孟反比眦志反滔乎前吐刀反郭無人若之器滔聚其前也又杜高反惡音烏與音餘下哀與同喪息浪反下章同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目成見功足成行功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受成形則化盡無期也一效物而動自無心也日夜無隙化極漸也而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為死也薰然其成形薰然自成又奚為哉○薰許云反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不係於前與變俱往故曰徂○徂如字司馬本作殖云病也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令力呈反下章注同女音汝○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女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女安得有之○殆著乎吾所以著也郭著音張慮反注同又一音張略反司馬云吾所以著者外化也故殆庶於此耳吾一不化者則非故所及也是求馬於唐肆也郭云唐肆非停馬處也李同又云唐亭也司馬本作廣肆云廣庭也求馬於市肆廣庭非其所也處昌慮反復扶又反舍音捨吾服女也甚忘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速也言女去忽然思之恒欲不及女服吾也亦甚忘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停者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離力智反下章又同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慹泊之至○被皮寄反乾本或作干慹乃牒反又丁立反司馬云不動貌說文云怖也泊步各反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待或作侍見賢遍反眩玄遍反與音餘下同掘徐音屈槁苦老反老聃

曰吾游於物之初初未有而欻有故游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為而自有也○欻況弗反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欲令仲尼必求之於言意之表也○辟必亦反司馬云辟卷不開也又婢亦反徐敷赤反嘗為女議乎其將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為于偽反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言其交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莫見為紀之形明其自爾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未嘗守故而莫見其功自爾故無功生有所乎萌萌於未聚也死有所乎歸歸於散也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也○且如字舊子餘反樂音洛下及注同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死生亦小變也○行下孟反又如字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次李云中也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愈不足患○滑古沒反介音界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耳苟知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所貴者我也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所謂縣解○解戶買反注同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不修不為而自得也○汋音灼又上若反李以略反李云取也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

其猶醯雞與 醯雞者甕中之蠛蠓司馬云若酒上蠛蠓也○醯雞許兮反[illegible]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illegible]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illegible]屨徐[illegible]具反緩戶管反司馬本作綬玦古穴反[illegible]斷丁亂反號號令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illegible]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內足者神閑而意定○受揖而立司馬云受命揖而立也舐本或作詆食紙反儃儃吐但反徐音但李云舒閑之貌般字又作槃礴蒲各反徐敷各反司馬云般礴謂箕坐也臝本又作裸同力果反司馬云將畫故解衣見形閑音閑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聊以卒歲○文王觀於臧李云臧地名也司馬本作文王微服而觀於臧夫本或作人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竟無所求 常釣也 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 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

黑色而顊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 所謂和其光同其塵○[illegible]司馬云植行列也散羣無違令[illegible]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潔然自成則與衆務異也 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 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 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率功者非己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遁 [illegible]遁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反天下○[illegible]昧音妹泛徐敷劍反遁徐[illegible]困反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 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 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 [illegible]也刺七賜反○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 盈貫謂溢鏑也○為于偽反貫古亂反司馬云鏑也鏑丁歷反 措杯水其肘上 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措七故反肘竹九反柜音矩本亦作矩字 發之適矢復沓 矢去也箭適去復歛沓也○適丁歷反復扶又反注及下同歛色洽反 方矢復寓 前箭方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於射上言其敏捷之妙也 當是時猶象人也 不動之至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

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逡七旬反汗戶旦反揮音輝斥音尺李音託郭云揮斥猶放縱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怵敕律反恂李又作眴音荀爾雅云恂慄也目之志謂眩也欲以眩人之目故怵也中丁仲反又如字中謂精神也喪息浪反後章同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也○栩況甫反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躊直留反躇直於反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死生亦大矣而無變故其名不足以友於人也○劫居業反元嘉本作却濫音義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者與人而不損於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大山音泰介音界憊皮拜反以為于偽反下同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言有三亡徵也○凡君如字司馬云凡國名在汲郡共縣按左傳凡周公之後也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俗本此後有孔子窮於陳蔡及孔子謂顏回二章與讓王篇同衆家並於讓王篇音之檢此二章無郭注似如重出古本皆無謂無者是也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夫遺之者不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

知北遊第二十二音義曰以義名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知北遊音智又如字於玄水之上李云玄水名司馬崔本上作北隱弅符云反又音紛又符紛反李云隱出弅起丘貌白水水名狐闋苦穴反司馬李云狐闋丘名睹丁古反狂屈求勿反徐又其述反司馬向崔本作詘李云狂屈佯張似人而非也以之言司馬云之是也唉哀在反徐烏來反李音熙云應聲語漁據反不近附近之近下同道不可致道在自然非可言致者也德不可至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也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禮有常則故矯效之所由生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華偽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華去而朴全全則雖為而非為也今已為物也物失其所故有為物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不難○大易以豉反下同生也死之徒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為易死也生之始孰知

其紀更相爲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也○更音庚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俱是聚也俱是散也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患生於異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各以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惡烏路反注同復扶又反下同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可得而見也○標必遙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以云予欲無言○大美謂覆載之美也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任其自爲而已大聖不作唯因任也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夫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方者已自方未有爲其根者故莫知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豈待爲之而後存焉○扁音篇又音幡六合爲巨未離其內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離力智反其內謂不能出自化也秋豪爲小待之成體秋豪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日新也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不待爲之惛然若亡而存昭然若存則亡矣○惛音昏又音泯油然不形而神摯然有形則不神○油音由謂無所給惜也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畜本亦作滀同勅六反注同可以觀於天矣與天同觀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

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被衣音披本亦作被瞳敕紅反郭菟綠反李云未有知貌齧缺睡寐體向所說畏其視聽以寐耳受道速故被衣喜也說音悅槁苦老反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獨化者也○媒音妹又武服反晦音誨李云媒媒晦貌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所有而況無哉○丞如字李云舜師也一云古有四輔前疑後丞蓋官名夫音符塊苦對反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委司馬云委積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氣自委結而蟬蛻也○蛻吐臥反又音悅又敕外反又始銳反又始劣反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也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天地之強陽氣也郭云強陽猶運動耳案言天地尚運動況氣聚之生何可得執而留也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皆所以明其獨生而無所資借○晏於諫反徐於顯反又於見反閑音閑齊側皆反瀹音藥或云漬也掊普口反徐方垢反知音智窅鳥了反爲于僞反無形謂大初也形本生於精皆由精以至粗○形本生於精謂常道也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爲也○竅苦弔反卵力管反種章勇反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

(之閒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邀古堯反思息嗣反恂音荀)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天不得不高謂不得一道不能為高也與音餘下皆同)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博之不必知觀異書為博斷端管反注同)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使各保其正分而已故無用知慧為也)淵淵乎其若海(容恣無量)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與化俱者乃積無窮之紀可謂魏魏魏魚威反復扶又反○)運量萬物而不匱(用物而不役己故不匱也○運量音亮萬物而不匱求位反謂使物自動運物物各足量也)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各取於身而足)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資用物故我不匱此明道之贍物在於不贍不贍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贍涉豔反下同)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無所偏名)處於天地之閒直且為人(敖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且如字舊子餘反)將反於宗(不逐末也)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直聚氣也○喑音蔭郭音闇李音飲一音於感反醷於界反郭於感反李音意一音他感反李郭皆云喑醷聚氣貌)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死生猶未足殊況壽夭之閒哉○幾居豈反)果蓏有理(物無不理但當順之○蓏徐力果反)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也然其知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聖人遭之而不違(順所遇也)過之而不守(宜過而過)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調偶和合之謂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如斯而已)人生天地之閒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乃不足惜○白駒或云日也郤去逆反本亦作隙隙孔也)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勃步忽反油音由漻音流李音謬)已化而生又化而死(俱是化也)生物哀之(死物不哀)人類悲之(死類不悲)解其

天弢墮其天袠(獨脫也○天弢敕刀反字林云弓衣也墮許規反袠陳筆反)紛乎宛乎(變化煙熅○宛於阮反絪音因本亦作烟音因熅於云反本亦作熅音同)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無為用心於其間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則敗其形矣○敗補邁反)是人之所同知也(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形而反形之所以多敗)非將至之所務也(務則不至)此眾人之所同論也(雖論之然故不能不務所以不至也)彼至則不論(悗然不覺乃至○悗亡本反)論則不至明見無值(闇至乃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欲令莊子指名所在○東郭子李云居東郭也惡音烏令力呈反)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舉其標質言無所不在而方復怪此斯不及質也○螻力侯反蟻魚綺反稊大西反本又作荑稗步計反本又作粺蒲賣反李云稊稗二草名甓本又作甓步歷反屎尸旨反舊詩旨反本或作矢溺乃弔反)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狶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正獲之問於監古銜反市履狶虛豈反每下愈況李云正亭卒也獲其名也監市市魁也狶大豕也履踐也夫市魁履豕履其股腳狶難肥處故知豕肥耳問道亦況下賤則知道也瘦色救反處音處)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為道)至道若是大言亦然(明道不逃物)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若游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然後能曠然無懷而游彼無窮也○徧音遍)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此皆無為故也○澹徒暫反閒音閑)寥已吾志(寥然空虛○寥音遼)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驚如字本亦作鶩音務)去而來不知其

所止斯順之也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為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遊乎寥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彷音旁本亦作傍徨音皇馮皮冰反又普耕反又步耕反閎音宏李云馮宏皆大也郭云虛廓之謂也物物者與物無際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真所謂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殺色界反徐所例反下同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婀於河反荷音河本或作苛老龍吉李云懷道人也隱於靳反下同闔戶臘反瞑音眠奓郭處野反又音奢徐都嫁反又處嫁反司馬云開也嚗音剝又李邈反又李貌反李云放杖聲也投杖本亦作放杖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自肩吾已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也○僻匹亦反慢武半反徐無見反郭如字訑徒旦反徐徒見反郭音但夫音符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言體道者人之宗主○弇音奄堈音剛弔李云弇堈體道人弔其名繫焉謂為物所歸投也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秋毫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復扶又反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

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與無為之知與如字中崔本作仰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知形形之不形乎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道不當名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道無問問無應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去起呂反無問問之是問窮也所謂責空無應應之是無內也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游乎太虛若夫婪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大初音泰婪力男反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窅烏了反摶音博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玷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也○捶郭音丁果反徐之累反李之睡反大馬司馬也司馬郭云捶者玷捶鉤之輕重而不失毫芒也或說云江東三魏之閒人皆謂鍛為捶音字亦同郭失之今不從此說也玷丁恬反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都無懷則物來皆應○與音餘下同好呼報反長丁丈反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

仲尼曰可古猶今也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復扶又反見賢遍反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思求更致不了○為于偽反無古無今無始無終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為無矣是以夫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無也不得一為無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未有子孫而有孫子可乎言世世無極○言其要有由不得無故而有傳世故有子孫不得無子而有孫也如是天地不得先無而今有也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不以死死生生者亦獨化而生耳死生有待邪獨化而足皆有所一體死與生各自成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者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有先悉薦反下及注同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心使形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耳安化安不化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安與之相靡直無心而恣其自化耳非將迎而靡順之必與之莫多不將不迎則足而止豨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囿音又圃布五反又音布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齏也而況今之人乎齏和也夫儒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齏子兮反和也聖人處物不傷物至順也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在我而已

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冠古亂反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山林皋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為無故而樂也○與音餘下同樂音洛注下皆同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所樂不足樂凡所哀不足哀也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也○禦魚呂反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由我也當付之自然耳○強其丈反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受生各有分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皆自得也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齊才細反又如字

莊子卷第七

莊子卷第八

郭象子玄注　陸德明音義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音義曰以人名篇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畫然飾知挈然矜仁○老聃之役司馬云役學徒弟子也廣雅云役使也庚桑楚司馬云楚名庚桑姓也太史公書作亢桑偏向音篇畏本或作嵔又作猥同烏罪反向於鬼反壘崔本作纍同力罪反向良裴反李云畏壘山名也或云在魯又云在梁州畫音獲知音智注同挈本又作契同苦計反向云知也又苦結反廣雅云提也遠于萬反司馬云言人以仁智為臣妾庚桑悉棄仁智也擁腫之與居擁腫朴也○擁於勇反腫章勇反本亦作踵鞅掌之為使鞅掌自得○鞅於丈反崔云擁腫無知貌鞅掌不仁意向云二句朴纍之謂司馬云皆醜貌也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異其棄智而任愚○壤而掌反本又作穰崔本同又如羊反廣雅云豐也洒素殄反又悉禮反崔李云驚貌向蘇俱反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日計之而不足向云無旦夕小利也歲計之而有餘向云順時而大穫也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夫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也○正得秋而萬寶成天地以萬物為寶至秋而成也元嘉本作萬寶大道已行矣本或作天道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直自往耳非由知也○環如字廣雅云環圓也堵丁魯反司馬云一丈曰堵環堵者面各一丈言小也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不欲為物標杓○俎側呂反崔云俎豆食我於眾人間杓郭音的又匹么反又音弔廣雅云樹末也王云斯由己為人準的也向云馬氏作杓音的標必遙反一音必小反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老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弟子曰不然夫

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也○尋常之溝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尋常之溝則周禮澮澮之廣深也澮廣深八尺澮廣二尋深二仞也還音旋回也崔本作遠鯢五兮反鰌音秋為之制廣雅云制折也謂小魚得曲折也王云制謂擅之也鯢鰌專制於小溝也步仞六尺為步七尺曰仞廣一步高一仞也孔安國云八尺曰仞小爾雅云四尺曰仞孽魚竭反狐為之祥李云祥怪也狐狸憲為妖孽言各有宜宜不失則大人有豐祿也王云野狐依之作妖祥也崔云壘狐以小丘為害也祥害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去利遠害乃全○函音含車之獸李云獸大如車也一云大容車介音戒廣雅云獨也又古點反一本作分謂分張也元嘉本同離力智反下注同吞敷恩反又音天碭而失水徒浪反謂碭溢而失水也崔本作去水陸居也蟻魚蕩反苦如字向云馬氏作最又作窮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眇彌小反粗七奴反後皆同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謂堯舜○二子向崔郭皆云堯舜也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蓬蒲空反令力呈反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理錐刀之末也○而櫛莊筆反又作扻亦作櫛皆同郭音節徐側冀反數色主反炊昌垂反向云理於小利也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混然一之無所紿為乃濟○竊竊如字司馬云細語也一云計校之貌崔本作察察舉賢則民相軋將戾拂其性以特其所尚○軋烏點反向音乙拂符弗反任知則民相盜責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偽矣偽以求生非盜如何○知音智注同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無所復顧○殺音試本又作坏下同阫音回反向音裴云阫墻也言無所畏忌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閒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堯舜遺其迹飾偽播其後以致斯弊○語魚據反女音汝後皆放此南榮趎蹵

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守其分也○南榮趎昌于反向音嚮一音紹俱反徐直俱反又敕俱反又處由反李云庚桑弟子也漢書古今人表又作南榮疇或作儔又作壽淮南作南榮幬云敷驪跌步百舍不休亦作晴反後趼以子六反長丁文反惡音烏分扶問反以意求之抱汝生乎無擢其終生也云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

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強相法效也○思息吏反下同強其丈反下同形之與形亦辟矣未有閒之也崔云相著也○辟音必亦反而物或閒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兩形雖閒而不能相得將有閒也○閒閒廁之閒注同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早聞形隱故難化也○勉崔向云勉強本或作跳達耳崔向云僅達於耳未徹入也於心也

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挾三言而來故○奔蜂一云恭反司馬云奔蜂小蜂也一云土蜂也藿蠋音蜀司馬云豆藿中大青蟲也越雞司馬向云小雞也或云荊雞也伏扶又反鵠本亦作鶴同戶各反一音戶沃反卵力管反魯雞向云大雞也今蜀雞也贏音盈案方言贏儋也齊楚陳宋之間謂之贏一音果唯惟癸反挾音協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閒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揵關揵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韄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韄於內則耳目閉於外無得無失而後為通也○韄音獲向紀具反本又作韄音同又況縛反吾問元嘉本閒作閒向本一又作睫同睫音接釋名云目毛也規規李云失神貌一云細小貌喪息浪反注同揭其謁二反竿音干求諸海向云言以短小之欲測深大之域也女亡人崔云喪亡之人也好呼報反去起呂反惡烏路反下同復扶又反濯丈角反鬱鬱崔云孰洒貌津津如字崔本作律律云惡貌有惡李云鬱鬱蒸也韄向音霍崔云歡廓也李又云如字本亦作鬱音獲又乙號反又烏號反又音霍也李云縛也三蒼云佩刀靶韋也捉徐側角反崔作促云迫促揵郭其蓋反徐其偃反關也向云反閉也又音蹇下同繆莫侯反又音謬結也崔向云綢繆也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偏韄由不可況外內俱韄乎將耳目惑於韄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韄繫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放如字向方往反云依也○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不離其性○如如字元嘉本作知病崔本作衛生云加也衛生李云防衛其生令合道也能勿失乎還自得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當丁浪反後放此能止乎止於分也能已乎無追故迹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全我而不效彼○舍音捨下同能翛然乎無停迹也○翛音蕭徐音育又音育崔本作隨云順始也能侗然乎無節礙也○侗本又作侗大董反又音慟向敕動反云直而無累之謂三蒼云殼直貌崔同字林云大也癡五代反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任聲之自出不

由於寡怒○嗥戶羔反本又作號音同而嗌音益崔云喉也司馬云咽也李音厄謂噎也一本作而不嗌案如李音有不字嗄於邁反本又作嚘徐音憂司馬云楚人謂啼極無聲爲嗄崔本作喝云啞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握李云拳手曰握掜五禮反向音藝崔云寄也廣云提也共其如字崔云壹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瞚字又作瞬同音舜動也本或作瞑莫經反偏徐音篇行不知所之任足之自行無所趣居不知所爲縱體而自任也與物委蛇斯順之也○委於危反蛇以支反而同其波物波亦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之德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明非自爾○解音蟹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自無其心皆與物共○交崔云交俱也李云共也樂音洛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謂己便可得此言而至耶○攖於營反徐又音嬰廣雅云亂也崔云猶貫也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非以此言爲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爲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槁苦老反惡音烏愛惡烏路反下同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夫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宇泰定王云宇器宇也謂器宇閑泰則靜定也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人有脩者乃今有恆人而脩人則自得實所以常泰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而自然發助也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二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凡所能者雖行非爲雖習非學雖言非辯○學者學元所不能學也言人皆欲學其所不能知凡所能者

故是能於所能夫能於所能者則雖習非習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所不能知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意雖欲爲爲者必敗理終不能○敗補邁反或作則元嘉本作則備物以將形因其自備而順其成形○備具也將順也藏不虞以生心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億度之謂○度待洛反敬中以達彼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天理自有窮通而非人也有爲而致惡者乃是人不足以滑成安之若命故宜成不滑○滑音骨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靈臺案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許慎云人心以上帝所往來也靈臺者有持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而不知其所持若知其所持則持之而不可持者也持則失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此妄發作○不見其誠己而發謂不自照其內而外馳也每發而不當發而不由己誠何由而當○每發而不當丁浪反爾雅云每雖也謂雖有發動不中當業入而不舍事不居其分內每更爲失發出己誠乃爲得也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閒音閑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於名○券字又作卷徐音勸券分符問反下同崔云券分明也則宜方云反券外者志乎期費有益無益期欲損己以爲物也○期費芳貴反下同廣雅云期卒也費耗也言若存分外而不止者卒有所費耗也爲于僞反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雖己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賈音古人見其跂猶之魁然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跂矣而猶自以爲安○人見其跂猶之魁苦回反安也一云土也然謂衆人已見其跂求而猶自安分外可羞愧之甚也與物窮者物入焉窮謂終始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且謂券外而跂者跂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則去也○物且且始也焉於虔反注同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身且不能容則雖己非己況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兵莫憯于志鏌鋣爲下夫志之所攖燋火凝水故其爲兵甚於劍戟也○憯七坎反廣雅云痛也元嘉本作潛鏌音莫鋣以嗟反鏌鋣劍名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

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心使氣則陰陽徵結於五藏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藏才浪反後皆放此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分符問反注及下皆同一音方云反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惡烏路反下及注皆同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故出而不反見其鬼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故出而不反謂情識外馳而不反觀於內也見其鬼王云永淪危殆責死之術已行及之故曰見鬼也出而得是謂得死不出而無得乃得生○出而得是謂得死若體識外馳以爲得者是曰得死耳非理也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廣雅云滅殄也盡也實塞也既殄塞純朴之道而外馳澆薄之境難復行尸於世與鬼何別故云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難有斯形苟能矯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出無本歘然自生非有本入無竅歘然自死非有根○出無本入無竅苦弔反出生也入死也本始也竅孔也所以知有形累於無形者以其出入無本竅故也歘訓勿反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無根竅以出之○處昌據反下注同長丁丈反增也又如字下注同剽本亦作標同甫小反崔云末也李怖遙反徐又數遙反下同所出夫生必有所出也而無此明所出是無竅也既是無矣何能有所出邪竅者有實既言有竅必有實求實不得竅亦無也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三蒼云四方上下爲宇宇雖有實而無定處可求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三蒼云往古來今曰宙說文日舟輿所極覆爲宙長猶增也本始也宙雖有增長亦不知其始末所至者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死生出入皆歘然自爾無所由故無所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之天門猶云眾妙之門也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死生出入皆歘然自爾未有爲之者也然則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爲門以無爲門則無門也有不能以有爲有夫有之未生以何爲生乎故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必出乎無有此所以與有之不能爲有而自有耳非謂無能爲有也若無能爲有何謂無乎而無有一無有一無有則

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歘生歘矣聖人藏乎是任其生而不生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喪其散而之乎聚也○惡音烏喪息浪反注同以死爲反也還融液也○液音亦是以分已雖欲均之然已分矣○分方云反注同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故謂三也此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無是非於質中故謂之公族○爲尻苦羔反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此四者雖公族然己非一則向之三者己復差之○昭景也著丁略反又張慮反戴本亦作戴甲氏也著張慮反久也又丁略反封也非一也一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著戴者謂著冠世世處楚朝爲衆人所戴仰也著封者謂世世處封邑而光著久也昭景甲三姓雖異論本則同也崔云昭景二姓楚之所顯戴皆甲姓顯封雖非一雖同出公族喻死生同也此兩說與莊不同聊出之耳復扶又反有生黬也直聚氣也○黬於減反司馬云黬烏簟反云黬有竅也有竅者欲披除之李烏感反字林云釜底黑也披然曰移是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也是無常在故曰移○披普皮反然曰移是或云黬然聚而生披然散而死也嘗言移是非所言也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雖然不可知者也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物各有用○臘力闔反膍音毗司馬云牛百葉也本或作臘音毘膍也胲古來反足大指也崔云備也案臘者大祭備物而瞰有膍胲此雖從散禮臘具不可散案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偃謂屏廁○偃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反屏步定反又必領反下同爲是舉移是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雖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爲于僞反溲所留反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物之變化無時非生生則所在皆本也以知爲師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因以乘是非乘是非者無是非也果有名實物之名實果各自有因以己爲質實主也物各謂己是是以爲是非之主使人以爲己節人皆謂己是故莫適因以死償節當其所守非真脫也○償常亮反廣雅云償報

也復也案謂復身以成名節成而身死故曰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
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不能隨所遇而安之○知音智移是今
之人也玄古之人無是無非何移之有是蜩與學鳩同於同也同共是其
所同○蜩音條學本或作鷽音同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稱己脫誤以謝
之○蹍女展反司馬李云蹈也廣雅云履也驁五報反廣雅云妄也兄則以嫗言嫗詡之無所
辭謝○嫗於禹反注同詡况甫反大親則已矣親恕素足故曰至禮有不
人不人者視人若己視人若己則不相辭謝斯乃禮之至也至義不物各得其宜則物皆我
也至知不謀謀而後知非自然知至仁無親譬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也○
會才能反至信辟金金玉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辟必領反除也又婢亦反徹志
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
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
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
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
為而無不為也盪動也○勃本又作悖同必妹反謬知字一本作繆亡侯反亦音謬去起
呂反惡烏路反樂音洛累力偽反後注同知音智盪本亦作蕩徒黨反又徒狠反又吐狠反道者
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
之為以性自動故稱為耳此乃真為非有為也○光一本作先為之偽謂之失知
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夫目之能視非知視
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為自然若知而後為則知偽也○睨魚計反又五禮反視也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若得已而動則為強動者耳故失也動無非我之
謂治○治直吏反動而效彼則亂名相反而實相順也有彼我之名故反名
得其實則順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譽中則譽取譽矣理
常俱○羿五計反徐又戶計反中丁仲反注同譽音餘後章同聖人工乎天而拙乎
人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為之人也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
之工於天即俍於人矣謂之全人全人則聖人也○俍音良崔云良工也又音狠唯蟲能蟲
唯蟲能天能還守蟲即是能天○唯蟲一本唯作雖下句亦爾言蟲自能為蟲者天也全

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都不知而任之斯而罷工乎天
○惡天烏路反下同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威以取物物必逃之○威崔本
作成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則逃靡安
在○籠力東反好呼報反下及注同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
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
者無有也介者拸畫外非譽也畫所以飾容貌也刖者之貌既以虧殘則
不復以好籠在懷故拸而棄之○胞本又作庖白交反籠伊尹伊尹好廚故湯用為庖人籠百里奚百里
奚好秦而拘於宛故秦穆公以五羊皮贖之於楚也式云百里好五色皮裘故因其所好也介音界郭云
則也又古黠反廣雅云獨也崔本作兀拸畫敕紙反又音傀又與紙反本亦作移司馬云畫飾容之具無
足故不復愛之一云移離也崔云移畫不拘法度也復扶又反胥靡登高而不懼遺
死生也無賴於生故不畏死○胥靡司馬云刑徒人也一云靡人也崔云腐刑也夫復謵
不餽而忘人不識人之所惜○復音服徐扶又反謵音習餽其愧反廣雅云遺也一音愧元
嘉本作愧忘人復者溫復之謂也謵散也夫人散習者羅復小事皆所至惜今溫復人之所習既得之矣
而不還歸以饋遺之此至愚不獲人之所習者也無復相為之情故曰忘人忘人因以為
天人矣無人之情則自然為天人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
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侮亡甫反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
為矣此故是無不能生有有不能為生之意也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
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
徐無鬼第二十四音義曰以人名篇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
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
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
病矣君將黜耆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耆欲好惡內外無可○徐
無鬼緡山人魏之隱士也司馬本作緡山人徐無鬼女商人名也李云無鬼女商並魏幸臣武侯名擊文

侯之子治安邑勞之力報反唯山林之勞一字如字餘弁下章並力報反盈者時志反下注同長丁丈反好呼報反下注下章同惡鳥路反下注下章同黜數律反退也本又作出音同司馬本作出攀苦田反又口閑反爾雅云固也崔云引去也司馬云韋也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不說其言○超然司馬云猶悵然也說音悅下文大說同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夫真人之言何遐哉唯物所好之可也○語魚據反相息亮反下皆同下之質一本無質字執飽而止司馬以執字絕句云放下之能執食也狸德謂貪如狐狸也視日音示司馬本作視云視日睹適也若亡其一身也謂精神不動若無其身也直者中繩丁仲反下皆同司馬云直謂馬齒曲謂背上方謂頭圓謂目成材字亦作才言自然已足不須教習也卹音恤失音逸司馬本作佚李云卹失皆驚竦若飛也喪息浪反下章注同其一言喪其攝也軼李音逸徐徒列反崔云徹也廣雅云過也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是直樂齒以鐘鼓耳故愁○說如字又始銳反下皆同司馬作悅從子容反板本亦作版彌版反又如字六弢吐刀反司馬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或曰祕讖也本又作大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樂音洛章末同犢一謀反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各思其本性之所好○君說音悅越之流人越遠也司馬云流人有罪見流徙者也數所主反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也○期音基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得至樂則大悅也○逃司馬本作迯也虛空司馬云故壞家處為空虛也藜力西反藋徒弔反本或作藋同柱誅矩反司馬云塞也鼪音生又音姓鼬由數反還本亦作徑司馬云徑道也本又作跡元嘉本作逕徐音逸崔云逕跡良位其空司馬云良良人謂逕處者也位其空謂處虛空之間也良或作踉音同跫然郭巨恭反李曲恭反又曲勇反悚也徐苦江反又祛局反司馬云喜貌崔云行人之聲而喜李云愉武侯之無人君之德而處在防衛之間難臨朝播厲愈非其意及得其所思猶逃實之闊人音安能不跫然欬貌釋然而喜也謦苦頂反又音謦欬苦愛反一音器李云謦欬喻言笑也但呼闕所好猶大悅況骨肉之情徹之至也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所以未嘗啟齒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夫音扶後放此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不以為君而恣之無極○食芧音序又食汝反本亦作芧栗韭音久或升下作者非也賓必刃反本或作擯司馬云擯棄也又必人反李云賓客也干李云干求也社稷之福邪李云謂善言嘉謀可以利社稷也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如此違天地之平也○乘繩證反夫神者不自許也物與之耳○不自許司馬云許與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愛民之迹為民所尚尚之為愛愛已為也○姦病王云姦者以正從邪也謂病也所病之何也李云服而無對也或云養違天地之平獨恣其欲自許不撫於神而以姦為病故不知所以以此為病何為乎偃息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為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愛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敝難欲偃兵其可得乎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從無為為之乃成耳凡成美

惡器也美成於前則偽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民將以偽繼之耳未肯以為真也形固造形仁義有形固偽形必作成固有伐成則顯也變固外戰失其常然○成固有伐變固外戰王云成功在己亦衆所不與欲無有伐其可得乎夫偽生形造又伐焉非本所圖勢之變也既有偽伐得無戰乎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鶴列李云謂兵如鶴之列行司馬云鶴列陣數也麗如字又力智反力支反譙本亦作嶕在消反司馬郭李皆云麗譙樓觀名也案謂華麗而嶕嶢無徒驥於錙壇之宮步兵曰徒但不當為義愛民耳亦無為盛兵走馬○無徒司馬云徒步也錙壇餘側其反錙壇壇名無藏逆於得得中有逆則失耳○藏一本作藏司馬本同逆於得司馬本作德李云凡非理而貪貪得而居之此藏逆於德內者也孰有貪得而可以德不失哉固宜無藏而捨之又云謂有貪則逆道也無以巧勝人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無以謀勝人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無以戰勝人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不知以何為善則雖克非己勝○惡音烏下同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己之誠○攖一營反又一盈反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甲兵無所陳非偃也○脫音奪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大隗五罪反司馬崔本作泰隗或云大隗神名也一云大道也具茨一本作次同祀客反又音資司馬本作疚山名也司馬云在滎陽密縣東今名泰隗山寓音禹驂乘繩證反驂乘車右也謵音習元嘉本作謵崔同廖舒氏反崔本作廖本亦作朋蒲登反徐扶恆反前馬司馬云二人先馬導也閽音昏滑音骨稽音雞後車司馬云二人從車後襄城之野李云地名七聖黃帝一方明二昌寓三張若四謵朋五昆閽六滑稽七也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各自

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為天下也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日出而遊日入而息○少詩召反瞀莫豆反郭音務李云風眩貌司馬云瞀讀曰眴謂眩瞶也長丁丈反乘日之車司馬云以日為車也元嘉本車作居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夫為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攖焉故我無為而民自化○痊七全反李云除也復扶又反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事由民作雖然請問為天下令民自得必有道也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馬以過分為害○去起呂反下注同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歎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也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知音智樂音洛下不樂及注同察士李云察識也凌李云謂相凌轢誶音信廣雅云問也又音祟又音峻一本作誶圖音又彊其丈反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朝直遙反中民李云善治民也難乃旦反槁苦老反後章同宿名宿積久也王云枯槁一生以為娛其所寢宿唯名而已治直吏反貴際謂盟會事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能同則事同所以比○比毗志反下同賈音古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業得其志故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事非其巧則惰○壯李云壯猶疾也惰徒臥反錢財不積則貪者憂物得所耆而樂也○所耆時志反樂音洛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權勢生於事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故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

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變如何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

悲夫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偏衒而鶩者所以悲也○要一遙反偏音扶又音鶩衒音鶩又鶩北反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

皆羿也可乎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爲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中丁仲反注同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

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

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爲復相非乎

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

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

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

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

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爲是○魯遽音渠又其據反李云魯遽人姓名也一云周初時人爨七亂反又七端反爲于偽反廢置也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隨調而改○調徒弔反注皆同當丁浪反合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

已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爲獨能其事也且若是者邪五子各執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惠子曰令夫儒墨楊

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

也則奚若矣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使欲以此爲至○拂扶弗反莊子曰齊

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寘子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爲是故爲之○蹢呈亦反投也司馬云齊人情其子蹢之宋使門者守之令形不全自以爲是

其求鈃鍾也以束縛乃反以愛鍾器爲是束縛恐其破傷○鈃鍾音刑徐戶經反又字林云鈃似小鍾而長頸又云似壺而大以束縛郭云恐其破傷案此言賤子貴鈃自以爲是也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故矣○唐子遺失亡子也遺類遺亡也亡

其禮類故也惠施畔道而好辯猶齊人遺子而愛鍾也宋所百反夫楚人寄而蹢閽

者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也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鬭未

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鬭言齊

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而與舟人鬭司馬云夜上人船人必擿己於水也擿排也離力智反注同岑七金反徐在林反又語審反謂崖岸也上時掌反莊子送葬

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至慢其鼻端若蠅翼

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瞑目恣手○從才用反郢

人以井反楚都也漢書音義作獲人服虔云獲人古之善塗堊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污有小

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之獲音鏡韋昭乃回反堊烏路反慢本亦作漫郭莫干反徐莫但反李云猶塗也

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

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

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

吾無與言之矣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而無所用之○爲寡于僞反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

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

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

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

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

畔高而不亢○大病謂死也惡音烏屬音燭與如字又音餘鉤反也亦作拘音同又音俱上志而下畔

言在上不自高於下無背者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故無棄人以

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

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群下

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下遐嫁反僅其靳反吳王浮於江登

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

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也○疾狙也七鉤鋪反括惻音側巾反委於危反蛇餘支反攫俱縛反搔徐仕巾反一音徐音荀又恩俊反司馬云攫捷也徐居碧反反三蒼云捷也本又作七搔反司馬云本作攫搔本又作搔素報反徐本作搔七活反司馬本作條見賢遍反巧如字或苦孝反崔本作攻射良亦反下同搏捷矢捷速也矢往雖速而狙猶能搏○搏音博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相者息亮反任司馬云佐王獵者也趨音促急也執死司馬云見執而死也之狙也之猶是也本或作是便辟面反敖司馬本作助云假也董梧有道者也鋤其德以鋤色助士居反本亦作鋤去起呂反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子綦爲業○闚於靳反噓音虛見賢遍反夫物之尤也音符一本作夫子則如字山穴之中司馬本同李云齊南山穴也一本作之口田禾齊君也齊僖故國人慶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子綦知夫爲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爲日遠矣○鬻羊六反惡音烏下同喪息浪反泊步各反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之言者必於會同○觴音商李云酒器之總名也孫叔敖案左傳孫叔敖是楚莊王相孔子未生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後白公爲亂宜僚未嘗仕楚又宣十二年傳楚有熊相宜僚則與叔敖同時去孔子甚遠蓋寄言也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爲不言則雖言出於口故爲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今將於此言於無言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

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此二子息訟以默言泊自若而兵難自解○難乃旦反注同解音蟹注同司馬云宜僚楚之勇士也善弄丸楚白公勝將作亂殺令尹子西子期石乞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告之不許也承之以劍不動弄丸如故曰吾亦不泄子白公遣殺子西子期息兩家而已宜僚不預其患甘寢秉羽如字又音鬬司馬本作異云讀曰翻或作翳雩舞者之所執崔本作翼郢人投兵司馬云言敖願安寢恬臥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郢人投兵無所攻伐也郢楚都也丘願有喙三尺荷所言非己謂雖言故爲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喙許穢反又丁豆反或昌銳反三尺言長也司馬云喙息也宜僚弄丸而兩難叔敖除備以折衝丘亦願有喙息其三尺三尺匕首劍彼之謂不道之道彼謂二子此之謂不言之辯此謂仲尼○彼之謂此之謂司馬云彼謂甘寢此謂弄丸故德總乎道之所一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總音摠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言止其分非至如向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不能同一本作相同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非其分不能舉故名若儒墨而凶矣夫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爽受之無所辭所以成大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況然都任是故生無爵有而無之死無謚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己故雖謚而非己有實不聚令萬物各知足名不立功非己爲名歸於物故此之謂大人若爲而有之則小矣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賢出於性非言所爲○善吠伐廢反司馬云不別客主而吠不止善言司馬云失本逐末而言止也不而況爲大乎夫大愈不可爲而得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唯自然乃德耳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舍音捨反己而不窮反守我理我理自通循古而不摩順常性而自至耳非摩拭○循古而不摩一本作磨王云摩消滅也雖常通物而不失及己雖理於今常循於古之道焉自古及今其名不摩滅也拭音式大人之誠不爲而自得故曰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

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九方歅音因李烏閑反又音煙善相馬人淮南子作九方皐爲我于僞反相息亮反梱音困又口本反子綦子名瞿然紀具反司馬云喜貌本亦作矍吁縛反字林云大視貌李云驚視貌索然悉各反又色白反司馬云涕下貌禦魚呂反距也逆也嚮如字本或作會才能反牂子郎反爾雅云牝羊也奧烏報反西南隅未地也一曰豕牢也好呼報反宎字又作窔烏弔反徐烏丁反司馬云東北隅也一云東南隅鶉火地生鶉地一云窟地郭徒忽反字則穴下犬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不有所爲○天地司馬本地作汨云亂也崔本同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圖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邀古堯反樂音洛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斯不爲也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斯順耳無擇也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爲功而償之何也○償時亮反又音賞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今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行下孟反注同吾以是泣也夫爲而然者勿爲則已矣不爲而自至則不可柰何也故泣之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全恐其逃故不如刖之易售也○幾居豈反燕音煙鬻之音育絕句本作鬻之難則音月又五刮反易以豉反注同售受又反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鬻鈌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

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仁者爭商之原故也○渠公或云渠公齊之富室爲街正買梱自代鬻身食肉至死一云渠公屠者實梱君臣同食肉也街音佳一本作衛然身食肉鬻本或作身肉食者謀畜畜許大反郭他六反李云行仁貌王云卿愛勤勞之貌人與如字人相食與音餘將馳走於仁義不復營養飢則相食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仁義既行將僞以爲之○譽音餘惡烏路反行下孟反且假夫禽貪者器仁義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且假夫禽貪者器司馬云禽之貪者殺害無極仁義貪者僞害無窮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若夫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譬之猶一覕也覕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覕郭薄結反向芳舌反司馬云暫見貌又甫莅反又普結反又初栗反劑子隨反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外賢則賢不僞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竟哉○暖吁爰反又吁晚反柔貌姝昌朱反妖貌濡音儒又音如安也需音須濡需謂偷安須臾之頃卷音權婁音縷卷婁猶拘攣也說音悅竟音境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腳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己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非夫通變邀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蝨者也○蝨音瑟奎苦圭反本亦作睽曲隈烏回反向云股間也暖室奴緩反又盧爰反一本作安室操七曹反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若

少則未戚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羊肉不慕蟻魚鱗反李云年長心勞無憂樂之志是
猶羊肉不慕蟻也羶設然反行下孟反鄧向云邑名之虛音墟本又作墟童土如字又音杜向云童土地名
無草木也長丁丈反反狂同少詩召反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惡忌
路反好呼報反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出於不
得已耳豈比而利之○比毗至反下注同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
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
意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煬郭音羊餘餘亮反和李云煬炙也爲和氣所炙知音智於蟻棄知於
魚得計於羊棄意司馬云蟻得水則死魚得水則生羊得水則病一說云眞人無羶故不致蟻是蟻棄知
也共處相忘之大道無沾濡之德是魚得計也羊與羶行而不致蟻是羊弃意也以目視目
以耳聽耳以心復心此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也若然者其平也
繩求能去繩而自平○去起呂反其變也循未能絕迹而玄會古之真人以
天待之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不以人入天以有事來無事愈荒古之
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死生得失
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爲得於死或復爲失未始有業也○復訣又反藥也其實菫也桔
梗也雞廱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當其所須
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賤貴賤有時誰能常也○菫音謹則謂郭音觀徐音斷司馬云烏頭也治風冷痺桔音結
亦作桔梗古猛反司馬云桔梗治心腹血瘀瘕痺本雞廱徐於容反本或作雍音同司馬云即雞頭也一
名芡與藕子合爲散服之延年豕零司馬本作豕囊云一名豬苓根似豬卵可以治渴案四者皆藥草名
是時爲帝者也司馬云藥草有時迭相爲帝謂其王者休廢藥各得所用也勝音升句踐也以
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
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
節解之也悲各適其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
也○句音鉤楯純尹反徐音尹棲音西李云登山曰棲會古外反稽音雞種章勇反越大夫名也吳越春
秋云姓文字少禽所以存本又作可以存言知越雖亡可以存也鴟尺夷反脛刑定反解佳買反司馬云
去也一音憐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
焉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唯外夫形者磨之而不礙○有損有形自然相累世能累物物能累人故大

夫體所以不免也礙鄰刃反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
始其攖也實已損矣而不自覺恃源而往者也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
○恃本亦作持源而往者也水由源往雖過風日不能損也道成其性雖在於世不能移也故水
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無意則止於分
所以爲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
殆有意則無崖故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所以
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禍之長也茲萃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長
丁丈反注同萃所巾反李云多也本又作萃其反也緣功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
其果也待久欲速則不果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己寶謂有
其知能故有亡國戮民無已皆有其身之禍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
之所由由乎有心而脩心以教禍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
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
知天之所謂也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蝺翼可得而知也況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
其心裁○恃其所不蹍女展反李云云足案不往故能行廣遠也知大一知大陰知
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
道也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解音蟹下同又佳買反大目視之用萬
物之自見亦大目也大均緣之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令力呈反下同大方
體之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大信稽之命之無令越遂所與斯大
信也大定持之真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撓乃孝反盡有天夫物
未有無自然者也循有照循之則明無所作也冥有樞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
要也○樞只朱反始有彼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則其解之也似不
解之者夫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用彼知也不知而後知之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其問
之也不可以有崖應物宜而無方而不可以無崖各以其分頡滑
有實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頡徐下結反滑乎八反向云頡滑謂錯亂也古
今不代各自有故不可相代而不可以虧宜各盡其分也則可不謂有

大揚推乎推而揚之有大限也○揚推音角又可學反三著云推敵也許慎云揚推粗略法度
王云推略而揚顯之也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
故忘己任物之理可得而知也奚爲而惑若此也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
尚大不惑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爲名
也○解佳買反注同復音服又扶六反
則陽第二十五音義曰以人名篇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
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
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于江夏則
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趣○則
陽司馬云名則陽字彭陽也一云姓彭名則陽周初人也夷節楚臣王果司馬云楚賢人譚音談本亦作
談李云說也郭徒覽反徐徒暗反公閱休隱士也閱音悅擉初角反又敕角反司馬云刺也郭音觸鼈丁
六反一音捉樊音煩李云傍也司馬云陰也廣雅云邊也予宅司馬云以隱居山陰自顯也夫夷
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
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
之地言己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知音智注同顛冥音眠司馬云
顛冥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情馳富貴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苟進故德損而
名消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言己順四時之施不能赴
彭陽之意○暍音謁字林云傷暑也施始豉反下同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
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橈焉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爲貴而
以道德爲樂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能橈乃孝反又呼毛反王云惟正德以至道服之佞人以才辯
奪之故能泥橈之也淺徒暫反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輕爵祿而
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爲高○而化卑居高而以卑爲本也本或作而化
卑於人也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不以爲物自苦其於人也樂物
之通而保己焉通彼而不喪我○喪息浪反故或不言而飲人以
和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飲於鴆反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望其風而
靡之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使父父子子各歸其所而一閑其所
施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閑靜而不二○閑音閑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
故曰待公閱休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聖人達綢
繆所謂玄通○綢直周反繆亡侯反綢繆猶纏綿也又云深奧也周盡一體矣無內外而
皆洞照○周盡一體所鑒綢繆精冥洞盡故言周盡一體一體天也而不知其然性也
不知其然而自然者非性如何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
復命而師其天然也○復命搖作搖動也萬物動作生長各自天然則是復其命也人則從而
命之也此非趣名而高其迹循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命名也憂乎知
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知音
智幾居豈反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王云憂乎智謂有爲者以形智不至爲憂也不知用智必憂喪而更以
不智爲憂及其智之所行有弊無涯故其憂患相接無須臾停息故日恆無幾時其有止也不能遣智去
憂非可憂如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
也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鑑而鑑邪生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
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則不知其美於人生便有見物之美而爲無心人與作名言鏡耳故人
美之若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
之其可喜也終無已夫鑑之可喜由其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
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若性所不好豈能久
也○好呼報反注同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
愛人也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若知
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illegible]然
以百姓爲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人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也人之安之亦
無已性也性之所安故能久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得舊猶暢然況得性
乎○暢然喜悅貌雖使丘陵草木之緡緡合也○緡民忍反緡音昬司馬云盛也
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見所嘗見聞所嘗聞
而猶暢然況體其體用其性也○十九謂見十緡九也見見聞聞見所見聞所聞以十仞之

臺縣衆閒者也衆之所習雖危猶聞況聖人之無危○縣音玄閒音閑注同元嘉本作閑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物自成○冉相息亮反注同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忽然與之俱往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日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闔嘗舍之言夫爲者何不試舍其所爲乎○舍音捨注同夫師天而不得師天唯無所師乃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雖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師事況又下斯邪殉辭俊反○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都無乃冥合○所行之備而不洫音益郭許的反李盧域反濫也王云壞敗也無心偕行何往而不至故曰皆殉也所行行備而物我無傷故無壞敗也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爲之傅之委之百官而不與焉○門尹登恆向云門尹官名登恆人名爲于僞反下同傳音付下同與音預從師而不囿任其自聚非囿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也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己之名嬴法得其兩見名法者已過之迹而非適足也故曰嬴然無心者寄治於羣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嬴音盈法得其兩見賢遍反注同得其隨成之遺以司其名名實法立故得兩見猶人鑑之相得也治直吏反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也○容成老子師也無內無外無彼我則無內外也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

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蝸至微而有兩角○魏瑩郭本作罃音螢之瑩今太多作罃乙耕反司馬云魏惠王也齊田侯一本作田侯牟司馬云田侯齊威王也名牟桓公子案史記威王名因不名牟莫餘於妙反又如字司馬云約齊在惠王二十六年背音佩刺七賜反犀首魏官名也司馬云若今虎牙將軍公孫衍爲此官元嘉本作犀首乘諡反爲君于僞反下諸爲君同忌也出走忌貫而走或言國之也元嘉本忌作士抶數一反三蒼云抶也郭云抶又豬栗反折之舌反季子魏臣音華子亦也惠子惠施也見賢遍反下同華人魏賢人惠施篇之於魏王蝸音瓜郭音[illegible]一云蝸蟲有兩角俗爾之蝸牛三蒼云小牛螺也一云俗名黃犢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天下無爭夫○數色主反北如字又音佩軍走曰北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迹所及爲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達於其反與音餘若存若亡乎君曰然今自以四海爲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與不間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其在無窮之中曾蔑如也況魏中之梁中之王而足爭哉○復扶又反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自悼所爭者細○惝音敞字林云惘也又吐蕩反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管不足聞○筦音管本亦作管嗃許交反嗃聲也玉篇呼洛反又呼教反廣雅云嗃也劍首司馬云謂劍環頭小孔也吷音血又呼悅反司馬云吷然如風過耳音餘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與民

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無窮（[illegible]）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所言者世言）方且與世
違而心不屑與之俱（心不與世俱也○[illegible]）是陸沈
者也（[illegible]）是其市南
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
己也（[illegible]）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
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
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illegible]）子路
往視之，其室虛矣（逃去也）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
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
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
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禾蘩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
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
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
[illegible]
扶吾形，尋擢吾性（[illegible]）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
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
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
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
殺人（[illegible]）
[illegible]
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
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illegible]）古之
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
為在民，以枉為在己（[illegible]）故一形有失其形者，
退而自責（[illegible]）今則不然，
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重為任而罰不勝（[illegible]）遠其塗而
誅不至（[illegible]）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illegible]）
（[illegible]）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illegible]）夫力
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
責而可乎（[illegible]）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illegible]）
（[illegible]）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
（[illegible]）未知今之所謂是之

非五十九非也 物情之變未始有極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
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無其生亡其出者爲能觀其
門而測其根也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
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
獨任我知知其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 已乎已乎且
無所逃 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 此所謂然與然乎 自謂然者天下未之
然也○與音餘又如字然乎言未然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
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
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
也 靈公是無道之謚也○大史音泰弢吐刀反人名伯常騫起虔反人名騫本亦作偽同盧豈反又音
狶郭音郗李音熙韋李云狶韋者太史官名湛丁南反樂之久也李常淫反樂音洛聽應對之應諸侯之
際司馬云盟會之事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 男女
同浴此無禮也○同濫胡暫反或力暫反浴器也 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
扶翼 以鰌爲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鬻禮此其所以爲靈賢也幣者奉御之物
○史鰌音秋司馬云史魚也搏音博幣郭作帑也餘扶世反司馬音蘇云引衣裳自翳扶翼司馬云謂
公及浴女相扶翼自隱也此殊郭義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
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 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
焉 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
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
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 子謂讕贖也言
不馮其子靈公將奪女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爲者不得不爲凡所不爲者不
可得爲而愚者以爲之在己不亦妄乎○故墓一本作大墓沙丘地名掘其月反又其勿反數所主反洗
西禮反馮音憑其子靈公郭讀絕句司馬以其子字絕句云言子孫不足可憑故使公得此處爲冢也奪
而里汝也里居處也一本作奪而埋之蒯起怪反聵五怪反蒯聵衛莊公名女音汝處昌慮反 之
二人何足以識之 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見賢遍反 少
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
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
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
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
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 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大公音泰下同丘里李
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古者里井邑士風不同猶今鄉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
同十姓百名一姓爲十人十姓爲百名則有異有同故合散以定之卑如字又音婢合水一本作合流
并而爲公合羣小之稱以爲至公之一也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
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
無心化必至公天下一故王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夷羣異也 四時殊氣天
不賜故歲成 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闕矣○賜本與無也 五官
殊職君不私故國治 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治直吏反 文武
大人不賜故德備 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夫豈
唯文武凡性皆然 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
爲而無不爲 名止於實故無爲實各自爲故無不爲 時有終始世有變
化 故無心者斯順 禍福湻湻 流行反覆○湻如字王云流動流貌覆芳服反 至有
所拂者而有所宜 於此爲戾於彼或以爲宜○拂扶弗反戾也又音弗又音弼 自
殉殊面 各自性其所是不能同也○自殉殊面廣雅云面向也謂心各不同而自殉焉殊向自嚮 有所正者有所差 正於此者或差於彼
是非天隔故有所正者亦有所差離力智反
比於大澤百材皆度 無棄材也○比於大澤本亦作宅百材皆度度居也雖別區異 觀乎大山木石同
所大澤爲居雖木石異聲同以大山爲壇此可以喻丘里之言也
壇 合異以爲同也 此之謂丘里之言 言於丘里則天下可知 少知曰然
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
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夫有數之物猶
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邪○萬讀李云讀猶語也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
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 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強字之
曰道○強巨丈反 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 所謂道可道也 已有

之矣乃將得比哉（名已有矣故乃無可得而比邪辯）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惡音烏）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言此皆其自爾非無所生）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凡此事故云爲趣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惡烏路反橋起居表反下同又音羔王云高勁言所起之勁疾也片合音判又如字）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過此以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隨序謂變化相隨有次序也序或作原一本作享橋運之相使橋運相謂相橋代頓至次序以相通理橋運以相制使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復扶又反）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極於自爾故無所議）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季真曰道莫爲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季真接子李云二賢人偏音遍徐音篇）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物有自然非爲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真之言當也○吠符廢反知音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皆不爲而自爾）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爲者未爲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爲而過去）或使則實（實自使之）莫爲則虛（無使之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指名實之所在）無名無實在物之虛（物之所有其實至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未生不可忌（突然自生制不由我）已死不可徂（我不能禁忽然自死吾不能違○可徂一本作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近於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此二者世所至疑也）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物理無窮故其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恆不爲而自使然也）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故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道之爲名所假而行（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舉一隅便可知）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夫道物之極常莫爲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極於自爾非言默而議也）

莊子卷第八

莊子卷第九

郭象子玄注　陸德明音義

外物第二十六 音義曰以義名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
亡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外物王云夫忘懷於我者固無所對於天下然後外物無所用必焉若乃有所執為者諒亦無時而妙矣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
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精誠之至○化為碧呂氏春秋藏其血三年化為碧玉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
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孝己李云殷高宗之太子曾參李云曾參至孝為父所憎嘗見絏櫂而後蘇木與木相摩
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
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所謂錯行○絯音駭又音該又胡待反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司馬云水中有火謂電也焚謂霹靂時燒大樹也有甚憂兩陷而
無所逃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遣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兩陷司馬云兩謂心與膽也陷破也畏雷霆甚憂心膽破陷也業音洛螴蜳不得成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螴郭音陳又楮允反徐敕蠢反蜳郭音惇又柱允反徐敕轉反李餘準反司馬云螴蜳讀曰沖融言怖畏之氣沖融兩溢不安定也心若縣於天地之閒所希跂者高而閡也○縣音玄
慰暋沈屯非清暢平暢也○慰暋武巾反李音昬又音泯慰鬱也暋悶也沈屯張倫反司馬云沈深也屯難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內熱故也衆人焚和衆人而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則其和焚也月固不勝火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於是乎
有僓然而道盡唯僓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僓音頹又呼懷反郭云順也莊
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
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
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
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
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
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
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
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貸音特或一音他得反監河侯古銜反說苑作魏文侯貸他代反呼火故反鮒音附廣雅云鰿也鰿音迹波臣司馬云謂波蕩之臣鰿古狄反索所白反枯魚李云猶乾魚也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
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
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
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
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
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
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
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
經於世亦遠矣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大小各有所適也○任如字下同李云任國名鉤本亦作釣巨緇司馬云大黑綸也犗郭古邁反云犍牛也徐音界說文云騬也司馬云犍牛也騬音繩犍紀言反餌音二蹲音存會古外反稽古兮反會稽山名今為郡也期年本亦作朞同音基言必久其事後乃能感也錎音陷字林猶陷字也騖音務一本作騖鬐徐求夷反李音須憚丹末反赫火百反千里言千里皆懼若魚司馬云大魚名若海神也或云若魚猶言此魚腊音昔制河諸設反依字應作浙漢書音義音逝河亦江也北人名水皆曰河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為吳會分界司馬云浙江今在會稽錢塘輇七全反又視專反又音權李云輇量人也本或作軨軨小也本又或作輕諷方鳳反揭其列其謁二反竿累劣彼反謂文不足又不得趣足也本亦作纍司馬云力追反云綸也趣本又作趨同七須反灌瀆司馬云灌瀆之瀆鯢五兮反鮒音附又音蒲本亦作蒲李云鯢鮒皆小魚也
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
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
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
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臚力於反一音盧蘇林注漢書云上傳語告下曰臚臚猶行也傳治戀反又丈

舉反向云從上語下曰驢傳一音猿戀反遽也東方作矣司馬云謂日出也濡而朱反背青之反麥司馬云方
此邊詩刺死人也駭彼宜反施始豉反壓一本亦作壓同乃協反郭於人祿反又救類反守林云擊一指按也
鬬本亦作𧟮許戟反司馬云頤下毛也椎直追反揵若江反別彼列反老萊子之弟子
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而長促上
下也○老萊子楚人也出薪採薪也○趨下音促李云下短也末僂而後耳後耳而御上近
僂云末上謂頭前也又謂背脊也○後耳司馬云耳御後近附近之近視若營四海
視之偏然似營他人事者○視若營四海夫勞形役智以應世矜失其自然者也故堯有亢龍之悔舜有
卷僂之謂周公類之走很仲尼比之達狗不成信哉偏得悲反舊魚鬼反又魚威反不知其
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
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謂仲尼能遺形去故以為君子○去起
呂反注同而本又作女躬矜為身矜脩身容行知音智又謝飾智為容好仲尼揖而退其受
言也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設問之令老萊子明其不可進○蹙子
六反業可得進乎問可行仁義於世乎令力成反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
傷而驁萬世之患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也○驁本亦作敖同五報反
下同下戚作驚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
弗及之事也○窶其矩反患以歡為驁終身之醜惡之而歡者無惡則醜矣然惡
不可長故一惡終身也中民之行進焉耳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易行下孟反易
以豉反相引以名相結以隱隱括進之謂也○相結以隱李云隱病患也雖相引
以名聲是相治以病患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
譽閉者閉塞○譽堯音餘聞一本閉文注並作門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
順之則全靜之則正○動反無非傷反逆於理動無非邪似嗟反矜於是也聖人躊躇以
興事以每成功事不遣以本故其功每成○躊音疇直居反以興事以每成功○每者每有
成功也從容興事雖有成之功不聖人乎不存猶致跡疏事百世況動矜尚行而載之不已乎
遺子萬反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矜不可載故遺而棄有也宋元君夜
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
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

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
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
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
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
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
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
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
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宋元君李云元公也案元公名佐平公之子阿門司馬云阿屋曲簷也宰路李
云淵名龜所居為如字又于僞反使所吏反漁音魚余音預且子餘反余名且也覺古孝反令力成反
朝直遙反下同刳口孤反鑽子端反又子亂反筴初革反見賢遍反知音智下及注同知有所困一本作
知有所不周雖有至知萬人謀之不用其知而用衆謀○不如音智下注皆同魚
不畏網而畏鵜鶘鵜無網故得魚○鵜徒兮反鵜鶘水鳥也一名淘河去小知
而大知明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起呂反下注同去善而自善矣去善則善
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矯居表反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
與能言者處也○況然無音而自能者非設而學也石師石者匠名也謂無人為師匠
教之者也一本作所師又作碩師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
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
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
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聖應
其內審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照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廁音側又音測墊丁念
反司馬云下也本又作塹七念反攝也致至也本又作至莊子曰人有能遊且
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
得強為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強不知所以得也○強其丈反夫流遁之志決
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
能也○行下孟反注同覆音孚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人之所好不避是非
死生以之○墜直類反好呼報反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

相賤所以為人齊同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隨時因物乃平泯也○波猗盧豈反波高下貌不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當時所在僻匹亦反○順人而不失己本無我何失彼教不學彼教我因往故非學也承意不彼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則夫萬物各至其我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跈則衆害生生起○顫舒延反哽庚猛反塞也跈女展反廣雅云履也止也本或作蹍同也物之有知者恃息凡根生者無知亦作恃息也其不殷非天之罪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由人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後欲之用制之而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殷如字一音於斬反天之穿之日夜無降通理常運人則顧塞其竇無性任天實開○竇音豆乃胞有重閬閬空曠也○胞普交反腹中胎重直龍反閬音浪心有天遊遊不係也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勃谿爭也無空虛以容其私則反戾共鬭也司馬云勃谿反戾也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攘遺也○鑿在報反攘如羊反司馬云謂六情攘奪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德溢乎名夫名高則利侯故脩德者過其當名溢乎暴夫禁暴則名實於德謀稽乎誸誸急也急而後考其誸○誸音賢郭音玄向本作弦云堅正也知出乎爭平往則無用知柴生乎守柴塞也柴積也○官事果乎衆宜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夫事物之生皆有由○銚七遙反鎒也能有所穿削也又他亮反鎒乃豆反似鋤田具也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夫事由理發故不覺○植時力反又音值立也本亦作置司馬云鋤拔反之更生者曰到植靜然可以補病非不病也眥搣可以休老非不老也○眥子斯反徐子智反本亦作𢵧子緣反三蒼云搣猶𢵧也王搣云搣也搣本亦作揻音搣又武齊反字林云批也批音干未反寧可以止遽非不遽也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若是有勞佚故佚者超然不問○佚音逸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駴戶楷反王云驚動百姓之視聽也徐音駭驚上不問下也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趨步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演門宋城門名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其波蕩遂至於此○踆徒旬反又音存字林云古蹲字徐七旬反又音尊窾音款又音科司馬云水名弔之司馬云慰其自沈故弔之踣徐芳附反普豆反字林云僵也李云頓也郭蒲杯反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荃七全反崔音孫香草也可以餌魚或云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一云魚笱也蹄大兮反兔罝也又云兔蹄也係其腳故云蹄也罝音古郭音巨兔反得夫音符

寓言第二十七

音義曰以義名篇

寓言十九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寓言十九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寄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也重言十七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重言謂所重人之言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夫卮滿則傾卮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則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卮音支字略云卮圓酒器也李起宜反王云夫卮器滿則傾空則仰隨物而變非執一守故者也施之於言而隨人從變己無常主者也司馬云謂支離無首尾言也天倪音崖徐音詣李云自然之分也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藉李云因也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耳○譽音餘注同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己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互相非也同

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偽
其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
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耆艾五蓋反年先矣而無經緯
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
也期待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
陳人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爲安故而習常卮言日出和以
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
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曼衍以戰反不言則齊齊與言不
齊言與齊不齊也付之與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
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復扶又反下同故曰無言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
言也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雖出吾口皆彼言耳終身不言未嘗
不言據出我口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
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
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自由也由彼我之情
偏故有可不可惡乎音烏下同○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自然各自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而至也非卮言
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夫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萬
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種章勇反始卒
若環於今爲始者於昨已復爲卒也莫得其倫理自爾故莫得是謂天均天
均者天倪也夫均齊者豈安哉皆天然之分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
年六十而六十化與時俱也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時變則俗情亦
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變者不停是不可常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
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遼遠矣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
之嘗言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爲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孔子云夫受才
乎大本復靈以生若役其才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知音智鳴而當

律言而當法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眾之所爲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
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爲也而已矣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好呼
報反注同惡烏路反注同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
定口所以宣心故用眾人之口則眾人之心用矣我順眾心則眾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
定而定之又何爲乎○蘁音悟又五各反逆也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至而乘之故無不及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
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洎及也○三釜小爾雅云六斗四升曰釜
樂音洛下注同洎其器反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
其罪乎縣係也謂參仕以爲親無係祿之罪也○參所金反縣其音玄下同縣係也心再化於祿
所存者親也雖係祿而無係於罪也爲于偽反曰既已縣矣係於祿以養也○養羊尚反下
同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
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
過乎前也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觀本亦作鸛同古亂反蚊音文虻孟庚反司馬云觀雀飛疾與蚊相過忽然不覺也王云鸛蚊取大小
相縣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元嘉本作如鸛蚊無虻字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
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外權利也○綦音其二年而從不自
專也三年而通通彼我也四年而物與物同也五年而來自得也六
年而鬼入外形骸也七年而天成無所復爲○復扶又反八年而不
知死不知生所遇皆適而安九年而大妙妙會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
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籟力帶反生有爲死也
生而有爲則喪其生○喪息浪反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自由也由有爲故死
由私其生故有爲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而生陽也無自也夫生之陽遂以
其絕跡無爲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
不適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惡音烏下同天有曆數地
有人據吾惡乎求之皆已自足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

命也（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也則雖相應而無靈也）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動運自爾無所稍問○景音影又如字本或作影括古活反司馬云謂括髮也被皮寄反搜本又作叟同素口反又素刀反又音蕭向云動貌）予有而不知其所以（自爾故不知所以）予蜩甲也蛇蜕也似之而非也（影似形而非形○蜩甲音條司馬云蜩甲蟬蛻皮也蛻音悅又吐臥反又始銳反）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而推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屯徒門反聚也）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不可問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耼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陽子居姓陽名戎字子居沛音貝邀古堯而要之遇也玉篇云求也鈔也遮也盥音管小爾雅云澡也洒也漱所又反櫛莊乙反閒音閑下同一音睢字雖郭呼維反徐許圭反盱香于反又許吳反又音虛廬雅云睢睢盱盱元氣也而汝也言汝自元氣合德去其矜驕誰復能同此心也解異郭義跋步末反難乃旦反遠于萬反）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尊形自異故偉而避之也○蹵子六反家公李云主人公也一讀舍者迎將其家為句煬羊尚反又音羊向反炊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夸矜故也○去起呂反）

讓王第二十八（音義曰以事名篇）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支父音甫李云支父字也即支伯也幽憂之病王云謂其病深固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善卷眷勉反居阮反又音眷李云姓善名卷衣於既反下同）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處昌慮反）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石戶本亦作后農李云石戶地名農農人也捲捲音權郭音眷用力貌葆音保字亦作保）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以入於海司馬云凡言入者皆居其洲島之上與其曲隈中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大音泰下同亶丁但反父音甫下同邠筆貧反徐甫巾反）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地所以養人也今爭以殺人）

以地害人也人爲地養故不以地故害人也杖直亮反筴初革反連力展反司馬云連讀曰輦岐其宜支反或作歧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以養不傷身不以利累形王云富貴有養而不以養傷身貧賤無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王輿○弒音試王子搜素羔反又悉遘反李云王子名淮南子作翳丹穴爾雅云南戴日爲丹穴艾五蓋反王輿一本作玉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援音爰呼火故反本或作虖舍音捨非惡烏路反下及下同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司馬云魏人昭僖侯司馬云韓侯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攫[illegible]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其輕於韓[illegible]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魯君一本作魯侯李云哀公也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苴音麤徐七餘反李云有子麻也本或作麤非也飯符晚反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所吏反下章同與音餘遺唯季反下皆同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復音服或音扶又反上下皆同緒餘並如字又餘音書下以嗟反司馬李云緒者殘也謂殘餘也土敷雅反又片賈行賈二反又音如字苴側雅反又知雅反司馬云土苴如糞草也李云土苴糟魄也皆不眞物也一云土苴無心之貌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聖人必察其所以之以眞其所以爲身以持之王云爲國故其動作必察之焉所以加之者謂所以待物也動作於此不德必所察也方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要一遙反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好呼報反子陽鄭相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令力呈反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拊徐音撫佚音逸樂音洛過古臥反本亦作[illegible]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難乃旦反下章同殺子陽子陽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猘狗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楚昭王名軫平王子說音悅或如字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

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從才用反強其丈反見賢遍反知音智郢以井反約如字徐於妙反見如字亦賢遍反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為于僞反三旌三公位也司馬本作三珪云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者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施如字又始豉反茨徐疾私反李云蓋屋也蓬戶織蓬為戶桑以為樞尺朱反司馬云屈桑條為戶樞也甕牖音酉司馬云破甕為牖二室司馬云夫妻各一室褐下葛反郭音葛字或作褐塞悉代反司馬云以褐衣塞牖也匡坐而弦司馬云匡正也案弦謂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中紺古暗反李云紺為中衣加素為表華冠胡化反以華木皮為冠縱履所綺反或所買反本或作縱并下曳縱同三蒼解詁作躧云躧也聲類或作屣韋昭蘇寄反通俗文云履不著跟曰屣司馬本作蹝李云縱履謂履無跟也王云躧之能躧舉而曳之也履或作躧杖藜以藜為杖也司馬本作扶杖也應門自對門也嘻許其反逡七旬反希世而行司馬云希望也所行也常顧世譽而動故曰希世而行比周志反為人于僞反下為己同教以為己學當為己教當為人今人反不僞然也仁義之慝吐得反惡也司馬云謂依託仁義為姦惡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縕紆粉反司馬云謂麻縕為絮論語云衣敝縕袍是也腫本亦作踵章勇反噲古外反徐古活反司馬云腫噲謂剝錯也王云盈虛不滑之貌胼薄田反胝竹尼反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肘竹九反見賢遍反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飦之然反字或作饘廣雅云糜也一云紀言反家語云厚粥一音干謂餅粥之六反又音育樂音洛徽七小反徐在九反又七了反子了反又貴酉反李音秋又遙反一本作欣行下孟反作在洛反爾雅云戀也又音昨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公子牟司馬云魏之公子封中山名牟瞻子賢人也淮南作詹魏闕淮南作魏司馬本同云魏讀曰魏象魏觀闕人君門也言心存榮貴許慎云天子門兩觀也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重生李云重存生之道者則名利輕則易絕矣此人身居江海心貪榮利故以此戒之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勝音升下同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則從絕句一讀至神字絕句惡如字又烏路反乎絕句一讀連下不能自勝為句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重直用反下同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乘繩證反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不火食元嘉本無火字糝素感反憊皮拜反顏

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伐樹於宋孔子之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行藉毀也又云陵藉也一云鑿也或云係也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喟去愧反又苦怪反語魚據反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難乃旦反隘音厄又烏懈反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削如字李云反琴聲亦作梢音消扢許訖反又巨乙反魚乙反李云奮舞貌司馬云喜貌執干干楯也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樂音洛下同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虞於潁陽廣雅云虞安也安於潁陽一本作娛娛樂也共伯音恭下同得乎共首司馬云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為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共伯不聽即于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共丘山今在河內共縣西魯連子云共伯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首紀年云共伯和即于王位孟康注漢書古今人表以為入為三公本或作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畎古犬反畝司馬云壟上曰畝壟中曰畎行下孟反下章同漫武諫反徐武畔反下章同清泠音零淵山海經云在江南一云在南陽郡西崿山下之湯

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瞀音務又莫豆反本或作務強力李云伹兵須力忍垢司馬云垢辱也李云欲君須忍垢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數音朔椆水直留反本又作桐水徐音同又徒董反又音封本又作椆司馬本作洞云洞水在潁川一云在范陽郡界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知音智難乃旦反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瞀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況然從衆得失無槩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廬水音閭司馬本作盧水在遼東西界一云在北平郡界滲徒曹反槩古代反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孤竹司馬云孤竹國在遼東令支縣界伯夷叔齊其君之二子也令音郎定反支音巨移反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血牲一本作殺牲司馬本作血之以牲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嘻許其反一音於其反喜如字徐許記反治直吏反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

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
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
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揚行下孟反吾行戾行同說音悅要一遙反
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
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
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
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
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
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
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
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
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恣其毒而莫之敢亢也
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跡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跡則伯夷叔齊亦聖
人之跡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跡邪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跡然則所謂
聖者我本無跡故物得其跡跡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跡之名也○被皮義反冒亡北反或亡報反下
同契息列反噲音快篡初患反唐云或曰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務光二三子自投于水何也答曰莊
子之書之興存乎反本反本之由生于去榮是以明讓王之一篇標傲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厲俗無厚身以
全生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歸弃榮之意耳深於塵務之為弊也其次者雖復被禍畏弱保身而已其
全身尚高而超俗自逸淳投身於清泠終不屈於世累也此舊集音有聊復錄之於義無當也

盜跖第二十九音義曰以人名篇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
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
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
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惠
姓展名獲字季禽一云字子禽居柳下而施德惠一云惠謚也一云柳下邑名案左傳云展禽是魯僖公
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為友是寄言也盜跖之石反李奇注漢書云
跖秦之大盜也從才用反卒尊忽反下同樞尺朱反徐苦溝反司馬云破人戶樞而取物也入保鄭注
禮記曰小城曰保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
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
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
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
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
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
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
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
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
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
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詔如字教也竊為于偽
反下請為為我為使為皆同說始銳反飄婢遙反徐扶遙反易以豉反大山音太膾古外反餔布吳反
餔甫吳反字林云日申時食也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
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
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
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上時掌反夫音符又如字
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冠古亂反枝木之冠如字司馬云冠多華飾如木
之枝繁帶死牛之脅許劫反司馬云取牛皮為大革帶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
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
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繆音謬弟音悌本亦作悌儌古堯反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
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
望履幕下○復扶又反下同願望履幕下司馬本幕作綦云言視不敢望跖面望履綦而還也
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
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

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反走小卻行也瞋赤真反徐赤夷反廣雅云張也乳如樹反）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少詩召反長丁丈反說音悅下同知音智悍戶旦反激丹古歷反司馬云硃也齊貝一本作含貝中丁仲反）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使所吏反下三字同數所主反下同罷如字徐扶彼反共音恭行下孟反下同）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恆民一本作順民後亦爾譽音餘下同好呼報反下同背音佩下同）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檮音象煬羊亮反蚩尤神農時諸侯始造兵者神農之後第八帝曰榆罔世蚩尤氏強與榆罔爭王逐榆罔榆罔與黃帝合謀擊殺蚩尤漢書音義云蚩尤古天子一曰庶人貪者涿鹿音卓本又作濁司馬云涿鹿地名故城今在上谷郡西南八十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殺音試下同）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縫本又作縫扶恭反徐扶公反音馮淺帶縫帶使淺狹矯紀表反）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說始銳反又如字去起呂反危冠李云危高也子路好勇冠似雄雞形背負豭牛用表己勇也）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葅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卒子恤反葅莊居反）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葅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以為于偽反下同堯不慈不授子也文王拘羑里紂之二十年囚文王強其丈反羞如字本又作惡烏路反）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負石自投於河申徒狄將投於河崔嘉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民父母若濡足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桀殺龍逢紂殺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非聖人不仁不用故也遂沈河而死）介子推至忠

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
木而燔死○食音嗣燔音煩燒也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
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
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尾
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高誘以爲魯人磔竹客反廣雅云張也操七曹反瓢婢遙反乞者李云
言上四人不得其死猶豬狗乞兒流轉溝中者也乞或作走離力智反念本本或作卒世之所
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
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剖普口反自
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
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
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
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說如字又始銳反人上
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
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
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
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上壽音受又如字下同瘦色又反不能說
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
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
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說音悅亟紀力反急也
本或作極復扶又反狂狂如字又九況反汲汲本亦作伋音急又音及巧苦好反又如字孔子再
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
據軾低頭不能出氣○上時掌反三息暫反又如字芒莫剛反歸到魯東
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
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
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
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此篇寄明

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行如字灸久又反料音聊
編音鞭又蒲顯反徐扶顯反本或作編音同頭一本作料頭編虎須幾音祈去起呂反子張問
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滿苟得人姓名盍胡臘反爲行下孟反下注同盍何不
也勸何不爲德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
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
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
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
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
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
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
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相曰子
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臧
聚司馬云謂臧獲盜濫竊聚之人作音昨宰相息亮反下相而同故勢爲天子未必
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
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
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
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
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嫂先早反司馬云以嫂爲室家臣
或作相殺申志反論力頓反悖布內反拂扶弗反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
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
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
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
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
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長丁丈反五紀司馬云
歲月日星辰曆數六位君臣父子夫婦別彼列反下同堯殺長子崔云堯殺長子考監明舜流母弟弟謂
象也流放也孟子云舜封象於有庳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也適

丁歷反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
監於道。○且子正爲名假設之辭也爲音于僞反下爲利同監本亦作鑑同吾日與子
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
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
也。○日人實反約如字徐於妙反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
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
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
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
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
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
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
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
患也。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抉眼烏穴反
鮑子立乾司馬云鮑子名焦周末人汙時君不仕採蔬而食子貢見之謂曰何爲不仕食祿答曰無可仕
者子貢曰汙時君不食其祿惡其政不踐其土今子惡其君處其土食其蔬何志行之相違乎鮑焦遂棄
其蔬而餓死韓詩外傳同又云槁洛水之上也勝子不自理一本理作俚本又作申子自理或云謂申徒
狄抱甕之河也古本作申子不自理謂申生也孔子不見母李云未聞匡子不見父司馬云匡子名章齊
人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案此事見孟子傳文專斥無足問於知和曰：人
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
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
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
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
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
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無足一本作無知則下遝蹂反下
同樂意音洛下同知不音智下知謀同故推正不忘邪忘或作妄言君臣但推尋正道不忘故不用富貴
邪爲智力不足故不用邪過世之士焉言人心易動但人與賢人俱生便自謂獨過於世人況親自爲富貴

音昔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
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
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慘七感反怛丹曷反恐
上勇反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
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
美究埶，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窮猶盡也究
埶音勢本亦作勢音藝究竟也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
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
君父。○俠音協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
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
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惡烏路反知和曰：知者
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
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
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
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
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
也，非以要名譽也。○要一遙反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
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
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
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
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阨
音厄又烏賣反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
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
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筦音管本亦作管
籥音藥一本筦籥作蕉燒嗛苦簟反醪力刀反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
也，可謂苦矣；○侅徐音礙五代反又戶該反飲食至咽爲侅一云遍也馮氣馮音憤憤滿也

下同言憤畜不通之氣也上時掌反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
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慰亦作畏為欲富就利故滿若
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
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舍音捨下
同戚醮在遙反李云顦顇也又音子妙反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
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劫許業反又曲業反內
周樓疏李云重樓內帀疏軒外通謂設備守具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
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
無故而不可得也○單音丹本或作斷音斫故觀之名則不見求
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繚音了又魚弔反理也

莊子卷第九

郭象子玄注　陸德明音義

說劍第三十（音義曰：以事名篇。）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趙文王，司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子，後莊子三百五十年。洞紀云：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之元年。一云：案長曆推惠文王與莊子相值，恐彼之言誤。喜，許紀反，下同。夾，郭李音協，又古洽反。好，呼報反，下同。厭，於鹽反，又於豔反。）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悝，苦回。）（又太子名悝，音葵，又音務。說，始銳字解也，又音悅。）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反。○使，所吏反。幣從，才用反。一本作以幣從軍。）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說，如字，又始銳反，下同。蓬，步公反。本或作鬔。蓬頭，謂著兜鍪也。育毛故如蓬。鬢，必刃反，司馬本作賓，云：賓讀為鬢。垂冠，將欲鬬，故冠低傾也。曼胡，莫干反，司馬云：曼胡之纓，謂麤纓無文理也。短後之衣，為便於事也。瞋，赤夷、赤真二反。語難，如字，艱難也。勇士憤氣積於心胸，言不流利也。又乃旦反。既怒而語，為人所畏難。司馬云：說相擊也。乃說，音悅，下大人說同。）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趨見，賢遍反，下劍見同。）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又如字。脫，一本作說，同，土活反。）

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千里不留行，司馬云：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校，司馬云：考校取其勝者。校，本或作敦。敦，如字，司馬云：敦，斷也。試使用劍相擊斷敦也。一音丁回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杖，直亮反。所奉，司馬本作所奏。）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燕，音煙。燕谿，地名，在燕國。石城，在塞外。鍔，五各反，司馬云：劍刃也。一云：劍稜也。）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鐔，音淫，三蒼云：徒感反，劍口也。徐徒南反，又徒各反。謂劍鐶也。司馬云：劍珥也。）韓魏為夾，（○夾，古協反，司馬云：把也。一本作鋏，同。一云：鐔從稜向背，鋏從稜向刃也。）包以四夷，裹以四時，（○裹，音果。）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行以秋冬，隨天道以行止也。）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芒，莫剛反。）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

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肺芳廢反爲于僞反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上時掌反下同三環如字又音患繞也聞義而愧繞饌三周不能坐食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斃婢世反司馬云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漁父第三十一音甫以人名篇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緇帷司馬云黑林名也本或作緇惟杏壇司馬云澤中高處也李云壇名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有漁父者音甫取魚父也一云是范蠡元嘉本作有一漁者漁父則如字須眉本亦作鬚眉交如字李云俱也本作皎揄音踰又音俞又褚由反謂垂手衣內而行也李音投揄投揮也又士由反袂面世反李音芮上時掌反距李云距至也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飾如字本又作飭音敕化齊民李云齊等也許慎云齊等之民也如淳云齊民猶平民元嘉本作化於齊民後向如無於字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與音餘下同危或作僞分如字本又作介音界司馬云離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杖直亮反拏女居反司馬云橈也音饒鄉香亮反或作嚮同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緒言猶先言也待或作待咳苦代反唾吐臥反相息亮反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于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嘻香其反好呼報反下同少詩召反下同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經營也司馬云經理也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治直吏反下官事不治同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屬音燭長丁丈反後遇長同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勝音升行下孟反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技其綺反職或作賦春秋後倫朝覲不及等比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飭音敕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泰本又作大音同徐敕佐反後同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疵上之反摠李云謂監也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道音導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譽音餘敗二邁反惡人烏路反下同慝他得反不擇善否兩容頰適

偷拔其所欲謂之險○否悲美反惡也又方九反兩容頰適害惡皆容也頰兒調適也
頰或作頰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
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
之叨○挂音卦別也又音圭叨吐刀反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
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很胡墾反人同於己則可
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
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
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
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去起呂反愀在九反又七小反客悽然變
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
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
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
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閒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
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
免矣○語魚據反下同本或作數音朔離力智反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
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
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
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
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
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
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
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強其丈反下同樂音洛下同忠貞以功為
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
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
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
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

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
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
於偽而晚聞大道也○祿祿如字又音錄形見為禮也司馬云錄領錄也蚤音早
字亦作早湛丁南反下同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
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
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得遇也謂得遇失也遇或作遇比如字謂親見比
敦也又毗志反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
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
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閒○刺七亦反顏淵
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
敢乘○波定李云謂戲如波也案謂船行故水波去遠則波定子路旁車而問曰
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
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
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
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
乎○旁步浪反乘繩證反下同倨音據傲五報反要一遙反折之設反孔子伏軾而歎
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而樸鄙之心
至今未去○湛或作其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
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
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
獨擅之○下遐嫁反下注同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
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
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
乎○此篇言無江海而閒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
外頻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固所以為至人之道也○閒音閑頻如究反
列御寇第三十二音義曰以人名篇或無列字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
方而反○瞀音茂又音務奚方李云方道也曰吾驚焉曰惡乎驚○吾驚烏
李云見人感己卽違遽故驚也惡音烏曰吾嘗食於十饗[illegible]
司馬云十家並賣饗饗讀也而五饗先饋言其先饋己也[illegible]
[illegible]中五家先見饋王[illegible]先饋進於己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
已曰夫內誠不解自矜飾○解音懈司馬音解形諜成光[illegible]
光儀也○形諜徒協反說文云[illegible]司馬云形諜成光[illegible]以外鎮人
心[illegible]使人輕乎貴老[illegible]
[illegible]而鳌其所患[illegible]
夫饗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
權也輕而猶若是[illegible]而況於萬乘
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
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
將保汝矣[illegible]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illegible]
保附也汝司馬云[illegible]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
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者以
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
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
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感
求無感乎無求乃不相保○暨也覺子六反賓者本亦作擯同必刃反司馬云客之
人先異反本作器反發也知字跣司馬本反作廢云置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先物
惠不因彼豫出焉反則異也○焉於虔反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
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搖而本才一本作性又非道德之謂也動搖本才以致求者
與汝游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細巧入人爲小
言○小言不入道故曰小人毒以其言多患故曰人毒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
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游汎若不

繫之舟虛而遨游者也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
能而任衆人者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彼不敢告汝汝又不自覺何期相孰哉王云何小言爲毒曾無告
語也孰誰也謂誰相親愛者既無告語此不相親愛至也知音智食而一本作飽食而遨遊本又作款五
汎芳劍反下同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呻吟吟詠之謂○吟司馬云緩
名也呻音申謂吟詠學問之聲也崔云呻誦也本或吟吟裘氏地名崔云裘儒服也之崔本作之地
此云地蛇者山因茶種也祇三年而緩爲儒祇適也○祇音支李云適也言適三年而
成也司馬云巨移反謂神祇祐之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
墨相與辯其父助翟翟緩第名○河潤九里河從乾位來乾陽數九也使其弟墨謂
使緩弟翟成墨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
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緩怨其父之助弟故
感激自發死而見夢謂己既能自化爲儒又化弟令墨弟出己化而不能順己以良斯而便怨死精誠
之至故爲秋柏之實○闔胡嘗視其良闔語助也胡何也良者良人謂緩也言何不試視緩墓上已化爲
秋柏之實良或作壙音浪冢也見賢遍反令力呈反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
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自此已下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爲報報其性不報其爲也然
則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爲之哉彼故使彼彼有彼性故使習彼夫人以己爲
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言緩自美其儒謂己能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齊人之井飲者相
捽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性者貴賤不失其倫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也無泉亦無所穿
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相捽才骨反言
穿井之人爲己有造泉之功而捽飲者不知泉之天然也喻緩人不知翟有天然之墨而忿之捽一音子晦反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觀緩之謬以爲學父故能
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爲乎其間也○知音智注同父本或作久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仍自然之能以爲己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仍而證反本又作認同聖人安其所
安不安其所不安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衆人安其所不
安不安其所安所安相與異故所以爲衆人也莊子曰知道易勿言
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

之人天而不人。知難落天地未書開言以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易以豉反知難音智應如當也字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事在於適無貴於遠功○泙李音平郭敷音反徐敷耕反漫末旦反又末干反司馬云朱泙漫支離益皆人姓名屠音徒單音丹盡也千金之家如字本亦作賈又作價皆音殫三絕句崔云用千金者三也一本作三年則上句至家絕技其綺反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夫兵其安有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見則衆逆生順於兵，故行有求。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順於兵順或作慎兵，恃之則亡。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慎爲上者未之亡也○恬徒謙反憺徒暫反本亦作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殉○知音智注反下爲知同離力智反苞苴子餘反司馬云苞苴有苞裹也竿音干牘音獨司馬云謂竹簡爲書以相問遺情意氣也遺唯季反下同敝精神乎蹇淺，昏於小務所得者遐○敝郭婢世反一音必世反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小夫之知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志大神微形爲之累則迷惑而失大致也○道音導注同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泊然無爲而任其天行也○冥如字本亦作瞑又音眠泄息列反徐以世反泊步各反悲哉乎！爲知所得者細○悲哉乎一本作悲哉悲哉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任性大寧而至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下爲于僞反宋王司馬云偃王也使所吏反數所主反乘繩證反下同說音悅阨於解反窘其殞反又巨殞反槁苦老反又枯槁反本亦作矯居表反項李云槁項羸瘦貌司馬云項槁立也黃馘古獲反徐況壁反爾雅云獲也司馬云顦面黃熱也秦王司馬

云惠王也痤徂禾反舐字又作䑛食紙反痔治紀反愈本亦作瘉同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圾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爲安今一爲貞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雕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爲安○瘳敕留反圾魚及反又五臘反危也○令力呈反下同方且飾羽而畫，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將然飾畫非任真也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僞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視音示下同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體中也○復扶又反彼宜女與？彼百姓也女哀公也彼與女各自有所宜相效則失真此卽今之見驗○與音餘又如字下順與同見賢遍反予頤與，效彼非所以養己也誤而可矣！正不可也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明不謂當時也○離力智反難治也，治之則僞故聖人不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施始豉反下注同識如字又申志反商賈不齒，況士君子乎○賈音古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爲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鋸音據鉞音越捶之蘂反桎之實反梏古毒反爲內刑者，動與過也。靜而當則內外無刑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不由非坦之塗者謂之宵人○宵人王云非明正之徒謂之宵夜之人也訊本又作訊音信問也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訐於外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內受刑但問其卜耳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愿音願廣雅云謹愨也長丁丈反不肖外似不肖內賢者內不似也有順王作慎懁音環又許沿反徐音絹三蒼云急腹也王云研辨也外慎研辨常縱謂縵武半反又武諫反李云內實堅外如緩也釬胡旦反又音干急也一云情兒相反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治爲難知耳末爲殊無迹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襍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若其易觀不肖亦可知然○穆其所以觀其知也○卒寸忽反知音智正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一云謂醉者喜則偏側冠也王云側所求正反不正也側或作則易以敧反為也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人言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正考父音甫宋湣公之玄孫弗父何之曾孫傴紆矩反僂力矩反三命公士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而夫謂凡夫也唐許謂堯許由也凡言而夫者謂許由也凡言者而夫唐許考父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者誰同於唐許之事○而夫郭云凡夫也呂鉅矜夸也唐許崇讓者也孰協唐許謂誰同唐許也考父與而夫誰同於唐許也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德也而心有睫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僞已甚矣○心睫音接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溺○與事俱敗矣射食亦反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為者也言非一故為凶首也中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非是故各不自得也若天下皆自好則物恣其自是○吡音紫非其所不為者也而吡非當也則夫攻之反皆注恩同奉吡之四矣爾本或又作芳爾反皆畢事也子爾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窮以於所受長自然恒於所受○天下未嘗窮人也窮者以其才能短反而緣循偃佒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杖物而行者也偃佒不能傴僂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也故困以長達也○者也○偃佒烏朗反佒於丈反本亦作快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分歸一身者也○慧音惠以其通外則無知無涯傷其內也○知音智以其元嘉守一身之本耳○乃作厚乃厚作厚後其身無怨也仁義多責天下皆望而怯之達生之情者傀其愛然之情則多實有不周矣故愛多之實○傀傀然大悟解之貌呼懷反徐餘達於知者肖肖釋散也○肖音消○字林云肖回反解也公音消○知音智達大命者隨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韲粉夫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者也若挾奇說以干人主必有所不遂之禍○韲子兮反不受之也故夫之所以悟者此三代所以於直斯民而行之也而不遭之禍○緯音韋蕭同下字驪龍李云緯蕭謂織蒿也頷下胡感反鍛丁亂反本或作鍛又為驪龍之驪力知反驪黑龍也鍛丁亂反又音段頷戶感反夷音胡感反纖音獨韲子兮反七禾反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叔及其牽而入於大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髑髏聞生而矉蹙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使所吏反衣於既反芻初俱反叔音菽大廟音太孤犢音獨髑髏音獨婁矉頻人反蹙子六反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平也○璣音機又音祈齎子詣反又音資本又作齎同螻音樓蟻魚綺反也○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以其所見應萬物則物有不應者也因其自應而應之則其應全矣夫欲以不徵徵之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神者徵之唯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之所見者則反不遠於形骸神至順則無不遇近於幽深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夫至順則自用於彼而功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是雖欲入人其功之外也

天下第三十三（音義曰以義名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為其所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為矣又何加焉）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惡音烏）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使物各復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不離力智反下注不離離性）（下章離於同兆本或作逃）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此四名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迹行下孟反章內同薰然許云反溫和貌崔云以慈仁為馨聞也粗七奴反卷內皆同）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遺參本又作操同七曹反宜也稽音雞考也蕃音煩畜敕六反又許六反藏如字又才浪反）古之人其備乎（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本數明故末不離○醇順倫反）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所以為備○辟婢亦反本又作闢）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鄒莊由反孔子父所封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道音導下以道人皆同分扶問反復扶又反下章不復同）天下大亂（用其迹而無統故也）賢聖不明（能明其迹又未易也○易以豉反）道德不一（百家穿鑿）天下多得一（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得一偏得一術）察焉以自好（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為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好呼報反注及下同惡烏路反淡本又作澹徒暫反漠音莫）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所長不同不得常用○長丁丈反）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故未足備任也○徧音遍）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各用其一曲故析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況一曲者乎○稱尺證反下章同）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全人難遇故也）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道術將為天下裂（裂分離也道術流弊各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哀矣如字本或作喪息浪反）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勤儉則瘁故不暉也○侈尺紙反又尺氏反暉如字崔本作渾瘁在醉反）以繩墨自矯（矯厲也○矯居表反）而備世之急（勤而儉則財有餘故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不復度衆所能也○墨翟宋大夫尚儉素滑音骨又戶八反釐力之反又音熙禽滑釐墨翟弟子也不順五帝三王之樂嫌其奢說音悅下注同後聞風而說皆同大過音太數佐反後大過大多大少故此順或作循度徒各反）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鬬（夫物下尺則以鬬為）（是今墨子令百姓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鬬為非也○非樂節用墨子二篇名汎芳劍反化同己儉為汎愛兼利令力呈反下同）其道不怒（但自刻也）又好學而博不異（既自以為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己也）不與先王同（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毀古之禮樂（嫌其後靡）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

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爲法皆以任力稱情爲愛今以勤儉爲法而爲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以儉非所以爲愛也○譁音華以作武樂名夏戶雅反重直龍反下同未敗墨子道非但道不可以敗成敗故不慎墨子是一家之正崔云未壞其道文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物嫌之情成○墨非而歌不生類萬應歌而墨以歌爲非也樂音洛下及注同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觳無潤也○戶角反郭李皆云觳無潤也苦角反徐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悅音悅下同行下孟反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也○任音壬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覩其性之適也○湮音因又音煙塞也支川本或作枝…九雜…崔云…司馬云…胈步末反…裘褐…跂蹻…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訾音紫觭居宜反又音奇仵音五…其道理成者爲之尸主…皆願爲之尸主也尸者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爲欲係巨子之業…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意在不備世之急斯所以爲是其行則非也爲之大過故非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治之下也任衆適性爲上今墨反之故爲下○爲治上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爲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舍音捨下章同才士也夫非有德也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忮逆也○忮之豉反…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求有餘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

少也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宋鈃尹文稱天下為先生自稱為弟子也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謂民亦當報己也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揮斥高大之貌○傲五報反曰君子不為苛察務寬恕也○苛音何一本作苛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所以為救世之士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行下孟反又如字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各自任也○不當丁浪反崔本作易云至公無黨也易以豉反趣物而不兩物得所趣故一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都用乃周○於知音智下業知同田駢田反齊人也駢復下書書十五篇慎子云名廣徧音遍教則不至任其性乃至○至一本作不至不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泠汰猶聽放也○遺如字本又作遺去起呂反章內汁同泠音零汰音泰徐徒蓋反一云泠汰猶沙汰也謂沙汰使之泠然也皆泠汰之於一以此為道理也或音齊又音替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鄰傷之為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不肯當其任而任夫眾人眾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謑胡啟反又音奚又苦迭反說文云恥也五米反髁戶寡反郭勘禍反謑髁訛倪不正貌王云謂讙刻也無任無所施任也王云謑髁讙於法而猶能不自任以事事不與眾共之則無為尚賢所以笑也復扶又反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欲聖其適使物不為○行下孟反下入之行同椎拍輐斷與物宛轉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張合○椎直追反拍普百反輐五管反又胡亂反斷丁管反又丁亂反王云推拍輐斷皆刑斷圓者所用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膠目恣性析免當時之患也○前知音智魏然而已矣任性獨立○魏

魚威反五回反推推而後行曳而後往所謂緣於不得已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患生於譽譽生於有見○譽譽反一音必遂反○磨云回風為磨還音旋一音若磨末任反又如字石之磨音謂回也徐從句音至全字能全而無非磨石所譽無全在人言稱句全見非實時言其無心也不稱力智反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能慮宜賢當位以賢不肯為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也夫塊不失道欲令去知如土塊也亦為凡物云云皆無緣得道非物也○塊苦對反或苦怪反令力呈反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與土塊非所以為實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傑所以笑也適得怪焉未合至道故為詭怪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自任之道也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所謂齊萬物以為首其風窢然惡可而言逆風所動之聲○窢字亦作聲又作況逼反又火麥反郭云逆風聲音域常反人不見觀不順民望○不見觀一本作不聚觀而不免於魭斷立法而魭斷無圭角也○魭五管反又五亂反斷丁管反一本無斷字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韙是也○韙于鬼反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為不知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但不至也槩古愛反○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也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夫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則明有物之自建也○建徒曾反關尹關令尹喜也或云尹喜字公度老聃他甘反身老子也為喜著書十九篇主之以太一自天地以及群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應如究反一音下邁據反形物自著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其動若水

一二一九

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常無情也響許丈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嚮全者不知所得也○芴音忽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谿苦兮反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曰受天下之垢雖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垢音苟人皆取實唯知有之以爲利未知無之以爲用己獨取虛守沖泊以待羣實○泊步各反無藏也故有餘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巋然而有餘獨立自足之謂○巋去軌反又去類反本或作巍其行身也徐而不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費芳味反無爲也而笑巧巧者有爲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爲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爲之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倕也○蜘音知蛛音誅倕音垂人皆求福己獨曲全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所求福福已足曰苟免於咎隨物故物不得咎也以深爲根理根爲大初之極不可謂之幾也○大音泰以約爲紀去甚泰也去起呂反○曰堅則毀矣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近逆則雖水氣無耎也至順則全近逆則毀斯正理也○近五故反無輭如兗反本或作輭音同銳則挫矣進躁無崖爲銳○挫作臥反常寬容於物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也不削於人全其性也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隨物也○芴元寂本作寞漠音莫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任化也○死與音餘下同芒乎何之忽乎何適無意趣也○芒乎莫剛反下同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故都任置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不急欲使物見其意○謬悠謂若忘於情實者也荒唐謂廣大無域畔者也儻於蕩反徐敕蕩反丁音觭徐起宜反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累於形名以莊語爲狂而不信故不與也○莊語竝如字郭云莊莊周語也一云莊端正也一本作壯側亮反大也

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其言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也○卮音支敖五報反倪音詣不譴是非已無是非故恣物而行○譴遣戰反以與世俗處形羣於物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還與物合故無傷也○瓌古回反瓌瑋奇特也連犿一本亦作抃同芳袁反又音權又敷晚反一云皆宛轉貌一云相從之貌謂與物相從不違故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參初林反注同差初宜反下同諔尺叔反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多所有也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莊子通以平意說己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爲汪汪然禹拜昌言亦何嫌乎此也○而辟婢亦反閎音宏稠音調本亦作調蛻音悅徐始銳反又敕外反汪烏黃反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惠施惠子名車尺蛇反又音居舛川兗反徐尺允反駁邦角反中丁仲反厤物之意○厤古歷字本亦作歷物之意分別歷說之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司馬云無外不可一無內不可分故謂之一也天下所謂大小皆非形所謂一二非至名也至形無形至名無名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司馬云物言形爲有形之外爲無無形與有相爲表裏故形物之厚盡於無厚無厚與有同一體也其有厚大者其無厚亦大高因廣立有因無積則其可積因不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卑如字又音婢李云以地比天則地卑於天若宇宙之高則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睨音詣李云睨側視也謂日方中而景已復昃謂景方昃而光已復沒謂光方沒而明已復升凡中昃之與升沒若轉樞循環自相與爲前後始終無別則存之亡死生與之何殊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同體異分故曰小同異死生禍福寒暑晝夜動靜變化衆辨莫同異之至也衆異同於一物同之至也則萬物之同異一矣若堅白無不合無不離也若火含陰水含陽火中之陰異於水水中之陽異於火然則水異於水火異於火至異異所同至同同所異故曰大同異南方無

窮而有窮○司馬云四方無窮也李云四方無窮故無四方上下皆不能窮處其窮會有窮耳一云知四方之無窮是以無無窮無窮也形不盡形色不盡色形與色相盡也知不窮知物不窮物知窮物相盡也獨言南方舉一隅也今日適越而昔來○智之適物物之適智形有所止智有所行智有所守形有所從故形智往來相為逆旅也鑒以鑒影而鑒亦有影兩鑒相鑒則重影無窮萬物入於一智而智無間萬物入於一物而物無眹天在心中則身在天外心在天內則天在心外也適而思親者往也病而思親者來也智在物為物物在智為智司馬云彼日猶此日則見此猶見彼也彼猶此見則吳與越人交相見矣連環可解也○司馬云夫物盡於形形盡之外則非物也連環所貫貫於無環非貫於環也若兩環不相貫則雖連環故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司馬云燕之去越有數而南北之遼無窮由無窮觀有數則燕越之間未始有分也天下無方故所在為中循環無端故所行為始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氾芳劍反李云日月可觀而目不可見愛出於身而所愛在物天地為首足萬物為五藏故肝膽之別合於一人一人之別合於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觀古亂反於天下所翻自以為最也辯字林云辯慧也樂音洛卵有毛○司馬云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卵不為雞則生類於雞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為眉蜂眉寄感之分也龍顏虎豫感量之氣也神以引明氣以成實實之所明如戶牖明暗之蟲以晝夜性相近習相遠則性之明遠有習於生雞三足○司馬云雞兩足所以行而非動也故行由足發動由神御今雞雞兩足須神而行故曰三足也郢有天下○郢楚都也在江陵北七十里李云九州之內於宇宙之中未萬中之一分也故舉天下者以喻盡而名大天非大若各指其所有而言其未足難郢方千里亦可有天下也犬可以為羊○司馬云名以名物而非物也犬羊之名非犬羊也非羊可以名為羊則犬可以名羊鄭人謂玉未理者曰璞周人謂鼠腊者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於人馬有卵○李云形之所託名之所寄皆假耳非真也故犬羊無定名胎卵無定形故鳥可以有胎馬可以有卵也一云小異者大同犬羊之與胎卵無分於鳥馬也丁子有尾○李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火不熱○司馬云木生於水火生於木木以水潤火以木光金寒於水而熱於火而寒熱相兼無窮水火之性有盡謂火熱水寒是偏舉也偏舉則水熱火寒可也一云猶金木加於人有楚痛楚痛發於人而金木非楚痛也如處火之鳥火

生之蟲則火不熱也山出口○司馬云形聲氣色合而成物律呂以聲聚形玄黃以色聚質呼於一山一山皆應一山之聲入於耳形與聲並行是山猶有口也輪不蹍地○蹍本又作趾女展反司馬云地平輪圓則輪之所行者迹也目不見○司馬云水中視魚必先見水光中視物必先見光魚之濡鱗非曜鱗異於曜鱗則視濡也光之曜形異於不曜則視見於曜形非見形也目不夜見非暗晝見非夜有假也所以見者明也目不假光而後明無以見光故目之於物未嘗有見也指不至至不絕○司馬云夫指之取物不能自至要假物故至也然假物由指不絕也一云指之取火以鉗刺鼠以錐故假於物指是不至也龜長如蛇○司馬云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龜形雖短而命甚長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司馬云矩雖為方而非方規雖為圓而非圓譬繩為直而非直也鑿不圍枘○鑿曹報反枘如銳反司馬云鑿枘異實合為一形鑿積於枘則鑿枘異圍鑿枘異圍是不相圍也飛鳥之景未嘗動也○景音影司馬云鳥之蔽光猶魚之蔽水魚動蔽水而水不動鳥動影生影生光亡亡非往生非來墨子曰影不徙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鏃子木反郭音族徐朱角反三蒼云矢鏃也司馬云形分止勢分行形分明者行遲勢分明者行疾目明無形分無所止則其疾無閒矢疾而有閒者中有止也實薄而可離中有無及者也狗非犬○司馬云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所謂狗此所謂犬也名實離則彼所謂狗異於犬也黃馬驪牛三○驪力支反又音黎司馬云牛馬以二為三曰牛曰馬曰牛馬形之三也曰黃曰驪曰黃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馬驪牛形與色為三也故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也白狗黑○司馬云狗之目眇謂之眇狗狗之目大不曰大狗此乃一是一非然則白狗黑目亦可為黑狗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孤駒未嘗有母李云駒生有母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名去也母書為駒之母故孤駒未嘗有母也本亦無此句一尺一本無一字棰章藥反曰取其半萬世不竭司馬云棰杖也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析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桓團李云人姓名徐徒丸反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囿音又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柢丁計反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天地其

莊子司馬云惠施唯以天地爲壯於己也施存雄而無術司馬云意在勝人而無道理之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本倚人本或作畸同紀宜反李云異也繚音了而小反云實人也墨宜觭反蹇音其又音撰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徧音遍爲于僞反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隩烏報反李云深也謂其道深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蚉音文蝱音孟庚反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愈貴李云自顯所愈貴近於道也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者爭夫尺捶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爲辯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而闕誤多矣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膏梁之子均之嬉戲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李音殆蕩者放也放蕩不得也夫音符論者力困反歡音角評音病中丁仲反徒本亦作論同恩息蒯反邪似壁反好呼報反子玄之莊論其大體真可蒲得莊生之旨矣郭生蒯滕書篆之塗說余亦晚觀書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濠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云其書五車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郢匠褒同嶽斤面相非之言如此之甚者也答曰夫不失欲極有敵之肆神與其言者豈得不奢其辭而壹其倫乎莊生振微音於七篇列斯文於後世重言壹涉玄之賂從事發有辭之敘雖談無實辯而教無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造擴而未違者有過理之嫌祛斯之弊故大寧惠子之云辯也

莊子卷第十

文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守山閣本校刊

桐鄉陸費逵總勘

杭縣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文子二卷案漢志道家文子九篇註曰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案此班固之原註讀書志以爲顔師古註誤也隋志載文子十二篇註曰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十卷亡二志所載不過篇數有多寡耳無異說也因史記貨殖傳有范蠡師計然語又因裴駰集解有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語北魏李暹作文子註遂以計然文子合爲一人文子乃有姓有名謂之辛鈃案暹註今已不傳此據讀書志所引案馬總意林列文子十二卷註曰周平王時人師老君又列范子十三卷註曰並是陰陽歷數也又曰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其書皆范蠡問而計然答是截然兩人兩書更無疑義暹移甲爲乙謬之甚矣柳宗元集有辨文子一篇稱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詞又互相牴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今刊去謬惡濫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是其書不出一手唐人固已言之然宗元所刊之本高似孫子略已稱不可見今所行者仍十二篇之本別本或題曰通元真經蓋唐天寶中嘗加是號事見唐藝文志云

文子

按漢志文子九篇元魏李暹唐徐靈府註俱十二篇暹謂文子姓辛名鈃葵邱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然考馬氏意林別有范子計然十三卷並陰陽歷數則文子非計然也其辭一本老氏蓋道德經之義疏又雜以名法儒墨諸家故柳子厚以爲駁書後人聚斂而成其或然歟吳中舊刻僅十餘葉雲間潘氏輯略較之倍蓰邇得墨希子始覩其全乃靈府註本也因彙刻之其語之純駁覽者擇焉又其書稱平王問註以爲周平王攷文子與孔子同時周氏涉筆謂楚居者蓋近之丁丑夏日余有丁志

目錄上

道原一　精誠二　九守三　守虛四
守無五　守平六　守易七　守清八
守真九　守靜十　守法十一　守弱十二
守樸十三　符言十四　道德十五　上德十六

目錄下

微明十七　自然十八　下德十九　上仁二十
上義二十一　上禮二十二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道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泏泏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彰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墆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已雕已琢還復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乎死生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殰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怳兮不可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老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惔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車以四時為馬以陰陽為御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以天為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貴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故曰致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

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毫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總名也眞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淸淨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眞人眞人者知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爲無爲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天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眞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始終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容道將爲汝居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眞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淸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卽乎無門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淸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卽易而忘其本卽合於若性水之性欲淸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於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擊於物而繫於俗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淸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嘏察於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淸沖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氾兮若浮

靈若亡而有若亡而存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邪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慾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喑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神明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遠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爲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蚑蟯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太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元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

老子曰夫道德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爲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即滅木強即折革強即裂齒堅於舌而先斃故柔弱者生之幹堅強者死之徒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日迴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之不粹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爲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禮亶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憯乎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細所謂大

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遯於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夫無形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無形實有形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無名以為用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出無容言而不文其衣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行蹎蹎視瞑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畸行以迷眾聖人不以為世俗

精誠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惔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無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凌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

未嘗死生也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故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夫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爲能有之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故通於大和者闇若醇醉而甘臥以遊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豫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虙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員天陰陽所壅沈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蹎蹎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眞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積惠重貨使萬民欣欣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序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僞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肢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眞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奸心此聖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

讒民貧苦而紛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夫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脩者本也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皐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爲貴精至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子者其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夫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下賞賢而罰暴

老子曰大道無爲無爲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而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綿綿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爲之形以一字爲名天地之道大以小爲本多以少爲始天子以天地爲品以萬物爲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爲天下母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麤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梟呼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

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君子之憯怛非正爲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聖人不慙於景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形接不可以照期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言害衆者倕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情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有爲也即傷無爲而治者爲無爲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載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也

文子曰名可强立功可强成昔南榮趎恥聖道而獨亡於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條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絡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强立也故田者不强囷倉不滿官御不勵誠心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處於不傾之地積於不盡之倉載於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爲害以成爲敗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强而外明內强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家寧康

九守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爲一寂然清澄重濁爲地精微爲天離而爲四時分而爲陰陽精氣爲人麤氣爲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

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者死，順之者生，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脈，三月而肧，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邱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明元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淨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爲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

守虛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蹷，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疏，無所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爲無不成也。

守無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即心不惑，齊生死

則意不慊同變化則明不眩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爲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爲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於無爲者乎無爲者即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影柱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夫無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也

守平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懸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守易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爲天下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爲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守清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所以爲制者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守真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誠達性命之情仁義因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真人之遊也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不達此道者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故聖人不失所守

守靜

老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

耳調金玉之聲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攓取吾精若泉原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卽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下之道也虛靜爲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爲治以動爲亂故曰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

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蓄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卽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下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鎭之執一無爲而不損沖氣見小守柔退而勿有法於江海江海不爲故功名自化弗强故能成其王爲天下牝故能神不死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爲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爲主故聖人以道蒞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强梁者死滿足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强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强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强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久

老子曰天道極卽反盈卽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巵其沖卽正其盈卽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於無樂也卽無不樂也無不樂卽至樂極矣是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卽有自志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爲天下之要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卽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元同無非無是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强不利財貨不貪世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卽三者傷矣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

以形爲主者神從而害其生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沈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爲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爲而成弗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影之效以道爲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宗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守太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假于道者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日夜無隙而與物爲春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眞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

符言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天地而無表裏洞同覆蓋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爲善立名而爲賢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則無功妄爲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求爲寧者失其所寧即危求爲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爲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爲禍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無不稱故知不知上也不知言知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爲故無敗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

也四言天下變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饗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變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凌強兵共殺之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不能使禍無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禍之至非己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矜是故閑居而樂無為而治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故至德言同輅事同福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遭退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

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觀勸即生責觀即生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己無所與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有智而無為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即名息道息而名章即危亡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己則免於累矣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幣殫而欲不厭卑體婉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為名者不伐無罪為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君子行正氣

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以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則在己者得而邪氣無由入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夫須臾無忘其為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為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下無之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至德道者若邱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為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為害始福為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為常富貴其寄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中心其恬不累其德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以數算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既闇且聾人道不通故有闇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闇聾哉心亦有之塞也莫知所通此闇聾之類也夫道之為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為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不聞與不問猶闇聾之比於人也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與不在求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

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人，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爲取，後之爲先，即幾于道矣。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爲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能者，中人也，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爲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於爲非，而未必免於禍，故君子逵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即交讓，心亂即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即氣順，賊生即氣逆，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天之道，其猶嚮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怨積則禍生，宦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汙而異泥者。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隨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德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稸，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夫道者原

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强始於短寡成於衆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爲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爲鄰無爲而無不爲莫知其情莫知其眞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强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和無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强作難結怨爲兵主爲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若使人無其意夫無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故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此之謂德何謂仁曰爲上不矜其功爲下不羞其病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何謂義曰爲上則輔弱爲下則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何謂禮曰爲上則恭嚴爲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爲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故修其德則下從令修其仁則下不爭修其義則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壄無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

形而擇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

老子曰若好義則備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惠物博智淺以淺贍博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斂則與民爲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故好與來怨之道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爲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執者見小也見小故不能成其大也無爲者守靜也守靜能爲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具於此矣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君道者非所以有爲也所以無爲也智者不以德爲事勇者不以力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一矣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乎老子曰一而已矣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者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爲得者非所求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於道矣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爲之奈何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愛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爲天下貴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相返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上與道爲友下與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元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爲治矣

文子問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

加以力摸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朴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以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衰民背叛則上無威人爭則輕爲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祝則名君溺則捽父勢使然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有道德則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無道德則縱欲怠惰其亡無時使桀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仁絕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政強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爲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禍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無罪者及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無所怨憾謂之道德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迕於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亨小鮮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無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爲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則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

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無淫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莅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莅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爲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上德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老子曰學於常樅見舌而守柔仰視屋樹退而目川觀影而知持後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

老子曰道以無有爲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榦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河水不見太山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沈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性之有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天二氣即成虹地二氣即泄藏人二氣即生病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修地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求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爲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爲猨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爲正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璧錢之器礛䃴之功也鏌鎁斷劌砥礪之力也蝨與驥致千里而不飛

無褒糧之資而不飢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
弓藏功成名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
不爲視於無有則得所見聽於無聲則得所聞飛鳥
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邱寒螿得木各依其所生也
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
間之父子相危也犬豕不擇器而食愈肥其體故近
死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椎固百內而不能自椽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因高爲山即安而不
危因下爲淵即深而魚鱉歸焉溝池潦即溢旱即枯
河海之源深而不竭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
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聽也混混之水濁可
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絉之爲縞
也或爲冠或爲絉冠則戴枝之絉則足蹍之金之勢
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
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冬有雷夏有
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麃麃日出而流傾易覆也倚
易輔也幾易助也溼易雨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
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殘華非時者不
可食舌之與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直焉使影
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與死同病者難爲良醫與
亡國同道者不可爲忠謀使倡吹竽使工捻竅雖中
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
觀無以接物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于險者不得履
繩海內其所出故能大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
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蓋非橑不蔽日輪非輻不追
疾橑輪未足恃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發矢之爲

射十分之一饑馬在廄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
生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
足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量即不差懸古法以類
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
而行之謂之亂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
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黮必留其謀百星之
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蝮蛇不
可爲足虎不可爲翼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才
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助祭者得嘗救
鬭者得傷蔽於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日月欲明浮
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
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潔黃金龜
紐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爲富故與弱者金
玉不如與之尺素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
一輻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橘柚有鄉萑葦
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九州
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上者
難矣兇兇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人之性便
衣緜帛或射之即被甲爲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十
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
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
靡而不相敗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
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
里再生者不獲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汙其準粉其
顙腐鼠在阼燒薰於堂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

響者不能為工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採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沈愚者不知足焉驥驪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理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凷不止邱山從成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巧冶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斵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使人無渡河可使河無波不可無曰不辜甑終不墮井矣刺我行者欲我交訾我貨者欲我市行一棊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為悲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近也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績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是以聖人內藏不為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得其所轉故能致遠天行一不差故無過矣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內藏天之道裒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鬼神之道驕溢與下人之道多者不與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域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天道為文地道為理一為之和時為之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物其德不絕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敘天下定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陰難陽萬物昌陽復陰萬物湛物昌無不贍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無不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洿澤盈萬物節成洿澤枯萬物節荄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為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為天下母陽氣畜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畜積而後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

則闇章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愈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無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河水深壤在山邱陵高下入淵陽氣盛變爲陰陰氣盛變爲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忿無惡言怒無作色是謂計得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聖人儗陽天下和同儗陰天下溺沈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雖未能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無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慎其微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莢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

文子下

微明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爲不知不知之爲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爲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去爲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爲無知是以不吾知

文子問曰爲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軤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爲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也使有轉者乃無轉也上下異道易治卽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悄傷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僞匿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卽無怨刑知人卽無亂政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爲強轉禍爲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無竟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止謂之道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愼察也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

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强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性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詐僞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不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于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爲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于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于無形之外而不留心于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轂也知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于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知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于善也無小而不行其于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爲而無不成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其勢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老子曰福之起也綿綿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益勞古之人味而不捨也今之人捨而不味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無以與道游直志適情即堅强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

馬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道者寂寞以虛無，非有爲於物也，不以有爲於己也，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鏡太清者眂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眂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唯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溼而強食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也，快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迕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圖國必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捨趨而審仁義也。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則通功易事，而道達矣，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故治國樂所以存，虐國樂所以亡，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爲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用衆人之所愛，則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則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則武之所制者小。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于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民之所以

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無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囷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爲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爲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則和與民同守則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而已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眞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聖人者以目眡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眞人者不眡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眞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元同無是無非

自然

老子曰淸虛者天之明也無爲者治之常也去恩惠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辯禁姦僞則賢不肖者齊於道矣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無宰十二月運行周而復始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故至寒傷物無寒不可至暑傷物無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無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爲左右相爲表裏凡事之要必從一始時爲之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上執大明下用其光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爲四時分爲五行各得其所與時往來法度有常下及無能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之道無爲而備無求而得是以知其無爲而有益也

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夫稟道與物通者無以相非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規矩句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故無絃雖師文不能成其曲徒絃則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爲悲也至於神和遊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變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故蕭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爲主道爲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甚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爲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强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

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死者無怨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爲極是謂天德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鬭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悲也安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卽萬物一齊無由相過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故不尙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沈鳥於淵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奚仲爲工師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皐澤織網陵坂耕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以所長易所短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淸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故因卽大作卽小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爲之節文無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無其資不可使遵道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爲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卽天下聽從怫其性卽法度張而不用道德者則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爲以成其大窊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爲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爲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爲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

相保王公修道則功成不有不有即强固强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元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聖人能知所以非雄非雌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陰與陽有圓有方有短有長有存有亡道爲之命幽沈而無事於心甚微於道甚當死生同理萬物變化合於一道簡生忘死何往不壽去事與言慎無爲也守道周密於物不宰至微無形天地之始萬物同於道而殊於形至微無物故能周恤至大無外故爲萬物蓋至細無內故爲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之度去好去惡無有知故易意和心無與道迕夫天地專而爲一分而爲二反而合之上下不失專而爲一分而爲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夫道至親不可疏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義霸者通於理聖人之道於物無有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中心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其上即弊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雖有神聖夫何以易之去心智省刑罰反清靜物將自正道之爲君如尸儼然元默而天下受其福一人被之不褒萬人被之不褊是故重爲惠重爲暴即道悖矣爲惠者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於官而遊居者亟於進矣夫暴者妄誅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修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行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即生姦爲暴者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生於身故務功修業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蕪而無跡田野辟而無穢故太上下知而有之王道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言爲文章行爲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於己若欲挾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元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嘿嘿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無端化遂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清明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無權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爲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

老子曰所謂無爲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

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鴃泥用輴山用樏夏瀆冬陂因高爲山因下爲池非吾所爲也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爲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之民強凌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爲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神農形悴堯瘦癯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物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於事求贍者未之聞也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執一以爲保反本無爲虛靜無有忽恍無際遠無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之經

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能窺其門天化遂無形狀地生長無計量夫物有勝唯道無勝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政於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合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申不違五度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爲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己而動天下爲鬭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用其自爲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爲己用無一人之可用也

下德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縱之放僻淫佚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

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卽重生重生卽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卽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强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是謂元同用其光復歸其明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爲善莫難於爲不善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眞無變於己故曰爲善易也所謂爲不善難者簒弑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今之以爲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卽忘其所爲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卽患不侵也受與適卽罪不累也好憎理卽憂不近也喜怒節卽怨不犯也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恆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贍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卽食充虛衣禦寒足以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卽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故

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目悅五色口肥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柰治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簒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以道本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卽忘其本忘其本卽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道者能遺物反己有以自鑒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鑒則動而惑營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則失身以治國則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古者聖人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凡舉

事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於非譽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即難矣是以貴虛故水激則波起氣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爲正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王託於無適故爲天下令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也天地之閒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異爲一同氣蒸乎天地禮義廉恥不設萬民莫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械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男女羣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則民性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不淫於采色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調聲禮淫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脩也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直而素樸閑靜而不躁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和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即留激即行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照乎日月與道化者爲人機巧詐僞莫載乎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爲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也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志而貴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人博聞强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敖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化民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爲國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雋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末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也重爲任而罰不勝也危爲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見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即德遷而爲僞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

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夫至人之治虛無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緣不得已矣漠然無爲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謂之搖光搖光者資糧萬物者也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道即與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氣反於眞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存於耳即其聽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肢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眞人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

老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故爲治者知不與焉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之爲也一者無爲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爲而不易也

老子曰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故無爲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並應無窮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也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即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絕糧萬人之羣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夫責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溥洽而無私蜎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戴圓履方抱表寢繩內能理身外得人心發施號令天下從風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折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柔委順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也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伐亂禁暴興賢良廢不肖匡邪以爲正攘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於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帝者不體陰陽即侵王者不法四時即削霸者不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不親大

而行小節狹隘而不容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強甲堅兵利不足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爲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爲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鬭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強而敵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

上仁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即下不擾下不擾即民不怨下擾即政亂民怨即德薄政亂賢者不爲謀德薄勇者不爲鬭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饑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凍寒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

老子曰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聰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羣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失之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身亂而國治者未有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愼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

慧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為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夫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廣應也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氣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理之法雖衆足以亂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服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人君之道無為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不成故不用之不為之而有用之而有為之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為道以禁苛為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羣生以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為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䮍駣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罘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皋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鷇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氣出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憯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闇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

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卽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恩推卽懦懦卽不威嚴推卽猛猛卽不和愛推卽縱縱卽不令刑推卽禍禍卽無親是以貴和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昌衰風爲先萌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造其所以亡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承故審其己者不備諸人也古之爲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服古者修道德卽正天下修仁義卽正一國修禮智卽正一鄉德厚者大德薄者小故位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天下推己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故雌牝卽立柔弱卽勝仁義卽得不爭卽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於天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卽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荆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於道德不重用兵也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爲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遍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歡不出於和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末世卽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溺於世非譽萃於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與驥逐走卽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卽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

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言古者以疾今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廚骨骴不官君子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沈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登天後必入淵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夫崇貴者爲其近君也尊老者爲其近親也敬長者謂其近兄也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鑑而能無爲非者寡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爲非者寡矣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仁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古之善爲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也故爲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爲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爲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爲天下容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兮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爲而無不爲也

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卽本固基厚卽上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爲道便說掇取一行一功之術非天下通道也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輯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胷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爲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卽遠者治矣不

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不失矣

老子曰凡爲道者塞邪隧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無日不求勿使可奪無日不爭如此即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故天下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即奇伎逃亡守職不進民俗亂於國功臣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無道則制於人矣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古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曲終改調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教也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於法者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爲學者循先襲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爲治非此不治猶持方枘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爲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無爲無爲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己出也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老子曰臣道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强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

小所利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者凶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衆爲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

老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爲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衆體大者節疏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而力自修以道故不責於人易償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夫衆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即觀其所受賤即觀其所爲視其所患難以知其所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得矣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爲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爲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故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爲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爲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爲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爲準繩者也

老子曰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趣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於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即間不容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爲民除害也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爲天下除害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赤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人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爲殘賊是以虎傅翼何爲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蝙獺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爲

起也

老子曰為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遼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逐煩撓以為急士為詭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有益於亂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錯其威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五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其縣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內之漬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於伏屍流血相交以前故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衆助之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羣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兵之勝敗皆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仁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即必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即必難為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鬬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若歸恩之加也

上禮

老子曰上古真人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

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及至神農黃帝覈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達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眞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脅衆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僞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無遊心於虛世俗之學擢德攓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譊名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爲也擢德自見也攓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則舉失道則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爲姦僞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囿也以成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趣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爲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

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州之高以爲九卿一國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儁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衆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人儁也行可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儁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

老子曰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趣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遏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强故莫能終其天年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如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萬物變爲塵垢矣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爲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獸禮樂飾則生詐僞末世之爲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不能禁也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挈金玉擿礲蜃消銅鐵而萬物不滋刳胎焚郊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麒麟不遊構木爲臺焚木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爲池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雹霜爲害萬物焦夭處於太半草木夏枯三川絶而不流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衆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爲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

殺不辜誅罰無罪於是興矣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羣臣推上意而壞常疏骨肉而自容邪人諂而陰謀遽載驕主而象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廉璧襲無贏殼龜無腹蓍筮日施天下不合而爲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爲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太半舉兵爲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往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末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隳肢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絕

老子曰鄷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爲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爲奇奇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飢奇逸爲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文子下

文子校勘記

漢志道家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也按今文子道德篇平王問一條無周字末云寡人敬聞命其非周王甚明初疑楚平王正與孔子相值何以班氏憒憒至此既取文子反覆尋繹知其以淮南子割裂補湊而成平王問一條本漢志而去周字以掩其依託之迹斷非班氏所見本也淮南子雖亦雜采諸書然首尾條貫自成機杼今取一篇之文離為數段或割取他篇以附益之不論指意之合於老氏與否而並以為老子之言何老子之多言若是也且以偶儷不齊之文句節而字省之遂至一節之中文氣斷續一行之內語意背馳又淮南引老子文並有故曰二字今託為老子言而於此等悉仍其舊豈老子自著之而自引之乎疏謬若此亦可謂不善作偽者矣獨怪唐人所引文子並與今同而自唐以來歷千餘年未有發其覆者惟柳子厚謂其意緒文詞互相牴而不合或衆為聚斂以成其書亦不知其出淮南者十之九取他書者不過十之一也惟是淮南一書傳寫已久間有淮南誤而文子尚不誤者存以互校不為無益若謂淮南取諸文子則顛倒甚矣庚子春刊文子成復以淮南逐條勘驗乃知此書之誤誤于作偽者半誤于傳寫者亦半為一一考正之得札記若干條讀者取兩書而平心互勘焉孰真孰贋必有能辨之者

道原篇

表之不盈一握（表字誤書依原道訓作卷）無為為之而合乎死生（此句不可解原道訓作合乎道與下通乎德對文）天常之道（天常二字誤書依原道訓作太上）陰陽御之（原道訓作陰陽為御與上三句一例）不可救也（救字誤書依原道訓作究）不先物為也（此下脫去二句原道訓有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也十字）清靜者道之鑑也（原道訓作德之至也此鑑字不可解）反者道之常也（上無反字此眞忽然揷出老子反者道之動易一常字便不可通）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上已云柔弱者道之用也此復分疏殊與上下不倫且語意亦甚難解）除其貴欲（貴字誤書依原道訓作嗜）而在乎自得（文瀾閣本重自得二字此脫去）故曰致虛極也（老子自引己書何不檢點至此）無形究而神杜（杜字誤書依俶眞訓作壯）覺而無憂（俶眞訓作其覺憂與上句一例）無孔子問道老子曰（道應訓以為齧缺問被衣答此易為孔子老子不知淮南本用莊子知北遊文安可改）而不以曲故自持（淮南莊子並無曲字不以故自持即上文之無求其故也曲字費解又此條原分兩截正汝形以下為被衣答齧缺語形若槁木以下為被衣自歎今合為一殊覺語意複雜不倫）恢恢（淮南作墨墨恢恢此脫二字不成句）老子曰夫事生者（道應訓以為徐馮語王壽此易為老子不知淮南本用韓非子喻老篇文安可妄改生字衍書依道應訓刪）知時者無常之行（之字衍書依道應訓刪）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依韓非子書云智者非藏書者也餘並因上文誤衍淮南無衍文但脫非字）多聞數窮（道應訓數作言與老子合）即乎無門（即下脫入字無書作天原道訓並不誤）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老子自引己書何不檢點至此）一者無心（心字誤原道訓作匹）布德不溉（句費解原道訓作布施不溉）一之嚴察於天地（原道訓嚴作解）曲因其直直因其常（此二句不可解原道訓但云曲因其常）憂悲者德之邪也（原道訓邪作失）故曰天下之至柔（老子自引己書何不檢點至此）無音者類之太宗（類字誤原道訓作聲）孰元德於心而化馳如神（原道訓本指舜此易為迂論矣書中似此甚多當作偽者校讎疏處）而獨如其根（如當作知下脫守字並書依原道訓補正）而獨守其門（原道訓獨下有知字與上句一例）響應而不知（原道訓作不乏）藏於不取（原道訓作不敢）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雜取原道訓文任意填寫不知其複）

贊也因天地自然天地下脫之字當依原道訓補禮亶不足以放愛亶當作豐放當作效齊俗訓並不誤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此又老子自引己書惟改侯王爲聖人便失其義不求德齊俗訓德作得風齊於俗可隨也風字誤當依齊俗訓作行

精誠篇

故總道以被民泰族訓總作攬故精誠內精誠下脫感於二字當依泰族訓補

故國之殂亡也泰族訓無之字也字與下文一例執沖含和泰族訓沖作中

返造化覽冥訓返作反而持自然應者自然下脫之字當依覽冥訓補虙犧氏之王天下也此下覽冥訓本指女媧氏今以稱虙犧氏殺秋約冬此上覽冥訓有和春陽夏句不可斷去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覽冥訓無汎然二字本作求自養不知所如往此句不可解覽冥訓作魍魎不知所往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誤謬至不可句覽冥訓云朝帝於靈門宓穆休於太祖之下序危國序字誤覽冥訓作存至精芒乎中芒字誤覽冥訓作亡行於無門覽冥訓作休於宇內與上脫於方外爲對文

老子曰人主之思此下主術訓本指神農氏今易爲泛論矣終歲獻貢貢字誤主術訓作功威厲不誠主術訓作不殺此誠字必誡之誤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此下道應訓說白公事作僞者以白公在老氏後特爲融去

此言精神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二句別取泰族訓文與上意不相屬

而莫之使極自然不成句依主術訓當衍極自二字羣書治要引此文然作也亦無極自二字待言而使命主術訓作使令與治要引此文合故人君好勇主術訓本指齊莊今易爲泛論矣人君好色主術訓本指頃襄作僞者以頃襄在老氏後特爲融去好憎明於外明字誤主術訓作忘唯神化爲貴治要引此句下有也字

精至爲神主術訓精至二字倒與治要引此文合誠心不抱也主術訓抱作施

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本經訓云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抱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與此意正相反其上文云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則淮南本不誤作僞者務量此處不得不改竄以救之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本經訓無之字九字作一句讀跪坐而

言之跪字誤本經訓作危而不可說道句費解繆稱訓作不可以導人治要引此文亦有以字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繆稱訓本指舜今易爲泛論矣情甚於梟呼文淵閣本作譟呼此梟字誤情以先之繆稱訓有也字與治要引此文合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此句誤繆稱訓作慈母之愛諭焉者治要引同淮南惟愛字誤作憂

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治要引言下意下並有也字於文爲順繆稱訓文小異然亦有兩也字

老子曰言有宗此下道應訓說淳于髡事作僞者以淳于髡在老氏後特爲融去不知淮南本用呂氏春秋離謂篇文安可妄改不如寡言言字誤道應訓作也

害衆者倕此句誤道應訓作周鼎著倕與呂氏春秋合故匠人智爲不以

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誤謬至不可句道應訓引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亦似有誤字今慎子僅存五篇不可攷矣但淮南既稱慎子則此四句斷非老氏之言益信文子爲後人僞撰淮南不及見也取聖道而獨

亡於己而字誤脩務訓作之屯閔條達屯閔二字費解脩務訓作鈍聞勤苦十日不食此句誤與下意亦不相屬脩務訓作欣然七日不食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絡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文子既爲老子弟子則與南榮趎同時安得云名立後世又安得云至今不休可見文子取淮南非淮南取文子也

此謂名可強立也此下脩務訓有功可強成一段引申包胥復楚事今刪去則與發端二句不相應矣天下有害也治要引天下上有見字與上句一例而人莫不順其命治要引命作令下二句並同

九守篇

雲笈七籤九十一卷全引此篇分爲九節天地未形以下爲守和節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以下爲守神節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以下爲守氣節輕天下卽神無累以下爲守仁節尊勢厚利以下爲守簡節古之爲道者以下爲守易節人受氣於天者以下爲守淸節天子公侯以下爲守盈節聖人與陰俱閉以下爲守弱節以朱本分段如是今本首兩條無題而自守氣節後半至末分守虛守無守平守易守淸守眞守靜守法守弱守樸十段與七籤全不合篇名九守而分十段篇謬已甚又以守虛守無等目與九守並列支離不分篇題雜糅於是文子十二篇溢爲二十二篇矣今刻分篇雖仍其舊而校勘記則合爲一篇不復區別焉

寂然淸澄七籤作自寂蠢氣爲蟲七籤蠢作煩與精神訓合道生一句首

（七籤有故曰二字與精神訓合此亦老子自引己書也）二月血脈（七籤二月而胞）七月而成形（七籤無形字與精神訓合）脾主舌（七籤脾作心精神訓無此句）脾為風（精神訓脾作肝與陰陽應象大論亦云風氣通于肝）肝為雷（精神訓肝作脾）人與天地相類（七籤人作以相下有比字精神訓作以與天地相參也）州國受其殃（七籤無其字與上二句一例精神訓亦無其字）何能久熏而不息（七籤熏作勞精神訓作久熏勞下句聰勝上亦有久字）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七籤無外字守內二字倒）精神之戶牖（七籤有也字與精神訓合）五藏之使候（七籤有也字與精神訓合）聖人誠使耳目精明元達（七籤無聖人二字與精神訓合）意氣無失清淨（此四字誤七籤作虛無和靜精神訓作虛靜恬愉）使口生創（七籤作厲爽同莊子天地篇文）使行飛揚（七籤行作性同莊子天地篇文）好憎使人精勞（七籤精作心與精神訓合）以其生生之厚（七籤有也字）即所以得長生（七籤有也字與精神訓合）抱德煬和（七籤作養和）抱命不惑而宛轉（七籤無不惑二字與精神訓合又而下有行字精神訓無）可正以義（七籤正作止與精神訓合此正字誤又不可劫以兵原指晏子不可懸以利原猶難華此並以為反論矣）為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精神訓無者字與上句一例）無為者即無累（七籤無者字）以天下為影柱（句費解書依精神訓作不以天下為貴矣七籤引此句影柱作量夫疑卽貴矣二字之誤）下考世俗之行（七籤下作以精神訓以下二字並有）人之所貪（七籤有也字與精神訓合）反太素（七籤作太一）知養生之和者（七籤句首有故字）通內外之符者（七籤符作府）不縱身肆意（精神訓不作故故字是也此卽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義）制形而衣（制字誤七籤作度與精神訓合）容身而居（七籤作遊與精神訓合）鼻口之於芳臭也（七籤鼻口二字倒與俶真訓合）所以為制者異（七籤有也字與俶真訓合）必假於不用者（七籤作也與俶真訓合）則消躁藏息矣（躁字誤七籤作燥與俶真訓合）必不以越行求之（七籤越作趨之作也並與俶真訓合）誠達性命之情（七籤達下有乎字）仁義因附也（七籤因作自無也字）此真人之遊也（七籤遊作道與俶真訓合）辭潤金石（七籤辭作澤與俶真訓合）所以據德也（俶真訓據作贊養字勝）禍福不能矯滑（七籤

滑作撓與俶真訓合）擢拔吾生（七籤作性與俶真訓合）雖欲勿稟（七籤作稟）凝感之原也（七籤凝作凝凝字是）而不損沖氣（七籤無而字）江海不為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脫誤不可解七籤引此文云江海不為百川自歸故能成其大聖人弗雖萬兆為歸故能成其王）故能神不死（七籤無神字）矜者不立奢者不長（七籤矜作跂奢作矜與老子合無老子本文跂者不立跨者不行二句是彰語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二句是正文今各刪一存一便覺語意不倫）滿足者亡（七籤足作逸）去奢驕（七籤驕作泰下同）故聖人日損而沖氣（句費解七籤作故聖人保沖氣）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此下道應訓以為孔子語今易為老子不知淮南本用荀子宥坐之文安可妄改）其沖則正（沖字誤淮南荀子並作中）樂終而悲（治要引此句在物盛則衰之下此錯簡）是以弊不新成（道應訓是以下有能字與老子合）是內樂外（七籤是下有以字與原道訓合）故有自樂也（七籤有下有以字於文為順）即有自志貴乎天下（句費解七籤作卽至貴乎天下原道訓作志遺於天下責遺二字形相似又原道訓本指許由今易為泛論矣）因天下而為天下之要也（此句誤七籤作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與原道訓合）不貪世名（七籤世作勢與原道訓合）神從而害其生（七籤無其生二字與原道訓合）無不偶也（原道訓偶作遇）體本抱神（七籤本作性）以遊天地之根（七籤作閒精神訓作樊）芒然仿佯塵垢之外（精神訓仿佯下有於字下句乎亦作於）通達禍福於一（七籤通遺禍于一精神訓通達禍于一）不得已而往（七籤作用）如影之效（精神訓作放）以千生為一化（七籤千生作死生與精神訓合）以萬異為一宗（七籤作一方與精神訓合）精神之所能登假于道者也（七籤所下有以字與精神訓合）

符言篇

見譽而為善（詮言訓見譽上有欲字此脫去）行於無怠（詮言訓作無迹）始於無形（詮言訓始作保）固在言前（前字衍當依逸周書周祝解刪此條自其文好者以下並逸周書文）動以從（周祝解作勸以徙顧炎武唐韻正據此謂徙字古音斯可反正與下禍字韻改一從字便失韻矣周祝解又有時之從也動以行不知道者以禍亡正與此為對文不可刪去此條自無

（不猶以上並逸周書文）故知不知上也（纘義本故知下有言字與下句一例）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說林訓云山生金反自刻刻字與下食賊編此一增改便失據而辭）水流下不爭疾（句亦多寡不倫）故去而不遲（疾當作先去當作疾原道訓並）不（誤）

老子曰人有三死（此條見韓詩外傳及說苑雜言篇並以爲孔子對哀公語）不求可非之行（求字誤詮言訓作爲）行未免於無非（詮言訓免作固與上句一例）故處衆枉（脫之中二字當依詮言訓補）故至德言同略事同福（此二句不可解稱與輻通豈以車爲喩耶繆稱訓作言同略事同指）爲善卽勸爲不善卽觀勸卽生責觀卽生患（觀與勸爲對文疑卽規字詮言訓云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責議則生患）不以知見求譽（詮言訓無求字見譽與上求名對文）人有窮而道無通（無下脫不字當依詮言訓補）鑑見其醜則自善（自字衍當依詮言訓刪）嚮彈而欲不厭（此上詮言訓有事以玉爲句此脫去）約定而反先日（荀子富國篇注引此文先作無與詮言則合）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詮言訓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喜怒者必多怨（詮言訓喜德者必多怨此改喜怒二字意便淺甚）時去我走（走字誤詮言訓作先）中心其恬（詮言訓作書恬當字勝）

老子曰人有三怨（道應訓以爲狐邱丈人與孫叔敖問答此易爲老子不知淮南本用荀子堯問篇文安可妄改）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壽字誤泰族訓作受）不聞與不問（此句誤泰族訓作不學與學）人之情心服於德（心字衍當依治要引刪）先貴於人（此於字衍下先章於人同）卽天下樂推而不厭（治要引無樂字）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譏危微人間訓作一危二危三危）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不知二字衍當依人間訓刪）所求者同所極者異（此二句與上下文並不相屬依繆稱訓書在君子曰苟義之下）故動有益（繆稱訓動而有益此改一字便覺文理不順）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繆稱訓本指伯夷今易爲泛論矣）官敗於官茂（此句誤鄧析子轉辭篇作忠怠於宦成此下六句並與析子文）

老子曰舉枉與直（說山訓以爲孔子言今易爲老子矣）所謂同汙而異泥者（說山訓泥作塗）天下雖大（此下四句取上仁篇與上文不相屬）故小國寡民

（此下又取老子與上文亦不相屬）自得者必柔弱者也（治要引自得上有能字與詮言訓合）

道德篇

老子曰夫行道者（道應訓以爲惠孟語宋康王此易爲老子不知淮南本用呂氏春秋）（順說篇文安可妄改）聖人和愉寧靜生也（俶真訓生作性）至德道行（至德二字誤俶真訓作志得）故生遭命而後能行（俶真訓生作性）命得時而後能明（時字誤俶真訓作性）君好義則信時而任己（義當作智信當作倍）（詮言訓並不誤）棄數而用惠（惠字誤詮言訓作慮）好智窮術也（詮言訓好智上有故字）好勇危亡之道也（好智好勇好與三項平列此好勇上必有獻文詮言訓云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恃而辭助一人之力以禦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財不足任（財字誤詮言訓作才）處大不溢盈而不虧（本孝經補而不溢一句衍爲兩句便無意味此下十句並孝經文）下之任懼（此二字誤甚詮言訓作任重）非古相返也（齊俗訓無古字）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氾論訓以此下四句爲周書文今易爲老子欲殺國策引老子將欲敗之四句亦將周書之文）直而證父（氾論訓本指直躬）信而死女（氾論訓本指尾生）法煩刑峻卽民生詐（主術訓作上多故則下多詐與下句爲對文）非去邪也（齊俗訓句首有去非者三字此脫去）去迕於心者（齊俗訓有也字與上文一例）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齊俗訓云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爲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謂同此烹小鮮之一言而寬裕與刻削見解迥殊正申明上文是非無定之意此但云勿撓而已則與上下文意全無闕會何用此二語綱亘於中乎但淮南在老子後故可引老子而解之今入老子口中安得復爲兩岐之說此又作縮者苦心閔縮真也）身疏而謀當卽見疑（齊俗訓作身疏卽謀當而見疑與上句一例）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齊俗訓規作窺其上文云圖面於鑑水則員於杯水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刪此數句則窺字不可解故改爲規纔規字亦不甚可解）猶逃雨（齊俗訓有也字於文爲順）此所欲而無不致也（齊俗訓無不作不能）故聖人體道反至（至字誤齊俗訓作性）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道應訓以爲李克語魏武侯此易爲老子不知淮南本用呂氏春秋）

遂咸篇文安可安改故功遂身退功下脫成名二字書依道應訓補

上德篇

見舌而守柔繆稱訓而下有知字此脫去觀影而知持後繆稱訓云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事見列子說符篇作僞者以列子在老氏後特為刪去故勇武以強梁死繆稱訓本指子路辯士以智能困繆稱訓本指萇宏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此下七句說山訓本設為魂魄問答今易為老子矣所以論道而非道也說山訓論作諭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說山訓無常字蓋寒暑不能並時而至與上三句意同增一常字卑失本旨為魚得者說山訓得作德二字古通縱之所利而已說山訓所利作其所形不可併併字誤說林訓作匿璧瑗之器說林訓作成器成字是視於無有說林訓作無形椎固百內而不能自椽椽字誤說林訓作椽豹之為縞也豹字誤說林訓作鈞冠則戴枝之枝字誤說林訓作致精泄者中易殘說林訓作賊日不並出說林訓日下有月字此脫去椽輪未足恃也說林訓然而椽輻未足恃也此脫誤非弦不能發發下發字書作矢說林訓不誤矢之為射說林訓矢作弦懸古法以類句費解說林訓作懸垂之類杖格之屬說林訓杖作枝不可得潔潔字誤說林訓作也故與弱者金玉弱字誤說林訓作溺小人鞭缶鞭字誤說林訓作鼓亦可以醜此句誤說林訓作亦不見醜夫待利而登溺者說林訓登作拯愚者不知足焉知字誤說林訓作加人君不以求道理理字誤說林訓作里必有危說林訓作詭良匠不能斲冰說林訓作金使河無波不可說林訓云中河使無渡不可無曰不辜辜字誤說林訓作幸輪得其所轉說林訓云輪轉復其所過萬物節成文瀾閣本無節字萬物節蕃文瀾閣本無蕃字蕃作藝雖未能見此句誤繆稱訓作離朱未能見勉求諸人勉字衍書依繆稱訓刪故君子慎其微繆稱訓云積羽沈舟群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今移置此蓋與上下文竝不相屬矣

微明篇

老子曰道可以弱道應訓以道可以弱十句為無為語知之謂六句為無始語知之乃為不知四句為太清語道不可聞七句又為無始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以下則淮南引老子以為說之條理井然今以為老氏一人之語殊謬甚矣且淮南本用莊子知北遊文安可安改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道應訓以為白公問孔子答此易為文子老子不知淮南本用呂氏春秋精諭篇文安可安改夫為無知為字誤道應訓作唯文子問曰為國亦有法乎道應訓以為惠王翟煎問答此易為文子老子不知淮南本用呂氏春秋淫辭篇文安可安改前呼邪許乎道應訓作邪許雖鄭衛胡楚之音胡楚書依道應訓作楚楚呂氏春秋云豈無鄭衛之音哉不若此之義也義即宜字淮南呂氏並作宜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正道應訓以為田駢語齊王今易為老子不知淮南本用呂氏春秋執一篇文安可安改正即政字淮南呂氏並作政無達其意此句誤道應訓雖無除其患害云見其造恩脫誤至不可解秦族訓云見其造而恩其功疑此恩字即恩之誤然上下文皆闕節太甚文氣斷續不貫軸不運於己於己二字衍依秦族訓刪書乃無聲也文瀾閣本也上有者字下句同上下異道易治則亂秦族訓云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秦族訓本指商鞅作偽者以商鞅在老氏後特為刪去然春秋時未有相坐之法也滅爵之令張則功臣判秦族訓本指吳起作偽者以吳起在老氏後特為刪去愛人即無怨刑怨字誤秦族訓作寬老子曰江河之大道應訓以為趙襄子及孔子語今易為老子不知淮南本用呂氏春秋慎大覽文安可安改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列子說符篇述此事云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淮南呂氏並脫去不朝三字此承其脫文而加出止兩字誤益甚矣既云不須臾又何必言日中乎高誘呂氏注以日中則乃解不須臾則誘所見呂氏亦不誤居知所以治要引作為與人間訓合不可禁於人治要引禁作止與人間訓合隨時動靜汜論訓時下有而字事一而察其變一字誤汜論訓作萌道者敬小微敬小下脫慎字書依人間訓補夫使患無生易施于救患難治要引此文無施字難字與人間訓合而務施救於患句費解治要無施字救於二字倒雖神聖人不能為謀治要引有也字於文為順戒禍慎微主術訓微作遇方流四遠主術訓作旁流四達此方字古通旁遠字誤而鬼神不敢先先字誤主術訓作柴聖人見其始終繆稱訓云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此脫三字古之人味而不捨

也 繆稱訓捨作食下同 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 權字誤人間訓作變 直志適情卽堅強賊之 人間訓說單豹本 以身役物卽陰陽食之 人間訓說强毅本 雖以成滿 此句誤人間訓作雖以毀碎滅沈節承上單豹張毅而言 不以有爲於己也 依真訓不作物 非道者之所爲也 者字衍當依真訓刪 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 期字誤依真訓作神 而歸居於物之初 居字衍當依真訓刪 義者比於心 繆稱訓比於下有人字 中世守德而不懷 懷字誤繆稱訓作壞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 此下四句人間訓以爲孔子語今易爲老子矣 此衆人之所養也 所下脫以爲二字今依人間訓補 聖人者先迕而後合 人間訓無者字與下句一例 慮患解圖國必存 此脫誤治要引此文云慮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與人間訓合又淮南本以計當身就指括子計不行而益親指無害子今並以爲及論矣 身必存 治要引有矣字 百言百計常不當者 人間訓作百言百當卽上文之慮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也此計當不三字並衍 故治國樂所以存 治要引樂下有其字與繆稱訓合下句同 君不與臣爭 治要引有功字 與繆稱訓合 非爲己用也 治要引非下有求字與繆稱訓合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 此下十一句道應訓說白公事作篇者以白公注老氏後特爲辭去不知淮南本用呂氏春秋分篇文安可妄改

自然篇

故肅者形之君也 齊俗訓云肅條者形之君也此齊物肅之壞脫條字 故能法天者 者字衍當依秦族訓刪 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 秦族訓枉橈作 土石 周其所適 周字誤齊俗訓作用 林處者採 治要引作山處者木與齊俗訓合 陵處者田 陵字誤治要引作陸與齊俗訓合 械宜其材 治要引作人齊俗訓作械 宜其用宜其人用 各以清濁應 治要有矣字與齊俗訓合 民 民鮮而費多也 辭字誤齊俗訓作譬 非易人性也 治要引人作民與秦族訓合 有其性無其資 資字誤秦族訓作養 其非聖人爲之法度 治要引無其字與秦族訓合 因其所惡以禁姦 秦族訓此上有因其所喜以勸善句不可刪 威行如神 治要引有矣字 其與物反矣 本文誤反作覆 夫暴者妄誅 主術訓云爲暴者妄誅也與上爲惠者布施也句對文 不受賜於人 主術訓作君 故太上下知而有之 主術訓無而字與老子合 因循任下 主術訓因循下有而字與上下句一例 卽治國之所以明矣 所以二字誤主術訓作治國之道明矣 知而好問者聖 主術訓本指文王 勇而好問者勝 主術訓本指武王治要引此句問作同 字勝 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 衆字誤主術訓作一 天下不足用也 用字誤主術訓作有 無權不可爲之勢 無權二字誤主術訓作夫推 嗜欲不挂正術 挂字誤治要引作枉與脩務訓合 非吾所爲也 所下脫謂字脩務訓有 積財不以相分 治要引財下有貨字與上句相配 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 治要引此文云是以天地無不任時無不應與脩務訓合 墨子無煖席 墨子在老子後此失刪去 將欲事起天下之利 治要引無事字 除萬物之害也 治要引物作民與脩務訓合 思慮不困 治要引作不用與脩務訓合 於事求贍者 脩務訓作事治求贍者治要引此文無求字 天化遂 遂字誤兵略訓作化育 夫物有勝 兵略訓作勝下二句同 同行者相助 兵略訓行作欲 循己而動 己字誤兵略訓作道

下德篇

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 也字誤治要引作至 蓋霸王之功 蓋字衍當依治要引刪 則民可害 治要引民下有性字與秦族訓合 而棄之以法 棄字誤治要引作藥 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 道應訓本以身處江海之上二句爲公子牟語重生二句爲詹子語雖知之猶不能自勝又爲公子牟語不能自勝則從之大句又爲詹子語知和曰當以下則淮南引老子以詰之條理井然今以爲老氏一人之語甚謬甚矣且淮南本用莊子讓王篇文安可妄改 心在魏闕之下卽重生 公子牟處江海而心在魏闕正以重利而輕其生也故詹子教以重生自能輕利今以心在魏闕爲重生文義尚可通乎 猶不能自勝 公子牟云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輕難知重生輕利猶不能自勝其欲也故詹子教以不能自勝則從之若出一人口中則既云重生輕利而又言不能自勝文義尚可通乎 所謂爲不善難者 汜論訓無難字與上爲善句一例 今之以爲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 汜論訓云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

等明自此節省字句至不可解非其有不制制字誤氾論訓作案故自當以道術度量氾論訓云今夫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巵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云云此刪去霤水三句則故字上無所承不可解矣奈治天下何治要引無治字與秦族訓合此失天下也治要引也上有者字老子曰善治國者道應訓以爲屈宜若語吳起此易爲老子檢說苑指武篇與淮南同可見書之真者無往而不見其物合書之僞者無往而不見其抵梧也以道本人之性以道本三字衍當依齊俗訓刪莫不相侵暴虐此句誤本經訓作莫指侵欺暴虐人鄙不齊人字誤本經訓作仁故德衰然後飾仁義飾仁下有脫文本經訓云行沮然後立義與道化者爲人道字誤本經訓云與造化者相雌雄此與彼小異者涉原道訓文易事而不悖不字衍當依齊俗訓刪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遠見下之字衍當依齊俗訓刪人字屬下讀而治世不以責於人治要引作民與齊俗訓合而明主不求於下治要引不下有以字與齊俗訓合而治世不以爲化民此二字誤倒治要引作民化與齊俗訓合因其所有而並用之治要引有也字危爲其難而誅不敢也齊俗訓難作禁無其字緣不得已矣此句誤本經訓云緣不得已之化德反歸焉本經訓反作交止五道道字誤本經訓作通直性命之情直字誤本經訓作真亦誤當依道藏本作寘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主術訓合作釋釋字勝一者無爲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爲而不易也主術訓無此文其語意與上文大同真續貂也千人之衆無絕糧主術訓作絕梁覆露皆道本經訓作照導此道字與導通皆字誤德流方外本經訓作德澤流於方外與下句相配帝者不體陰陽即侵王者不法四時即削霸者不用六律即辱本經訓無三不字以上文考之帝者當體太一故體陰陽即侵王者當法陰陽故法四時即削霸者當則四時故用六律即辱霸避說下文義甚明此增三不字誤甚不足以恃勝恃字誤兵略訓作爲廣即我強而敵弱治要引有矣字與兵略訓合故費不半而功十倍兵略訓作自倍此不明於道也治要引於下有兵字兵略訓無此句按上文王兵敗兵平列而此以不明兵道總結之文理不順真續貂也

上仁篇

君子之道子字誤主術訓作人下不擾即民不怨下不擾三字誤主術訓云擾即民不怨亂主則不然節此主術訓全無文理上文已言下擾政亂民怨德薄矣安得即繼之曰亂主不然乎處一主之勢主術訓一作人以天下之心慮治要引心作智與主術訓合雖商夫芻堯治要引此句云雖在匹夫芻堯主術訓匹夫作褐夫亦有在字希不用其身也用字誤主術訓作困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此二句誤主術訓云所愛習親近者難邪枉不正不能見也老子曰能尊生道應訓本說太王事今以爲泛論矣文子問治國之本道應訓以爲楚莊王與詹何問答此易爲文子老子不知淮南本用呂氏春秋執一篇文安可妄改道之所以至妙者道應訓以爲輪扁語相公此易爲老子不知淮南本用莊子天道篇文安可妄改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道應訓以爲成王尹佚問答此易爲文子老子檢說苑政理篇與淮南同則文子妄矣自攻其君治要引有而字與上句一例故小辯害義此下四句秦族訓以爲孔子語今易爲老子檢大戴記小辨篇與淮南同則文子妄矣道小必不通通必簡大戴記云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是以精誠爲之者也秦族訓爲作感則制於有司以無爲持位制於二字衍當依主術訓刪人君者治要引人君二字倒與主術訓合則不能持制持字誤主術訓作專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主術訓建作利使自有司以不知爲道自字衍當依主術訓刪而取妖跳而字誤主術訓作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不得下脫事字當依主術訓補且人之爲生也主術訓人作民即人主愍之矣主術訓云則人之生憫矣涸漁其下主術訓涸作侵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氾論訓兩禍字並作虐故得生道者生字誤氾論訓作王不在於小當作大氾論訓不誤不在於大當在小氾論訓不誤孰不能承承字誤氾論訓作奪故曰死地荊棘生焉老子云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此易死地二字使不委送死稱於仁夫養生依齊俗訓當云送死得於養餘並衍故制樂足以合歡上言仁禮何以突接制樂此節錄齊俗訓而失之明於死生之分上言制樂何以說到死生此節錄齊俗訓而失之

上義篇

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治要引作重莫若國棟莫若德與泰族訓合）非天下通道也（治要通道上有之字）無日不求（日字誤書依主術訓作曰下同）而令行爲古（汜論訓作古）故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道字下有闕文治要引此文云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也云云與汜論訓合）訊縮於俗而束於教也（訊縮二字誤原道訓作拘）而不可與達舉（汜論訓作遵舉）不惑於疑（疑字誤主術訓作詳）無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所立二字下文闕闕本作人治要引作主術訓同闕本惟有所字）雖尊貴者不輕其賞（賞字誤主術訓作罰）故反樸無爲（治要引樸作眞主術訓合於）言其從己出也（治要引其下有異字眞主術訓合）臣道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主術訓云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方者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此闕去主道一段則下文君臣異適云云不可解）處有其當（夫今本淮南有衍字依治要刪正與呂氏春秋圜道篇合）（有字衍當依主術訓刪）得所勢也（所字衍當依治要引刪）逆之者凶（治要引作害）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治要引此文略作無小作不）成其大略是也（成字誤書依汜論訓作誠下句同）管行者不容衆（不容下脫於字書依汜論訓補）夫衆人之見位之卑（治要引衆人下無之字與汜論訓合）窮即觀其所受（治要引受下有不字與汜論訓合下句同）以知其所勇（所字衍治要引無所字與汜論訓合）計禮而行之（禮字誤泰族訓作義）身之所重也（之字衍治要引無之字與泰族訓合）道德之備（齊俗訓作論）教人以道（兵略訓人作之與下句一例）此天倫所不取也（天倫二字誤兵略訓作大論）有益於亂（齊俗訓無此句無益於治與下不周於用）（爲對文不應此處獨多一句）非以圖存也（圖字誤兵略訓作亡）有敢逆天道（兵略訓逆天下有之字）相交以前（句費解兵略訓作相支以日）布德施惠（兵略訓無施字與上句一例）明苛政之變（苛政二字誤治要引作奇正與兵略訓合）即必雖爲之死（必字誤兵略訓作不下句同）

上禮篇

領理隱密（領理二字誤依眞訓作決籍）古者被髮而無卷領（無字衍書依汜論訓刪）天下非其服（非上脫不字書依汜論訓補）而名後世（汜論訓名下有施字與上德履天下與文）無常尺寸以度（常字衍以書作之汜論訓並不誤）中受人事（受字誤泰族訓作考）得道則舉（道字誤泰族訓作人下句同）以成宗廟之具（成字誤治要引作奉與泰族訓合）聖人之道曰（曰字衍書依治要引刪）爲禮者雕琢人性（精神訓云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云云何等渾成今此處提出禮字下文不必又云節以禮矣）故曰閑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精神訓無此文何故增入豈老子必書自引己書耶）夫禮者遏情閉欲（遁情以下精神訓本說子更此易爲泛論又增夫禮者三字以謬語之處遂嫌然）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精神訓禮作儀作儀者欲與上文一律故改爲禮但一條中三提禮者複疊甚矣）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上俱言禮此處增出樂字）（樂以導和豈防樂之具耶書依精神訓刪樂者二字）末世之禮（齊俗訓作今世之爲禮者與下句爲樂者相配此脫爲字者字）恭敬而交（齊俗訓作忮）布施而得（齊俗訓作儀二字古通）土積則主自肉之獸（主字誤齊俗訓作生）末世之爲治（上已言末世何以此處又重提牽強[illegible]齊俗訓文故血脈不貫）故多欲則事不省（治要引作事多則欲省與齊俗訓合）求贍則爭不止（句誤治要引無字與齊俗訓合不）焚木而畋（本經訓木作林）制服色等（不成句本經訓無色字）主闇昧而不明（此下覽冥訓本說夏桀事）驕主而象其（此下脫意字書依覽冥訓補）天下不合而爲一家（此下覽冥訓本說戰國事）悖拔其根而棄其本（此下五句覽冥訓本說申韓商鞅與上下文不相屬）使陣死路（覽冥訓使作使陣二字）賢聖勃然而起（此下覽冥訓本說事按此條依淮南本文則自夏末至漢初歷次并條作者以老子在戰國前並易而爲泛論使覽複疊無味且本文自此之後此字又何所指乎其爲妄作無疑）輔佐（此下脫有能二字書依覽冥訓補）息未辯之說（未字誤書覽冥訓作巧）是以不得中絕（此句別取兵略訓文與上意不相屬不得下又脫不字）故爲政以苛爲察（此下道應訓以爲叔向論中行知氏語今易爲老子檢新序雜事篇與淮南同則文子妄矣）大敗大裂之道也（道應訓云大卸大矣裂之道也此脫誤不可讀）故以異爲

奇奇兩奇字衍其一兵略訓不誤正之相應正上脫奇字當依兵略訓補自靜為躁奇以下並於奇字絕句

文子校勘記

文子纘義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聚珍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文子纘義原序

禹受計于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武康計籌山因計然嘗度地于此而得名然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見于史記顏師古以爲與孔子同時是也其書曰文子者有與平王問答語徐靈府遂以爲周平王時人則誤甚劉向著錄文子書九篇耳李暹所注乃十二篇疑不能無附託其閒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強平王時楚事日非子胥既奔吳而計然亦去楚閒道適越耶不可攷矣南谷杜君辯博而篤實恬靜而疏通其能可以用世而其志果于遯世雖嘗領閑臺珍館亦復舍去築披雲之菴于計籌山上燕處從容取文子書及其事之散見他書者會稡而刻之三代古書遺跡一旦震發于湮沒之餘眞山林一大奇事予觀自昔財計之臣鮮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范蠡略用之於越十年生聚既以報吳乃飄然遠隱竟免于鳥喙之毒手而圖謀相便計然乃神仙得道人原缺二字已蓋計然嘗受于老子者也夫善計不用籌策此豈區區廢居操縱從事于鞭算之末乎不貴難得之貨不舍儉且嗇不以不足奉有餘生財而不有成功而不居若是者蓋幾乎道固已超然于利害禍福之外而世之壅利專利者往往違天時竭地利自謂以心計析秋毫不知正犯道家之所深忌秖以自貽殃禍覆轍相尋曾莫之悟可歎也南谷嘗注老子得其宗旨又稡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警世切矣學者合而觀之可也雖然書徒糟粕曠洞遐想沉寥虛閑胸中繫累雲掃霧除豈不一快然者哉又安得從南谷君登籌峯望玄墟求鴟夷子所以泛湖之處陵陽牟巘撰

文子纘義目錄

卷一
道原
卷二
精誠
卷三
十守
卷四
符言
卷五
道德
卷六
上德
卷七
微明
卷八
自然
卷九
下德
卷十
上仁
卷十一
上義
卷十二
上禮

臣等謹案文子纘義宋杜道堅撰道堅字南谷當塗人武康計籌山昇元觀道士也其始末無攷是書諸家書目亦罕著于錄惟牟巘陵陽集有爲道堅所作序又別有計籌峯真率錄序稱洞微先生祖常主昇元觀席德壽宮錫之寶翰至今歲某甲道堅寔來上距祖君十二代然才百年云云案自高宗內禪居德壽宮時下至景定壬戌正一百年則道堅當爲理宗時人矣文子一書自北魏以來有李暹徐靈府朱元三家註惟靈府註僅存亦大半闕佚道堅因所居計籌山有文子故蹟因註其書所採諸家之說不標姓名但題曰舊註道堅自爲說者則題纘義以別之自元以來傳本頗稀獨永樂大典尚載其文其精誠符言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義七篇首尾完備道原十守道德上仁上禮五篇原本失載或修永樂大典之時已散佚不完歟今檢原目次第排錄成帙所闕之五篇亦仍載其原文釐爲十有二卷仍符隋唐志文子舊數書中字句與世傳明代道潛堂刊本多所同異其間文義兩通者不可勝舉其顯然訛脫者如符言篇求爲寧求爲治句明刊本作無爲與上下文義全反又不知言知病也句明刊本無言字于義難通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句明刊本追字作足又內在己者得句明刊本內字作則又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句明刊本夫字作二又微明篇聖人見福于重關之內句明刊本見字作先又上義篇奇伎逃亡句明刊本逃亡作

天長均譌誤不可解當以此本爲正又符言篇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二句明刊本脫下一句又能成霸王者必德勝者也句明明刊本脫德字又上義篇故天下可一也句明刊本一字下衍人字此類甚多蓋道堅生當宋季猶見諸家善本故所載原文皆可正後來譌誤不但註文明暢足以宣通疑滯也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禮部主事臣任大椿

宋　杜道堅　撰

道原

（案此篇纘義原闕今仍錄文子原文以符篇目）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强爲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泏泏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歷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于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墆（一本作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竝應無窮已雕已琢還復于樸無爲爲之而合乎生死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殰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怳兮不可爲象兮怳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老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惔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御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以天爲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爲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强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貴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强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幾于道矣故曰致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竝作吾

以觀其復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毫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總名也真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真人者知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爲無爲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天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俛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形傷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真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容道將爲汝居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于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于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于道者反于清靜究于物者終于無爲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門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于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于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于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于樂不忻忻其于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擊于物而繫于俗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于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于天下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于無實生于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于四海一之嘏察于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

其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汎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案閱一本作開）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邪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慾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于神明神明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强疏達而不悖堅强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于水水爲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音宜）息耗滅益過于不訾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蚑（音岐）蟯（音饒）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刺（音積）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强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無閒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大宗眞人者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于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惟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

老子曰夫道德者志弱而事强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于不取行于不能澹然無爲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强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强勝不若己者至于若己者而格柔勝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强即滅木强即折革强即裂齒堅于舌而先敝故柔弱者生之幹堅强者死之徒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日迴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于中即純白之不粹神德不全于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況于人乎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爲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聽失于非譽目淫

于彩色禮亶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憯乎志鏌鋣爲下寇莫大于陰陽而枹鼓爲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于山小寇遯于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夫無形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强有形弱無形實有形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于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卽有名無功卽無名有名產于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卽有德有德卽有功有功卽有名有名卽復歸于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爲利無名以爲用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出無容言而不文其衣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行蹎蹎視瞑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風齊于俗可隨也事周于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畸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爲世俗

文子纘義卷二

宋　杜道堅　撰

精誠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精于內棲神于心靜漠恬淡悅穆胷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纘義〕古之聖人官天地府萬物藏精存誠無形無聲正其道而任物之自然當是時也朝無倖臣野無遺逸國無游民干戈不起勞役不興四民樂業故不待家至人曉而坐致隆平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案〕神明下本有也字一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無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于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湧

〔纘義〕日月星辰天之神水火土石地之神雨風露雷暑寒晝夜皆神也人性最靈是又神于物者矣天之生物不見所養日見其長聖人養民除害興利亦如之皆由精誠內著氣感于天陰陽順之神明祐之而嘉祥至矣

逆天暴物卽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纘義〕天人一氣隱顯相通和氣致祥沴氣致殃未有不由人主者也故夫逆天暴物悖道敗德皇天震怒禍亦隨之有如成王悔過偃禾反風宋君一言火星退舍是皆精誠格天轉禍爲祥之徵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生也精誠形乎內而外喻于人心此不傳之道也

〔纘義〕人之生也受命于天者同故性無不善全性保真不虧其身精通于天何爲不成至若返造化含至和而未嘗死生者夫是之謂真人

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

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惟夜行者能有之故卻走馬以糞車軌不接于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惟同乎太和而持自然應者為能有之

〔纘義〕聖人懷道澤及民祥可見也君臣乖心見乎天殃可見也遠者無為近者無事神氣應徵有不待召而至矣無私就無私去有餘不足同乎太和不言之教自然而已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案〕萬物下一本衍而字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故通于太和者闇若醇醉而甘臥〔案〕醇醉一本作醺醉二字通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

〔纘義〕道尊德貴異名同出存乎吾心不從外得生之畜之不無不有聖人之心有如明鏡物來則應物去則靜舍乎精誠純乎道德不為何敗不執何失若未始出其宗則鬼神不能識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豫賈故于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

〔纘義〕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黃帝得之而天下治異時退捐天下趨空同禮下風見廣成子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慮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圓天陰陽所壅沈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蹎蹎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至黃帝要妙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

〔纘義〕六紀將終三皇不作而後太昊氏出當此之時太樸散而人事萌天下始有為矣觀象制器結繩為網以伏犧牲是謂伏犧治金為釜庖生為熟一號庖犧當是時也〔案〕此下疑有闕文而不以為功禽獸蟲蛇懷其爪牙而不傷人焉至若造書契正人倫功揆天地而不以為功尊曰太昊不亦宜乎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積惠重貨使萬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禮君臣〔案〕禮一本作體正上下明親疏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

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纘義〕道德之于五常陰陽之于五行一也知日月代明四時錯行而後歲成則知人之道道德五常可相有不可相無然則老子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何哉所惡假其名而行之耳使真有絕棄之心則道德二篇不言聖人不言仁義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僞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于世俗之風是故聖人內修道德〔案〕德本作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

〔纘義〕道德五常之祖有祖而無子孫不可也有子孫而不知有祖可乎五常五神也道存乎中則神不越乎外一失所守神越言華德蕩行僞鮮不喪于物役矣惟聖人知九竅四支之宜游乎精神之和祖者存子孫其有不存乎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卽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于方外行于無門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拘于世不繫于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人拘于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于累使我可拘繫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

〔纘義〕身不繫于俗則人不厭我心不拘于世則我無厭人夫是之謂與造物者游是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志役于物形繫而神泄賢人有不免况衆人乎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于胷中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攷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卽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紛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

〔纘義〕車同軌書同文天下一俗賞不僭刑不濫四海一心能如是則人主之思不出四域而教化如神上好取而無度下貪功而不讓智詐起而民力殘上下相怨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矣

夫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卽下多詐上煩擾卽下不定上多求卽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無以異于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所修者本也

〔纘義〕天垂象示吉凶人皆見之君布令明賞罰民皆信之君其天矣乎水濁魚噞政苛民亂理所必然是故上多欲則民興詐上好靜則民不爭聖人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可謂知本矣

老子曰精神越于外智慮蕩于內者不能治形神之

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于戶以知天下不窺于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于內神氣動于天也

〔纘義〕天地交而萬物通聖人作而萬物覩自然孚感之道也人心與天通者蓋由賦形受命元自天來是故精誠發于內則神氣動于天人心虛明天光發輝如鏡鑒形妍醜自見心其可不慎乎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竅竅冥冥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于治難矣皐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

〔纘義〕陽燧召火非日不燄方諸召水非月不流是故有其道無其位則事不立有其位無其道則功不成若唐虞之君臣道合化教行百官正萬民服聖人所以爲百世之師

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于淫泆之難矣故聖人精誠別于內好憎明于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惟神化爲貴精至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子者其猶射者也于此毫末于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

〔纘義〕表正影直源清流長本末相資之道也知心爲身本則知君爲民本是故人君之好不可不正好勇則劫殺之亂生好色則淫泆之難起惟好德精誠別于內好憎明于外刑罰不用而姦邪服本根旣固國家自寧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卽知其俗見其俗卽知其化夫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下賞賢而罰暴

〔纘義〕石蘊玉而山輝水含珠而淵媚有諸內形諸外也水石無言人自信之國家懷其仁誠推其信賞罰不以怒賞不以私有不待縣法設賞而民將化之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伯夷何言哉身化之也言而不行民弗從矣

老子曰大道無爲無爲卽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卽處而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卽靜而無聲無形無聲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緜緜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爲之形以一句爲名〔案〕句本作字天地之道大以小爲本多以少爲始天子以天地爲品以萬物爲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賢〔案〕賢本作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爲天下母

〔纘義〕道天地王域中之四大道無爲故悠久天無言故高明地無聲故博厚兼而有之王也王乃天之子地之主民之父母惟其愛養萬物不以爲

恩故功德至大勢名至賢無得而逾焉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于竹帛鏤于金石可傳于人者皆其粗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于亂

〔纘義〕含道抱德推誠樂施處上之道也賑窮補急起利除害處中之道也自得勝求不取勝與處下之道也達其時宜通其變故不拘仕隱異事同功有不假竹帛金石而可以與古為徒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于集呼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動于上不應于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于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

〔纘義〕黄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君者天地之心乎心乃神明之府情動乎中言發乎外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以聖人在上其化如神不降席而匡天下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于中而不違其難也君子之憯怛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聖人不慙于景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纘義〕士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忠孝使然也若萇弘之死于君申生之死于父恩心藏于中而不違其難曾何以出死求名為哉聖王在上民樂其治二帝三王也聖人在下民慕其意元聖素王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倡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不可以照期

〔纘義〕言出乎口行發乎心誠之動也言出乎邇行發乎遠誠之應也勇士一呼其出之誠三軍其有不辟乎若孫子之教戰勇出于誠也斬王愛姬則是吳王言出不誠禍及下也有國家者言行其可不誠乎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如寡言害衆者倕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匠人智為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

〔纘義〕多言多事聖人所戒惟宗道本德教行不言故無敗也事處無為故無害也末俗之流技能雖多為巧所役希不傷手夫匠人之事不以智能故無關鍵而不可開杜而後開者扃鐍雖固盜至則發宗本何在哉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憤于中發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纘義〕聖人非無欲因其利而利之聖人非無事當其爲而爲之異路同歸存亡一致損己利人不忘天下雖殊方異域俗變風移語音不同性情則一憤于中發于外樂則歌哀則哭隨感而發皆吾民也而可忘乎若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則是晝夜不忘者也澤及遠矣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有爲也即傷無爲而治者爲無爲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載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也

〔纘義〕身有形神無形有則有言無則無言知有無之相生則無不害有有不害無是以聖人無爲而治者身不傷神神不傷身也夫知不神而所以神故兩不相傷矣

老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趎恥聖道而獨亡于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條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絡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故田者不強囷倉不滿官御不厲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

〔纘義〕困知強行成功則一若南榮趎斯亦學知利行者乎趎恥聖道而獨亡乎己于是託業于庚桑楚之門異時南見老子得聞衛生之經明照海內名立後世則是名可強立功可強成聖人潛行隨時舉事因資立功進退何難哉

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于不可見終于不可及處于不傾之地積于不盡之倉載于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源使民于不爭之官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爲害以成爲敗

〔纘義〕至人聖人大人宜有別矣夫至人視民猶己同乎利害人樂亦樂人憂亦憂未有不王者也聖人之法始不可見終不可及令出如流大人行可說之政順時而出命順則人從逆則民傷

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政失于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于夏熒惑逆行政失于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于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讁五星悖亂彗星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

不失國家寧康。

〔纘義〕人稟天地之靈，心乃神明之府，大人者則又靈于人者也。一念之動，若善若惡，天必鑒之。是故政有得失，見于災祥，隨事而應，罔有差忒。書曰：慢神虐民，皇天弗保。有官守者，可不慎歟。

文子纘義卷二

文子纘義卷二

宋 杜道堅 撰

十守（案）十守原作九守今據明刊本改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爲一寂然清澄重濁爲地精微爲天離而爲四時分而爲陰陽精氣爲人粗氣爲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于俗不誘于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者死順之者生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骨骸者所稟于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脈三月而肧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坼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于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于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音[illegible]）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秏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惟無以生爲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

守虛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

卽靈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疏無所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死生無變于己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爲無不成也

守無

老子曰輕天下卽神無累細萬物卽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懾同變化則明不眩夫至人倚不橈之柱行無關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爲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爲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于無爲者乎無爲者卽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影柱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攷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夫無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也

守平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知養生之和者卽不可懸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守易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無益于性者不以累德不便于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爲天下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爲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守清

老子曰人受氣于天者耳目之于聲色也鼻口之于芳臭也肌膚之于寒溫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所以爲制者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人莫鑒于流潦而鑒于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于不用者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反之于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守眞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誠達性命之情仁義因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眞人之遊也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不達此道者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于治天下也故聖人不失所守

守靜

老子曰靜漠恬惔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外不亂內卽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卽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攓取吾精若泉原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卽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虛靜爲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爲治以動爲亂故曰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

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蓄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卽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下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爲而不損沖氣見小守柔退而勿有法于江海江海不爲故功名自化弗强故能成其王爲天下牝故能神不死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爲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爲主故聖人以道蒞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强梁者死滿足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强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强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强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案雌牡原作雌牝今據明刊本改）不敢奢驕故能長久

老子曰天道極卽反盈卽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沖卽正其盈卽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弊不新成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于無樂也卽無不樂也無不樂卽至樂極矣是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卽有自志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爲天下之要也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

而在于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故達于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財貨不貪世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主者神從而害其生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于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沈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爲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于心審于無瑕(案瑕一本作假)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于內通達禍福于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爲而成弗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影之效以道爲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宗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守太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假于道者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于元日夜無隙而與物爲春即是合而生時于心者也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于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眞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案此篇纘義亦原本闕)

文子纘義卷二

文子纘義卷四

宋　杜道堅　撰

符言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天地而無表裏洞同覆蓋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

【纘義】符以示信言以達誠者也世有謂符命符璽金符玉符者以能示信達誠此感彼應故曰符言夫道高下無極遐邇貫通無形無名有情有信聖人體道不私喜怒見物而名事至而應不言之言可以符信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即多責事不順時即無功妄為要中功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

【纘義】名者殺身之具聖人所戒夫欲尸名者必違天悖道舍公就私要譽立名生事害衆故治不順理功不揜責事敗滅身信不誣矣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于無形行于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于無形動于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求為寧者失其所寧即危求為治者失其所治則亂【案】一本作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今據纘義云夫求為寧者寧失即危求為治者治失則亂似正文不當作無為附識以備攷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為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

【纘義】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惡不可作名可尸乎夫求為寧者寧失即危求為治者治失則亂皮文好而剝身角美而殺未有不由自召而至

老子曰時之行動而從【案】一本而作以不知道者福為禍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無不稱故知不知上也不知知病也【案】一本不知下無言字

【纘義】天為蓋無不覆地為軫無不載天地之于人恩大無極聖人法之因時而行有動必從如彼五行相生相勝善用道者知不言知上也不知言知病矣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

【纘義】天地人物更相盜為養盜得宜則安盜失宜則害是故食能養人亦能害人民能戴主亦能悖主夫主之法創事以盜民力初若利之至于末流未有不自賊者也知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則無相盜之失矣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

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

〔纘義〕言寡尤行寡悔在行不在言執大象天下往在德不在險惟口出好興戎言可不慎乎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陵強兵共殺之

〔纘義〕生必有死人孰免焉非命而亡良可哀也嗜欲死病利欲死刑強梁死兵夫三者所死不同非命則一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

〔纘義〕施報之理種瓜得瓜種果得果恩怨之報理一如之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己而得矣

〔纘義〕天命心術好憎情性四者相通如月在水虧盈圓缺隨象現影心術邪正禍福隨之

老子曰求不可非之行〔案〕求不原作不求今據明刊本改不憎人之非己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不能使禍無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禍之至非己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矜是故閑居而樂無為而治

〔纘義〕信己何求非己何憎德行由己非譽由人是故譽不加勸毀不加沮居閑而樂治不己為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于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免于無非而急求名者必挫〔案〕挫本作剉故福莫大于無禍利莫大于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故至德言同路〔案〕嶢本作幾事同福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遣退之于表〔案〕此句本無遺字開道之于善而民向方矣

〔纘義〕貪得忘失衆所同病無欲故靜斯謂至人理之在天下有不可必夫守其已有則未得或至求其未得則所有或亡是以有道者內無奇福外無奇禍與天為徒人豈能賊之哉

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觀勸即生責觀即生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求譽治隨自然己無所與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有智而無為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

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村滅矣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則名息道息而名章即危亡

〔纘義〕爲善不求福而福至爲惡不求禍而禍生遺臭萬世流芳千古宜有間然是故愛名重則心不用道造道深則身不求名此天人之所以分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于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于廉不如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己即免于累矣

〔纘義〕分財探籌有心不如無心之平守財閉戶有欲不若無欲之廉舉疵則怨在彼則不愛鑑醜自善在我則愛之惟物接而無與于己者我無是心人亦無疵焉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其寶幣〔案〕其一本作以必以卑辭幣殫而欲不厭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爲民者不伐無罪爲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

〔纘義〕事人以寶幣者幣殫而欲不厭結交以卑辭者辭窮而約反先惟內修道德上下一心則可以守社稷保民人其道全矣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衰氣內便于性外合于義循理而動不繫于物者正氣也推于滋味淫于聲色發于喜怒不顧後患者衰氣也衰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以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

〔纘義〕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分也理勝則所爲皆天欲勝則所爲皆人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矣理欲相勝邪正相傷君子不爲況聖人乎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己者得〔案〕內一本作則證之纘義一云在內者得當以內字爲正而衰氣無由入適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夫須臾無忘其爲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下無之

〔纘義〕真道養神人道養形在內者得在外者輕遠聲色薄滋味養形之道也絕思慮守精氣養神之道也治身養性內外兼得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至得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案〕一本得作德塊作嵬行者以爲期直己而足物不爲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惟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爲害始福爲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爲常富貴其寄也

〔纘義〕聖人明照四海而民不昏富藏天下而民不貧順天地之自然任萬物之自生不私與故無公取不輕賞故無重刑視富貴如浮雲乃可以全其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纘義〕素隱行怪君子不為屈奇之服詭異之行豈聖人之事哉光而不耀廉而不劌與民同用而已夫是之謂大通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惟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中心其恬不累于德（案于一本作其）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帝王之崩藏骸于野其祭也祀之于明堂神貴于形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

〔纘義〕道乃天下之所共由聖人直己待命時來時去不將不迎立乎中央以制四方不伐功不悔行其心恬然通道知命聰明雖用必反諸神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以數算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纘義〕道尊德貴悅諸心而存諸己也故不以貧賤動其心志身治則天下不足憂矣其肯以不百年之身過為天下憂乎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纘義〕爵高志驕人必妬之官大氣豪主必惡之祿厚不施人必怨之高下相傾之道也惟謙卑好施貴不忘賤高不忘下故無怨尤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于人也聞者所以通人于己也既聞且聾人道不通故有闇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闇聾哉心亦有之塞也莫知所通此闇聾之類也夫道之為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為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不聞不問（案不聞下一本有與字）猶闇聾之比于人也

〔纘義〕受形而生親之恩也饗穀而壽君之惠也由學而明師之德也長而成人身亦貴矣言乃心之聲通己于人非言不達通人于己非言不聞言其神矣乎能不以私言廢公言無用害有用則聞道深而不孤上之人矣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于德不服于力德在與不在求是以聖人之欲貴于人者先貴于人欲尊于人者先尊于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

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爲取。後之爲先。即幾于道矣。〔案〕一本于作之。

〔續義〕禮貴乎先。言貴乎後。此人之情。故可服以德。不服以力。是以聖人進退有度。先後有節。故天下樂推而戴之。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惟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

〔續義〕德不厭廣。分不可踰。水淺而舟大則膠。樹大而根淺則拔。人之德薄才淺。懷不仁而據高位。鮮不拔矣。惟知利病反覆。無甚愛多藏。得義利之和。又何病焉。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爲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于一事。通于一能者。中人也。兼覆而並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

〔續義〕圓顱方趾。含齒戴髮。均是人也。稟氣有異。智愚分焉。小人苟得。才勝德也。君子苟義。德勝才也。可上可下。則爲中人。天縱多能。其聖人乎。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故生所受于天也。命所遭于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爲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爲非。〔案〕爲字下一本有于字。而未必免于禍。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而退。〔案〕一本而作則。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

〔續義〕受命于天。賦形爲人。生有所假。死有所歸。所遭于時。或窮或通。何莫非命。有其才而不遇天也。是以君子爲善。福無必得。不爲非。禍無必免。故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貴在我矣。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于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于道。〔案〕道字下一本有德字。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即交讓。心亂即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即氣順。賊生即氣逆。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至。怨積則禍至。〔案〕二至字一本皆作生字。學敗于官茂。〔案〕學一本作官。孝衰于妻子。患生于憂解。病甚于且瘉。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續義〕陰符曰。五賊在心。施行于天。氣順則治。氣逆則亂。治即交讓。亂即交爭。氣逆乎心則賊于其身。氣逆乎時則賊于其國。惟以道制氣則能損己奉人。雖官茂不能敗吾之學。妻子不能衰吾之孝。曷有憂解之患。且瘉之病哉。能慎厥終。罔有所失。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汙而異泥者。

〔續義〕不曰舉枉錯直。而曰舉枉與直。何哉。舉枉與直。是拔小人而歸于君子。何不得乎。舉直與枉

則是推君子而納諸小人之域君子不往矣同汙異泥處小之道和而不流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于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

〔纘義〕和之用至矣天得之萬象明地得之萬物生人得之萬事成人主之心和其可失乎失則天地不交人民疾飢夫聖愚同一死生其不同者義與利之間耳利者義之和聖人明于分理利亦義也愚人不知利害之所在義亦利焉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隨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家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

〔纘義〕禹拜昌言班師振旅而苗民格聞一言之當勝萬兵也得隨珠和璧不如得事之所由適是以聖人貴道不貴寶尙德不尙功肯以兵自危哉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德勝者也〔案此句一本無德字〕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勝不如己者至于若己者而格柔勝出于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案勝者下一本有也字無惟聖人能之五字〕

〔纘義〕德勝者霸得人心也勝敵者強得人力也然非得人之心未有能用人之力也敵何由勝強何由霸哉德自得也自得則柔弱勝剛強故能勝不若己者至于若于己者而格是德相若也柔勝出于若己者其事不可度則德又勝我矣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文子纘義卷四

文子纘義卷五

宋　杜道堅　撰

道德（案此篇纘義原闕今仍文子原文以符篇目）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稸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夫道者原產有始始于柔弱成于剛強始于短寡成于衆長十圍之木始于把百仞之臺始于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為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和無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于人無所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為兵主為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大于無道怨莫深于無德天道然也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若使人無其意夫無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故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此之謂德何謂仁曰為上不矜其功為下不羞其病于大不矜于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何謂義曰為上則輔弱為下則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橈此之謂義也何謂禮曰為上則恭嚴為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為天下雌立于不敢設于不能此之謂禮也故修其德則下從令修其仁則下不爭修其義則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

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毁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野無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

老子曰君好義則信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惠物博智淺以淺贍博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斂則與民爲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故好與來怨之道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爲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執者見小也見小故不能成其大也無爲者守靜也守靜能爲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具于此矣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君道者非所以有爲也所以無爲也智者不以德爲事勇者不以力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一矣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其亂甚于無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者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于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爲得者非所求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于道矣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爲之奈何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旣先小而後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蜎飛蠕動

莫不親愛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爲天下貴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故相反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上與道爲友下與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爲治矣

文子問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樸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以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衰民背叛則上無威人爭則輕爲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惟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祝則名君溺則捽父勢使然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有道德則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無道德則縱欲怠惰其亡無時使桀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仁絕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政強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爲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禍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卽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卽得寡禁多卽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

老子曰人主好仁卽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卽有功者廢無罪者及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無所怨憾謂之道德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于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迕于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夫趣

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無之而不濡欲在于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故通于道者如車軸不運于己而與轂致于千里轉于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爲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則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于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無淫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蒞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爲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文子纘義卷五

文子纘義卷六

宋 杜 道 堅 撰

上德

〔舊註〕上德謂時之君有德者也夫三代之道廢五霸之德衰故宜修德以臣天下有功可見有德可尊故曰上德者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卽百節皆安心擾卽百節皆亂

〔舊註〕治國在君明明卽萬姓樂其業治身在心正正卽百節安其所也

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

〔舊註〕無疾苦也

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舊註〕無憂虞也

〔纘義〕德一也有二焉長養萬物天之德愛養百姓君之德夫君者國之心君有德則心廣體胖氣不亂而身自治治國猶治身君臣相安國其有不治者乎故曰上德不德則是有德而不自恃以爲德是以有德

老子學于常樅（案老子下一本有曰字）

〔舊註〕老子之師姓常名樅老子自說受教于師師之言如是

見古而守柔

〔舊註〕見古道皆守雌柔古字作舌字亦柔也

仰視屋樹

〔舊註〕惜光陰不駐也

退而目川

〔舊註〕歎逝者不息也

觀影而知持後

〔舊註〕不先物爲

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

〔舊註〕後卽先下卽上物之常然夫求先于人卽不能先也

〔纘義〕常樅古之聖人也老子學于常樅猶孔子學于老子老子目擊道存精神冥契故能見古而守柔觀影而知持後是以聖人因循虛無不爭强不敢先夫是之謂上德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毁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强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

〔舊註〕此以能自害不能以不能自全以智自賊不能以不智自存也

故勇于一能察于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

〔舊註〕持匹夫之勇未能御衆執一偏之說非道通途

〔纘義〕人貴有德不貴多智智多則出乎己而反乎己鮮不自害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士人勇死于强智困于辯宜矣惟不以智知而以智不知者則不局于一而所應者廣

老子曰道以無有爲體

〔舊註〕體道虛無所謂微妙

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舊註〕猶筌者取魚而非魚言者論道而非道也

夫道者內視而自反

〔舊註〕反聽內視自得于身也

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

〔舊註〕執熒耀而方太陽非迷若何持燕石而比和玉非愚若何也

莫鑒于流潦而鑒于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

〔舊註〕心塵外蕩則流濁而常昏水性內虛卽淵清而自鑒

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乘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于本枝不可以大于榦上重下輕其覆必易

〔舊註〕此意言大君有命小人勿用若用之猶陰奪日光宜本末相稱尊卑當位則無傾危之患顚覆之禍

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卽定兩卽爭

〔舊註〕君主一則國安人主一則心泰

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

〔舊註〕山川韞玉而潤媚君子積道德以光輝也

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案〕晛本作[illegible]

〔舊註〕蚯蚓飢則食土渴則飲水言無異慮故不假筋骨爪牙之用人一心守道亦何待名利然後稱意也

〔纘義〕道以無有爲體故可竝行物以有形爲用故不兩立無有爲體一則定矣有形爲用兩則爭矣然小大有閒君臣有分人君懷道抱德曾不我有此道之所以大德之所以久也天下孰敢以爭強爲哉

清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河水不見太山

〔舊註〕清明雖小可以鑒毫髮昏濁雖大不能見山嶽

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沈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性之有也

〔舊註〕蘭芷之芳性也不得不芳君子爲善道也不可不行

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

〔舊註〕賢愚不竝立清濁不同器

天二氣卽成虹地二氣卽泄藏人二氣卽生病

〔舊註〕三才之道所貴主一

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

〔舊註〕冬夏不可差跌晝夜不相干犯

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

〔舊註〕川不廣不能生巨鱗智不周不能達至理故知非厚德不能深知而遠見

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

〔舊註〕物不可以端坐致道不可以無人弘

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

〔舊註〕猛獸螫蟲猶庇及草木賢人君子自然輔

佑君民也。

通于道者若車軸轉于轂中不運于己與之致于千里終而復始轉于無窮之原也。

〔舊註〕前已釋矣。

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

〔舊註〕以釋符言篇也。

〔續義〕水清鑒影心清鑑物明之故也濁則昏矣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冬寒夏暑時不並行時並行則災癘生勢兩立則禍患作雖然爲君子者豈以小人在位道不可行而終不出乎。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

〔舊註〕任一人之才難以御衆一目之羅無由獲鳥。

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豫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

〔舊註〕夫聖人其行也天其動也時未至卽守道時之來卽修之文王之與周道高祖之盛漢業也。

欲致魚者先通谷欲求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爲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爲猨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

〔舊註〕夫君臣相爲用也猶魚之投水鳥之依林。縱其所利不召而來明君處世而忠賢自至也。

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

〔舊註〕足所踐者少其不踐者多心所知者寡其不知者衆以不用而能成其用不知而能全其知也。

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其壤在山〔案〕其一本作而。

〔舊註〕此蓋言君民相依猶山川相通河水深則壤在山君厚斂則民貧匱乏上有所求下有所竭民力殫而君位危則脣亡齒寒之義者是也。

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卽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以爲正〔案〕此句一本作形不可併故可以爲正。

〔舊註〕言元首旣明猶止水之清深鑒物情善惡之狀無逃幽察人情平和之政斯布之也。

〔續義〕知有用之不可與言政治國者要在一人非衆人則不能治欲得賢而不先養士可乎是以聖人畜道待時得人則與未有不爲我用者也。

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

〔舊註〕風不搖而木自落物常撓而水自清未之有也。

璧瑗之器礛音藍䃴之功也鏌鋣之斷劗砥礪之力也。

〔舊註〕言良玉寶劍雖有美質終假砥礪之功成乎奇器君子賢人雖有才質終假師匠方成其業也。

蟁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

〔舊註〕國所託者賢則所存者大坐而無憂物所附者良則所致者遠疾而不勞。

狡兎得而獵犬烹。

〔舊註〕必然之勢。

高鳥盡而良弓藏

【舊註】不見用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道然也

【舊註】審進退之宜盡窮通之數抱道守德全身保名可謂賢也

怒出于不怒爲出于不爲視于無有則得所見聽于無聲則得所聞

【舊註】人之性本無怒怒出于有事人之性本無爲爲出于有欲知怒之爲過爲之是非故內視見于無形反聽致于無聲者謂卻照本性而無聲無形無怒無爲所貴見于無非謂見于有也

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守丘寒螿得木各依其所生也

【舊註】物不忘本人或違道

【纘義】道可獨行不可以獨擅人健走日不百里而罷得良馬則千里可致怒出于不怒文武所以安天下之民爲出于不爲堯舜所以成垂衣之治爲國家而善用人者民孰不知歸乎

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閒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閒之父子相危也（案一本無也字）

【舊註】言物性有相反雖水火相攻用之有方則致和父子相愛讒慝閒之則見疑賢者不可不察也

犬豕不擇器而食愈肥其體故近死（案愈一本作偷）

【舊註】此明小人苟希名利雖且貴而終否賢者畜道待時雖暫否而終泰也

鳳凰翔于千仞莫之能致椎固百內而不能自椽

【舊註】陟環反未詳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

【舊註】希大者亡其細見遠者遺其近

因高爲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爲淵則魚鼈歸焉（案此句一本作即深而魚鼈歸焉）

【舊註】因其所易人不勞而自成利其所習物不召而自至

溝池潦即溢旱即枯江海之源淵而不竭（案淵一本作深）

【舊註】小器與之則易滿取之則易竭大量益之而不盈酌之而不絕也

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于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于聽也（案聽一本作聰）

【舊註】各利一原莫能相假

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舊註】言清濁無遺賢愚並用但量能授任稱物隨機也

約（音巢）之爲縞也或爲冠或爲紩（音織）

【舊註】言所用不定也

冠即戴枝之紩即足蹍之

【舊註】無乖其分各全其要

【纘義】人無常是物無常非氣順則合氣逆則離火炎上水潤下鼎鬲和之即既濟之功成父主慈子主孝讒人閒之即參商之怨起犬豕體肥近于死鳳凰高飛莫能致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不能潔

己而爲物汙者可不審諸

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

〔舊註〕諭一人之直不能移衆枉任一人之智不能化羣迷也

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麃麃（碑休反）日出而流

〔舊註〕冬雷夏雹寒暑不能全其節太陽回照霜雪不能固其質也

傾易覆也倚易軵（音附）也幾易助也溼易雨也

〔舊註〕賢者親善愚者親惡其勢易附其事易染也

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

〔舊註〕斯皆有用而見害曷若無名以全身案萬畢術蟾蜍五月中殺塗五兵入軍陣而不傷

精泄者中易殘

〔舊註〕精華發于內而枝幹凋于外也

華非其時者不可食

〔舊註〕物非時而食必病財非義而取必害

〔纘義〕生剋制伏固有定分力小任大未有不返受其制者木勝金水勝土火勝水終非其性夫冬雷夏雹終非其時曾不朝夕之久人其可不自量乎

舌之與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直焉

〔舊註〕剛者雖堅而致弊柔者善屈而正物

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

〔舊註〕形端必無曲影言善必無惡響

與死同病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爲忠謀

〔舊註〕必死之病醫雖良而不救必亡之國臣雖忠而難存

使倡吹竽使工捻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

〔舊註〕倡樂人也工制器人也蓋言倡者吹竽工者捻竅曲節雖中律終動用相違心手莫應何能使決言其主君形亡也

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

〔舊註〕聲不通其耳絕想于樂色不見其目息觀于心

步于林者不得直道行于險者不得履繩

〔舊註〕步林不求阡陌務于通足履險不循規矩事在濟危也

海內其所出故能大

〔舊註〕生而不絕用而無窮故爲大也

〔纘義〕處非其地依非其人難矣哉齒剛先缺矢勁先折與死同病難于爲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爲忠謀君不用道而臣强之謀出二心功可成乎

日不竝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

〔舊註〕斯皆獨立不羣故能爲百獸衆禽之長也

蓋非橑不蔽日輪非輻不追疾橑輪未足恃也

〔舊註〕言事物相假不可偏任也

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之爲射十分之一

〔舊註〕弓雖勁非弦不能中的君雖聖非忠無以

濟于業。凡爲射者甚衆。至于求中者十分無一。猶干祿者不少。至于求賢者萬分無二。

飢馬在廄。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

〔舊註〕乏芻豢者。投之乃爭。渴名位者。居之必競。故君子讓其祿。小人競其位也。

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

〔舊註〕論貪者無厭而莫定。猶器之無底而難滿。

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量。即不差。懸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

〔舊註〕循繩而動物。不能越。懸衡爲制。事無不當。古今既殊。法度亦異。適時而治。滯方則亂。

〔續義〕日不竝出。神龍不匹。猛獸不羣。況于人乎。榦以張蓋。軸以轉輪。君臣相資之道也。飢馬爭芻。賞不可濫。循繩而斷。法無過差。古法杖格。用之以時。在乎行之者耳。

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

〔舊註〕耕也。勞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

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烏感)黮(音睒)。必留其謀。

〔舊註〕事理明白。居然可分。固無疑焉。闇見鹵莽。自難情曉。宜其謀矣。

日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

〔舊註〕小人雖衆。不足可任。賢士雖寡。得一有餘。文王得呂望。高祖得子房。其在多乎。

蝮蛇不可爲足。虎不可爲翼。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

〔舊註〕明人才不等也。于彼則通。于此則塞。所能有異故也。

助祭者得嘗。救鬭者得傷。

〔舊註〕見嘗蒙惠。遇惡有傷。

蔽于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

〔舊註〕蔽不祥之木。而天威難逭。匿不善之人。而國法必誅也。

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潔。

〔舊註〕處昏翳之閒。何以見明。居嗜欲之(〔案〕此下似脫二字。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從所染。霜霰交下。蘭蕙難以保其芳。沙壤汨流。河源無以全其潔。

黃金龜紐。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爲富。

〔舊註〕不識所用。雖金玉以爲糞土。苟知所施。雖土壤以爲珠玉。

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

〔舊註〕弱者愚弱也。與之尺素。或可保。與之金玉則爲害。猶小人不可乘大位。必致危亡也。

〔續義〕農夫不勞。君子無以養。君子不治。農夫其能安乎。蛇無足。虎無翼。不可兩得。浮雲蔽日。失不在己。嗜欲害性。病不在人。

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

〔舊註〕爲車者必假衆輻求致遠之用治國者亦
藉羣才保久安之業
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
從翔
〔舊註〕同氣相召同類相求
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源而欲爲
萬民上者難矣
〔舊註〕觀乎九域豈不行而至御萬幾豈無道而
居之也
兇兇者獲提提者射（提音時）
〔舊註〕兇兇者惡也提提者羣也言羣惡相聚必
被中傷爲人誅獲也
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舊註〕明惟白著故似屈辱德不外揚有若缺少
君子有酒
〔舊註〕言其過量
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
〔舊註〕言君子飲酒之過小人鞭缶爲誠在小人
猶不可好君子固可爲醜也
〔續義〕皇極居中賓八輔而後建車轂虛中藉衆
輻而後行天子中天下而立位萬民之上而無政
教之源是猶無千里之足欲觀九州之地其何以
行之惟正位端居百官分職不下堂而天下治矣
人之性便衣緜帛或射之卽被甲爲所不便以得其
便也
〔舊註〕禦寒卽假繒纊臨兵卽被甲冑相時而動
以取其便人之情也
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
職也
〔舊註〕此意不殊前解
譬用人者若蚈（音賢）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
柔相磨而不相敗
〔舊註〕蚈百足蟲也言人善用衆者其猶蚈乎舌
之與齒剛柔並任愚智咸收使各循其分不失其
材也
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
〔舊註〕此原其性也石堅芷芳猶賢者明愚者闇
是知堅芳不可奪愚闇亦莫移少而有之長而彌
篤也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
〔舊註〕此言邈然懸殊孰云一致者也
〔續義〕作事有法事無不成用人有方人無不濟
車轂之各直一鑿明官事之各有守也蚈足衆而
不相害由用得其宜矣石堅芷芳隨其材而用之
則賢者明愚者力成功一也
再生者不獲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
〔舊註〕再榮不實陽極自零
汙其準粉其顙
〔舊註〕準鼻也鼻有汙而粉其顙猶手有疾而治
其足事非常也
腐鼠在阼燒熏于堂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
者不能爲工

〔舊註〕腐鼠猶姦佞也。言君暱近佞人而求國之治。猶入水致溺。挾臭求芳。熏鼠燒堂。其禍不小也。

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

〔舊註〕光陰可惜。時命難遭。諭君子俟時而動。不可失之也。

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

〔舊註〕言人建功成業。不可後時。

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

〔舊註〕不祈用而翦伐至。自然之勢。

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恩之所加。不量其力。

〔舊註〕顧恩育者。所以不覺忘生。

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人矣。〔案〕明刊本人作之。舟能浮能沈。愚者不知足焉。

〔舊註〕舟因水而浮。亦能溺之。人逢利而生。亦能溺之。惟審止足之分。庶免沈溺之禍。

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理。

〔舊註〕民疲已極。君斂無厭。驥困更驅。難規遠路。

〔纘義〕時難得而易失。民易困而難蘇。故物再生者實不逮。獲華太早者落不待霜。時不順也。的張而矢集。林茂而斧入。勢之所致。乳犬噬虎。伏雞搏貍。情之所使。舟腐而載則沈。驥疲而驅則斃。民其可重困乎。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案〕此句原闕亦字。今據明刊本增入。

〔舊註〕上立平正之法。下生乖越之分者。是猶波生平水。差起正衡。光乎好憒。迹生禍亂。非君上無法制。而臣下失其規矩者也。

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

〔舊註〕所向正。秋毫雖小可察。所行背。太山雖大不可見也。

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

〔舊註〕木藏于火。土藏于水。不鑽不掘。必不能出。道在于人。不學不知。

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凷不止。丘山從成。

〔舊註〕凡為學者。非貴疾于初心。所美久于其道。則千里可至。丘山必成也。

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

〔舊註〕河之有魚。取之在網。人之有道。取之在心。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

巧冶不能銷木。良匠不能斲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

〔舊註〕明此三者之由。可察萬幾之要也。

〔舊註〕非可治之物。不能成其器。雖有良匠。無所施其工。非可導之人。不能回其操。雖有聖人。無由諭其意也。

使人無渡河可。使河無波不可。

〔舊註〕言河必有波。世必有禍。使人不犯禍則易。使河無波即難。

無事不事（案此句一本作無日不事）甑終不墮井矣。
【舊註】事罪也。言人所獲戾非謂無事甑若不墮井，安得無由矣。
【續義】水平不能無波，衡正不能無差，心其可不愼諸。君子之禮義廉恥，猶匠石之規矩準繩也。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不先之以信能者，其可致乎。故君子爲其所可爲，而不爲其所無奈何。
刺我行者，欲我交；呰我貨者，欲我市。
【舊註】欲動其中，見形于外。
行一棊不足以見知，彈一絃不足以爲悲。
【舊註】一事裁通，未能盡理；一絃始張，何足稱妙。
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案指字下一本有相近也三字），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者而異積（案此句一本作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
【舊註】榮枯迭興，哀樂相反。
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纘（[illegible]音反）。
【舊註】君上驕侈，以輕綺羅，下民凍餒，不周于衣食，爲人君可不察焉。
木大者根瞿（瞿音懼），山高者基扶。
【舊註】君以民爲本，高以下爲基。
【續義】苦語利行，苦藥利病。刺我行者欲我交，君子循義也；呰我貨者欲我市，小人徇利也。人之福不可過服，不必後。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民富則國昌矣。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
【舊註】鼓不藏聲，鏡不藏形，故能有聲有形也。
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
【舊註】金石簫管，不能自鳴，皆因吹擊乃能有聲，猶人皆稟道德，不學終不得成者也。
是以聖人內藏，不爲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
【舊註】聖人言不妄發，事不虛應。
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復其所轉（案復一本作得），故能致遠。
【舊註】天行者神而莫測，運乎無窮。
天行一不差，故無過矣。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
【舊註】天行一而無差，君守政而無失，故得天地交暢，庶物咸遂，君臣說睦，上下康寧也。
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
【舊註】去邪任賢，合于天地之道也。
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內藏。
【舊註】天地之氣不交，陰陽之氣不通，由世主道德不用，姦佞並行，小人居位，君子在野，使萬物不昌，而五穀不成。
天之道裒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
【舊註】天地之道（案此下似有闕文）。
鬼神之道，驕溢與下。
【舊註】制驕溢之性，與謙下之人。
人之道多者不與。
【舊註】不增有者。

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
〔舊註〕終不爲上故人尊也
〔續義〕心不藏物故能應物鼓不藏聲故能應聲不扣而鳴則爲怪矣是以聖人內藏不爲物唱應之而已天地交通萬物齊同此明良會遇而君子用事之時也一或反此則是小人得勢之日矣惟聖人居高聽卑而不自滿無以上之
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域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
〔舊註〕四明既備萬姓俱化
天道爲文
〔舊註〕日月星辰
地道爲理
〔舊註〕山澤江海
一爲之和
〔舊註〕融乎沖氣
時爲之使
〔舊註〕應而不差
以成萬物命之曰道
〔舊註〕生畜萬物不自爲宰故名曰道者也
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物其德不絕
〔舊註〕內修其身謂之真外育于物謂之德
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于天也下莫下于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敘天下定矣

〔舊註〕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舊註〕不取者謂天生萬物但畜養之不取其材故精神歸于上終有德而取者謂地生萬物雖成熟之而復其質故骨骸歸于下是爲無德也
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
〔舊註〕言天地相承以致廣厚君臣相信自致治和
〔續義〕君天道臣地道天尊地卑君臣之分定矣君明臣明照于四方豈非堯舜之光宅天下百姓昭明者乎故法天傚地以成萬物者道也養之與之而不取者上德也與而取之德斯下矣
陰難陽萬物昌陽伏陰萬物湛物昌無不贍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無不治矣〔案〕物樂下一本有則字一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
〔舊註〕陽制于陰則天下和治臣勝于君則小人在位也
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洿音烏澤盈萬物節成洿澤枯萬物節毒音數〔案〕此句一本無節字故兩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亦復下〔案〕亦一本作而故爲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爲天下毋

〔舊註〕聖人順天之道。無爲長久。逆物之情。有位莫守。

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蓄積而能化者也。（案此句一本多一而字下後字）故聖人愼所積。

〔舊註〕積德求慶。積惡致亡。

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

〔舊註〕陽者正也。生也。故物肥。肥者則昌。陰者衰也。死也。故物衰。衰者卽亡。

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聾。

〔舊註〕君非至聖。不能下臣。臣非至賢。不能弼君。虞舜屈伯成。文王師尚父。可謂聰明。

〔纘義〕陽生陰殺。故君子好生。小人好殺也。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貴下陰。故君下臣。則聰明而國理。不下臣。則闇聾而德化不行。

日出于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于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

〔舊註〕謂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昌。君不下臣。則萬物藏也。

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于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

〔舊註〕大人之威也。如春之雷。其發令也。如暄之風。皆聲和氣順。故不極物。

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徙。（案此下一本有故字）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逾。（案逾一本作愈）

〔舊註〕且大人有善。百姓交歸。若太王之去邠。人何遠哉。

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出。（案此四字一本無）大人不言。小人無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眞。何往不成。

〔舊註〕火出而薪傳。言發而信行。故知大人之言。其行也往而不追。其信也有若四時。

河水深。壤在山。丘陵高。下入淵。陽氣盛。變爲陰。陰氣盛。變爲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

〔舊註〕天之道。抑高舉下。惟節欲全和。以順天理。不使至極。

忿無惡言。怒無作色。是謂計得。

〔舊註〕雖忿怒未忘。而惡言悖色。未形于外。是計得于中。鎭之以道也。

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案此下一本衍聖人二字）侫（音佞）陽天下和同。侫陰天下溺沈。

〔舊註〕侫陽者親忠賢。故和同。侫陰者親姦佞。故沈溺。

〔纘義〕天之日。其人之君乎。日出于地。王公居民上。萬物蕃息。日入于地。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陰陽之動有常節。故歲不亂時。大人之動不極物。故民不遠徙。物極則變。欲不可盈。陰陽天也。治亂則關乎人。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煇。（音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

〔舊註〕君子勤身以修道日益暉光小人乘閑以快意終至困辱

其消息也雖未能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無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于人故君子愼其微

〔舊註〕愼微言不在大也苟向善則福不因人勉求諸己苟不向善則禍歸于身何怨于人不善猶操刃自割積火自燒又誰咎之者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于心草實生于莢卵胎生于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

〔舊註〕物殊類異言其所生皆自中和而成質其非胎卵而因變化所爲者卽須時而有也

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

〔舊註〕地平則水無奔馳之勢衡均則物無輕重之偏

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

〔舊註〕萬物之生各有所感非徒然也

〔纘義〕陰陽感而成中和故萬物生君臣合而得中道故萬姓寧是以君子和其心志日汲汲以成煇小人汩其天和日快快以至辱故君子愼微正諸心而自求諸己我不怨人人亦無怨焉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舊註〕山之靈者必降雲雨道之高者必施德澤未有不先行其事而後致其報

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

〔舊註〕樹黍穫稷樹怨報德未之有也

〔纘義〕爲善而人不知謂之至善爲惡而人不知謂之至惡山藏雲而成雨霧澤藏水而生蛟龍君子懷其道而澤流于世俗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天祐之也有隱行者必有昭名人推之也惟有天德者知之

文子纘義卷六

文子纘義卷七

宋　杜　道　堅　撰

微明

〔舊註〕視于無形之形聽于無聲之聲故曰微明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粗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爲不知不知之爲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爲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纘義〕微明者其道乎視不以目聽不以耳得之天而著之心故能包裹天地應待無方不可以智力求惟知不知爲不爲言不言則得之矣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爲不可惟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去爲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

〔纘義〕道不可言可言卽物言固非道非言不明是言而不言不言而言者矣爭魚逐獸是不知言者執于言而著于物則所爭者末矣安得去言去爲之人而與之言哉

文子問曰爲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許〔案〕許一本作軤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纘義〕有國家者猶天地也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文子問爲國之法老子語以挽車之歌前呼後應亦猶聖人先天弗違後天奉時之意治國有禮初不在于文華之辯不知治體而滋彰其法令者適以爲盜法賊民之資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爲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纘義〕道無正形物隨而形觀山林變而至于雲雨陰陽之和則知凡天地間之無形無象者皆可陶冶而變化道其神矣夫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于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也〔案〕也字上一本有者字使有轉者乃無轉也上下異道易治卽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峭傷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僞匿

〔纘義〕聖人立教施政弗獲已也必察其始終行其所無事而已知書數券契機械則是有心于事德仁信實衰矣君藉臣以爲治猶瑟之有聲輻之

致遠執要用大則無不治之世矣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即功臣叛故察于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于行陳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見福于重關之內〔案〕見一本訛作先慮患于冥冥之外愚者惑于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于小而害于大得于此而忘于彼故仁莫大于愛人智莫大于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則無亂政

〔纘義〕治不可以多事法不可以數變事多變數則百姓怨功臣叛上有以召之矣治亂之本廟戰之權聖人玄鑒于無形之表是必有先見之明也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爲強轉禍爲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

〔纘義〕國之苛政橫出猶江河之大溢風雨之暴作曾不少久亡其及矣惟憂無德而知變者尚可轉禍爲福以弱爲強其不可自滿也明矣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即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無競〔案〕競一本作竟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止謂之道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于口不可禁于人行發于近不可禁于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于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纘義〕天理人欲同乎一心君子小人由乎一己亦同出而異名者耶執一而應萬謂之術見動而知止謂之道言出乎口行發乎心夫禍福利害有如影響自非至精孰能分之可不察諸己而慎諸心乎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爲之事推事而爲之謀〔案〕推一本作權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性而知其反〔案〕性一本作往事一而察其變化即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詐僞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

〔纘義〕時有治亂政存乎人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者失在人而不在時也聖人隨時動靜察其所變終身行之而無所困當時而秉政者惡可自惰而不知全生之具耶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不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于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于患雖神人不能爲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

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于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于無形之外而不留心于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

〔纘義〕夫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謹初也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人之禍患不能弭于前而求救于後者雖神人不能爲謀故上士以避患遠辱爲先而名之與利則置之後而毋必禍患何從而至非譽何從而塵垢之哉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案〕志字下一本衍欲字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于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于善也無小而不行其于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爲而一之誠也〔案〕誠一本訛作成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案〕正一本訛作政其勢易而必成以衺教化其勢難而必敗舍其易而必成從事于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纘義〕志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少斯六者凡人之不可不勉也志大則物無不容心小則幾微必戒智圓則事無不通行方則直而不撓能多則爲無不成事少則約而有守夫聖人之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一之以誠而已

老子曰福之起也緜緜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以爲國也適于己而無功于國者不施賞焉逆于己而便于國者不加罰焉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益勞〔案〕益一本訛作亦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案〕唏一本作晞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其所始卽知其所終

〔纘義〕禍福之機有開必先可不察歟賞罰人主之大柄非以爲己以爲國也君子小人有義利之閒治而不勞政之上也勞而不病政之次也病而益勞政斯下矣夫箕子之泣象箸孔子之歎偶人國有不待終而知其亡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于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于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卽有以經于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卽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卽無以與道游直志適情卽堅强賊之以身役物卽陰陽食之

〔纘義〕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時異故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當五伯之世而施帝王之道者不知于時也不知時則是不知天不知人矣何以經于世哉

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于小好而塞于大道道者寂寞以虛無非有爲于物也不以有爲于己也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爲道之所施也

〔纘義〕龍虎變化大人之道也得道之人與物推移而不陷是故老子有猶龍之稱夫體道虛無外不有于物內不有于己道無不施天下化矣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鏡大清者視大明立大平者處大堂能游于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于有形是故真人託期于靈臺而歸居于物之初視于冥冥聽于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

〔纘義〕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天之覆地之載同乎一和而已王者戴圓履方處大堂而立大平者和其可失乎真人歸居于物之初必有獨見于冥冥之中是故用有不用而後能用知有不知而後能知夫是之謂大和

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于心而合于衆適者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惟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

〔纘義〕道德仁義裂而皇帝王伯分世變使之然也道以導之德以生之仁以恩之義以宜之四代之治固若不同而其君臣有分則一焉夫道而不德者皇德而不懷者帝恐失仁義者王義失其宜智詐興矣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溼而强餐之熱病渴而强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也快于目說于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迕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纘義〕事有欲利而害欲害而利非人力之所可必者物或使之也是故先迕而後合者聖人之道先合而後迕者衆人之道禍福倚伏利害相反其不可不察也如此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卽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圖國必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于策其計無益于國而心周于君合于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

【纘義】仁義者道之孫德之子歟四者若不相及而未嘗相離故仁義天下之尊爵也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不舍趨而審諸仁義乎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卽通功易事而道達矣人多欲卽傷義多憂卽害智故治國樂所以存虐國樂所以亡水流下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纘義】君子小人均是人也爲君子而教不被于小人何德以資小人之養哉治國樂其存虐國樂其亡君善下而不爭則羣臣獻其忠柢固根深而國安矣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于心聖主之養民非爲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有以爲卽恩不接矣故用衆人之所愛卽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卽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卽知其所終

【纘義】父子之心天性也父之愛子君之養民一有望報之心恩其失矣是故因其利而利之則得衆人之力推其善而善之則得衆人之心子其有不孝臣其有不忠乎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强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卽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卽武之所制者小

【纘義】君以天下爲心人以義愛則忠孝乃興黨以羣强則奸雄遂起安危所繫可不察而辨之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愚人無以異于梟愛其子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卽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卽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纘義】禍福倚伏如影隨形貨倍而入必倍而出善積而不善用如畜梟爲子寡不自害利害之機反兮覆兮非神聖莫之能知

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然後可移于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于衣食則有功不周于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無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

【纘義】國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不易之理也是故民足于衣食則可活不足于衣食則困功功不立則德不長矣

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囷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爲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

其爲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說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卽和與民同守卽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而已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

〔纘義〕無古今治亂而不易者土宇也古之今之或治或亂而不一者君民也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是故唐虞之代天下富戰國之世無富民

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

〔纘義〕中黃子者古之真人歟其言曰人有五位位各五等合之凡二十有五焉最上者神人最下者小人所謂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謂小人違道悖德若牛馬而襟裾耳聖人不及真人賢人不及聖人惟其造道有淺深故品亦隨之

文子纘義卷七

文子續義卷八

宋　杜道堅　撰

自然

〔舊註〕至道鴻洞爲萬物母橐籥翕施無有津崖是曰自然蓋道之絕傳不知而然亦非不然萬物皆然不得不然然而自然非有能然無所因寄故曰自然也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爲者治之常也

〔舊註〕夫虛中有靈暗中有明孰能見之與道同也無爲自治萬物皆成也

去恩惠（案一本作慧）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辯禁姦僞卽賢不肖者齊于道矣

〔舊註〕去此七者卽賢無所尚愚無所媿鴻洞大道歸復自然也

靜卽同虛卽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于物無宰

〔舊註〕心既虛矣無所不通德既充矣無所不容故能神用而無主周行而不殆焉

十二月運行周而復始

〔舊註〕謂十二月轉輪無窮終而復始天之道也

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

〔舊註〕五運相推一王一衰寒暑遞遷進退有時生殺有道不失其宜

故至寒傷物無寒不可至暑傷物無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無所不可可在于其理（案一本無于字）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爲左右相爲表裏

〔舊註〕寒暑代謝此天地之道也禮教刑罰聖人之法也然寒暑雖酷不可無也時順卽何傷刑罰雖慘不可廢也理當卽非害見可卽行不可卽止

凡事之要必從一始時爲之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

〔舊註〕一者道之子君之柄古今雖異動用未殊如軸運轂以內制外輪轉無窮與天始終

上執大明下用其光道生萬物理于陰陽化爲四時分爲五行各得其所與時往來法度有常下及無能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之道無爲而備無求而得是以知其無爲而有益也

〔舊註〕天垂象以明照四方君立法以臨制天下蟄蟲昭甦黎庶蒙惠陰陽不差萬物有常自非無爲不能有益于國昔堯治天下而修身也

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其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案此二句一本無兩其字）夫稟道與物通者無以相非

〔舊註〕道德至大無形狀天地至廣無度量近在毫髮之間而莫見遠則宇宙之內而難測自非博達通物者莫能明至道之原冥是非之境也

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

〔舊註〕制法雖殊敬民一也

若夫規矩句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故無絃

雖師文不能成其曲徒絃卽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爲悲也

〔舊註〕夫萬物雖曰自然皆有所假不能獨運其猶句繩者巧之制也而非巧也妙在于人無繩卽不直絃器者悲之具也而非悲也無絃則不悲也至于神和游于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變而形于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于父此不傳之道也

〔舊註〕師文彈琴注指鉤弦寫神放意游心手之間和陰陽之候遂使律變四時氣感萬物至于父子雖親不能傳者妙之極矣此亦說道不可傳受也

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舊註〕肅靜也故靜中生形以靜爲君寂中有音以寞爲主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爲主道爲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甚內〔案〕甚一本作其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爲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

〔舊註〕道生爲命德畜爲主人能調護神氣正性命內保精微外棄煩累何須名位而自尊不待兵甲而人不非也

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

〔舊註〕道存則教遺明極則無察然後能任所冒事無有害

夫教道者逆于德害于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知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道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也死者無怨也〔案〕此二句一本無兩也字

〔舊註〕夫逆德者謂德衰而教興害物者謂先損而後益且五行異性萬物殊形由教有本末人有賢愚聖人垂法制教開導愚蒙使智者相授能者不隱各盡其分歸乎自然生不矜其德死不怨乎天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舊註〕天地生萬物聖人養百姓豈有心于物有私于人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

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爲極是謂天德

〔舊註〕道德玄微仁義近狹中庸登小徑以致迷上聖陟通衢而無滯自非靈府恒明安能與天爲極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案〕此下一本有和字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

〔舊註〕此聖人之德也覆載若天地照臨如日月轉輪如四時殊俗異類草木昆蟲莫不安其居遂其性豈有新故親疏于其間者哉

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財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

〔舊註〕言天以一時則不能成歲地以一財則用之有極人有一能未足爲貴也

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

【舊註】各趨所利故以不一

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

【舊註】夫兵衆者心欲一今重者欲止輕者欲發各趨其便是不一也不一則遇敵而敗但量其才力均輕重而使之則無往不剋

故勇者可令進鬬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陵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

【舊註】惟聖人善用其能不失其所能故天下無敵也

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巒〔案〕一本無巒字聖人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即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

【舊註】夫道不廣不能懷萬物聖人德不厚無以納微言故一能不敢恃一隅不可守守之者細恃之者淺也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安樂樂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

【舊註】以己樂樂之則悲因其樂樂之即樂以己安安之則危因其生而安之則安也

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則萬物一齊無由相過

【舊註】聖人牧民使異性殊形各適其宜雖則萬類有若一體不能相越故曰一齊

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

【舊註】貴賤無定分窮通無常準在遇與不遇用與不用也

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于木不沈鳥于淵

【舊註】言因飛而放于林因游而投于水則飛沈得所猶賢愚並用也

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

【舊註】三公之官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為天子股肱喉舌也

后稷為田疇

【舊註】教民播種

奚仲為工師

【舊註】造器物以備民用聖人任賢若此功格宇宙德流四海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也

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采谷處者牧陸處者田〔案〕陸一本作陵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皐澤織網陵阪耕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所工易所拙以所長易所短〔案〕此六字一本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于諸侯之境車軌不結于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

〔舊註〕聖人之導民也因其勢而居之因其宜而安之則有無相貨巧拙相資猶風之過霧雨之潤物則聲從所感物隨所利故得鄰國相望兵甲不用民至老死皆安其居也

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于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

〔舊註〕明此四者則見治亂之本察存亡之勢也

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舊註〕禁誅者先王制法非所以爲殺戮以爲隄防也然愚人不守其令故多陷之而至于死者蓋不獲已也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故因卽大作卽小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于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

〔舊註〕觀物有自然之性然後順物之宜因民所欲則事無不濟動無不利

故先王之制法因人之性而爲之節文無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無其資不可使遵道

〔舊註〕猶木不可使出水金不可使生火也

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爲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卽天下聽從拂其性卽法度張而不用

〔舊註〕道德仁義雖本性皆有而非聖王爲法度行其權實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威之以刑則無由復自然之性而能向方矣因其性則其應如神拂其性卽雖令不從也

道德者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

〔舊註〕非有道德何以樹功名也

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爲以成其大窊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爲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爲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爲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于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王公修道功成不有不有卽强固强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卽德深德深卽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

〔舊註〕世尚尊高吾則自卑世貴矜伐吾則不爭長處不有故與物反矣

天下有始莫知其理惟聖人能知其所以非雄非雌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陰與陽有圓有方有短有長有存有亡道爲之命幽沈而無事于心甚微于道甚富〔案〕富本作當一死生同理萬物變化合于一道闔生忘死何往不壽去事與言順無爲也〔案〕順本作慎一守道周密于物不宰至微無形天地之始萬物同于道而殊于形至微無物故能周恤至大無外故爲萬物蓋至細無內故爲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之度去好去惡無有知故易意

和心無與道近〔案〕樸本作又

〔舊註〕天地有始者謂道也舉世莫能[illegible]雄雌可拱形色所推然雖尊之無所語之[illegible]又長存夫天地有高下之位日月有晝夜之宜陰陽有剛柔之理萬物有長短之資至于道也非幽沈非存非亡非巨非細非圓非方輪轉不極變化無方然而體之者能存生安形去事去言浩然無為悠然委順則能復乎大樸宜乎仁壽之域

夫天地專而為一分而為二反而合之上下不失專而為一分而為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

〔舊註〕一者氣布二者形流五者五行也上下者天地人處其間能合德天地專精為一必中法度而復乎初也

夫道至親不可疏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

〔舊註〕遠求諸物莫如求之身也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義霸者通于理

〔舊註〕德者煦育萬物義者拯溺扶危理者應于機數

聖人之道于物無有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中心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其上即弊〔案〕下原作不今據刑本改與舊註善起于矯相合

〔舊註〕智出亂真刑生法詐善起于矯三者既變聖人禁之莫之能勝失道之弊在于茲也

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雖有神聖夫何以易之去心知治刑[illegible]正道之為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illegible]一人被之不[illegible]萬人被之不褊是故重為惠[illegible]即道近矣為惠者布施也

〔舊註〕聖人觀時之弊任其智詐故鎮以道德反乎清靜使物自正守于玄默使其復樸故惠不妄施則刑不妄加即暴亂不興而順于道

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于官而游居者亟于進矣夫暴者妄誅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修身者不勸善而為邪行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即生姦為暴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

〔舊註〕刑不可加有道爵不可及無功否則守職者有懈怠之色行道者有陵替之心此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

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致也民知誅賞之來〔案〕知一本作之皆生于身故務功修業不受賜于人是以朝廷蕪而無迹田壄辟而無穢

〔舊註〕賞足以勸善刑足以懲姦賞者無驕與之色刑者無哀惻之情則近者被其澤遠人服其德皆修其業而竭其力故朝廷無爭訟田野滋稼穡

故太上下知而有之〔案〕下一本作不據舊註下古云云則下字為合

〔舊註〕言下古知太上有道後王取法而行

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案〕一本作言無文章行無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

事由自然莫出于己若欲挾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

〔舊註〕王者非大不能容萬物非靜不能和百姓絶于好惛敦乎樸素挾而不親文無害質比物類衆咸歸自然也

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乙太乙之精通合于天天道默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無端〔案〕輪原作運今據明刊本改與舊註其轉如輪相合化遂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

〔舊註〕人之魂者陽也生也受于天魄者陰也殺也受于地是各守其則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精魂魄是天地之至精故曰玄妙天得之常明人得之常生故曰守之勿失上通太乙太乙太上道君也人之所稟也言人能守其精神使不離其身乃上合夫太乙專精積念故能通也守之法惟精惟默無容無則其大無涯其微莫測故曰常與人化智不能得其轉如輪其化如神虛無之間常後不先冥冥能曉故曰至冥也

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淸明不闇是故羣臣輻輳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卽治國之所以明矣

〔舊註〕夫有淸明之鑒必見純粹之精以治國則羣臣爭戴之不輕以身則萬物周衛而不離也〔案〕此句以下疑脫一字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者卽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卽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

〔舊註〕善用衆者天下無強用衆力則山丘雖重其勢可移用衆智則鬼神雖隱其理可明

無權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

〔舊註〕夫機權已張而匹夫雖微可發萬鈞之弩事理旣乖而聖人雖神不能屈童子之言

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卽舉者不重也能稱其事〔案〕稱一本作勝卽爲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案〕一本作人無棄物物無棄材

〔舊註〕因其材而使之莫不各盡其材因其能而用之莫不皆竭其能

老子曰所謂無爲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虢爾不應〔案〕一本作通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

〔舊註〕惟能變通循時應物無滯謂之無爲

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鳺〔乃[illegible]反〕泥用輴〔敕倫反〕山用樏〔音[illegible]〕夏瀆冬陂因高爲山因下爲池非吾所爲也

〔舊註〕因其所利各得其便故云非吾所爲也

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

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爲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舊註〕常與道同不爲物雜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之民强陵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爲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絶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

〔舊註〕聖人之在上者非欲尊其位樂其身將以息民救弊故天子執一以齊之三公論道以匡之九卿奉法以翼之諸侯宣教以導之故得遐邇同風君臣一意官無爲祿市無邪念故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神農形悴堯瘦臞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位慕祿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物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于事求贍者未之有聞也

〔舊註〕自神農以下形體臞瘁手足胼胝者非求居于民上自取尊志在救物故也未有安坐而望祿不耕而穫黍者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執一以爲保反本無爲虛靜無有忽怳無際遠無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之經

〔舊註〕與前釋同

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

〔舊註〕夫人頭圓天也足方地也背陰面陽左手執柔右手執剛足踐九幽上戴三光周行無窮精耀四方一而不變輪轉無常謂之神明見之者昌也

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能窺其門天化遂無形狀地生長無計量

〔舊註〕化乎無窮至明者莫見其形生乎無盡善計者不能知其數也矣

夫物有勝惟道無勝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

〔舊註〕形出無形故形形而不絶物出無物故物物而無窮

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政于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于未戰而諸侯賓服也

〔舊註〕廟戰者以道制而爲帝神化者以兵勝而爲王不得已而用之

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法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申不違五度

〔舊註〕得道之人喜怒不妄發號令不妄施法乎

天地順乎日月故八風不戾五星不差也

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爲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道而動（案道一本作己）天下爲嚮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用其自爲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爲己用無一人之可用也

〔舊註〕除其所害則天下雖衆自爲我用非其所欲則一人雖寡不爲己有

文子纘義卷八

文子纘義卷九

宋 杜 道 堅 撰

下德

〔舊註〕太上之道沖融渾漠故無爲而無不爲若夫致身能養遇物能治執道無失守善勿遷斯德之下者也然此篇特舉上德之體類明下德之義也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

〔舊註〕神之恬愉則身之大治也

其次養形

〔舊註〕形無勞役則肌膚充實

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

〔舊註〕神無所撓形無所勞故爲治養之本也

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

〔舊註〕養形致此而神意不復清平故言末也

治國

〔舊註〕言治國之道

太上養化

〔舊註〕養道德之化

其次正法

〔舊註〕正刑賞之法

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

〔舊註〕聖人正身以待之莫不日用而遷善則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法令正于上百姓服于下治之末也

〔舊註〕持此爲治而君臣相承就戒以存故以爲末也

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纘義〕下德執德也太上養神治身之本也其次養形治身之末也太上養化治國之本也其次正法治國之末也降此而下則又下德之下者焉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

〔舊註〕千年降聖五百年生賢合德同時曠世而可遇也或曰主聖則臣賢而臣亦可致君于堯舜者若乃天氣下降而地氣不應地有膏壤而天加水旱且天地之際未能同和豈君臣之間常可同德則知至治之世難逢也哉

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

〔舊註〕霸王之道亦不可傳代而有

順其善意防其衰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

〔舊註〕養善閑衰不縣法度同道而往日化不知此謂得之治本而盡善盡美也

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貴其知亂之所生也

〔舊註〕所重理之于未形

若開其銳端而縱之放僻淫泆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也

〔舊註〕防之不在其本而制之于必犯若抱薪救

火以資其盛也

〔纘義〕明良相合千載一逢夫明君不世出良臣不萬一以不世之君得萬一之臣唐虞而下若成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呂望世不多見如齊桓之管仲亦不世出是以治日少而亂日多抑由君子少而小人多歟

老子曰身處于江海之上心在于魏闕之下者卽重生重生卽輕利矣

〔舊註〕雖未忘世榮而能致身于閑曠可謂重生輕利之士也

猶不能自勝卽從之神無所害也

〔舊註〕內戰不勝者當從心就志猶免害于生也

不能自勝而强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舊註〕未能忘懷而抑以歸靜則重傷其生重傷其生故不復與壽者爲比也

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

〔舊註〕夫能放情就志猶近知和自守其常是明其分益生使氣亦此之宜而況得天地之至和用資恆德明生死之一貫壽而不忘者焉天性之通明也

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

〔纘義〕人有仕隱道無屈伸夫身江湖而心魏闕畎畝不忘也是故有道之士隱以此道時止而止時行則行是之謂玄同

老子曰天下莫易于爲善莫難于爲不善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眞無變于己故曰爲善易也

〔舊註〕不出性分之內豈非易哉

所謂爲不善難者篡弒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

〔舊註〕出乎常性之外豈非難哉所謂順于道者吉而易也逆于道者凶而難也

今之以爲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

〔舊註〕夫妄動則爲患今動之無厭故患大矣

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

〔舊註〕旣無所欲亦何所避

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

〔舊註〕欲養生而反失欲避禍而反遇

志則有所欲（纘則一本作卽）卽忘其所爲矣

〔舊註〕猶攫金之時不見于人而忘其避就也

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卽患不侵也

〔舊註〕謂人之常患不能禍己也

受與適卽罪不累也

〔舊註〕畢當其才則不復爲罪所累

好憎理卽憂不近也

〔舊註〕取舍衷正乃無近憂

喜怒節卽怨不犯也

〔舊註〕賞罰有常則不至于怨也

〔纘義〕善惡異迹同出于心天下莫易于爲善莫難于爲不善禍福之階事不可必欲得而反失之

欲避而反就之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和喜怒之節事無不善何憂怨之有

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

〔舊註〕一于所遇故來者不讓未至者不待

恆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贍

〔舊註〕自足故然

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衣禦寒足以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

〔舊註〕處道則皆可從欲則無極也

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

〔舊註〕無欲自平不貪故易

〔纘義〕修身有道處世有術夫體道之人守其天常安其命義食止充虛衣止禦寒不苟所得不棄所有禍不倖免福不妄就達不自驕窮不易操樂乎天真與道同久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

〔舊註〕謂德服之能受其制

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

〔舊註〕已見符言篇

故爲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不奪時

〔舊註〕時謂春耕夏耘秋穫之三時也

不奪時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節用節用之本在于去驕

〔舊註〕貴適中也

去驕之本在于虛無

〔舊註〕本在于虛己無爲以御人下豈惟節用愛民之義

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

〔舊註〕夫身之自極故知者不憂然後盡于全生委命之道也

目悅五色口肥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衺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柰治天下何

〔舊註〕未有自困而兼物者況治天下哉

〔纘義〕將勝乎人先勝乎己未有己不勝而能勝人者也勝人者有力欲勝理也自勝者強理勝欲也理勝則得人之心人將自用其力欲勝則用人之力人將先離其心天理人欲之異宜有間然

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

〔舊註〕所以光于四表格于上下民不忍違之也

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

〔舊註〕謂失天下之心力也

湯武不爲放

〔舊註〕非湯武能放桀紂蓋因天下之心用天下之力耳

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

〔舊註〕守保守也得道則守在異俗失道則守在臣下也

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

〔舊註〕自非義扶王室惠親黎庶卽肝膽楚越也

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

〔舊註〕無據于德難恃不奪有依于道自不可奪

行可奪之道而非簒弒之行無益于持天下矣

〔舊註〕將在可奪之地雖簒弒沒世未行然于神器未足持保也

〔纘義〕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聖人運天下心得天下力而天下治若夫桀紂之為君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湯武之所以不為之臣天子失道諸侯為守誰之過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

〔舊註〕因而治之

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所亂逆之至也

〔舊註〕謂不順治人之道也

非禍人不能成禍

〔舊註〕直任所作

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舊註〕摧其凶銳之器釋其紛結之心而與萬物和光同彼塵俗而化

人之情性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

〔舊註〕人之常情

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卽怨爭生

〔舊註〕以其懷疾故多怨爭

怨爭生卽心亂而氣逆

〔舊註〕氣以和暢為順

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

〔舊註〕謂不尙賢也

卽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尙賢使民不爭

〔纘義〕爭之不足讓之有餘人己兩全之道也夫怒逆德兵凶器爭者人之所亂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亂逆之至也文子以其言而授之范蠡越欲伐吳蠡引以為諫句踐不聽敗于夫椒則知欲禍人者乃所以自禍也賢者肯如是乎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

〔舊註〕用和接之物將可治

治和者不以和以人

〔舊註〕人得其宜當自和矣

治人者不以人以君

〔舊註〕元首正則肢體自立

治君者不以君以欲

〔舊註〕無欲則身正身正則天下皆正也

治欲者不以欲以性

〔舊註〕得性之原則所縣解若以欲除欲是同乎以事止事

治性者不以性以德

〔舊註〕無所不得性乃全矣

治德者不以德以道

〔舊註〕若不失德斯其德者也處乎至道而德自

生焉
以道本人之性無冢穢久湛于物卽忘其本忘其本
卽合于若性
〔舊註〕離其純素之本反以染習之欲爲性也
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
〔舊註〕性分之外
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有道者能遺物反己
〔舊註〕能復性本
有以自鑒卽不失物之情無以自鑒卽動而惑熒
〔舊註〕以道自鑒則萬物之性素無所汙苟不能
則物來熒惑動皆失正也
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卽失身以治國卽亂
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
〔舊註〕故曰反者道之用也
〔纘義〕性與欲固有間矣人皆然君爲甚夫治物
不以物以和者先明己之性而後明物之性明物
之性則可以贊化育參天地矣
古者聖人得諸己故令行禁止
〔舊註〕其身正者不令而行
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
〔舊註〕清以鑒情平以正物然後不遺而善成也
聽失于非譽目淫于采色而欲得事正卽難矣
〔舊註〕聽言于是非之間眩目于綺麗之上身且
未定可正物哉
是以貴虛
〔舊註〕以其不載故應之無屈也

故水激則波起氣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爲正波水
不可以爲平
〔舊註〕昏則不鑒波則不止止則平而靜鑒則正
而當
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
〔舊註〕清平之一乃能通理乎萬類也
夫一者至貴無適于天下聖王託于無適故爲天下
令
〔舊註〕甘其有適非貴于天下也聖王無欲復何
適哉以無所適而衆適故可化令天下矣
〔纘義〕古之學者爲己爲己之道立而後爲人之
道行聖人得諸己故清明在躬無遠弗燭得萬物
之情而命令行于天下矣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
〔舊註〕三才通爲一和之氣以陶甄萬物也
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
〔舊註〕所謂蓄相通之和氣故爾
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
〔舊註〕能害常節謂之賊氣
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
〔舊註〕獨由君之化耳
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
〔舊註〕動用之狀無不效應
故明于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于符者怪物不能惑
也
〔舊註〕知神性之感通信天人之符應則不至于

慍亂矣。

聖人。由近以知遠。

〔舊註〕身中比（案此註義未明。書有脫誤。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

以萬異爲一同。

〔舊註〕理推之故。

氣蒸乎天地。

〔舊註〕中和之氣。蒸徹上下。

禮義廉耻不設。萬民莫相侵暴虐（案莫字下。一本有不字。據舊註是原文所無。）猶在乎混溟之中也。

〔舊註〕夫至道之治。感而化之。非若禮義誘惑于物。是以純純常常。不知所以然而至于此也。

廉耻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

〔舊註〕方假兼愛以治人。

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械巧詐之心。是以貴義。

〔舊註〕義者裁斷合宜。然可物正其實。

男女羣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

〔舊註〕禮者檢身以合度。然可人敘其倫。

性命之情。淫而相迫于不得已。卽不和。是以貴樂。

〔舊註〕樂者和心以澹慮。然可感變風俗。

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

〔舊註〕救澆淫之敗。非治道之通者。

〔纘義〕天地一身。天下一氣。陰陽變化。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聖人愛養萬民。視爲一家。故天下和平也。若乃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則民貪苦而忿爭生。非通治之道矣。

誠能使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

〔舊註〕謂感而化之。使歸性本。

卽民性善。民性善。卽天地陰陽從而包之。

〔舊註〕以大順故大通。

卽財足而人贍。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

〔舊註〕以得性而足。故不知其他也。

仁義不用。而道德定于天下。而民不淫于采色。

〔舊註〕苟未爲仁義所加。則上下之道。通而不淫。君臣之德。素而無飾。

故德衰。然後飾仁義。

〔舊註〕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和失。然後調聲。

〔舊註〕調音求和。足明和已失矣。

禮淫。然後飾容。

〔舊註〕淫猶過也。過于中庸。遂飾容止。

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修也。

〔纘義〕聖人誠而明之。反其性初。民復于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財足人贍。貪鄙不生。忿爭乃息。仁義不用。而道德定于天下矣。

老子曰。清靜之治。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

〔舊註〕無欲者常居其妙。故衆德自全。

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

〔舊註〕中與道宜。外與事正。

其言略而循理其行說而順情
〔舊註〕合理之言自簡因物之行乃順
其心和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
〔舊註〕內和而外素心僞則事飾
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留激則行
〔舊註〕黜聰棄智留行隨感
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照乎日月
〔案〕闕本作則與道化者爲人
〔舊註〕身不自有與道爲人故天地日月合其明
德也
機巧詐僞莫載乎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
不失序風雨不爲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
行此清靜之所明
〔舊註〕以其清靜無爲故天地不虧常德耳
〔纘義〕天清地靜故能長久聖人以清靜爲治者
法天地也心清則內合乎道體靜則外同乎人是
以不出戶而化行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
〔舊註〕無事故易守也
其事易爲也
〔舊註〕不擾故易爲
其禮易行也
〔舊註〕不飾故易行
其責易償也
〔舊註〕法寬故易償
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
〔舊註〕不相奪倫
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
數
〔舊註〕數謂所利之數
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
其性
〔舊註〕性所便習各安其時也
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
〔舊註〕雖四人殊類出處異途交易其事不相悖
亂
失業處而賤得志勢而貴〔案〕此二句闕處字勢字本
〔舊註〕得者自得失者自失
〔纘義〕古人世守一官官守一事故治世之臣職
易守事易爲後世兼官共事之法行官益冗而事
益繁政出多門反致害治
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于民博
聞强志口辯辭給之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于下
傲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化
民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爲
國俗
〔舊註〕夫至理之道風俗齊同而尙賢貴貨爭盜
斯起者也
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
〔舊註〕以其分異
道術可世傳
〔舊註〕道者隨分而通術者執一應萬故傳世可

用也。

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與整同也（案與整一本作以法一）

〔舊註〕國使一俗之故則愚可守軍使一法之故則整可同。

不待古之英雋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也

〔舊註〕無事之世則賢愚之材莫不同適而並用

末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也重爲任而罰不勝也爲其難而誅不敢也

〔舊註〕分外責之也夫輕其任則皆勝在所易則皆敢

民困于三責卽飾智而詐上犯姦而行危

〔舊註〕貴乎苟免

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

〔舊註〕復以其姦避刑

獸窮卽觸鳥窮卽啄人窮卽詐此之謂也

〔纘義〕才不可以勝德言不可以過行才盛而有先知之見者治世不以責于人聞博而有辯口之佞者明主不以求于下儌世伉行責人以重難强人以不能者惡免人窮[illegible]詐哉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

〔舊註〕屬于聲色卽不能逃乎（案此註語缺未了舊闕文）

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illegible]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

〔舊註〕以在際限之內

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領也

〔舊註〕謂太古之時道體混茫德用微密也

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卽樸散而爲器矣

〔舊註〕將有五色之雜六律之差遂散混茫之中各周器域之用也

立仁義修禮樂卽德遷而爲僞矣

〔舊註〕自得爲德今德因物修非僞何也

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

〔舊註〕言雖能持之未能有治矣

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案衰一本作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

〔纘義〕聖人剖大樸法天地觀象以制器若雷霆之于鐘鼓風雨之于音律皆得象而爲之至若天地之大神明之微則有所不能盡究也惟至人淳樸不散而可以爲萬世之師

夫至人之治虛無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

〔舊註〕有用無宰

形與性調

〔舊註〕中外通順

靜而體德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緣不得已矣

〔舊註〕感而後應

漠然無爲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

〔舊註〕使天下不知所得不讓所來則至德反歸而未始嘗惠者也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

〔舊註〕處此道以化民與天同德也

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謂之搖光

〔舊註〕夫有餘而以餘被物者謂之光順物用而動者謂之搖也

搖光者資糧萬物者也

〔舊註〕道能善貸且成故稱資糧也

〔纘義〕北辰天之尊帝也端居天心而衆星拱之至人取法爲治心與神處漠然無爲而天下和搖光居北斗之柄資糧萬物隨天左旋日轉一周斗不降祿生民罔食舜察璇璣以齊七政其知天矣乎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

〔舊註〕愛猶尙也

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

〔舊註〕天布六氣之精地分五行之平

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卽與道淪神明藏于無形精氣反于真

〔舊註〕四關謂耳目鼻口五遁謂五情離本也能閉而止之則與道冥通而全神氣耳

目明而不以眎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

〔舊註〕夫如是則外無牽役之勞內無冰炭之害

精存于目卽其眎明存于耳卽其聽聰留于口卽其言當集于心卽其慮通

〔舊註〕凡用心以至猶可庶幾況精之所存乎故閉四關卽終身無患四肢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

〔舊註〕莫死莫生猶不廢不用也真人也精一而已肢體藏竅純氣周焉

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卽治不荒

〔舊註〕稟生之氣在乎五行爲治者法之卽不相尅害也

〔纘義〕人有五性應天五星應地五行五性動七情出身可不知愛乎夫神藏于心精藏于腎魂藏于肝魄藏于肺意藏于脾神明藏于無形莫生莫死是謂真人

老子曰衡之于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于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于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

〔舊註〕命猶令也苟無所私可正天下

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

〔舊註〕委道而往所在皆同同而無心豈容德怨矣

故爲治者知不與焉

〔舊註〕用智乃非宜也

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案此下原衍也字今據明刊本刪〕知不載也

〔舊註〕無心者物不加怨載智者未嘗終吉

故道有知卽亂德有心卽險心有目卽眩

〔舊註〕智亂無爲之道心險自安之德目眩清素之心

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衺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之爲

〔舊註〕一者無爲百王用之萬世傳之而不易也凡無情無私一以遇之者雖終日應用未嘗爲也斯道至治正而有常不然權之與量豈一日制作而萬世不能易哉

〔纘義〕人有私心罔不害道人主無私故法一而令行是故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知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則知一者無爲之爲百王用之萬世傳之

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無亡道（案人之言曰上一本有老子曰三字）

〔舊註〕道不易世惟人弘之

人有窮而理無不通

〔舊註〕人能窮究于彼者莫有不通之理也

故無爲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並應無窮

〔舊註〕無心于其間則與萬物偕往而不匱也

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也

〔舊註〕惟不專己循天之理者泰然不知窮之所至

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

〔舊註〕以無爲爲心也是能因也但因其理以推之則天下可識知矣

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即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絕糧萬人之羣無廢功

〔舊註〕言人君不擅于事乃能因衆人之力以勝任天下失其所因之道則智窮而事廢矣

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

〔舊註〕凡盡于一用則不失所宜

夫責少易償也

〔舊註〕動可補過

職寡易守也

〔舊註〕事簡故就

任輕易勸也

〔舊註〕力餘則順

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久而相厭也

〔舊註〕簡易之道可大可久

〔纘義〕天不自天有爲天者地不自地有爲地者爲者其誰也國有亡主世不亡道伊尹五就桀而不用是專己之能而不知因人之道也故伊尹不爲夏而爲湯矣夏其有不亡湯其有不興乎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

〔舊註〕體太一眞一之道也

王者法陰陽

〔舊註〕法陶鈞品物之工也

霸者則四時

〔舊註〕則春秋溫嚴之令

君者用六律

〔舊註〕用五音節候之氣
體大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倫
〔舊註〕出乎天地統乎道德
聰明照于日月精神通于萬物
〔舊註〕無幽不燭故照于日月無機不守故通于
萬物
動靜調乎陰陽喜怒和乎四時
〔舊註〕動而不亢靜而不凝調乎陰陽也春而不
溫秋而不嚴和乎四時也
覆露皆道溥洽而無私
〔舊註〕覆之與露往復皆道
蜎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
〔舊註〕三才和合得盡其生
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
〔舊註〕居其實者自然爲賓實之主也
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竝
照精神與鬼神齊靈
〔舊註〕所謂與天地鬼神合其靈德也
戴圓履方抱表寢繩
〔舊註〕進止之道皆在法象
內能治身外得人心發號施令天下從風
〔舊註〕如風靡出
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
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壯寬而不肆
肅而不悖優柔委順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
無所私愛也

〔舊註〕總此衆美方成霸道則知帝王之際非聖
人孰能與于此哉
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與奪也非
此無道也
〔舊註〕有道在乎能順六候以行庶政賞罰之際
不乖物宜
伐亂禁暴舉賢廢不肖匡衰以爲正壞險以爲平矯
枉以爲直明于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
心者也
〔舊註〕非平正者不能制御萬物非時勢者不能
役用于人也
帝者體陰陽卽侵
〔舊註〕出太一無爲之德
王者法四時卽削霸者用六律卽辱君者失準繩卽
廢
〔舊註〕虧刑賞齊人之政
故小而行大卽塞而不親
〔舊註〕以智位之不可贍也
大而行小卽狹隘而不容
〔舊註〕以道德之無所施也
〔纘義〕不曰皇而曰帝曰王曰霸曰君何哉尊皇
也帝者失道而後德王者失德而後仁霸者失仁
而後義君者失義而後禮大者立則小者在焉小
者立則大者失矣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強
〔舊註〕失道卽皆爲仇敵也

甲堅兵利不足以恃勝

〔舊註〕恃勝則驕驕卽敗

城高池深不足以爲固

〔舊註〕在德不在險

嚴刑刻殺不足以爲威

〔舊註〕恩布則威行法峻則人叛

爲存政者無小必存爲亡政者無大必亡故善守者無與禦

〔舊註〕處不可奪之政

善戰者無與鬭

〔舊註〕因其怒而用之

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

〔舊註〕湯武之類也

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積德而民可用也蓄怒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

〔舊註〕修文德以來之則干戈爲棄物耳

廣則我强而敵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

〔舊註〕乘天下之心故也

故費不半而功十倍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

〔舊註〕常持必勝之算故有征無戰耳

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舊註〕不知常處必敗之地

此不明于道也

〔纘義〕行文德者雖小必存好用兵者雖大必亡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惟知兵本以止亂而不以爲亂則民不傷而國長存

文子纘義卷九

文子纘義卷十

宋　杜　道　堅　撰

上仁〔案〕此篇纘義原闕今仍錄文子原文以符篇目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即下不擾下不擾即民不怨下擾即政亂民怨即德薄政亂賢者不爲謀德薄勇者不爲鬬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于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飢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凍寒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

老子曰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幷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羣臣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聰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于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闇主則不然羣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失之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于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身亂而國治者未有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于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于治有益于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于用有益于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于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夫通于一伎審于一事察于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廣應也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氣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

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爲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理之法雖衆足以亂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于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于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于下則不能申理行墮于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于心嗜欲見于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與馬逐走筋絶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服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人君之道無爲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爲卽議有好卽諛議卽可奪諛卽可誘夫以建而制于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惟神化者物莫能勝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不成故不用之不爲之而有用之而有爲之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爲道以禁苛爲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致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羣生以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畜蔬食冬取薪蒸以爲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麛駣上下音麛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罘浮音不得通于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于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于皋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于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㲉殼音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氣出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卽得承所受于天地而離于飢寒之患其憯怛于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卽天下無哀民闇主卽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卽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于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于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恩推卽懦懦卽不威嚴推卽猛

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昌衰風為先萌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于小亡在失道不在于大故亂國之主務于地廣而不務于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造其所以亡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承故審其己者不備諸人也古之為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服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厚者大德薄者小故位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天下推己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于自取故雌牝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于天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荊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于道德不重用兵也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為薄于道德也老子曰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徧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于情送死稱于仁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歡不出于和明于死生之分通于侈儉之適也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溺于世非譽萃于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于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言古者以疾今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廚骨骴不官君子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沈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登天後必入淵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遺

朝廷以爵尊卑有差夫崇貴者爲其近君也尊老者爲其近親也敬長者爲其近兄也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鑑而能無爲非者寡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爲非者寡矣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仁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古之善爲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也故爲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爲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爲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爲天下容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兮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清明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爲而無不爲也

文子纘義卷十

宋　杜　道　堅　撰

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于虛無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為經言不合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便說掇取一行一切之術非天下通道也

〔續義〕上義者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治有本末知所先後則近于道德矣術其可以治天下乎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輯之乎轡衘正度之乎胷臆內得于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也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衺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

〔續義〕天地一馬萬物一指聖人格物之至而以輿譬乎權勢駟馬譬乎大臣人主因而乘之不煩智力無遠不服是乃治之方也安得執御者而與之言乎

老子曰凡為道者塞衺隧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無曰不求勿使可奪無曰不爭如此則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于度不足者逮于用故天下可一也〔謹案〕也字上一本有人字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即奇伎逃亡〔謹案〕逃亡一本作天長守職不進民俗亂于國功臣爭于朝故有道以御人無道則制于人

〔續義〕夏醫不治已病治未病為道者塞衺隧治未然其夏醫之謂歟故不貴自是貴不為非則無可欲之求可奪之爭矣故有道則可以御人無道則受制于人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古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曲終改調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寤于俗而束于教也

〔纘義〕道乃法之體法乃道之用夫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者道也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古者法也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爲其束于教耳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于世事得于人理順于天道〔案〕道一本作地詳于鬼神即可以正治矣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于法者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爲學者循先襲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爲治猶持方枘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存危治亂雖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纘義〕聖人立法本爲禁姦惡平冤抑保人民也三皇無制令而從五帝而下所制法令賞罰代各不同者時變故也明主其可不究乎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于義義生于衆適合乎人心〔案〕衆適一本作義生于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于末知其要不惑于疑有諸己不非于人無諸己不責于所立立于下者不廢于上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爲檢式故禁勝于身即令行于民

〔纘義〕文子問法安所生老子語以法生于義義者宜也先王立法務適衆情故先以身爲檢式所禁于民者不敢犯于身是故令行而天下從之

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不得橫斷也〔案〕不一本作無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于無爲〔案〕爲一本作于樸無爲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己出也

〔纘義〕法者人主示度量爲天下準繩也法定之後不二所施夫犯法者雖尊貴必誅中度者雖卑賤無罪故私欲塞而公道行矣古之置有司立人君制禮法三者不廢天下無怨民世可反樸法令何庸哉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纘義〕生長殺藏天之道也賞罰取與人之道也聖人上法天道下因民心而爲平治之本夫有天下者能于四者之柄每事盡善故賞一人而天下歸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

老子曰臣道者論事處當爲事先唱〔案〕事唱一本作是守職

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于榦末不得強于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少所任甚大〔案〕一本作所持甚小所制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者害〔案〕害一本作凶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衆爲勢也義者非能盡利于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于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

〔纘義〕君依臣而立臣依君而行君無爲乎上臣有爲乎下論事處當守職明分臣之事也君臣各得其宜即上下有以相使小大有以相制故異道即治舉措廢置有關于治亂爲君者不可不審也

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也〔案〕一本無足字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無成功疵行者不容衆體大者節疏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

〔纘義〕世之全材難得自古皆然夫工師之求棟梁能不拘小節故大材可得人主之論臣佐知屈寸而伸尺則大賢可得矣蓋人無十全事無盡美舍小取大何功不成舍短從長何事不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于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于人力自修以道而不責于人〔案〕一本作脩曾儕以道故不責于人易償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于天下即難矣〔案〕此下一本有夫字衆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即觀其所不受賤即觀其所不爲〔案〕一本作窮即觀其所受賤即觀其所爲視其所處難以知其所勇〔案〕勇一本作患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得矣

〔纘義〕自恕者不改過責人者不全交夫君子不責備于人者知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也人有大材詎可以小節而棄之乎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伸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伸尺小枉大直君子爲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爲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于明故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爲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爲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爲身貴于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于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爲準

繩者也。

〔纘義〕屈伸相感之道。君子小枉而大直。猶龍蛇之蟄奮。善言善行。潤澤羣生。皆自屈身養德中來。聖人以仁義爲準繩。知身重于天下。義重于身。故能死君親之難。是以君子身死而名不亡。

老子曰。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趣舍同。卽非譽在俗。意行均。卽窮達在時。事周于世卽功成。務合于時卽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于世而謹于時。時之至也。間不容息。〔案〕閒字上一本有節字。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爲民除害也。貪饕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爲天下除害。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

〔纘義〕人之道德。天之日月也。人之五性。天之五星也。雖夷狄蠻貊。無以易之。夫趣舍在己。非譽在人。用不用關于時。行不行繫乎命。是以君子得時行道。間不容息。

赤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災。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案〕之一本誤作人。導之以德而不聽。卽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案〕殫一本作聚。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爲殘賊。是以虎傅翼。何爲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蝙獺。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爲起也。

〔纘義〕國家五運。其來久矣。赤帝火運。君失其德。火乃爲災。共工水運。君失其德。水乃爲災。以知人君失德。隨運爲災。此兵革之所爲起。凡有土之君。其可失德致災而不知儆悟也。

老子曰。爲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卽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于彫琢。器用遂于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逐煩撓以爲急。士爲僞辯。〔案〕僞一本作詭。久稽而不決。無益于治。有益于亂。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于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措其威。

〔纘義〕古今爲國。其道不同者。俗變故也。古人淳樸。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是故人心易足。爲治不難。後世俗變。風移上行下效。奢侈相尚。貪欲無厭。是以人心難足。爲治不易。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卽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五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

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納之漬米而儲之惟患其不來也義兵至于境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于伏尸流血相交以前故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案助一本誤作勳)雖弱必强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纘義)文子十二篇三而四之先皇後霸帝王在焉霸之世時之秋歟觀其非以圖存將以存亡之語則與廢繼絕之風藹然在目視後世不義之舉遠矣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衺道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羣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强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兵之勝敗皆在于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卽兵强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卽兵弱仁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纘義)兵法先舉者爲主應敵者爲客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謂兵不可輕舉也夫不得已而用之則義舉爲上敵奔次之戰斯下矣

老子曰國之所以强者必死也所以死者必義也(案本作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强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卽必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卽必難爲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鬬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于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若歸恩之加也

(纘義)治天下有道奚以兵爲哉不得已也强國之兵必死者義迫之也然則有道之主忍以强國而置民于死地乎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是故義君修政積德國將自强世固有之矣

文子纘義卷十一

文子纘義卷十二

宋　杜道堅　撰

上禮

（案此篇纘義原闕今仍以文子原文備目）

老子曰上古眞人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閒其德煩而不一及至神農黃帝覈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于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達于物聰明誘于外性命失其眞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脅衆琢飾詩書以買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僞以容于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于無游心于虛世俗之學擢德攓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譊名聲于世此至人所不爲也擢德自見也攓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于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不制于禮樂制物者不制于物制法者不制于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墽（姑堯）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則舉失道則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惟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于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爲姦僞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囿也以成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于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趣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爲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

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州之高以爲九卿一國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儁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于天地之道通于人情之理大足以容衆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人儁也行可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儁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于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

老子曰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趣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暗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遏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强故莫能終其天年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如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于己萬物變爲塵埃矣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爲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獸禮樂飾則生詐僞末世之爲治不積于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不能禁也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挈金玉擿礱蜃消銅鐵而萬物不滋刳胎焚郊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麒麟不遊構木爲臺焚木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爲池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

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雹霜爲害萬物焦夭處于太半草木夏枯三川絶而不流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衆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爲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罪于是興矣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于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羣臣推上意而壞常疏骨肉而自容邪人謟而陰謀遽載驕主而象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廉璧襲無贏殼龜無腹蓍筮日施天下不合而爲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爲刻削爭于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太半舉兵爲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往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末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隳枝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絶

老子曰酆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于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陰蔽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爲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于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爲奇奇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飢奇逸爲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文子纘義卷十二